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〇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〇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傳拾遺二卷　〔清〕朱元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一
春秋義十五卷首一卷　〔清〕孫嘉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刻本……七六
春秋集傳十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四爲堂刻李氏成書本……二七一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　〔清〕高士奇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自刻本……四八三
春秋測微九卷　〔清〕朱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鈔本……五一八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吴陳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七〇〇

左傳拾遺二卷

〔清〕朱元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拾遺二卷》提要

序　竹坪氏評閱

漢以來諸儒說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各是其師互相爭擊其於春秋尤屬聚訟然春秋之義自孔子出孔子没而微言絕當孔子作春秋時孔門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義況兩漢諸儒穿鑿經言附會時事宜其不足語也英也讀經之下玩其本文考諸三傳常有所不安矣自顧淺學謏聞不敢以譏譏之見窺測聖經以爲無所師承而妄爲臆說又諸儒之所笑也嘗以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或紀而不斷與經相發或遂論其得失雖意不盡合於孔子而其述國家興亡治亂君臣暴弱賢奸天道災祥吉凶人事得喪善敗如見其圖如示諸掌自七國以後史所載政事之根柢人倫之變局敗家亡國女子小人之情狀具於是書乎見之其亦可以觀矣顧齊桓晉文之事亂臣賊子之案與史官之大法其崇論閎議可爲法戒者左氏著其什九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也竊取賦詩斷章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

焉既不敢窺於孔子之牆亦非以摘左氏之伏蓋有觸於胸斯筆於簡固自一人之見云爾後之覽者謂我借左氏以涉史謹謝不敏謂我因傳而測經則我之所不受也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之十二公共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錄爲二卷以俟君子

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吳郡朱元英師晦甫書

觀書有感

自從妙手闢空空方向時文苦用功誰知六經皆糟粕箇中滋味更無窮

竹坪氏題

左傳拾遺卷上

古桃求放心齋閱

吳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元年春王周正月　隱公元年

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姚江王氏之論可謂辨矣豫章熊氏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是之謂天統其言也確尤可守也而今之明春秋者主胡氏胡氏曰書春行夏時也以爲此孔子之志云爾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孔子嘗以論爲邦於是乎因春秋而以其志見之守其說者堅或與之博辨

而終不悟曰吾受之孔子也夫微古而受之孔子吾乃持後儒之說斷斷然與之爭以求勝彼方以爲罪之大者而肯聽其說哉宜其益堅也余請易其辭曰孔子之志豈不以建寅以爲春首以序四時則協人事便政令天人合德上下一聽無月朔月令參差錯互之紛紛乎必曰然然則孔子將行其志當書春於周之三月四月五月書夏於周之六月七月八月秋冬以次移焉不應逆而書春於夏之十一月夏正月寅也周正月子也行夏之時而加春於子月爲行夏

時乎爲用周時乎春秋紀事之書非敎農之書書正月則周王之正月書春則周王之春左氏簡而明矣胡氏未之思也而世儒終身惑焉則夫胡氏之書而曰孔子之志余不敢以盡信矣且春秋尊王而首變易其大章孔子奚以治亂臣賊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隱公元年

夏四月隱居攝之四月也蒞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鎮於其下而費伯創非時之役不禀命而用其民費伯殆將示權於國人以建於魯故乘攝主之間以有

此舉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張遂使魯有大夫而無其君三家之强非費伯作之倆哉甚矣隱之選軟而不能君也不能君而在此位乃倀倀然睹强臣桿族之肆行無忌於國則是啟之也語曰爲虺不摧行將爲蛇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夫我見其虺與兩葉也而束手以縱之豈獨自喪其斧柯之用固已拳而授人以柄矣安在後人之能摧伐之哉是故公家之多故奸人之貪也司馬氏之於曹魏桓氏之於東晉皆是物也國家無事朝廷勵精則無所容其蘖而銷之常易國家有事內爭利於父子兄弟之間則奸人乘間以生其翼而置之毒聖人曰知幾其神乎知之者絕惡於未萌也隱公居攝費伯城郎君子可以觀矣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隱公元年

國君之於弟其能恩義兼盡處之合道也難矣哉毋在則毋驕憐之不得納於度即無毋矣弟吾天性之親也不可繩以法漢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於朝居處驕甚袁盎言於文帝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其地

弗用淮南益橫役以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乃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復言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遇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弗聽厲王行至雍死文帝爲之輟食哀哭見袁盎而悔之夫悔者人之爲善者機也用此可以開導主上陳古今而立之制永爲後世子孫式因使人主之於弟匡之以義而得盡其恩則古大臣至誠悟主引之於堯舜之道者之事也盎不出此而曰此往事豈足悔又盛稱三高

世行以諫帝而解慰之且移其過於有司曰有司衛不謹由是以談文帝不幾無過矣乎惜哉盎之學得之口耳雖立朝廷常引大體而未究其本末闇於帝王之理也舜封象於有鼻使吏治其國納貢稅於象所以富貴之舜常常欲見象象源源而來所以親愛之既保其身又無暴於民此非古帝王待弟之故事哉盎苟乘帝之悔說之學舜立制以垂子孫雖無及於厲王足爲漢良法世世賴之則盎前兩諫爲不虛矣不益見盎忠告之大哉惜也止於分王其三子以

慰轞車之鬼也鄭伯克段於鄢三傳皆罪鄭伯其言詳矣而左氏獨曰書鄭伯譏失教也夫使鄭伯封段於京而又教之不幾於道乎余讀左氏有感於袁盎論淮南之事故書而識之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隱公三年

穆公致國乎與夷左氏嘉宣公而說之以詩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信如咸宜而荷百祿也則與夷不殤矣與夷之殤宣殤之也幸而穆公不忮不害終穆公之世與夷無忌使穆公而爲宋太宗則與夷幾何

而不爲德昭德芳也曾及逮於公子馮之手乎夫宣公爲君與夷爲太子父沒子繼正也穆誠賢於與夷以與夷爲君以穆爲相使佐宋國則社稷國人皆將賴之其當時無君撤易柢之紛其後無私君亂國之禍乃所謂其子享之也命之是宜而百祿之荷固在宣公之不立弟而立子也魯隱攝而害其身宋穆攝而害及於嗣君故有國者世及之典不可不從先王之正也且使穆而不授國乎與夷則不義如殺焉而授國乎與夷則不仁甚矣穆之賢也猶逐馮而致國

乎與夷也然則宣公立與夷而相穆公馮固無自以生覬覦之心則與夷不殤矣公羊子之責宣公非刻論也左氏失之吳諸樊餘祭兄弟相授而亂在闔廬宋宣穆相授而亂在馮如出一轍故國君有子立子無子立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隱公三年

內寵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衛州吁之母有寵於莊公州吁固公之愛子哉寵其母以及其子人情之

常乃溺而弗察至於好兵而弗為禁則是莊授之刃以殺嗣君也雖然此非莊公之所能知也聖者絕於未萌明者見於始生勇者斷於將蔓莊弗友於妻而溺於所嬖嬖其母愛其子不遏用愛妾嬌子之樂以自娛函雖石碏有言且必以為太子自定吁於何有因忽其言而益縱之凡所謂後此之禍機將來之國釁莊胷中初無是物焉嗚呼彼惡知其卒殺完而亂衛耶夫殺完而亂衛石子之所早見也寵其母愛其子則莊公之所知也世主之不禁愛子者多矣幼則

不禁其戲弄少長則不禁其遊佚辟於宦寺則不禁交於外臣則不禁皆溺愛而失義方之教者也而其甚乃至於不禁其好兵兵凶器也無有於兄亦無有於父今日好之他日惟其所擬耳危哉莊也其以完代也故先王禮制之設不廢於宮庭衣服有制出入有度財用有程頒賜有節公帑雖富不以賚其子蓋杜其萌也夫宮中之子至於好兵而弗為禁莊烏得以有其子完烏得以有其弟哉噫嘻終風且暴謔浪笑傲衛莊公狂易之人也謹幾慎始非其所知吾以戒後之君子

石碏教厚朝陳 隱公四年

犯顏切諫怒其君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忠慈自喜義形於色僨罔事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夫忠者盡吾心於人所不知之處而終有濟於國則石子其人矣州吁好兵進諫於君不聽而止無有煩言其子厚與州吁遊嘗禁之矣不可而止然厚不知其父之惡我也石子亦不使其子之知我惡之也此其於妻子之際可謂密哉機事不密則害成石子知之矣若乃桓公

既立不以其身立朝鎮物而老而家居議者未有不以為耄而避事者也是烏知石子之意乎州吁之惡也將弒其兄何有於臣厚之惡也將用州吁以弒其君富貴何有於父老而家居則州吁不之忌厚不之畏不忌不畏則無疑石子之心而吾得卸其身以為後圖故其後厚問定君於石子焉厚信石子而二人如陳以卽殺焉石子之謀蓋有以知州吁之必為亂其子之必敗之而乃老而退處於無用之地以伺其隙而匡於後也故石子不難於忠難於卒能殺二人

以成其惡不絶之執陳則不能殺之不老則二人忌
亂而不信其言莫之執陳矣霍子孟受武帝命擁昭
立宣光爲師保功名與阿衡周公等而陰妻邪謀忍
而不發自貽傾覆宗族誅夷由於私厥妻也石子心
惡其子燭其始亟滅諸既燃不恤其私卒以忠斷賢
於霍子孟遠矣夫終始一心耄不忘公忠也使右宰
醜涖殺州吁於濮使其宰獳羊肩涖殺厚於陳勇也
先老以藏其機紿厚以乘其勢智也智深勇沉而後
乃成其忠斯所謂純臣乎而一言之犯君一事之矯

枉何爲也哉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隱公六年

東遷先之大者也西戎之遠而晉鄭之依則未知晉
鄭之不爲西戎也平王去宣王未久也夷厲之世王
綱隕替喪亂荐加獫狁内侵徐方不靖西周嘗不振
矣然而宣王勵精内修文武之政用仲山甫召虎諸
人義征不憓北逐獫狁千里之外南清江漢復先王
境土因循狃翫諸侯東都號稱中興何其烈也所用
人非西周之人耶所用賦非西周之賦耶今平王遠

法文武近傚宣王任賢臣振綱紀誅罪人復父仇督
農而耕勸收豐鎬之田足以富教戰而厲兵收豐鎬
之人足以強以西周再興雖四方諸侯皆叛有也豈
御區區晉鄭哉而敝屣棄之以遷於東豈不以吾東
而得所依則足以避西之偪乎嗚呼此失之大者也
從古兵患之來未有避地而可弭者也避之去百里
則又來則又避之去五百里則又來則勢將復避之
若晉之建業梁之江陵宋之金陵臨安福州必至於
窮蹙偪迫此而後已何以避者氣奪於寇也氣奪

於寇則寇益進且夫倉卒而遷都則官司不暇擇制
度不遑立所從兵旅來遠地而念故鄉有父母妻子
之懷而懶脈敵兆兇之秋撫之則驕而作偽言以感
鎮之則怨而多叛其勢不得不寬法厚賞以幸一日
之安而晉之故土敵耕之以食知吾之遺民敵生聚
之以用矣夫彼兵之地未有不荒者也然三歲之蓄
有十年之稔招輯而復其業則富可立待也其人亦
未有不怨者也然上有罪己之詔則下有流涕義奮
之民獎勵以作其氣則強可立致也舍此不務舉祖

宗根本之地付之秦人而東遷以依晉鄭徒以避寇
耳夫寇之興豈必在藩籬之外哉今不務自立而許
出於依人依其弱者則不足以恃依於強者則彼挾
天子以禍福天下卒以卑危平王以爲依晉鄭可以
無恐而他日有私政之事有溫麥周和之役有射王
中肩之辱鄭方時時爲寇於王室而無忌焉無他以
東遷也東遷則卑弱卑弱則諸侯易之魚脫於淵虎
離其林釋利器而示人以徒手誰則不侮我哉其初
以相依晉鄭之志而成其東遷其終以東遷之弱而

來晉鄭之侮故其知在東遷而已矣先王之政吾之
權也吾之有權吾之有土也吾之有土吾之居勢而
制人者也土失則勢失矣東遷之主烏得以有西周
之典乎是故國之有寇者常再振有寇而遷都者必
亡

鄭伯使宛來歸祊 隱公八年

祊鄭伯從天子祀泰山之湯沐邑也天子不必皆覲
祀泰山而鄭伯命於宣王宣王中興周嘗朝諸侯東
都則有巡方封禪之志焉故鄭得賜湯沐之祊於泰
山之下則祊者鄭之守土也許田魯朝周之湯沐邑
也周之先王朝諸侯於洛師以四方來者道理均也
而公侯牧伯必有湯沐之邑以爲止息之所則許田
者魯之守土也鄭以祊求許魯以許易祊豈徒私易
土田之罪哉其藐周而無王也有不可掩者矣夫魯
必無朝周之心而後棄許使猶有朝周之心則許者
乃所以頓車馬釋行李齊宿以覲之處也必有公館
焉必有御舍焉今以予鄭則朝於他日不其露處而
野宿乎魯曰吾無所事朝也何以許爲是故以之易祊

而不恤也鄭比王室而既卑矣巡狩諸侯封泰山禪
梁父周烏能行此事哉越魯而助祀不如許田之近
也是故諉於郊而以許易之嗚呼此尤足以見東遷
之敝而王之不振矣令桓王鑒平之積弱發憤自强
脩德舉政復文武之守考周公之典以巡狩勤諸侯
朝覲隆王室則彼許祊者魯與鄭理治之不暇敢各
棄之哉然鄭之無王人皆喻之魯之無王吾爲魯惜
魯禮樂之宗而同姓之望也以入祊之便廢先公之
廟而自陷於惡魯又奚以樹於東諸侯之上乎他日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則是天子諸侯並由市道矣嗟乎周道親親薄周而無王先由魯鄭則四方躬桓蒲穀之主安在能忠敬守法尊王哉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隱公十有一年

翬佞人也而奸事可謂小人之尤哉彼其先易隱之爲攝主也而固請以伐鄭又嘗先會齊鄭以伐宋皆非隱命而悍然行焉是其心久無隱矣將魯是專則一隱一桓之間有惟我左右之意爲隱者在其位宜正其政不得以爲吾攝也而姑息苟安以與小人共處於國也小人在焉不有害於我必有害於嗣君將有害於嗣君非攝國圖安社稷之道也將有害於我我烏利之哉夫翬以爲隱安爲君矣佞隱而自昵遂出於殺桓殺桓之辭出諸口則翬之死必有所向桓不受則隱受之而隱猶得謂翬有愛我之心而不忍誅其奸乎隱於此時正其罪以誅翬而授國乎桓於是乎歸菟裘以老没身焉無與一事夫然後終吾之爲攝也不授國乎桓翬亦宜誅夫人未有逢其刃而

不避者也隱毋乃以翬爲惡桓而愛我乎愚矣求太宰而志於殺惟利是視何有尊親不斷於翬卒以興弑隱自召之也存小仁而失大智君人之深戒哉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桓公六年

魯東方諸侯之宗也願事魯者衆矣莒紀滕薛邾郳曹杞無論巳仰宋衛鄭陳意亦未嘗薄魯而魯常自菲薄以自棄於諸侯故諸侯不附而服於彊齊楚之迭霸同姓之嬴也同姓莫隆於魯魯不克振故失諸侯於異姓而齊楚彊矣敦信明義尊尊親親魯之世教也彼以其力吾以其德彼以其詐吾以其仁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於是率以朝天子尊周而攘夷以扞衛中國安天下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魯之易霸十倍於齊威文之事不足稱也紀侯成齊之請非霸魯之一機哉因我以請王命重我也我爲之請重王也重王於齊以講齊紀之成名之大者也春秋之世名猶可以屬天下誰敢犯名以惡諸侯者紀而得成於齊天下之爲紀者德我矣而爲齊者勸矣夫服天下者道二禮與兵而已矣兵者魯之所不

能也禮者魯之故物也其所宜能也春秋之世益有先王之遺澤焉雖有亢侯未嘗敢蔑禮而任兵禮莫大於邦交邦交者衆人之深願也凌奪者衆人之隱痛也我樂諸侯之交而重之以王命則二國之交成二國之交成則衆樂之於是諸侯將咸勸焉彼齊烏能不釋紀以取惡於天下乎故收紀以來諸侯連諸侯以陰制齊卯天下之爲齊者伏而不敢動矣然則魯之霸也恃禮有餘無所事兵而桓曰不能豈其畏齊之疆歟夫齊彊以兵魯彊以禮兵不足以勝禮春

秋之時務也吾奈何棄禮而忌兵哉禮魯之利器也巳則脅劍而不知拔乃束手以制於人桓可謂不善用長矣他日周紀婚而紀不來吾爲魯惜此機焉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桓公八年

命德討罪舉廢繼絕天子之政也政不出於天子而後諸侯專以亂諸侯專以亂而天子復其政則權歸於上而諸侯竊翼哀侯光周之自立也曲沃伯伐而獲之獲而因之蓋已無王矣既而誘殺小子侯不道不仁於斯爲甚夫并翼曲沃之志也并翼而不見制於方伯不見制於天子曲沃之肆豈有底乎昔晉封曲沃而不討前人之失也桓王惡曲沃之凌翼而爲之立哀侯以定翼猶有天子之柄焉及小子侯弑復命虢仲立其弟緡桓王於是尤傷之矣雖然立君以繼晉天子所以恤諸侯之禮也而罪人不討討而不窮治其罪以絕於天下則天子之刑未之行也王於此宜正告天下以曲沃之罪而率魯鄭宋齊諸大邦以伐之遂絕其世而復晉之族則可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王不出此次年虢仲乃以芮梁荀賈伐

曲沃而非王命也豈惟朝廷失其政刑且以致曲沃之益張而無所忌焉故曲沃卒滅翼以自樹於晉於是乎周不足以制之矣然則立緡之舉苟延翼而已矣王之不振諸侯且共窺之而無所忌於大司馬之政周之失諸侯未必不自此始也豈待僖王一軍之命而後替哉若夫桓王惡之僖王建之桓而有知慝可知已顧縱之於未張之日而失其所以制惡之道則是我傅虎而翼之也入市而噬人又誰懟焉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虢　桓公十年

虢鄭周之樹屏也不可以自搖況爲臣以伐其君哉詹父有辭直詹父可也讓虢公可也直詹父留而禦之可也讓虢公爲之正其事於國人可也天王之師安得爲詹父出乎王可以伐虢王不可以爲詹父伐虢詹父不可以伐虢尤不可以王師伐虢詹父而以王師伐虢也詹父亦非良人矣以者不以者也法不當以而以王師伐之虢且有辭王師不可以而詹父以王師伐其君詹父比有罪矣王毋乃受其辭而不

察其德以有此舉乎詹父之辭吾未之詳也然非直而順於聽王必不怒而爲之伐其君虢公必不奔而避其臣則虢公詹父之是非可不鞫而決者也抑吾未知虢公之過其無異於衞成公乎其猶異乎詹父之直其同於元咺乎其有不同者乎卽令虢公同衞於成公夫亦王刑之所不加也元咺之獄與晉文請殺成公襄王不許且曰君臣無獄君臣而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爲臣殺其君其安用刑令使襄王而殺成公猶正其刑於王朝也然且不可況以師予人臣涉其國而伐其君乎其不足以服諸侯明矣嗚呼周之失鄭失虢皆繇於失政而師政之大者也可數數失哉鄭虢失諸侯以之無惑乎王之不綱也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桓公十一年

祭仲非權也戰於利害之交而辟害以卽利也莊公拔仲於封人小吏之中而寄之以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仲之報莊公宜何如哉且夫本立昭公者仲也孤埋之而孤揹之何以定社稷自仲之盟於宋而立厲公也厲公入而昭公出厲公出而昭公入而昭公弒

而子亹立而子亹殺而子儀立乃至厲公復入於鄭鄭然後定蓋鄭之易君者五國亂者二十有二年則仲之爲宋立突召之也方宋之誘仲而執之日不立突將死仲於是惴惴焉與宋人盟而以厲公歸而立之宋以死懼仲仲懼死而盟以爲將以免於死也死之可免而姑以盟權之爲道於是乎用之仲於此時與宋人盟以免其死及其歸矣毀其盟而輔昭而告於諸侯以拒宋是我有辭而宋無辭也宋烏能毒我哉然則盟以紿宋者權也盟宋而遂去忽而立突者

非權也陽辟其害而陰利之也是故厲公立而仲相
之相且專焉取忌於厲公以有雍糾之事仲苟弗利
乎鄭國宜可以奔矣弗之奔而殺雍氏遂逐厲公豈
所謂難進易退之臣哉彼昭公之復入也安仲而不
之罪其先必有畏言者也故昭公德仲以與之共國
焉則可謂親於昭矣奈何高渠彌之弒昭又立於子
亹之朝而不去也智免於子亹之難而託詞於事昭
之忠誰其信之仲若曰有廢君吾伏焉有立君吾仕
焉而已矣不有子亹之難又安得子儀而立之也然

則祭仲之利利在立君而已矣不然鄭何以有易君
無易祭大夫耶由公羊子言之必以仲爲得古人之
權乎逐昭而立厲權一矣又逐厲而納昭權二矣昭
弒則不誅渠彌而從子亹權三矣子亹弒則舍厲公
而又立子儀權四矣仲何權之多乎夫權反乎經以
爲名者也可以一用不可以再用仲佞人也貪人也
利之而已矣烏得權

祭仲 二

祭仲非權然則權不可設乎曰權君子之大用也道
無權不行如之何其廢之吾之所諍者公羊子之權
云爾公羊子聞古者有權之一名而以與祭仲則是
未知君子之權也夫權也者借名於稱物之權者也
物或中千石或中五百石或四三石或不中其成數
而有羸於外有縮於內今有市師焉目料而手計之
其輕重少多未必得其實也屬權於衡而視之權在
是數在是矣物有一定之數則權有一定之位權之
移也爲其數未定而移非移數以就權也然則權者
經之至者也君子以經之未察而權以出之以經之

未中而權以達之者則有矣未有反經以爲權者也
一銖一兩之爲物物有本數之銖兩焉則權至乎其
本數而不移一是一非之爲事事有本分之是非焉
則君子之權至於其本分而不過蓋濟於事而合乎
道故權貴今以我之介於死生也將以生易死於是
乎用權則是以生死衡權非以權衡生死矣以國之
介於存亡也將以存易亡於是乎用權則是以存亡
衡權非以權衡存亡矣如此則有生與存焉耳矣安
所見權乎故公羊子所謂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

行權者是也所謂權而可以生易死可以存易亡者非君子之權也君子之權經而已矣公羊子有反經之見以言權則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孰不藉權以爲口實是術之尤者也非權也余以爲經與權爲一物惟聖人爲能盡權之用故曰權誠懸天下不可欺以輕重度誠懸天下不可欺以長短豈非經之至者乎知經然後可以權公羊子之賢祭仲忘經而取權者也權不可爲公羊子用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桓公十七年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巖或本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敗則救於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爲謗君而剴切聳動足以回人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爲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學而以爲有常數可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之學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之矣莫不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讖緯則漢儒之失耳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歟或內自傷歟皆不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其事在內則以內辭明之其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闇蔽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畧得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足以爲警也後世算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

年月日時深淺皆可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象不爲人君見矣其視天與人上邈然絕不相關而又烏足畏乎故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雖宮中有失不得而斡旋也雖國內有賊不得而鋤决也自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政相應今判而爲二遂不相關矣矧月食星隕地震山崩火災水溢螟螽蝝厲之屬其奚足以曉曉相涸

乎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司天之官不設可也
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日左氏以爲官失之者左氏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之記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之之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之事可知是欲知其不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人主矣人臣之欲諫者毋乃孤而無以爲辭乎書日可也不書日亦可也遺其小乃存其大寧其失官乎或曰虞有羲和周禮有馮相氏皆司天也虞周不廢

而後世可以廢是官乎曰古者官志其事而不言其數其常數不以詔王故人君畏天而勤民以躋於聖後之司天者大白其數之常以先告其期於朝則是廢古人君臣警戒之義也不若無其官爲大

齊人殺彭生　桓公十八年

哀哉魯之無臣也齊襄公淫而無禮賊殺邦君襄之惡極而氣餒矣齊烏足畏哉奈何徒請彭生以除諸侯之疑而不用諸侯之怒以報恥讎也今襄有怙惡之情無中餒之氣豈甘於殺彭生者襄之肯殺彭生蓋亦陰畏諸侯矣使魯有臣者痛哭誓師爲桓發喪告於諸侯從我師盟奉世子討賊於齊襄公必懼懼必不敢出師以較於諸侯而執彭生以謝我魯於是焉執賊境上旅數桓公之罪而誅齊以儆鄰之罪雖城下之盟可得也則一舉而桓之讎報魯之恥洒齊之威頓矣魯之振也可以數世不衰而何齊之畏哉嗚呼魯之無臣也而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若是則殺彭生者特齊之刑耳刑出於齊則魯無刑徒以示弱於襄而國之恥益深且夫文姜啟

襄以害桓則文姜者桓之讎也豈唯彭生以魯臣之義討之襄公可殺也文姜可殺也而後論刑於彭生可也一彭生惡足以慰桓哉當是時魯可謂無人矣終桓公而用事者公子翬也三事大夫則費伯臧孫施父之徒也彼皆碌碌備位其誰古節之人遇國有難方且皇皇焉求者定私家防他寇侵奪惟恐有意外以敗不能見其大者而苟且姑息以畢一日之事其有俊人未必不嫉醜君以母子之不可絕恐醜君以強齊之不可犯而後乃出於彭生之請也由是

言之魯尚得為有人乎哉抑齊之詩曰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雖齊人且惡其君矣魯人討之齊人必屈何御釋竊不治而伐彭生恥他日彭生豕立而為祟於貝丘襄以遇弒然則彭生之鬼猶齊人之羞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莊公四年

紀侯大之去其國也公羊子以為齊滅之而春秋為之諱賢襄公之能復讎也故諱之有是哉公羊子之

迂也其言曰齊遠祖哀公享於周紀侯譖之襄能復九世之讎此襄所以賢也於是孔子賢襄而為之諱其滅紀之惡則公羊子有所不知矣夫伐讎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誠使襄公而讎紀宜無紀伯姬之婚矣讎則不婚婚則不讎況讎在九世之上婚於居位之年我有讎紀之心而以其女子事宗廟可謂孝乎蓋齊之於紀非讎之也利之也借辭以責之數出兵以困之彼將不堪勢且避去卒也紀侯不能下齊而委於季遂違而去之左氏蓋本其時事而為之傳焉左氏得之矣紀侯之不能下齊也困於力而怒於心也其避難而去也知齊之欲吾土地而不可以空言强也曰吾有去之而已矣凡言滅者兵加於其國而墟其社稷宗廟以屬於吏則書滅焉今紀侯之去意者未有齊兵乎而春秋書紀之去殆以惡齊也如使齊赫然以兵滅紀又安得而諱之且夫讎在九世之先君子之所不及聞也事傳聞則君子疑焉春秋雖善善之長亦不得逆探襄公所以事遠祖之意而賢之也迂矣夫公羊子之說也余以

為書紀侯去國者傷同姓之苦齊也其惡襄也甚矣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莊公七年

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為夜明也似也汲冢紀年書其事曰天再旦則意曲而辭累矣天體左旋其勢剛健不回無再旦之理稱曰天再旦則不如曰夜明夜明者本其時本其象而直書之不假借於日之旦數之再以為之辭也故曰左氏以恒星之不見也為夜明也似也然恒星者經星也經星分野綱紀四方猶王政焉經星而可不見乎星陰精也其物無光借日

之光以爲光恒星不見者陽時而微無以施於星焉而星不得以有光故不見此陽微之象天王失政之徵也且經獨曰恒星不見則見焉者有之矣而曰夜明其不見者豈獨恒星乎故曰似也未可以爲信也若夫以星隕如雨爲與雨偕則辭拙矣謂天方雨而星偕之以隕乎謂星方隕而雨偕之乎雨則必雲星隕於雲貫雲而後接於地則何以知其爲星也偕之辭不得設也星隕於先雨於後則亦書星隕而已矣偕之辭尤不得設也且偕並辭也如從上之辭也以

偕訓如其義不類若以如讀爲而是又後儒不得夫偕之義而遷經以就傳之失也要皆不合經書變之本義焉蓋隕石於宋五我見其石不見其星也星隕如雨我見其星不見其石也不見其石則星之接於地未可知矣而曰如雨者多之也疑之也今合經上下辭而讀之則其爲變可得而見其爲變可得而見則不煩辭而解矣經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經若曰夜矣則恒星奚爲而不見恒星不見矣奚爲夜中而星隕如雨斯變之大者也恒星不見則星不得於陽而失其光星隕如雨則星又不繫於天而失其位如是而並見於辛卯之夜豈非變之大者哉此書變之義也或曰參伐狼注之宿爲周四月之恒星狼注南方火主禮參伐西方金主義今當見而不見爲周人改葬桓王與不罪衛朔之應又曰夜中星隕不及地而復爲齊桓公霸復興王室之象並爲曲說尤遠於經夫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

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　莊公九年

世以管商申韓並稱爲刑名法術之家而曰王安石

之學出於六經耳食之士遂以爲信然一口併辭牢不可破嗚呼何其無辨也申不害相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而卑卑施於名實事業僅見於韓治不及遠所著申子二篇反覆丁寧不出刑名無足深論商鞅爲什五連坐之法立信木刑棄灰督秦民務耕戰法行自貴繩私利强公家刻薄少恩助成秦俗秦終用其政以强而并天下不二世而亡近則自殺其身遠則卒斬其國鞅之效可覩已而韓非祖二子之意博學廣引貶仁義之論申刑名之旨以法術之士爲聖

而謂堯舜之道不足以治今之天下當任法明術以建人主之威抑庶民之情故有五蠹孤憤之書三守七術之說身雖不用以死而李斯用其意媚始皇斯二世其明效大驗尤彰著已是三家者其源皆出於管子而管子之爲政實異三家今不察管子之實而與三家並稱則管子之沈冤也夫管子之治齊周公太公之遺意也而豈與三子同功罪哉其官山煮海則周公山虞澤虞之司也參國伍鄙則周公軌里連鄉之設也舉秀民選拳勇則太公親賢尚功之事也

士農商工各處其里周大司徒小司徒之教也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井田鄉校之俗也先王之政於是乎在而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管子之意亦歸於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已彼所謂富富民也非殖君藏也彼所謂强强民也非厲君威也且夫管子所謂比綴以度竱本肇末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者皆周禮陳殷置輔必不可廢之道所以考功而詢事者也亦曰綱紀法度治天下之具而已矣是政也非術也民實利之而豈以苦民哉商韓者廢先王之政而用信必之術其賞罰所助成者特世主之私意耳世主所欲則商韓賞之世主所惡則商韓禁之甚且以民情爲不可徇衆之好惡爲不可順一概而禁絕之以從世主之令然後商韓以爲聖於法而賢於治則是其所云賞信而罰必者古人之佳名也其所賞所罰者非公正也如以名實治商韓則商韓亡其實而愧乎名矣始不容於管子之朝而商韓者管子之罪人也烏得與管子比德較功哉若夫王安石之學則眞商韓之適嗣矣鞅嘗舉堯舜之說告孝公矣

安石亦云鞅嘗裁抑貴人刑公子以行法矣安石亦爲之韓非嘗曰儒以文亂法安石亦目士大夫爲流俗韓非嘗曰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毀而後害之則人主無威而守不固安石亦勸神宗獨斷而不恤人言安石之所稱引者堯舜之文其所自爲者商韓之術也蓋劫主上之知杜左右之口非嘗有其心矣而無其遇安石之遇於非爲幸故得以横於熙寧持賞罰之柄而截功名之路安石蓋有其術矣而又得其時非之時於安石爲不幸

故不用於秦然韓非之術安石得之而安石所設施則管商申韓四人之所不爲也何則四人貴民而安石賊民四人强國而安石亂國也安石所爲青苗保馬方田均輸市易免役貴坊場征茶酒諸法四人者豈爲之哉而管子之治軍理國用人和衆尤安石所短嚚嚚大言祇欺妄耳安石所云行先王之道而不失先王之意者其唯管子庶幾乎若安石者口道先王之言而身行桑孔之事又申韓之所弗屑也

鬻拳自殺　莊公十八年

魏徐幹之言曰鬻拳兵諫不如無諫嗚呼此鬻拳所以椎心扼腕而不服者也以余觀拳之終始其爲人蓋磊落忠讜有氣之士氣之所發寧傷於君不可以回於己寧賊其身不可以愧其心一旦見義則悍然而必爲之君違則諫諫從則喜形於色不從則又諫又諫不從則怒形於色雖强諫弗顧也强諫不從雖以兵諫弗顧也其時以爲吾愛吾君兵諫何傷及諫既行矣事過氣定於是有所不安於心而尤不能以自囘則以爲非自刖不能無憾而解於罪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既刖矣拳曾不以向者兵諫爲可悔也是故他日楚子敗於津又弗納而激之以伐黃猶兵諫之屬也然而拳不肯忘君也既葬楚子於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拳以爲吾向者納君君必不死於師君之死於師由吾弗納君也死君而自生拳之所不爲也無君矣猶不肯自愛其死豈以兵諫爲嫌而茹其言者乎由君子觀之從容啓告披郤導窾以引君於道則鬻拳可謂愚忠者矣而曰不如無諫無諫則事行事行則國亂而君危自非佞

人媚子不忍袖手視之也鬻拳之義曷可少哉且夫存是道也以告後世之人君然後人君知諫道之廣而不見諍臣之罪然則兵諫者人臣不必用而人君之所不可不知也

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莊公二十三年

晉獻公忍人也而助之以士蔿於以剪桓莊之族桓莊之族既剪矣獻公之子其無恙矣乎而不知賊獻公之子者卽士蔿也夫桓莊之族雖偪未之有惡也士蔿逢獻公之意爲之建去富子之謀於是陰謀於

群公子因其忌富子也而施之械焉使群公子譖富子則群公子不疑去富子於群公子則群公子貧乏而無以爲資然後群公子可聚而坑也雖去富子者安公室之一術爲國謀者不得不出於此士蔿一剸之刃亦可以報獻公矣而又爲之殺游氏之二子甚矣群公子之愚而士蔿之忍也殺游氏之二子群公子卒不悟以致盡族而殲於聚然則桓莊之族盡豚犬耳曾無一才智有見足以有爲之人蓋亦不足忌矣而獻公忠焉士蔿爲之操刃焉可謂過計者也方

富子之去群公子以爲快焉無何而禍及其身矣群公子未必不痛哭而悔也方群公子之戮獻公以爲快焉無何而禍及於其子矣未聞獻公之悔之何也獻公忍人也善上爲之策而自以爲子孫百世之安其蔽也甚矣悔者明之復也獻公方蔽於士蔿安從生其悔心哉夫人之有所蔽者不躓於山而躓於垤遠將以察秋毫之末而近不見泰山之高是故殺桓莊之族本爲其子也而太子死於驪姬之讒則賊在其同牀誅衆子本爲愛子也而奚齊卓子死於里克之手則賊在其左右故曰賊獻子之子者即士蔿也吾忍於人之子而人焉能不忍於吾之子乎雖獻公亦可以無悔也嗚呼後之君子戒之哉若士蔿者以群公子之命及公子之命易一司空者也如之何聽之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 莊公三十二年

共仲僖叔成季以莊公臨之則皆臣也微也以成季與之則弟兄也班也成季矢以死奉般可謂正矣然

以君命酖僖叔而逸共仲子般之弑閔公之弑夫非成季遺之毒歟曰此未可以告成季也季以爲僖叔有助慶父之心而後敢明言於公之前明言於公之前則異日之賊非慶父即僖叔矣僖叔除則慶父之黨墮而懼而不敢發未可知也且僖叔之機已見而慶父之械未形固不得以問慶父故不得已而酖僖叔姑以懲慶父焉烏知其用仇般之犖以賊般乎以犖賊般慶父所以愚季而自諱其弑也是故有仲之不仁而後陷季以不智則季之智有不若齊仲孫者

矣方閔公初立卜齮未作而齊仲孫歸告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彼齊客且知之而成季忍而不發何也季毋乃謂吾殺一兄而不可以再乎嗟乎季失之矣始之就叔以奉子般者爲我君也正也慶父志於簒是犯正也犯正爲賊何恤於誅吾於此惜季之仁而不斷以重魯難焉他日求賊於莒於客不若取諸僖叔之側之爲愈也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閔公元年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

哉言也吾於齊國之士又見仲孫焉齊魯受封於周數百年以來齊强而魯弱魯亦少衰矣而况國難相仍兩世不靖宜齊人有取魯之思也然仲孫以秉禮稱魯論其不可以取之故而勸桓親之以建霸王之器卒也桓爲之誅罪人立魯君用其佳名以動天下而成霸業則是魯人者桓霸之資也何可取哉令桓乘人之危而取秉禮之國則諸侯不服諸侯不服則群起而誅齊以救魯魯未必亡而桓公之霸終身不可得蓋取魯之利不如存魯之利矣且魯固未可取也周公以禮治周之天下子孫守之可以百世而伯禽之所以治魯者即周公所以治周之具禮存斯國存禮亡斯國亡未有國猶秉禮而人可以侮焉者也雖魯人之秉禮者無復周公伯禽其人而其所奉行未失者不過文章制度聲明物䌓之遺不足以言周禮之盛美盡政雖其政而人非其人故陵遲至於桓莊之世兄弟爭利以亂其國然而不可取者其勢固有所不可也魯之秉禮者數百年於茲矣其積也非一世則國之知禮者非一人尊尊親親先公之教人

人喻之今爲賊者慶父一人輔賊者犖與卜齮二人此三人之外念宗社而恤君父者不在其公族必在其國人魯去此三人者以禮守之猶金城也如之何取之且夫祖宗有天下而爲之禮以付後人也譬則車之有輪衡馬之有銜轡未嘗無孺子孺人爲之乘而苟執其轡馬必不逸苟坐其箱人必不顛何則不恃其善用而恃其無敗也此之謂維也親親尊尊魯之爲俗亦已久矣如之何取之周以其禮傳三十七王歷八百七十三年而後滅魯以周禮傳三十四公

歷七百四十二年而後滅及其流風遺俗猶爲楚囿守以拒漢高然則秉禮之效何如哉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閔公元年

萬畢公高之後也晉獻公十六年萬佐太子申生將下軍滅耿滅霍滅魏獻公賜萬魏以爲大夫多也而卜偃料其後之必大乃以萬合魏以決之以爲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余以爲此臆說也不足以大萬而適以誣之惟上而求之於畢公之功德然後萬之大爲信而有徵焉昔畢公在周初懋

有厥德克勤小物歷文武成王之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及其既老相康王保釐成周功績之盛尤多於先朝之日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蓋周公相周之後畢公之功爲大夫有大功德於民者天必福之而食其報於後世子孫周公則有魯焉召公則有燕焉太公則有齊焉其祚與周終始三公者皆享之矣而畢公之後畢萬之先其建國顯世無聞焉則畢公之功德未之享也故天使萬有功於晉而畀之土地以爲之基而代晉以大於魏始所以報畢公云爾豈卜偃所謂名從盈數以有其衆者乎故曰臆說也非論之至者也若辛廖之占卽易數以論之以爲遇屯之比公侯之卦則先聖之遺學卜筮之常司苟精其道往往多驗非臆說也然又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則猶以數論而非以理論者夫理數之質也畢公有大功德於民子孫食其福於後理也萬爲大夫始於魏大於安邑再大於梁康王之命曰有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嗚呼信哉

晉諸大夫議世子申生 閔公二年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而卒以兩全無恙定當日之亂有後世之名者漢惟師丹唐惟李泌嗟乎其艱難也夫衆人有所惑忌辨之易解也惟人主有惑在於同牀而忌起於身命以愛妾爲之言則賢生於愛而其言不可易以生死爲其慮則愛根於内而其慮不可回是故太子無母君有寵人人臣發言之則以爲離間深言之則以爲不祥然言之不盡則禍發於一朝非言辭之力所能挽言之不深則人主忽之而不見其禍必待於發露而後悟及其既發責在左右之不

言則悔而無及用前日之言者則策無所施故人主終已不悟則亂成於身後幸而一悟子死事敗隱痛在心欲改而復於正則既無其人不易其人則憂其亂而不自克至於憤懣以死而後已嗚呼痛哉事至於此非人臣之所能爲矣夫人臣之所能爲者獨在於讒譖未入之先嫌隙未形之時耳逆於讒既入則人主已聖其讒人而愚其師傅矣隙既形則人臣又已身與其中而師傅與太子俱得罪矣是故國君爲其子擇師傅非得正人不能匡之於平日非得智者

不能蚤見而救之於幾微惟人主能以素所敬信之人付之其子常不自用一時之察而恃吾所素重之人然後一言而解其紛先事而弭其釁即有不幸倉卒變生其師傅不難以身爲扞衛內將以割人主之私外將以墮奸人之黨亦足以保全世子而靖我國家若夫平日不爲之擇師傅與之以賢師傅矣而又不聽其人之言則是齒牙相摔骨肉自殘惑之甚者也彼晉獻公者剝枝不仁狥私而忘道惡足語乎此哉顧驪姬之愛篤矣其讒深矣是不返之勢也諸大夫者雖有言或非其職或不中其肯綮或爭於他事故皆無救焉雖然申生孝子也凡爲君者所願有也子申生者同其位而擇其輔察其素而保其終其唯仁人乎其唯仁人乎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　閔公二年

始亂魯者文姜也繼亂魯者又哀姜也齊桓公意在定魯而爲之殺哀姜桓能用刑矣其霸諸侯也宜哉國則君臣家則夫婦婦不一於夫而亂其家臣不一

於君而亂其國犯刑之大者也况哀姜以私慶父之故而助之以弒君則哀姜之惡甚於慶父魯誅慶父矣法不得釋哀姜然哀姜之於魯小君也魯人未之敢討也且魯方恃齊人以定君而驟殺其女乎向者齊仲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惡之而未知夫哀姜之表裏慶父也及慶父殺子般而事未成又殺閔公爲於是慶父之惡著哀姜之醜彰矣不殺慶父莫以靖其外不殺哀姜莫以靖其內故桓公赫然憑怒取於邾而殺之而僖公立矣而魯定矣魯於是數

世以靖桓之造於魯何如哉夫然桓非獨能定魯也桓能用刑矣霸於何有刑賞者人主之二柄二柄不失則賞行足以與天下之善刑行足以遏天下之惡刑不阻於其私親則近有所必行而遠莫之敢阻斯霸王之大用也且夫哀姜桓之女兄弟也以靖魯之故而不難於殺其所戚則愛不克威私不妨公刑以輔德德以制刑方行於天下而無不順矣霸不亦宜乎古者女子之嫁也父命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命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

父母之言女子之醜父母之羞也故教之如此其詳也哀姜邪而自我刑之桓抑亦可謂知禮矣後世公主下嫁不修舅姑之禮多所亂家而辱國者由於失教也夫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僖公四年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楚病中國久矣怙之不易吾與之戰戰未必勝也即如勝之不過得盟勝而得盟彼猶有憾焉不如服其心之大也師次於陘矣屈完來而退次召陵使楚有可居之名而吾示以不戰之義楚怙矣中國將大賴之其又何求故君子以桓公之霸爲有王者之象焉春秋書其事曰屈完來盟於師又曰盟於召陵喜之甚抑嘉之也余以爲於怙楚之中又有善師之道焉故春秋不勝其予之而文之變辭之複有如此者服强之功於是爲大嗚呼管仲之才豈小也哉度越樂毅遠矣

申生縊於新城　僖公四年

世子繼國君奉宗廟其身非世子所私有也行一已之私殄宗廟之重違於道而害於義非孝也又陷吾

君於不仁亦不可謂孝申生徒見其身爲獻公之身故不肯自明以死嗚呼悲夫此孝之小者也孝子之奉親怒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而況於殺乎爲申生者知父之將立奚齊則先意而逃之如太伯之去周陰讓季歷以承古公之志可也不得因循覬望以冀一旦之立有意於立亦宜見幾而作守曲沃而不歸以脫於驪姬二五之手奈何入其阱擭而甘其毒耶雖然此非申生之所及也其意曰吾誠事吾君而無他驪姬其如何故自犯其機而不悟焉可謂純篤君

子者也是故其先則不用士蔿泰伯之言其後則不從里克自明之策以父爲重以生爲輕於是以死爲孝以生爲不孝生之爲言固不足以動申生矣然而孝大於生死者也有死而孝亦有生而孝有生而非孝亦有死而不可謂孝瞽瞍嘗欲殺舜矣火於廩舜兩笠而下焉堙於井舜空旁而出焉殺之不可得求之未嘗不在側舜豈愛其生者哉而以侮父母哉舜不敢陷父母於惡故不爲苟死也申生知以死孝不知以生孝故史謚之曰共世子共者從命之謂也抑

吾於里克有憾焉生之爲言不足以動世子則當喻世子於道告之以宗祀之不可殄從命之非禮而稱古人之孝以廣之世子立悟則入而自明不能自明則去新城而適諸侯安在申生之必死也夫里克世子之傅也不能引經道古以免世子於難後乃殺二君一大夫而自伏於刑里克之忠亦小矣夫

宋太子茲父公子目夷讓國 僖公八年

宋襄公之爲霸也君子譏之雖然其賢不可沒也始終周世八百七十三年中兄弟讓國者三前乎襄公者伯夷叔齊後乎襄公者吳季子夷齊之道古矣孔子稱其仁賢乎不可及矣季子不受吳國而終逃之亦季子之仁歟惟襄公以霸顯於春秋後世道其霸而忘其讓讓亦襄公之仁也何可沒哉何可沒哉宋桓公疾襄公仁其兄固請於父而讓之國子魚又仁其弟固辭於父而走而退子魚之愛弟而信其誠於讓可知也而襄公亦信子魚之誠於辭而委政焉其爲兄弟也或讓或辭或與或受曾無一毫芥蔕於其問令二人相愛有未深相信有未固必不能處之若

是其和也盂之會楚執襄公襄使子魚歸而君之子魚於是歸而君之襄出則子魚立襄入則子魚退子魚之愛襄而數規其過則有矣而襄曾不以爲訐而子魚曾不以爲嫌終春秋之世吾未見兄弟若斯之友者也論者或賢子魚而醜襄公亦未之思矣夫兄立者忌其弟弟立者忌其兄或嫡庶相殺以爭或遂闕命於父前獨非兄弟乎若宋襄公者雖入孤竹之國與伯夷叔齊衣冠揖遜可也五伯莫盛於齊桓齊桓之於父子兄弟何如哉

下拜登受 僖公九年

周室既卑諸侯横恣無王久矣命諸侯所以尊王也諸侯在會則王如臨焉故歃用周班先後有序貴賤有等登降有儀出入有度爲有王也盟主之所司也天子曰伯舅無下拜傴小白爾小白貪天子之命亦不下拜則矜矣故小白不敢不下拜示諸侯以事天子之禮焉然則葵丘之會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跄跄濟濟其時小白鞠躬修辭棨君賜而守臣禮下拜登受輝如也自是之後中國迭霸使天子之

名赫然著於諸侯之上齊侯小白之功於今爲烈故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諺有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重耳請隧小白下拜霸同而道異矣葵丘之會衣裳禮樂不可議也或曰葵丘之會桓公微有震矜而畔者九國余以爲無此事也魯公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此國君六者春秋之明文彼九國者誰人哉何議者之不樂人善也

秦輸粟於晉 僖公十三年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是心足以王矣楚王失弓王曰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孔子曰人失之人得之通楚之人而一視之者霸通天下人而一視之者王孔子之言王者之言也晉之民豈秦之民乎而曰其民何罪穆公之言民殆一視之矣夫且愛及於晉民而况秦民乎能愛其民者有其國能愛天下之民者有天下惜乎輔穆公者無王者之佐也令其臣有王臣之學引君於道擴充厥心而益弘其德起而救天下之民天下之民莫不翹首跂足而望

以爲君雖及穆公而帝天下可也秦惡可量哉夫秦之所以得罪天下後世者自孝公始而始皇終也孝公之先爲秦君者莫不尊周而敬中國焉君子之擯秦也私中國也君子有私中國之心而後有夸狄秦之論非言之公者也秦之先世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於周有封疆之功焉非子養馬汧渭於周有官守之勤焉秦仲以宣王之命遠征不服是周死事之臣也襄公定平王於東都是周社稷之臣也秦之有土也以功周之封秦也以德湯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

於夏文武之先世不聞其有功德於商若秦之盛者也周人之衰秦人之代秦何愧於殷周哉乃若春秋之世吾見中國之待秦不恕而已矣未見秦之亟病中國也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晉絕而秦繼之晉亂而秦定之則是秦者晉之德府也而謂之曰讐可乎蓋穆公可謂大度之主矣有德於晉而不報則又施之施之又不報猶不絕焉又餼之粟且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中國之君若齊桓晉文者能有是心乎哉故吾謂帝秦者穆公也亡秦者始皇也

始皇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得以罪先秦也君子之論惟其公而已矣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僖公十四年

沙鹿山之麓也無可崩之理而嘿然襲於地中以崩國必有大咎微卜偃之智知其應在晉也期年惠公獲於秦雖反國亦不祿晉之亂至文而後定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而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爲之說者曰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四陽數五噫嘻何讀書者之愚也此當時士人阿王氏之僞簡爾固亦不足辨矣禨祥之說未嘗必驗於後有祥以興亦有以亡有眚以亡亦有以興鳳鳴神降不盡爲吉徵是祥而非祥也豈鹿崩而興聖女乎漢人孝經援神契春秋元命苞運斗樞之屬其言穿鑿附會多此類而學者不早悟也嗚呼自京房不能以其術保身全生豈非誣天哉誣人人且怒之不免於誅責況誣天歟

晉人征繕以輔孺子　僖公十五年

自春秋以來君止於外而國人立君以禦寇者七晉惠懷唐玄肅宋徽高父子也宋襄子魚衛成叔武鄭成公子繻明英宗景帝兄弟也晉以立懷惠公以歸宋立子魚襄公以歸衛立叔武衛成以歸鄭立公子繻鄭成以歸南宋立高延祚百年明立景帝英宗復辟內不失社稷之守外以絕敵人之貪自晉君臣倡之屢有大效蓋有國者權以處變之善策矣然而父子相代無議者惟惠懷兄弟相代無議者惟襄公子魚徽欽以秦檜主和不歸玄宗以女子小人居中歸

而不豫衛成以謗殺叔武歸而復出鄭成以立君殺
二叔歸而不仁景帝以南宮幽兄英宗以奪門復辟
歸而不靖嗚呼何外禦之易而內靖之難也方其有
事也憂患重而富貴輕則能克其私故國事以濟及
其既定也私意之不克則嫌忌生而孝弟微故始乎
讓而卒乎爭以爲天下笑然則勝私之難難於禦敵
哉此又謀國者之所宜知也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僖公十六年

雲地之氣也故地各異其雲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宋

雲如車魯雲如馬周雲如輪之類占雲者能辨之風
亦地之氣也風以時至長短不同剛柔燥濕亦別太
師吹律聽風則其國之治亂吉凶皆可知焉天人之
氣上下一宇人在風氣之中故氣質之性從之天固
其人人亦能通乎其氣故感應之道善推者不爽銖
黍亦理之至著者爾三代以上之學精極天人之際
春秋之世猶有傳焉若師曠史蘇史黯辛有辛廖卜
招父之流皆先事而言無不後驗然其學往往贊之
以聖人之道揆之以物理人情之極故內史叔興論

隕石鷁退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而以襄公爲
失問彼以爲宋之人事吉凶由之隕石鷁退不足問
者也蓋周人之學最爲正大而漢之言災異者多所
臆揣言有枝葉離其本根故言之有中有不中而僞
書末學日作不可信據其禍至於使人疑經則治春
秋者之大失也夫鷁風鳥也飛廉之屬也龍能化水
人能化火鷁能化風彼其於風嘗自爲之或順風而
飛或逆風而飛惟鷁之爲無足異者自人不多見而
一見焉乃異之耳故左氏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

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左氏之學蓋有以知風鷁之實
故不以他辭綴之而直注之曰風也史典曰是陰陽
之事殆與左氏同一旨哉

僖負羈之妻 僖公二十三年

識其人於未顯之時雖在士君子什不得一焉識其
人於未顯之時而能料其當顯所設施措置如指諸
掌百不得一焉故重耳過曹曹伯不識過鄭鄭伯不
識過衛衛侯不識然而有能識之者僖負羈之妻也
見從者之賢識公子之霸可謂能知人矣而曰公子

必反國反國必得諸侯得諸侯而誅無禮必首曹何其言之確歟是豈獨能識人哉乃并其人後日所設施措置條理次第而盡識之玆吾所以慨然興歎於僖氏之婦者也曹之人乘軒者三百無見及此者不亦慙乎一飧一璧直與齊桓宋襄二十乘爭烈矣且夫知人能斷事國君與國相之所難也而古有一二人人有一二事則君子樂道之以聳動當世矧出自婦人女子哉婦人女子有之而國君國相難焉玆吾所以尤嘆也

使卜偃卜之　僖公二十五年

求諸侯莫如勤王狐偃之言至言也何爲卜之哉卜而吉將用之矣卜而不吉將不用之乎以勤王之言爲可用則卜之吉不吉固將用之不以勤王爲可用將以卜之吉而又用之乎夫求諸侯而圖霸晉之志也素有圖霸之志而遇王室之難於是焉勤王以市義於天下而求諸侯諸侯之歸晉可不卜而決也且勤王大義也而卜小數也大義在前明如河嶽粲如日星人事之尤著者也卜以求之於龜龜山澤之朽骨其與知幾何而乞靈於此幸也其卜而吉也設使卜而不吉吾君臣求之數十年而以龜言見阻則是得之乎人事而失之於朽骨此機一失後何可復得耶秦與晉爭長而爲霸者也晉失之必歸於秦同姓失之必歸於異姓河上之師秦已發矣稍遲緩焉則秦納王而霸矣今日之事文公當卜之以秦不當卜之以龜寧其以勤王之勳予秦乎孰與自吾勤王而得諸侯乎寧其失諸侯而服於秦乎孰與勤王而以諸侯服秦乎以秦爲卜則兩言而決勤王矣夫惟大

有爲之君爲能不失事機之會而斷以出之故或一戰而得天下或獲一人取一縣而奪敵國之氣扼天下之衝誠明其大者耳且夫吾與大臣謀之而以小臣卜之聽言之道固如是乎後有大計大臣之不叅舌箝口而不言者幾希矣旣卜之矣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是啓我也而又筮之設使筮之而不吉將從卜乎將遂不從卜乎奈何視狐偃之言輕於筮卜也齊桓公之用管仲也三釁三沐惟其言之聽然則文公用天下之資不及齊桓遠矣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　僖公二十八年

天下之知用貨者鮮矣貨非正也小人則用之以效而不厭焉君子則恥之卅於束手坐嘆而失事機之會議者又往往類而不道於是貨之用便於小人而廢於君子噫嘻是惡知用貨之權哉善釣者香其餌善羅者好其媒貨者媒餌之謂也吾以弋國也如之何廢之晉執曹伯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此君子之所持以正告天下者然而晉侯不病則筮史不得

召也筮史不言則無人爲之請也今使曹之君子脩其辭命道古稱今以請於晉則晉以爲訐我矣不能以濟而適以怒之君子之所持乃其所唾而不顧者也而苟以筮史之微出君子之論則聽者人之何者世之貴人常無正聽而有旁聽亦以小故而縱巨物晉侯曰吾疾矣奈何將求救於筮史而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聽也曰吾疾矣奈何將聽筮史以釋曹伯而猶恐不得當也故筮史之言易行也筮史不言不釋筮史不貨不言於是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夫豎習於用貨者也而貨常爲豎用者也然而茲一貨者遂以伸折晉之辭而有復君之績貨何可少哉故豎亦不可忽也貨亦不可廢也國且破矣君且囚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其得爲知權乎夫散宜生以文馬美女釋西伯於殷魯僖公以十穀釋衛侯於晉皆是物也權也而曰貨非正不可用則曹伯不出矣

釋衛侯　僖公三十年

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聽其訟且不可況爲臣而殺其君乎王知政刑矣言在大體是故晉

侯不敢爭焉晉侯之惡衛也怨也戰楚以偪衛則是本逐成者晉侯也不忘其先人之怨而聽其大夫之辭執成而歸之於京師陽有王也王赦而酖之以醫衍陰無法也以酖聞於諸侯失刑以魯賂釋衛失德德刑失霸於是乎衰矣王曰余惟其無後也信哉逃中國之盟親蠻夷之楚成公之失也擬叔武則曷爲使之守國疑元咺則曷爲使之奉武殺角非所以安元咺也先期以入而不戒前驅非所以保全叔武也誅歂犬以謝國人謂之悔過可也謂之飾過可也成

公烏得無罪哉元咺不以其子之殺也而廢成命可不謂有人臣之節焉其奉叔武以守衛正也訟叔武之冤而以晉執其君非正也君入則出訟於人懟君也君出則入立其私利已也立瑕以干刑趨利以傷義元咺可以殺矣甯武子盟國人而定其君忠也不避晉刑而周旋於難愚也愚者忠之本也智者忠之賊也橐饘賂醫甯子之忠成於愚用晉訟君元咺之罪由於智甯子見稱於孔子故元咺無赦於春秋臧文仲之贊魯善矣恤憂以訓民親親以動晉將以輿

晉也而動之以德則我不辱將以動晉也而文之以賂則彼不忌是舉也無去楚即晉之嫌而有數世之福魯於是乎有人叔武喜君之入捉髮以出弟弟也公子瑕乘君之出因亂以立非弟弟也叔武之冤不可不明子瑕之死可以勿問周歜冶廑者奸人耳立子瑕則二人在焉殺子瑕則二人為之先鬼之亟其亦惡成公之比於邪而莫能正乎故於其廟見也亟之彼士榮者代君以死代君以死忠之屬也其亦衛成公之孟陽紀信歟故表而出之

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僖公三十三年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後世不行久矣夫國之用人何為也哉為其治也為其安我社稷宗廟而利及子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國家數世之治在此一人國家數世之亂亦在此一人人之為功罪於网若是其大也故賢也則爵祿之不賢也則誅罰之古之人推其原而本其所自來故上而求之於進是賢之人而賞之進足以賞者則蔽足以

戮可知也功罪敵焉爾胥臣首舉郤缺於文公之時而收效於襄公勝狄之日彼郤缺者不廢於文公之世而列爵於朝胥臣之事止是矣後日之功郤缺為之也而襄公以賞胥臣先茅之縣大矣再命之禮榮矣豈惟胥臣凡在列者咸勸焉孰肯見賢焉而蔽之乎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才也後世用人有舉有任然斯人得舉舉主無賞也舉其人則必任之使斯人而賢不終於賢才不終於才舉主有同戮焉則是舉而當無賞任而不當有戮也人何利於進賢哉縱不慕

賞亦不甘戮故有嘿而已漢武帝令郡二千石各舉一人亦議不舉者罪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以不勝任免猶有古之遺法焉故漢稱得人而後世保任之法密則薦舉之事希亦曰吾不願賞則已耳況乎無蔽賢之戮以繩其後哉夫見妻饁之敬而得獲狄之勇事亦不偶矣而胥臣知之而固舉之此尤人之所難也茲其所以可賞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文公二年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文公父僖公而

躋於閔之上意曰吾親親云爾君子名爲逆祀不與乎僖公躋於閔之上所以尊尊也天子制乎四海君制乎國中公之大者也義也人子愛其親人弟愛其兄私之壹者也恩也恩不掩義私不勝公禮之大經也不可以易是故僖公雖爲兄而閔先僖而制國中嘗爲君矣僖事閔者也不可以先閔而食閔公雖爲弟而僖後閔而入於廟嘗爲臣矣閔君僖者也不可以後僖而食國之有事於太廟朝典也尊尊之義大於親親文公安得以一人之愛而易國人之敬乎他

日孔子以縱逆祀罪臧孫者豈臧孫耳稱臧孫以致罰於文公也君子以爲先親而後祖焉祖制乎公則閔先僖後者也親起於私則父先叔後者也今方有事於廟中而先其所宜後後其所本先豈非無祖哉無祖則逆天矣故孔子大書以明罪之然則以孔子之道處宋濮安懿王明興獻王可乎曰可顧宋英宗與明世宗有辨宋英宗及仁宗之生而爲其子者也明世宗不及乎孝宗之生而未嘗爲其子者也世宗之入禮所謂繼祖者是繼祖也者繼王者之統非繼

一君之嗣也況爲孝宗子者本有武宗乎祖有繼則天下有君社稷宗廟有主矣不得爲孝宗計尤不得爲武宗計孝宗不得以子其侄武宗尤不得以子其弟故張孚敬所云不考孝宗者正言也又云今日之事在考不考不在帝不帝者邪說也其意以考興獻則可以帝興獻矣夫興獻惡得以帝哉春秋之義其實嘗爲天子矣予之以王天下之名其實嘗爲諸侯矣予之以君一國之名其實君也名其君其實臣也名其臣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子爲士父爲大夫

葬以大夫繼體之王之不得爵其父猶大夫士之不得爵其父也故古者創業之王有追王之禮而繼體之王無聞焉三代之世兄弟嗣位代有數君不聞其封私親也漢宣帝不帝史皇孫光武不帝南頓君昭烈不帝祖雄父弘魏元帝不帝燕王宇晉元帝不帝恭王覲以爲帝者高祖有之以命子若孫子若孫謹受之以承制乎天下而已惡得舉而爵其私哉光武昭烈世絕而中興且不敢爲況入繼於中葉者乎廟興獻於京師上祀以天子之禮可也此嗣天子親親

之誼所得爲也若夫不考孝宗則禮不得考之爲孝宗亦予久矣世宗安從而考之蓋繼祖而已至於宋事異是英宗嘗養於宮四年矣已而歸已而又爲皇子於宮固親其身爲仁宗子而猶得顧其私親耶爲仁宗之子則不爲濮王之子不爲濮王之子則既降其服矣降子之服者亦降子所以事父之禮稱皇非也稱伯亦非也父母云者吾之私中濮王者祖宗之公爵不帝后其父母則本生父母云者子之所不忍絕也廟濮安懿王於京師雖祀以天子之禮亦可也必稱皇伯以爲禮則無有乎禮文亦不中於禮意蓋無改其故而隆其祀斯兩得之歐陽子之議何可厚非哉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也者立乎四海國中之上而制乎親者也國無二君尊無二上惟名不可以假人自大制之矣彼其生未爲天子未爲諸侯而其死也帝之公之吾高祖之所不然而國人之所不受也質諸孔子無以易此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文公五年

禮樂政刑四者之於治若循環然廢一不可有禮樂而無政有政而無刑雖堯舜不治皐陶之爲聖禹稷契之匹也議刑於唐虞之世以助成堯舜之治其在朝也各任其一以討其事豈皐陶之長獨明於刑哉後之論者以爲皐陶無後出於明刑何其見之陋也六蓼二國非皐陶之後乎自受封虞夏以來歷殷及周幾二千歲而後滅於楚楚之得虐所滅東南之國多矣夫不念先聖之德而奪其子孫之地罪在於楚其德之不建其民之不援而亡其國以失先聖之祀罪在於六蓼之人於皐陶乎何譏臧文仲之言所以

致思皐陶之意也以謂刑以輔德佐民而登於治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聖人不作大亂不救正以時無皐陶故至此臧文仲之言所以致思皐陶之意也於皐陶乎何譏

秦伯以璧祈戰於河　文公十二年

升中沈幽王者之大典然祀而無祈焉其有祈也則以祈年則以祈雨為生民也不聞其以祈戰也戰以鬬民而殺之不仁甚矣神其聽之乎神依於民不惡秦民亦不惡晉民秦求勝神將恤晉之民而庇之晉

求勝神將恤秦之民而庇之豈其以璧故而助秦以毒晉哉令神且以璧故聽於秦則賄之靈莫之有極矣賊濮之職神求子玉之瓊弁玉纓焉此子玉之妖夢也非神也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文公十三年

知命者聖賢之微言而小國之君不惑於死生之說終遷國焉以利其民邾子之賢為文有以也哉性命之旨自漢以後儒者皆昧焉如夜不得以聞其實矣然考之春秋之際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

言性與子思孟子合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其言命與子思孟子合邾子可謂曰知命劉子可謂曰知性矣且其世雖亂而賢君賢士大夫時有所稱引往往皆先聖之微言易詩書之大旨其言仁義忠信禮樂政刑多所原本不謬於聖人或見於吳楚蠻貊之公子或見於式微小國之君散著錯出味之無窮吾以是知三代之學之未絕於春秋也於戲聖人之澤於是為盛矣然有本焉不可不考而深思也周之制天子有太學

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天子天子之王子有少學學有師傅坐而論道於王子其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莫不有師傅以論道於諸侯與諸侯之國子其鄉有校其黨有序其術有序亦皆有茂德老成之士以為之師其名於鄉黨者必校序之成材故其升於朝廷者必鄉國之名士其平日所誦習者皆先聖之詩故其臨事所稱道者皆先聖之言當其盛也春誦而夏弦家喻而戶曉其流及乎既衰矣而師傅有自淵源不絕昧於彼猶明於此失之甲猶得之乙故至於春秋

之世散著錯出者尚若此其有人也蓋先王之教爲之也夷考其時佛老之說未入刑名法術之家未興而唐虞三代之昔未火也其所爲國學鄉學之教條理本末必猶有存者於戲盛哉

楚莊王立 文公十四年

五伯之君其天資高而近於道者秦穆公楚莊王而莊王尤優于穆公此非世儒之所知也世儒之見齊桓晉文已耳主夏盟攘戎狄已耳有見於其功而無見於其德有見於其事業而無見於其性情則秦穆

楚莊幾何其不掩於齊桓晉文歟夫齊桓晉文之爲聽行止於管仲舅犯焉一日無管仲舅犯則齊桓晉文不能制一事而楚莊之臣其才皆在其下時行時止莊王常自制之然而達道者少介道者多不知而失道也有之闇道而復也甚易南轅北轅捷如轉丸封陳釋鄭辭達大度不作京觀何其仁也不追華元何其信也及其旣衰矣猶進諸大夫而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凡莊王之所以治內治外用人出政莫非從其胸中而出之往往寧厚無薄寧自處於退讓而不務與人爭故於道最近令有道德之士左右導輔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焉以進於古王之學將南面而朝中國之君長雖役使齊桓晉文可也齊桓晉文之美致飾於外焉耳秦穆楚莊文章不足而質性有餘以功言之則齊桓晉文聖人之所取也以德言之則秦穆楚莊君子之所不能沒也齊桓晉文以其功功在中國故中國之史官學士若左氏若公羊氏若穀梁氏以及國之大夫鄉之耋老莫不稱之秦穆楚莊以其德德存乎性情

之際而時見於行事之間又格於中土之議論宜其沒而不得以彰也序五伯之烈齊桓爲首豈顧問哉論其德性楚莊最上秦穆次之宋襄次之齊桓又次之晉文最下是惟知道者辨焉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 文公十六年

如先君之數附會之辭也以蛇出自泉宮故以先君之數數之也蛇非類也非類之物而以先君之數數之誣也左氏好言災應而常失之誣然又安得以蛇誣先君耶以蛇爲無知不得數以先君之數以蛇爲

有知不得繼以泉臺之毀毀泉臺不幾於怒先君乎不神其蛇無所事毀神其蛇又不可毀矣故言之誣於理者未有不自相牴牾者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文公十六年

昭公無道六卿國人皆遠之然而公子鮑厚施於國中昭公若不聞也者而聽其所為而終奪於鮑則昭公之無道惡人而已矣夫君卽無道常多所忮未有願與人國者未有見人之著然將奪吾國而甘之者然而鮑竭粟以市惠昭不禁鮑勤禮於六卿昭不禁

鮑徧恤於公族昭不禁是為燕人李箏也李季者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其妻教士裸而解髮疾走出門季曰何人也其妻與家婦皆曰無人季以為鬼也而妻浴之以牲矢夫昭公非不見有公子鮑也公子鮑之施非施於鄰之人也固著然將奪吾國矣然而不禁是不殊夫解髮出門者也使喪身死為天下笑哀哉雖然公子鮑之施危之甚盜而衣冠攫千金於市不遇能吏故沛然而去遇能吏必斃矣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宣公二年

羊斟以口腹之故不忠於御而陷華元於鄭師羊斟之無良國之罪人也使羊斟不以私憾而盡心厥事免華元於師中華元而歸其復見斟也將愧謝無地以君子事斟而恐不及焉斟不為此而乃出於惡故君子曰羊斟非人也雖然華元為軍帥而分羊不均致鬬於其御華元可謂不知兵矣君子上義武夫上氣大師之中進退由於一人勝敗爭於一事卮酒臠肉之細可以得人之心況武夫之所尤爭者將軍一

顧之榮也今將軍殺羊食衆而我獨不與恥孰大焉恥生憾憾生亂賊於其上而害及國彼武夫之所不復念也且夫詰朝之事方將深用其人而殺羊不須非以怒之乎卽偶忘其人而羊不及則忽士尤甚為主將者忽士之害甚於怒士矧其所忽者御也左右肱股也怒士者殺其身忽士者亦殺其身華元憒不知此而來羊斟之侮昧於兵者也夫將軍者已之愛妾可以賜士而況卮酒臠肉乎卮酒臠肉之間大勝大敗之機也彼羊斟者不足道而華元以此辱師華

元不可將矣雖勿贖可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殺其君 宣公二年

桃園之攻盾與穿之成謀也盾行而穿攻則盾若爲不知其事也者穿殺而盾入則盾又若爲乍知其事也者然而盾實知之也豈但知之寔是使之何則穿者盾之從子也而盾素嚴能持法穿即弑公非盾之命必不敢以開於盾猶將利盾之出以逃於刑而肯迎之入乎其迎之者固無所畏於盾者也晉非盾不能定策穿非盾不能辟刑盾之歸也晉人之願而穿之恃也且盾旣沛焉而奔矣終已不顧而去何國弗容胡爲逡巡竟上而遽復哉故不即出山者待其事也聞弑則復者慊其志也故董狐曰亡不越竟也然又曰反不討賊夫盾惡得而討斯賊乎賊非他族賊之所爲非出他人與之謀君而又討之盾之所不能爲也何也盾夏日之日也有陽惡而無陰奸方歎歎然以靈公爲無道宜廢國人皆怨之宜無異議吾固可以不討穿耳於是盾之弑昭然不可掩矣董狐以

爲盾與穿成謀於家故行不出於竟穿爲盾而攻公故反不得以討穿之弑盾實使之也陰謀而行事發而復也豈徒因其不越竟不討賊而深文以罪之哉故孔子不之易而大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信董狐也彼三傳者蓋誤會良史之意矣歐陽子駁三傳以從經余本董狐以明孔子有能知董狐之辭者則知趙盾之弑矣然則爲法受惡非孔子之言歟曰非孔子之言也左氏也

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宣公二年

嗚呼此六卿分晉之始也驪姬之亂晉無公族矣無公族而以諸卿之子爲公族夫公族者公之族也何可爲也不幾乎亂宗而斬祀乎有國家者宗强則異姓不敢覬覦無事而昭穆有序親疏有等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磐石之固也不幸有事擇其賢以奉宗廟外可以綏靖國之傷而內以銷奸軌之心若曰此先君之子孫也君其子孫則人望以歸而國中有主雖强鄰悍敵不能誰何而况異姓之臣敢有他志諸呂嘗危漢矣而卒歸於定者以有代王也王莽

又嘗纂矣而漢卒中興者以有南頓之嗣也晉丕刻
削兄弟而典午猝之齊明帝滅其宗姓殆盡而蕭衍
猝之若乃天寶之亂房琯建分封之策祿山喪氣靖
康之難孟后下康王之詔中原歸心然則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豈不以宗盟之盛衰哉況周制先同姓
後異姓天子則以伯叔昆弟為城垣諸侯則以公族
公姓為支幹所當厚為封植而樹之以為助者也晉
獻公惑於驪姬而坑群公子驪姬何知哉知樹奚齊
而已矣聽驪姬鋤公族則獻公之失也然獻公去公

族成公反之而宦卿之適以為公族救其弊而滋之
害他日六卿得以分晉者成公使之也不公族之扶
植孳息而更為之餘子公行以與卿族其於周制也
悖矣不亦謬於計哉夫世主逐世變之利而改祖宗
之舊者未有不亂且亡者也

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　宣公四年

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戲何傷然君臣不可相戲
小人不可與戲君而戲乎臣失人主之重而替其德
刑則喜不足以勸而怒不足以戒喜怒無所宜德刑
無所措則國隨之乃若小人者知已而不知人恥小
辱而忘大義戲人而勝則已樂之人戲之而勝則已
憾之上而媟狎於君臣下而暫結於朋友戲即所以
為虐也虐人即所以虐己也靈公無席塈之德而恣
其戲於小人其取禍也不亦宜乎子公欲食黿以徵
食指之動不得嘗黿則子公怍矣靈公故不與黿以
証指動之誣必嘗其黿則靈公怍矣夫怍殺機也此
怍而刃在彼矣彼怍而刃在此矣所爭者先後發耳

靈公先則子公受之子公先則靈公受之此靈公之
所以弒於子公也噫嘻殺生於怍怍生於戲宰夫解
黿相觀而笑歸生與其事焉戲之餘波也而蒙弒君
之誅於春秋戲之為德亦虐矣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宣公十四年

孟諸之役申舟戮宋公之僕而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其言似也其情非也夫申舟恃楚之強而後敢逞
於宋是故引詩以折其人焉申舟不以楚其敢戮宋
之僕乎此其所謂不吐乎剛也而非所以論於華元

也華元相宋宋役於楚者也乃不忍不假道之恥而殺申舟其言似也其情亦非也申舟恃楚故昔也敢戮吾僕今也不假吾道華元則安恃乎無所可恃而殺其使以怒楚有取亡而已矣九月之圍華元召之也其言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然寧其伐我而亡乎何如不名其伐而無亡乎且吾未見鄙我者之足以亡我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鄙我者彼之淺也不怒其鄙者我之深也爲華元者莫若偵其所由授辭關吏持節而導之曰寡君若聞子有

齊之行以大國無斷命不敢饗從者吾子已於事而復寡君願見如此則我自處於禮而以柔服剛以弱服强乃所以鄙楚也楚之羞也夫申舟先知其死而卒免於殺則德宋德宋必有助宋之言楚子先必其殺而卒出於禮則愧宋愧宋必有自艾之志楚之兵何辭而興乎由智者觀之申舟之過我則靖國之一機也而華元不忍區區之憤殺楚之使召楚之兵其生者粱肉也而茹者苦荼亭歷也斯其爲剛柔也悖矣是役也余無取乎華元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 宣公十四年

夫敵人之所忌者吾之謀臣策士也彼得吾十城不如殺吾一士然則吾寧失十城不可殺一士晉討衛以清丘之役夫豈遂無辭以拒晉乎善爲衛者卑其辭以反使者而內脩征繕厲民以自固外致楚陳之援以待之晉見吾辭卑則疑吾有備疑吾有備而兵不敢以卽動則吾國家有閒暇矣於是益撫其衆益睦其鄰固足以待晉之來而無敗也且夫本救陳而怒晉者孔達也晉討則孔達懼懼則智生而力奮當

此之時一孔達有十人之用去孔達再進十士不如留孔達且安知晉人之非忌孔達而欲除之乎況衛人非不知孔達之賢者也謀臣策士國之幹藩幹藩墮則國滋削奈何殺吾重人以說敵耶既殺之因以爲成勞而室其子悲夫衛人之謀國也吾未見其能免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古之井田可復乎曰不可復然則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不亦太甚此民

乎豐年則粟積於富人而貧者無餘蓄荒歲則耕者
無秋冬之食而不耕者竟賴年之備荒歲穀貴故富
者之貧日增而貧者之生日窘荒歲田賤故富者買
之而地日歸於富者而地日促乎日之耕者此人
也歲荒而饑以斃者亦此人也夫有田者一而耕者
百富者一而貧者百歲荒而饑以斃者此貧且耕者
也則生者少死者多矣自富人視之曰此無田此無
錢當死自人主視之則富吾民貧亦吾民也生可以
俱生死不可以獨死而況死之數什九於生之數歟

仁人可以憂矣井田廢阡陌興阡陌之敝民由於不
復井田之利也三代聖人不作秦楚之君出戰國之
政之害後世由於不法先王之意也井田則不可復
矣有王者起因乎時而權其化庶幾限民名田乎今
使爲限田之制民不得過二百畝官五品以下不得
過五百畝五品以上不得過千畝買田者皆其舊新
之數於有司有司察之限內者賦以常例限外者倍
其賦役令下之日十年爲期其有踰限者以違制論
田入官官時其價而授之民夫踰限之田倍其賦則

利薄而人不肯買於所限之外十年論罪入官則害
重而人不敢不賣其限外之田官不出千畝五百畝
民不出二百畝則貴賤有等而貧富略均有限田之
令而聽踰限者得自賣則非奪其田也可以無怨限
以十年之期而違期者乃入官則非暴於令也可以
必行如此而天下無甚貧甚富之家矣無甚富之家
而後利權不專於一人無甚貧之家而後生計不蹙
於八口故貧者豐年有餘粟而後荒歲無饑寒貧者
居鄉有世業之田而後荒歲無逃亡之患彼流民者

大抵皆無田傭佃之人也無田則不足以有室家無
室無家則鄉井不足戀而豪暴得資之以起故一人
倡呼應者雲集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賊
蓋皆起於凶年而發於一二么麼無賴之奸人遂至
於亂天下此無他故則平日耕人之田而荒歲無可
戀之業也廢井田而爲阡陌其禍固必至乎此也三
代之季亦嘗亂矣春秋之國亦嘗饑矣而曾無流民
之變如後世者井田有以繫屬之也顧井田之廢久
矣其事乖其政繁其人情不與相習殆不可復然而

限民名田以均貧富亦非田之遺意也後有君子講求而力行之上以盡代天子民之職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安兵刑以肅禮樂以興雖治侔三代可矣夫稅畝者阡陌之漸也余有慨於此故推而論之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宣公十八年

以外兵去內患此決癰之道也癰決而其人死死其人以決癰不如存癰夫癰者乘吾之元氣虛而毒我

者也權臣者乘君之不力政而偪君者也癰生補其正而疏其邪則毒自解權臣出修其政而明其禮則害自銷今以刀針決癰癰潰而毒入於內人必死矣以外兵去內之權臣權臣懼而害及於君國必亂矣故歸父之謀非方之善者也三桓之為患處於肘腋非外兵之所能除猶癰之為病生於肺腑非刀針之所能愈也危道也且三桓強歸父弱其勢不可以兩用兩用之則強者握權而偪君弱者援外而亂國三桓專而寵歸父兩用也宣公尤失之道在自強而已矣宣公不能自強而使歸父聘晉以圖三桓此機之不可掩者也晉人遠而三桓近機見而害作三桓之亂且在蕭墻矣晉人肯可與乎卽令三桓亂而晉人討公已遇害矣國且大亂矣則是外兵者決魯之癰而亦戕魯之命也宣公奈何用歸父之謀以自卽於危哉嗚呼殆矣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宣公十八年

殺適立庶襄仲之罪也襄仲之誅何可緩哉其時叔

仲惠伯嘗以為不可矣而文子乃不能救之於當時以致文姜之戚哭而過市文姜歸齊齊人之怒可知已豈文子此時曾不知其足以失大援乎不知殺適之足以失齊則是不智也知其失齊而為襄仲屈則是無勇也已為政而與襄仲同惡則是不忠也然而十有八年之後宣公則薨矣襄仲則已死矣因追其事而歸獄於東門氏以鳴已之正焉此尤不可以掩蓋者也夫文子者陽為名高而陰為趨避者也當其時襄仲才而悍則文子避之今也公薨仲死無所畏

忌而正名可市則趨之是殆欲以欺國人而收事權耳嗚呼歸父則何罪乎孰知其已不足以欺宣叔乎抑吾猶有猜焉謂仲殺適立庶其言在仲也其情不在仲在歸父也歸父聘晉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公不薨則歸父之謀必作矣是季氏之憂也公薨則歸父不可復入矣是季氏之憾也是言也殆將以報謀我之怨而申其討歟故宣叔怒而曰欲去之則許請去之也要之季文子之機深矣於其殺適也黨於仲而免焉其怨其子也則鳴攻其父之罪而逐之古社稷

之臣公爾忘私豈其然乎初襄仲謀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焉何幼君之有雖死其言勃勃至今猶有生氣以云社稷臣叔仲惠伯近之矣

左傳拾遺卷下

吳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宋文公卒始厚葬　成公二年

宋賓於周得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王制也自後宋君葬祭用天子之禮非制也華元樂舉尊其君而實陷之惡上累文公而下以非禮爲子孫導左氏以不臣討之其所以責華樂者當矣故而書曰始厚葬則以重惜殷禮之亡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如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貴於戚殷禮尚質故器用祭器

朝而殯於祖練而祔孔子屢有取於殷焉由是以推則殷人所以事死之禮必皆質而稱乎情者也宋人守之數百年矣使其禮存而不廢有王者起取而法之則百世之師也今一切以厚而加焉其典故既不足以存而殷人之意盡失雖有王者無從而考之則宋禮之亡乃所以亡殷禮也況事死之道殷禮爲宜而一旦棄之不可深痛哉夫虞用瓦棺夏用塈周殷用棺槨足以碎土親膚矣而至於用蜃炭後世必有鎔金鏤玉濕銀成河以爲宮者國君七个遣車七乘

足以象生者之爵矣而至於益車馬後世必有千乘萬騎以爲厭儀者塗車芻靈足以事鬼矣而至於用生人後世必有驅後宮閉匠人以爲殉者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足以爲明器矣而至於重器備後世必有竭上方之物移宮中之玩以爲陳者故先王防之死而不取乎厚葬也且夫爲之棺槨壙墓以居骸骨豈非欲其藏而可久哉然而盜開其寶而發之遠或易世近或數年未有不被掘者也是厚葬者召盜耳其人爲之不爲智其子孫

爲之不爲孝然則謂厚葬文公郎華樂之不臣也亦宜況四阿榦檜僭用天子之禮乎漢文帝遺詔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至王莽之亂諸陵皆發而霸陵獨完雖文帝明黃老之言儉不中禮然薄葬之安可睹也已

晉辟楚畏其衆也 成公二年

賜僑之役於法楚當敗雖衆何畏焉兵在和不在衆將士一而和則固而無敵二而不和則有間焉攻其間衆必潰矣何畏焉楚君方幼而子重市權所從蔡許亦幼君也楚以蔡許爲翼翼勁則體健翼病則體頹傷蔡景許靈非勁翼也破蔡許而全軍之氣傷焉因而乘之追亡逐北可一鼓而走楚且楚新喪其君主幼臣偪在嫌疑之際將以楚子用其衆則才不足於駕馭將以大臣用其衆則衆各有心莫之必從誠爲之設反間縱流言使其君臣相疑上下狼顧必不肯深入求戰而有自退之志因乘其疑而薄之以兵又可一鼓而走楚也何爲辟之哉郤子於此可謂不知彼矣夫楚由郢至魯路數千里大軍遠涉資糧

蔡許即無彼二蠹者其勢亦不能以久爲晉者內益固其與國而移軍臨楚因爲之壁深溝高壘休士息馬繕甲礪兵以待其倦楚倦矣必歸晉因而擊之楚且大敗蔡許不足道也荊人閉北門鄭宋爲內朝將在是役矣何爲辟之哉且夫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衆者外形也而間者內蠹也楚師雖衆有間存焉不見其間斯見其衆矣見其間於衆也何有悪哉郤子之辟楚也是役也左氏說之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衆也左氏於是乎誤

矣太誓所謂十人同者謂夫和而不在衆也楚之衆不可謂和左氏柰何以周師稱之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成公五年

梁山崩河水為之不流絳之大事而晉之大災也朝大夫不能謀召伯宗焉伯宗不能謀問絳人焉絳人為之言其禮而後伯宗知之伯宗知之而後晉人用之河流迺復然則所云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之禮伯宗未之前聞也是絳人賢於伯宗也國有賢人而不知亦大夫之恥矣

又辟重而辱焉親見賢人而辱之又大夫之羞矣卒舍其人而竊其言焉伯宗於是乎有攘善之名蔽賢之實矣蔽賢者不祥伯宗之謂歟古之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可以為大夫矣絳人非山川能說祭祀能語之屬哉伯宗辱之而失其人問之而得其言終不以禮謝焉而求其名以鷹之彼其於賢亦悠悠爾落落爾宜其為絳人之所竊笑也而去之也夫士有學古之學聞古之道而窮約以困自匿於傭販薪採者山水之外塵垢之間其人曷可勝道哉然而不遇賢大夫不得一見其中所有命也亦已矣若絳人者遇伯宗其言聞於上竟終於傭嗟乎雖姓名不傳於後世況其他乎茲君子所以深憾於伯宗也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成公六年

鞌之敗齊人之大辱也魯人釋憾於此先君國人莫不慰焉季文子豈可謂無功哉然而武宮之立則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今吾倚於暴人而號大

力者以救我大力者勝之我因而逐之非我之勝之也彼大力者也於此默焉隨其後而無媿色之可見則人不能以窺吾之淺深斯為有力人矣乃囂囂然鳴其得意於衆識者有以知其陋而不足畏也故武宮之立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二蛇者徒於國大蛇負小蛇小蛇啣大蛇之尾行而過市市人以為神也不敢殺之季文子晉人之小蛇也胡為欲獨行而自以為功耶一旦大蛇怒而不吾負則季文子不神矣況魯人固不能以自强者哉

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

謂衆矣成公六年

爲將與相者違衆非也從衆亦未必是也惟其善而已外觀於事勢之宜內決於義理之安苟善矣衆人言之可從也一人言之可從也制可不可之命者善也制從不從之命者我也我惟其善而已三人衆人非所計焉然而欒武子於桑隧之師則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毋乃從衆乎夫武子之於是役審知之矣知其可以無戰也楚伐鄭我救之而楚師還則既遂

我矣我乃侵蔡以報之楚亦救蔡則我亦可以還矣施報適相當耳何爲必戰哉故武子之從三卿從其善也三卿爲主云者殆謝晉人之辭而婉其以三卿爲衆而重違之耶抑武子之從三卿非徒善其言也知其人也知其人也聽其言故善而從之使爲將相者不能知其人於平日而雜聽一日之言則其所謂善者未必善而所謂可從者未必可也亦終於誤國而已矣夫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國士也三國士而在一軍斯武子之所謂衆矣知其人故從其言而況不戰之善善於戰乎彼同括者喜事之徒不足以謀國之大事者也

巫臣請使於吳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巫臣怨巫臣怨而吳患生吳患生而楚霸失吳不滅楚不得復霸矣夫吳者躡楚之尾而制其後者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昔者楚通上國造主齊盟怒則出師千里之外方行於天下而無反顧之憂爲以無吳患也今有人奮袂前呼將搏人於十步之間而有起於肘腋者扑挾我我

必釋其前而禦其後矣楚之失霸豈不以吳哉然而吳之所以來而兵連禍結於楚者巫臣教之也吳能用舟不能用車巫臣教之車吳能野戰不能陣戰巫臣教之陣楚之左右廣楚之利器也而巫臣盡以授之吳則是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矣楚烏得不疲哉楚疲於吳而中國暇矣中國暇而晉逞矣故吳之勤楚晉人之利也昔士會在秦晉人患之故反士會而後晉得以安奈何怒巫臣以助晉耶子重子反之罪於斯極矣雖然吳以車戰得志於楚而亦以車戰失之

使吳不能車敢出三江五湖之外而與晉爭霸於黃池之上哉吳知蹶人之後而忘越之蹶吾後則巫臣者乃其所以亡吳者也雖謂越人之霸亦由巫臣可也嗟乎一巫臣怨焉而弱楚強晉亡吳霸越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鄭伯討立君戊申殺叔申叔禽　成公十年

晉人執鄭伯公孫申爲立君之謀乃所以歸君也而鄭伯歸而討之然則前日之謀秖以名君殺耳不惟無功而有罪焉則爲人臣者其孰肯爲公孫申也哉

人而不爲公孫申人臣之利也而非人君之利也爲公孫申而不免於殺人君利之而人臣之所不利也殺公孫申則鄭國以爲戒矣豈獨鄭國雖天下後世亦以爲戒矣甚矣鄭伯之不仁也而殺忠也故公孫申之後凡三千年而有于忠肅公忠肅立景帝也先歸英宗英宗復辟遂殺忠肅其事略同夫公孫申生乎不可考乃其謀于公之所師也可不謂忠哉忠可殺乎哉然而左氏譏之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則左氏失言矣將以忠非人人所宜爲耶是有一二人者宜忠而天下人皆不宜爲忠也將以公孫申不宜爲忠耶是有人焉宜爲忠而公孫申則不宜爲忠也從左氏之言人之不爲忠者衆矣有袖手以觀其君之虜耳其猶有爲之謀而復吾君者乎故此言不可以訓也以余推左氏之意殆不直鄭伯而爲公孫悔也夫忠而悔不能以忠終矣而左氏乃教人之悔爲忠何哉嗚呼鄭成公明英宗人主之大戒也而公孫申于忠肅人臣之常師也此義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居肓之上膏之下　成公十年

國家之事莫不有肓膏之病焉病在腠理針灸之所可治也病在腸胃藥劑之所可攻也入於肓膏治之不能攻之不可而病不救矣良臣見微而知著常謀之於腠理良醫見色而知病常劾之以針灸則二豎去之若夫及時不察而使病入於肓膏是醫國者之所束手而太息也鄭封叔段祭仲展爭衛寵州吁石碏驟諫晉假道於虞宮之奇不可楚文王過鄧三甥忠之此四臣者皆將治之於腠理者也而四君不聽

也故鄭衛以亂虞鄧以亡夫病在腠理而不治者非甘於亡也是未見其病也未見其病而遂不治者亦非甘於病也忽良醫之言而不察也故有病不治侵假而至於肓膏而不救豈醫之不吾救哉失在於已之不察也雖然令人皆能察其身則無所用良醫矣令人主皆能察其國事則無所用良臣矣故善養身者無疾而畜良醫所以待一日之病也善爲國者無事而畜良臣所以待一日之患也病吾不自知良醫在側因能見之而治之亡吾不自知良臣在朝因能

見之而論之其所素信焉者有良醫良臣常代吾察而爲之救則事不殆故不恃吾無病而恃有救病之藥亦不恃有救病之藥而恃有察病之人惟至於幾見萌著而不信良醫良臣之言而後死亡之症成藥石之功廢矣夫國家之病非一旦而遂至於肓之上膏之下也在腠理不治然後及於腸胃在腸胃不治然後入於肓膏深則無救淺則不自知有病不自知而又不聽良醫之言幾何其不殆以死歟故治之不可不蚤而腠理之論不可不察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成公十五年

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不食其邑可謂賢公子哉雖然此其廉猶可能也至於諸侯欲見於王而立之而固以辭則人之所難能也春秋之世國家多難諸公子莫不有國君自爲之心焉貪其大利忘其大義或弒其父或弒其兄而爲之者不可勝數也子臧不義負芻不食其邑子臧明於義利之介矣然負芻廢於諸侯大義已剖國是已定於是焉從諸侯之請而君曹曹人之願而十世之利也子臧而立豈

有非之者哉乃卒辭焉而逃於宋不幾於求義而失之過乎曰此子臧之所以難能也子臧蓋不欲自負其初心也負芻之初不食其邑子臧之心良有所不不忍於曹太子者以爲負芻可殺也負芻可殺而吾不能以義殺之奈何而食其粟則既無意於富貴矣已乃乘負芻之誅因諸侯而得國則是利諸侯之誅負芻以終於立也又子臧之所不忍爲矣是故卒守其節而逃之夫古之人質直而好義有不難於讓千乘之國去萬室之家而難於自違其心者其天性不

可以利同也其惟子臧哉子臧之義與泰伯伯夷爭
光矣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 成公十五年
殺子山用向戌以扶公室而靖國人華元此舉處置
得宜有社稷臣之誼焉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而
不徇夫衆者也然諸桓成勢即有賢者如魚石雖無
黨子山之心而其勢衆盛有不可撼搖之象元以一
人之力有志於公室則必討子山討子山而諸桓覆

未必不助子山以拒華氏也令元見之不明處之不
決其有不逡巡而自退者乎故立意於討子山而不
回者元之勇也然而元亦能以智濟之則始之聲言
其意而奔晉者尤足以制諸桓之邪思焉諸桓知元
之善於晉人奔晉將以爲兵討矣不如止元而請討
之可以保全也元之智蓋足以用魚石故因魚石而
討子山子山討釋諸桓不問而又自止其奔則刑不
濫而人心服無激衆怒之處而有安巨室之謀五人
之不復五人之自疑而不亮乎元也非元之過也李
乃於桓族之中以向戌爲左師蓋示之以無嫌之義
而大舉其善人雖諸桓何說之辭哉是故公室强國
人韙社稷以安華元此舉卓犖光明可謂無忝右師
矣其言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嗚呼不亦
偉乎
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
不在馬可及也 成公十六年
後世射法傳御法不傳而御者古車戰之司命也顧
不重哉造父之御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轡

策在手疾徐左右惟其用之取道遠而馬不乏遇險
阨而人不顛然後射者得一志於持弓發矢以取敵
於百步之外蓋射者車戰之用也而御車戰之體也
御失其道則馬亂於下人亂於上雖發不中以拙御
而累巧射者有矣後人嘗議復車戰然而御法不傳
馬不爲用何異於截俘以輸之敵乎春秋之戰惟工
於御故莫不以車及秦之季超乘擊刺以疾戰爲勝
舍車徒而用輕騎天下莫敵焉御法遂廢今將復車
戰小戎二廣其制可考也而詩所謂六轡如琴六轡

如絲者孰從而得之且其時職御以左右者君子也明於射御之理故嫺於兩陣之間馳之有道止之有術一車四馬之命係焉若不得其法而以武夫徒隸為之惡有不僨轅而傾載者哉如之何其職也杜溷羅之論御其理精矣曰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夫顧不在馬則心馳於他心馳則手不從手不從則馬志相忤而其足亂於下非逸則蹶故可及也無良御奚以射命中射不命中奚以戰然則御法之不傳吾無取乎車戰也雖有天下者亦有御焉然吾見失其

法而僨者之多也哀哉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成公十六年）

穀陽豎之獻飲於子反媚也行小忠而誤大事詎不然哉雖然此子反之罪也軍事方殷戰且不利呼吸之間存亡之介此時不應飲帥師而出奉君而行民人以之社稷以之軍中先不應有穀陽豎夫女子小人之所以事其上者色笑口腹而已彼以是為忠我以是為愛吾饑則亟進食渴則亟進飲勞苦則亟為慰藉娛樂則亟為從舉其不良者吾敗而之他即有良者莫非奔走左右謹身為媚至於事敗家破計無所出付之倉皇泣血以殉其上如是而已然卒以危亡終何補哉且軍旅之間國之大利大害也穀陽豎亦奚以為而子反挾之來則死子反之械在此矣為將之道與士卒共甘苦所與居者戰將劍客也所親愛者計謀之士也三軍未食已不得食三軍未飲已不得飲軍事方殷而有獻飲之人此人可斬也即令子反渴思飲而武夫策臣在其側必將勉而振厲之以鼓三軍之氣豈肯獻飲如穀陽豎者哉故楚國之

敗由於子反之飲也而子反之飲由於穀陽豎之從之也穀陽豎不在無獻飲之人矣嗚呼愛慾之萌至微也而以敗國殺身可不戒哉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成公十六年）

老成之人憂盛危明焉而軍功戰伐尤其所不喜也范文子之憂晉蓋無日忘之矣雖國家無事內外帖然猶懼其君之驕而不戒以即於危況爭勝於秦楚之疆哉戒曰范文子之所為憂者以晉之中衰也而

爭霸也以諸臣之矜也而戰楚也故每發持重之論然而已取厭於諸大夫矣今戰且勝又何言歟曰此古大臣之誼也古大臣遇寵而益戒文子之憂固不在楚而在君爾彼其於厲公之性必嘗微察而深知之故欲留楚忠以爲外儆將以納厲公於道以靖其國豈在戰之勝不勝乎戰而勝則君必驕君驕而患生於內斯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故立於戎馬之前而昌言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此正古人憂盛危明之遺意而非欒郤諸子所及也他日厲公嬖於羣

小一日而尸三卿文子盍蚤見之矣夫國有才臣喜功名好事以啓人主之驕當其有事方殷才臣之所知者目前之功耳而老成人之言若罔聞知則其亂且數世不靖惟文子能戒故能保其首領以終沒於晉焉惜乎厲公之不足以知此也使欒郤諸子而亦知文子之義豈得有殺身忘家之禍哉夫老成人之言不可不思也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成公十六年

男女有別聖人爲之大防焉男女而無別亂之本也小則亂家大則亂國宣伯忌季孟而欲去之不得於姜則不可以得於公故通於穆姜以爲擠季孟之地而穆姜於是助宣伯擠季孟至於公言之而不恥則穆姜之爲國母爲已甚矣成公爲之子而不敢直於母似也獨不能以誅宣伯乎爲成公者申國刑以誅

宣伯則淫人懼而奸宄熄閨門肅而朝廷清非但以明法也止邪也止邪以遏母后之惡易所謂幹母之蠱者也宣伯誅而淫聲止淫聲止而母之醜從此而諱孝在其中矣公奚爲忍而不發乃以逐辭郤其悖命徒爲之申宮儆備而行哉夫外有晉難而內有奸人公亦不可以苟出矣出而勝則宣伯懼誅必作亂出而不勝而歸宣伯益逞亦作亂一旦殺其守而閉之門公尚得以制宣伯乎吾以爲誅宣伯當於未行之先誅之而放二公子焉法以治其外而逐辭悅色

以謝罪於穆姜則所餘者一婦人耳付之寺人侍妾
以朝夕其養而已矣如是而後可以行也計不出此
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夫宣伯獻子佻而敵者也宣
伯將亂則殺獻子獻子將弭亂則殺宣伯以及於穆
姜公之罪不反大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
貴斷也不斷則亂或曰成公子也穆姜母也母有命
不敢違故公遜辭而出焉子乃欲殺宣伯以彰其母
之醜乎曰正也正以止邪乃所以葢之也事父母者
有大過則三諫三諫不從寧得以遂已乎以正葢之

而可矣婦人之義夫死從子其母出於邪其子以正
正之尊父也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 成公十六年

國有權臣則危而無重臣則亂重臣似權臣故小人
忌之人主疑焉常欲去之以爲安而不知國家所以
無事鄰人敵國所以不敢窺伺而猝發者以有重臣
也一旦無重臣則內事外事棼然而亂矣故聲伯曰
季孟者魯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而宣伯
以爲權臣而深忌之宣伯烏知魯之不可以去季孟
哉且夫欒范者亦晉之不可無者也欒武子和而能
軍齊楚憚之范文子謹身持重上下賴焉三郤才不
逮欒范位在其下而有上人之心焉自以爲晉不足
霸也而日夜思去欒范以柄用晉國故出其嫉妬之
心而生讒間之曰與宣伯遊相爲黨而求鋤二國之
重臣以肆其欲徼宣伯之言亦郤犨之所奮胷而欲
進者也故敢於語季孟以嘗其君使晉君以季孟爲
權臣而不可釋則將返而疑欒范矣欒范之去三郤

之利也非范文子燭其機而救之彼郤犨之矢不幾
乎集於晉而兩傷之哉甚矣小人之誤國也蟲有蚘
者一身而兩口爭食則兩口相齕食盡蚘亦死夫蚘
知食之可爭故相齧以口而不知口之既傷遂以亡
其身也小人知利之可爭故讒行於國而不知國之
既亂亦終及於已也譬之身任巨室之中而忌榱棟
之大因而撼搖斲削之一旦棟折榱崩矣已亦壓焉
僑如郤犨之事何以異哉彼季孟者與魯存亡者也
僑如安得而害之或曰魯有季孟而無其君謂之非

權臣可乎曰是故乃吾所以辨也人知昭定之世季孟柄魯爲權臣而不知季有文子孟有獻子之爲重臣則是以其子孫誣其祖父其亦不能論世已矣嗚呼重臣權臣之辨國家治亂之機也人主察之哉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成公十七年

生死有命焉命者實也生死之期得之於實數曾是可以祈而死乎死可以祈而速之然則生亦可以祈而久之乎何文子之愚也顧文子所以爲此者有深憂焉君幼而侈羣嬖在內位高而偪三郤在朝羣嬖

不能於三郤則將譖於君而殺三郤殺三郤而憂欒范之討則將因三郤而及欒范矣文子憂其君其君不能以修也憂三郤三郤不能下人而自飭也君不修則羣嬖終不得去三郤不自飭則國難終不可弭羣嬖三郤爲賊於國中勢在必亂而范氏介然雜於其間及其既作未有不及我者也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況國難乎而巨室大卿有能免乎憂之深計無所出故憤焉而祈死激也其死不死未可知也會其卒去祈不遠左氏因丞書以徵之則左氏實誣矣夫祈於成十六年歸自鄢陵之日而卒以次年之六月戊辰其時相去雖不遠然既已改歲易令矣人孰無死安在其出於祈哉左氏好言禨祥禍應卜筮兆夢之屬而多失之誣此左氏之蔽也文子憂憤而爲之左氏不宜附會而書之也若夫杜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乃以戊辰之卒爲自殺則預之說愈以曲而厚誣文子矣范氏父子有勳晉國而謹身退讓恂恂如不及非有仇於羣小如三郤也厲公雖侈其君臣之間未有嫌疑也何爲自殺哉吾於范文

子之卒見杜氏之尤誣於左氏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 成公十七年

鮑國忠於鄰國之家而復之吾國以爲大夫世俗之所疑也而齊人行之其猶古之道也歟後世則鮮矣是時去古不遠先王之教未衰人各明於君臣之義忠信之常內不背自違其心而外畏天下之清議苟事一人必盡其事之之職無有二三故士有以故去其國而仕於諸侯者亦一於所仕而不偷焉若士會之在秦伯州犁之在楚皆是也然而得復入於父母

之邦以事舊君則又爲之盡其職分終不輸情於外
古人之所以自立者固世俗之所不識也若夫後世
君臣之間不勝其嫌疑雖一堂之上城府畛域判若
敵國故賢人不能以自安而佞幸詭隨之徒皆應皆
對俱進俱退以希其君之意則忠不見信直不見容
而有道之士趨而避之矣蓋自申韓以術教天下之
君人者使之如天如鬼以御其下後世之主嘉而從
之至於言用而身棄功大而族滅其流毒旣深遂不
可復返故上不得以盡臣下之用國不長治祚不久

延法術之禍於斯爲極而世主不悟也彼齊人所以
復鮑國者以其忠施氏信之以道也道無二忠於彼
者亦忠於此故齊人行之夫古人之所恃天地之經
也生民之性也植其常經崇其天性於以維持世教
金石可敝而此義長存斯教忠之本哉我以術伺人
人亦以術待我機詐所底卒爲禍階人主何賴於此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成公十七年

大臣有功則忌生大臣相忌則讒間行而羣小得志
其卒也俱傷而敗而國亂故國之亂由於羣小之肆
行羣小肆行由於大臣之不和大臣不和由於獨有
功而或忌之大臣和於上則小人之言無間以入即
有反側之子將伺變而竊發者大臣政柄在手同心
協力鋤而去之以靖國家不難也漢諸呂之孽可謂
盛矣而平勃深交無間卒以鋤諸呂安劉氏乃么麽
沙蟲虺蜮之流豈足以發難於朝堂之上哉厲公多
外嬖一朝而尸三卿晉國大亂嬖幸之禍於斯極矣
議者莫不病厲公而欲食胥童之肉以爲禍所由起

也余以爲殺三郤而亂晉國欒書之罪爲大胥童夷
之鄢陵之役欒書爲帥將自以爲功者也而郤至以
六間明其敗遂以有功書由是深忌焉處心積慮必
除三郤而後快故因公子茷而譖之使郤至於周而
徵之於是厲公之所以殺郤氏者牢不可破矣羣小
知之故發難於郤氏而無所忌使欒郤深交而無間
大臣方和小人殆不敢發即發有欒氏之救郤氏必
不敗欒郤共起而誅賊則一朝而尸者胥童長魚矯
夷陽五此三人耳豈得在郤氏哉然而郤氏卒遇難

者欒書爲之也鄢陵之功忌之怨之而假手於胥童欒書之志也嗚呼悲夫郤子之有功乃以爲戮也夫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成公十八年

陳平周勃共誅諸產殺惠帝假子迎文帝文帝入至代邸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上璽綬而文帝南向讓三東向讓再使劉章淸宮郎是夜拜宋昌爲衛尉主禁軍此其舉動足以定漢室王天下矣夫國有內難大臣方持柄握兵雖來迎新君其志意搖動未有定國人匈匈今不與推心

置腹則物情自疑無道以駕馭鎮服之則輕我而生其侮亦終於不靖故將入未入之際一言一動必有體要不得苟且而就其利也是道也數百年相望後惟漢文帝前惟晉悼公得之當時欒書中行偃實弑厲公厲公雖不仁君也書偃爲其臣而殺之而迎周子廢立之權書偃操之矣蓋厲公失馭臣之道而後遇於難書偃有無君之心而後果於廢立彼其於新君共命不共命未可知也使利其立我而貿貿就之他日何以必其能用命耶故將入未入之際不可以苟也而周子進大夫而謂之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大哉言也其于君臣之義明矣又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顯與之約其於事機之會斷矣服之以大義而決之以初機是之謂君則諸大夫國人聞之而莫不願奉以爲君雖書與偃曷敢有他志夫然後誅賞得以行而舉錯無所阻故旣盟而入逐七人而奸除位六官而善舉更政布令而國人從悼公之所以復霸余以爲其覩兆見於此矣烏有能君而國不治國治而不霸諸侯者哉夫載重者牽馬推車則日

不能三舍登車焉而秉轡振策則駸服並驟日取千里駕馭之道得也悼公御得其道書偃雖强能不竭蹷而共命哉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公二年

城虎牢可以不戰而服鄭矣何則戰之勝勝於一時且又未知戰之必勝也鄭可以成亦可以姑不成虎牢旣城十世之患也靜則居守動則出討晉逸而肆鄭鄭安能支致鄭以不能不服之勢而鄭能不成哉然而孟獻子所以爲此策者則以紓魯也晉楚爭霸

鄭處其間譬如戶樞一闔一闢莫不在鄭楚强而有鄭則楚霸晉强而有鄭則晉霸晉一日不有鄭則東諸侯之從晉者一日不得釋兵車之賦城虎牢則供一役之費而有十年之安鄭不叛兵不出矣此晉之利也故獻子爲之漢趙充國定屯田之策罷騎兵留萬人屯田羌中明年罕羌先零之盟壞諸羌降漢兵解充國振旅而還亦制之以不能不服之勢者也城形勝之地樹屯田之計以制頑寇其法畧同兵志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有不待於戰者也虎牢

城鄭安往乎

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　襄公三年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拜謂朞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諸侯覲天子然後稽首五等相朝不稽首康王嗣位王出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魯晉兄弟也雖晉爲盟主有功於魯然天子在焉魯公稽首於晉侯何以禮天子此失禮之大者也且我宜爲禮亦宜處人於禮今以非禮事晉侯是處晉侯於非禮也知武子辭之知武子知禮哉孟獻子相魯君而不以禮聞於諸侯非所以强魯也噫嘻魯之弱而不復振自此始矣夫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襄公三年

魏絳以亂行戮揚干之僕與田穰苴戮莊賈同皆所

以肅軍政而威衆也政不肅則衆玩而無威刑行於小人而不行於貴人則衆不服故田穰苴用之莊賈魏絳用之揚干並可謂知兵哉然魏絳之戮揚干也以法因其亂行而後刑之正也使揚干無亂行之事軍中皆用命之人則魏絳莫之必戮矣故羊舌赤救之晉侯既而謝之以佐新軍國人咸服庶幾刑而無刑者也田穰苴自以起卑賤爲將軍恐不足以明法而用其威於是乎請莊賈偕行而爲日中之約逆知莊賈之不如約也則先有意乎殺之矣夫欲行吾之

威而以術殺國之貴人其以之集事者一時之權也而因之樹仇而蓄怨者亦不旋踵之患也故田穰苴卒以譖廢身死而魏絳在晉以賢聞於諸侯世爲國卿其身享之視田穰苴何如哉軍政雖嚴蓋用刑亦有道也殘刻少恩又所當戒云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古樂之亡也久矣而頌先亡非頌獨易亡也天子失政諸侯僭樂用之失其序則亂凡物未有亂而不亡者頌先亂是以先亡乎王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賓拜受爵奏肆夏賓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之謂周之頌而用之天子之朝廷宗廟燕饗祭祀之樂也自周之遷天子失政所用非其人所舉非其事樂乃亂樂亂而頌亡頌以述盛德之形容故先王有頌後王無頌世無文武成康雖有詩樂不可謂頌也宋之頌以祀商先王有其德無其位雖存猶廢魯之頌以祀僖公其名頌也其實風也侯而用天子之禮樂焉成王不宜賜魯人不宜用孔子父母魯國因之而不改耳豈真清廟絲衣之倫乎由是言之頌固先孔子而亡矣及孔子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徒考其殘闕失次者正之以存於魯然不能上諸王室下於諸侯使之復周初之制也又況孔子既沒新聲益出秦火橫暴學士莫習其器時君厭聽其音古樂安得不亡哉而

文中子欲以漢大風天馬魏晉樂府之曲續之何其陋也古之頌以聖人之製作形容聖人之德功辭嚴意密得天地之中聲廣大而和平非擬議所及蓋專家世學未之易知也文中子續之何其陋也

定姒薨不殯于廟 襄公四年

定姒成公之妾襄公之母子爲國君母以子貴喪禮宜厚而中朝之議欲不殯於廟無器備不反祭是以妾終之也其子不君而後可惡有其子貴爲君而其母以妾終者哉雖其時齊姜在嫌於並尊襄公幼不

知斯禮然主事大臣不可不深思也如以薄喪之既失禮於當時亦貽疚於日後故匠慶謂季孫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匠慶於是乎有大臣之識矣其後呂夷簡師其智以處李宸妃之事由是夷簡受知仁宗在政府十餘年寵信不衰焉雖夷簡爲相任術操縱多所可議若李宸妃一事則真相才也其告章獻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立悟詔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責者莫謂

我今日不言也於是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殯於洪福院其後仁宗見之乃釋然於章獻之政季文子見不及此國家大禮大議乃得之於匠氏則其識度之遠有不若夷簡者矣夫堆於相者其所知常遠於人惟遠故不忽於目前而有以善於十年百年之後彼夷簡者亦其人也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襄公七年

國君立太子以嫡以貴所以息亂也惟嫡與貴則以世及之常制之而羣公子不敢以爭故亂之生每由於舍嫡立庶舍貴立賢而嫡貴之是立則不至於亂此國君立子之大法也若夫國卿立子惟賢爲宜卿大夫事君而涖民者也非賢不可以事君非賢不可以涖民嫡且貴而賢家之福也君之賴也民之庇也立之固宜不賢而嫡且貴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雖立必廢且夫不賢之人未有能終者也恃寵而淫違於君而虐於民覆宗滅祀先世之鬼由之而餒則立之之日即爲禍胎豈所以保家而有後者乎故國卿之立子不必

嫡與貴惟其賢而已賢者既立上則有君以植之而爭者有所不敢下則有民以戴之而奪者有所不行故立賢者安且久而必嫡且貴或熊狀而豺聲或殘人而黷貨則吾未見其能終者也韓獻子老舍穆子而立起以其好仁歟子其知道乎夫仁民之主也立子以仁其長世大宗也宜哉

國亂無象 襄公九年

宋有災晉士弱論之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然則國治而反有象乎天且有災其國亂顧不可必知是天

之災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方大治而天且有災吾可以知之是天之災亦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自治亂天自災祥天毋乃頑然於上而不足以制下國之命乎士弱之言非所以訓也宋將災而樂喜先爲之備殆以天象占之分野辨之而知其必在於宋歟司城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備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其爲備如此之詳也故及災而國無虞樂喜豈不先知之哉藉使不可知而爲此舉動勞民廢財其卒也不應不亦執事之大咎乎余以爲惟國亂故可知國治乃不可知耳國治賢主在上賢人輔之君臣一德下有以養育民生而銷疹毒之氣上有以感格天意調燮陰陽息災致祥則術家之言不驗水火之變不生有非有司所可必知者若國亂則災必至禍必作豈反不可知乎故士弱之論非其當者也且晉君咨事於臣士弱不能儆戒匡導之以引君於道尤失陳言之義其亦不足以訓後世矣

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　襄公九年

仁戰之本也上之待下也仁而後下之事上也義不仁而取必乎下之義曰殘殘則怨怨則無義義者報仁之謂非徒以下後上而謂之義也爲將者知下之有義而以刑取之是我棄其義而又求之耳棄其義

而又求之者雖有勇吾得而用諸勇生於下之義義生於上之仁不仁未有能用其勇者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歸老則保其尊親歸幼則不絕其世矣有疾者衆憐之而戰忌之居疾於虎牢則能恤其生矣眚者過之小而可恕者也人負小過將疑上之刑我而懼焉必刑其小過將怨上之不恕我而懟焉懼且懟皆生亂階然而赦之則感激而有赴敵之氣矣凡此者皆仁之屬也可以戰矣且夫兵在精不在多羸雜而不一非所以致勇也吾將用衆以鼓於

敵而有老者幼者疾者眚者爲衆之病一朝而臨陳病處受傷全體爲累敗之數必自於此晉人預省而悉去之是故一而精焉以馭義而行乘勇而出有不攻攻必取有不戰戰必克而鄭能弗懼乎蓋仁之致勇也深於刑義之勝敵也猛於戰古之良將皆知之句踐哺孺投醪吳人以滅吳起分食吮疽秦人避之孔明垂泣行戮六出不敗其體仁不同而所以作義致勇者率由於是故曰仁者無敵也夫三代行師仁義之道後世不屑遠矣然跡其勝敗所由失其意者

常敗不失其意者常勝何哉抑亦未之博考矣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襄公九年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才之謂也國小而偪介於兩大國之間無歲無事非人才其疇以濟矣晉帥諸侯之師以服鄭鄭之不足以支晉豈顧問哉故十二月己亥之盟所不能綏者也楚不來亦盟楚來亦盟然而弱喪不振唯訶隨人俯仰乞憐以受其盟則晉將以我爲俎上肉矣鄭何以自固於晉且楚而討又何以即安於楚而無作乎今日之事成盟易爲後日地難惟此時可以觀才焉晉無聞吾言不可以入有聞而言不當機則辱國而諸侯易之壯哉子駟之趨進而兩盟之也士莊子曰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即曰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士莊子之言有間於是子駟乘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即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荀偃之言有間於是舍之乘之鄭人之壯晉人之餒也故兩盟而退晉人不能屈焉吾見其時鄭國之才多於晉與諸侯而已矣其能崛强兩大之間而不泯其社稷也有以哉夫使鄭伯端冕鳴玉而入諸侯之會一進一退如遊無人之境者子駟等之力也國有事非人才不爲功觀鄭國之有子駟等以應諸侯嗚呼盛哉不易得也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向戌焉 襄公十年

賢人之所守非其義也一簞食一豆羹不受於人而

况封國乎荀偃士匄賢向戌而好之將以偪陽致其好賢之意二子之懿也雖然古之好賢者富而能備其禮則酒醴以饗之筐篚以將之笙簧鐘鼓以樂之小雅鹿鳴之詩是也貧而不足於禮而有所不能已於賢者則姑爲之飲食以達其情作爲歌詩以道其意焉賢人之所重旣不存乎賄贈而主人親賢之道莫大於誠意相通故古有好賢而貧不能致其人者嘗爲之賦詩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而後之君子未嘗不嘉

其意而歎此人之能好賢且我好其人而有所與之又當度其人之可受否也可以受而後可以與不可以受則是與之以所不可受賢人烏得而受之如受之亦不賢矣伐人之國非賢人之所嘉也而以封賢人豈有可受之道哉吾聞賢人讓國不聞伐國吾聞賢人辭有功之封不聞賢人受非禮之賜偃與匄之爲此不亦過乎向戌而未與聞焉向戌不失爲賢如知之而聽其勸諸侯於偪陽則向戌亦鄙矣或曰晉人滅偪陽向戌不受焉殆不知乎曰勸諸侯以自封雖不知固不可受也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襄公十年

率諸侯之師頓於堅城之下久則力屈而軍心懈弛不能善其後必生他變偪陽國小而城固自四月圍之至五月庚寅力且屈心且懈非偪陽亡命乘我師軍中自變此主將之憂也退則爲天下笑進則師玩而不震其法非斬將示威以厲之必不能破然而晉人主兵也所從諸侯兵客兵也客渙散視我爲進退

將殺客將衆必不服適以失諸侯之心有用吾士以作之威而已矣知武子蓋能知之而未有以發幸也荀偃士匄之請班師也故武子爲之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而曰七日不克將於爾乎取之乃所以激吾士而用之也且夫二人者旣繫晉將而又實始難之人不得辭其責今獨責二人則客兵服主將之明可以不戒主兵懼其將之誅莫之敢偷五日而滅偪陽非荀偃士匄之勇也知武子之怒以成之也不然力且屈矣心且懈矣不武而爲天下笑雖食二人之肉

奚以蓋此耻乎故夫主將之道謂之握機一喜一怒必以其時武子之怒武子之作意而爲之也兵道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襄公十一年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其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不幾乎驅國之人而盡歸於季氏乎夫刑賞威惠者人主之大柄也兩握之則安偏失之則危爲人臣者或勸其君任刑則非徒使國人畏其君也已

又以之市惠於民故惠在已威在君而民心屬於私家矣田常之小斗入大斗出是也或勸其君任賞則非徒使國人仁其君也已又以之取威於民故威在已惠在君而民力趨於私家矣司城子罕之請當誅罰是也齊宋二君惟各失一柄於其臣故齊國奪於田氏而宋君劫於司城季氏有甚焉其入吾軍者公無征也則既以惠求之其不入吾軍者公倍征也則又以威毆之用公之惠所以致國人於其家用公之威亦所以致國人於其家如是則威惠之柄俱不在公矣夫人主之刑失之其臣則民有出氣之患賞失之其臣則民有圍池之患若刑賞俱不在公所謂政雖大夫祭則寡人也不有其政而有其祭則亦可以使之無祭矣今不役於季氏者公征之而役於季氏者不征何異於不朝季氏者公刑之而朝季氏者無刑哉噫其甚也魯可謂無人矣若猶有人曾是季氏之邪而勿之討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 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而子展之謀曰與宋爲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是謀也何其譎也春秋之世凡言交鄰者必曰禮曰信而鄭之譎如是其何以立於晉楚之間乎議者遂以爲鄭之所以數數被兵者失之譎也是殆不然君子之謀國因時而動審勢而有爲惟變之適而不主一成之見然後事濟而國安况鄭間於晉楚晉楚爭霸以吾爲賭注晉楚未嘗出於正也鄭朝與晉則楚夕來及與楚之後楚又不終維晉亦然爲鄭者而一於信如晉楚之難恃何故

子展不得已爲與晉之謀出於譎而不疑乃所以爲固晉之計也於時晉强於楚治於楚子展熟算其事勢而曲折進退以致晉鄭之成葢有苦心焉曰工於謀國而已矣譎非所恤也夫譎道之不可用郊門之內國門之內朝門之內於是乎廢之曾是强鄰悍敵狡焉虎視狠顧於吾而曰此非禮非信不宜用將爲禮爲信而輸之國乎是謂腐矣腐者敗也腐儒未有不敗國者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襄公十一年

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投延於濮水之上其聲不絕於人間而鄭人得之變雅樂爲新聲遂擅一時國君莫不好焉非謂其詩淫也其所謂淫殆在清濁大細疾徐起止之節乎聲之感人接於氣而動乎心古樂淡故感人心而和平鄭聲淫則敗其莊敬之氣而生人邪僻之心故不可以不放也其時自鄭人爲之不惟用於其國而已又以其樂人賂諸侯是以四方之國莫不有鄭聲焉亳之役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三人尉氏司氏之亂賂宋以師伐師慧二人然則是聲者雅南之賊而鄭人之所沾沾自喜者也以之自喪又以媚人而人心有不喪四方之風俗有不敝者乎孔子曰放鄭聲放之爲言同於四凶猛獸之刑誠深病其毒天下也或乃以男女贈答之詩當之夫男女贈答之詩豈獨鄭風也耶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盍之 襄公十七年

爲國者務刑賞人以示威此法術家之言儒者所不道然先王之道賞加於有功刑加於有罪姑息之政

適以釀禍而名亂知治體者所不取也惟其罪而已矣何大臣小臣之有大臣有罪葢而不誅何以責小臣人臣有罪葢而不誅何以責百姓百姓有罪則必誅之人臣有罪則不誅無以服其心矣夫刑非人主之私物也出於人心其所不然於是乎有刑以一之其斬輕左右常以人心爲之度故足以弼敎化而佐禮樂如曰此主上之私物惟其意而莫予議則是刑者乃所以壞禮敗度而亂天下之具也爲國者奚所取諸而堯舜文武之朝皆必設其官於盛明之世哉

向戌相宋國而不知用刑猶未免於時卿之私見也烏得賢華臣之爲亂也弱皐比殺華吳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則華臣之罪無所逃誅法不容舍矣戌儼然爲宋國之政執之可也殺之可也從宋公之言而逐之可也雖逐之已爲末減何爲舍之哉且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尤可謂邪說者矣大臣近君而偭守藏守法宜倍於他人大臣而無禮無法君將安在小臣也百姓也去君也遠其地層累而至於君故其犯上侵位亦層累而后及於君若大

臣者股肱也一旦無狀横肱伸股而及於君矣故法之所加必自大臣始今戌曰臣亦卿也不如蓋之然則凡爲卿者而有惡莫不蓋之乎然則戌而有惡尤其宜蓋之者乎故曰邪說也使宋公明治道能用刑誅華臣以亂國之罪訶向戌而數之以蔽奸偷法之過當是時宋弱可立強亂可立治然而聽戌邪說失之華臣惜哉惜哉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襄公二十一年

嗚呼黨錮之禍烈矣哉而自晉范氏錮欒氏始甚矣宣子之不智也我惡欒氏我亦欲人之惡欒氏我逐欒氏我亦欲人之逐欒氏極之天下無容欒氏之地欒氏亦死耳欒氏而不甘於死既不容於諸侯勢必激而復入於晉晉之亂以欒氏欒氏之亂以范氏錮欒氏然而范氏之危僅而能免不幸而敗則殺其身以及其君欒氏之刃奚翅范氏之手劍而自剚也且夫我則錮之齊則縱之抑亦見人之不可以強邀矣小人之毒如蝮蝎然放之藪澤則逝而無事手自摸擊則反而螫人蝮蝎雖死人亦中毒故錮之則小人

知必死知必死則計無復之未有不反而螫君子者也況欒范以前從無錮亡臣之事得罪於秦可以仕楚得罪於魯可以仕齊猶有古人忠厚之道焉而以范氏之故獨錮欒氏固非衆人之所允也故欒氏入曲沃其人有感慨泣下者然則欒氏之甲非吾激之而誰哉則甚矣宣子之不智也豈惟不智又不仁逐欒氏以未形之罪而殺箕遺黄淵嘉父等十人以爲此欒氏之黨友也盈且無明罪何況十人十人之誅徒以其黨友耳則是以欒范不協之故而並開黨錮

之端以啓千古君子小人之禍使他日梁冀得以殺杜李章蔡得以竄元祐諸賢小人以收其權而重其威君子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卒以亡國敗家相隨屬而不可救其始之者范宣子也嗚呼黨錮之禍烈矣載在史策昭然炯戒而後之人方師其智而用之未有艾也彼范氏者詎得免君子之誅哉

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襄公二十二年

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則奈之何曰棄疾言之矣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斯誠

知義之分者也及子南受誅三日而後請尸不奔而自殺其衡量於君臣之義而終之以死吾於棄疾乎何尤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能如棄疾焉可矣雖然棄疾忠於君猶有所未盡於父父有過子有幾諫之道焉子南之一後久矣其臣觀起至於不加祿而多馬則其所以不得於君者豈一日之積哉幾見焉而諫可也諫而不從廣譬曲喻而再諫又諫不從陳利害垂涕泣而道之雖爭之以死不失爲仁於父也況君之向我而泣其前此矣則君未始不微示其意於我以庶幾子南之一改焉且夫薳子馮踵子南之轍有士八人亦無祿而多馬徒以申叔一言幡然而改之王以安子馮之寵方盛而無嫌也申叔察友非有父子之親也然而一言而改薳氏卒以保全則使棄疾而能諫子南宜其能聽者也而前後不聞一言豈子南固至愚極驕愎而不可諫者耶抑棄疾生平不知有諍父之禮耶不然何其忍於父而甘於死也天下之事有可付之一死以塞責者有雖死不免於君子之議者爲臣爲子不能明理以求仁義之歸

而卒乃塞責以一死是亦小夫俠士硜硜之行不足以與於事君事父之大道也棄疾之死可不謂勇於義哉然曰吾與殺父行將焉入其言亦可悲也嗚呼斯即其所以未盡於父者歟

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襄公二十五年

忠孝禮義所以名行也非徒言也自後世儒士讀書記誦爲文章其言必依於經忠孝禮義煥然於口而行衰矣忠孝禮義古人於事乎見之今人於言乎見之言與事判而爲二尚復有忠孝禮義哉春秋之士

不必多言而實見於事小臣野夫率爾出之往往合
道則固無師傅之在前史矇之在側稱古訓舉書冊
以相勉者而後世詭隨阿黨奸名犯分之爲多出於
儒服淸言之子亦可羞也陳侯之難有賈獲焉獲載
其母妻本以逃死也遇公而下之授公以車公載之
載母辭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夫方在兵難是生死之
閒也君在母亦在有尊親之疑也身與妻俱又公私
之介也然而下而授公忠也扶母以奔孝也辭並載
以明男女之別禮也不私其人惟公之免義也急難

倉卒之下不思不慮而有君子之道四賈獲豈褎冠
傳帶文言莊論之儒哉雖有褎冠博帶文言莊論者
爲之稱銖而較兩佈扶而度寸不過如此而況或失
則過或失則違徘徊躊躇猶有大不若獲者也賈獲之
義千古羞之豈獨司馬子桓哉

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襄公二十六年

嗟乎爲世子者欲速以謀亂此必無之事也而小人
之言也可不察哉可不察哉宋平公之於太子痤也
日爲我子又何求此言當矣然伊戾對曰欲速則又
聽之於是囚太子何其不察之甚也古之求爲君者
或在介弟或在強宗或在權臣或在庶公子彼其素
分無此位也故生其不臣之心而出於篡弑之計若
世子繼父之體有儲君之稱無論賢孝仁恕知禮讓
者斷斷無他意即才在下中性稍愚戇不識居儲之
儀者亦未有不知爲君之有日而不必欲速以取惡
於父者也此人情之至凡爲人者莫不有之莫不知
之故曰爲我子又何求者此其所明也平公亦察之
以此斷之以此而已矣乃若小人之害太子者何所

不有無寵於太子則怨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
則懼而求所以害之無寵於太子而有寵於他子則
謀立所寵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而冀固於國
君則巧媚於君而求所以害之大臣惡太子則使小
臣陰間於宮中而害之大臣惡太子而有所附於內
寵則使女子小人合搆於君而害之大臣惡太子小
臣願結於大臣則希大臣旨而又害之寵妾欲立其
子謀於小臣則結大臣而害之寵妾欲立其子大臣
不從則謀於小臣以害大臣而並害之害太子者如

此其多途也然而計其能必行於其父之諧不過一言而已曰欲速夫欲速者對爲我子之的而發者也爲我子則必爲君必爲君則必不反必不反者不可誣以反於是乎以欲速徵其反故欲速云者小人之佞詞也以反誣太子不信因而以欲速激其君也儲君之地尊矣貴矣其用富矣速亦君不速亦猶君也何爲欲速哉苟非貪淫暴侈躁妄之甚者未有急於爲君者也使其子而貪淫暴侈躁妄之甚父豈不早知而灼見之又不待左右之口疑似之隙而後决矣

是故國君疑其子不如察其臣疑太子不如察衆人伊戾者惡於太子痤者也太子惡之故惡太子以陷太子於惡欿牲盟楚卽不可知其嘗惡於太子則所素知也向戌者惡太子者也惡太子故因伊戾以陷太子於惡欿牲盟楚卽不可知太子美而很常爲朝臣所畏則所宜知也夫人棄者生公子佐而忌太子者也生佐求立而忌太子故因伊戾以陷太子於惡欿牲盟楚君未之知夫人安從而知之而况其有愛子歟爲平公者少逡巡焉而察於三子者則太子痤矣且平公曰爲我子又何求今欲破欲速之言請卽以是破之可也晉申生死於驪姬申生不反也衛伋死於宣姜伋不反也漢戾太子逼於江充戾太子之反誅江充也唐承乾激於魏王泰承乾之反誅泰也故平公後悟而有伊戾之烹武帝後悟而有思子之臺誠悔其未察也如察之雖以德宗之猜忌而知太子之無他况明恕之君哉嗟乎前史所載若此類者多矣爲太子害者非伊戾也則向戌也非向戌也則夫人棄也如之何不察也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襄公二十七年

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忠而知禮矣申鮮虞之奔也不仕崔慶也僕賃而喪公不忘君也然則申鮮虞之義可以爲人臣律乎曰可余於是不能無討於晏嬰焉使嬰而愚人也君子所不道也嬰學古論道廉約自修飾相三君知政爲齊顯人而崔氏之難不死不亡乃曰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何其佞口者歟且夫社稷與君爲體非二物也人弑其君謂之非危社稷可乎而猥以社稷屬之

已以其君屬之人曰我社稷之臣也非君之私暱也則是嬰之於公久矣夫路人視之矣故當其君之難而路人自處焉不討崔氏可也與崔氏同朝而祿可也全其身而已矣保其位而已矣已不能死又教人以不死已不能亡又教人以不亡旣飾辭於一時夫且以之欺後世嬰之罪豈得在崔氏之下哉爲嬰者能則關崔氏而死之不能則爲申鮮虞知國之有爲申鮮虞者而并蔽之以佞辭嬰之心尚可問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　襄公二十九年

季子所謂思而不貳者似指正月小旻小宛無將大車諸詩所謂怨而不言者似指小弁谷風大東北山諸詩故曰周德之衰云是說也余嘗疑之魯備六代之樂而周之詩未經刪定時篇什最繁季子爲過賓於魯請觀焉若詩自關雎以迄頌皆徧歌之舞自韶以及韶皆徧作之必非一二日可畢若閱有數日左氏不應畧其日而不書其歌詩聽樂恐非一日之事亦恐未必盡歌而徧聽之然則季子之言詩不可不

折衷也而余於小雅爲周德之衰尤疑之夫小雅之正爲鹿鳴白華彤弓諸什其變爲祈父小旻北山都人士諸什其變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先王之遺未泯也而其正者則皆周初燕饗好合之樂歌文武之政在焉不可謂思亦無有怨烏得爲衰耶蓋自王迹之熄鹿鳴廢而后和樂傷焉四牡廢而后君臣離焉皇華廢而后忠信缺焉棠棣廢而后兄弟賊焉伐木廢而后朋友怨焉天保廢而后福祿缺焉采薇廢而后征伐隕焉出車廢而后功力毀焉杕杜廢而后師

衆潰焉魚麗廢而后法度弛焉南陔廢而后孝友衰焉白華廢而后廉恥亡焉華黍廢而后蓄積貧焉由庚廢而后陰陽失焉南有嘉魚廢而后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焉南山有臺廢而后國家之基墜焉由儀廢而后萬物失其理焉蓼蕭廢而后德恩薄焉湛露廢而后萬國離焉彤弓廢而后諸夏衰焉菁莪廢而后禮儀喪焉其未廢也人倫以序國政以敷民事以和萬物以育蓋周德之盛也豈曰衰乎知言如季子必不誤至此余以爲訓詁者之失也古文一字而數

用者如祭蔡焉悉亂治刑型之類不可勝數而衰也
者差也衣也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晉伯音之對
王亦曰遲速衰序於是焉在仲季子所云其諸周德
之衰乎小雅爲周德之衰猶大雅爲周德之盛也不
然小雅者豈天子以饗元侯豈朝廷以燕嘉賓季子
安得而衰之

絳縣人或年長矣　襄公三十年

弔詭之民治之賊也爵不得以貴之祿不得以富之
位諸上則衆效其行以亂國俗處於下則高其名以

爲執政差惟先王之政教不行於天下道德不一風
俗不同而後賊民興焉以爲莠於鄉閭之中有王者
作固其所必誅者也趙太后問齊於陵仲子而曰何
爲至今不殺也千古快之雖趙后不足以知先王之
政教然而制國齊民亦庶乎其意焉絳縣老人年七
十三云爾而詭其辭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於數識之
如此其詳矣顧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則誠弔詭之
賊民也趙文子不知爲政之體乃從而謝過而欲官
之非所以一道同俗也且好異之人巧於辭而拙於
官彼其高論曲說以譏執政得失若可聽者使之任
官受事往往齟齬蹶失其度序爲斯民病雖官之
奚益於治況其人尤性不樂官徒無事放恣日爲異
以自適而已矣故文子不官之爲是官之爲非夫爲
政者惇典庸禮導百姓以生人之常以相安於日用
飲食則先王之意也弔詭之民王者之所誅也而又
何官焉昔絳有二異人一挽車重人一老人而重人
者知理道識典禮其諸古之逸賢者歟吾嘗惜伯宗

之失之也

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昭公三年

嘗如毒蛇惡草截其尾披其枝而不致之死及其復
莛也尤害於人盧蒲嫳奸人之桀者老則愈毒詎可
使之復入哉崔慶一也而嫳爲慶謀曰崔之薄慶之
厚苟利於已莫顧義焉而助成彊之難而滅崔子之
家凡慶封所以弒君賣友亂國之爲皆自嫳贊之嫳
之罪深於慶矣當慶封之敗也謀國者不顯誅之而
放諸境內可謂網漏吞舟之魚是智者之所憂而不

能釋也彼所以野伏而老者特去國喪位事權不在其手屏息懷奸未之發耳入則烏有不出其辛螫以毒人者乎而齊君哀憐其言將復用之則二惠殆矣是故子雅因其求入而放之燕蓬惡之道宜如此其愼而決者也如不忍其老而復之是調停之陋説而取禍之厲階耳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嫳之在齊野也羸豕也然而繫金柅之繫終有蹢躅之凶彼且哀號乞憐以圖一日之攸往而肆於人吾又奈何其拾之也宋熙豐黨人董

蔡林鄧為之魁以小人之心而有小人之才幸而被黜雖竄之至死可也自調停之説興而蔡鄧復入進紹述之言逐元祐之士范呂蘇劉諸君子旋受其毒而邪正相爭常之反覆遂成南渡之禍豈不以除惡之不盡耶智哉子雅令其處宋元祐間必能去章蔡如盧蒲嫳也髮短心長洞燭小人之情狀矣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公七年

鯀沒而郊於夏夏后氏之大祀也夏天子主之夏亡而二代祀其神為夏也二代之天子主之豈諸侯所得祀哉昔夏都安邑晉有其地晉侯有疾而夢黃熊或者鯀不嘉晉侯之為而示之警乎禳之可也然而子產之辭出於諛諛非正也子產以正相鄭而聞於諸侯不宜以諛諛則當世之有識議之後世之君子議之夫鯀為夏郊晉安得而祀焉夏郊為三代所祀晉安得比於三代而祀焉而子產謂晉為盟主可以祀而未之祀故以致疾然則晉祀夏郊斷可以已疾矣以已疾之故而越祀是僭禮也僭禮是無王也為

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祀將為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禮乎子產於此應亦心知之而意在和晉遂出於諛是故附會其説而慫慂韓子以祀夏郊故曰非正也吾意鯀在唐世有才名實生神禹治水九載雖未成功然禹因其遺緒繼為司空不無所遵仍以為地方利者其生也有治水之勞其死也享四百年配天之祀斯其神也大矣何至祟於晉人而賴一朝之饗乎莒之二鼎以諛得賞吾為子產羞之

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公十年

壺以外婦人之所不與聞也況與之謀朝事哉況閫於外臣而爵賞以之出哉彼其爲外臣言也憂社稷恤忠良者百不一二其自外臣所賄結而爲之慫慂主上者什九況妃色方艷婚子在懷出言會其適喜論事當其無嫌聽之無逆耳之辭從之無旁聽之迹故言無不信事無不行其中人最深受禍最烈然而發機於微藏蠹於細廷臣莫由知諫臣莫由諍夕言於宮而朝宣於朝矣其敗害徵驗或在數十年或在數年之後及其禍發人主不知其所自來而烏知即

曩者吾所篤愛艷妻媚子之爲之哉雖覺之抑亦晚矣陳氏者齊之大賊也有明君者所必鋤而去之刬今日并欒高弱同姓私惠國中結黨援其勢寖以熾矣景公不能制之以法而與之莒之旁邑猶有遠奸之意焉奈何聽穆孟姬之請而有高唐之賞也此豈出自孟姬之意哉非孟姬也陳桓子使之也桓子辭賞將以示讓而辭莒邑之賞實以惡遠讓於朝則晏嬰之徒不能復爲之言辭其遠者則近都之地有所不可以請故陰使孟姬爲之請而高唐得矣得高唐而陳氏始大矣景公以前之陳氏有奪齊之心而無其地景公以後之陳氏有奪齊之力而益固其心故不數世卒以代齊者以有高唐也孰使有之穆孟姬有之也夫孟姬之爲之請也豈前知其將以是奪齊哉出於一日之私耳婦人女子知耳目玩好之利而不知國之大計愛細人之甘言小忠而不知朝廷之大政故常常道於君側而莫恤其他明主且或惑之況景公者哉嗚呼同牀之言君子愼聽焉危之也夫女有戎焉忽之一夕禍及子孫務在勝之而已矣

伍員見鱄設諸而耕於鄙　昭公二十年

伍奢死於平王員志復讐而卒以吳入楚僇平王之尸世稱之曰孝仕吳而老以宰嚭之譖死於夫差之朝世稱之曰忠余以爲復讐而義謂之孝可也父不受誅而子復讐可也平王奢之君雖誅者不以其罪而譖奢而成斯獄者費無極也平王惑聽於讒則有之非平等人相殺可以讐者比則是員之所以報平王者爲已過矣報人者不得其當則我復入於惡奢臣也子也平王君也父也父枉殺其子而其孫爲之

報讐可乎何以異於是令員祭而告於嚭嚭所不敢受也嚭受之則嚭爲弑君嚭不弑君而員弑之以歸辭於嚭則員爲陷父於惡孝子固如是乎若夫諫受越之成罹屬鏤之禍以世俗觀之不可謂不忠也然而忠於夫差不忠於吳其始入也益將用吳以報楚於是乎入吳入吳而不能驟用吳於是乎見鱄設諸於公子光而待之光非鱄設諸不能以弑吳君非員不能以得鱄設諸故無鱄設諸則吳君不弑無員則吳國不亂故亂吳以成公子光之弑者非他人伍員

也員爲己之讐而亂人之國殺人之君成人之惡以吳言之是賊也非臣也今人釋賊而與之謀謀不合怒而殺之因謂之忠不亦悖乎張子房爲韓報讐而用漢以戰秦卒以滅秦帝漢善身而去之子房可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如員者爲孝而累於孝爲忠而累於忠惡足述乎哉

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昭公二十二年

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云者賓孟懼大臣之屬垣而與王爲隱也釋之者曰人謂雞也己謂人也謂雞爲犧於廟則見殺故難之人而爲君主宗廟社稷之祀則非殺也故無害斯釋之者誤矣存此釋則語義終不明賓孟見雞遠告之旨終不得其解後之讀書者反覆紬繹猶莫之喻曾是可以喻王於倉卒之下乎其時景王無適嗣嘗已立子猛矣繼而寵子朝欲立之其意未決也而朝有大臣若劉子單子者在皆爲猛而不爲朝王之所以遲於立朝者忌劉單也則賓孟之所以難進言於王所者亦以劉單也益必嘗思慮籌畫不得其機以進一言故觸於憚犧之說而遠與

王隱言之其曰人異於是者固已舍雞而專言人矣故承之曰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以爲子猛子朝之喻焉子猛立而子朝爲之用則是人犧也難以免於禍矣子朝立而子猛與劉單皆爲之用則是己犧也誰能害之以此悟王以謂早立子朝則足以制命乎國中不早立則子朝危於一雞而王不得以終其愛也是故王聞之而會意焉田於北山將殺劉單以爲立子朝地賓孟斯言可謂巧矣談言微中惻然動王以憫子之思而趣其廢立之決隱之最善者也釋之者

不考其事之始末而泥其辭以爲之說宜其若是
乎甚矣注書之難也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
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定公四年

爲將與相者小忠之言不可聽也小忠之言若愛我
實以害我聽之則失其大失其大則我麗於罪而卒
不免何爲聽之哉史皇之謂子常也小忠也史皇欺
於子常司馬有功則子常無功而史皇與之故史皇

忌司馬此史皇之私也而史皇難言也於是乎若爲
愛子常也者而勸其速戰以先司馬而發殆日子常
有功則已與之是故不顧成敗不察彼我專以紬司
馬之謀而抑其拒吳之功卽史皇亦非能眞愛子常
者也以利已也然而子常則惑之者何也以彼其言
將奪人之功以予我冀我有功以益於人抑將予我
以功而免我之罪免我於罪而又使人無功其言甘
矣甘故聽之嗚呼豈知其適以毒子而賜之禍乎夫
司馬戌智勇之將也當此之時求可以敵伍員者獨

戌一人其謀與李左車爲趙守拒韓信之策畧同行
戌之謀吳可大破也何則吳恃舟而來亦恃舟而返
使司馬焚其舟於淮又塞其阨吳人無歸路矣子常
因而夾擊之吳人心亂於內陣亂於外將盡殲於楚
之境而庸得入乎如此則子常之功與司馬並初無
彼此也史皇見其私而不知公怙小利而莫識大計
因以誤子常嗚呼悲夫子常之聽之也雖然方史皇
言時子常以爲是愛我者故舍其成謀焉而聽之也
嗚呼悲夫孰知其卽以禍我而及國者乎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定公四年

兩人相友有幸不幸焉幸而爲鮑管不幸而爲張陳
人皆知之余以爲莫不幸於申伍或問之曰申以忠
伍以孝以平生之友爲千古之友矣其不幸何余曰
初伍之得友申幸也及伍成名申亦成名伍不幸申
亦不幸夫伍復父讐至於處宮鞭墓卒其血氣之性
而一往焉知有父不知有君知我之有父不知其父
之有君於是自蹈於惡而不避其不幸在與申友而
成申包胥之義申乞秦復君至於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知有君不知有身不
知有身何知有友於是復君存楚盡其心成其名而
踐其平生之言其不幸在與伍友而不能早伐其入
吳圖楚之謀此夫申之忠純乎忠伍之孝累於孝申
爲美玉伍爲碔砆申爲良金伍爲汴錫固不可以爲
耦也申之義如中天之有赤日大地之有華嶽是獨
有千古者也伍安得而終友之哉伍之義左氏蓋不
論焉而載鄖公辛君命天也君討臣誰敢仇之之言
以爲案此左氏之得也而公羊氏曰事君如事天又

曰此可以復讐失之矣失之矣惟伍曰我必復之申
曰我必興之相語而不相諱有友道焉茲則好事者
之所樂述歟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

定公五年

吳人入楚而楚都失君出於境國不可知也則國人
咸有楚亡之心焉然而楚澤未泯人心未忘必有豪
傑之士覩發而應楚人之興者於此潰然而散無復
繫屬則餘燼不可復收非吳人取之則奸人乘亂而
起以取之矣子西脾洩之建其有卓識也哉夫楚非
昭王之楚也其國於江漢之間自鬻熊蚡冒以來文
王莊王世世撫之苟有國子再立於亂亡之後則社
稷宗廟有主民人有君子西之將立凡以爲楚也即
以補昭亡國之過也雖遂有楚國何罪焉是故子西
冒不韙而爲王輿服以保路焉昭聞之當有頓首而
賀國之有君耳子西則何罪哉古之人明大體知機
事定大計而不疑犯衆議而不嫌往往能救於既敗
持於方危者皆子西之屬也安史之亂房琯勸明皇

衆建王子也先之亂于謙排南遷之議而立景帝率
以靖國復有天下彼小人者無事則媚君以逞其私
有事則亡命於千里之外或瞻顧遲疑無所措手足
及君子有所爲又從而搖之則國幾何不一敗而隕
於地也雖然子西之義凡大臣有器識者皆欲爲之
而後之人君徇私猜忌不察其忠則或復辟而誅焉
者有之矣如楚昭王既復而終委政於子西者豈不
卓越出世主之上哉乃若子西既國脾洩矣聞王所
在而後從焉子西固以爲楚也故從王而不疑也

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親推之三 定公九年

將出師而君親推之三以寵行而勸衆也齊侯歸敵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以位則非大將也以事則非時也以禮則吉凶異也齊侯歸敵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爲其勇也爲其忠也先登而入爭門而死勇矣不室而志於戰戰志於死忠矣有臣如此君所不可不加禮者也齊侯以爲將受命而出君可

以親推焉則其致死而入者亦可以親推矣將戰勝而賞者大夫士可以班晉職焉則其戰而致死者亦可以晉職矣生而晉職者禮有加焉則死而盡職者亦可以加禮矣故其所以待敵無存者若是其隆也不寧惟是臨戰而有所斬殺者以用懦也臨戰而有所賞庸者以用勇也今齊與晉相持於夷儀事未可知正國家用士之秋也敵無存死而莫之恤其爲敵無存者沮矣恤敵無存於既死則其欲爲敵無存與不能爲敵無存者皆勸矣齊侯之以敵無存歸也其猶以敵無存戰哉且不惟今日之戰也雖齊後日之事以之項籍用兵有功當賞印刓而不與爲韓信所料以爲不如漢高後世之主師出則懸賞格師歸則付之有司察其細過對之獄吏皆不得所以用士之道者也烏能興起爲帝王長有厥國哉若以恤敵無存之義推之齊侯能軍抑將能國夫賞罰者國之二柄也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信而必之則國強立而不以挫於人然而景公有陳氏之偪而不能制也則賞罰之道未之盡也歟

逢滑當公而進 哀公元年

胡子亢楚以取亡陳公依楚以免禍逢滑之所以策吳楚而爲陳討者至當矣胡小國也乘楚之危而俘之視其既復而不服焉乃曰存亡有命此豈命哉胡子自取之也陳公詢於國人國人或左或右無有定議幾於莫決矣而逢滑深論禍福以決吳楚乃卒恃楚以亨其國斯其排衆決策當機而斷何如哉余於逢滑嘆任氣者之自恃而笑兩可衆議者之不足立也所貴乎明決有氣節之士者以其當事機之會通

彼我之情而中一是之見足以決疑定難以爲人主
恃也而或悍然以不畏彊禦爲勇以畢禮事人爲智
則一失爲胡子再失爲陳人胡子不可爲也陳人亦
不可用也今於左右之外有當公而進者則衆人莫
不惡之矣使吾雖有正論而不得解結披郤之策以
釋衆紛而慰人主之意則侃侃諤諤適以取憎而僨
事耳而逢滑曰晉盟主也請以晉辭吳可謂解結而
披郤者矣夫吳雖强猶有晉焉彼將以名爭於中國
者也吾即以名予之恃楚則吳怒稱晉則吳怗故逢

滑一言而決從楚之議焉從來倉卒之中危疑之際
人主一人不能不恃衆議然衆議不可恃也終當恃
一人以爲決則視乎其有氣而詞達者聽之故吾爲
之舉逢滑以畀後之懦問於其下者雖然切見逢滑
而又惡其抗哉門事危矣

公子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哀公二年

衛有公子郢其人在輒可以愧而死矣何也郢之辭
立也以有亡人也亡人太子也太子亡而太子之子
君故郢以亡人之有世而不敢僭輒以受靈公之命
不沒太子也故不沒太子之世也夫太子亡郢猶讓
之輒太子子太子來輒反拒焉何以爲人子輒之立
代太子者也夫人在太子固不可以入矣使輒立而
太子入太子入而輒退處乎宮輒之爲君將安往乎
且子有罪父討之父有罪子敢討之乎而公羊氏曰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教輒拒
父也余以爲瞶無父命不可復人輒亦無父命不可
自立立而待父曰權可也父來而退然後正焉如拒
之是無父也公子郢不敢無太子而輒敢無父乎君

子當靈公之世不得爲瞶當輒之世不得爲輒以時
制義斯無狃焉夫石曼姑之義細矣公羊氏奈何助
輒拒父耶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哀公十年

後世言兵者競於武矣有以德讓爲策者則迂之而
勿用夫德與武誠兩立之物也以德則絀武以武則
絀德故并兼者高詐力撫綏者尚仁恕然而以强制
强强者莫之服以詐息詐詐者莫之攺是相尋於兵
而無已時也世之命將出師未有不於武勇乎取之

者若延陵季子者德友也非師武臣也胡𡧎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豈其任哉楚用子期伐陳吳乃以季子救之以世俗觀之不幾於誤乎況楚以强聞諸侯子期以勇顯於楚吳季子之非楚子期敵也明矣乃季子片言而子期還師其在春秋之以楚故而救鄭救宋者皆未有若此役之不戰而釋者也然則季子之師固優於晉荀偃韓厥士鞅趙孟之流矣乎且子期割心盟隨力能拔木氣矜之士也服之不易今者爲季子屈豈徒屈於其言哉蓋季子德勝而不

佳兵其平生讓千乘之國以禮進退有令聞爲中國重久矣賢人長德之風流於四方者固嘗入於不言之先也有不言言則人咸服之雖楚王自來亦未必悍然與季子角曾子期之不足化歟嗚呼仁哉可謂君子之兵者矣夫區區句吳之公子以讓國有賢聲顧不戰而屈楚豈非以德耶況於三代之王仁義之師將以救民於水火者耶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哀公十四年

狩君事之大者也君有事而名之故曰狩豈得加於細人哉而公羊氏曰薪采者也爲獲麟大之也然則以獲麟之故而微者得以爲狩亦將以獲麟之故而微者得以爲君乎孔子作春秋用周王之大法以治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令其上下大小貴賤可以自孔子易之則是孔子之私法也而春秋孔子之私書也豈可以明示天下乎余以爲孔子修春秋其所書諸侯之爵公侯伯子男必皆周禮也其於諸侯之事朝聘會盟征伐禮樂必皆周典也其賞罰褒貶之所自出必皆周禮也其所書爵人名字之辨必皆周法也

前之史官不必盡明於先王之道則書法不必盡合孔子思以先王之道治當世之人故削其不合者筆其合者且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孔子之所尤愼也今以獲一麟之故而予以君公蒐狩之名不已君薪采乎以獲麟可以君薪采則可以朝諸侯王吳楚以合諸侯伯大夫矣而大夫令諸侯則大夫之吳楚朝諸侯則子之又何也吳楚之稱子爵也以其合諸侯尊周爲可嘉也而書復其爵狩以其不失乎正耳大莫如尊王曾不加其爵豈以獲麟而假之名哉蓋

西狩者公狩也獲麟者鉏商也有狩者必有獲者獲者不可以爲狩鉏商不可以爲公左氏之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此爲實録公羊氏不足據也從公羊氏則以薪爲狩以微爲公大紬紊而名器亂矣而後之學者方據之以治經不亦大侮孔子乎諸儒說經往往尊聖人而反卑之大聖人而反小之其不合於孔子之法者皆是也以經之始春王正月則謂孔子改正朔以經之終西狩獲麟則謂孔子狩薪采則其他悖理而傷道者可勝道哉歐陽子曰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善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吾於治經從歐陽子

左傳拾遺卷下　七十

左傳拾遺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爲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義十五卷首一卷

〔清〕孫嘉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十五卷》提要

自敘

春秋編年之史也紀列國之事明一代之禮立萬世之防故曰

自序一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義則壯竊取之矣由此觀之文因舊史特曰事以見義也然而會盟侵伐不言其故

事有不詳義無由見傳者懵焉乃區區於日月名氏爵號之間本無義而強鑿之宜

其輾轉牴牾而難通也自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創通經旨不守三傳宗元諸儒

遞相祖述如劉原父呂樸卿程積齋黃若晦之流亦能細辨凡例之陋湥詆褒貶之

非頋於事之始末終有未明理可返心而求事不能憑虛而悟茫茫千載九原不作

将誰使正葢極諸儒之研窮無解於斷爛朝報之譏也夫春秋者孔子作之以教後

世也頋乃闕其事而不詳隱其義而不著以待後人之射覆乎且設三傳不作春秋

其奚用焉　迨自束髮讀書心竊疑之因盡去諸傳手録經文沉潛反覆亦已有年而

後乃今若有所見矣夫會盟侵伐不言其故者非不言也不待言也記曰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事前有辭事後有辭比而屬之始終本末具在焉但使尋其起止通其脉

絡則二百四十年國政之原委邦交之離合君卿之賢否制度之沿革如絲之綸如

珠之貫其間正君臣親父子序長幼謹夫婦之禮敬交友之信徵之天人性命之原

顯之禮樂政刑之大使夫窮而在下者可以識正誼明道之功達而在上者可以得

撥亂反治之要蓋內聖外王之義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因不揣固陋為之註釋

義不盡用諸儒事不盡用諸傳即經以考事即事以見義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本

甚明無借於傳扵凡例褒貶之外別有以得聖人之用心而一代之禮與萬世之防

自玩索而有得焉矣
皆
雍正三年孟冬上浣之吉合河孫嘉淦題於姑孰署中

春秋義卷首

總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

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

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子曰撥亂世返之正莫近於春秋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無所取衷矣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錄實事而善惡形於中

矣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眞僞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

王賤霸而已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書之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爾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三卜四卜牛傷牛死之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又曰春秋只是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霸出來扶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霸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之教人見得當時

事是如此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又曰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詳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或問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示萬世不易之大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又曰四代之禮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所書亦經世之大法也但四代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如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又曰聖人作經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常事皆削而不書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乃外史傳心之要典也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何也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痾癢之所在是知非外至也

新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

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于春秋

朴卿呂氏曰學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必先破以日月爲例與夫以名氏爵號爲襃貶之說而後可以得春秋之旨又曰世之盛也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也明是非之理以治天下來世而已

積齋程氏曰春秋所書皆非常事人知其非常則常道有在矣又曰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史有其事孔子書之史無其事孔子不益也然書其事必有其義苟無其義雖有其事不書焉義

者何非禮也書其非禮所以明禮也又曰記稱屬辭比事此孔門傳受之格言也其大者合二百四十年之事而比之始也諸侯無王猶未甚也終則天王不若列國之君始也大夫猶未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夷狄猶未横也終則滅諸侯而霸中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之始也大夫執國政終則至於弑其君始也子弟預國事終則至於簒其位始也諸侯專恣而妄爲終則至於滅其身始也夫人婚姻之不正終則至於淫亂而奔亡又如魯桓見弑於齊莊公乃主齊婚而與齊人狩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朔入衛齊人來歸衛俘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於齊而新延廐春秋所書莫不皆然人知此法則夫一字襃貶與夫一切凡例久當自廢不必置辨也

若晦黃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傳者不知而曰有襃貶焉質諸此而彼碍証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襃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大抵爭辨于襃貶之異究詰於例類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大義隱矣昔之善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近之軻之言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言

戒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以言教也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道而已矣道者五倫之謂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二帝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孔子無位即魯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衰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聖人之事也春秋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鬭干戈以殘生民者亦不待貶而後見其惡也惟夫筆削有法而教戒存焉崇王而賤霸尊君而抑臣内華而外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使夫後世

之爲君臣爲父子爲夫婦昆弟朋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人倫正而禍亂息矣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而非褒貶之書也

右總論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叙也其餘諸家各抒所見其大旨皆不謬於聖人學者得其門而入焉去褒貶進退之例遵屬辭比事之教聯絡經文得其肯綮則一代之事始終具見而微文大義不辨而自明矣

春秋義卷首終

春秋義卷一

海陵　俞[illegible]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關中[illegible]子庶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隱公

春秋繼詩書也詩亡於黍離書終於文侯之命斯春秋作焉託始隱公時相接也述五霸以繼二帝三王之後而治亂具法戒昭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得以考而鑒焉孔子之志也

元年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一年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易世改元明有別也不可一年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改元明有繼也史序世次紀歷年究終始故王者正朔雖通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元年以記事也

春王正月

正月一月也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書王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左氏曰正月日南至是也書春周時也物春於寅天春於子漢書曰冬至陽生周以爲春是也干支之始甲子也

卦圖之始震復也律呂之始黄鍾也曆象之始日至也皆天道之自然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明天道也周公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尊王制也孔子之教也不書即位不即位也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天子之禮也癸亥昭公之喪至戊辰定公即位諸侯之禮也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嗣子既殯而即位既即位反喪服故元年不復即位禮也春秋之法得禮不書失禮而後書不書公不即位者無譏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求好於邾也不日史失之稱公內辭也及與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行會禮也儀父邾卿也劉原父曰若行父處父之類是也天子在上而諸侯私盟非禮也凡書盟者皆惡之與諸侯盟已非矣與大夫盟尤非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此鄭伯之弟段出奔也變文書之交罪之也目鄭伯誅意也志於逐弟也不兄也不書弟爭國也敢於抗兄也不弟也克勝而去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有稱天王有稱王有稱天子通稱也王臣不書官而書宰譏使宰也宰統百官而掌王宮之政令不可使於外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惠公隱父也仲子桓母也喪禮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珠玉曰含惠公仲子兼賵之也仲子者妾稱也諸侯無再娶再娶皆妾也不可有二夫人祔廟焉故桓公可爲太子仲子不可爲夫人也國莫重於君臣家莫嚴于嫡妾以至尊而賵諸侯之妾是啓亂也君其替矣張天如曰建邦六典太宰職也君不撫僕妾在禮有之咺胡不聞焉抑使之者實甚是君臣有同惡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地以國宿亦與也春秋之初宋爲大且桓宋出也及宋盟求定位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來非禮也

公子益師卒

衆氏之先也內卿皆卒之志世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春秋之時卿皆世襲故權臣盛而公室卑詳志之爲戒也不日

史失之也

二年 庚申平王五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

戎舉號無爵也書會戎譏會戎也禦戎之道毋輕伐也亦毋輕會外之而已外之也者非害之也使各安其所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凡用兵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不知其將帥亦稱人不詳其衆寡亦稱人得而不居曰入向魯附庸也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諸

侯不臣也擅興兵而征討不加焉天王不君也

無駭帥師入極

報向之役也極莒附庸也書帥師惡專兵也君將不言帥師宜帥師也卿將言帥師不宜帥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自治有道禦侮有方是不能也而與之盟則要之也不然則刼而侮之也不然則寒之也不然則質而責之也所以馭戎者末矣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卿爲君逆也婚姻不書失禮而後書履綸逆女譏不親迎也

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易曰女歸待男行也不迎而歸非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婚於魯故爲魯盟莒也子伯闕文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隐妻也不書葬先卒也先卒不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鄭人伐衛

明往曰伐暗往曰侵不言戰衛服也征伐自諸侯出非禮也凡書侵伐者皆惡之會盟侵伐不言其故者故已明也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比而屬之事可知矣元年三月而爲蔑之盟則即位求好可知也王賵仲子而爲宿之盟則位未定而求援可知也春會戎而秋及戎盟復修戎好可知也鄭伯克段罔無他事而伐衛必段故焉可知也一二兄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又極之於所往則甚矣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三年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曆可算而知也非異也變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陽尊而陰卑陽盛而陰衰天之常也君尊而臣卑君子盛而小人衰人之常也日有食之天失其常而陽衰也變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變而後書故月食不書以爲常也示天下以陰陽盛衰之理也日食書之明其變也教人君以恐懼修省之道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之謂也食必當朔不朔史失之不然或不當朔也司曆過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不名至尊也不書葬君親往也得禮故不書凡書葬某王者微者往也某人葬某王者卿往也皆失禮故志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魯卿也公之未立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或命爲卿未可知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譏世官也父卒子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不生名卒名之不書薨外辭也崩薨卒葬常也何以書史之爲道著姓名序世次記事實明是非昭法戒也卒之知其世矣名之知其人矣是非可定矣法戒可指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合也齊鄭合而天下始多事矣故志之

癸未葬宋穆公

卒從外録來告也葬從内録往會也不言其人微者也葬諸侯禮也書之者所以存其謚也而義則隨事見矣

四年 壬戌桓王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以力奪之曰取牟婁杞邑也陳君舉曰外取邑不書此書之者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異也後則不勝書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凡弑君貴者書名賤者書盗貴者衆則書國賤者衆則書人兼弑父則書世子氏與不氏因舊史也弑父弑君聖人所不

忍言然而必志之者定首惡之名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誅也益亦不得已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清衛地也陳恒弑其君孔子告哀公曰請討之是諸侯皆有討賊之責也既而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是大夫皆有討賊之任也州吁弑君兩君遇于其境而不之討也曠其職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鄭人嘗伐衛矣是役也衛故也三國黨衛助賊爲虐也不能討又助之是胥而爲賊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惡翬也公與宋遇清不與衛伐鄭則猶遠賊也翬乃帥師而會伐是勇於從賊也是要君使黨賊也是好人之爲賊也是將敢于自爲賊也鍾巫之禍兆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既立矣不書君以賊討也人衆辭也比而觀之州吁弑君誅首惡也會宋遇清譏失賊也四國會伐治賊黨也翬帥師謹履霜之漸也衛人殺廣討賊之途也明于是義而賊始無所容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立晉衆也衆立之可立矣書之何也不予人之得立君也爲子受之父爲侯受之王人可立君則下皆生事以邀功君可爲人所立則上皆市恩以竊國特書之所以定民志而止其亂也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

春公觀魚于棠

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之春也漁時也然而公觀之則玩而非事矣且棠遠矣非地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也宋諡公爵也餘諡公皆僭也私諡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崩誄于郊諸侯薨誄于天子大夫卒誄于諸侯私諡之非禮也

秋衛師入郕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而入人之國失君道

矣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宫成而祀曰考庶子爲君爲其母立宫桓未君也而仲子有宫非禮也羽文舞也六羽六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前此非六羽也明魯用八佾之僭也然而用六羽於仲子之宫則仍僭也且止用于仲子之宫則其餘仍不改其僭也其辭微矣

邾人鄭人伐宋

報伐鄭之役也首邾主兵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志灾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苟無歲焉有民苟無民焉有國書之使人君畏天灾重民命戒逸欲啓憂勤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氏之始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邾鄭之伐也伐國圍邑兼書之等重也

六年 甲子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平和也輸賂也當是時也鄭宋爲難而諸侯分黨齊邾黨鄭魯衛陳蔡黨宋今鄭輸平所以孤宋而樹黨也平可也以利平不可也如以義也雖興師毒衆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利也雖解怨釋爭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鄭故也齊鄭爲黨與鄭平故盟齊也

秋七月

備四時以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繫鄭冡上也經年攻圍而卒取之暴甚矣

七年 乙丑桓王四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娣也媵之也何以書不偕歸也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不偕歸非禮也或曰賢叔姬也故書之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不名史失之

夏城中丘
將以伐邾也不義而勞民也夏城之不時也左氏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書弟非卿也凡出奔叛殺而書弟者譏無友恭之義也聘盟帥師而書弟者譏有寵愛之私也所惡于私者非惡其厚而教之薄也惡其偏而教之正也偏薄則怨偏厚則驕驕則多欲欲而不繼終歸于怨怨乃亂也仁人之於弟也厚之而不私也以義篤恩以禮定分則人倫正而禍亂息矣

秋公伐邾
邾鄭嘗伐宋矣是役也宋故也為宋伐邾以懼鄭也責輸平之賂也病公也渝蔑之盟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子聘諸侯禮也何以書譏聘隱也惠公無嫡子隱桓皆庶也均庶立長國宜與隱者也然而惠公既已立桓矣太伯伯夷皆冢嗣也父命立少猶不敢干而况隱乎隱而賢也去之而已耳不然立少主而輔之耳而遂立乎其位是簒也不能討又聘之非禮矣經書天王來聘者七聘隱者一聘桓者三聘宣者一隱簒也桓弑也宣與乎弑也皆非所聘而聘也僖公可聘矣亦一書之者為使宰周公也餘無書焉合禮也合禮則常事矣可以無書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衛地也戎敢于伐王官衛不能衛王使凡伯不能死王事皆罪也
八年 丙寅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謀從齊也將為瓦屋之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輸平之賂也宋將平齊鄭人懼焉故歸賂以邀魯也
庚寅我入祊
入受也賄賂之行與者受者均有罪焉故兩書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衛從齊也齊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圖伯

也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桓文以後皆首伯國則無王矣故曰功之首而罪之魁也是盟也鄭不與者有怨于宋也魯不與者受祊于鄭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也蔡宿同赴不同葬卑宿也天王之賵不歸雖尊弱也齊晉之役皆從雖卑強也吳楚之喪親送雖疎大也滕宿之卒不葬雖親小也可以觀世變焉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成紀好也密之盟故也

螟

灾也頻灾而頻書之見人臣當頻言之也見人君當頻知之也君惡聞灾則臣以灾爲諱臣諱灾則日諂君不聞灾則日驕君驕臣諂亡之本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展氏之始也

九年 丁卯桓王六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聘隐也屢書之重傷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異也周之三月夏正月也雷未發聲不應大雨震電也

庚辰大雨雪

異也雷雨既作不應大雪也董子曰書邦家之過兼灾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甚可畏也

挾卒

挾之後無聞焉非世卿也春秋之初猶近古也後則無不世

者矣

夏城郎

不時且非義也將爲鄭伐宋也曷爲爲鄭伐宋歸祊故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爲鄭請齊也曷爲爲鄭請齊歸祊故也

十年 戊辰桓王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謀伐宋也齊從魯請而黨鄭也齊魯之於宋鄭屢反覆矣齊

始盟鄭繼而盟宋既又黨鄭而伐宋視石門瓦屋之盟無有
也魯始盟宋既而平鄭又為宋伐邾又為鄭伐宋視菮宿之
盟無有也揆厥始終有由然也未輸平則黨宋既輸平則黨
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既歸所輸則又黨鄭其迹二三而心
則一也賂故也君子是以知利之害也能棄人之信而喪其
耻也能移人之心而亂其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報長葛之役也以祊邀魯以魯邀齊而宋敗矣鄭之詐也魯
之貪也齊無信也宋致寇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會伐而公敗宋出其不意也詐也

辛未取郜

宋邑也

辛巳取防

宋邑也浹旬而取二邑焉貪也凡戰勝攻取庸人之所喜聖
人之所懼也天下之亂惟禮可以已之毒民興師搆鄰結怨
君尚其詐臣習於貪如是而又有功則君恒弑國恒亡魯隱
敗宋而弑晉厲勝楚而弑楚靈取陳蔡而弑紀勝齊而亡吳

入郢而滅比事以觀乃知俎豆可恃以為國而軍旅果可以
不學也故曰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夏鄭伐宋秋宋伐鄭報之速也鄭敗宋師宋入鄭國復之甚
也宋新敗而遽勤其民鄭恃勝而不守其國均罪也衛從宋
瓦屋之盟故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搆怨戴未與也宋乘勝而伐之鄭乘敝而取之其怒還
而其毒熾矣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

可撲滅宋鄭之謂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乘勝也宋伐戴鄭入郕其計同也夫戴郕何罪惟其小而易
侮也玉帛以媚強大不顧無耻干戈以侮弱小不察有罪當
時諸侯之得計而聖人之所傷也比一年之事而觀之結黨
伐交出奇制勝乘便邀功承敝獲利用兵之詭道畧備而民
愈不堪命矣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

十有一年己巳桓王八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于諸侯非禮也周室既衰小為大役移所以事天子者事之也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也朝魯者滕也薛也曹邾杞紀小邾也而魯未嘗一朝數國也以此驗之非禮可知也朝人者謟而受人朝者僭也滕薛兼言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甚三國也伐宋取戴入郕入許為暴無已也比一公之事而

觀之屢盟數會壞典禮也頻伐頻取肆貪虐也城郎中丘勞民力也觀魚開逸遊之端入祊開賄賂之門敗宋長詭詐之習入許啓滅國之漸不歸周賻而旅見滕薛則無君甚矣以篡得國以善守之猶懼不終況惡積而不可掩乎是非彰於前吉凶著於後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不地者弒也弒書薨因舊史也凡弒其君者非大臣世卿則公子介弟之有權者非弒而自立為君則立君而執其國柄者也魯無董狐南史之筆其隱忍而為之諱有由然也弒君大惡也為其事而仍不居其名亂賊其何懼焉聖人有憂之或變辭以見意或比事以發微隱閔之薨不地變其辭也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比其事也皆所以明弒也不直言弒者不忍言也遠凶變養忠孝也必見為弒者不忍沒也哀君父誅亂賊也或曰不地以明弒固也然未知誰弒之也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桓弒而夫人孫齊閔弒而夫人孫莒夫人弒之也般弒而慶父如齊慶父弒之也子弒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弒之也隱公弒賊無主名而桓即位則桓弒之也不言弒而弒可知不言誰弒而

誰弒可知春秋之作微而顯志而晦此類是也不葬不成喪也

春秋義卷一終

春秋義卷二

海陵　俞　燕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華山郝博文約菴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桓公

隱公弟也弒隱公而自立

元年 庚午桓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即位不爾隱也踰年改元遂從吉也書之著弒立也且以傷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曠職也魯人之臣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求定位也隱自入祊惟鄭是親桓懼討焉故求會也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又會之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惡鄭伯也鄭嘗輸平以祊歸魯值桓弒立鄭不討賊而乘間圖利以祊小而許田大也故不欲祊而欲許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益要之也歸祊非易許也鄭賂魯也假許非易祊也魯賂鄭也賄賂公行弒逆不討聖人傷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定公位也受賂而黨賊也

秋大水

災也

冬十月

二年 辛未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與夷者宋宣公之子也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與夷立而亟與鄭戰其亟與鄭戰者馮在鄭而欲除之也其志悖矣有取弒之道焉孔父名也及累也死於其難也凡弒其君者恒及其臣或不書非卿也春秋天子之事也卿受王命是為王臣生當以名通死當以卒赴變當以故聞故殺其大夫則書及其大夫則書重命卿也傳曰惟卿為大夫是也

滕子來朝

罪滕子也朝賊也書子者貶之乎非也終春秋皆書子矣不應以一時朝桓貶及其子與孫也滕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

稱伯杞侯也而稱伯小邾無爵而稱子意王朝之黜陟不行於強大而猶行於弱小也春秋本王制以正名稱所以為天子之事也然則滕子無貶乎曰書來朝非禮可知也名爵自有定稱是非在乎其事也不於事求義而區區於名稱爵號以為有褒貶也斯害春秋者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定之也成宋亂定賊也為賂故立華氏也會必有故不書故者故已明也稷與澶淵之會書故故未明也稷疑於討督澶淵疑於討般也國莫弱於無禮人莫惡於無恥禍莫憯於

欲利悲莫痛於心死聚天下之諸侯公然而受亂賊之賂是欲利而無恥也人心陷溺而亂靡有定也特書其故情見乎辭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華督之賂也大鼎係郜郜所造也書取貪也非其有也書納逆也神弗受也太廟周公廟也以亂賊之賂而置於太廟誣其祖矣是彰賂而教弒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罪杞侯也朝賊也滕稱子時王黜之也杞稱侯未黜也事之是非在於來朝不係乎其侯與子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蔡鄭者天下之中也楚得蔡而後可長驅宋曹陳鄭之郊楚得鄭而後能界絕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而晉與楚爭鄭也書鄧之會傷楚之漸強而有意二國也傷二國之無策而無以禦楚也傷天王之不能遠馭而長貽二國之憂也傷諸侯之不知大計而不急二國之難也

九月入杞

方朝而遂入之暴甚矣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必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而義則隨事見矣

三年 壬申桓王十一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不書王闕文也隱之冊多誤桓之冊多闕或闕王或闕時或闕月非義也會于嬴成婚於齊也齊鄭之親隱久矣故桓懼

焉首盟鄭既婚齊以自固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申瓦屋之盟也胥命者相命也如葵丘五命之類是也彼猶有載書此并無載書故曰命也彼以桓公命諸侯此不以齊侯命衛侯故曰胥命也胥命正乎曰不正不受命於天子而自相命雖善亦罪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國不忠小而患無禮杞越禮而朝桓非討也謟而被伐自取侮也德而求成自取辱也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

辱也通於為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陽傷之甚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弑隱者也位以卿而使逆女賞弑也賞弑者志乎弑者也以是知桓之果首弑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左氏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送姜氏於讙非禮也穀梁曰凡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昆弟不出闕門

公會齊侯于讙

會齊侯也非迎姜氏也輕禮而重勢也不敬其伉儷而不能正其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既得見乎公也是委大婚於草莽也不言公以不與公偕至也夫倡而婦不隨也文姜之亂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親送之其弟致之私文姜也前使弟今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也文姜之淫毋亦義訓有缺乎年之子曰無知遂作亂也僖公有以啓之也故春秋貴義而不貴惠繩其偏私使歸於正

有年

五穀熟也獨桓宣書有年何也志少也桓十八年而一有年宣十八年而一有年非常也他公不書者其有年多也多則常事矣可以無書也

四年 癸酉桓王十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田曰狩周之春夏之冬狩時也何以書為于郎也非地也

蒐苗獮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譏聘桓也不能討又聘之也渠氏伯糾字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五年 甲戌桓王十三年

春正月甲戌

闕文也其記陳佗殺世子免乎春秋紀事必有終始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始無見焉意者其在此也

己丑陳侯鮑卒

不書弑以憂卒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覘之也齊鄭之為暴屢矣入郕入許又覘紀而欲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再聘桓也仍叔之子弱也世官而子弟預政也

葬陳桓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也魯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也

城祝丘

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傷周之不復興也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近百年矣一旦奮然總六師以臨諸侯設克有功周可復興而惜桓王之失計也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春秋所書鄭罪多矣然而更有甚焉者矣楚僭王號戎執王臣魯有弑君之桓宋有弑君之督釋此不討而六師移鄭輕重緩急之權失矣鄭莊狡而善戰敗宋

取戴入郕入許未可輕也不簡元老俾壯其猶而輕身以出一敗而王靈盡矣天子親征大國皆無從焉蔡衛自伐戴之後與鄭有怨而未釋陳佗弑立借從王以求定位爾又皆稱人將卑師少可知也而欲以圖鄭可謂寡助而少算矣伐鄭不擇罪而討也王伐鄭不擇將而命也蔡衛陳從勤王者鮮也蔡人衛人陳人從帥師者微也自伐鄭不服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周之遂衰在此役也王不書天恒辭也書從君臣之分也天子討而不伐書伐微詞也見鄭之敢戰也不書戰與敗者隱之也所以存天下之防也聖人之尊王存周而欲

振興之一言之中三致意焉至鄭之致王伐而又不服則罪
不容於誅矣

大雩

龍見而雩建巳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也過則書旱祭也
志災也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
於山川特言大志僭也

螽

蝗也為災也

冬州公如曹

王臣也如曹違鄭難也王嘗以州與鄭鄭弗能有也伐鄭之
役師敗王傷州公懼焉故如曹也王臣而懼諸侯無具也何
以書過我也

六年 乙亥 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寔來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室衰敗王臣四出
以依諸侯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魯與齊鄭向為一黨今因紀故頓生異同故簡車
馬以待用也大閱正乎曰不正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魯舉之
僭也秋興之不時也

蔡人殺陳佗

佗踰年矣不稱君以賊討也陳賊也蔡討之可乎曰可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亂臣賊子力能討則討之可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志莊公之非齊侯之子也

冬紀侯來朝

謀齊難也

七年 丙子 桓王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也蒐狩之制講禮而非尚殺也訓軍而非盡物也東有
甫草偽言行狩有常處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有常度也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取有數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用有節也
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
舍蚳蝝蕃庶物也焚林而田則殺不由禮而物盡矣譏淫獵

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謀楚難也書名之義未詳或曰失國也而書來朝特見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八年丁丑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也烝時也何以書胡康侯曰非為不時志也為再烝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三聘桓也

夏五月丁丑烝

夏烝不時也正月已烝矣五月又烝焉亟也劉原父曰亟則瀆瀆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君子之祭也敬而不瀆思而不忘

秋伐邾

滕杞紀穀鄧皆朝而邾不至故伐之也邾不至義也是以不義伐義也

冬十月雨雪

異且灾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其來何命魯主婚也書之何來而遂逆之也大婚之禮祖於廟而後行不可以二事出也使公來魯則輕祭公來而遂逆則輕王后非禮也

九年戊寅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后尊王命也歸稱季姜未見宗廟不敢處也高息齋曰后必嫡女今曰季姜非嫡也程時叔曰紀畏齊而納女魯弑

賊而主婚王娶紀之娣姪皆非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非也使世子朝亢非也世子攝其君者謂朝天子也朝桓何急乎而使世子攝也

十年己卯桓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是病而使世子朝也可謂失討矣君疾而儲貳出危道也世

子可以已矣而不已是從亂命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約會而中變也呂樸卿曰齊鄭圖紀將欲存之伐鄭之役衛寔從王是與鄭有隙也故公求會焉然蒲之胥命齊衛有舊好矣衛以鄭故而約會以齊故而中更是以有郎之戰也書之惡無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書來戰罪三國也桓可討也然其欲存紀則善也不討賊而

伐交不爲義而爲暴也

十有一年 庚辰桓王十九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其君戰而其臣盟也大夫參盟自此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天子在上而專執大夫皆罪也凡書執者惡之宋曷為執祭仲鄭忽者世子也突宋出也宋欲立突而取賂故誘仲而執之使出忽而納突也宋君者馮也馮嘗在鄭矣鄭人以馮之故屢與宋戰今未有以報之乃誘執其命卿使廢正而立不正也可謂不義矣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不宜有鄭也不稱公子爭國也兵入曰入內弗受也好歸曰歸內受之也突歸于鄭權在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忽繫鄭宜有鄭也不書爵未踰年也名之失國也或曰祭仲之為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徐出而

忽可徐反是不然矣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要盟以廢立是悖道也惡乎權突出忽反亦偶然耳設雍糾之計行則仲之骨朽久矣而突焉得出而忽焉得反君子之處事也計可否不計利害其觀人也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忽出則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矣比而書之罪祭仲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魯結黨以敵齊且固紀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蔡叔蔡侯弟也諸侯之弟卿書公子非卿書弟當國而次及者字之

蔡叔蔡季許叔紀季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臣盟之君會之求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秋會之冬又會之亟求之也

十有二年 辛巳桓王二十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紀故也申浮來之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宋黨也桼盟之公又盟之固宋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鮑之子也

公會宋公于虛

既盟而又會宋成未可知也宋懼己之合於魯而不足敵齊也故疑之深也魯懼宋之合於齊而已愈不敵也故求之急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魯宋之會盟繁矣皆書之惡無信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之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而合於鄭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為背宋而盟魯不堪其責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魯而暮齊魯朝宋而暮鄭鄭朝宋而暮魯觀其離合而世道人心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因舊史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書伐書戰深責魯也夫魯之求宋本欲敵齊而固紀也今又橫挑強寇而與之戰則與初計左矣是忿兵也胡康侯曰來戰者罪在外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盟四會懼齊故也宋辭魯而從齊魯結鄭以伐宋齊人怒焉

故偕宋衛燕以來而魯會紀鄭與之戰也戰必地不地於魯也以魯主戰自治也所以存紀者末矣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魯爭紀齊曲魯直紀怒齊鄭怒宋雖曰從魯猶自戰也燕衛之從齊則怠矣勢無強弱曲則老直則壯兵無衆寡奮則勝怠則敗也戰稱君書重也敗稱師紀衆也燕稱人將卑也敗稱師重衆也衛宣未葬朔稱侯踰年也喪在殯孤無外事踰年稱君可也未葬即戎不可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武父之好也魯鄭同惡而曹比匪也

無冰

燠也周之春夏之冬不應燠而燠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不月闕也來盟曹之會定之也使弟譏私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粢盛之所也災則害于祀焉故志之

乙亥嘗

始殺而嘗周八月夏六月也而遂嘗不時也壬申距乙亥四日爾而遂嘗未易災之餘也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丁未之戰也以用也列國之兵統乎天子敢私用與私爲人用皆罪也齊背喪尤非也

十有五年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書奔罪突也書爵君鄭也名之失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不能有國也歸書世子當有國也不書爵未成君而
奔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許叔入于許
許男弟也齊鄭入許許男出奔鄭伯使叔居許東偏曰寡人
得歿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君復奉其社稷今
鄭伯歿矣此許君而君許也者叔不應入不君許也者不應
叔入尚在也者當奉許君以入不在也者當奉許君之子以
入而遂自入焉是閒鄭之亂而返國也亦閒許之亂而竊國
也書之罪叔也

公會齊侯于艾
釋怨也祿父敗于魯欲恨以歿何以遽釋怨欲會文姜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之君也書人者未王命又失其名也兼言之旅見也邾
者小邾之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春秋之作無褒貶而有是非書世子歸鄭突入櫟
而順逆見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伐鄭者伐忽也地而後伐疑也未知其伐忽與伐突與會于
袲以謀之乃黨突而伐忽也
十有六年 乙酉莊王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忽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復伐忽也屢助突而伐忽何也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
所求以亂繼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得利其亂則助逆貪其
賂則黨邪也春會則蔡先衛夏會則衛先蔡以意先後亂月

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不時也冬何以不時下有十一月此十月也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故曰不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周十二月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君奔有逐之者也以自奔為文者治其本也諸侯者天子所
命以守其國也苟不失道誰能逐之以諸侯治一國則治其
逐君之臣以天子治天下則治其被臣逐之君也其君正而

其臣理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十有七年 丙戌莊王二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平齊紀也齊欲滅紀魯欲存之為婚于王而敗齊焉今何以與紀平欲媚衆以會文姜也君子是以知齊襄之非人類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春盟而夏戰焉無信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宣公考父之子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前書蔡叔次及者也季奔陳避叔也封人卒獻舞立而後自陳歸季之去就可觀矣劉原父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

癸巳葬蔡桓侯

謚侯正也謚公非正也臣子不得私尊其君父義和之卒謚曰文侯知謚侯者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邾鄭嘗伐宋也魯及之過矣春盟而秋伐焉無信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丁亥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尋艾之好也齊侯之於魯勤矣凡以為文姜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侯邀之也書公與者病公也家之本在身婦之越禮夫之罪也遂繼事也夫人從公於會而遂往也不閑有家而身殉

之宜其及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弑不地此地于外也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夫人弑公可知也公會齊侯于濼遂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奸齊侯而弑公可知也男女無別則淫僻生淫僻生則禍亂作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不討賊而迎喪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書葬成喪也討賊不葬之說非乎曰非也賊未討而不葬則桓不應葬若謂賊在外而不責討焉尤非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豈限內外哉凡君弒而葬成喪也桓公是也不葬不成喪也隱閔是也賊未討而葬賊葬也蔡景許悼是也不葬賊不葬也晉州蒲齊舍是也賊討而葬改葬也衛桓陳靈是也不葬不改也晉卓是也

春秋義卷二終

春秋義卷三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illegible]為光編訂
受業 荆門[illegible]平永
白門何夢棻耕遲 仝校

莊公

桓公之子名同母曰文姜

元年 戊子莊王四年

春王正月

不即位何也喪至已即位矣踰年改元不即位可也喪至即位何以不書常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而後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書孫內辭也不稱姜氏承上也凡一事而再見者不氏所以省文且明相蒙也然則夫人無貶乎曰書孫則已貶也出姜曰歸不與弒也無罪之辭也文姜曰孫與弒也有罪之辭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文姜之不為桓妻明矣桓不妻之莊不可以母之魯不可以君之聲其罪而討之可也書孫于齊見夫人之為賊也見魯人之縱賊也見

齊人之容賊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卿也逆王姬魯主婚也魯主婚禮也何以書王姬者歸於齊者也仇讐之人不可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爲喪故且惡齊也與其築於外也不如辭而不主之爲愈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桓公鮑之子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周官典命掌諸侯之命數有始封而受命有有功德而加命有喪畢入覲而錫命桓公弑逆未嘗入朝受命焉今來追錫是賞惡也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討當罪則懲惡命當德則勸善人勸於善以邀上之命故爵服貴而朝廷尊人懲於惡以避上之討故刑罰清而禍亂不作周室之衰久矣九伐之法既不克行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無有濫予或庶幾焉而輕爵命以錫弑逆之人王朝之褒賞益不足重矣賞不勸善罰不懲惡命之曰寄生之君也

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忘親釋仇之惡著矣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有焉歸以王姬是賞亂也錫魯桓以爵命結齊襄以婚姻周之不振不亦宜乎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三邑也齊圖紀久矣前盟於黃非愛紀也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文姜既如斯決志滅紀矣抑紀季姜桓后也王姬甫歸

而遽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凡遷有二能以國徙曰某遷自遷者也徙而臣之曰遷某強遷者也

二年 己丑莊王五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公庶兄也書之惡專兵也翬帥師而弑隱慶父帥師而弑閔外戚掌兵而危漢宦寺作將而亡唐春秋之垂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何以書爲之服也於王姬則得矣如桓公何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矣書會已歸也歸不書不敢以告廟也義當絕矣又使歸爲夫人是再死父也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莊公之罪也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刺不能制而從之也

乙酉宋公馮卒

穆公和之子也華督弒與夷而立之者也

三年 庚寅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納朔也朔奔齊齊伐衛故知納朔也朔搆伋壽而殺之其不可君衛明甚且衛有君矣齊黨逆而伐順魯黨仇而伐交故譏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王崩七年矣改葬也不書其人微者往也是夷周於列國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弟也紀侯不能下齊以國與季也酅紀都也不書奔非奔也不書叛非叛也然則以酅入齊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其亦不得已矣齊強而暴紀弱而無能周衰而不能正也

冬公次于滑

欲救紀而畏齊也

四年 辛卯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書奸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不卒卒伯姬志變也齊侯葬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滅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畏齊而逃也國君死社稷正也輕去之非正也大者名也聖人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非大其去也或曰太王不嘗去邠乎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紀侯去而紀亡何大之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志變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輕棄其國而不及葬其妻皆非

常故書之罪齊之暴也惡諸兒之詐也責大之懦也憫紀之亡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蒐狩有地不越境也況及齊人狩乎齊人者不共戴天者也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嘆之深刺之至也

五年 壬辰莊王八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於如師則章之矣靦然施面目於三軍之中是尚可以人禮責乎詩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刺無恥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國也黎來其君也名之未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

六年 癸巳莊王九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書名詳之也王師之出未有善於此也衛朔有罪王命立黔牟焉五國黨朔而伐衛實干王命救之是也惜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以偏師當五國之衆子突之力小而任重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故詳之傷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惡之也王救衛朔入衛逆王命可知矣

秋公至自伐衛

非所至而至也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婚于仇也一至自伐戎遠也一至自伐衛抗王命也雖紀實而善惡見矣故春秋不徒志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軍獲曰俘朔之賂也齊人來歸分之也宋陳鄭皆有焉好利而後忘義忘義而後黨逆黨逆而後拒命乎宋亂立華氏鼎故也拒王命納衛朔俘故也書諸侯伐衛王救衛朔入衛齊歸衛俘而諸侯之貪利而無王可知矣不待傳而其事顯矣不待貶而其義見矣

七年 甲午莊王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書奸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異也恒星經星也不隕者也而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多也
　如雨者非雨也似雨也
秋大水無麥苗
　灾也周之秋夏之夏麥熟而苗將秀也書大水畏天灾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灾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弭天灾救民命帝王之政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凡夫人齊侯之奸皆書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男女無別必至于淫淫而不已必至於亂文姜淫而弒桓莊公不禁哀姜效尤遂通慶父子般閔公之禍纍之不絕如綫耳閨門之變甚於敵國衽席之害慘於兵戎詳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遠恥辱杜禍亂也

八年 乙未莊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約陳蔡以伐郕而不至也
甲午治兵
　不地于郎也古者三年而治兵訓練于閒暇而用于不得已故師出以律而有成功俟人不至無聊而興是役失治兵之義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是次郎之師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怨魯故降齊也胡康侯曰及齊親仇讐也圍郕伐同姓也郕降于齊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歷三時而後還志久也師出無名久而無功故詳志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此禍淫之明驗也無知者年之子也僖公寵年過禮故無知敢于作亂也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原皆始於無禮以禮律身則度謹以禮使臣則分定度謹不淫分定不驕不驕無怨不淫無荒亂何由作審乎致弒之原而戒之則禍亂息矣故春秋不徒志弒也徒人費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死于床不書及其大夫者非卿也

九年 丙申莊王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踰年矣不稱君齊人以賊討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謀納糾也大夫盟齊無君也不名衆也書公及病公也忌其仇納其子而盟其臣非義且失禮矣

夏公伐齊納糾

齊背蔇之盟也糾不稱子爭國也不繫齊不宜有國也公伐而納之多事也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繫齊宜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書入以兵入也王者必正其始天倫之際有讓無爭小白入齊不能正其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亂是以緩也魯人葬非禮之禮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克納則亦已矣而又戰故以我主是戰也大奔曰敗績盟不信而至于伐伐不服而至于戰戰不勝而至于敗自取辱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不書子罪糾也爭國也殺書子罪小白也滅親也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糾不勝而越在他國則亦已矣而必殺之是忍于戕先君之子也書取易辭也病魯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夫也凡殺子弟目君此稱人兼罪其臣也管仲射小白中鉤鮑叔一言而猶相之況子糾親也不諫而使殺焉非盡小白之罪也其君殺之則書君臣與有罪則書人聖人之詳而核也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伯者滅其天倫得一國而為之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

人也

冬浚洙

浚之者深之也畏齊也書之志勞民也所以守國者末矣

十年丁酉莊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來伐而我敗之也不言伐而言敗意責魯也齊殺子糾而又來伐敗之是也猶責魯者自治之理寡怨之道止亂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勝齊而驕也

三月宋人遷宿

衆宋嘗盟于宿宋怒衆遂遷宿遷怒也宿不復見因遷而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齊而侵宋故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

同次而獨敗焉宋先進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稱號削其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其爵子也熊通始大僭稱王而改號荊書其號削其王春秋之義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凡僭號者皆削之使天下定於一也尊周也所以為天子之事也荊敗蔡師猾夏之始也蔡侯名失國也以歸執也敗中國之師執中國之諸侯天子不敢問方伯不能救聖人之所傷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罪莫大于滅國而桓公首倡之所謂罪之魁也荊執蔡侯不能救也而滅弱小以立威管仲之器可知矣譚子不名史失

之也奔不言出國亡也無自出也

十有一年 戊戌莊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再敗宋也君無道而屢勝非國之福也哀公問于子貢曰吳何以亡對曰驟戰而驟勝也驟戰則民疲驟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秋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外災亦志聖人之仁而大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無私心謹天災恤民隱無分內外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魯主王姬多矣獨莊公兩書之者為歸于齊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齊易世矣猶不可以通乎曰不敵怨可也與為好不可也先君之痛不可以遂忘也

十有二年 己亥莊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猶書紀叔姬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也叔姬歸酅紀侯卒也卒不書失國也書歸酅賢叔姬也酅者紀季入齊之邑

也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歸魯而歸酅以奉先祀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聖人之所賢也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莊之子也萬不氏因舊史也書及死於其難也能為有無其庶幾焉華督亦及而不書例之也賊也不與其為大夫也不傷其及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罪宋失賊也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于陳非義矣罪陳

容賊也

十有三年 庚子僖王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始伯也以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此始也列國稱人皆大夫也會于北杏謀宋蔡也蔡新敗宋新弑也春秋之初列國紛紜有若鬬獸四夷交侵王綱不振伯者出而尊周攘夷禁暴安民功亦偉矣然而春秋無褒辭者裁以義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摟諸侯以伐諸侯義所不得為也王者之治定于一人臣之義止于敵愾伯功者望天子以純王之政責諸侯以純臣之節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也王之王也德修而人服有不服焉則增修其德伯之伯也肆威以服人有不服焉則益肆其威齊人滅遂所以威天下也以滅譚遂知封邢救衛之皆假也不言遂君者死于其位也遂無譏焉罪齊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平于齊也懼滅遂之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

也

十有四年 辛丑僖王二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也

夏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

秋七月荆入蔡

為其與于北杏之會也敗其師執其君而又入其國楚暴甚矣齊不能救是以蔡子楚也蔡者中國之藩籬而荆楚之門

戸也不力爭蔡故楚患及鄭而不可制齊桓之失計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鄭服也北杏之會鄭不至宋背之會于鄄皆服也宋在齊下鄭伯主也不復序王爵矣鄭伯者突也突于是年入國不書不來告也
十有五年 壬寅僖王三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申伯命也控主盟會數勤諸侯非義也陳先衛者桓公進之以結其心也衆不與焉疑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合衆齊也不會于鄄故使夫人往焉然而非禮矣二國之好而由于婦人衆之恥齊之辱也凡婦人預政雖功亦罪者不以一時之利而決萬世之防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爲宋討也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是舊屬宋也六年黎來來朝是新從衆也鄄之會宋服而衆不至故爲宋討郳所以固宋而懼衆也謀則工矣而非王道也鄭人敢間之而侵宋無亦窺其心之詐而私乎惟公可以服衆惟誠可以動物權謀術數雖克有功然而勞矣且不可以及遠
鄭人侵宋
間宋之伐郳也甚矣突之無遠慮也始賂宋而求立既立而遂背之後賂宋而求入既入而又背之襲祖鄭莊之餘智而不知其不可也夫鄭四戰之地也齊楚秦晉之所爭也齊桓新伯諸侯方睦不從齊以禦楚而首背盟以伐宋是自求禍也踰年而齊伐鄭荊又伐鄭鄭之不亡幸耳不守信義而尚詐力鮮不困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僖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也故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
秋荊伐鄭
荊患自蔡及鄭也及鄭則諸侯病矣及鄭則周室危矣鄭天下之樞也密邇畿甸控齊引秦北枕三晉荊一得鄭則齊不西秦不東晉不南而楚可北天下之勢四分五裂而不能合也河洛嵩華之險與周共之東都王城可指頤而取也向非

齊桓則被髮左衽久矣抑鄭巖邑也連周室之親守山川之固奉王命以令諸侯至便也鄭莊狡詐首敗王師突祖餘智才又劣焉遂至四而受敵不能用地而爲地所累惜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鄭服也懼楚故從齊也叛則伐之以威之也服則盟之以懷之也畏威懷德諸侯胥從荆人斂迹桓之功也然受天下之尊已而列于宋魯陳衛之上非人臣之度也先陳于衛躋許男于滑伯滕子執進退諸侯之權僭也桓之罪也衆盟曰同

或不書因舊史也蔡人不至服于楚也齊必得蔡而後可制楚楚必得蔡而後可圖鄭不力爭蔡非計也終桓之世蔡不從齊故終桓之世楚不大猖春秋惜之公不親會疑之也

郳子克卒

十有七年 甲辰僖十五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貳于楚也鄭貳于楚非得已也介大國之間而不能自立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耳桓能修德以勝楚鄭將不求而自至不自反而虐執人使非義也天子在上而擅執人之大夫不臣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殺之也齊人滅遂遂君死之遂民思之桓公因以兵戍之遂人憤而盡殺之也此遂人殲齊人也書曰齊人殲于遂不罪遂人也殺人之君私人之土而刼人之衆強不義之至也亡國之餘能自奮而殲敵理之所得爲也變文書之使強不義者有所戒弱而能自立者有所勸也故類觀春秋之書法則功罪定矣書某伐某罪伐之者也某及某戰罪及之者也某執某罪執之者也某殺某罪殺之者也齊人殲于遂不

罪殲之者也齊自殲也梁亡不罪亡之者也梁自亡也鄭棄其師非有敗之者也鄭自棄也比類以觀而義見矣求于日月名氏之間者鑿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罪詹也詹爲人臣將命不辱執之而義死制可也執之不義死道可也逃遁苟免非夫也書逃來罪魯也魯以納叛之故與齊有隙雖盟于柯猶疑之也今又受其逋逃而爲之淵藪非義也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且害稼也

十有八年 乙巳惠王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書追戎病公也聖王之于戎狄也服則柔之叛則禦之來則禦之去不追也危身勞民而事遠略非義也

秋有蜮

蜮魯所無也有則為異且害人也麋之與蜮必志之者謹其所以致此之由也聖人興而圖書出簫韶奏而鳳凰來和氣

之感也君道失而災異見國將亡而妖孽生乖氣之致也春秋上觀天時下察地理中驗人事旁徵庶物纖悉而不遺者所以明感應之理維氣化之變範圍曲成之道也

冬十月

春秋義卷三終

春秋義卷四

海陵　俞　燾為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雙峰游紹孔聖範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莊公

十有九年 丙午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魯卿也陳人微者也遂繼事也齊宋在鄄結因媵婦而遂盟之也以上卿而媵微者之婦以大夫而盟大國之君非君命而生疆埸之釁一事而三失焉故詳志之

夫人姜氏如莒

書奸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惡三國也以結為非不應與盟既已盟矣不應來伐失禮又失信也伐鄙遠也伐邑近國也直書伐我則寇深矣以三國之力而伐鄙不深入也魯服即止矣於此猶見桓文之節制

也

二十年 丁未惠王三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比年如莒縱欲也胡康侯曰禮義天下之大防也禁亂所由生也泉水載馳錄於國風訓男女之別使自遠於禽獸也如齊且不可況如莒乎婦人從夫夫死從子莊公不禁失子道矣

夏齊大災

延燒也宗廟廐庫皆焚也春秋之時災異衆矣聖人取其信

而可徵者書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詳內而略外者衆史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徐戎也嘗執凡伯以歸者也春秋之初戎患先見荆禍繼作安內攘外莫此為要故伐之也伐戎狄以安中國桓之功也不請於王而擅伐之桓之罪也

二十有一年 戊申惠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篡忽而立四年出奔忽復立二年遇弒子亹立一年齊人殺之子儀立十四年傅瑕弒之突復入七年卒突之奔也魯再納之遂與鄭絕子儀子亹之事不書不來告也凡所書者皆突也突篡而書爵始終君鄭也紀實也所以著世衰道微亂臣賊子皆得終於其位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賊也而夫人之春秋有隱痛矣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己酉惠王五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罪無不赦之辭也書曰眚災肆赦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得志而善人寃矣孔子語仲弓曰赦小過欲其寛也作春秋曰肆大眚譏不嚴也寛嚴無常期於得中而已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合於墓而與桓同穴也祔於廟而與桓

配享也春秋有隱痛焉七月而葬與不從夫謚猶未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書其公子非大夫也非大夫而書之公子之重視大夫也其上殺之則稱國其下殺之則稱人以人而殺其公子以公子而爲人所殺以國君而使其公子爲人所殺皆罪也

夏五月

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

求婚也

冬公如齊納幣

子同之生三十有七年矣始求婚非愆期也原有夫人也夫人者誰孟任也公與孟任割臂而盟許爲夫人生子般焉蓋夫人世子皆具矣而又求婚新間舊也並后匹嫡是以有子般之弑也齊仇國也與之會盟爲社稷也而又婚之是死父也文姜之惡義本當絕然而莊則既母之矣衰經之中非議婚之時也婚禮有六惟親迎公自往也今喜於得齊而親納幣非禮也棄夫婦之恩階子孫之禍忘父之仇背母之喪又輕身爲非禮之行娶夫人之失未有甚於此也故其受夫人之害亦未有甚於斯也詳書之垂戒也

二十有三年 庚戌惠王六年

春公至自齊

踰年矣且非所至而至也如齊納幣而告於廟桓公其愀然矣

祭叔來聘

有祭伯有祭公有祭叔伯者爵也公者官也叔則祭伯之弟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天子內臣非命而聘非禮也

夏公如齊觀社

齊社非古也傳云蒐軍實使客觀之也然而公觀之則玩而非事矣程時叔曰齊仇國也又有新婚之嫌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也

公至自齊

非所至而至也

荆人來聘

侵伐書荆者其君也削其王故舉號也來聘書人者其大夫也未爲命卿故書人也書來聘謹之也荆敗蔡伐鄭而聘魯所謂遠交而近攻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謀婚期也穀齊地也如齊已亟矣病公也

蕭叔朝公

蕭附庸也叔蕭君弟也當國而攝其君故書朝不書來公在穀也朝非禮也朝於穀非地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祖禰之宮一也丹桓宮楹是典祀豐於昵也非孝也爲侈而已矣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侈則用費用費則多取多取則民貧民貧則

奸邪生奸邪生則禍亂作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桓公終生之子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將親迎也盟扈得而納幣盟齊侯而逆女喜於得齊而急於娶女故不遑寧處如是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莊公之謂矣

二十有四年 辛亥惠王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刻鏤也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刻桷非禮也丹楹刻桷皆書之者杜其漸也始焉華其宗廟繼必廣其宮室後必高其臺榭新廐築郿連築三臺土木之功繁興於此基之矣紂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止也此春秋之意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不書此何以書爲如齊也非禮之禮也王裒之父死於

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莊公屢如齊獨不憶其父乎且是齊襄之女也而逆之也特書之誅心也

秋公至自齊

不與夫人偕至也親迎而不偕至失夫道矣婦人從夫者也不從公至失婦道矣不正其始宜其亂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未有書入者書入內弗受也其弗受何也孟任故也內有夫人也且是齊襄之女也雖宗廟亦弗受也神人之所弗受而齊強納之故書曰入惡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也覿私見也穀梁曰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女子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覊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猾夏也覊奔陳弱也赤歸曹篡也祭仲執而突歸忽出權在仲也戎侵曹而覊出赤歸制在戎也忽覊皆不稱爵不能君也突赤不書公子失子道也忽覊皆係國宜有國也

突赤皆不繫國不宜有國也突歸而忽始出鄭有君而突逐之也罪甚於赤也覊奔而赤始歸曹無君而赤竊之也罪輕於突也比事以觀而曲直之繩墨覩矣輕重之權衡見矣

郭公

詘也郭亡也比梁亡之例而書之也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以若所言則賢君也何故亡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非有亡郭者也郭自亡耳

二十有五年 壬子惠王八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釋伐我之怨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宣公晉之子也朔拒王命而卒於其位傷王命之不行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不于朝而于社僭天子也不用幣而用牲謟鬼神也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親迎也書歸志失時也伯姬者公姊妹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愆期可知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左氏曰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凡書公如者朝也書大夫如者聘也聘常也而書之或志其交私也或志其謟大也或志其專國也友如陳志季氏之專政且私于陳也

二十有六年 癸丑惠王九年

春公伐戎

往者淮夷徐戎並興魯公征之作費誓孔子取焉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也今則自生戎釁也追于濟西已非矣又伐之是好事以邀功也聖王之於戎狄也彼以禮來不失禮而生釁若其不來不卑屈以結好彼以兵來不無備而致寇若其不來不生事以邀功隱桓會戎盟戎不足以結之而徒自貶也莊公追戎伐戎不足以威之而徒啓寇也皆非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赤除羈之黨也大夫命於天子諸侯不私命也有罪歸於司寇諸侯不專殺也專命之而專殺之則慶賞刑威之柄分矣故天王殺其大夫不書得殺大夫也諸侯殺其大夫書之不得殺大夫也所以定天下於一而止其亂也稱國者君與大臣共之也稱人微者亦與也不書名史失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與楚爭徐也楚得蔡又得徐則患及齊魯而不可制故爭徐所以開侵蔡之路為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宋主兵也意者管仲之謙與若晉大夫則僭矣或曰管仲不見於經何也曰其位卑也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由此觀之非命卿也人不出乎天子之爵命名不登於天子之簡策高國皆書名而仲無見焉守王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甲寅惠王十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禮也失男女之別矣杞伯不閑有家伯姬不守婦道莊公不循典禮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鄭服也鄭貳於楚齊執鄭詹今齊伐徐勢漸盛矣故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私也棄國政而葬其私交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姊妹稱字女則加子經無書子其姬來者以為禮也伯姬來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不稱逆女慶自逆也大夫逆婦不書此何以書志失時也叔

姬伯姬娣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七年矣而始歸失時可知也

杞伯來朝

杞侯也今稱伯時王黜之也書來朝罪杞伯也朝衆已非矣又從伯姬來焉不閑有家而以身徇之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尋幽之好且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 乙卯惠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討其不與幽之盟也伐不書日此日者戰之日也取戰之日而加於伐之上者速戰也齊以是日至衛即以是日戰也書衛人及罪衛人也齊桓之霸雖曰假之然名爲安內攘外也則宜有以成其美衛人不從齊有辭矣又不服而速戰以至於敗則衛人之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克之子也

秋荊伐鄭

爲其從齊也幽之初盟齊執詹者鄭貳於楚也幽之再盟荊伐鄭者鄭專於齊也與齊爭鄭荊禍烈矣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安內攘外不失職矣晉文不能救宋晉悼不能救鄭比於桓公則有愧焉呂樸卿曰中國之得鄭者三召陵服楚新城附鄭齊桓之威也城濮戰勝踐土來盟晉文之威也虎牢城戍蕭魚同會晉悼之威也楚之得鄭亦有三泓之戰中國不振旅而鄭從楚邲之戰荀伯不復從而鄭從楚申之會晉侯不主盟而鄭從楚中國可以得鄭之機亦有三辰陵之盟鄭既背楚矣三帥異謀卒自取敗而鄭決於從楚鄢陵

之戰晉既勝楚矣三郤擅權國多內艱而鄭不復從晉召陵之會十八國之師大集尤勝楚之一機也荀寅黷貨以失諸侯鄭於是東結齊衆而無所適從矣故鄭之叛服夷夏之盛衰而春秋之始末也

冬築郿

郿邑也城邑曰城此曰築非城也障其山林包其水澤以爲遊觀之地也書之譏非制而勞民且不時也冬築之何以不時大無麥禾而築郿所謂時絀舉嬴者也

大無麥禾

倉廩竭也麥在夏禾在秋書於冬者計之也趙氏恒曰土功不息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於歲杪計之知倉廩皆竭也穀梁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文仲也告糴于齊急也君子以臧孫之治國爲無謀矣賦役繁興而不能救也飢饉相仍而不能恤也公私俱病而後求人爲名而已矣君子之治國也恃已而不求人也爲實而不務名也

二十有九年 丙辰惠王十二年

春新延廐

延廐者法廐也天子十二閑馬六種諸侯六閑馬四種大夫四閑馬二種新之者修之也凡土功日至而畢春新之不時也大無麥禾而冬築郿春新延廐耗財已甚矣勞民已亟矣

夏鄭人侵許

再盟于幽許人不至故也鄭許有舊怨是假公以濟私也春秋惡之

秋有蜚

異也有者不宜有者也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亡矣猶繫紀者從叔姬之志也卒之賢之也所以表潛德之幽光崇奬節義爲後世勸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公弟不卒特卒叔肸王臣不卒特卒王子虎劉卷皆賢之也

城諸及防

備齊也將與齊爭鄣也諸及防者先城諸而後城防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城之時也何以書歲歉而勞民也程子曰爲

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三十年 丁巳惠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伐而次者以次爲美救而次者以次爲譏次于滑而紀滅次于成而鄣降見義不爲無勇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魯服曰降郕降于齊郕自降也意責魯也齊人降鄣非鄣自降也專責齊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國滅不葬葬叔姬者賢叔姬也抑以順紀季也紀滅矣葬紀叔姬見叔姬之全乎爲紀之婦也叔姬歸于酅矣葬紀叔姬見紀季之全乎爲紀之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釋救鄣之嫌也

齊人伐山戎

營州之戎也伐之以其病北燕也北伐戎南伐楚桓公之霸也戎患及於一國楚患及於天下先戎而後楚者管仲之謀也戎近而楚遠戎弱而楚強遠與楚爭戎襲其後此危道也故舍楚而伐戎釋內顧之憂也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南征也所以爲北伐也夷吾束馬懸車以踰卑耳其北伐也所以爲南征也事雖異而心則同矣

三十有一年 戊午惠王十四年

春築臺于郎

方而高曰臺去國而遠築臺非禮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

薛魯邑也再築臺亟勞民力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山戎之俘也來獻何威魯也魯次成齊降鄣雖遇于濟未釋然也故來獻捷名曰自卑而懷之實自矜而威之也獻戎捷禮乎曰非禮也諸侯有四夷之功以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侯不相遺俘使人獻之猶曰非也況親來乎桓公徒知一獻之可以服魯而不知失禮之不可以服天下也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也三築臺勞民甚也君志荒矣國政廢矣貨財殫矣民力竭矣比而觀之丹楹刻桷築郿新廐大城二邑連築三臺土木之功未有甚於斯也人知國政之弊在城邑築臺之

日而不知君心之侈在丹楹刻桷之時庸人褻於其著聖人謹於其微是故卑宮惡服絕侈汰也慄慄危懼戒驕逸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慾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也

冬不雨

災也冬不雨何以災周之冬夏之秋也

三十有二年 己未惠王十五年

春城小穀

魯邑也無麥禾而新延廄冬不雨而城小穀無恤民之心矣

身殁而禍作非不幸也宜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謀伐我也齊降鄣而我爭之獻捷而又不往故謀伐之也先宋宋爲主也劉原父曰席則有上下焉室則有奥阼焉凡諸侯之事重主輕大小近主遠宋主齊近也孰近近梁丘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叔孫氏之始也牙之卒季友酖之也爲般故也不書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正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正終也故薨于路寢就公卿也所以正始終明顧命防隱慝杜篡奪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不稱爵未踰年也稱子嗣位也不書薨未成君也凡嗣子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禮也公薨而子般卒弑也子般者孟任之子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而與之盟生子般焉子般生而又娶哀姜新間舊也國本搖矣故慶父弑般將以悅哀姜而專魯也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上不能正其母中不能正其妻故下不能庇其子

也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將使人君鑒焉而守禮閑家以絕禍亂也不葬未成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卒而慶父如齊是慶父弑之也弑書卒內辭也繼書如不沒其實也不書奔非奔也告立閔公也書如見魯人之不討而縱其往也齊人之不討而容其來也季友奔陳不書削之也以別於慶父也

秋伐邢

志狄禍也春秋之世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微管仲則中國殆矣夫子仁之以救世也心之德與愛之理一也高談性命而恥言事功者非孔子之道也

閔公

元年 庚申惠王十六年

莊公庶子也慶父弑子般而立之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十月般弑慶父立閔公而後如齊則既已即位矣故踰年不復即位也

齊人救邢

善齊人也胡康侯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罪在列國救在夷狄罪在中國救而不速書次以譏之救而不敢書至以罪之兵者聖人之所惡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復季友也友酖牙而立般慶父弑般而立閔季友奔陳因陳以訴于齊欲因齊以歸于魯而懼閔公之不安乎已也魯人厭慶父而思季子而又懼季子之不利於閔公也故公及齊侯盟使閔公安乎季子季子安乎閔公而後來歸也

季子來歸

稱季子魯人尊之也言來歸魯人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慶父通乎夫人以傾公室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平內難也尊之至則責之周喜之深則望之切而卒使閔公再弑則季子之過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所以繪當時之情事哀魯國而責季子之失其望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不名史闕也盟曰來盟聘曰來聘直書曰來蓋覘國也齊伯主也而近於魯不思明王法修伯職討有罪扶微弱乃使智謀之士覘虛實而欲取之齊之君臣交失矣故書之譏之也

二年 辛酉惠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罪齊人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祭不書名獨郊禘書之者志僭也禘天子之禮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不王不禘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悉書則不可勝書因事以見義焉兩書禘而九書郊皆有故者也不書祭名者不譏其祭也譏失禮也書祭名者兼譏其祭也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有書禘有書吉禘禘者常禘也喪畢而禘吉禘也新主致於廟遠主遷於祧大祭於太廟審禘昭穆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距莊公之薨二十一月

矣猶在喪也言莊公非宮也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三年而升於廟今猶未升也禘也者當於太廟者也不於廟而於寢則褻矣書禘僭也書吉禘未可以吉也于莊公非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故志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弒也孰弒之夫人慶父弒之也二人之弒公何也哀姜通乎慶父弒子般子般者季子之所立也故季子奔陳閔公既立乃背慶父而盟齊侯以返季友非夫人與慶父意也故復比而弒公也夫人慶父固不容誅矣抑季子亦有罪焉夫以季子之才力可以酖叔牙何難於誅慶父況既來歸矣外有強援內結主知不順人心以討亂賊隱忍而待閔公之罹害失魯人之望矣不書葬不成喪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與弒也文姜不氏上已見也故蒙之也哀姜書氏上未見也故目之也事有由起禍有由成夫人之惡莊公啓之也莊公不哀其父而婚于齊是教弒也不閑其母而播于衆是誨淫也故夫人不以淫爲羞大臣不以弒爲恥般弒於前閔弒於後魯國幾亡莊公之過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夫人孫而慶父奔二人共弒也夫人慶父何以奔季友立僖公也然則季友之力足以濟而坐觀禍變可想矣牙之後爲叔孫慶父之後爲孟孫友之後爲季孫此三家之始也

冬齊高子來盟

定僖公也不稱使權在高子也稱子魯人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夫人內亂慶父外專魯未知孰有之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高子至而平魯難定僖公是再造魯也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

貴之也聖人因而不改者見當時之國勢與人情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求之則已哀也望之則已切也故曰春秋之作也如化工之賦物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滅矣書入得而不居也楊龜山曰墻茨鶉奔衛爲狄所滅之因也衛自宣惠以來上烝下淫犬羊雜揉自狄之矣今而狄入氣相感也淫亂之禍不篡則滅烈哉

鄭棄其師

清人之詩是也其序曰文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將兵於河

上久而不召其衆潰焉是棄之也書師志衆也衆者國之所與立也而自棄之誅之不臧未有甚於斯也書曰鄭棄君臣同罪之辭也

春秋義卷四終

春秋義卷五

海陵 俞 燾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關中郭夢龍乘六 仝校
受業 白門何夢篆耕遲

僖公

閔公庶兄成風子也季友立之

元年 壬戌惠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不卽位也哀姜孫慶父奔成季立僖公也高子來

盟定公位也然則公既卽位矣元年不復卽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次而救非救也韓非子曰狄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次者其實而以救爲名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師次于聶北邢遷于夷儀齊之不戍爲救可知也正月次于聶北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守死待救可知也然則桓公之心

可誅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是次於聶北之師也既遷而城之孰如未遷而救之然而猶愈於已也故書城邢紀功也甚矣春秋之善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既書遷而又書城獎勞也其察奸也明其與人也恕其用刑也斷其用賞也周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不地其地者有故也齊人殺之也以歸者不可以歸者也再辱魯矣卽其薨所而葬之可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而又伐許故也荆稱楚何也昔周封熊繹於楚熊渠始大僭稱王而改號荆楚之所以爲荆也子文得政復號楚以通於上國荆之所以爲楚也彼以荆來則荆之彼以楚來則楚之紀實也周方楚子而無荆王故荆君來則荆之荆大夫來則人之削其僭也楚君來則子之楚大夫來則人之名之從其爵也本王制以正名稱春秋所以爲天子之事也傳者不知乃曰進之夫伐鄭何事也獎夷之能猾夏乎而進之耶甚矣其謬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謀鄭衛也狄入衛而楚伐鄭會於檉以謀之修伯職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爲其受夫人也邾雖有罪業與會於檉矣且夫人之喪魯猶受之而興兵以敗邾師不亦過乎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季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來責賂而魯敗之也莒貪而魯詐也不書友殺慶父當殺者也不書魯人殺慶父不以賊討也挐莒卿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於是乎始大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衍文也不稱姜氏蒙上也書喪至不可以至也以兵死者不入於兆以罪出者其子不喪之也況預弑夫二君見誅於方伯者乎

二年 癸亥惠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是諸侯城楚丘也不書諸侯文有闕也不序蒙檉之會也左氏曰僖之元年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不當葬也有宜葬而不葬隱閔是也有不宜葬而葬文姜哀姜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國也虞先晉主兵也下陽者虞虢之塞也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滅人以自封猶不爲也況亡人以自危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服江黄也江黄服則楚有内憂雖欲深入狼顧恐江黄之議其後也故服江黄者伐楚之要計也斷其右臂而塞其門也然而非王道矣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惜桓公之急近功利而無遠慮也不數年而楚伐江滅黄君子病之

冬十月不雨

志不雨之始也

楚人侵鄭

與齊爭鄭也屢爭而不得齊强也

三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不雨

再時不雨也

夏四月不雨

三時不雨也

徐人取舒

徐舒皆夷也書之何關於中國也舒近楚而從楚徐近齊而從齊齊欲伐楚則必過徐而恐徐之中變也故使之取舒所以絶於楚也江黄服而楚有近憂徐舒服而齊無内患管仲之謀也

六月雨

志不雨之終也總而計之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六月也此詳書之而後總計之者前目而後凡春秋之通例也凡書雨者憫雨也謹天灾重民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伐楚之役江黄不與其不與也所以深於與也江黄屯兵於境内則楚師不敢遠出致屈完之來盟惟江黄之故也善謀也然而比於天吏則有間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亟爭鄭也

四年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志齊桓之伯也荆楚五十年間伐蔡伐鄭憑陵諸夏莫敢誰何獨齊發奮而謀伐之北威戎狄南固陳鄭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一出而蠻荆來威厥功懋矣故序八國之君見與者衆也先侵蔡攻瑕也書侵用奇也不使楚得救之也

書蔡潰紀功也遂伐楚壯之也書伐用正也兵威既振可聲罪而致討也于陘深入也示必戰也次于陘節制也修文告之辭申威讓之令也詳而書之蓋予之也五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然而予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孔子志在於救民故美其有匡世之功孟子志在於明道故譏其失君臣之義也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而罪之魁也明於五伯之功罪則知春秋之義矣

夏許男新臣卒

不書卒於師者卒於國也陘近許疾而歸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來盟於師聽命也嘉服義也盟於召陵退舍也嘉有禮也攘外之道服則柔之叛則威之威之欲其服也不窮兵而誇遠畧也柔之固其心也不驕矜而失其意也進而次焉能威之矣退而盟焉能柔之也然止於此而已矣不能革僭號也不能返侵疆也連八國之師而與其大夫一盟則僅矣聖人之心與人爲善嘉其所已能而惜其所未至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貳於楚也盟於幽而執詹盟於召陵而執濤塗其事同也陳之與蔡一體之國也蔡從楚陳從齊望倚齊以敵楚也召陵之役楚不大創陳人懼焉而後貳也桓公不自反而擅執人之大夫則功未成而志已驕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獨用江黃均勞逸也書執書伐甚齊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
執之伐之而又侵之已甚矣諸侯方歸而又勤之已亟矣桓
公之驕也
五年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書殺世子甚晉侯也莫親父子莫重世嫡而至於殺者溺於
色而蔽於讒也有國家而殺其世子未有不亂者也晉侯殺

申生里克殺奚齊又弒卓子夷吾獲於韓原子圉死於高梁
皆是故也女戎一興骨肉不能保其生宗子一摇數世不能
靖其亂詳書之爲戒也抑申生之死可謂恭矣然而不如其
行也不然則入而明之也隱忍而死是陷親於不義也董子
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
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若獻公
者所謂前有讒而不見者與故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遇變

事而不知權也是以不免於死而且陷父於不義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之姑也於禮不得歸寧來已非矣朝其子又非也父在
子不當朝借曰朝焉不必其母之朝之也是夫老子幼女壯
而干國事也
夏公孫兹如牟
牟小國也聘之何也公孫兹有私也娶於牟故也如陳公子
友之故也如牟公孫兹之故也故志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王世子者襄王鄭也會之定之也惠王欲立叔帶桓率諸侯
以會鄭示天下皆戴世子而不可易也然而不可訓也夫惠
雖失道是君父也桓人臣也鄭人子也桓而守臣之節也者
諫之可也以死爭之可也鄭而知子之義也者安之可也讓
而逃焉可也桓不請王而會世子是要君也世子不奉王命
而會諸侯是制父也或曰不如是則廢嫡立庶而周室危是
亦變之正也曰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孝子之行有順無制
忠臣之義有死無要太王欲立季歷泰伯逃之孤竹欲立叔
齊伯夷去焉龍逢比干諫而死耳不聞脅而制其君也父子

有猜忌之嫌必啓弒簒之漸兄弟無友讓之風必開禍亂之原公卿挾擁立之功必有跋扈之變方鎮清君側之惡必生易姓之爱首止之會槩以恒辭書之者明臣子之義全君父之尊杜亂賊之漸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書諸侯世子不與盟也不序蒙上也盟於首止定世子也聖人書之與私盟者同辭惡要君也

鄭伯逃歸不盟

鄭伯不盟何也首止之盟非惠王意也王謂鄭伯曰吾撫女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歸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奉王命以不受盟而書逃何也此則聖人之權衡也夫所貴乎君之命者非謂其言莫予違也所貴乎從君之命者非謂其從君於昏也君之制命也制以義不制以勢臣之從命也從其治不從其亂鄭世嫡也宗子維城不可搖也桓之定之雖曰要君然所假者義也惠王而明於君道則當畧其私心而從其公義鄭伯而明於臣道則當弥縫其闕而匡救其非惠王不以義而制命鄭伯不以道而諍君是相率爲匹夫之行也書會不當會也書逃不當逃也諸侯不當要君世子不當制父惠王不當廢嫡鄭伯不當從昏臣子之義著君父之道明非聖人孰能修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弦黄姻也黄從齊故楚滅弦滅弦者無黄也無黄也者無齊也桓驕而楚張君子傷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稱公天子之三公也是而可執孰不可執罪晉也抑以見虞公之愚也從晉而滅下陽宜其執於晉也不書滅不絶其祀也不書取歸其職貢於王也不書以歸地入於晉也

六年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其逃盟也鄭之逃盟王之命也而遽伐之是伐王命也君子是以知首止之盟之不可訓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惡圍許也諸侯不序蒙上也遂救許則鄭圍釋矣楚得計而諸侯無功也然而書救不没其善

也以為猶愈於已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齊務武而不修德鄭卽夷而不知變皆非也

夏小邾子來朝

邾之別封也能自達於天子而爵命之也稱小以別於邾也來朝非禮也旣受王命而為子矣則當朝於天子不可朝於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以說於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鄭求成也使世子來懼見執也陳亦世子來者陳侯疾也

曹伯班卒

曹自射姑卒後羈出赤歸會盟不與國亂也赤卒不書不告也僖之元年城邢而曹師出意班已立矣自是以後齊桓之役曹無不從遂與魯衛宋鄭匹者昭公之為也國無小在自强而已矣

公子友如齊

聘也三年友如矣今又如焉自是以後友與公迭如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微者也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尊王也以王人而受盟於諸侯非禮也鄭伯逃盟王所命也今乃王人亦受盟者是必惠王病而襄王當國也鄭失所恃故懼而求盟焉書曰乞鄙之也其情廹矣始於逃終於乞自取侮也詩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鄭伯之謂也

夏狄伐晉

晉强國也狄敢伐之愈横也抑晉强國也狄敢伐之晉衰也世子殺公子亡大臣不協內有釁焉故狄乘之也釁起房帷變生敵國女禍烈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喪畢而禘致新主也哀姜以僖元年薨今始致疑之也疑其不可以致而卒致之也卒致正乎曰不正哀姜不可以入廟

矣不稱姜氏蒙上也哀姜葬後閒無他夫人之事故不書氏
以明致於廟者即薨於夷者也從前目後凡之例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九年庚午襄王元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也莊公馮之子捷之弟也春秋之初宋鄭交爭督弒
與夷萬弒捷自御說立而其國靖矣與齊比而圖伯凡其尊
周攘夷之舉無不從也凡其滅小降弱之事未嘗一從之也

賢君也不葬者宋子與諸侯皆在葵丘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謀王室也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故桓
盟諸侯而王出重臣以臨之也惠王得以正終襄王得以正
始在此盟也然而不可訓也天王之喪在焉衰絰之中而擅
爲會盟非純臣之節也首止之盟雖曰翊世子實以制天王
也葵丘之會雖曰定王室實以威諸侯也其迹是而心則非
也武王終以克商而爲大聖者無利商之心也曹操終身事
漢而爲巨奸者有利漢之心也三仁無益於商而孔子許之
者其心爲商也五伯有益於周而聖門不道者其心不爲周
也宋稱子喪未踰年也齊侯宋子皆有罪焉君子不奪人之
喪亦不爲人而奪其喪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何以卒爲之服也朞之喪諸侯絕大夫降惟內女許字於諸
侯則尊同故不絕不降也叔弓卒而猶繹失君臣之義也伯
姬卒而猶盟無兄弟之恩也聖人之於人倫無所苟而已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書諸侯周公不與盟也不序蒙上也孟子所載五命之辭亦

云善矣然不率諸侯以聽王命而自命諸侯非禮也槩以恒
辭書之者功罪不相掩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也殺其世子申生者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者驪姬之子也里克者申生之傅也晉侯爲驪姬而殺
申生故里克爲申生而殺奚齊也稱子未踰年也未踰年則
繞於先君故內弒則書子卒外弒則書殺其君之子也不稱
弒未成君也不書公子已嗣位也

十年 辛未襄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於齊也齊與周匹矣王室卑也伯主僭也諸侯諂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狄益熾也温在王畿而狄敢滅之無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奚齊弟也稱君踰年也書弒既成君也里克好勇而不知義當獻公之殺申生也宜爭之也齊則國之福也不則以死繼之不然去之可也奚齊與卓皆吾君之子也君立之斯立

矣人臣敢以兵正之是亂也故槩以弒書之所以明君臣之義定上下之志也及荀息何也荀息立卓也從獻公之亂命而以身殉之也好義而不能精義也然以視食其言者猶愈焉故書之傷荀息而甚里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狄滅温楚滅弦是之不憂而伐北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也許有楚患而驅之北伐不恕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矣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凡弒而爲君者以賊討之則書殺不以賊討則書弒弒而爲卿者以賊討之則書名不以賊討則書大夫不以亂易亂也葉石林曰衛患甯喜之專而殺喜晉畏里克之逼而殺克不因其爲賊也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中者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雨雪常也大則灾矣故志之

十有一年 壬申襄王三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聲姜也齊侯之女也逆至不書得禮也婦無外事不歸寧而會于陽穀夫人失正矣婦人從夫者也不閑有家而及夫人以會伯主公失正矣會所以行禮也行禮卒於無別齊侯失正矣管仲在焉而不之禁者以是爲無傷也天下之治本於禮人君之治出於心禮莫嚴於男女心莫要於敬肆男女有別則不淫不淫無亂簒弒所以不作也敬謹常存則不怠不怠無荒國事所以長治也陽穀之會桓公之心荒矣故楚伐

江滅黃而不能救也且失男女之別矣故嬖妾爭寵公子爭
立而禍不止也聖人之道蓋可忽乎哉

秋八月大雩

旱也去冬大雨雪今秋旱志灾也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僖公初政精明故灾異亦少玆稍怠矣而水旱遂生然則君
人者其可以是爲適然也哉

冬楚人伐黃

爲其從齊也江黃盟貫之初而不敢伐者齊方勤也名陵受
盟以後而反伐之者齊已怠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十有二年　癸酉襄王四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罪楚也抑病齊也滅不書伐此特書之見黃之被伐久矣齊
不救而使至於滅也不書其君死於其位也君子憫黃之不
幸惡楚之暴而責齊桓之怠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莊公林之子也

十有三年　甲戌襄王五年

春狄侵衛

温子奔衛故也狄嘗入衛而齊存之今楚滅黃而齊不救狄
人其窺之矣故侵衛也驕滿一生戎馬四起甚可畏也憂勞
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獨齊桓也與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謀狄難也將爲衛城緣陵也

秋九月大雩

旱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故雩也頻旱僖公之政可知矣

冬公子友如齊

每三年而一如齊勤矣非公如則友如也友與公匹也

十有四年　乙亥襄王六年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不序蒙上也即會鹹之諸侯也城緣陵備狄難也不繫
衛亦蒙上也狄侵衛諸侯會鹹而城緣陵則其爲衛可知也
以爲遷杞者無徵矣書城緣陵序桓績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不繫國未嫁也不稱子公妹也處女會諸侯未之前聞也孰使鄫子季姬使請已也鄫子來朝遂請之也自炫自媒者士女之醜行季姬自炫鄫子自媒僖公不制而從之參譏之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也其山在晉不繫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且其應不專在一國也山崩川竭變之大者故志之

狄侵鄭

狄愈橫也伐邢入衛地相近也鄭在河南與狄遠矣而來侵

是將有吞邢衛而病周之心也是將有並齊楚而爭伯之意也鄭者天下之中也楚禍南至狄禍北至東狄交橫而中原腹背受敵春秋傷之

冬蔡侯肸卒

獻舞之子也齊桓之伯也惟肸堅於從楚而蔡最先亡所謂迷復者與宜其凶也

十有五年 丙子襄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又如焉五年一朝所以事天子也而遂行之而遂受之魯諂而齊僭也

楚人伐徐

為其取舒也向之從齊以病楚者楚皆伐之焉無齊桓也齊桓猶在而無齊桓者桓公之志荒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書盟不協也盟而次焉不急救也諸侯次而大夫救不成其為救也桓德益怠諸侯益離大夫益專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救徐無功而伯命亦不行矣聖人之所傷也公孫敖

慶父之子也公孫敖帥師公孫茲帥師公子友帥師而三家盛矣慶父弒逆而世為卿者天子諸侯之命不行于大夫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然而非所以救徐也夫所謂形格勢禁者攻其所必救也厲非楚所急也姑為此者以欺徐也不敢當楚而無辭於徐故變計而伐厲名曰救徐實避楚也伐厲而楚不退宋伐曹則何益矣作偽心勞日拙齊桓之謂乎

八月螽

頻旱又螽僖公之政可知矣

九月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公未嘗救徐也

季姬歸于鄫

遇之請之而歸之也趙伯循曰會諸姑之失禮由嫂始也諸女之失禮由母始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朔必書一月之始終也夷伯魯大夫也書廟大夫亦有廟也震大夫之廟而國史書之者志異也

冬宋人伐曹

閒曹師之出也齊桓之盛諸侯無相伐者今宋伐曹齊衰而宋圖伯也欲伯而首壞盟以虐與國又出齊桓下矣書之見齊桓之不克終也見宋襄之不善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書楚敗徐罪齊桓也孤軍深入徐不即下救兵四起此敗道也遷延不救而使敗徐君子傷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書晉及秦戰罪晉侯也晉侯者夷吾也賂秦求入既入而遂背之自我致寇而又不服故以晉主是戰也君獲不言師敗書其重者也秦獲晉侯獻公之餘殃也不書以歸未嘗以歸也釋之也秦稱爵未僭號也

春秋義卷五終

海陵 [illegible]光編訂
受業 關[illegible]蕎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僖公

十有六年 丁丑襄王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也隕而後石也後數散也鷁先數聚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也退飛風也言是月嫌同日也隕于一日退飛不止一日也書之志異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之始也書季友生而賜氏也生而賜氏者命爲世卿也季友仲遂是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歸不以禮何以能育不堊削之也嫌與宋共姬紀季姬同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公子牙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楚敗徐故也次匡不救徐會淮不伐楚伯業衰矣許先邢曹邢後鄭許非禮也

十有七年 戊寅襄王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報婁林之役也不伐楚而伐屬伐英氏伯業衰矣

夏滅項

內滅書取此書滅公在會也季氏滅之也爲君諱尊之也不爲臣諱惡之也其義嚴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爲公故也齊以滅項之故止公夫人會而求之也齊侯之荒也魯公之替也夫人之越禮也三家之積惡也公在會而滅項非公罪也不討其臣而止公失刑矣誤而止之悔而舍之可也不釋公而會夫人失禮矣男女之別天地之大義也公不競而求助于夫人是不夫也雖爲公故自有國體而䩄然與會是不婦也三家竊柄滅國自封而陷公於外又不之急也使夫人蒙耻而求之是以君與夫人爲戲也然則僖公之不出亦幸耳乾侯之禍豈無自而然哉

九月公至自會

以夫人之故釋之也齊侯可責公與夫人可羞而三桓之子孫可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之功偉矣然而未聞道也心溺於嗜慾志在乎功利當其不忘在莒之時雖能立戎夏之防而已泯君臣之分暨乎葵丘震驚之後不能定四國之亂而并無身後之謀律以內聖外王之道無當焉故仲尼之徒無道之者

十有八年 己卯襄王十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乘齊亂以求伯也書之罪伐喪也程時叔曰宋襄不度德不量力不守禮而急求諸侯宜其身見執而國幾亡也齊桓之伯四十年矣死僅數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家不齊而人心不服也

夏師救齊

書救予之也隣有兵喪撫而定之使無亂焉是可與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明宋之志乎是戰也惡伐喪也齊師敗績內亂故也桓公之澤斬矣

狄救齊

予救也救在遠國責在四隣救在夷狄責在中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亂是以緩也黃若晦曰古之王者修身齊家而後推之國與天下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患伯者則急於外而無其本矣內變六人嗣不早定宜其亂也管仲無格君之學謂淫欲無害於伯趣辦目前而無遠慮曾西不為宜哉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伐齊故也前書狄其君也此書人其臣也狄嘗病邢矣衛同姓也而黨狄以伐之邢之罪也

十有九年 庚辰襄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求伯也執滕子所以威諸侯也然而暴矣齊桓之伯擅執大夫春秋猶非之況君乎以是求伯難以免矣盂之會遂自執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求伯也曹邾稱人君不往也不以國而曰曹南曹未服也

未服則何以盟要盟也

鄫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故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以爲牲也人神之主也用人誰其享之人且不可況國君乎此天下之大變也宋公在邾而邾用鄫子宋令也以是求伯不亦難乎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執滕用鄫盟曹圍曹不義而欲速也

衛人伐邢

報邢狄之役也報復之師春秋惡之教天下以自反也自反則無事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內不稱公外稱人微者也志之者楚主夏盟之漸也齊桓既歿中國無伯宋襄汲汲爲暴於鄫邾曹滕之間無能爲也魯宋陳蔡皆大國也而與楚盟于齊雖曰無忘齊桓之德實相率而從楚也聖人其憂之矣齊晉吳楚迭伯中國聖人內齊晉而外吳楚者吳楚僭號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僭號則非周臣矣故外之所以使天下定于一也

梁亡

梁自亡也梁近秦秦取之不書不罪秦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不撫民則天易之固不使一人肆於民上而莫之懲也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自亡者亡之可也桀紂自亡不罪湯武梁郭自亡不罪齊秦欲人君兢兢業業永保天命而毋自取亡也

二十年辛巳襄王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作爲也言新有故也南門非一門也天子五諸侯三新作之更大之也春不時也新非制也勞民以逞僖公之志荒矣

夏郜子來朝

非禮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離宮也宮室過制者恒災書之戒崇土木也

鄭人入滑

惡鄭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将為邢伐衛也齊桓之伯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孝之立也南盟楚而北盟狄可謂不善繼其志矣邢屢比狄而病衛非計也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奸之大也棄德崇奸禍之大也邢之謂矣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為大楚伐之益張也

二十有一年 壬午襄王十三年

春狄侵衛

為邢故也所益於邢者小而害於中國者大書之為結夷狄以殘中夏者戒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求諸侯于楚也甚矣宋襄之愚也攘外安内伯者事也能攘夷狄諸侯自至欲圖伯而自貶損以求於楚雖楚許之何面目以長諸侯乎卒為楚執自取辱耳借夷狄以威中國未有不受辱者也

夏大旱

災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楚君始與會盟也楚僭號而經書子本王制也楚先諸侯自伯也宋先楚爭伯也執之辱之也主中國之會執中國之君夷狄之横未有甚於斯也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楚强無禮宋躁無親諸侯弱而不知大義參譏之

冬公伐邾

討其用鄫子也伐之宜也然而邾用鄫子已三年矣畏宋而不敢討焉今楚執宋諸夏之憂公不是圖乃間之而伐邾則是審勢而不審理計利而不計義也春秋惡似而非者故書

之病公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宋捷也不言宋蒙上也諸侯同伐而楚獻捷楚主兵也魯不預伐而來獻捷以脅魯也蠻夷戎狄侵敗王略王命征之則有獻捷聞中國之獻夷捷矣未聞夷獻中國之捷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蒙上也公往焉懾獻捷之威也齊獻捷而魯盟柯楚獻捷而魯盟薄獻戎捷猶可言也獻宋捷不可言也盟于柯釋君父之仇其故在一國也盟于薄失華夷之辨其故在

天下也書釋宋公傷之也怒而執之服而舍之夷狄之得志
中國之恥也

二十有二年 癸未襄王十四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再伐邾矣爲暴也取其邑焉貪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與楚爭鄭也力不敵而亟爭宜其敗也齊桓之爭正而不譎晉文之爭譎而不正晉悼之爭强而不急宋襄之爭急而不强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爭須句也及邾戰罪魯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魯始之故責之也不言敗兩敗也傳曰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魯敗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自戰于升陘始也邾亦敗也

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以宋主戰罪宋也自我致寇又不能禦徒戰而已矣戰不言師書重也敗言師君未獲也宋楚之不敵明矣見執被伐猶不知悔復爭鄭以與是役自取敗也書宋戰而宋敗罪宋也

二十有三年 甲申襄王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圍緍

書伐書圍罪齊侯也宋敗于泓楚勢張矣齊不救宋而助楚爲虐不仁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傷於泓故也暴而不仁躁而不靜弱而好强愚而好詐兵敗身死宜也茲父者御說之子也

秋楚人伐陳

爲逐頓子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夷也春秋之時有二杞傳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是也在夷者書杞子在中國者書杞伯

二十有四年 乙酉襄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狄嘗伐鄭矣今又伐之間中國之無伯而與楚爭鄭也南患楚而北患狄不被髮則左衽矣君子是以不没桓文之功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之立齊桓定之也齊桓既沒叔帶猶存內亂作故奔也內奔曰孫隱之也王奔曰居尊之也居狄臬不言出自外奔也居鄭言出自內奔也以自出爲文者正其本也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天王出居自取之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此之謂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也獻公之子也
二十有五年 丙戌襄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罪衛侯也邢兄弟之國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遂滅之大惡也書名衍文也凡滅國者不名不待名也書滅則其罪見矣滅同姓者名之滅異姓者皆無貶乎且滅同姓者亦有矣獨燬也乎哉而名之也朱子曰下有衛侯燬卒葢傳寫之誤耳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造衛晩年伐齊伐鄭而滅邢耄而荒矣比于武公有愧焉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姊妹而歸于蕩氏者也來逆婦非禮也婦事姑者也姑自逆婦則過矣蕩氏之失禮而亦書之者公主之也諸侯女于大夫使大夫主之公主之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罪專殺也不名史失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所以納頓子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禮也何以書爲其出於楚也是以夷正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散盟也同盟無王也散盟無伯也文公已葬猶稱衛子未踰年也
二十有六年 丁亥襄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申洮之盟也大夫交盟大夫專也慶專莒速專衛故二君交盟其大夫而後固也
齊人侵我西鄙
討洮向之盟也書侵罪齊也已不能伯而討人之盟多事也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書追弗及譏無備也兵可不用不可不備倉卒不能應敵既去而始追之非爲國之道也侵稱人將卑也追稱師紀事也追師非追將也酅齊地也至酅遠也追不出境可也至酅而猶弗及齊去已久矣緩不及事之甚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惡齊也爲我也洮向之盟故也信也然不請王命而背公死黨非義

也春秋明大義不貴小諒故書伐齊罪衛人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將以伐齊也非討矣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齊太師之後也桓公之遺烈猶在寧不亦陵與師以擾邉疆禦之可也以禮諭之可也請于王而討之可也乃乞師于蠻夷以殘中夏而戕甥舅之邦謀之不臧未有甚于斯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夷相滅曷爲書楚益强也夔上游之國也夔滅則楚無内憂而將以全力猾夏聖人懼焉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戰于泓師敗君傷且既易世矣而又伐之而又圍之甚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者不以者也不助宋以退楚反假楚以伐齊以齊謀夏也伐之爲使我也又取其邑尤而效之也且以楚師則事楚矣事楚者以國與楚也以國與楚而博齊之一邑所謂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重病公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戊子襄王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非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桓公之子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方朝而遂入之必非僖公意也是遂專兵而爲暴也東門氏之惡兆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先諸侯伯也稱人詭也未有大夫而先諸侯者下書諸侯盟于宋其無大夫可知也是楚子也有先經而闕有後經而詭蓋春秋之闕詭亦多矣前圍邑今圍國志於必得宋也三國從夷而稱爵皆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不序棠上也盟何事同附楚以病宋也公與焉報乞師之役也書之罪之也胥而為夷也

二十有八年己丑襄王二十年

春晉侯侵曹

晉侯者重耳也侵曹以致楚也當是時也宋被圍齊自守蔡屬楚陳鄭許從楚曾受盟于楚曹衛新附楚蓋天下皆為楚矣晉侯奮然無所與而抗楚人傑也然無王命而爭雄未善也不救宋而伐曹不光大也直書之而功罪見矣

晉侯伐衛

復伐衛必致楚也屢書晉侯壯之也亦惜之也楚圍宋矣晉不伐楚以救宋而先動干戈于兄弟之國非計也原其意蓋恐楚避不戰無以示吾武也夫我以義動彼以義服不殘民而成安攘之功賢于戰遠甚奮其私智而倖一勝未聞道也一則曰晉侯侵曹再則曰晉侯伐衛惜其不義而紛紛多事也聖人之貴仁義而賤詐力不擇事而皆然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內殺曰刺公本畏楚為楚戍衛晉侯奮起公又畏焉故殺買以說於晉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殺未有書故者此書故明非故也誣也始謀不臧背夏即夷既又專殺大夫以說于晉而設詭辭以說于楚自以為計之工矣而不知失刑長偽將不可以為國也

楚人救衛

為晉所致也書曰救則伐者非矣晉書侵伐楚書救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也狄救齊則予之楚救衛則予之聖人之惡侵伐而喜救不擇人而皆然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楚釋宋而救衛晉釋衛而入曹避其鋒而使之疲於奔命也執曹畀宋所以固宋而怒楚使必戰也計亦工矣哉然而入曹暴矣執曹伯無禮矣不歸京師而畀宋人非義矣故曰譎而不正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以晉主戰晉志乎是戰也曩者齊桓伐楚未之戰也齊急楚張非城濮之役則中國危矣而春秋無褒辭者何也聖王之於夷狄也服之而已不與角其力也其於中國也安之而已不殘民以逞也桓公伐楚其進也以義其退也以禮不殘民而敵服猶近正也晉文擾擾多方致敵雖幸而勝其道不足尚也故語戰功則城濮之績過于召陵論道義則召陵之盟愈于城濮觀春秋之書法知聖人所以治天下矣戰稱人將卑也敗稱師絀賞也師敗而將未獲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罪專殺也得臣喪師信有罪矣猶不予其殺之者諸侯亦人臣也小臣有罪大臣不得而擅殺之也楚蠻夷也亦不予其專殺者春秋天子之事也王者之治無外故去其僭號而罪其專殺欲天下之宗于一也

衛侯出奔楚

懼晉也不名未失國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守焉未有二君故不名也楚師敗績晉文之功也曹伯執而衛侯奔晉文之罪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始伯也蔡亦至者懾于戰勝之威也是齊桓所不能致也踐土鄭地也盟于踐土謀納王也王居於鄭故也戰城濮攘夷也盟踐土尊周也其功大矣然而其心則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衛子者誰叔武也不稱叔而稱子且序莒子之上是晉文立之也是叔武因而自立也臣節有虧矣黃若晦曰踐土之盟使衛之臣奪君位温之會使陳之孤奪父喪蓋急於功利而不顧父子君臣之大義也

陳侯如會

不及盟期而止行會禮也

公朝于王所

卽王所在而朝之也王何在在踐土也獨言公朝魯史之辭也言所者非其所也天王蒙塵于外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王命復之也出不名未失國也歸名之有二君也叔武已立矣故衛侯殺叔武不書以爲有可殺之道也言復歸不絕其位也黃若晦曰觀此則宋高宗之戮張邦昌不爲過矣春秋沒叔武而不書教人臣不可以險夷易其心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立叔武者也奔于晉訟衛侯也逃其死而訟其君不臣矣

陳侯欵卒

宣公杵臼之子也不言卒于會歸而卒也

秋杞伯姬來

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誅叔帶也襄王之出也叔帶以隗氏居溫會于溫討之也不書殺宜殺者也陳稱子未踰年也

天王狩于河陽

叔帶既誅諸侯在溫晉侯召王而王自鄭來也不書召而書狩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晉之召王以納王也没而不書不欲苛責之也書狩若王之時巡焉尊之也溫在河之陽不書溫而書河陽大辭也諱就諸侯于溫也聖人于君臣之際辭愈謹而義愈嚴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言所者非所也河陽去周咫尺納王定位而朝于廟可也即河陽而朝之褻矣春秋之法得禮不書失禮而後書是故天子聘于諸侯不書聘隱桓宣則書之聘之非其人也諸侯朝于天子不書朝于王所則書之朝之非其地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訟之也君臣無獄爲臣執君非禮也故書之罪晉人也歸于京師正也何以書見諸侯之不在京師也王自河陽入于京師晉侯在溫執衛侯以歸之遂自溫圍許也天威咫尺

而不帥諸侯入覲此何心也歸之于者往歸之之辭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歸罪咺也書自晉罪晉也執其君而反其臣不可訓也書復歸厭之也君歸而已出君執而已歸是與君爲敵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君書復歸者無譏臣書復歸者譏之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不序蒙上也遂繼事之辭也會溫之後遂圍許未嘗朝于周也圍宋之役許實從楚踐土會盟而許不至是可伐也然不朝周而遂圍之則心急于功利而非爲義也故曰春秋

無義戰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釋之也執不名罪晉也歸名之失國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遂會圍不遑處也晉之威赫矣一年之間侵曹伐衛入曹敗楚再合諸侯再致天子復衛執衛復曹圍許兵威雖振而氣象之殆促煩擾亦可見矣聖門之不道宜哉

二十有九年 庚申襄王二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也葛盧其君也名之未命也不書朝非朝也何以來

將以侵蕭也

公至自圍許

二事而以一事致者從告廟之辭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謀伐鄭也鄭貳于楚也以大夫而盟王人非禮也古者諸侯同盟王官涖之不與盟也涖之盟王人始與焉然猶以諸侯敵王人也今則以大夫敵之矣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故譏之

秋大雨雹

災也

冬介葛盧來

春來不見公故又來何其勤也將假道以侵蕭也凡夷狄之來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故春秋謹之

三十年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間晉之有鄭虞也一念不在于安攘則夷狄乘之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有罪而書大夫不予衛之專殺之也衛侯在外而稱國以殺衛侯命之也殺焉而後歸也及累也叔武稱子已立也瑕稱公子未立也而殺之刑濫矣殺武不書教人臣以守節不可因而利之也殺瑕書之教人君以慎刑不可濫而及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執不名罪晉也歸名之失國也不言復絕之也始歸而殺武猶曰武已立也再歸而殺瑕是長惡不悛也故惡之

晉人秦人圍鄭

鄭貳于楚也圍之已暴矣胡康侯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連帥之職舉矣狄侵
齊而晉圍鄭非伯也

介人侵蕭

屢來魯而卒侵蕭惡介也兼非魯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聘于諸侯禮也何以書為使宰周公也以冢宰而兼三
公是坐而論道之職也使來聘則輕周公而過崇魯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報周公之聘也周公尊于魯侯公宜自往也而使遂聘是抗

魯于周也又以二事出焉使由周以及晉是夷周于晉也

三十有一年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

邑必繫國不繫附庸也田必繫國不繫君故也故田何以書
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私取之
亦罪也以王道正天下也

公子遂如晉

去冬如今又如過恭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有二有日至而郊有祈穀而郊魯郊皆祈穀也然祀上帝
則僭矣於蟄而郊夏正月也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
月郊者時也過則書不時也牲變則書志異也悉書則不可
勝書因其失與變也而書之凡祭不卜而郊卜重也卜不過
三上旬不從卜中旬中旬不從卜下旬下旬不從郊之月殫
矣四卜郊非禮也瀆也曷為或免牲或不免牲不郊猶卜免
牲也從則免不從則繫而待庀牲也曷為或言牲或言牛先
郊三月卜牛在滌三月而成牲經於正月則言牛方在滌也
四月則言牲已成牲也望祀日月星辰也周禮大司樂舞雲

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
祭山川四望附于天神山川附于地示故曰望郊之屬也周
四魯三制有殺也或曰三望者泰山河海也猶之為言可已
而不已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而猶望好僭也聖
人之情見乎辭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王后之命不行天下夫人之教不施境中婚姻大事
也杞無君大夫乎而使夫人求之也書之杜預攺之漸也

秋圍衛

去年伐齊今圍衛無晉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書某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某遷于某罪自遷者也國無小道用之則存不道用之則亡不知自強而徙以避之我能往敵亦能來也周有西戎之難以東遷而遂衰楚有蔡蠻之叛以不從而復振唐西幸而亂宋南渡而弱書遷帝丘垂戒遠矣

三十有二年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也厲公突之子也

衛人侵狄

報圍也狄屢病衛侵之可也然而非王道也中國之禦戎狄也自治而使其不敢犯也自守而使其不能犯也不然而效其所為則亂無時息矣

秋衛人及狄盟

書衛人及罪衛人也不地于狄也其威之也以侵其結之也以盟衛以此為禦狄之長策而不知其非也侵則殘民未必其勝之也卽勝未必心服也盟則招侮且恐其劫之也不劫未必能久也自治有道則不侵而人服不盟而人信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發憤為雄三年之間取威定伯厥績茂矣然道義不明舉動煩擾譎而不正信哉賤土既盟鄭攜狄張驕矣然齊桓沒身遂衰而晉屢世主夏盟者其用人異也桓公止一管仲而已文之從者皆卿材也三軍之帥讓而上德故碩人元老維持於不替得人者昌此之謂乎

三十有三年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晉附庸也晉文在殯而秦入滑乘人之危而殘其民越人之國而不哀其喪有敗道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遂之聘也齊魯之交於是乎始固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姜戎姜姓之戎也秦師入滑者也書及戎敗秦罪晉人也秦入滑固非矣然非晉社稷之憂也柩在殯孤無外事而墨衰絰以即戎背秦德而阨人於險雖有功不足尚也阨人於險

非仁也背喪用兵非孝也忘秦之惠非義也以啇謀夏非禮也晉稱人非君將也秦稱師紀實也衆皆敗也公羊曰殽之役匹馬隻輪無返者

癸巳葬晉文公

辛巳距癸巳十日耳有葬期而墨衰經以即戎非禮也左氏曰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

狄侵齊

屢侵齊無伯也

公伐邾取訾婁

報升陘之役也尤而效之而又甚焉書伐書取病公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屢伐邾無厭也遂屢帥師專兵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屢爲患敗之可也猶書之者樂狄之道不可徒以兵也居喪而勤遠畧春秋戒之

冬十月公如齊

報歸父之聘也周聘而卿往齊聘而公朝非禮可知也公本事晉聞晉喪而伐邾故懼而從齊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疾而返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薨于小寢卽安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彌留之際大臣在側所以正始終明顧命也卽安于內則婦人宦寺皆得緣以爲奸而廢立簒弒之禍興矣書薨于小寢譏失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異也十二月夏十月也霜旣隕矣草生而木實反常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居喪而亟用兵也北敗狄西敗秦南伐許以抗楚是繼文之業也書之者爲其不以道而以兵且太急也鄭嘗貳于楚文公圍之而不服也今從晉何也秦之入滑將以襲鄭晉敗諸殽鄭德之故從之也

春秋義卷六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 俞 燾爲光編訂
受業 豫章徐兆鑄發剛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文公

僖公子也母曰聲姜

元年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改元卽位非禮也桓卽位不成喪也成喪而改元卽位自文

公始也舜正月元日格於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神宗喪已終也非初喪之謂也初喪卽位宜遵成王顧命之儀既反喪服宜守高宗諒闇之制喪服既終乃用元旦受命之禮天子如是諸侯可知也今僖公以十二月薨意其柩前卽位之期與改元朔旦相近遂合二事而一之乎過矣夫事爲可久也期之近者待朔旦而卽位可也設其期尚遠則將柩前卽位乎抑將柩前不卽乎柩前不卽位踰年始卽位則已遲也柩前既卽位踰年又卽位則已贅也故曰改元卽位非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非禮也高息齋曰葬者臣子之事也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止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非禮也諸侯立世子誓於王諸侯薨世子嗣位必告於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王而受命焉王錫之黻冕命圭合瑞然後歸臨其臣民也文公喪未畢未嘗入朝受命也而先來錫

命是自貶以媚諸侯也

晉侯伐衛

昔文公之執衛侯也過矣其怨晉宜也又新播遷不自反而幸人之災非義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將親拜之喪未畢也使大夫則輕君矣然則如之何曰辭而不受可也既錫之而受之則無之而可矣惟禮可以行遠遠禮未有不窮者也

衛人伐晉

罪衛人也晉伐則罪晉衛伐則罪衛何也此聖人之時中也易曰貞凶位不當也時位不當雖正亦凶夫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衛比於晉小而弱矣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與師報復危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大夫而專會伯主政自大夫出也戴岷隱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唐太子弘讀至此廢書而嘆曰聖人何爲書此耶率更令郭

瑜對曰春秋紀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其言似矣而惜未盡也夫所謂惡名不滅者謂奸雄欺世聖人誅心趙盾許止之類是也若商臣不可以是律也而亦書之者將以救世而止亂也夫父子之親人皆有之謂至弑殺其誰信焉然或寵妾立后愛庶匹嫡猜嫌內作覬覦外生前後左右起而譖之謂子將弑父也而父殺其子矣或荒淫嬖倖狎接小人意指既失疑懼遂起不逞之徒從而怵之謂父將殺子也而子弑其父矣理所必無而事或有之言之不忍而筆之不削者將使天下後世知父子之間一失其道可以至於弑殺於是乎父不敢燕溺於房帷子不敢恣情於愛憎父不敢不察讒間子不敢不遠嫌疑父日省其過子日生其恭而弑殺之源絕矣然則書之者將使謹禮制情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也豈徒曰留亂賊之惡名已哉

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又如齊兩屬且求婚也得臣如京師敖如齊政在大夫而夷周於列國也

二年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以晉主戰罪晉侯也殽之敗秦穆悔之茲之來也志封殽尸而已避而不戰可也而又戰之而又敗之已甚矣

丁丑作僖公主

慢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葬而虞期而練僖公之薨二十有五月矣而後作慢也胡康侯曰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公及之也何以知爲公不地也不地者于魯也于魯則公盟可知也敖會晉侯公盟處父而後二國之交始固內

外之政皆在大夫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大夫主盟也晉文之沒諸侯從楚商臣之亂楚失諸侯晉襄而繼文之志也者投袂而起親帥諸侯以討亂賊可以易楚君而永服楚國乃不親來而使士縠主之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前此未之有也於是乎諸侯散矣事會可惜大義不明春秋書之有餘憾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以旱也不歷時而書省文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何祫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諸侯之祭莫大於此也不書祫何得禮也諸侯祫而不禘禘非禮故書之祫得禮故不書也躋僖公升於閔公之上也高息齋曰僖雖閔兄然閔先立君臣之義定矣今而繼體父子之義又定矣文公尊其父而躋之則先禰後祖而昭穆失序劉原父曰非祖禰也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訊伐秦也再敗秦而又伐之也宋陳鄭盟於垂隴者也不帥之討楚而乃伐秦憚於為義而樂於為不義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卿納幣禮也曷為書譏急也葉石林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禫而圖婚猶喪娶也孟縣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献子加於人一等矣

三年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不言帥師師少也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商臣天下之大惡也不伸大義以討賊殘小國而潰之非義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特書之也王臣不卒卒者二人王子虎劉卷也襄王在鄭叔帶居温虎執重以守無二心焉襄王出而不貳襄王入而不疑蓋社稷之臣也特卒之賢之也

秦人伐晉

晉再敗秦伐之宜也書之猶罪秦也春秋貴自治不貴勝敵貴修義不貴修怨懲忿窒慾聖人之道也秦穆之遷善悔過為不力矣不書戰晉不出也

秋楚人圍江

報伐沇也不能討賊而爲賊侮中國之羞也

雨螽于宋

異也

冬公如晉

喪畢朝晉也不朝周而朝晉春秋傷之

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

不地于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是矣書以救江何譏不討賊也會不書故稷特書之不

書疑於討督也伐不書故此特書之不書疑於討商臣也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亦無救於江楚人圍江未必空國來也晉不竭力而以偏師臨之遂足懼楚而觧江圍乎譏救江之非救江也

四年 戊戌襄王二十八年

春公至自晉

喪畢如晉踰年始至朝正於晉也不朝於周可知矣喪未畢而錫命既畢喪而不朝君不君臣不臣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稱公非公也不稱名非卿也稱婦有姑之辭也不稱夫人禮有闕也不至不告廟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卑之矣襄仲竊之是以有廢立之謀也禮之失也甚微禍之伏也甚大可不懼哉

狄侵齊

楚圍江狄侵齊中國無伯也

秋楚人滅江

晉救江而楚滅江處父無功可知矣不討賊而使肆其惡君子傷之

晉侯伐秦

書伐秦罪晉侯也楚滅江狄侵齊不伐楚狄而伐秦失緩急之序矣伐楚大夫往也伐秦則親行失輕重之衡矣秦穆自是不復報也賢於諸侯遠甚序書終以秦誓有以也夫

衛侯使甯俞來聘

魯衛始通且善甯俞也孔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凡大夫之來而特書之者非一時之人望則世卿而執其國柄者也記一代之人與事以傳後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魯夫人皆姜氏也無所謂風氏者是僖公之母也莊公妾也生而夫人之者僖崇所生也卒而夫人之者文尊父命也經亦夫人之者紀實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寵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所生而不虞卑其父以妾祖母爲夫人徒欲從其父而不知其非禮也據實書之義自見矣

五年 己亥襄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含賵常事也不書惟仲子成風書之者不與妾母

爲夫人而志天王之失禮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又别謚非禮矣仲子别宫猶疑之也不疑而附葬祔廟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大夫含賵卿會葬王之禮成風者益隆而失禮愈甚矣不稱天因舊史也舊史異辭而聖人不改者非義之所在也苟以爲貶也則賵仲子何以稱天甚且殺其弟而亦稱天也其又何說之辭

夏公孫敖如晉

喪畢朝之比年聘焉是以事天子者事之也王越禮而恭於魯魯越禮而恭於晉冠履倒置矣

秦人入鄀

鄀貳於楚也書入鄀罪秦人也不伐楚而入鄀不義而陵弱暴寡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

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穆公新臣之子也

六年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與陳睦故也行父友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比年如晉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文公重耳之子也屢與秦爭而不能討商臣之罪文之伯業
衰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供葬事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襄公所用也孤立特起掩狐趙欒范而處其上故君沒
而共殺之也稱國君臣同罪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也處父之死季實爲之宜其奔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餘月也氣盈朔虛故有餘也天子以日至頒曆於諸
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所謂
告月也所以敬天勤民尊王奉祖也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閏之爲道大矣以爲餘月也而弗之告焉怠也始之不
告也以閏其後雖不閏而亦然替告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也
猶朝於廟幸其不已之辭也聖人之愛禮也
七年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春公伐邾
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取須句矣今復取者須句復爲邾也屢伐而屢取之曲
在魯也
遂城郚
以取須句之師城之也不恤民矣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也襄公茲父之子也初卽位而殺大夫其子效之亦
殺大夫而國亂矣宋之大夫皆宗室也詩曰本支百世過剪
其枝則傷其本不葬亂故也

宋人殺其大夫
人殺大夫國亂而君無政也凡稱國以殺者上殺之也無與
於下也稱人以殺者下殺之也有累於上也前書宋殺大夫
上倡之也此書宋人殺大夫下效之也大夫不名史失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以晉主戰罪晉人也不書秦伐非伐也秦之來也先蔑請之
也晉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秦以師送之晉大夫中變背先
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也置君不定背惠食言是晉志乎此

戰也

晉先蔑奔秦

奔不言出自外奔也先蔑在秦師也先蔑無罪而以自奔爲文者智不足也凡主少國疑大臣欲廢嫡而立庶皆罪人也主晉戰而奔先蔑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狄侵我西鄙

志狄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畧之也襄公卒靈公少晉大夫懼諸侯

之不從也會於扈而要盟之是大夫無事而勤諸侯也故畧之

冬徐伐莒

徐嘗從齊矣敗於婁林復從楚今又爲楚猾夏也下喬木而入幽谷徐有焉抑中國之有以致之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爲徐故請盟於魯也敖涖盟且娶已氏也

八年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公盟於扈矣不足憑也必遂與盾又盟焉大夫專而君若贅旒也其後遂與盾交弑履霜之漸可不謹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在雒也雒天地之中也密邇王城而有戎不驅之而反與會盟非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弔也不至而復棄君命也奔莒從已氏也公不奔喪而卿行諸侯無天子也敖如京師而不至大夫無諸侯也以一婦人之故而棄其家非人也故修身者窒欲爲政者守禮而家國可長保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再書宋人殺大夫亂甚也不書名而書官義在於官也列國有六卿非禮也不勝書因事之變而書之事之變奈何司馬掌兵而爲人所殺司城守土而棄之來奔是君無道而官非

其人也司城者司空也以武公名故諱之
九年 癸卯頃王元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賻求車猶爲之名也求金則告匱也王室急而諸侯不臣也
夫人姜氏如齊
無父母而歸寧非禮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譏不親葬也諸侯之葬大夫送之公子遂葬襄公則已重也天王之葬公親送之叔孫得臣葬襄王則已輕也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殺大夫亂也晉君少諸臣爭權而擅相殺也稱國以殺者無天子也稱人以殺者無諸侯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出不致此獨致未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變書人殺大夫亂甚也書及累也因士穀之故而及之也擅殺之專也又及焉濫也
楚人伐鄭
聞晉亂也夷狄之與中國相爲盛衰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善救鄭也亦惜之也大夫主兵而諸侯無能爲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昭公班之子也
九月癸酉地震
異而且爲災也地道靜以動爲變且害民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伐鄭而聘魯遠交而近攻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衣被曰禭僖公成風兼禭之也僖公薨九年矣成風卒六年矣始歸禭緩也葬已久而受之非禮也蓋齊晉既衰秦楚爭伯故楚椒來聘秦假歸禭以結魯也
葬曹共公
十年 甲辰頃王二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公子彄之後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夏秦伐晉
報令狐之役也不書人與師闕文也戰於令狐晉之罪也然彼欲立正也情有可恕而必伐之過矣聖人惡戰伐凡首兵者皆罪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不予楚之得殺大夫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臣也孰及之魯之微者也微者而與王臣盟非禮也
冬狄侵宋
志狄患也侵鄭侵齊侵魯今又侵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謀伐宋也狄越齊衛而侵宋無齊衛也楚越陳鄭而謀宋陳鄭服也楚狄之兵交至於宋中國之不被髮左衽者幾希矣不書伐與戰者宋聞而遂服也

十有一年 乙巳頃王三年
春楚子伐麇
次於厥貉之師也宋已服故伐麇也楚子者誰商臣也滅江六役陳蔡服鄭宋威齊魯而歸伐麇夷狄縱横亂賊得志春秋傷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尋衡雍之盟也當是時也諸侯皆背晉而與楚不從楚者獨三家與六卿耳大夫强而諸侯弱也叔彭生書仲衍文也
秋曹伯來朝

喪畢來見也魯以事天子者事晉曹以事天子者事魯效尤而不知其非也
公子遂如宋
承筐之會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宋新從楚而未固故遂往焉謀背楚也
狄侵齊
志狄患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横矣敗之是也仍以恒辭書之者不尚詐力也然則聖人

之所以治天下而禦四夷固自有道矣

十有二年 丙午頃王四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降於齊師爲附庸今來奔爲齊迫也以自奔爲文罪不能君也不名史失之也

杞伯來朝

三家強且睦于晉故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書子公女也所謂女子子也女子子不卒卒叔姬許字於諸

侯者也重夫人也

夏楚人圍巢

志楚患也

秋滕子來朝

三家與六卿睦故也

秦伯使術來聘

楚每伐鄭則聘魯秦每伐晉則聘魯以兵來者當禦之以好來者當察之也故春秋不徒志聘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必有及之者辨主客分曲直也茲無曲直互相搆怨故不書及交罪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師師城之兵民交病也行父主其事私也二邑近費而介於莒行父之自爲也莒魯爭鄆自此始也

十有三年 丁未頃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也穆公款之子也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也瑣之子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屋壞以不脩也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則無壞道矣而壞志慢也

冬公如晉

朝且尋盟也

衛侯會公于沓

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

志狄患也狄向侵衛自衛及狄盟遂越衛而侵齊宋鄭衛不敢議其後也今會晉非狄意故侵之一與之盟勢必從而爲惡偶失其意反有辭以與戎君子是以知盟夷狄之無益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不地於晉也遂盟趙盾彭生會郤缺而公及晉侯盟君從臣令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亦請平於晉也商臣弑逆人心不與趙盾爲政晉國輯睦諸侯皆欲求成焉故爲新城之盟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順逆之勢昭然可見而惜晉侯之無能也

十有四年 戊申頃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爲須句故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

報伐我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也孝公弟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於楚者服也桓公之盛也舉天下而從諸侯君子猶或譏之今從大夫則陵遲更甚矣同盟於幽而天下一變同盟於

新城而又一變幽之後諸侯不知有天子新城之後大夫不知有諸侯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不日非一日也有者不宜有也一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北斗天紀也孛入之變甚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邾定公之弟晉出也故晉人納之晉人納之宜無不克矣而不克則理屈也亂長幼之序矣然不克而遂已焉猶爲

屈於義而知悔也易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晉人之謂也春秋大遷善而美改過故書之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慶父之子也又奔可以不卒矣而卒之爲喪歸故且示戒也禍淫而客死於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潘之子也商人潘之弟也潘之母曰葛嬴商人之母曰密姬桓公内嬖六人此其二也惟六人内嬖故五子爭立弒殺相尋而未已也房帷之辟禍及宗社可不懼哉舍未踰年而

稱君者列國之禮不同齊不踰年而改元也惠公之卒未踰年而嗣子稱爵是其証矣奚齊書子未君也舍書君已稱君也商人書公子州吁不氏因舊史也弒君之惡一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公之子也黎氏錞曰若子糾子野之類是也宋昭公之不道也大夫殺司馬死司城奔衆叛親離子哀懼及故奔也雖然非義矣見幾而作者爲臣言也子則無去道矣故書來奔罪子哀也

冬單伯如齊

莊公元年有單伯焉至今七十餘年矣非一人也汪德輔曰欒書欒黶皆稱欒伯渥濁彌牟皆稱士伯家父仍叔詩亦有之蓋世稱之也如齊何也齊君舍魯甥也母曰子叔姬叔姬無寵舍無威故被弒焉文公念其女而使單伯請之也弒逆大惡也甥舅至戚也不討賊而自卑以求之其取辱焉宜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而書執者不以單伯及叔姬也男女之別也不稱夫人自内錄也商人不道既弒其君又執其君母而書齊人何也商人

賊也無責爾矣齊人懷商人之私惠不討賊而助虐可罪也故書齊人治賊黨也

十有五年 己酉匡王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華孫何也世卿也昔督弒殤公諸侯受賂而立華氏使世爲司馬也弒君而世司馬孔子之所傷也故因事而特書之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喪畢來朝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也曹行之而魯受之均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歸之與受之者皆非也公孫敖之罪大矣生不討之死不絕也齊魯之政刑可知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襲莊公之誤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釋之也不能討賊借晉寵以請於齊待賊之釋之而後

歸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與新城之盟故也夫蔡人不與非蔡之罪也楚強而晉弱楚近而晉遠恃晉救而背楚危道也其不與者非不欲也不敢也城濮之役一戰勝楚踐土之盟不召而至蔡之情也晉不自反而伐蔡又入之暴甚矣書伐罪晉也書入罪郤缺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罪齊人也抑魯有以取之焉不討賊而數請之其爲賊侮也固宜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執我則如晉侵我則如晉不自強而恃人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欲討齊而不果也公不會有齊難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不能討賊徒盟而已矣書諸侯不專罪晉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獨晉也不專罪晉而討賊之途廣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扈之盟故也商人之惡極矣行父如晉諸侯盟扈不能討也

徒得叔姬之歸而已書之傷之也杞叔姬來歸有罪而見出也來歸子叔姬無罪而被侮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莫之能討遂成君矣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我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商人之謂乎

十有六年 庚戌匡王二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請之而被侵被侵而又請之又請之而又不見答也可謂困

心衡慮而不作者矣書之病文公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不視至於五月也奉王朔以告廟謂之告朔眡朝而授於民謂之視朔四不視朔厭政甚矣不書疾非疾也怠也怠者積惡之原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弗及盟而又盟辭求之無已也遂與行父等也弗及行父盟而及遂盟固齊侯之無常然而齊侯不足責也魯之君臣屢受辱而屢求之求之不答而又求之幸其哀焉而許之也可

恥之甚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母也

毀泉臺

是築於郎者也作臺雖非勿居可也勿修可也毀之是重勞民而揚先祖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漢南之大國也昔武王伐紂首誓庸蜀今秦巴從楚而滅之是楚盡有江漢撫用秦蜀而不可制也志楚之強傷齊晉之弱而憂周魯之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書人衆也不可指名也殺大夫殺司馬司城奔子哀亡無道而國人皆欲弑之也故弑君書人上下兼治之辭也君雖無道猶是君也而敢弑之在國在野皆亂人也所以治下也抑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撫則后虐則仇民皆欲弑亦不可以為君矣所以治上也其下治則君雖昏不至於殺身其上治則民雖愚不至於作亂

十有七年 辛亥匡王三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弑君伐之是也書之者譏不能討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緩也無他故而緩葬怠也文公之為人也無不怠者雖親喪猶不自盡也聲姜別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屢侵之屢盟之又伐焉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侵之而請盟既盟而遂伐之被伐而又請盟怠甚而不能振

也權臣竊命四鄰交侵皆怠之故故人君勵精圖治則權奸自息而國勢漸強矣

諸侯會于扈

無事而勤諸侯也公不與焉齊難故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盟于扈不能討齊會于扈不能討宋有桓文之功而擅爲盟會猶曰罪也無其功而有其罪不亦厭乎故畧之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過恭矣諂以求人其能國乎

十有八年 壬子匡王四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不於路寢非正也不言何臺棠上也泉臺也公之毀泉臺也葢亦信禨祥而爲厭勝乎而卒薨於其下則命不可移也向使動守禮法不輕遊觀雖不毀臺何臺下之薨之有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不信術而妄爲

秦伯罃卒

康公也穆公任好之子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弒書人衆也商人之惡極矣宜衆之欲弒之也州吁書殺以賊討之也商人書弒不以賊討也既北面而事之又以私怨殺之商人雖賊賊商人者亦賊也使惡商人之爲賊而釋夫賊商人者以爲非賊是教人遞爲賊也故以賊討之則稱名而書殺以正治亂也不以賊討則稱君而書弒不以亂易亂也以正治亂則亂止以亂易亂則亂無時息也聖人不惡一人而失天下之防撥亂世返之正而已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未有二人並使者也甫葬而二卿並出非聘也謀廢立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繼體之君也諸侯在殯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禮也弒書卒舊史諱之也春秋脩而知其爲弒者比其辭以見義也三臣如齊夫人歸齊則子之所以卒者可想也文公怠荒權移臣下大臣權盛則思廢立故三家同弒子也所以弒子者爲宣公也所以立宣公者爲敬嬴也所以爲敬嬴者敬嬴嬖也君荒於上權移於下妾媵大臣比而爲奸而篡弒作

矣管子曰主德不足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窺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智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也文公之謂矣故君子必修其身而不敢怠必齊其家而不敢偏不怠則權不下移不偏則嬖不內作然後身安而妻子可保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於齊大歸也弒其子而歸其母也孫於齊者與弒者也罪之也歸于齊者不與弒者也哀之也夫人之逆也公卑之焉奸臣窺伺遂敢生心肉未寒而子殺妻歸則不敬其伉儷之

故也齊其家者愛憎不敢辟也辟則為天下僇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三家相比後先如齊以成廢立之謀然則行父亦一仲遂也世謂家無私積者其公孫弘之布被與春秋於季友行父多微辭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也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者當國之大臣共弒之也於何知之於莒弒州蒲知之

春秋義卷七終

春秋義卷八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illegible]光編訂
受業 天都[illegible]閣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宣公

文公庶子也母曰敬嬴三家殺子赤而立之

元年 癸丑匡王五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曾自文公以後皆即位者踵失也三家弒逆不討賊而即位

與弒也宣之罪減乎桓桓首惡宣與聞焉耳

公子遂如齊逆女

罷賊也與弒可知也桓用翬宣用遂其事同也喪娶非禮也遂如齊歸弒赤立宣公而婚于齊齊亦與弒也大臣隣國比而弒立而以喪婚其惡可知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省文且蒙上也一事而再見者名之通例也以者不以者也不親迎而遂以之非禮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既出矣猶有姑者妾母為夫人也是敬嬴也敬嬴私于仲遂比而

殺嫡子出夫人婚大國以自尊也仲子別宮猶疑之焉成風卒葬死而夫人之也敬嬴逆婦生而夫人之矣因事書之著妾母當國之戒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而請定公位也何以知之會于平州取濟西田也子赤弒而遂如齊行父如齊宣公婚而遂如齊行父如齊同惡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專刑大夫也大夫王臣也有功命于天子有罪請于天子放之殺之非諸侯事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屏

諸四裔禦魑魅也晉非天子而放大夫衛非晉之荒服而放于衛皆罪也晉止知大夫之罪當放而不知放大夫者罪甚于大夫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季孫請之也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如齊婚齊而會齊惡齊黨惡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弒立之事遂始之而遂終之齊主之得臣行父從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也向怪子赤齊出魯殺之而立宣公齊胡為與謀及觀取田而知之矣遂欲廢立故如齊賂以濟西而且請婚焉齊人許之歸而殺子赤出夫人立宣公逆齊女會平州以定之而後輸其賂也出姜齊女也子赤齊甥也弒立大惡也苟以貪區區之田遂至滅親黨賊而不知恥焉好利故也黃若晦曰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衛俘四出而衛朔入濟西入齊而宣位定利賂之禍如此其極也故為人君者清心寡欲則亂賊息矣

秋邾子來朝

黃若晦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宣篡而反朝之者畏齊故也齊悅魯之賂邾畏齊之強而是非不問矣此所以為春秋之亂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與晉爭伯也新城之盟鄭從晉矣今復從楚謂晉不能也楚猾夏鄭卽夷晉無政交譏之也宋有罪矣亦不與其侵者非能討賊也爲暴而已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善救陳也然大夫專兵而圖伯則世變愈下矣陳君舉曰南北之勢於是分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諸侯以晉師之猶出也於是乎會而伐鄭討其從楚也陳宋伐鄭楚兵退也不書會盾意在于師也爲師來非爲盾也於此見人之可以義動而天下事猶可爲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無故侵小也穿盾族也亦帥師趙氏橫也盾帥師穿帥師而

靈公危矣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書之罪晉宋也鄭不服曷爲罪晉宋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治人不治則反其治也夫鄭之所以從楚者謂宋人弒君晉不討故也今不反其所爲而總其罪人以臨之宜其不服也故罪晉宋自治之道也

二年 甲寅匡王六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也戰于宋地鄭伐宋也不言鄭伐而以宋主戰罪宋人也鄭猾夏而罪宋人何也宋弒君也聖人始終惡宋也兩稱帥師其罪敵也君獲不言師敗君重于師也卿獲兼言師卿與師等也

秦師伐晉

報侵崇也崇秦附庸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役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君弱臣強故也三傳皆曰趙穿弒也盾爲法而受惡夫弒君何事乃釋弒者不罪使不弒者受之乎亾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弒也非不弒而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穿弒也暨乎返國方德穿之不服而又奚討焉律以殺人首從之例盾造意穿從之也三傳皆謬而左氏尤甚越境乃免非君子之言也盾不與弒也者雖不出亡猶將宥之設果與弒雖逃之於海濱詎能解免乎哉且夫奸雄之所以敢爲大逆者恃其智辨以爲吾陰爲其實而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爲所欺也一得其情即直筆以書之於是乎奸雄之術窮而

亂賊懼董狐所以爲良史春秋所以爲經也爲法受惡云乎
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乙卯定王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牲變也稱牛未成牲也會郊非禮也天王崩不奔喪而卜郊尤非也口傷牛死神戒之與不郊而望不在正月中無異事故連及之也乃者緩辭也非不郊也牛死故也不然者郊矣猶者贅辭也不郊而猶望好僭也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

速也周失禮也微者往會失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夷相攻何以志爲是陸渾之戎也昔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密邇王都楚伐戎實覬周也惡楚子而危周也

夏楚人侵鄭

鄭從晉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侵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也備書之惡晉楚而憫鄭也

秋赤狄侵齊

狄別種也自得臣敗狄狄患息而赤狄白狄與敢侵齊强也

宋師圍曹

罪宋也新城之盟曹伯與焉伐鄭之役曹伯實從宋敗于鄭而與師圍曹非義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文公捷之子也

葬鄭穆公

四年 丙辰定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平和也公與郯婚而挾齊爲重以平莒宜莒人之不服也非勢不足義不服也治人不治不反其治而伐國取邑是以治始而以亂終也左氏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康公瑩之子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勝宋而驕故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有功而不伐之難也武夫健卒驟勝而驕遂陵其上非殺身則弑君矣吉甫旋師孝友之張仲在焉善居功也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朝也感其立已也而事之不忘濟西而求之也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言伐鄭罪楚子也鄭人弑君伐之可也曷爲罪楚子不爲討賊來也猶夏而爭伯也

五年 丁巳定王三年

春公如齊

朝正也愈恭矣

夏公至自齊

从也齊人止公以求叔姬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公過恭矣宜其辱也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不書逆女卿自逆也書之公主之也叔姬書子宣女也朝其君而主其臣非禮也

叔孫得臣卒

公孫茲之子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胡康侯曰廟見成婦遣使反馬不親來也啖叔佐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家則堂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竝行

楚人伐鄭

再爭鄭也前稱爵君將也此稱人大夫將也書之罪楚也不討賊而猶夏也

六年 戊午定王四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陳即楚畏之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非義也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伐鄭而晉侵陳小國不守信義大國不加德音天下所以亂也鄭有弑君之賊晉衛不討而與楚爭陳盾亦賊也諸侯不討而從之爭伯聖人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己未定王五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之盟也定從晉也宣公弑立惟齊主之未與晉通也免新與趙盾從事故使良夫來盟既盟而公會晉於黑壤則其盟可知也書孫免孫良夫志孫氏之專衛也林父出君之漸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魯從齊令也公借齊以篡國故凡可以悦齊者無不爲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怨氣所致也去年畚今年用兵又繼以旱民窮國匱而至於稅畝其必然也好征戰則財匱數饑饉則民貧財匱而急征民貧而加賦亡國之道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列公于會也齊晉伯國也會齊于平州會晉于黑壤賄賂公行而綱常泯也

八年 庚申定王六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病也何以知其病以卒于垂知之也如齊者當至齊者也至黃未至齊也乃復終不至齊也將命如齊而終不至齊是壅君命也不書有疾雖疾不可以復也奉命出境雖疾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時祭也時祭不書爲壬午之繹書之也遂不稱公子蒙上也疾于黃而卒于垂也書仲生而賜氏也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此東門氏之始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不以告終事而聞則不繹聞遂卒而猶繹非禮

也萬舞也執籥秉翟萬之常也去籥示變也是知其不可而爲之也夫仲遂賊也宣公篡也復與繹之爲事小矣然而聖人書之者明君臣之道也臣之事君也以忠君之使臣也以禮不辱君命之死靡他忠之盛節也敬愛大臣死而哀之禮之善物也有疾不復教臣以忠卿卒不繹教君以禮雖惡其人不可不明其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母也魯未嘗逆嬴氏也而夫人嬴氏薨明先君不夫人之嗣君夫人之也故曰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所生而不虞卑

其父也抑嬴氏者與仲遂比而弑君者也仲遂以卿卒而嬴氏以夫人薨王綱紊而人紀滅矣春秋之作有辭同而義異此類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

胡康侯曰晉主夏盟攘夷狄安中夏乃其職也秦人之怨起自侵崇曲在晉焉責已可也不知反已而會狄以伐之不惡傷其類乎罪可知矣

楚人滅舒蓼

舒之别種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荆滅舒何以書憂中

國也徐舒界齊楚之間故齊桓之盛徐人取舒今楚敗徐而滅舒焉則境與齊魯接矣故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以夫人之禮葬之也葬既有日不為雨止潦車蒙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而不為雨具乎雨不克葬無備也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日中而克葬虞於何時乎不敏也

城平陽

不時且非義也城平陽將以取根牟也冬之不時何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楚師伐陳

陳從晉故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伐強之暴也晉至從晉楚至從楚弱之難也有從晉者楚必伐之夷之横也彼楚伐者晉不盡救夏之衰也

九年 辛酉定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且在喪焉愈非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聘周也公朝齊而大夫聘周比而書之惡可知矣

齊侯伐萊

屢伐萊罪齊也

秋取根牟

不繫國附庸也滅書取内辭也凡内辭者皆可識者也婉其辭以見義焉非隱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討不服也晉從齊陳從楚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討其從楚也楚伐陳而晉不救也故陳從楚不伐楚而伐陳
非義也諸侯在會而林父伐陳征伐自大夫出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也文公重耳之子襄公驩之弟也趙盾弒靈公而立
之者也不言師與會者在其封內也雖在境內不於正寢必
書之志變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也文公燬之子也不葬晉衛從齊故也非禮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不依弔恤而反圍之不仁之甚也
楚子伐鄭
聞晉侯之卒也黃若晦曰書楚子者君將也楚人者大夫將
也紀實也褒貶不在是也
晉郤缺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是則伐者惡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君臣同罪也陳之君靈公也陳臣之見于經者夏
徵舒公孫寧儀行父也君無道而大臣皆惡凡惡人之所殺
必善人也善人國之紀也而殺之宜其滅也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陳之謂矣
十年 壬戌定王八年
春公如齊
比年朝正也雖臣之事君則蔑以加矣求田故也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朝所得也夫宣公豈不自智其謀以為吾以濟西賂齊而得
魯侯吾以魯侯朝齊而得濟西是田不損而國可竊也而不
知其蹈弒君之罪而不知其業臣人之恥孟子曰枉尺而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為之矣小人下
達職是故也故義勝則治利勝則亂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桓公小白之子也齊人弒商人而立之者也桓公卒無虧立

未踰年齊人殺之立孝公孝公卒其弟昭公立昭公潘卒子舍立陳乞弒舍商人立商人弒而元立盖五子爭立亂于是乎始息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以族奔也高國逐之也

公如齊

奔喪也朝其正而奔其喪過恭矣田故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之無道也不稱人以弒何也徵舒以私怨戕君罪有所歸也靈公殺洩冶徵舒弒靈公示天下之為君者雖臣梗直不可殺也殺諫臣亡之徵也示天下之為臣者雖君荒淫不可戕也下戕上惡之首也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矣

六月宋師伐滕

惡宋也既閏之又伐之不哀喪而為暴無已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外葬不書如書如譏也公弔之卿共葬事過恭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從楚也鄭數反覆而經不書者諒之也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非其罪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則小國之能存者寡矣故鄭平于晉不書楚伐鄭則書之鄭平于楚不書晉伐鄭則書之哀弱小而惡強暴也陳弒君矣不伐陳而伐鄭不爭義而爭利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王弟也子稱子某弟稱某子不書弟為卿也書來聘譏聘宣也宣篡也不能討而聘之失政刑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譏暴且貪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為伐邾故也魯之君卿一年而四至齊焉貪以侵小諂以事大可恥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行父之聘也未踰年而稱爵書使已改元稱君也非禮也

是一年有二君也是不哀其先君也
饑
水旱螽螟國家代有野有蓋藏君勤補救雖灾不饑書饑無荒政也民貧而君不恤也
楚子伐鄭
亟爭鄭也書伐鄭罪楚也不書晉救罪晉也鄭于是乎有辰陵之盟
十有一年 癸亥定王九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服于楚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取向之怨未平也不討陳不攘楚而侵小罪齊魯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罪晉侯也不討陳不攘楚而會狄也楚盟陳鄭齊伐莒晉會狄比而書之夷夏之盛衰明矣諸侯之得失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也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中國討之也楚人殺夏徵舒夷狄討之也亂臣賊子雖夷狄亦得討之殄戮不容也中國失賊而夷狄討焉天王諸侯大夫皆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書殺徵舒子楚人也書入陳罪楚子也徵舒固在陳也非入陳何以殺徵舒然而方其殺也志在於討賊也既殺之矣乃志在於取陳也入而後殺者其跡也殺而後入者其心也取善則畧其跡不以入累殺也懲惡則誅其心不以殺恕入也舜與跖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始討其賊義也舜之徒也繼貪其富利也跖之徒也一念之公私而善惡判焉春秋所

以為傳心之書也不書滅與取者復封陳也得而不居故書曰入紀實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者內弗受也此陳之罪人也洩冶之死靈公之弒皆二人為之也殺徵舒而納二人是誅亂而不誅其所以亂也故書之罪楚子也胡康侯曰討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公孫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置君而後去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十有二年 甲子定王十年
春葬陳靈公

改葬也晉之弒州蒲也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則亂臣賊子之所以葬其君者可知矣賊討而改葬焉禮也書之會會之也

楚子圍鄭

鄭背辰陵之盟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救鄭也不書救鄭無及也以晉主戰罪林父也楚自滅庸以來其勢日張昔歲入陳今玆圍鄭仗義討貳不可當也林父不度德不量力不成謀而輕與之戰是不求服楚而惟志乎戰也兵不素練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晉之謂矣六卿皆在而獨罪林父者重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附于宋滅蕭以迫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敗懼諸侯携焉故盟以要之也曾從齊陳蔡鄭從楚三國猶未貳也不自强而要盟所以禦楚者末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書伐陳罪宋也書救陳善衛也宋伐陳討貳也衛救陳背盟也乃善衛而罪宋何也楚之於陳也討其賊而封其君德刑成矣其服於楚無怪也陳有賊而宋不討陳無君而宋不置今陳定矣乃承晉命而伐之是楚存之而宋亡之也故書伐陳罪宋也陳衛之睦非一世矣危而救之義也清丘要盟也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盟而救之可也故書救陳善衛人也聖人之憂天下也仁民而欲安之愛國而欲存之厭兵而欲戢之惡亂而欲止之故伐雖有名不害其爲惡救雖叛盟不

害其爲善原情本義以定功罪而賞罰明矣善惡勸矣

十有三年 乙丑定王十一年

春齊師伐莒

莒夏盛衰漠然不問而屢侵小罪齊也

夏楚子伐宋

爲其伐陳也宋伐陳清丘之盟故也晉命也楚伐之而晉不救則何以宗諸侯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專殺也荀林父帥師敗績不殺林父而殺先穀失刑也韓獻子不云乎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咎也知春秋之義矣

十有四年 丙寅定王十二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專殺且失刑也衛救陳義也雖背盟有辭矣而乃殺大夫以說于晉衛之恥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共公襄之子也

晉侯伐鄭

邲故也敗於楚而伐鄭吐剛而茹柔也中國相殘而夷狄愈横矣春秋之諸侯自相敝以利楚戰國之諸侯自相敝以利秦其惑一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不服故圍之也甚矣楚之强也伐鄭不服圍之而服矣伐宋不服圍之而服矣甚矣晉之弱也圍鄭不救鄭入于楚矣圍宋不救宋入于楚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從楚也

十有五年 丁卯定王十三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從楚也黑壤會後魯背晉而從齊今晉敗而楚禍烈矣縱不能畏簡書恤災患攘夷狄無助爲虐不亦可乎又會而從之也春秋傷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去秋九月圍宋今夏五月矣晉不能救魯反會楚宋絶望焉故及楚平也自宋及楚平而天下無不從楚者矣是以有蜀

之盟也特書之惡楚憫宋而責晉與諸侯之無能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不能救宋使楚得中國而已滅狄也可謂不知類矣赤狄屢爲暴而罪晉之滅之者聖人之大也王道如天然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故春秋于夷狄欲其外之不欲其滅之也其外之者欲各安其分也義也不滅之者欲各得其所也仁也外夷狄則中國安而夷狄亦享無事之福外之乃所以育之也不滅夷狄則夷狄存而中國亦無征伐之苦存人乃所以自存也知乎此而安内攘外之道備矣

秦人伐晋

秦晋自戰殽之後三十餘年凡十一戰彼此交病而楚伯矣故春秋厭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子王弟也召伯毛伯王卿也諸侯專殺大夫猶曰不可況人臣而擅殺天王之卿乎不臣矣天王何在而使札子得殺之也不君矣君不君臣不臣周危矣

秋螽

頻灾也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螽今又螽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謀從晋也從齊從楚又謀從晋自以爲狡兎之三穴而不知失信與義將不可以爲國也

初稅畝

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助法借民力以耕公田不相混也故曰助者借也又曰惟助爲有公田及周之時人情漸漓意必有不急公事而盜其收者焉故變而爲徹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勤則俱豊惰則俱歉所以齊民力而妨其僞也故曰徹者徹也公私通也然其實止得公田之所入未嘗侵取私田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至於宣公國用不足而厚取于民既分其公田之所入矣又履其私畝而稅之是倍于舊而什取二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自宣公始也爲國之道不在生財生財之道不在重賦重賦則民貧民貧則國危書稅畝憂害民而並及國也取民之制有加無減一時權宜遂爲永例書初稅畝憂害一時而并及萬世也

冬蝝生

螽子也今年蝝明年又將螽洊灾也天灾洊至君方剝民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

民窮而君不恤也國有秕政則野無蓋藏上無補助則道有捐瘠歲不登而民饑君子憂天憫民而責其君也螽稅畝蝝生饑比而書之聖人之情見矣

十有六年 戊辰定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晋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罪晋也攘之毋使亂華可也必滅之不仁矣楚得中國而晋拓狄土以自肥其何能伯之有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東都也周之京師曰王城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又築東都而遷殷之頑民所謂瀍水東者也宣榭宣王之榭也有堂無室曰榭以便射也講武之所也宣王四征不庭歸而講武於東都於是乎有榭宣榭灾天示意也周不復興矣

秋郯伯姬來歸

婦人嫁曰歸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姬叔姬無罪也強歸之也郯伯姬來歸伯姬有罪也自取之也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也至於出焉人倫變而教化衰矣故春秋謹之

冬大有年

記其有以見其無也十八年之中而僅一有年非常也故書之

十有七年 己巳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鍚我卒

僖公業之子也

丁未蔡侯申卒

悼公東國之弟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魯附楚故葬二國也宣之九年不葬晉衛專事齊也是年葬許蔡新事楚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宋及楚平中國危甚斷道之盟固諸侯之不從楚者也當是時也南北之勢橫分宋鄭陳蔡從楚曹衛邾從晉而魯兩屬焉晉不競於楚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弟為卿則書公子此書弟非卿也非卿不卒此卒之賢叔肹也何賢乎叔肹賢其不為卿也宣弒而肹心非之以親故不去以義故不為之臣也故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其不為卿也乃貴於為卿也以其卿也而卒之尊人爵也以其不卿也而卒之尊天爵也所以風世也

十有八年 庚午定王十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不與斷道之盟故也然則伐之是也猶書之譏晉侯也不修

德而務武也書衛世子譏衛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有功則迫上無功則危身故國之冢子不可以將兵

公伐杞

杞魯世婚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義也伐之是以不義伐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惡邾人也邾嘗用鄫子矣今又戕鄫子肆毒無已也且以罪

鄫也于鄫在其國也不書盜非刺客也不書師非大衆也偏師直造其國都擒其君而戕之鄫之無備亦甚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也魯從𧺆故來赴也書楚子正名也不葬削之也卒書爵葬書謚其爵子也可書也其謚莊王不可書也其將易之非傳信也其將紀實不可以訓後也故削之存禮之防也舊史皆曰楚子旅商臣之子也以理度之必非也弒父弒君之人未有善終而又得令嗣者也列國之赴告不詳者多矣況楚乎旅非商臣之子也

公孫歸父如晉

始貳於齊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薨于路寢正也公薨于路寢則變矣簒弒之人終身無討使得正而斃焉故曰變也春秋之作有事同而辭異有辭同而義異比而屬之則知之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不稱公孫蒙上也至笙未及國也遂奔有惡於新君也不言出自外奔也歸父者公子遂之子也遂殺赤而立宣公其子

繼之掩三家而虐其上宣公薨三怨作故不可以返也奸臣弒立爲子孫計也不旋踵而喪其家可以鑒矣抑新君亦有罪焉夫仲遂誠惡然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且是奉先君之命而往也不容其復命而遽逐之過矣穀梁曰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其父也君尸之是無父也三家尸之是無君也

春秋義卷八終

海陵　俞　燾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荆南李　著闇夫　仝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成公

宣公子也母曰穆姜

元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非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時燠也周之二月建丑月也而無冰記異也

三月作丠甲

不當作也丠甲者丠出一甲也八家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丠丠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丠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李靖曰周以二十五人爲一甲是也甸出一乘四丠共出三甲今丠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三軍可爲四矣故下有四卿並將也初稅畝則賦增作丠甲則兵增賦增而民困于財兵增而民困於力財力並困民乃流亡而言富強者猶以厚斂益兵爲務悲夫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背齊而專事晉也此齊魯交兵之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室愈卑也不書戎敗王師不以戎抗王也天下非有能敗王者也王師自敗而已自治之道也自治而天下定矣

冬十月

二年 壬辰定王十八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赤棘之盟故也抑歸父亦有力焉書之罪齊侯也附楚背晉納我之叛臣而伐我之喪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也戰于新築齊伐衛也衛世子臧嘗伐齊故也以衛主戰責衛也自我致寇又不服而戰焉是衛志乎是戰也春秋善解紛貴自治而惡佳兵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大國三卿四卿並將其數溢矣軍無二帥四卿並將其權分矣大夫強而不相下也諸卿盡行誰與守國大夫專而不顧君也鞌齊地也戰于鞌四國伐齊也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惡四國也齊附楚背晉而虐魯衛伐之是也然以臣當君而不之讓非禮也各懷私忿而殘民以逞非義也故以客主是戰也戰書齊侯君將不言師也敗書師紀實也師敗而君未獲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乙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屈完書來盟已服也國佐書如師未服也成與戰未可知也孰及之四國之大夫也不序蒙上也盟于袁婁譏不退舍也袁婁去齊五十里幾于城下之盟也惡無禮也大夫專政而君若綴旒兵革繁興而民若草芥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人弑杵臼而立之者也

庚寅衛侯速卒
成公鄭之子也

取汶陽田
齊反侵地也不言來歸非齊歸也魯倚晉勢以奪之也故曰取也汶陽不繫齊非齊也不繫我并非我也必侵小而得之魯昔取之人齊又取之魯魯又取之齊聖人本王制而正封界則汶陽者非齊并非魯也非其有而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受盟于晉且伐齊故也楚以夷猾夏背喪而伐人之喪鄭從之皆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侵稱師書衆也會書名公會大夫也義各有當也會嬰齊懼

楚也伐齊之役魯衛同之既侵衛必侵魯故懼也公會嬰齊病公也先天下而從楚也蜀之盟公倡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人主盟也秦先宋楚尊其類也齊在鄭下新敗也此楚人之令也諸卿皆人畧之也舉天下而從夷則亦不足序矣公及諸人盟病公也以諸侯而受夷狄之大夫盟也新城之盟從晉大夫今也從楚大夫世變愈下也楚之大役蔡許必與没而不書者乘楚車也其君比於楚將其卒比于楚師失位

也宋衛有喪而亦與焉懼楚也晉惟不至而已不敢與之爭也此中國之大辱也楚僭稱王春秋狄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楚共新立不强于旅雖用大衆止鄭從之諸侯苟有王室大夫苟有諸侯同心合力憤發興師移戳搴者以戰蜀豈不足以懲楚而魯望風而先服晉拱手而讓伯天下淪胥而從夷也聖人傷之

三年 癸酉定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雪蜀之恥也然而益之恥也楚方侵衛晉不救也諸國盟蜀晉不問也楚人既去乃敢興師又不伐楚而伐鄭晉之恥也魯宋曹衛不守信義冬從楚盟春從晉伐設楚來責何辭以對疲於奔命而無以自立四國之恥也

辛亥葬衛穆公

師故緩也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皆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不以會致而以伐致諱盟楚也恥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非故也西宮災新作之今又災也土木之功過制則天

火之戒人君也宮廟災而後哭新宮災自失其侈欲之奉耳何哭之有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也陷先君于不義臣子之罪也

夏公如晉

朝之也三年之喪畢矣春伐鄭而夏如晉不朝天子可知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有晉楚之難不思自保而伐人非計也且許何罪惟其小而廹也親受强大之侵暴而又恃强以侵小可謂不能恕矣

公至自晉

終不朝周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不係國内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胡康侯曰復故地而民不聽何也初稅畝作丘甲役日重矣棘不願爲之民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之餘也滅人之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良夫每從郤克之役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諸侯有聘禮無盟禮來聘而遂盟之非制也其君使來聘不使來盟命聘而專盟之無君也凡盟于魯皆公盟也臣聘而君盟之失位也荀庚之在晉也其班在三孫良夫之于衛則上卿也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衛康叔之後也與魯同長諸姬若以周班衛在晉上卽計強弱晉爲大衛次之良夫猶當先也而懼伯主而先庚非禮也

鄭伐許

再伐許也不稱人與師闕文也謂狄鄭者非也二歲而三伐許焉前何以稱師後何以稱爵若以襃貶之例言之則一伐許無貶再伐許貶之三伐許乃襃之耶事之是非直書自見一伐不已至再再伐不已至三許可憫而鄭可罪矣凡伐稱爵君將也稱人大夫將也稱師用衆也夷稱號削其王也諸夏稱國闕文也於襃貶乎何有

四年 甲戌定王二十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固宋魯之交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靈公夷之弟也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臧孫辰之子也

公如晉

比歲朝晉汶陽之田故也

葬鄭襄公

速葬之將以伐許也爭利而不盡禮于先君也

秋公至自晉

久也朝人而久不返公志不在國矣人朝而久留之晉志不在伯矣

冬城鄆

勞民也雖時亦書志勞民爲重事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喪未踰年而屢爲暴是亦不可以已乎踵惡不悛非善述也董子曰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于人子失

恩于親也不稱子改元成君也非禮也

五年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將爲蟲牢之盟也彭生會郤缺而有新城之盟僑如會荀首而有蟲牢之盟臣成謀而君從之也

梁山崩

志變也不繫晉者其應不在一國也山川不易而國易故山川有國國不能有山川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楚共幼大夫不協故諸侯復從晉也天王崩不奔喪而會盟不臣也

六年 丙子簡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終不奔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武公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宮毀而主祧久矣復立之非禮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周不毀之廟三后稷文武也魯不毀之廟二周公魯公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有周公之太廟有魯公之世室加以昭穆已六廟矣再

立之是七廟猶曰周公后稷之廟魯公文王之廟武公武王之廟也云爾僭矣

取鄟

鄟不係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方盟而遽侵之宋貳于楚也晉命也良夫之役于郤克久矣屢師師專也專兵而爲人役非義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魯勝齊而睦于晉故也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襄公堅之子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將非制也會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遽侵之非義也雖受晉命猶之罪也胡康侯曰兵戎國之重事邦交人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蟲牢之盟故也猶夏而伐人之喪惡楚也楚大夫帥師自此始而楚亦自是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復侵宋之命也過恭矣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災恤患伯主之義也
七年 丁丑簡王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牲變也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所能備矣變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無馨德而僭禮故變也
吳伐郯
吳稱號無君與大夫也外之也武王克商封仲雍之後于吳本諸姬也而外之者僭稱王也僭號則非周臣矣夷狄而不僭號則中國之秦是也中國而僭號則狄之吳楚越是也所以使天下定于一也伐郯猶夏也楚患稍息而吳患起矣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望郊之細也猶三望非禮也卜牛在正月郊在四月望郊之屬也五月望不時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不服也屢伐而不服者楚不競也主少臣專而吳叛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善救鄭也齊自敗鞌亦服于晉宋自被侵亦服于晉非晉能服之也楚弱故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不書諸侯間無異事也救而後盟鄭亦與也馬陵之盟夷夏之大機也楚勢自衰又有吳患諸侯相率而從晉撫之以德同心合力以擯吳楚則中國無事矣而惜乎其未能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附庸也楚伐鄭吳間之而入州來病楚也書之者懼之也一歲之間伐郯入州來中國不敢抗夷狄不能支其勢將不止于病楚已也

冬大雩

旱也冬何憂乎旱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良父之子也良夫專其子奔宜也凡大夫而專國者不弑其君則殺其身不亡其國則喪其家備書之示戒也

八年 戊寅簡王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辭緩而曲不直晉侯也汶陽之田晉使齊歸魯也又使歸于齊則過矣諸侯不專土田擅予之而擅奪之非義也且二三其令矣昔予之而今奪之無信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晉之不競久矣今爭蔡漸強也大國爭盟小國受兵春秋惡其大而矜其小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宣公四年平莒及郯莒人不肯魯屢伐莒蟲牢之盟莒人在焉魯故與之通且謀伐郯也與郯則伐莒與莒則伐郯是無信無義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聘女不使卿使華元非禮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稱宋公使非禮也納幣不使命卿使公孫壽非禮也禮者稱也薄則輕厚則重過猶不及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專殺且失刑也趙盾趙穿實弑晉君不之討而殺同括罪晉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或稱天王或天子通稱也禮諸侯喪畢以士服入覲而受命焉成公喪畢之年伐鄭如晉未嘗覲王今五年矣又不入朝

討之可也乃就而賜之刑賞叅矣爵命者天子所以御天下也求而不得故足貴也不求而自與之尚足以臨諸侯乎春秋書來錫命者三桓公終身不朝而追錫之也文公不待入覲而預錫之也成公待之不覲而就錫之也皆非禮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卒叔姬爲歸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郯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以其服于吳也當其伐而不能救也既服而乃伐之是小國無所依庇而交受兵也三國知其不可而從之皆罪也

衛人來媵

媵共姬也媵不志此何以志公羊曰録伯姬也程子曰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或曰夫人歸于諸侯二國媵之三國來媵譏踰制也

九年 己卯簡王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出則既絶矣不同寢不可以附葬也不奉祭不可以祔姑也謂其無罪則如勿出既出而逆喪以歸則無以處之也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無事而復盟諸侯何也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歸田無信侵蔡不武伐郯不義殺其大夫不仁諸侯解體故盟以要之也信在言前不言而喻德在言外不令而行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一之雖固結之民豈不解乎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誰逆者君自逆也親迎得禮故不書也書歸録伯姬也伯姬賢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何三月廟見則成婦矣故致之安之也常事也曷爲書譏使卿也卿者命于天子以佐其君也非大事卿不行

晉人來媵

二國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惠公元之子也

晉人執鄭伯

鄭貳于楚也書執鄭伯罪晉人也不修德而執人之君暴矣上有天子而擅執諸侯又不歸于京師不臣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執其君而伐其國是亡鄭也暴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書伐莒罪楚也書莒潰罪莒也莒在魯東而近海去楚遠矣

而猶伐之猾夏無所不至也抑以教僻陋在夷者當自防也夫兵至而民逃其上則平日之所以爲國可知矣一言而內外治焉春秋之義也

楚人入鄆

鄆附庸也莒魯所爭者也嬰齊伐莒而別以偏師入鄆故再言楚人也書之譏楚暴而鄆無備也

秦人白狄伐晉

罪秦人也秦晉交兵百年不已其始也晉多曲其後則秦之過也秦本西戎平王與之岐周不思尊周攘夷而屢附楚以難晉今至黨白狄而伐之則罪愈大矣

鄭人圍許

示不急君也急之則挾之以要之不急焉將自歸之也古之爲此謀者多矣其君因此而歸若有矣聖人非不知之然而書之者罪鄭人也執君立君後君雖歸何以處之篡弒之禍必屢世而後定非計也秦之獲晉侯也晉大夫反首䟦舍從之秦伯不敢以歸一夫死義猶不可當況以國乎不此之爲而曰不急君雖得君非義也春秋譏之

城中城

十一月矣城時也莒無備故潰魯懼而城之義也時且義何以書譏城中城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四隣不協守在四境四境不固守在四門守境者危守門者亡中城又在四門之內也是勞民以外民也外民君誰與守

十年　庚辰簡王五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背命也書之罪衛侯也君被執國被伐不恤而又助虐也書弟示爲卿也于弟預政且不可況帥師乎寵愛過禮必生悖亂黑背之子曰剽衛人逐衎而立剽也衛侯有以啓之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卜不過三郊之月殫矣五卜瀆也五卜而猶不從神不歆也乃者不得已之辭也志猶在于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惡伐鄭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命衛侵之又會伐之是必亡鄭也是殘與國而重困生民也詳書之惡之也

齊人來媵

三國媵之也

丙午晉侯獳卒

晉景公也成公黑臀之子也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非禮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簡王六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人止公使送葬也然而不書葬者削之也夫公之如晉也弔也非葬也晉人止之使送葬非公志也志不在葬則猶不葬也春秋之責人也誅其心而其諒人也白其志且明以勢刼人者之無益也罪晉也抑公亦有過焉夫如而被辱不若不如之為愈也孔子曰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言慎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來要盟也

己丑及郤犨盟

孰及之公及之也聘者聘公也則公與之盟可知也被止而受盟恥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修前好也戰鞌之後其交中絕今復通怒晉故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修而止人以要盟其誰不携貳

冬十月

十有二年　壬午簡王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天子之三公也昔周公名公股肱周室後之人不能其職而至於奔公之為公可知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而至于出奔則四境之外政令不行矣王之為王可知也晉亦人臣

也受天子之逋逃而不以歸于京師侯之爲侯可知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會諸侯也宋鄭陳蔡從楚魯衛兩屬故會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凡敗狄者皆書之不尚戰功也且交剛遠矣遠邀功于夷狄聖人病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癸未簡王八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以伐秦也無辭以令諸侯故乞之卑辭也罪晉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朝也朝京師不書此書不成爲朝也公本會晉過京師而因朝之心不專於朝也則不敬其大乎是故書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如會則如京師非朝也譏公也帥諸侯以報私怨豈惟無王亦失伯矣譏晉侯也

曹伯盧卒于師

文公壽之子也非王事而卒于外輕棄社稷也晉與曹均有罪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不爲朝出可知也春秋誅心此類是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甲申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庶其之子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自晉有奉也不去惡而封殖之以亂人國晉之罪也介恃大

國以要君林父之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不親迎且失時也人君喪畢卽位好甥舅聚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而始逆女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惡鄭而憫許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上也以者不以者也稱夫人至國也稱婦有姑

也穆姜在也婦姜不稱氏此氏衍文也或曰公女稱氏非公
女者不氏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穆公遬之子也
秦伯卒
秦桓公也共公稻之子也不名史失之
十有五年 乙酉簡王十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之子仲遂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也仲遂歸父之惡而子
孫世卿無政刑也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討曹伯也討之勿盟可也盟而復執之故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罪專執也曹伯之罪不見于經借曰有焉請于王而執之可
也擅執之非禮也歸于京師禮也何以書非禮之禮也王命
執之歸于京師禮也擅執之而歸于京師是已操生殺之柄

以王爲獄吏而使鞫之也似禮而實非也凡執稱人君臣合
謀也兼罪之也此稱君獨斷于君也專罪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文公鮑之子也
楚子伐鄭
楚共長矣故親爭鄭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君卒大夫爭不勝故奔也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有奉也借外援以入國非臣也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殺之也稱國君與謀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奔楚更惡矣將倚夷狄以覆宗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以弱楚也不自強而借援于夷非討也會而再會紀實也大夫旣會矣吳君不至因往鍾離會之也凡殊會者不來而往會也同會者來而共會也吳者吳王也不書王削之也凡僭王者削之天子之事也

許遷于葉

遷于鄭而還于楚也是爲楚驅許者鄭也抑許亦有過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楚豈可因之國哉不死守而輕棄社稷許之亡自此始矣

十有六年 丙戌簡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而木冰異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書其非常則常道著矣所以立天人之極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而從楚也晉自會戚以來納林父而衛亂納華元而宋亂執曹伯而曹亂晉不足與也故鄭從楚焉從楚非討也猶曰不得已也又猾夏是亦不可以已矣書侵宋罪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比於伐秦有名矣不召諸侯而來乞自卑也有勝矣有詞同而義異此類是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獨晉侯戰者朔乞師晦而戰諸侯之師不及也以晉主戰罪輕戰也楚鄭皆百戰之餘合而爲寇不可輕也晉巳乞師不待諸侯之至猝然相遇輕身以出雖勝倖也聖人欲成謀不貴行險且晉厲之不君久矣無道而戰敗固禍也勝亦非福聖人貴自治不貴勝人故城濮鄢陵之戰槩以恆辭書之明

王道也楚敗不言師者君傷也君傷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書其重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喪師有罪矣猶不予其殺之者以王制律楚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勝而會諸侯也陳蔡鄭許不至未服也不見公怒之也乞師而不會也然而不恕且不公矣夫魯之去鄢陵遠矣朔乞師晦而戰不至非罪也遽怒之不恕也且諸侯之不至者獨

魯也與哉偏怒之不公也獨不見公有譖之者也事無隱而不彰觀於其後則知之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方至而又會伐懼晉也屢伐鄭鄭不服也不服而屢伐之非所以服之也尹子亦與者王亦懼也自夷于列國而爲之役也猶先諸侯存君臣之體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不名未失位也歸不名無二君也書歸内受之也自京師

王命也則曹伯之無罪可知也今始歸者尹子會伐而請于晉也曹伯在京師二年矣使其有罪易之可也如其無罪復之可也不辨其是非而惟晉之喜怒是聽君從臣令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書執行父罪晉人也公會沙隨又會伐鄭不見而不敢怠也可以免矣而又執之已甚也舍之者釋之也于苕丘止之也執未有書舍者此書舍不成爲舍也苟知其無罪而釋之則歸之矣又止于苕丘求賂也有罪無罪非賂不免惡晉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書出奔僑如有罪也晉舍季孫而僑如出奔則季孫之執僑如譖之也僑如惡季孟之分已之權也故譖諸晉使止公而執季孫已立公子偃而專魯也謀亦工矣而卒自奔也詩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豈不爾受既其汝遷此之謂也然則春秋非特教善人也亦所以警惡人而使之改過聖人之仁而大也齊受亂人亦罪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前舍之今盟之而後歸之也獨及郤犨盟則僑如之譖郤犨主之也雖君舍之非賂郤犨不得歸也事無隱而不彰僑如

與偃固可誅矣郤氏以大夫而信說擅執命卿而辱隣國之君又蔑其君而取賂也滅族之禍有由來矣

公至自會

晉執行父而止公也不書止隱之也書至不沒其實也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舍而僑如奔公歸而偃刺偃與僑如通謀也公子偃公弟也不書殺其弟偃不弟也然而猶書刺公子罪公也周公殺管叔爲社稷也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而不殺象也且穆姜猶在不懼傷母之心乎而遂殺之少恩也公子之尊

視大夫上有天子而專殺之不臣也一言而輕重之權衡見焉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十有七年 丁亥簡王十二年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書衛侵專責衛也有國家者將政自已出而從人於不義不得分其惡於人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復伐鄭鄭不服也二子並出王濟師也以天子而不能伐叛以伯主而不能攘夷鄭本諸姬即夷而屢逆王師參譏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言諸侯王臣亦與盟也桓文之盛不盟王臣今則夷于列國矣晉之罪也不能服人而徒盟以要諸侯且辱王官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崔氏復盛也高國奔崔氏崔杼當國故奔無咎而殺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郊時也而用郊禮非禮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伐鄭之役王臣在焉書乞師不以王命名之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屢假王命頻合諸侯而卒無功中國不振而夷狄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以會至或以伐至從其告廟之辭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叔肹之子也大夫卒不地此地於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定公也文公蘧蒢之子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專殺且濫也八郤五大夫三卿一朝而滅之止書三卿者惟卿爲大夫也郤氏之專久矣厲公殺之將以強公室也然而已甚且非道也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夫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非一日矣不慎于早養成其禍不堪其辱而驟圖之必至於亂晉殺三郤而君弑魯攻意如而君奔所謂大正則凶者也然則如之何曰易固言之矣小正之可也小正之

者非苟且姑息之謂也勿洩其言勿張其迹慎之於微謹之
於細漸收其權徐觧其黨節次而逐之勿使事急而反噬別
白而處之勿使合力而致死則得之矣

楚人滅舒庸

晉亂而楚復張也勝而驕則亂敗而懼則治國之興衰在治
亂不在勝敗

十有八年 戊子簡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屢殺大夫危道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稱國以弒當國之大臣弒之也不葬不成喪也黃若梅曰厲
公駟伯北挫狄于交剛西敗秦于麻隧南破楚于鄢陵威名
震矣卒以驕侈暴虐殺其身可鑒也故曰惟有道者能持勝
不矜不伐剛之則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國者天子之二守也宰之職也國佐如師亦社稷之臣也
前年奔高今年殺國崔氏之復怨已甚矣魯奔僑如而殺偃
齊奔無咎而殺佐晉殺三郤而弒君上下相殘而莫能止也

君子是以知禮之不可已也夫君臣之禮至嚴也使謹守之
則權不下移而勢不上侵弒殺絕矣君怠而委以政君弱而
假以權僭其禮以為無傷也專其兵遂至於不可制思患而
預防之守禮而已矣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乘晉亂也以夷猾夏崇人之叛臣而抗其君大惡也魚石復
入惡魚石也負罪出奔介人之兵而入其國是賊也不言納

自以兵入之也不言叛甚于叛也將危其君而覆其國不止
負固不服已也魚石欒盈之罪甚于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諸侯朝而天子聘禮也魯以事君者事晉晉以待
臣者待魯習焉而不知其非也為之後者為之子晉悼後厲
公者也不討賊不居喪未踰年而稱爵是不能正始也故曰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杞伯來朝

會蒞于晉故也

八月邾子來朝

居喪而朝尤非也喪未畢不覲天子況諸侯乎

築鹿囿

勞民以自娛也非義也且不時矣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農事正殷也許崧老曰大夫擅國威柄日去而公方自娛于遊觀其心蕩矣是寘豫也易曰寘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魚石名之也屢興師以助逆楚鄭之罪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將以救宋也軍眞善于此徵會可也來乞過卑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曾公不會新喪也齊侯不至權在崔杼也奔高子殺國佐當國以會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卷九終

春秋義卷十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illegible]光編訂

受業 西蜀[illegible]哉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襄公

成公庶子也母曰定姒

元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非禮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討魚石也魚石入彭城彭城非宋有也猶書宋不登叛人也圍彭城義乎曰義也而未盡也楚以夷謀夏石以臣叛君圍而討之悼公所以伯也召陵城濮止正夷夏之防彭城之役并明君臣之分其功過於前人矣然召陵城濮以諸侯竊天子之權彭城之役以大夫奪諸侯之職其罪亦過於前人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惜之也猾夏納叛楚曲晉直彭城旣降率諸侯以臨楚楚必

受盟不盟而戰勝之必也不此之圖而伐鄭夫鄭懼強而服無足怪也不能服強而惡人之服於強是侮弱而畏強也其不得鄭宜哉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以備楚也書次於鄫善晉悼也不以五國之師伐鄭也慎用諸侯而不輕鬪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伐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朝嗣君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聘新君也天王方崩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蓋喪禮之廢久矣列國不喪天王魯侯不喪先君也

二年 庚寅靈王元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不書其人微者往也是夷周於列國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晉厲力勝而不畏威晉悼義勝而不懷德堅從楚而猶夏是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也悼公費之弟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譏伐喪也鄭成公爲楚子之親集矢於其目也故從之今易世矣若綏之以德葬其先君而定其社稷可以得鄭乃乘亂

以覆其國非討也晉宋稱師衆也衛稱將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將城虎牢也不果城齊未至也滕薛小邾之不至齊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尊崇所生而不盡禮於嫡母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常事也曷爲書爲使叔孫豹也豹僑如之子也以公孫敖仲遂僑如之積惡而世其卿是賞惡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中前謀也齊滕薛邾皆至故遂城之所以逼鄭也虎牢鄭地不係鄭晉取之也楚取彭城猶係宋者不予楚之取之也猾夏也晉取虎牢不係鄭者與晉之取之也攘夷也虎牢巖邑也非得鄭不可以制楚非得虎牢不可以制鄭險有所必守地有所必爭虎牢既城則鄭叛可逼鄭服可戍楚來可戰楚去可守諸侯有所憑借而楚鄭失恃矣故特書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罪專殺也

三年 辛卯靈王二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之始也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因其朝而盟之也襄公幼挾以朝者大夫之罪要之盟者晉侯之過也盟於長樗去其國都而爲盟晉悼之謙也然而不如不盟之爲愈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鷄澤

鄭服也城虎牢之功也王臣下盟替也齊侯不至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亦服也陳鄭之從楚久矣今皆至慕晉悼之義也或伐之而不至或不伐而自來任力不如其任德也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信哉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譏再盟也陳之來也慕義也撫之以恩接之以禮雖不盟陳不叛矣而又使大夫盟焉是不信袁僑而且使大夫專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不會於鷄澤故也書伐許罪晉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之會盟困於鄭也新遷於葉楚定之也苟增修德鄭服楚衰許將焉往今偶見陳之如會遂侈然謂天下之皆服而求多於許其心褊矣宜不得許幷陳鄭而失之也

四年 壬辰靈王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靈公平國之子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襄公之生母也嫡母既夫人矣生母又夫人焉魯自成風以來以兩夫人祔廟為常也非禮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以小君葬之且別謚非禮也

冬公如晉

比年朝之過恭也且背夫人之喪矣

陳人圍頓

楚昔圍陳納頓子於頓頓服楚可知也陳新從晉楚方怒之修德守禮猶懼其來又背喪而伐其所與是致寇也不亾何待

五年 癸巳靈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於晉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晉令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因魯而通於晉也懼莒故也卒為莒滅焉魯與晉之罪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吳地也晉將為會懼吳不至故使魯衛往邀之也卑以求夷失體矣且啟寇也無遠慮矣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罪專殺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會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同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削其王故稱號也今稱人其大夫也未王命故稱人也奔走中國以會吳非計也中國弱而借援夷狄未有不受其害者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以兵守陳也不伐楚而戍陳非計也久戍師老久供財匱聚而守之無有休時若散而歸敵將驟至下策也齊桓不戰而楚服晉文力戰而服之悼公不敢戰也而楚亦終於不服葢愈趨愈下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楚之猾夏陳之致寇戍之無益俱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善救陳也然不聞其能服楚也補偏救弊如斯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六年 甲午靈王五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督之後也書來奔罪魯也獎亂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非禮也

莒人滅鄫

魯主鄫以通乎晉鄫恃之故滅也莒暴鄫疎魯怠而晉不恤也

冬叔孫豹如邾

報邾子之朝也小朝而大聘之以是爲常矣

季孫宿如晉

聘且謀鄫故也宿行父子也未終喪而從政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罪齊侯也屢伐萊卒滅之暴而貪也

七年 乙未靈王六年

春郯子來朝

始朝魯也懼吳故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凡不郊必卜免牲從則免不從則繫而待庀牲也書免牲不郊可知也孟獻子曰吾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晉令也

城費

季孫氏之邑也亦書於冊者假公命役公徒以城之也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城私邑所以弱公室也胡康侯曰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也父喪未終如晉如衛內城其邑而外交大

國履霜之漸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宿之聘且尋良父之盟也世卿執政聘盟繫與厭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志陳危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於鄬

譏晉侯也夫陳危矣卷甲疾驅猶懼弗及姑徐徐云爾乎是不急其國而徒質其君以要之也君子知晉之必失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成公睔之子也如會不名此名因會而卒也夫鄵鄭地也鄵非鄭都也晉會於鄬遠國皆至鄭欲見諸侯早見之矣而未見不欲見也不欲見則安於其國可也又如會是亦欲見也欲見而不見何也陳鄭之從楚久矣其翻然而改圖慕晉悼之義也今情見矣楚既圍陳必將伐鄭晉不急陳必不急鄭將不如會而懼晉討也且從楚非所願也將見諸侯而懼楚伐也且恐晉之不足恃也國勢阽危無所適從觀望於鄵以憂卒也故辭詳而曲言本欲如會又不敢見諸侯憂戚而卒

於道路春秋之作微而顯此類是也傳者乃曰弒之而偽赴也夫弒君而可以偽赴免焉聖人之筆削安在且亂賊其何懼焉吳草廬曰甚矣傳之害經也趙盾弒其君乃曰趙穿也許世子止弒其君乃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卒乃曰子駟弒之也楚子麇卒乃曰公子圍弒之也凡此皆偽誣失實重爲經害

陳侯逃歸

知晉之不足恃也一會而卒鄭伯逃陳侯晉罪多矣悼公蓋深懼楚而不敢與之戰故有是失也春秋惡戰又惡無勇故

譏侵伐而罪不救於此見聖人之心矣愛民而欲止其亂也

黄若晦曰逃陳侯於會鄬之下明晋之不恤陳也責在晋也

八年 丙申靈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晋

朝正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罪鄭人也背喪興師以侵楚之與國是失禮而致寇也謀之不臧未有甚於斯也子産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晋師必至自今鄭國弗得寧矣

季孫宿會晋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申鄬之會也陳侯逃諸侯貳也會大夫政在大夫也鄭伯來會告蔡捷也公在晋而宿與會者晋反公矣反其君而會其大夫以為會其君不若會其大夫之為愈也傷世變也

公至自晋

明不與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而魯晋不恤也莒於是乎輕晋而伐魯

秋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陳服故爭鄭也亦鄭之侵蔡速之也大國不加德音小國不守信義交譏之也晋不救罪晋也鄭自是從楚矣何以知之以晋伐鄭知之

晋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

九年 丁酉靈王八年

春宋災

來告也高息齋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人事不修而天懲之也

夏季孫宿如晋

報士匄之聘也士匄來聘報公朝也我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公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譏晉侯也楚伐鄭則當救鄭無及於鄭則當伐楚不撫弱以綏強乃避強而侮弱非義也何以服人故屢伐而屢盟屢盟而屢叛牽率天下之諸侯奔走而不得守其社稷晉悼之罪也世猶侈談三駕之功陋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盟鄭也何以知之以楚伐鄭知之也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而小國無信也

楚子伐鄭

戲之盟故也是役也鄭又從楚何以知之會吳于柤鄭伯不至也楚伐鄭罪楚也晉不救罪晉也鄭兩屬罪鄭也

十年 戊戌靈王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大合諸侯而會吳也將以弱楚也鍾離之會大夫從之今則諸侯從之也爭長之漸兆矣晉悼啟之也鄭不與從楚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遂繼事之辭也會而遂滅之也高息齋曰偪陽楚與國也汪德輔曰偪陽在沛爲吳入中國之衝會于柤謀滅偪陽以通吳也允若是也可謂開門揖盜者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陳鄭皆服又爭宋也

晉師伐秦

罪晉也楚鄭伐宋而晉伐秦其不救宋可知也秦晉表裏之邦也內顧有憂何以馭遠故爲晉計莫如和秦燕欲伐齊則

結趙蜀欲伐魏則通吳其勢然也不因秦之力以攘楚而相敵以爲楚利且失諸侯非計也故秦晉交兵春秋厭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小而屢爲難罪莒也屢同盟而屢伐魯晉若弗聞也無爲貴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譏伐鄭也不救陳而失陳不救鄭而失鄭不反其所爲而屢伐之是使諸侯與鄭交敝也世子先諸侯非禮也呂朴鄉曰

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攺所以示譏以強弱爲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不知其主名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以小人而乘君子之位盜思伐之矣書盜殺卿不勝任也盜一日而殺其三卿君失政刑也

戍鄭虎牢

以兵守之也城不繫鄭責在鄭也予諸侯之得取之也戍繫鄭責在諸侯也不予諸侯之得戍之也何以不予其戍不能伐楚而徒逼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楚及晉在而救之晉待楚去而伐之曾夷狄之不若也善在夷狄亦不沒焉聖人與人之公也善在夷狄責在中國聖人救民之切也鄭自是復從楚何以知之以侵宋也

公至自伐鄭

楚救鄭而公至晉避楚也如此則何以服鄭

十有一年 己亥靈王十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隳公室也大國三軍魯之初封於諸姬爲大故有三軍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政逮大夫三家勢成乃作丘甲有四軍焉公與三家各一也今則三家更專矣乃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之名曰復古而實使公無軍也權臣之蠹國酷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始卜郊慢也四卜不從人瀆而神不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從楚令也從晉侵蔡以怒楚也從楚侵宋以怒晉也謀國若是其不亡幸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譏伐鄭也十年之間大會諸侯者十四而五伐鄭兵車之賦靡歲不有既不服強又不綏弱奔走諸侯而屢要盟天下不勝其敝而鄭亦幾亡晉悼以是爲得計而春秋譏之惡不義而勞民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盟鄭也屢盟屢叛而又盟之甚矣其無謂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本伐鄭也爲亳城之盟也鄭迎服焉而遂與之伐宋其背盟也愈速其服楚也愈驟其猾夏也愈亟豈不畏晉哉盖不得已也晉屢雖楚鄭屢受伐故激怒之使一當楚而後可固與也不早救陳不力爭鄭遷延退縮人皆見之故敵國無所畏與國不敢從屢勤諸侯而無功以是爲善謀吾不信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驟叛而晉驟來也不待楚去而自當之也其心怒矣其勢疾矣其意誠矣其力奮矣於是乎楚避而不敢爭鄭服而不

煩盟也意之不誠明神要之而愈叛意之旣誠一言定之而不移會于蕭魚言誠服也悼公内修政事外聽諸侯卒能服鄭而楚不敢爭亦未爲無功獨惜其救患不誠爲義不力頻與天下之師而屢失事機之會則桓文之所不屑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執行人罪楚人也不能服鄭行人何罪執行人楚無聊也蓋不復爭鄭矣勢分於吴故也

冬秦人伐晉

報晉伐也報復之師春秋厭之而於秦晉爲尤甚

十有二年 庚子靈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人三伐我矣今圍邑愈暴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善救台也兵加於已不得已而救之謂之應兵國有武備原爲是也遂入鄆多事矣苟自救也師徒無虧足矣而又入人之邑是以暴易暴也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季孫之謂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拜師也善持勝矣

秋九月吴子乘卒

吴在春秋有國之有人之有爵之凡書吴者皆吴王也削其王故曰吴也凡書人者其大夫也不命于周故曰人也若不得不以君見者如卒盟之類不得曰吴卒又不得曰吴人卒又不得曰吴王卒故稱子其稱子者本周制也周封夷狄爵不過子也然于斯時也非周改其王而封以子也非吴改其號而自稱子也是孔子以義斷之也戎狄本無封爵而書子吴楚已僭王號而書子以天子之義制之也故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不葬削之也避其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不伐鄭而侵宋楚技窮矣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

十有三年 辛丑靈王十二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於晉也

夏取邿

邿國也取滅也罪魯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莊王旅之子也不葬避其謚也

冬城防

備齊也勞民於守國之末務也趙木訥曰魯有二防一近宋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會齊侯於防是也魯事晉而畏齊故城之高息齋曰齊伐我北鄙圍防即今所城也臧氏之邑也

十有四年 壬寅靈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見新君也書吳削其王也奔走天下以會吳晉之罪也季孫宿叔老並書以卿為介也新作三軍三家專之野無公民朝無公士襄公不得已也以叔氏有宣成之親命以為卿抗三家也宿故甲之而以為介叔老不敢辭也春秋並書之所以尊公室而抑權臣也諸國稱人非命卿也若以周班蠆當次匄而齊宋衛之陪臣先之非禮也故於諸人之中而特書蠆所以重王命而別尊卑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書伐秦罪晉也秦晉屢伐多自戰也聖人猶且厭之今至帥天下以爭私忿尤非矣秦楚皆夷也春秋美攘楚而惡伐秦者楚僭號而秦用周爵也臣周則內之僭號則外之天子之事也齊宋書人非命卿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有衎字

書出奔罪衛侯也衛侯出而林父會戚是林父逐之也經以自奔為文者治其君也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治一國則治

大夫天子治天下則治諸侯其君正而其臣理矣正其本也
衛侯不名位未絶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其競已甚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楚之故關于中國故志之貞屢帥師專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孫林父之邑也會于戚定孫氏也林父奔其君諸侯不能

討也而大夫會以定之是天下之大夫皆無君也党逆獎亂
春秋傷之
十有五年 癸卯靈王十四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來聘而遂盟之也公替而大夫抗也凡因聘而盟者不地在
國也劉在王畿何為盟劉高息齋曰下有劉夏也傳者誤以
夏為時也故以劉為地也書于劉譏也由此觀之春秋之譏
亦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也夏名也左氏曰非卿也葉石林曰書名士也逆王后
何以書我主之也我主王后舊矣不悉書此何以書天子不
親迎使卿可也士則輕矣輕后則將並后並后則將匹嫡非
小失也春秋書逆后二劉夏非卿也祭公遂事也皆非禮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貳於晉也魯向事齊戰鞌之後改而事晉齊人怒焉三駕
之役天下靡然獨齊侯不至每遣子光以從事益欲伺間而
有事于魯也戚之會悼之伯業衰矣故有是役也
公救成至遇

救之是也至遇而止畏齊也三家專魯公無兵焉宜其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也郛郭也城費城防城成郛皆大夫之邑也魯政可知
矣高息齋曰此孟氏之邑而季孫叔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
崇其私邑也其城既固故卒為魯患而不可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王氏貫道曰邾屬齊而黨莒故效尤而伐我許崧老曰政在
君則一一則強在臣則二二則弱瞵國交伐魯者民分於臣

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强於内治故大夫輯睦而諸侯從令卒能屈楚有足多焉然不救陳不急鄭通吳啟寇會戚黨逆與桓文功罪等矣

春秋義卷十終

春秋義卷十一

海陵　俞　燕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水鄉王　系世甫　仝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襄公

十有六年　甲辰靈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爲會故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齊邾莒病魯故且謀許也晉在喪而爲會求伯也諸侯在而大夫盟無君也政逮於大夫久矣公羊曰君若贅旒然詩曰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衛侯者剽也齊不至未服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國病魯故也然專執之則非矣邾莒止背伯主之盟晉人乃干天王之令矣

齊侯伐我北鄙

不從晉令也
夏公至自會
伐而後至公在會也晉若弗聞焉非伯矣
五月甲子地震
異且灾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有事於齊可也伐許多事也求伯已悉矣鄭先晉君將也不以大夫先諸侯也宋後衛非卿也不以陪臣先大夫也故曰春秋以道名分衛侯出而林父會戚甯殖伐許此二人者實

出其君可知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顯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也
十有七年 乙巳靈王十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宣公也定公貜且之子也不葬有怨也晉執之以歸矣不書卒於晉歸之也歸不書不來告也
宋人伐陳
罪宋人也迭從晉楚不得已也從此則伐彼亦不可以已乎是罷民而致寇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無罪焉伐之暴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四伐我矣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與君別將而分圍也卿佐君而長善止惡也君肆惡又益之長君之惡其不終宜矣
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宋華臣出奔陳
出奔有罪也奔陳陳與宋隙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罪邾也邾之先君以伐我故見執於晉嗣子不改而又甚之宜復見執也孝子脩德以蓋愆不脩怨以興戎無改於父之

道不無改於父之惡

十有八年 丙午靈王十七年

春白狄來

稱號其君也不稱爵未王命也書來不與其來也夷狄之性弱不恥臣强不恥叛以兵來則掠以好來則覘也故聖人外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罪專執也石買專兵而伐曹可執也然今則爲行人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況將君之好命乎抑衛之可執者獨買也與

哉不討林父與殖而執買且虐行人晉之罪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四年之間六伐我而四圍邑矣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爲伐魯故也然而圍之則已甚也春秋欲懲惡不欲過甚凡言同有異也有不同而同焉故曰同同圍齊邾莒同之也邾莒本黨齊而伐魯今同魯而圍齊懼晉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宣公廬之子也書卒于師憫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間齊晉之難也中國有事夷狄生釁故君子治內

十有九年 丁未靈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不序蒙上也不書同盟齊不與也

晉人執邾子

罪專執也且既同圍矣而又執之叛而見討服而不赦德刑爽矣不以歸釋之也何以釋取其田也執人之君以取田曾

是以爲伯乎

公至自伐齊

不以圍致者告伐不告圍也

取邾田自漷水

言邾田非我也自漷水言多也劉原父曰邾田非所取也漷水非所自也脅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衛侯衎奔齊故也人臣逐其君又極之於所往惡莫大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也頃公無野之子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侵齊惡之也聞喪乃還善之也至穀乃還明禮也子之事父也無專焉臣之事君也無專焉有可專者帥師出境也兵難遥制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古之為師也不伐喪聞喪而還嘉士匄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也以慶父教之世濟其惡而仲孫氏昌焉蔑幹蠱也有子考无咎其是之謂乎魯卿惟蔑無譏焉

齊殺其大夫高厚

罪專殺也高國齊之貳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殺國佐又殺高厚自剪其股肱而求安得乎高國殺而齊君弑為輕棄大臣之戒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罪專殺也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大臣當國則必爭權所殺者未必無罪而殺之者非依討罪也故槩以專殺之罪罪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所以保國者末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謀齊也將為澶淵之會也

城武城

備齊也屢書城非本務也能治其國家雖大國必畏之矣民勞而散有城誰與守之

二十年 戊申靈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莒魯交惡為向故也盟于向釋怨也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同圍之而不服不伐喪而遂成禮勝於兵也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善謀國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其君而取其田又伐之不已甚乎溴淵在彼盟之何爲且速猶在喪也是勇而無禮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後成人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罪專殺也蔡危國也君臣輯睦猶懼不免又殺大夫其何以守國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黨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稱弟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人倫也兄弟不容聖人傷之

叔老如齊

始平於齊也溴淵之盟故也士匄之功大矣哉功莫大於行禮而戢勝攻取不與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 己酉靈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罪納叛也漆閭丘庶其之邑也邾莒之大夫多書人接于我則名之詳之也庶其竊邑而叛其罪大矣執而反之魯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不義之利而爲盜藪也邊疆之禦皆起于納叛書以識之垂戒遠矣

夏公至自晉

庶其來而後至則受庶其者季氏也納叛人者亦叛人也故

不惡叛人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出奔有罪也奔楚罪之尤也將爲亂也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忍自汙於夷以覆其宗國非人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不頻食前月在交後月遠交不交不食史有誤也孔子因之疑以傳疑也春秋日食三十六以曆推之頻月不應食者二變交不食者一日月朔合者十七差一月者十二差二月

者二差三月者一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所以會諸侯者末矣

二十有二年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肸之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欒氏在齊也然而末矣齊自此叛矣盈自此入矣君子是以知會之無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罪專殺也且志楚弱也大夫專兵則國弱屢殺大夫則國弱

二十有三年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桓公姑容之子也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黨也庶其得寵故其黨復來也與人鄰境寵其逋逃以教叛非義也保一人而失一國豈惟不義亦無利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罪專殺且濫刑也殺虎專也及寅濫也陳蔡危國也蔡殺燮

而奔履陳殺虎而及寅內憂外患兼而有之其能久乎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殺而黃歸是慶氏逐黃黃倚楚以殺之也自楚歸有奉也制於大夫而逐其弟制於夷狄而殺其臣陳侯不君矣挾夷狄之勢以制其兄使殺其大夫而後返焉黃不弟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惡欒盈也盈奔楚矣猶書晉者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入逆也復入位已絕也不言自楚不假楚力也曲沃欒氏之邑也既入於晉又入於曲沃者稱兵入國退而據邑也欒氏以奔

亾之餘一呼遂入者據權已久民背公而死黨者衆也晉之先君嘗以曲沃弒哀侯而又以授欒氏宜其據以叛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問欒氏之難也伐衛報林父也遂伐晉攻盟主也罪齊也春秋大國齊晉秦楚而已晉襄之不能服楚秦害之也晉平之不能服楚齊害之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而書次譏也不救則畏晉遂救則畏齊次於雍榆蓋觀望也不討是非而計利害未有能勇者也

巳卯仲孫速卒

蔑之子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不改父之臣與政為難能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也出奔有罪也以武仲之智而不免於奔不知道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鑿

晉人殺欒盈

不書殺大夫討賊也大夫必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也不稱兵者雖有罪亦書殺大夫不與其專殺之也後世藩鎮雖其部有十惡不赦之罪必讞之天子而行刑惟稱兵作亂則不待奏而討之猶春秋之義也

齊侯襲莒

惡齊侯也不聲其罪而掩其不備譎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且言次於雍榆之故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羯速之子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救則不力退而侵之無益於晉而長齊怨非策也

夏楚子伐吴

楚三伐吴吴強也楚弱可幸吴強可憂庸人之所喜聖人之所懼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崔杼帥師專也高國去崔氏横矣齊侯襲莒而杼又伐之是從君之惡也使之勞其民而多其怨重怒伯主而速其斃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頻食傳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抑夷儀衛地也會於夷儀無謀衛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再爭鄭也諸侯在會而楚伐鄭輕中國也

公至自會

不救鄭也大合諸侯而不伐齊又不救鄭晉無能矣楚亦無

功者弱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如京師不書此書失禮也夫天子諸侯之禮無在不有辨也豹如晉豹如京師是抗晉於周也春如晉冬如京師是後周於晉也非禮也

大饑

水故也水旱之灾國家代有救荒有政則民不饑因水而大饑積貯賑恤有闕也

二十有五年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崔杼屢帥師矣公襲莒杼亦伐莒公伐我杼亦伐我凡奸臣之欲竊人之國者必先從其意以盜其柄然後專其兵以戕其君也故骨鯁苦口常逆於心君以之生獻諛從欲常順於志或以之死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程時叔曰歷書莊公崔杼之失道而終之以此亂賊之罪著

矣人君之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惡不討賊也夫齊之反覆久矣屢伐不服屢會卒叛今而弑逆霸主之資也討而戮之謀於齊衆而置君齊人不復叛矣會焉而竟不討也是受賂而免之也晉平之罪可勝誅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諸侯在會而舍之入陳乘其不備也然而過矣專兵不祥殘鄰不義怒楚非謀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書同盟齊人與也是誓不討賊也盟之不義未有甚於斯者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書入內弗受也以兵爭國春秋譏之凡國有二君者皆名別之也出奔不名剽未立也今剽立矣律以突忽武鄭之例此當名者也公年於其出也名之衍也三傳於其入也不名闕也春秋之衍與闕者亦多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滅舒蓼滅舒庸又滅舒鳩羣舒盡矣荊舒合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舍之入之夏伐之已甚矣陳鄭唇齒也陳亡則鄭與楚鄰庸利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不義未有能利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伐不名此名以伐卒也門於巢親攻巢門也非人君之職也勇而輕有取卒之道焉

二十有六年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弒剽納衎也衎之奔也甯殖逐之喜返故君而葢父愆宜未滅焉而槩以弒君之例書之者立人臣之防也君雖不道臣不可逐君雖不正臣不敢易臣謀廢立大亂之道也殖也逐衎喜也納之殖也立剽喜也弒之殖不得立剽之譽而受逐衎之罪喜不邀納衎之賞而蒙弒剽之誅父子相繼而陷於惡者大義不明而敢於廢立故也殖之出君也告遽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干之喜之納君也亦告伯玉伯玉曰不聞其出敢聞其入知春秋之義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拒衎也人臣之邑君賞予之專邑抗君大戮也納衎則弒不納則叛所趨不同同歸於亂春秋誅之定人臣之分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書歸內受之也名之有二君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報豹之聘且謀伐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謀納林父也何以知之以執甯喜知之也黨叛臣以抗君晉於是乎失伯晉稱人非命卿也在良霄上伯故也宋稱人亦

非命卿也故在鄭下於宋則敢先於晉則不敢禮以勢易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書殺世子甚宋公也殺大夫稱國無罪其臣也殺子弟目君專罪其君也骨肉如此他人不足責矣重天倫也莫親父子而至於殺者詭故也晉殺申生宋殺痤前車既覆後車不鑒悲夫

晉人執衛甯喜

罪專執也弒君之賊而罪執之者不以弒故執也爲孫氏故也執之不以其罪則執之者罪矣不以亂易亂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公錫我之子也卒於夷失正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三爭鄭也蕭魚之後三伐吳而無功三爭鄭而不得楚弱也

葬許靈公

許不與會盟久矣今葬之晉楚將成也

二十有七年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嗣君也慶封預政崔杼死也齊魯之交中絕今聘求平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成也其從交相見也於宋宋合之也當是時也晉楚俱弱諸侯厭兵思一息肩遂合其成而不知非計也夫君臣之分夷夏之防非人爲之天所命也上下辨則民志定内外別則天下一桓文既沒楚時強矣未嘗公然主盟也諸侯事楚猶以爲恥未嘗翕然從之也一自盟宋而兩伯之勢成楚合諸侯而晉無辭與之爭也從楚者未必從晉從晉者不恥從楚大會於申執君而殺大夫此會啓之也隱桓之際諸侯橫

宣成之閒大夫專然有大會盟猶君尸之晉楚之成事孰大焉而皆大夫也無君愈甚矣夷夏之分自此泯君臣之分自此亡名曰弭兵而實長亂春秋譏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弒君而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喜弒而衎立是衎與弒也立而以爲大夫是賞弒也已以他故而殺之是不討其弒也彼以賊爲賊而討之則書討賊彼以賊爲君而弒之則書弒其君彼以賊爲大夫而殺之則書殺其大夫傳信也聖人不以私意誣後世紀實事而義自見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凡書弟出奔交罪之也兄不容其弟而弟輕棄其兄也鱄奔爲殺甯喜也亦過激焉故兩罪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蒙上也大夫不序亦蒙上也再言于宋宋公與盟也大夫盟下專也宋公盟上替也陳君舉曰盟于宋趙孟之偷也文襄厲悼以來事有不同同于攘楚不攘而從之宋之盟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

春無冰

周之春夏之冬也而無冰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也

邾子來朝

服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死慶封繼今來奔齊逐之也書之非納亂人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始朝楚也宋之盟故也不明大義而爲苟安其勢必至此也朝齊朝晉已非禮矣今至朝楚是叛周而臣夷也聖人傷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不葬公在楚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也共王審之子也公在楚而不書葬避其諡也

二十有九年 丁巳景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在楚非所在也天王奔楚子卒輕重可知也不奔天王之喪而送楚子之葬乎楚止之楚罪也公被止焉公罪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幸之也且明終不如周也

庚午衛侯衎卒

定公臧之子也

閽弑吳子餘祭
著寺人之害也詩曰匪教匪誨是惟婦寺其患自古爲烈矣
穀梁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姓名不得齊於人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閽弑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伯主之私也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太叔曰晉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胡康侯曰平王遠戍於母家揚水刺焉況合天下而城杞乎不待貶而

義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城故也書子者杞夷也左氏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是也春秋有二杞在中國者稱杞伯在東夷者書杞子
吳子使札來聘
吳國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椒聘而楚伯術聘而秦伯札聘而吳伯矣故志

之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崔慶衰高國復用事今又出奔不能其職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匄也
三十年 戊午景王二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公朝而楚聘之魯臣而楚君矣自侮而人侮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志人倫之變也商臣弑父猶夷狄也中國亦爲之人道盡矣春秋傷之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之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書之賢之也胡安定曰伯姬女中之伯夷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志人倫之變也天王者擅生殺之柄者也諸侯殺大夫書之
天子殺大夫不書明天王之得殺大夫也諸侯殺其弟書之
天王殺其弟亦書明雖天王不得殺其弟也象日以殺舜爲
事舜爲天子而不殺象也使夫無管蔡之亂而天王殺之是
以私意滅天性之親也雖天子必有父弟者父之餘也殺其
弟是死其父也君臣父子等重者也特書之所以明人倫也

王子瑕奔晉

書王子者王之子也爲人子而至於奔失子道矣爲人父而
奔其子失父道矣殺其弟奔其子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

兄弟不弟者也君子是以知周之將亡也水旱盜賊可以政
弭諸侯強大可以禮馭夷狄暴横可以兵威惟父子兄弟之
變則不可救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不供葬事也況夫人乎叔弓葬
伯姬過厚也書謚賢之也言伯姬之無愧乎共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出奔有罪也奔許惡良霄也許者鄭仇也奔許將以亂鄭也
自許有奉也入逆也以兵造其國也人臣得罪不就刑而奔
已非矣又奔于仇讐之國假其力以稱亂是賊也

鄭人殺良霄

不書殺其大夫者討賊也大夫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
作亂也其事急矣不能待命爲社稷之故而殺之可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葬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會魯無不與不書及闕文也列國書人畧之也會不

書故已明也此書故未明也宋災之爲事微矣蔡般弑君
人倫之大變也不討賊而謀災非其故也故書之黄若晦曰
自晉失討賊之義楚每假而行之討陳而滅陳討蔡而滅蔡
驅中國而入夷狄澶淵之會爲之也

三十有一年 己未景王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何以有楚宮公自楚歸慕而作之也非制也薨于是非禮
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毀也何以知其非弑下無奔與孫者也毀不滅性至于卒過也不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孟莊子之子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供葬事已非矣況親來乎曾受之亦非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弑書人衆也衆弑之亦不足以為君矣民猶水也弱而不可犯也稱人以弑罪民而警君也

春秋義卷十一終

春秋義卷十二

海陵　俞　蕭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豫章蔡兆圻晉霖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昭公

襄公庶子也母曰齊歸

元年庚申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尋宋之盟也晉楚並伯先晉中國之辭也宋之盟齊不與今來懼楚也春秋之初宋先諸侯尊王也齊伯先齊晉伯先晉尊伯也今則宋齊皆屈而先楚尊夷也世變愈下矣

三月取鄆

鄆不係莒微國也取滅也此季孫爲之也猶書取假公命也將以惡公與豹于伯主使出公執豹而已專曾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不弟而泰伯不兄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宣公牼之子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荀吳有焉猶書之惡詐勝也不尚信義角詐較力中國之勢始卑而夷狄不心服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人弑其君密州展輿立去疾奔齊今自齊入而逐展輿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書入以兵入也突不繫鄭赤不繫曹不宜

有國也去疾繫莒宜有國也必展輿之兄也猶惡其入教讓也天倫之際有讓無爭泰伯伯夷可覩矣不書奔而書入奔無訊而入可責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踰年矣不書爵不能君也書奔有罪也以亂竊國有奔道焉奔吳尤罪也即夷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列國封疆受之天子自取之而自疆之僭也帥師疆之威之也不惟備莒亦以劫鄆也以猛濟貪也叔弓帥師罪叔弓也

襄公立叔氏以間三家亦爲季氏用焉則未如之何矣

葬邾悼公

始葬邾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之子也書卒非弑也傳者曰圍弑之而僞赴也夫弑君而可以僞赴免焉則孔子曾董狐南史之不若而何以作春秋爲凡若此類信經不信傳可也不葬避其諡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麇卒而比奔不容于嗣君也圍非麇子而篡立故比不見容

而出奔由是觀之圍篡也非弑也圍立而後書虔改名也

二年　辛酉　景王五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聘新君且告爲政也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罪專殺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喪畢而朝晉也非禮也至河未至晉也無疾而復辭之也辭之者輕之也季孫宿如晉遂得至於晉也宿重于公也三家六卿相與比周而惡其上故辱其君而禮其臣也胡康侯曰昭公失國之因季孫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

三年 壬戌景王六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文公壽之子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葬滕子也然而過禮矣且與葬景王無辨矣公子遂如周遂如晉是夷周於晉也叔弓葬景王又葬滕成公是夷周於滕也

秋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公之初立大國聘之小國朝焉非畏公也季氏强而睦於六卿故也君倚臣以自威未有不爲臣逐者也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雹災也冬雨之兼異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君奔失道也名之失國也

四年 癸亥景王七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周正月建子月也雨雪宜也大則過矣秋旱冬雹春大雪雨暘寒燠失中也春秋立天人之極其過也書之其不及也書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專伯也宋虢之會晉楚兩伯今無晉而止有楚矣以莊王之賢會於辰陵止有陳鄭猶懼晉也今皆從之宋之盟故也向戌啟之而趙武成之也魯衛曹邾不至難故也子產曰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睦於晉也其餘莫不至矣楚子主會淮夷列會冒天下而爲夷春秋傷之

楚人執徐子

罪專執也執徐將以伐吳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昔晉通吳以病楚楚合諸侯而伐吳無晉也伐吳猶伐晉也晉人不救懼楚也宋鄭小邾預會不預伐猶從晉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而執慶封封自魯奔吳也慶封在吳而猶書齊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執罪專執也書殺罪專殺也慶封固有罪矣然非楚之所得殺也

遂滅賴

以伐吳之師滅之也執君殺大夫又滅國而莫敢校焉楚横而晉偷也

九月取鄫

莒人滅鄫今取于莒也不繫莒不予莒之得有鄫也內書取

滅之也不封其君而私其國是再滅鄫也罪魯也魯取邾邑而聖人乃罪其滅國者本王制以制之也凡邑不繫國者皆舊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僑如之子也

五年　甲子景王八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弱二家也自作丘甲魯有四軍三家與公各有一焉後作三軍裒公室也三分魯國三家專之公無軍焉今舍中軍弱二家也四分魯國季氏專其半孟叔分其半也公室不及二家二不及季氏而魯公可逐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罪專殺也勝而驕也難將作矣

公如晉

朝也不能馭臣而乞哀大國其何益之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牟夷莒大夫也牟婁莒取於杞者也邑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也牟婁牟夷之采也防兹非牟夷之采也故書及別之也以

邑奔罪牟夷也叛也來奔罪魯也納叛也抑觀此則春秋有二杞可知矣牟婁故杞邑也而與防兹近在魯東也杞夏之後在魯西而近于宋今乃在魯東而近于莒者杞夷也臧文仲曰杞夏餘而即東夷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止之也庶其來而公至自晉則納庶其者非公也牟夷來而公至自晉則納牟夷者非公也皆季氏也每公出非滅國則納叛私其所得且以惡公于伯主利歸己而禍歸君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納人之叛而又敗其師益不義矣晉以牟夷之故幾執公焉
又敗其師大夫專而不顧君也
秦伯卒
桓公榮之子也不書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楚始通越也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晉通吴以病楚楚人效之
亦通越以病吴然楚病而吴張吴病而越大始因其力後遂
至於不可制故君子貴自强不貴因人

六年 乙丑景王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孝公匄之弟也
葬秦景公
始葬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公爲莒故止于晉者三時而宿無恙焉黨其臣而
辱其君晉之罪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出奔有罪也華氏之奔者多矣而卿不絕宋無政刑也
秋九月大雩
夏七月也
楚薳罷帥師伐吴
屢伐吴終不得志於吴也
冬叔弓如楚
叔弓宿黨也宿如晉弓如楚晉楚之交大夫尸之而君不與
也內樹黨而外結援公出可知也

齊侯伐北燕
欵奔齊故也不書納欵非納也挾之以要利焉爲暴而已矣
七年 丙寅景王十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猶及也平於齊公不得已也魯本事齊既而事晉交遂絕
矣崔杼弒君慶封來聘而魯未報也昭公卽位季孫屢如晉
以困公晉不可恃故不得已而暨齊平外懼伯主內懼强臣
而欲倚齊以自安也平齊而遂孫齊情可見矣
三月公如楚

朝之也不會於申故也公朝楚中國之辱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平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衎之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久且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也行父之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丁卯景王十一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也變文言弟者為其殺世子也是叔殺姪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啻父殺子也故書弟深罪招也般弒父而蔡亡招殺姪而陳亡不孝不弟之禍烈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世子殺而陳侯卒以憂卒也殺其姪以死其兄而亂其國招非人類矣抑以警人君也不自為政而假人以權其禍將無所不至也
叔弓如晉
通意如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罪楚人也陳雖有罪不在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懼楚也招殺偃師將立留使干徵師告于楚楚人殺之故懼而奔也稱公子未立也

秋蒐于紅
書蒐者五皆言大此不言大非譏蒐也蒐春事也秋興之不時矣于紅非地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無君而國人擅殺之也不殺公子招而殺過舉國皆亂人也雖微楚陳亡矣世子死陳侯卒嗣君奔大夫殺國必自亡然後人亡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

哀公

滅陳罪楚也因亂而遂滅之是以亂易亂也放招失刑也殺其世子死其兄以亡其國殺之可也孔奐爲卿不能救亡然比于招則末減矣而殺之濫也葬陳哀公楚葬之也不言楚蒙上也滅國而葬其君假仁也諡之曰哀楚諡之也亦可哀矣比而書之憫陳而罪楚也

九年戊辰景王十二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賀滅陳也可恥矣

許遷于夷

嘗遷于葉今又遷夷遠鄭而愈近楚也再世再遷不常厥居以愈入于夷可謂失計抑鄭亦甚矣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乃爲楚毆許也非惟不仁亦不智矣

夏四月陳災

陳亡矣不能告災叔弓歸而言之也陳亡矣猶書陳不予楚之得有陳也楚以陳爲楚周以陳爲陳也存陳尊王也故曰天子之事也

秋仲孫貜如齊

聘也平故也舍盟貜聘而齊無人至焉輕公也

冬築郎囿

築囿于郎也此季孫之謀也凡奸臣之欲盜人之國者內結于民外樹其黨盜其兵柄而娛君于耳目遊觀使荒于政以棄其民而已乃可逞也昔寒浞之將弑羿也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季孫有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十年己巳景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盈之後在齊也書奔有罪也來奔納叛也魯方平齊而納其叛者季孫不欲公有齊援故誘叛人而惡公于齊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卿並將政在三家也季孫取二二家取一故季孫主將而二家從之也叔弓本公臣今爲季氏私焉故代叔孫將也納莒叛敗莒師又伐莒蓋將殘莒以自私而惡公于晉也

戊子晉侯彪卒

悼公周之子也拱手而讓楚伯君子是以知晉平公之爲平

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非禮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共公固之子也不書冬闕文也

十有一年 庚午景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名志改名也本名圍今名虔也蔡侯般弒父者也苟正其罪而討之雖在夷狄春秋與焉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今不討罪利其國也而誘殺之是詐而爲不義也書誘殺惡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其君而闘其國志於必滅蔡也棄疾從君于昏亦有罪焉叔向曰不信以幸不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公生母也妾稱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蒐書大僭也于比蒲非地也且夫人之喪在焉而不廢蒐乎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受盟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謀救蔡也不書救蔡未嘗救蔡也楚滅陳又圍蔡諸侯懼而

不敢出大夫出而無能爲中國可哀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滅蔡罪楚也有稱世子未立也書執不降也用之以爲牲也圍八月而始滅守而不服故怒而用之也誘人之君而殺之又滅其國又用其子蓋桀紂之暴不如是之甚也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殺身虔之謂乎世子有可憫焉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般之殃之餘也故禍莫大於不孝

十有二年 辛未景王十五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欵于陽

欵奔齊十年矣向者齊侯伐北燕而不克納也今納之有志於復伯也然使大夫納非禮也不納于燕而納于陽力不足也北燕伯名有二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僖公髡頑之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晉而不受也爲莒故也納叛敗莒皆季孫爲之也禮其臣而辱其君有故也晉大夫猶三家也故下比而惡其上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罪專殺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族也出奔三家逐之也所以剪公之翼也

楚子伐徐

滅陳蔡而又伐徐不知止也佳兵不止小則亡身大則亡國

晉伐鮮虞

不稱將與師闕文也鮮虞白狄種也楚滅諸夏莫之恤也而有事於狄晉之不能可知矣

十有三年 壬申景王十六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而圍之者叛也有以費叛者也家臣之名不登于册書其圍其叛可知也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陪臣叛大夫益

效之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春秋之大略也隱桓莊僖之世政自諸侯出也文宣成襄之世政自大夫出也昭公以後陪臣執國命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虔立而比奔今歸而弒之也自晉有奉也歸內受之也內受之者不堪虔之虐也比未嘗臣虔而言弒君者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比雖在晉楚之亡公子也虔雖不道君楚久矣君臣

之分固在也故書弑君使天下知亡雖在外猶是人臣不可
返其國以稱亂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書弑其君位未定也比賊也不書楚人殺非討賊
也棄疾本謀弑而不欲首禍故假手于比巳乃除比而自立
焉盗殺盗而并其財棄疾之謂也據事直書而物無遁情楚
之檮杌應未及也其諸鑄鼎以象神奸與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譏不討楚也楚虔之暴虐中國甚矣天厭其德弑殺相仍旬
月之間國三易主晉於此時大合諸侯討楚之弑君者封陳
蔡而帥以入楚必有當也曾不是圖雖會亦奚以爲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書同盟劉子亦與也公不與盟晉辭之也是不與公盟也乃
書公不與盟者明是盟之原可不與也商臣弑父晉不討也
徒盟于垂隴棄疾弑君晉不討也徒盟于平丘事機之會不
可再得一失則不復振矣故晉合諸侯止于此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邾莒訴之也胡康侯曰自文公以來公室微三家專季氏其
首也晉若請于天子以義廢之收私邑以爲公室則方伯之
職脩矣今乃執之以取賂也是不討罪而專執命卿也故書
之罪晉人也
公至自會
危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吴歸于陳
棄疾返之也廬友之子也吴偃師之子也皆世子之嫡子當
有國者也國書滅矣今書其爵若固有之者不予楚之滅之

也滅之封之自楚言也若以天子之事言之向固未嘗滅而
今亦未嘗封也周未嘗滅陳蔡雖楚滅之天子謂是吾諸侯
之被楚害也周未嘗封陳蔡雖楚封之天子謂是吾諸侯之
自楚歸也故書爵言固有也書名別先君也不書自楚不予
楚之封之也封之滅之善惡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滅而存之
封而削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改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辭之也公無恥也晉無禮也
吳滅州來
昔入之今滅之也吳飫滅國中國之憂也
十有四年 癸酉景王十七年
春意如至自晉
不氏蒙上也大夫不至被執則至志釋也意如何以釋賂故
也貪賂失刑晉其衰矣
三月曹伯滕卒
成公負芻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展輿之弟也不葬季孫怨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亂也展輿之黨殺之也不書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而書
者公子之重視大夫也大夫王所命也專殺之無君也公子
親之餘也專殺之無親也
十有五年 甲戌景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眛卒
餘祭之弟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時祭也武宮成公所立也籥入叔弓卒當祭而告也去
樂卒事非禮也卿之喪當祭不以告卒事而聞則不繹壬午
猶繹不可以繹而繹也去樂卒事不可以去而去也猶繹薄
卿貳之喪也去樂輕祖考之祭也聖人酌典禮以律世過與
不及皆書之使後世考焉而折其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復亂也蔡侯新歸君臣輯睦以圖存猶懼未也而又奔其
大臣是樂禍無厭也不厭亂其有不亡乎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陳蔡之滅復吳勢之盛衰諸侯之向背若弗聞也而屢用師
于鮮虞甚矣晉之無遠圖也
冬公如晉
屢辭而屢朝之也不言復者得至乎晉也
十有六年 乙亥景王十九年

春齊侯伐徐

景公爭伯也北伐北燕南伐徐蓋亦祖管仲之餘智也晏子以其君顯其謂是與抑末矣爭伯以義不聞以兵以兵服大不聞侮小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惡楚子也誘人而殺古無是也而楚再行之屢書之深惡之也

夏公至自晉

三時而後至晉止之也三至于河而復兩見晉侯而止焉其

辱甚矣皆季孫爲之也皆六卿比季孫而爲之也胡康侯曰此困心衡慮之時而昭公殊無憤悱激昂之意所謂自棄而不可與有爲者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平公彪之子也

九月大雩

夏七月故雩也

季孫意如如晉

公往則不受季孫往則受也公往則止之季孫往則不止也三家六卿比而辱其君可誅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意如葬昭公也書其如於冬十月之上意不在於葬昭公也就六卿而謀魯也故兩書之若如自如而葬自葬焉誅心也

春秋義卷十二終

春秋義卷十三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海陵[illegible]為光編訂

受業 當塗黃德[illegible]維灼 白門何夢篆耕遲 仝校

昭公

十有七年 丙子景王二十年

春小邾子來朝

再朝魯也郝仲輿曰魯卑矣猶有朝者晉亦卑矣猶有往者不畏其君而畏其臣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正陽之月也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

秋郯子來朝

始朝魯也孔子從之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戎狄亂華逐之可也剪而滅之則過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星變也有者不宜有者也孛彗也大辰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何以知此爲大火也以宋衛陳鄭火知之也大火至冬而伏冬孛于大火者周之冬夏之秋也火猶西流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志吳楚之盛衰也以楚主戰惡楚也楚屢伐吳今又與戰戰以殘民聖人之所惡也不言勝敗無勝敗也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十有八年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武公滕之子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灾也火入而孛故火出而灾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六月邾人入鄅

罪邾人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三遷矣强大之暴而弱小之窮也

十有九年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春宋公伐邾

討其入鄫也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類是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志人倫之變也書世子兼弑父也蓋與商臣同惡矣傳曰不嘗藥也夫不嘗藥小失也遂以弑父之罪加之乎止之不嘗知其藥之不可嘗也是毒其父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景公求伯也晉鄭吳楚之事不敢過而問焉徒有事于徐莒無遠慮而求近功也晏子之以其君顯者末矣高發帥師高國復用也棄崔慶而用高國景公爲猶愈也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之也譏自內作其國未亂故以禮葬其先君而魯會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傳曰赦止也夫弑父弑君非可赦之罪也使其非弑何爲罪之使其果弑何爲赦之且葬者自內錄者也設魯不會悼公之葬也者聖人之所以赦止者窮矣桓公之弑也賊未討而葬之將以爲赦齊人乎抑以爲赦夫人乎止實弑父雖以禮葬之而不能掩所謂欲蓋而彌彰者與而又奚赦焉

二十年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凡出奔而書自者據邑以叛者也臣之有邑君賜之也據君所賜以抗君不勝而後奔焉罪之尤也宋華亥宋辰曹公孫會是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書盜不知主名也書兄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之也諸侯之兄貴且親矣而盜得殺之不能親親且無政刑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

三卿同出結黨以叛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世子有之子也

二十有一年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平丘之後晉不懷魯頃公新立使來聘釋怨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有奉也黨叛也以兵入國大逆也戚不係衛朝歌不係晉南里言宋者彼皆入于私邑此則入于國都也其罪愈大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也能世卿附季氏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廬之子也甫立而奔不能君也朝吳奔朱又奔不靖亂也奔楚尤罪也楚殺般而用有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將比仇而謀覆其國乎而因之也可謂失所親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之也報晉聘也又不見納季孫譖之也權臣敢於譖君大國樂於黨叛魯公不能自強三譏之也

二十有二年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

春齊侯伐莒

再伐莒見小而欲速也景公之志可知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再書南里義在於南里也南里在都城之內是不可以入既入矣不可縱之出也今也入云則入出云則出叛臣無忌憚也入不能拒出不能止宋國無政刑也昔猶奔夏今則奔夷稔惡不知悛也入陳奉之出楚受之四國皆獎亂也

大蒐於昌間

大蒐非禮也昌間非地也公無兵焉此三家爲之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崩而王室亂其端始于殺其弟也已殺其弟其子效之亦

兄弟相殺也幽王廢其子而西周亡景王殺其弟而東周亂君子是以知治平之道本於修齊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卿葬王非禮也三月而葬速也亂故也

王室亂

王室猶王家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家者也之其所親愛而僻焉之其所賤惡而僻焉於是乎並后匹嫡之端起而父子兄弟之怨生黨自內作黨自外分民鬪於國敵侮於郊而其國亡矣書王室亂憂之也亦責之也非有能亂王室者也

王室自亂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單子王朝之卿也書以權在劉單也書王猛未踰年也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稱子其故王而名之以明未成君也名而王之以明當爲君也王猛當立矣曷爲居于皇有與爭立者也王子朝也猛當立朝曷爲爭立恃寵也猛者太子之母弟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太子死母弟立皆后之子也后無子而後庶立朝者長庶也有寵於景王恃其寵也曰無嫡立長而不知猛亦嫡也有寵則權重失寵則權輕故朝在內

而猛反居外也朝在內而強猛在外而弱春秋不王朝而王猛所以明順逆也順而弱不害其爲正逆而強不害其爲邪憫弱扶正不幸而敗不失爲忠良助強黨邪雖倖而成不失爲奸佞春秋計是非不計強弱論邪正不論成敗所以扶危定傾遏人欲于既流維綱常于不墜也其功豈不偉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臣以君逆也兵入國惡也施之王猛而不嫌者其名正也其名正則其言順猛既王矣自當居王城居王城正也不居王城變也不得居王城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不能自入王城有人焉以之入于王城是亦變之正也故劉子單子無譏焉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王明嗣君也書子未踰年也書名別二君也書卒未成君也猛卒敬王立不言劉子單子立之者當立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壬午 敬王元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聘也君朝卿聘可謂勤矣其何以不免則季孫爲之祟也

癸丑叔鞅卒

叔輒之子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專執罪也執行人尤罪也六卿猶意如也晉侯猶昭公也

晉人圍郊

郊國也王室亂矣王未定不思奔問官守而用兵以侵小罪晉人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朱出奔東國立書卒于楚譏東國也是朝而止之也楚與蔡

不共戴天之國也茍知自強楚之廷宜無東國之跡焉而卒於楚君子病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者展輿之弟也去疾歸展輿奔去疾卒庚輿殺意恢而立焉今而出奔意恢之黨逐之也兄弟之間弒殺相仍奔亡接踵備書之傷人倫之變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楚交爭久矣無大勝負今則吳大勝而楚大敗也吳驟強

而楚遂弱也頓胡沈先序君將也蔡陳許次之大夫將也俱稱師皆用大衆也連七國之大衆而兵敗將死楚之不競未有甚于斯也君生曰獲秦獲晉侯是也死曰滅胡子沈子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夏齧死也胡康侯曰書其敗不以國序而以君臣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是繼猛者也其稱天王何踰年也不書立當立也猛正則繼猛者即正統也王猛入于王城此復居于狄泉出也有逐之者也尹氏立王子朝也朝立則朝強矣王出則王弱矣然春秋不以弱故而不書天王正名定分杜邪止亂也故曰春秋之作無褒貶而有是非是非者天下之公也褒貶者一人之私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當立者也此王室所以亂也王猛出奔敬王又奔子朝害之也子朝所以爲害者景王寵之也子朝所以能爲害者尹氏助之也尹氏所以能使子朝爲害者世執國柄也故變文書氏見宗強也子朝之亂由於偏愛尹氏之亂由於世

及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孫明復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書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呂朴卿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矣尹氏立王子朝不正可知也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王室亂後日食地震相繼而書以此見天人感應甚可畏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如晉請叔孫也至河未至晉也乃復終不至晉也有疾乃復明非晉辭之公懼入而止焉故託疾以歸也前辭之者辱之也無意于止之也此不辭者誘之也有意于執之也益意如之譖公愈深晉之黨意如也愈固公之懼晉也愈甚而怨意如也愈不可解有孫而已矣

二十有四年 癸未敬王二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羯之子也仲孫卒公愈失所恃矣貜病已之不能相禮也使其二子從仲尼學焉君子曰善補過矣

舍至自晉

釋之也執不以罪釋不以功晉之為晉可知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文公益姑之弟也

冬吳滅巢

巢楚與國也滅人者人亦滅之矣天道好還也然楚衰而吳強聖人懼焉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甲申敬王三年

春叔孫舍如宋

謀公故也內迫于季氏而外侮于晉不得已而與宋謀之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晉不合諸侯久矣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義也書之者譏不能為義也王室之亂已二年矣順逆之勢亦既明矣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大夫既會而無所設施也聽王室之自亂而已

矣春秋傷之

有鸜鵒來巢

有者不宜有者也巢者不宜巢者也鸜鵒不踰濟魯所無也鸜鵒常穴處巢其變也天有時地有氣人有倫物有宜政有經天反時為灾地反氣為變人反倫為妖物反宜為怪政反經為亂春秋者書其反以歸于正者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初雩旱也又雩有所禱也大雩僭也頻雩瀆也又雩不言大蒙上也胡康侯曰不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而區區于禱祀之

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奔曰孫公之孫意如爲之也不書意如者不待書也意如專國而蔑其君非一事矣比而觀之可知也書公孫正其本也魯公之失民久矣民不知君何以有國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言當圖之以漸也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言建侯以得民爲本也昭公不明扶危定傾之方不漸收其政柄不漸結夫民心不忍一朝之忿而欲僥倖以逐季氏宜其出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春秋之意也陽州齊地也次于陽州待納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之也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是也不納之而唁之其不急公可知也臧文仲曰見無禮于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季氏逐其君其惡大矣昭公來孫其情廹矣齊強且近以兵納之猶反手也而徒唁之也齊侯之過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也豹之子也是嘗爲公如宋者也卒則公無援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葢傷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平公成之子也曲棘宋地也佐將爲公如晉而卒于道也天道不僭福善禍淫舍與佐卒天福意如也僭矣此否泰消長之理也小人不長不可爲否非理之常數之變也君子守常不惑于變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故易有貞凶歸于無咎補天之憾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之季氏以處公也其不納公可知矣家則堂曰齊景果能

修桓之業戮意如以示天下則伯政舉矣取鄆以塞責非勇于義者也
二十有六年 乙酉敬王四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速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書至告于廟也此非告廟亦書之者公在外也居處失常其往返不可以不志也書于鄆不得入國也失其所也書居在境內也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公自圍之不服公也君不君臣不臣而民不知順逆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晉爲盟主宋衛陳鄭皆大國也而不與則與公者寡矣齊不竭力以圖公乃假公以爲會則謀之者怠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會無益焉仍居于鄆也至與居皆詳書之志變也且憫之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共王審之子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非王都也書入內弗受也以天王而自入其邑志變也然較之狄泉勢漸振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以者不以者也子朝之亂三人爲之也奔楚志惡也王室之亂五年始定嫡庶不明故也可以爲戒矣
二十有七年 丙戌敬王五年
春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不納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稱國以弒當國之大臣弒之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罪專殺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謀成周且納公也俱不果焉故譏之

冬十月曹伯午卒
平公須之子也
邾快來奔
公在會而庶其畀我來奔宿納之也公在鄆而快來奔意如納之也所謂世濟其惡者與
公如齊
再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終不納也

二十有八年 丁亥敬王六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得于齊而求晉也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也六卿猶三家也其不急公宜矣盟主而皆黨叛爲傷之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簡公嘉之子也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成公原之子也

冬葬滕悼公

始葬滕也窮而始恤小焉晚矣

二十有九年 戊子敬王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至自乾侯終不得入于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來唁終不納矣惡齊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求晉而又不得入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輒之子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無所居矣罪公之不得民也罪民之不恤君也

三十年 己丑敬王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書公在疑于公不在也魯四封之內無公矣特書之存公也

憫其君以誅其臣也乾侯晉地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昭公夷之子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益強也齊楚之大也伐徐敗徐而已今滅徐則中國危矣

三十有一年 庚寅敬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亦以罪晉也見公之終不得入于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不納公而會意如晉之君臣可知矣呂朴鄉曰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會意如不討意如矣唁公不納公矣君臣之分泯矣是非之心亡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罪納叛也不書國闕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辛卯敬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罪晉也公在乾侯三年矣晉不納也何以為盟主

取闞

魯地而公取之也公自取邑志變也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越興而吳亡矣吳之興也驟其亡也亦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在成周而諸侯城之也書之善之也猶知輔王室也列國無不至者王事故也於此見天理之未亡而人心未厭周也然不納王于王城而城成周見王室粗定而亂未盡息也吳草廬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成周而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故不居王城而居成周成周乃周

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留兵戍之至此城之乃徹諸侯之戍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終客死于外也昭公之無能也季氏之積惡也諸侯俱失職而大夫皆黨叛也

春秋義卷十三終

海陵　俞　燾爲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成紀何　潛躍如　仝校
白門何夢篆耕遲

定公

襄公庶子昭公弟也意如立之

元年 壬辰敬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此不書未有公也未有公則稱元年何

也追書也是年有公故稱元年正月無公故不書正月也昭公有子魯曷爲無公意如廢之也先君薨嫡子廢踰年無君意如幾亡魯也仲幾宋大夫也執于京師罪晉人也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前此未之有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喪久不至意如不受也嗣君既定乃迎喪焉暴露七月而後返也書之所以哀昭公誅季氏而傷魯之無人也

戊辰公即位

即位不日在朔也此日之不在朔也柩前即位不書此書之非常也踰年而後即位于柩前也戊辰距癸亥五日用新喪之禮也書之罪意如也并罪定公也爲賊所立而不討賊是亦一賊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喪七月而至遲也至一月而葬速也制在意如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不忌喪矣

立煬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煬宮者煬公也考公弟也祧久矣奚爲立

黄若晦曰立煬宮猶立武宮也胡康侯曰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詩曰九月肅霜周之十月夏八月也霜未可隕而隕異也殺菽爲灾也趙木訥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與

二年 癸巳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宮南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也

觀闕也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輅皆天子之禮也及兩觀火自雉門始也宮室踰制者恒災天道不僭也

秋楚人伐吴

吴取徐故也楚伐吴止于此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作者不宜作者也何以不宜作當災者也天革其僭而又新作之變而不戒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新作之不時也程時叔曰太室屋壞御廩災必皆作之而不書者當作也此書之

不當作也觀此可以知春秋之書法矣

三年 甲午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正于晉也至河乃復不得至于晉也晉辭之也意如不使公得交于晉也猶是困昭公之故智也晉黨意如而辭昭公又辭定公者六卿與三家比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悼公華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受盟畏魯也以大夫而盟人之君非禮也邾稱子非爵也喪未踰年之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自奪其喪也魯與邾皆罪也

四年 乙未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吴卒

哀公溺之孫世子偃師之子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文公合諸侯也王室之亂子朝奔楚劉子合諸侯以討之王師一出華夷響應陳蔡鄭許頓胡之素役于楚而靡不至焉蓋二百四十年間王室之舉未有善于此也諸侯之從未有多于此也而不過侵楚已焉則晉侯之罪也余氏光曰晉國之政移于六卿六卿懼公勝楚而權不及已故携諸侯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也自是諸侯散矣晉不復伯矣文公卒矣周不復興矣特書侵楚傷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不會于召陵故也陸伯冲曰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
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晉盟之也不伐楚而盟諸侯則何益矣諸侯不序即召陵之
諸侯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不言及齊大夫者非齊主盟畧
之也會而盟者不言公及此書之疑公之不得與也王方麓
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盟而已書之陋之
也
杞伯成卒于會

平公郁釐之子也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子未葬而出會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四遷矣愈遷而愈近楚非計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伐致者無功也
劉卷卒
劉卷者劉子也卒之賢之也是周社稷之臣也子朝之亂卷
實定之號召天下以伐楚事雖不成志可嘉矣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卒劉卷傷周之不復興也伐楚無功而遂卒其
諸憤時事之不可爲而以憂卒與是可傷也陳君舉曰襄王
之難有王子虎焉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
乎而無救于周故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楚圍蔡而晉伐鮮虞罪可知矣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趙
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六卿之害也故隳其成效晉伐鮮
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而不止也
葬劉文公
存其謚也賢之也內女不葬葬宋共姬王臣不葬葬劉文公
皆賢之也言不愧其謚也劉原父曰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
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辭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能左右之曰以蔡侯以吳子善蔡侯也蔡之父子兄弟駢首

而死于楚非一世矣是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又圍之師不能出而能以吳子義之所得爲也吳子爲蔡侯所以兼善吳子也晉爲盟主乃貪賂以隳已成之功吳子奮然爲蔡敗楚軟晉爲愈矣不書救蔡非救蔡也吳楚交爭非一日矣彼各爲其私忿非果有分災恤患之心也楚師敗績伸蔡侯也天道好還也然吳敗之則聖人懼矣是亦一楚也吳稱子君將也楚稱人大夫將也敗稱師書重也

楚囊瓦出奔鄭

楚之弱囊瓦爲之也敗不能死而出奔春秋惡之

庚辰吳入楚

志吳楚之盛衰也戴岷隱曰楚憑陵中國二百餘年中國不能制而假手于吳其國幾亡然楚衰而吳繼之聖人傷焉楚自是不競而晉亦不能與吳爭矣

五年 丙申敬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善也書之誅意也石守道曰蔡被楚圍不能救也今以吳敗楚矣乃歸之粟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發語聲也猶邾之爲邾婁也入吳吳在楚也吳入楚而越入吳兵革不靖而禍亂迭出也中國不振而蠻夷迭興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也逐昭公者也昭公客死而意如卒于其位王政不行諸侯失職魯國無人而定公崇賊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數有事于鮮虞厭晉也

六年 丁酉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屢遷而卒滅之惡鄭也屢遷而卒被滅失其所因也以歸不死于其位也李氏廉曰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二月公侵鄭

晉令也書侵鄭罪公也魯自宣公以後公不親將公無兵也

幸而意如死不敢卒陪臣漸叛三家勢弱公始將兵不保境
善鄰而遠侵兄弟之國非計也李氏廉曰侵鄭侵齊皆書公
非公室能張也三桓微矣陪臣假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遂至者不欲侵鄭也外迫于伯主內迫于陪臣也陪臣者誰
陽虎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斯往焉新爲政而結於晉也何忌往相之也二卿
並使非禮也昭公如晉至河而復意如往則入之定公如晉

至河而復斯往則入之權臣結援以脅君大國黨叛而惡上
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書執行人罪晉人也晉執仲幾于京師宋不敢怨復使行人
善事晉也其何以不免晉自召陵之後諸侯皆貳好以懷之
猶懼不來而又執行人不復伯矣
冬城中城
屢城中城畏三家也四境之內皆敵國矣汪德輔曰陽虎欲
去三家故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公時潰而歸季氏今季氏圍之者叛也後齊人來歸
鄆是叛而入于齊也私邑叛陪臣強也始也諸侯叛天子繼
也大夫叛諸侯終也陪臣叛大夫二百四十年間大較如斯
矣忌不言何闕文也
七年 戊辰敬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特盟無伯也晉楚皆衰矣故鄭從齊也齊侯者誰景公也有
志于復伯也陳君舉曰齊鄭盟于石門諸侯之合也齊鄭盟
于鹹諸侯之散也李士廉曰此齊景圖伯之始也而鄭實左
右之自是以後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
糾合焉與隱公初年同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不會于鹹故也行人者所以通命也執之而侵其國以是求
伯術斯下矣楚執宋君以伐宋齊執衛臣以侵衛桓文不爲
也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懼而從之也侵之而遂從者衛亦欲叛晉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求伯也鄭衛皆從又脅魯也許氏翰曰齊景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以力征定伯是徒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再雩旱甚也皆大頻僭也

冬十月

八年 己亥敬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齊之伐也非討矣夫齊魯之不敵久矣內有強臣而外搆怨于強鄰其可乎蓋是時三家從晉而使公結怨于齊以危之也

公至自侵齊

遽至公不欲侵也

二月公侵齊

再侵愈非也蓋公本不欲侵齊故往而輒來三家者不之許也故來而又往進退制于其臣明知其不可而不敢不從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隱公通之弟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公會晉師于瓦

公嘗如晉不得入也聞晉師之在瓦而往會之庶幾得見之

也非禮矣所以求晉者愈卑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惠公吳之子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許氏翰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瞰沙之盟諸侯已攜又不務德而以力劫之其何能伯之有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三家從六卿之令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侵之而愈叛君子是以知兵之無益也

從祀先公

或曰從順也躋僖公爲逆祀今順之也或曰昭公未得入廟今始從祀也胡康侯曰陽虎專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也特書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於陽虎也

盜竊寶玉大弓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成王所分以鎮魯也非盜所能竊也而竟竊之此非常盜也傳曰陽虎取之以出是也然則何以不書陽虎陪臣之名不登于冊有爲亂焉則盜之罪致盜者也陽虎將殺季孫不勝而後出事莫大焉然則何以不書季孫亦盜也以盜殺盜其勝負不足紀也惟竊寶玉大弓則國之大故而魯侯之失政致之也春秋重宗器盜陽虎罪魯侯而畧季氏皆天子之事也

九年 庚子敬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定公寧之子也

得寶玉大弓

盜所竊也何以得盜還之也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國之重器盜取之則取之盜還之則還之幸其自得而不復詰盜無政刑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謀伐晉也

秦伯卒

景公子也不名史失之

冬葬秦哀公

始葬秦也不與吳楚同削者未僭號也

十年 辛丑敬王二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侵伐之怨也公本不欲侵齊制于三家而爲之茲何以能及齊平魯用孔子也聖人一用而君行其制臣從其令內安

其國外睦其鄰也觀孔子相魯首及齊平則知講信修睦國之要務而一切權謀功利之說徒紛紛而多事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始自爲政也會齊侯親之也齊魯唇齒也親齊則魯無事矣會而不盟不煩盟也孔子相禮動無過舉禮成信著不煩盟矣觀於及齊平而不盟則知爲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無用詛盟可以不作葢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經不言盟而傳言盟誣也凡若此類信經不信傳可也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木訥曰討五氏之次也不討齊而圍衛怯大而陵小也李氏廉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義不足也今圍之而不服力亦不足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服義也歸田不言來者魯請之也此言來非魯請之也齊強于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一見孔子而來歸田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化人莫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爲善而聖人之道之大也于此見三代之可復而王道之可行也李氏廉曰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之邑也圍之何叛也陪臣之名不登于經言圍則叛可知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陪臣之叛大夫教之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平王失政而諸侯專自隱至昭十世矣宣公竊國而大夫專自宣至定五世矣故終於陪臣執國命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再圍之不服也大夫强於公室陪臣强于大夫也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凡書奔者君少恩臣與有罪也王彦光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尋鹹沙之好爲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拜田也

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康侯曰其弟云者罪宋公嬖向魋以失弟無親親之恩曁云者見辰帥其大夫以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于辰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奔書弟罪兄也叛書弟罪弟也書及別首從也弟

而忍叛其兄則大夫又其次矣故以辰首惡也再書佗彄罪同叛也弑父與君不可從也前從之奔已非矣又從之叛是自陷于賊也地先奔而同叛結黨也自陳陳有奉也黨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不書叛蒙上也四叛在蕭大心自曹來叛可知也書入逆辭也自曹曹有奉也異奔而同叛者見四叛之勢盛而附之也計強弱而不計順逆天下所以亂也

冬及鄭平

釋侵鄭之怨也侵齊侵鄭非公意也制于三家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公自爲政而三家不敢抗也齊鄭與晉爲難平齊平鄭而晉不討者以禮事大而不招侮也好事盟主而釋怨四鄰將使講信修睦而歸於無事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信有徵矣豈直魯國大治已哉

叔還如鄭涖盟

平故也公平齊而州仇如齊公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始從君之令也

十有二年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春薛伯定卒

獻公穀之子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逐其叛臣而遂毀其城也自城之而自毀之聖人迎其機而導之也夫始之堅其城也欲據之以叛公室也今乃陪臣據之以叛焉是城之以自衛者適所以爲盜資也聖人迎其機而導之使自墮之則陪臣之所以叛大夫者絕而大夫之所以叛公室者亦絕矣是公私之利也事必有機無失

其會雖難亦易以公室之積弱而能使三家自隳其邑亦可謂必無之事矣而竟有之於此見聖賢之經濟而天下事無不可為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罪衛也特相會而私相伐無伯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氏之邑也自墮之叛故也一卿墮郈而二卿墮費費強也昔季友敗莒師公賜之費季氏大城之以為魯患數世于茲矣今自墮之是不敢私其有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沉疴頓起積弊頓除魯國之政燦然矣

秋大雩

孔子在而大雩何也季孫不信孔子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故墮三都至墮費之後而季孫疑焉疑孔子弱已以張公室也夫聖人之為此者固為公室亦未嘗不為三家也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今之通義也公室弱大夫專陪臣叛固魯之害亦非三家之利也陪臣順大夫從公室張固魯之利亦未始不除三家之害也利者義之和也聖人守禮本義以圖萬世之安而為彼此之利非為權謀以欺人也季孫不知大義而疑孔子之欺已故自是成不墮而孔子去矣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大雩而盟魯之故態復作矣不用孔子故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欲墮而不克也成孟孫氏之邑也墮郈墮費三家自欲墮也孔子行乎季孫也公圍成三家不欲墮也季孫不信孔子也

朱子曰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不墮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

公至自圍成

以圍至未嘗墮也

十有三年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欲伐晉而不敢也屢書次罪齊衛也

夏築蛇淵囿

不時且非義也圍成不克而築囿志不及國也孔子去矣三

家之故智復作而定公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魯自作三軍公室無兵孔子為政而公復有兵上書公圍成
是也今孔子去矣大蒐于比蒲者三家復分公室之兵而閱
軍實以自張也非時非地猶其末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息齋曰屢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而不知以
禮為國故亟戰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荀寅士吉射逐之也入于晉陽拒荀士也其書叛何也擅據
邑以興兵也荀范擅伐趙氏固有罪矣鞅苟有人臣之禮也
者愬于其君可也而遽稱兵是叛也後世猶有借口于此以
清君側之惡者皆春秋之罪人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為趙氏故逐之也入于朝歌據邑以拒君也臣之有土君
賜之也而據以拒君罪不容誅矣家則堂曰臣不忌君未有
不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久矣林父逐君晉大夫羽翼之
意如逐君晉大夫又羽翼之助亂臣者欲為亂者也叛之由

來者漸矣李氏廉曰晉之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
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范氏中行氏自此亡智氏後亡故止
韓趙魏分晉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之也書之譏釋叛也汪德輔曰書趙盾弒君又書趙
盾侵陳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譏不討罪也
薛弒其君比
胡康侯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復滅國吳有越難故也國有以勝而弱亦有以敗而強也
楚嘗圍陳而納頓子今乃滅頓者頓會於召陵故也會于召
陵從中國也楚滅之而中國不救君子傷之陳與焉從夷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戍奔陽奔結又奔大臣皆奔靈公獨與南子處乎子言衛靈
公之無道也斯其徵矣然而春秋治其下者君臣之義也父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道臣不可以不忠如是而後

天下之君臣父子定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槜李
不書爵者二國僭號故削之也於越入吳又敗吳不知禮義而惟力是逞也吳驟興而甚于楚越驟興而甚于吳中國不振而夷狄橫春秋傷之
吳子光卒
諸樊之子也弒僚而代之者也敗而遂卒因敗而卒也不書滅者敗而後卒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列國之黨叛臣久矣魯親被其毒而不之改也何哉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始從齊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祭肉也脹曰脤熟曰燔汪德輔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宰孔賜齊侯胙以有功而加殊禮也魯不助祭又無功來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大臣屢奔世子又奔衛亂甚也凡書弟奔者罪其弟兼罪其兄也書子奔者罪其子兼罪其父也子無去父之義世子而至于出奔虧子道矣然爲人父而至於奔其子其不善爲父可知也君子是以知色之爲禍烈也宋景公以向魋之故奔一弟與四大夫而宋亂衛靈公以南子之故奔一子與四大夫而衛亂比而書之可爲戒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屢帥師用事之卿也亦奔衛無親臣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自蕭明久叛也據邑抗君四年於茲矣不勝而後出奔惡辰也書奔罪宋失賊也書來奔罪魯容賊也亂臣賊子事成則弒君而竊國不成則有地以容身斯易於爲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
大蒐于比蒲
將以伐邾也
邾子來會公
懼兵威也不書地在比蒲也李氏廉曰遇于穀蕭叔朝公蒐

于比蒲邾子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志勞民也不書冬闕文也
十有五年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旣會之又朝之非禮也不自強而求人其能國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牲變也不書所食非一處也牛死因食而死也牲變天不享
也不郊可也改卜牛好僭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以會于召陵故也凡從晉者楚皆滅之而晉不能救也是故
江黃之滅君子罪齊頓胡之滅君子罪晉
夏五月辛亥郊
用改卜之牛郊也五月郊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皆從齊間無他故而鄭伐宋釁自鄭作也乘宋亂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謀救宋而不果也齊新與宋而舊與鄭爲宋而出爲鄭而止
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君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公未稱君也不稱薨未成夫人也然
則何以卒哀公已即位也君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魯受之亦非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譏不克葬也爲雨止無備也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慢也下昃葬不虞矣非禮也
辛巳葬定姒
何以葬有子則廟廟則書葬也不稱小君非小君也凡待妾
母之禮如是焉足矣夫人薨之而小君葬之者皆非也此從

夫謚亦非也是亦夫人之禮也

冬城漆

庶其以來者也城之將以伐邾也

春秋義卷十四終

春秋義卷十五

海陵　俞　壽嵩光編訂

合河孫嘉淦錫公著

受業　天長王者輔近顏　白門何夢篆耕暹　仝校

哀公

定公庶子母曰定姒

元年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之役也陳從楚罪陳也陳蔡一體之國也不惡傷其類乎且脣亡齒寒之謂何而圍之也隨始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復見者楚封之也聖人書之若固有之者周未嘗滅之也陳滅而書陳侯蔡滅而書蔡侯許滅而書許男不與諸侯之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牲變也

夏四月辛巳郊

牲變則可以已矣而不已好僭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盟主也二國之次屢矣欲伐晉而不敢也今敢伐者與荀寅士吉射合也黨叛臣也許崧老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伯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謹矣來會來朝而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爲也而不得免焉政在三家也強臣利於得土而不顧義敢於稱

兵而不忌君也

二年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卿盡出公無軍也三卿並將不相下也同伐邾將瓜分邾也前取邾田自漷水矣又取漷東又取沂西以區區之邾魯三納其叛而三取其田不至於盡不止也甚矣三家之惡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田入於季氏也二家無所得焉故怒猶未息而季孫要之使盟也觀於季孫卒而二家復伐邾則其事可知矣汪德輔曰內臣並使始於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於戰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於季孫宿叔老會吳未嘗並盟也至於並盟則曾大夫與列國之君等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襄公惡之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滕子來朝

懼伐邾之威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書世子奔宋靈公不父而蒯聵不子也書納世子于戚蒯聵不父而輒愈不子也世子者當有國者也然既得罪而奔矣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今之立者亡人之子也父有國傳之子子立猶已立也而必爭之不父也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者蒯聵之子也父逐而不能復之王父死而不能辭國既立而不能迎之父來而反拒之乎書納內弗受也

帥師以納而僅至於戚堅於弗受也蒯聵殺母猶疑似也輒至稱兵以拒父則不啻弑父也故曰愈不子也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名莫大於父子使父父子子可矣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自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而身從父則義矣故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晉鄭戰晉始卑也與鄭匹矣皆言帥師其衆等也戰於鐵鄭來助荀士也書鞅及罪鞅也鄭黨亂而鞅以亂禦亂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亂是以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蔡遷焉避楚而依吳也不能自立而遷以依人庸有濟乎且吳猶楚也因失其親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蒯聵也蒯聵有國則衛入趙氏故齊主是役也家則堂曰齊景公黨荀范以抗君助衛輒以拒父所謂倒行逆施者也衛亦圍戚不知義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從君於昏也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志變也桓僖親盡而當祧宮猶存非制也宮室非制者恒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可以知天人之理合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志勞民也許崧老曰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季明德曰啓陽故鄅國也邾人襲鄅

鄅子從帑於邾地在邾東而近於費魯取漷東沂西之田則啓陽入於季孫故城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曹受樂大心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也意如之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罪專刑也杜元凱曰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公之子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既與之盟矣而又圍之棄信義而惟利是圖也季孫死而二家圍邾則句繹之盟季孫要之也

四年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書盜微者也不書其君盜不得有其君也猶書弒下殺上之辭也人君而盜得弒之無備也或書殺誤也前有蔡侯申矣孫與祖同名亦誤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疑盜之發自辰也陳君舉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與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罪專執也伐曹伐鄭執小邾宋與齊爭伯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罪專殺也殺姓與霍辰之故也蔡侯之弒不得主名推尋事跡疑其出於三子故奔辰而殺姓霍也千秋之疑聖人斷焉盜弒而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也蔡人以弒君之故而殺姓霍是以賊討也然而不去其大夫者明非賊也已逃之奸聖人誅之莫白之寃聖人雪之春秋所以為經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罪晉人也季明德曰蠻為楚所陵自拔投晉晉乃助楚為虐人誰賴之胡康侯曰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不競至此春秋惡之

城西郛

不時也杜元凱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昔湯作夏社為後鑒也武王克殷頒殷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有周社有亳社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記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災則無屋矣故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悼公寧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亂是以緩也

葬滕頃公

五年 辛亥敬王三十年

春城毗

不時且非義也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西郛又城毗又城邾瑕益三家悔向之墮郈與費也而益大城其邑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夏齊侯伐宋

爭伯也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

邾子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爲蒯聵伐輒也家則堂曰國夏圍戚助子拒父趙鞅伐衛助父伐子齊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卓去病曰是時齊晉爭伯而衛堅於從齊荀寅士吉射鞅之仇也而衛庇之故鞅納蒯聵欲得衛以弱齊而離荀士之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莊公光之弟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使卿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書閏月譏計閏也喪事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也魯城之取之邾也取之邾而仍繫邾者不予魯之得取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屢用師於鮮虞厭晉也薛士龍曰晉伯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陳與楚故也書之志吳禍之及中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皆奔齊其爲陳氏矣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殺高國而崔杼弑奔高國而陳乞弑春秋之垂戒明矣

叔還會吳于柤

吳在柤叔還往會之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罪魯也
魯會楚而有蜀之匱盟魯會吳而有黃池之兩伯其責有所
歸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也平王棄疾之子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爭國也繫齊宜有齊也陽生長而荼少也書
入逆也陽生長而惡其入何也父命立荼也荼弑而陽生立
是陽生弑之也書陳乞何也制在陳乞也乞逐高國而執兵

柄使乞不弑陽生無能為也以乞首惡紀實也然陽生入而
陳乞弑陳乞弑而陽生立則陽生與弑可知也加陽生以弑
君則陳乞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罪
明而陽生之罪亦明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屢伐邾志於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屢伐曹志於滅曹也

七年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伐也春秋之初宋鄭搆怨今復其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復伐衛也屢侵伐而衛不服晉弱也伯主夷於列國矣

夏公會吳于鄫

卿會之君又會之畏之甚而事之勤也晉夷於列國而吳奔
走諸侯春秋傷之

秋公伐邾

公室無兵矣何以能伐邾此三家之意也三家屢伐邾而得

其地今將執其君乃使公尸之所謂利則歸己過則歸君者
也書公伐罪公也不自制命而從臣於不義失君道矣故罪
公正其本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人國而執其君罪公也邾子名失國也不書滅邾未滅也

宋人圍曹

屢伐而又圍之暴甚矣上無王下無伯弱之肉強之食而已
矣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報皇瑗之侵也假公以濟私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爲善也
聖人救世之心切矣
八年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而執其君惡宋也圍書人大夫將也入書爵君將也不書滅曹未滅也魯入邾而執益宋入曹而執陽其事同也周德而既衰矣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君子是以思桓文之功也
吳伐我
邾故也不言鄙而言我寇深矣至於城下也寇深矣而不言

戰者魯服也盟於城下也雖諱之而不沒其實春秋之書法也不言救邾者吳志在服魯不在於救邾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故也魯固罪矣齊乃因之以爲利庸愈乎
歸邾子益于邾
胡邦衡曰畏吳與齊故也黃若晦曰魯以不道肆虐於邾天道好還物極必反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歸邾子易所謂不威不懲者也小人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悼公成之子隱公乞之弟也
齊人歸讙及闡
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魯請之也
九年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悉虜而俘之曰取甚其詐惡其盡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書取師者二著其禍之大者也長平之坑由來漸矣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故也吳楚爭陳蔡齊晉不過而問焉春秋傷之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乘勝肆虐而不知止也
冬十月
十年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罪益也前已失國幸而復焉又不能君而至於奔且復來魯無志也

公會吳伐齊
吳伐陳伐我又伐齊猾夏愈甚矣公會之病公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陳乞弑荼而立之者也
夏宋人伐鄭
屢伐鄭惡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范故也書之惡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息齋曰聞喪而還可矣久不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奉也書歸內受之也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也今歸於衛必棄蒯聵而從輒也大臣反覆春秋惡之
薛伯夷卒
比之子也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復爭陳也爭而不得吳強也
吳救陳
書救善吳也救在夷狄責在中國也
十有一年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吳伐齊故也書伐我寇深也吳伐我齊伐我兵至輒造其國都者公室卑而大夫不相能也齊背喪而伐人亦非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危矣又奔其大夫君臣同責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齊之伐我我致之也又會而伐之是惡人伐而不惡其所以伐也屢書會吳伐齊病公也黨夷猾夏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吳敗齊發中同也以齊主戰罪書也無所以勝吳者而輕與之戰是以國與民倖也戰不書公蒙上也言及公吳則不辭書會伐則與戰可知也吳之爭伯魯與有力焉深罪公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頃公結之子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公孟彄逐之也

十有二年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計田而出財賦也稅畝則加粟矣丘甲則加兵矣田賦則加財矣厲民之政至此始備後世奉以爲成憲則哀公始作俑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井田必廢而爲阡陌助徹必變而爲財賦財賦一用而加泒科斂之法將百出而不可止矣特書之憂之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不稱夫人魯不夫人之也季氏逐昭公并不禮於其夫人也書孟子因其稱而稱之也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公之失禮三家之不臣具見矣

公會吳于橐皋

屢書會吳病公也吳之伯魯爲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爲吳致宋衛也吳敗齊於艾陵魯故也會於橐皋尋鄫好也會於鄖邀諸侯使從吳也齊敗於吳魯宋衛皆從吳則晉殆矣故黃池之會晉亦從吳晉天下而皆從夷者魯倡之也三家六卿比而爲惡久矣今乃棄晉而事吳者吳強而晉弱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小人勢盡而交疎君子惡之

惡宋也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宜其有嵒之敗也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記異也周十二月建亥月也非螽時也

十有三年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丘之役也桓文之師猶有節制不尚殺也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始搆怨而盡殲之矣兩書取師罪多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伯也不書晉侯吳子者晉未嘗先吳也不書吳子晉侯者聖人不忍也故書及內外之辭也吳之先晉見而聖人之內中國而外夷狄亦見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書公會罪公也吳之伯公左右之也晉爲盟主曾望國也而皆從吳晉中國而爲夷也故春秋終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復爭陳吳有釁也

於越入吳

間吳之在會也吳入楚而越入吳吳會晉而越入吳出爾反

爾也抑罪吳之不備近患而事遠畧也吳先晉楚伐陳越入吳楚吳越三國迭興而中國不振也世變極矣春秋可以終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服於夷狄而侵兄弟之國晉爲無望矣屢侵衛伐輒而納蒯聵也曼多帥師從趙鞅之令也韓起趙鞅先見於經而曼多繼之魏斯韓虔趙藉爲侯之漸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異也不書宿名不加宿也

盜殺陳夏區夫

盜殺國卿亂無政也吳先晉楚伐陳越入吳盜殺蔡君又殺陳卿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王綱不振伯統亦絕中國不可爲矣春秋可以終矣

十有二月螽

異也不時也九月螽十一月孛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極也人事亂於下天道亂於上吾爲東周其無望矣春秋可以終矣

十有四年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春西狩獲麟

異也麟祥也何異焉出非其時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於兵也麟者文明之瑞也不時出而又見獲天之將喪斯文也道其不行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絕筆獲麟有以也聖人之窮也悲夫

春秋義卷十五終

春秋義十五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定嘉淦以春秋一書比事屬辭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反覆經文就事之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謚之間則不復爲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爲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燬其板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語詳楊方達春秋義補注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四爲堂刻李氏成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傳十卷》提要

春秋集傳

世之碩人傑士不必皆試之事而[stamp]
然世亦有隱德藉在中不試之事而即不
見者究其人既非本無可見抑又非隨在
不可自見者古今來有學有行之人原不
待著述而顯而著述其顯者也初余至星
沙見澧邑通者稱閔述及其鄉之前輩
李元朗先生先生強學力行終其身不可
強以仕凡鄉鄰中後進之士聞其風者
即莫不於之其書之所存喜而讀之方其
既沒即並之於其社祭以報之甚其人平
時既能無求而不瀆又常出所見以論著群
經凡他書所傳既多鐫諸板以行世矣
先生之壻柳君玉瀕自幼受學於先生

之門今於其手定春秋集傳一書免復
刻而傳之乃為問序於余余觀世之言
春秋者三傳而外於唐則有三家宋則發
揮於程伊川氏黨原父諸儒其他論解
踪說紛紛采不可以十百計今先生合
諸傳注彙而集之刪其繁間復斷以
已意凡所言言粹然一出於正以是書之作人

十

皆知有用於世非若後世徒事著述碌
碌無所表見者之為然也惟其人有是以
當世用者乃能於古人詩書中獨見其大
而不局於細其不輕於一試正其有可見
之行事者也余久老亦非徒以言見
先生蓋合於其鄉人之公好益以見先
生無窮之德意亦洽於人心因不揣固

陋而謬為一言以序於簡端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季冬月上澣
賜進士出身原任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欽命巡行整理江南上江鳳潁泗等處
地方宣諭化導使辛酉科順天鄉試壬戌
科文武會試三次同考官
特旨召對內廷四次同修
國史兼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掌教
楚南嶽麓書院桂海後學黃明懿
頓首撰

春秋集傳小引

煌幼習舉子業從塾師受春秋以爲本經嘗博搜四傳兼考諸家茫乎未之有得也一日侍坐　先生側語及是書因舉数說就質　先生曰子攻專經而泛覽若是可謂勞矣昔黄聱隅問程叔子如何看春秋答曰以傳爲案以經爲斷又云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别傳之真譌至哉言乎學春秋之準繩也余反覆玩味歷有年所

始克訂爲成說因手授一編曰子歸而求之則聖人筆削微意庶幾豁然解耳煌䌷繹卒業則見其於叙事也取左氏之簡要其於斷案也取公穀文定暨先儒之精液間有未備者則出以已見敷陳妙義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眞如日星之燦著而其所謂惟微辭奥義爲未易曉者亦且無微之不闡無奥之不闢矣倘非有得於宣尼之心孰能抉其谿至是哉今　先生逝已閱一紀煌亦唐畏歲月雖蠹魚研鑽常勤五夜而鵬程蹭蹬莫奮三千其爲孤負　先生之期望慙顔滋甚顧煌思之　先生之著述非欲藏之名山將以貽茲來許與其秘之篋笥作傳家長物曷若付諸梨棗公海宇同好爰觧素囊請工剞劂因付記於後用表煌夙昔契先生之情實且誌　先生搜羅刮剔之苦心俾同志之君子得有所考焉云爾

乾隆丙寅歲九月上浣之吉日受業子壻柳煌薰沐謹識

春秋集傳弁言

剛風左旋無停機七曜疾徐何紛若由来大運有
窿窪三五相推代昏旭火輪東轍騎桑榆熠燿衆
垣爭閃爍乾綱紐解坤軸揺西歸好音久不作于
時東山老布衣掩映泣麟動筆削褒將命討還天
公一十二君重斟酌黴纏糾挈六典裁性天與奕
微言劃宇宙生心變在手游夏待替一詞莫左史
瞽盲高赤迂下逮陸啖並穿鑿斤斤後来諸老翁

飛蟲有時亦弋獲魚目蠙珠竟錯陳其間妙義誰
披豁吾兄掉臂百家中妙契淵源心印合羣言薈
萃璠璜聯曠解晶瑩璞玉琢炳炳尼山燈一拳有
如日星輝河岳結璘拜手賡重光金背蝦蟇潛幽
蛭兆謂空言寄簡端亥鉞森森在毫末

愚弟芳華拜稿

贈言

氣運善翻覆天地若無權拄撐不有人兩儀久隘
焉尼父生三季結想唐虞前目擊時事非自不勝
嗚咽斧柯不在手扼腕東山巔且滋萬世懼奮筆
寫心傳六典存王迹用意含毫先筆削適時中一
一見公平變化生乎心命討天宛然游夏莫與贊
百代誰與傳左氏失窾會高赤坐頗偏何怪千載
下啖胡起鑿穿㢙如墜烟霧淆洗費煩擱多君痒

心力薈萃盡真詮何如瀾重翻獨探淵之泉何如
月久蝕獲覩光且圓發揮極性命乃見天心全空
言寄行事長嘆撫遺編

同邑研弟周正拜稾

春秋集傳序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

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制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

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

今按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為三綱而人遂各載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人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洩洩其非天理之充周即莫非道術之經綸不誠為太和

之運哉東遷以後下陵上替卿尹之擅據而百
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
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刑
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侵伐擅矣盜賊日
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
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術不用而智力相
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
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
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

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
天之於萬物包函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
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莫非
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
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為直徼以為智舍
康莊而入於荆棘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
程子畧舉其端求竟其緒私淑其學者遞相闡
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見其全體竊不自
量裒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已意而足成之雖未

知於聖人之意果何如而諸儒之穿鑿傅會則
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
為王駁之則為霸氣化之遷流不能不迭與於
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
綫於簡册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
下者與夫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
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衮之加也一念之欺
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為無適而非春秋
即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

莫要於此心一身之與三代所復而後推之於家
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
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大道以符乎六
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
史案而已矣則是即抄而已矣時
雍正丁未歲六月丁亥湘川李文炤謹書

春秋綱領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周聘侯曰此章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事自諸侯出隱桓

莊閔僖文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則定哀之春秋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朱子曰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朱子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朱子曰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愚謂宇宙之綱維人物之主宰皆此道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是故譽卿材者惑也震覇功者陋也即僅尊王室者猶未免於固也亦衰諸道而已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愚謂中夏諸侯多親貿

而報功待臣恒失之過厚其弊也怙寵營私卒啓逐君篡國之患惟楚則蠻方也每作戒而淫刑待臣恒失之過薄其弊也積怨逞毒亦致弒父妻母之辱皆非先王馭百官之道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

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萬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知孔子者達聖之權者也罪孔子者守聖之經者也以爲思出其位任非其職非爲下之所宜耳豈指亂賊之黨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東萊呂氏曰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詈捶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色頓感惕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會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朱子曰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

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愚按史之爲字以手持中而得名也古者邦國有史官府有史閭里亦有史但列國之史未免毀而損眞譽而過實觀左國公穀之傳聞者可見獨魯史爲善故韓起觀易象與春秋而歎周禮之在魯也自聖人筆削之後而其義愈明所謂義者卽中之時用也然則聖人蓋以史氏爲已任耳或者乃謂以素王自居甚至謂以天自處抑何誣哉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朱子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子曰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愚按春秋諸侯所僭者會盟侵伐四事會盟猶有講信修睦之意而侵伐則皆陵弱暴寡之爲此戰國之漸也故孟子特以義裁之

○董子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

秋禮義之大宗也

魯信開三家擅權之釁晉悼啓六卿分國之漸豈非蒙首惡之名者乎里克欲正君之非而殺其二子甯喜欲蓋父之愆而弑其新君豈非陷於篡弑之罪者乎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君父之命亦視理爲從違所以常得其平也存亡之迹必執義爲褒貶所以常得其正也

○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出非時此氣化之衰也然作經而王道明則以人事而挽之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萬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者仁義而已法者禮樂刑政而已正王道所以訓後王此聖人之德也明大法所以懲亂賊此聖人之功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霸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五霸而止言四國絀宋襄也齊桓晉文尊周室攘寇戎秦穆復共主之世讐楚莊討中夏之弑逆皆其功也然皆假仁義以濟其利欲之私則其過不可勝數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孟子於春秋叙三聖之統正五霸之罪可謂深知之矣先儒若公穀陸啖之徒雖有得有失然而未免於鑿也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葉氏曰道非無用用非無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葉氏曰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又曰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本注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是非

朱子曰左傳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在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四裔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曰比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貶善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敬齋胡氏曰[illegible]處人事

○又曰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又曰覇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天理人欲莫辨於春秋聖人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纎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辨則克已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又曰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私意

○又曰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是聖人手段

○又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又曰非胸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春秋集傳卷之一

湘川李文炤編輯

程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愚按三王之業至成周而大備而成周之功成治定盡見於詩肇於豳盛於南而全於雅頌內自閭門枉席而外逮諸朝廷郊廟之間幽自禘示祖考而明推諸百宮萬民之頤無不庶然以和臨雖然以相掎其斯以為太和之守寅乎成康既沒典刑摍雅宣王中興遺烈猶寰至幽王而大壞矣平王與聞弑文遣成採賊致咎列辟放迹之端於是風雅皆變變極則亡矣自是以還王室之威令不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聖人推求衰亂之繇隱公以後歷歷可考故託始於此焉詩揚其盛春秋紀其衰詩宣其情春秋著其事體不同而義則一也王降而霸後此更莫知其所底矣不有春秋則王迹之一綫孰與存之以俟後之有作者哉

隱公

魯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受封傳十二世至惠公隱公名息姑惠公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

周平王四十有九年元者始也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者一數之始元德之始也君稱元皇帝王之宗也民稱元元萬物之尊也體稱元首脈骸之本也冠稱元服衣裳之表也妻稱元配嗣稱元子髮庚之統也朝稱元旦夜稱元宵朔望之初也後世屢改其元是一君而數始矣不有明之誰正其失乎○歐陽氏曰人君即位稱元[illegible]年耳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蓋記事先後遠近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語耳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混雜稱號遂多不可勝紀徐氏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所云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為元也

考君爲　不但赤

春王正月

春之為言蠢也正之為言端也春王正月言是乃周人之天統而非復夏后氏之人統殷人之地統也然則堅氷沍寒之際而可豢以陽和之名乎曰何適而不可也一陽初生為復而天地之心見矣嗣是而臨而泰可不謂之蠢動乎四陽方長為大壯而天地之情可矣嗣是而夬而乾可不謂之盛大乎一陽始消為姤品物猶然咸章也嗣是而遯而否則漸即於孳歛矣四時將盛為觀性命猶然各正也嗣是而剝而坤則衛即於空處矣是故五氣之運以木為先五行之主以水為先寅並行而不相悖耳但王者雖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民風土俗亦不妨各從其便豳風本於商時而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明作於周時而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亦有之曲沃莊伯之十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則當將列國二正之互用明矣皆韶改月而不改時則聖人何不云行夏之有乎○李氏曰春生正月三傳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為建子從之矣程子以書春為假天時以立義胡氏因之獨報氏用劉歆謂陳寵傳甚明亡蓄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為春也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

改時並不改月故徐九峰疑周正而引商春為據然謂周未改時却與春秋不合處處解不去

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熊氏曰大抵周人以夏正並行幽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趙氏曰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又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張氏曰春蠢也言陽氣蠢動也子一陽之月丑二陽之月寅三陽之月故夏商周皆以為春亥六陰之月不可為春矣故行之不久也○敬齋胡氏曰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為當時而作也○不書即位攝也惠公元妃卒繼室仲子生桓公欲立之然其年尚少故隱公攝焉夫諸侯無二嫡則仲子非夫人其子安得為適乎然先君既欲傳位豈可不先意而承志哉隱之不即位是也其所以處之則未盡善也○黃氏曰惠公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宋生所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沒諸大夫援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存為得其正也若隱者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猶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父音甫○邾曹姓顓頊後魯附庸蔑魯地

汪氏曰聘禮大射禮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周之制也○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於神若有違背令神加殃如此牲也是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鄭氏曰盟辭書於策讀其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土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楊耻菴曰諸侯三年之喪於天子有聘而無朝於鄰國有答聘無專往於鄰國有應兵無討逆嫁娶停而吉祭攝哀服而為會盟失而又失者也餘倣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音偃

鄭武公夫人曰武姜生莊公寤生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克若勝敵之辭不稱弟叛臣也有母命矣胡遂等於叛臣乎曰夫死從子人道之大經也況國君之位受之天子承之先祖豈婦人所可易置乎然則克之者遂無罪與曰無曲全之方惡得無罪他日有言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疾糊其口於四方則亦已自知之矣○李氏曰立稱君者甚之也段亦亡逆故上稱鄭伯不去其弟以交譏之○黃氏曰鄭莊無友字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狗其母而處心積慮以逐其弟也否則必能委曲承順所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呼阮反 賵撫鳳反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愚按周禮有大宰小宰

何官晅其名也古者名字閒勳臣之例但尊者多書字卑者多書名不以是為褒貶也乘馬曰賵所以助葬者○公羊子曰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也兼之非禮也○吳宥函曰惠公仲子相繼而沒天子加厚魯侯並其羈妾亦爭僂卿於是使宰喧來歸賵是因惠公而及仲子也諸侯不再娶既不黜之於生前而又榮之於死後是墮名裂分而與為姑息則嫡妾之等亂而夫婦之道乖矣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宋子姓公爵微子後宿風姓男爵

程子曰惠公之末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盟於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胡氏曰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而謂凡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遠德下衰欲禁

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乇之晳戕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或曰令民泯泯芬芬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遂責以未芬信而民信之恐非化民以漸之意朱子曰不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則界反後同祭伯爵周公後

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法所當誅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執豈有內外之限其為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鄭國爾

公子益師卒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朱于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交卿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狂

庚申 周平王五十年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潛魯地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連帥大國明大義以馭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使陵所以容其亂華也公之會我非義也○胡氏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辨乎中外者王道之用正朔所不加也矣會同夫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紀姓少昊後子爵向姜姓炎帝後

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無位曰民有位曰人入者守官之名卿大夫士皆可通稱之○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禮相以伐與兵以侵人其罪者矣書莒人微者也書入入其國也侵入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小國或曰戎邑

胡氏曰無貶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魯地

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盟不可之大者也蓋盟刑牲以相誓謂神之殛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且以長亂戎而相與詛一有閒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其暴為國大害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禮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也○高氏曰書及者聖人探責魯君而不罪戎也不罪戎乃所以外之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緰音須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姒姓侯爵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道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送之者雖公子公恭非卿則不書先儒皆謂諸侯當親逆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陳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九八見於經未有書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遺人倫之變著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閔不及焉故詳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繫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李氏曰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下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曰薨上坚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如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鄭共叔段之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報之聲罪致討曰伐○汪氏曰鄭莊志於殺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邾邾為之請於魯用師不已今又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報怨不敗絕而義自見矣

辛酉 周平王五十有一年

三年

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在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彼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與也星辰爽歷亦然○張氏曰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若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賢陽盛陰徽則不食衰德之休明而有小肯焉則天亦為之隱雖交而不失此四者德之所生也則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揚恥養曰曆法日月之行一百七十二行始一負同道亢錯則相掩狀如齒齧故稱食食不可見故曰有食之者未可知之辭也日為君象故紀日不紀

月然實皆一定之度曆家所能前知但不當食而食人君失德所致當失而不失人君脩德所弭而適如其變者亦有陽微之象不可以不懼也日食宜朔令不書史畧也天無二日日食為天下書所謂天子之事也餘各以其地為異不地則內災也不書事應無所不慎而已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汪氏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畧之天下皆王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大罪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張氏曰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繩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為臣于諸侯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閔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畧兔○楊恥菴曰平王與周鄭交質諸侯則不可以不臣不以亂易亂使亂有所並擬亂之道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王朝大夫不惡書尹氏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也不名史逸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

吳氏曰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愚按尹氏武氏皆世卿也世祿之家不必皆賢亦不必皆不肖特尊任之則政柄分而賢才塞宋之賢相有請裁減任子者識此意也錢財曰賻所以助葬者○穀梁子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會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氏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己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宗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若天王之失道也上矣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胡氏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般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聘鄉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之卒皆存不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謹則書日受則書月○茅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別於天子也

諸侯不生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別於諸侯也大夫書名氏微者名氏不登於史策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正名之法也○楊耻菴曰禮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卒之為稱乃赴告之謙辭魯史特承而書之耳此內外之分非褒貶所在故聖人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姜姓侯爵太公望後石門齊地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闕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不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為之也天下之[illegible]霸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

顯底公
羊說不
是吾知

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吳氏曰齊鄭盟于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寔合而無王近已胚胎齊霸之糾合齊鄭盟於鹹繼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霸遠以醞釀秦強之禍否矣關世變者傷之

癸未葬宋穆公

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有或削得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禮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

矣隱則書日忝則書時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兵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削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黃氏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弒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為之案公羊說為萬世垂戒而左氏之說亦不可廢也蓋宣公孫穆公穆公終以孫宣公之亡是穆[illegible][illegible]所謂非

不不可
可傳
葬況
葛景

賢宣公不可謂不知其賢其禍之所[illegible]在馮耳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其賢而反加以始禍之名哉且謂宣殤再傳而再[illegible]亦未嘗其實宣之孫穆初未嘗亂穆孫殤公而馮始為亂耳

四年 壬戌 周桓王元年

春王正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姒姓伯爵禹苗裔東樓公後

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有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李氏曰取有三蔑懸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瑕丘于邑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大鼎之類是也取者奪取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按周禮凡殺其親者則焚之惡其賊仁也殺王之親則謀之忌其賊義也今州吁於完有君之尊有兄之親而弒行弒逆罪可勝誅卿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其後皆以易稱因舊史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衛地

許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胡氏曰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遣次疾有恭會之必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皆貴欲簡其禮耳簡習慢易無君臣之禮則失賓主之敬矣內之

焉者而皆書及若曰以出以彼亦也焉外之遇者二而皆以云爾已以事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汪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鳩汝方孟子遇宋盟於石丘是也大抵不期而會者古禮也未及期或私爲之約以簡禮相命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昭必孫齊而公羊子託其以遇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遇耳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又期而不至者止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會帝之周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命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息情慢易聊王於期而不至則欺詐尤甚矣世變愈下屈俗之渝良可歎夫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嬀姓侯爵舜苗裔胡公後蔡姬姓侯爵文王子叔度後

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接諸侯以伐鄭固爲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脩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曰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禍欲完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辟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雖首誅在衛而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人兵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暢恥竷曰前書伐鄭不時家憂之文也此特書秋其爲再伐明矣翬急同忱大夫羽父也不稱公子史畧也凡書會[illegible]會爲主此主兵者宋也而先翬者自內乃此

屬辭之體非翬主兵亦非以大夫先諸侯也會盟大夫不得抗諸侯會伐勿論餘倣此○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翬弒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陳地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於陳石碏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趙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於君之也○陳氏因欲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亦親師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亂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請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夫篡弒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孰請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胡氏曰殺州吁石碏誅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遠兵欲定其位故久而後能殺之於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故衛人逆於邢而立之賊既討君將葬新君可以立矣國人之所同欲也所失者不請命於天子耳○汪氏曰殺州吁衆辭乃王法之所當討

而衛人皆欲討之故書人以善之立晉衆辭乃無天子之命而衛人擅立之故書人以罪之美惡不嫌同辭○揚雖眷曰一衛人耳叙則書殺立則書立不加一辭而功罪自著誰毀誰譽三代之直道也周桓王二年

五年

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爲寢廟隱公蓋非爲寢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之樂耳○汪氏曰苟隱果爲嘗魚薦廟則爲宮事得禮不書矣且恭主去寢未畢而馳驅於遠境肆意遊逸其罪何所逃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謚法開土服遠曰桓身之不保豈足以稱此名於以見衛人之私也○程子曰衛亂足以緩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執正寢不没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没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張氏曰桓公名完而謚桓古人不諱嫌名也

秋衛師入郕

郕音成姬姓伯爵文王子叔武後程子曰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君喪爲重乃興戎脩怨入人之[illegible]書其失道也○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子[illegible]封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而入兄[illegible]

九月考仲子之宮

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廢弟爲適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立別宮以祀之非禮也凡宗廟非志災失禮則不嘗○陳氏曰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塞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舞間[illegible]爾不用六羽也皆初獻見前此用八佾之樂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則公之遵葬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朔氏日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太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敎謂之羽而不曰佾一也○張氏曰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亦階矣惟隱之厚桓母至則桓之弑隱羅益孫是故義而歸晦宮成而祭祭而奏樂一婦人也記之舉詳痛隱而惡桓也○吳有函曰考仲子之宮雖曰非禮不失爲隱公之厚道益謙讓不歆自隱其母而爲桓祭其母則讓國之心昭然苟見桓獨何心不以爲得而反以爲譬乎故書此亦足以明隱公之爲讓桓公之爲我聖經之微而彰志而晦者此類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敵邑為道先邾人為主也胡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

螟

胡氏曰螽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必書哀公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譏臣所以蔽災而託為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占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反

胡氏曰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胡氏曰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逸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張氏曰宋殤以邾鄭伐已之故報怨於鄭挐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者共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 甲子 周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

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昔為納賊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其秋會師伐鄭即魯宋之

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長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illegible]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更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賤矣為為知其相結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伐宋得御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賤之也○陳氏曰平不悉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始終也○齊氏曰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我欲而往平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鄭來輸平彼欲而求成於我也宋及楚平兩相欲也暨齊平我欲而往平於彼也○敬齊胡氏曰平者釋其宿昔怨仇之意聖人非不欲其釋怨而欲其結仇也但春秋之時諸侯釋皆恨輸新好皆是私意胥胥非公平正大之體其處已睦鄭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則於人何怨仇之有不得已而有之亦怨所當怨不待平而吾心未嘗不泰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季氏曰諸侯脩睦以敦信明義為本者也魯嘗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矣至此而魯鄭宋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為庵屋之盟又二年魯齊離宋黨而與鄭為中丘之盟倏離倏合倏合倏離不過為結黨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

秋七月

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公有以知其子之惡矣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事備而後成歲也閒有不書闕耳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宋之屬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民之圍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胡氏曰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七年 乙丑 周桓王四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從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於齊叔姬歸酅能遂隱約竟全婦道故重録之○張氏曰紀滅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於酅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勵婦行將有其末必録其本是以變例而書之

滕侯卒

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後 程子曰不名史闕也○胡氏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著滕侯宿男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例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悖也不以情之疏審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曾不之恤豈非以其壞地[illegible]小[illegible]卒自外餘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録不[illegible]

也

夏城中丘

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皆爲敬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著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王氏曰詩采薇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夫猶往之難甚丞而粲城之役乃須天子之命齊遷陷落而仲山甫以上卿賂之是知諸侯國邑高卑廣狹皆有制到處春秋之築城俱不稟王命故悉書以譏之不恤爲保時重民力而已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諸侯之母弟稱弟餘稱公子別嫌疑也杜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盛禮之篇詳矣然古者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准之則諸侯嘗可知矣齊侯因艾之盟遠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譏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

秋公伐邾

程子曰為宋討也撫與甲兵為人而伐入非義之甚也○張氏曰夫和大所以恤小既吞來鄭則邾宋之睽隙亦可知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宋邑之蔑之甚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為宋討宥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公後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脩臣職而聘之非王禮也初戎朝於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出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身之罪○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不連帥不能為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

周室微弱蠻戎慢上諸侯無王也

八年 丙寅 周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於垂 衛地

程子曰諸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於垂宋忌鄭之際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曰遇○高氏曰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圖以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遷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脩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從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予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胡氏曰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由為湯沐之邑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子不後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取爭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來我有也○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桓公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憤鄭其地歸若相易而事不相渉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

程子曰宋為盟主與鄭絕也○呂氏曰瓦屋周地三國會於此際不以親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畿甸之近境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張氏曰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爭欲去馮而合鄭鄭伯不從瓦屋之盟絕鄭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

八月葬蔡宣公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

君子曰邾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爲公臣已與莒盟義非安也○家氏曰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爲之平之今懟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怨而及其臣爲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誠而不中於徵自也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爲盟也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杜氏曰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胡氏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謚或以官或以字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大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繇也○張氏曰春秋無駭挾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賓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適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富亦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丁卯 周桓王六年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也○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治所當治也不能正與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衰氏曰隱十一年之間天王之聘三至魯庭而公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則知魯之罪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雪之雨于付反

震雷也電霆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違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謀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夏城郎

[illegible]曰要地不可以不城但無王命又非其時故書○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非時動矣脩[illegible]家國亦已未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胡氏曰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將而會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歲也謂非王事相聚會耳○張氏曰魯盟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防忘於說鄭所伐宋故外爲平宋矣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與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王氏是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録之如比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謀之不王豈至如鄭之共乎○家氏曰魯與宋未害有怨齊與宋又爲同盟令魯啗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僑宋內謀有悔故相與假王命以與師書會於防誅始謀也爾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防於此

戊辰 周桓王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程子曰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陳氏曰會稱君伐稱人畧之也。愚按凡會盟侵伐君行則稱爵卿大夫行多稱人其有君雖在而使卿大夫主其事者亦多稱人諸傳於此由生義例時以爲襃時以爲貶抑揜邊之鹿鹿邊之揜告小兒迷藏之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皆宋地

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家氏曰魯於宋本無讎齊之際彼以歸防之故爲鄭所役翬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十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子曰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設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齊譏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悉虜而俘之曰取。程子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婚假以遂私忿耳。○高氏曰郕鄭所與也而三國完之與衛所與也而儕鄭入之是效尤也故甚而口之。○薛氏曰入春秋之始兵争叙援未有若是之歲之尤甚者也戰國之殺人盜野暴骨如莽兆於此矣

己巳　周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奚仲後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僭得爲禮乎。胡氏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絶相朝其爲禮亦飾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推強弱淩視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者乎茲來闕來聘外國來朝十協皆而亦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之君不待有皆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僭然變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

程子曰謀伐許也。吳氏曰許與鄭相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許物攻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并小國以判證於己甚矣鄭之不仁亏齊魯之不智也。孫氏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恒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畧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姜姓男爵四岳伯夷之

文叔後三國入許許莊公奔衛魯齊讓於鄭而有之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鄭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掩鄭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吳氏曰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召之弟奉其宗廟不絶其祀也入有亡國之善辭以爲猶愈於取其土地而並絶其宗祀者耳。陳氏曰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來奔不書。王氏曰鄭伯入許逐其君墮其宗大七寺之無王甚矣且欲爲婦辭以防其患而外以利其名所謂刺人而復惘之手也何名爲有禮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公弗許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於寪氏聲使賊弑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賊有死者。程子曰人君薨於路寢見鄭大使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狐終也薨寪書鬼弑也賊鄭討不書葬緩臣于也。切氏自致隱議兩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發不尸曾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衆者矣而曰使營莞表吾將老爲是猶諫留時辨之不早辨也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聽避史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于於君父有討賊復嘗之義賊不討營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挾戈無時而終其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罪。微齋朔氏曰春秋九書弑者其罪必誅而不救者地其被弑者資或不君可知矣書殺賊者辛其能討賊也不書者罪當國臣予不能討賊也內不書弑者

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不地所以著其實之不可掩也賊不討不書葬著罪臣子無爲也賊在則憲禮廢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則忠孝全人道立

春秋集傳卷之二

湘川李文〔?〕

〔印〕

桓公

名軌史記作允惠公子 諡法闢地服遠曰桓

庚午 周桓王九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愚按即位者行即位之禮也踰年改元正新君之始是以行之桓篡位而行是禮者欲蓋其弑逆之迹且以明已之爲惠公適子而當有國耳○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敬齊與亡曰繼故急遽會卒其禮苟簡可知篡弑之人特行此禮以壓服國人此威邪之慝禮篡之權詐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

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於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賊不能討反有所遽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鄭伯以璧假許田

程子曰隱公八年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以求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加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胡氏曰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衛地

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易許田又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家氏曰衛州吁之弑其君魯隱宋殤爲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通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桓率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先後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讐終身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弱子忽須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爲利者亦知所懲矣

秋大水

程子曰君脩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辛未 周桓王十年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音甫

張氏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鄭宋數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孔父殤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之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爲君故也○胡氏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民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者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稱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

後動於惡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地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從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春秋因其實而書之耳子產賓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即其事也○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爵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時王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錄之以見其亂也滕子來朝弒逆之人其罪可知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

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楊恥菴曰衆稷之會以立馮相督也馮穆公子馮立非亂但殤公之君宋火矣馮以君弒得立不能討賊而久相之是與聞乎弒也故並馮督而目之曰宋亂直書其於爲者以其所爲爲董會盟非所誇矣[illegible]因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足聖人直著誅[illegible]自是分明○胡氏曰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者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桓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illegible]成宋亂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書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皆桓

弒盧督弒殤殿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淵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爲○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矣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張氏曰魯桓弒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誅以萌行相與定馮玄督然後其亂始成逐使及異天常者得以肆其惡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以作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姬姓國鼎其所爲也大廟周公之廟魯之於宋固同於而不取讓裸程者也又取其路亦猶盜遇盜而分賊云耳藏哀伯乃筆其昭令德以示子孫可謂失言矣○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實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胡氏曰取書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大廟以明宗百官是教之習爲會獻之行也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故直載其事體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罷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歟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李氏曰周制三恪惟宋得封公然則杞本侯爵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曼姓侯爵

孔氏曰此爲蔡穎川鄧城非鄧國○林氏曰蔡鄭鄧三國爲會以懼楚也未詳孰是○胡

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弑鄧房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來朝未幾而遽伐之當時大國之吞人小國之無以自容至此亦可歎已○高氏曰桓弑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邾是使天下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已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間於戎夏也○左氏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為禮也○愚按昭公居外而亦書至者蓋必有攝主如大夫出疆用幣依神耳

壬申 周桓王十有一年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

桓公弑君之罪王法所當治也然即位之初年境內知之矣四鄰未必盡聞也次年四鄰聞之矣王室未必洞察也至於三年則天下應莫不知莫不聞也乃王室亦此褒如充耳三綱倫九法數天下豈復有王道乎故正月不稱王以後皆然聖人之惡惡雖嚴而責人則以漸也○胡氏曰桓公弑君而立至今二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家氏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春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獎王綱盡矣天下不復知有王自是不書王示天下之無王也○張氏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者齊侯之罪也○家氏曰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婚于齊以為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婚之始今舅桓親為此會以婦好於強齊匪媒而合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徃逆逆不以正也為齊成而親逆逆不以正也是故春秋於嬴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未遑弑君之討而終頒於齊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

書胥命譏無王也何善之有為劉洽之說得其貞矣

劉氏曰古者方伯州牧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大公之後東州之侯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以事相命也○高氏曰胥命者共相推為牧伯也諸侯之變始於齊衛胥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書於此也故春秋善胥命○劉洽問胥命曰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陪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救盛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主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伴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於濁澤以相爭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豈非

其明證乎朱子曰說亦有理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郕亦與盟。程子曰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爲大異也。胡氏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業纂曰胡偉引穀梁不書朔不書日爲夜食謂因朝日而知之者非也既曰見其虧傷矣則時刻可稽書史書日無不可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未出地而復明則雖朔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答曰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作曆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長在晝月食長在夜也

止可論遠邇也妻之爲士齊也豈可論尊卑大小乎國

公子翬如齊逆女

初羽父請於隱公欲殺桓公以求太宰不得遂與桓公謀弑隱公其事既成則翬必進爵矣故稱公子以示親之貴之之意小人志於冨貴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吁可畏哉。胡氏曰娶妻必親逆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或道逐則有遠適或逆之於其國或逆之於境上或迎逆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承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後論來魯侯於齊以遠過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薛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

豈無遠出親迎之事使卿逆而自親迎於所館正也書公子翬瀆使同姓非所以厚別迎者爵於讙議非爲親逆而出也

迎詭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

左氏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齊侯送姜氏非禮也。蜀杜氏曰魯逆失之輕齊送失之重其貶固鈞者也

公會齊侯于讙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家氏曰翬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遂往會於讙則公之出爲齊侯而將非爲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姚氏曰魯桓意在結齊爲援而娶其女故桓所行事重在會不重在婚。胡氏曰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送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氏曰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矣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吳氏曰夫人至不書翬以議魯桓弑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高氏曰隱七年弟年嘗聘今桓篡位而結婚復使來聘視篡視易君恬不爲意如市途之交驩耳

有年

楊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盡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張氏曰桓公行惡感召災異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於策著桓公之罪慨魯國之民也○王氏曰桓宣行惡宜得天譴固已民則何辜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考之於經桓公之世咎徵疊見惟此以有年書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亡而深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

十四年

癸酉 周桓王有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胡氏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前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恭祭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加鄭有原閒黍有兵圍皆常所也遠其常所則狃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孫氏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迺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家穡之害於田必以時殺必以禮田不以時謂之荒稼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聖人之所深戒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糾字也或曰渠國名伯爵糾其名也下聘弒君之賊王室之不綱甚矣直書其事

而惡自見焉○不書秋冬闕文也七年亦然昭十年無冬定十四年無冬亦然或以為聖人皆寓貶則是春秋乃聖諱匿名之類矣烏乎可○朱子曰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感罰賊天子之先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弒天乎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可見乎

十五年

甲戌 周桓王有三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程子曰甲戌下闕文○趙氏曰傳文少疾而雜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胡氏曰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觀乎微者也齊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乃懷詐護之諫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張氏曰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於紀然所以抑強暴惡請詐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高氏曰桓王欲講婚而魯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已自結於王因紀之故而為王講焉故桓王二遣使來聘也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八卓氏月此蓋譏子弟領國政耳如仍叔之子己為大夫經目當以官氏名字見今曰仍叔之子蓋知其未命之稱也

葬陳桓公

吳氏曰葬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簒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於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程子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裔不書戰外裔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胡氏曰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與其魯可也何爲憤怒自將而攻之也移此師以加魯宋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夫子之事述天理而特措之也既議天王以端其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義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也○諱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爲重也○陸氏曰陳佗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討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汪氏曰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愚按祝聃射王中肩而又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姦雄之情

狀畢露矣葬擬諡溫特尤而效之耳

大雩

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事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家氏曰天子亦僭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郊禘與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志其僭○呂氏曰呂頌祖云說者以魯之郊禘成王賜之伯禽受之而不知非也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八佾宮懸大禮殷薦謂之尊周公可也郊之配授也禘之王嚳也與周公例與而謂之尊周公乎所杞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動勢之臣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又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襄王之出而公能正晉伯之乘乎王之弱而遂必嚴史而之報衰朝且然而死成王之世以是辨魯角僭其由來未遠而妨託於成王耳令按夫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則其非伯禽時事可知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自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然難解此說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妨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

螽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言也

冬州公如曹

州姜姓曾爲王三公曹姬姓伯爵文王子振鐸後

程子曰州公不能保其國去加曹遂不能復

乙亥周桓王十有四年

六年

春正月寔來

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是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魯地

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故要且將大加兵于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又曰是冬與求朝胡氏謂魯桓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寔危迫而有求於魯當特諸侯之國桓公亦有能與齊爲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自不獲已焉是以春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與

秋八月壬午大閱

吳氏曰先王之時兵革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時所教其法皆略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眞如戰陳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行爲其常禮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程子曰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不以保其國今其不言公盖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陳佗

程子曰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胡氏曰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辭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蓋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動於爲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朱子曰佗之弑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曰是其主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桓公

○胡氏曰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而後爲世子○邵氏曰國君生子不書此書何也蓋雄狐亂倫人言莊公非桓公子也夫文姜歸魯于今三年矣故詳誌其始生月日以析聲疑焉愚按詩云展我甥兮亦明非齊侯之子也當時人情愛惡而不汚蔑猶然三代之直道乎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附於賢侯和輯其民人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丙子周桓王十有五年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野以逐禽獸非竭山澤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黃氏曰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野人猶且惡之况求盡利於民乎○王氏曰柘火焚林而田物無遺類豈先王仁民愛物之心哉春秋書焚咸丘以蓄其殘忍害物之心○楊恥菴曰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杜氏謂西狩得其常地然則咸丘蓋魯西邑而近狩地者也今以火田而煨燒其邑暴儀極矣不書田於西野而但書焚咸丘者以田宜守火不守與特焚同而又以別咸丘之非狩地不宜焚而焚也故其書法如此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稱名先儒皆以為失國之君然穀雖無考而鄧則尚存豈遭逼逐而出者與不書秋冬亦闕文也○葉氏曰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者也古者謂是為寓公或曰寓公謂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程氏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其穿鑿傳會將以扶植世敎而不知其破碎經旨矣使孔子果以冢宰聘桓而闕秋冬次年仍叔子復聘於此為甚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鄧穀朝桓而闕秋冬當先闕於淳于來朝與四國會稷成宋亂取郜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蹤矣今考四年七年秋冬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事焉不知孔子並其事闕之耶將仍書其事而猶闕秋冬二字耶

丁丑周桓王十有六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玩經文書遂之言當以齊說為正

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胡氏曰此非以不時志為再烝見黷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也○程子曰魯桓弒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吳氏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

秋伐邾

高氏曰桓自弒立恃其強惡以凌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脩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弒逆之罪宜乎其又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雨去聲）

程子曰見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孫氏曰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后于紀故書遂以惡之○張氏曰天子雖無親逆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官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因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而以不正始之道哉○吳氏曰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罔

期者謂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加此魯爲娸而不赦歸女之期於王魯之優也王未知后之歸期而遂然造使往造王之輕也祭公無王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譏之愚按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九年　戊寅周桓王十有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高大曰京衆盛曰師王者所都之名○吳氏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家氏日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途而女之出必本其所自此諸侯歸女於京師之例也○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義而宗國七爲是不可以不詳也○李氏曰六年冬紀侯方託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婚之事故魯惡爲紀謀亦不待請王命而遂會祭公逆之所以託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亦可哀也已愚按此說雖未免聽度亦切中事請然以天子之尊而卒不能庇其婚姻之國書之亦以著當時諸侯猶見大極耳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

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張氏曰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討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擯

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貶之也

十年　己卯周桓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吳宥函曰十年稱王者必實有王章見爲自桓纂國以來未聞有以一矢加遺者獨至是年來戰於郎則必有以致其來而其屈在我矣○左氏曰鄭怨魯之以周班後鄭也大鄭之班本後於魯則其來戰必不以是名而稱兵吾度鄭心雖爲是而名必不爲是漢高祖本與項王爭天下而其舉兵之名則爲義帝發喪三軍稿素令夫魯桓有弑逆之名者也鄭必以是爲名而假公義以洩其私忿將必有聲罪致討之辭焉是十年之遂誅人不知其隱惡至是者一旦有人以刑書加之則人心一振王法於是乎得伸天下無王而有王祭此一戰也不然豈其以十年數極而虛立此一號也哉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

胡氏曰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則桃丘之弗遇蓋惡衛侯之失信矣○季氏曰衛與齊黨而齊以詔故與魯爲傳桃丘之弗必魯閒衛侯適齊謝戰故往會之以間齊也而衛侯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

此說非似有理姑存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兩兵相接曰戰來之爲言行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來盟爲前定之約來歸爲本有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為已有暇而致人之攻也明矣然則假討賊之義者亦聖人之所取乎曰天下不能假而此獨能假之猶愈於同惡相濟者矣

庚辰 周桓王十有九年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此即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陳氏曰春秋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以為不臣者之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厲公突乃宋雍氏女雍姞所生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鄭相祭仲執之與盟使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夫祭仲執一國之柄而宋人以非義見加抗辭不從弗而死之可也要盟無信歸而背之可也胡為順敵人之欲以自賄於逐君之惡乎○金氏曰祭仲鄭相也宋執之欲其廢正立邪以亂人國宋莊之不道甚矣春秋去其爵所以惡宋也祭仲見執惟知偷生之為安而不知死難之為義遂從亂以忽君甚為不道亦甚矣春秋去其官所以怨仲也○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忽稱氏正也○胡氏曰不以突繫之鄭指正忽厲公不當立也何以書歸易辭也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出則其歸無難矣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然則仲見胥忽出奔成其自取焉且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二吾也○蕪氏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國人不附大臣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春秋故不曰子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叔蔡侯弟○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強國行之則為抗弱國行之則為僭末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此其權傾也

公會宋公於夫鍾 夫音扶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魯地 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為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於陳蔡要之歃而初無忠信誠愨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恐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

辛未 周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皆作紀曲池魯地 左氏曰平杞莒也○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於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侯與之盟皆以援之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南燕姞姓穀丘宋地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亦宋地

張氏曰宋納突於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忿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釁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汪氏曰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鄭地

高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因而君之皆從其實也○張氏曰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誅代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行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讐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習□是倪背盟濟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許也

丙戌衛侯晉卒

重出丙戌因史成文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不書公皆蒙武父盟而為文也○吳氏曰宋非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侯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已之恩與魯結黨為伐宋之衆魯侯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初怨之鄭興兵以讐舊好之宋交道之反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于○趙氏曰魯軌弒隱宋馮弒殤鄭突篡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故稱兵為戰見王法之不行也

壬午周桓王二十有一年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齊為宋鄭戰何得主紀齊乎豈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戚之不服豈敢主兵而助鄭乎患援齊為無道忘欲吞紀而魯鄭救之得救災恤鄰之義矣紀則敵加於已不得己而應之欲告之天子而王室之威令不行欲告之方伯而霸主之匡合未出安能已於一戰一戰而勝猶足以延數年將斷之國脉蔽之拱手而拱盜猶不可同年語矣師徒撓喪敗其功績雖為後日危之貢為今日快之也鬬諸先君子云○王氏曰紀逼於齊鄭突以責賂而怨宋魯主紀因怨忽而助突此一兵也齊謀紀怨嘗有功於齊故齊主之宋以賂怨突而忽奔衛故衛主之此一兵也志各有在相糾合為此戰非一紀能主兵也○趙氏曰衛未葬書爵者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怨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帥其為惡大矣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

惡不悛莊公釋讐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與○高氏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農力水旱不能爲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遞導入河入江終歸於海淼以決而不爲災也或天時久旱則於溝洫川澮之間遠引其水以爲灌溉又得其利爲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廢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爲兵戰所疏無暇治田疇聖人書大水上痛禹迹之亡下恤井田之廢生民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未周桓王二十有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王氏曰公於鄭比之至矣戕伐會盟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氷無氷者溫也○張氏曰陰不能成物之災○陳氏曰天官占煥而無氷則政治纖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吳氏曰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理人之慎也○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楊耻恭曰盟已失矣況使其弟與諸侯齒乎高氏曰來盟於我彼欲之辭也征盟於彼我欲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初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親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及北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藏人君躬耕耤田之米專似亦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若○高氏曰御廩災此粥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稑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乙亥嘗

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令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戒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胡氏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而敵秋用之與秋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教保子曰以者不以昔也○張氏曰宋以矣入用其羅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忿怨乞師於齊蔡陳衛比於平口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天宋不及其黨塵葦夠貨賄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職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之其罪皆不可勝誅也○邑氏曰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若也○家氏曰書以有褒者有與者此與也春秋坐宋以兵首貴宋亦貴四國也四國以其氏爲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爲其後世讐推孫楚故許之以之一字不可

以一則瀆

甲申周桓王二十有三年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者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差等非諸侯所得而私爲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內租稅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有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良明示貪風於天下闕睦道於邦國其先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譏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爲不討而入年之崩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凡國君出奔不書其迫逐之人者不以卑加尊存君臣之體也或首乃以爲君而見逐其惡甚矣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文所以警乎人君夫君卽甚惡言不可諫諫而不從何妨於去情不可已則極言而死之可也義不可坐視則易位以定之可也豈得視如奴隸如盜賊而

追之逐之也戕輕釋亂臣而重責暴主非法也○張氏曰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爲未絕突以廢孽奪適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幾其親戚謀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絕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汪氏曰前有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而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世子適庶之名分辨矣○辟氏曰突書鄭伯已成君也忽稱世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愚按忽當喪而出未成乎君故其歸仍稱世子且祭仲之權其儲如此則當自未歸之後何難於殺突以安忽乎今乃置君如奕碁是自取無將之罪也

許叔當請命于王而後歸國

許叔入於許

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衞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并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劉氏曰許叔稱字賢也何賢乎爾宜爲君也宜爲君其稱入何難也何難乎爾鄭伯滅之迨其亂而後能入也寔篡曰許叔有興復之美故書字乘人之亂無王命而復長故書入或以爲不必俟王命非春秋尊王之義也○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也鄭突之入衞朔之入入之不善者也

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

左氏曰謀定許也○李氏曰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

名。高氏曰魯嘗爲齊絶衺新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矣故以齊侯爲主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泰山小國葛梁國小國

董氏曰爲天王崩而相朝故惡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所以戒若正昔己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以櫟亡將遍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沒故而不見矣春秋書大都之害閔忽之與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惡接傳十七午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亹祭仲逆仲子於陳而方之并十四年傳瑕殺仲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皆不書者蓋魯桓與突相比故赴告不及之耳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尺氏反公羊作侈宋地

呂氏曰突在櫟忽在鄭經書伐鄭爲伐忽明矣。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惠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猶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齊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矣之深今也相用之固夫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樂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畏諸侯有所貴故利其亂幸其位貪其賄豈其邪自咎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與他賂故也

乙酉周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張氏曰如此又邀蔡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受伐鄭也。楊耶巷曰宋伐突蔡與焉突出奔蔡納焉忽出奔衛納焉宋伐忽衛與焉鄭伐宋魯及焉宋伐鄭魯會焉春秋諸侯之離合可勝道哉然曹與會而不與伐則彼善於此苟耳。胡氏曰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徵制既已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侯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恭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家氏曰累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已篡弑未討前既會諸侯於殺以成宋之亂此復合四國以輔鄭突之纂謂天下無王而敢爲此也物極必復天討將加而漵之禍其將作矣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屬諸左公子後又生朔朔諸弑伋壽而立二公子故怨惠公至是朔又得罪於天子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張氏曰朔已立五年二上子逐之必因其陵茂天子周室欲討而後

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也

丙戌 周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

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戰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翠軌反魯地 夏五月

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

書及者疆場之事主兵而君卿不與也。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守之。胡氏曰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若季者劉歟所謂賢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偏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劉氏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矣權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又曰左氏曰蔡人嘉之也大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張氏曰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者計惟蔡季爲善以其禍身而去一無爭必人念宗國閒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悖悖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是以春秋貴之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微者將兵故書及。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戰奚伐邾非見於十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敝屣實信不仁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役於齊也。胡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爲二月與邾爲趡之盟而八月伐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亥 周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音洛水名在齊地

胡氏曰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接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吳宥涵曰十有八年桓惡貫盈王法不及誅而天討及之使之不以正薨而死於彭生之手天討即王法也故復書王以正其罪於十年見人心之有王而耜膺同讐於十有八年見天理之有王而惟簿反戈然後亂臣賊子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春秋之立法其嚴矣哉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亢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亂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終而禍亂之所從生垂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汪氏曰與之爲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爲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爲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言爲褒貶豈不信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其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作書夫人孫於齊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高氏曰桓弑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將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以討書所以施無已之亂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入不與其出聖人之意微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爲隱復讐令死於都國受斃斃妻自其身而言圍爲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他之死於蔡始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胡氏曰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爲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王

氏曰朱子發明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之義然家所不及然則在內不書葬者示臣子怠於討賊之心讐在外書葬若勢或未可以遂討雖於父之讐露其親耳葬者權也必討者[illegible]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濰川李文炤編輯

莊公名同桓公子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元年

戊子周莊王四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君讐未復不可以行即位之禮也○公羊子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氏曰莊之不書即位也重復讐也○穀梁子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夫不忍即位則寢苫枕戈必申人子之痛臧此而後君焉於是以爲正而已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孫本一作遜後傚此

不書姜氏蒙前如齊文也國君夫人備極尊養無孫避臣民之禮夫喪未从正當哀毀無遨遊道路之事書孫于齊而夫人之不仁無恥畢見矣○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衆怒羣諸夫人內懟不安故出奔齊○胡氏曰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巳極有如夫而弗返深絕之也○汪氏曰文姜與弒桓公哀姜與弒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知愧恥而去然亦可以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後賂於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魯之臣子無忿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誅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後同

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公羊子曰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女嫁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杜氏曰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所不朝王又不親逆而魯之單伯又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于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于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張氏曰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斬衰而主婚固巳非禮況齊乃不同天之讐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讐之心而國之三綱絕矣○孫氏曰不言如京師者不予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於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讐可辭而不辭非子也故戎譏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氏曰穀梁子以爲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姬衰麻非所以接弁冕知其不可故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婚有不戴天之讐魯侯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不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高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爲太早計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桓王亦名林君臣同名而不更可見古人之質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字○高氏曰禮諸侯嗣立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簒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胡氏曰啖助云不稱天王寵簒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罰也今桓公弒君簒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

王姬歸于齊

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偶書者歸於齊故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罪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胡氏曰郱鄑郚者紀三邑也

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追之為邑屬也○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宗國況天子妻后於紀而王姬又歸於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

己丑周莊王五年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汪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舍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斯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上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魯主其嫁故錄其卒○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喪○吳氏曰禮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禮莊公內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媚之也○張氏曰莊公會不共戴天讐而主齊夫人之婚知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釁書辭繫而不殺以正其瀆亂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著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齊地

家氏曰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乎國君君者人臣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於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恪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令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忮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寅周莊王六年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立公子黔牟為衛侯魯敢興兵會仇讐之人

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讐而成父之惡滋不孝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胡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高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畔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葬一人安可綏也聖人書之以着天下臣子之罪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綏葬書者而有遠葬者抑以禮雖累與。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優削益甚故於此始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户圭反

季紀侯弟酅紀邑名。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於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於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酅爲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概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於齊齊人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酅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冀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張氏曰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并吞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與辭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遷國而賤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季無譏爲書入以忘其難蓋閔之也。李氏曰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爲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同論也

冬公次于滑 滑鄭地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夫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易曰左次无咎然施之救兵則是安步以拯溺揖讓以救焚也奚可哉。張氏曰公欲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於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讐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譏之。胡氏曰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齊紀有婚姻之好嘗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次於滑以譏之

周莊王七年 辛卯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魯地

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燕食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饒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爲名而已矣。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

三月紀伯姬卒

禮諸侯女嫁爲夫人則服大功常事耳何以書閔紀之將亡耳。汪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而褒共姬之賢故特詳其本末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厲公也于儀兢兢自保豈敢遠出而哭則善結強鄰恣行不義其爲厲公明矣○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紀侯大去其國

汪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大家爲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反也○張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所以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因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弱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意言之表也○呂氏曰紀侯未見有強爲書之實又不能殺死而弗去方之太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守死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直傷之而巳矣○陸氏曰趙氏云失國而曰大去何也

紀侯賢而無罪怙力者恃之故力不足者君于不告之也不曰出奔所以譏紀惡齊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曰不稱齊人而自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夫人在猶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戕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陸氏曰惇聞之所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田鄰國也齊侯恃其強大幷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redacted]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讐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爲

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爲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高氏曰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且不可況其親之仇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胡氏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則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忌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周莊王八年

五年 壬辰

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氏曰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孚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忘矣夫人之行不可後例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乎之意也○王氏曰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愚按如此無狀之事而必書其實所以爲信史也而謂春秋以日月爲褒貶可乎

秋郳黎來來朝

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郳子○李氏曰郳後復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其不得與邾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求例者巳能盡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令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劉氏曰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朔非正也何以非王天子命黜牟矣○陳氏曰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不稱人是誠佐始

六年 癸巳，周莊王九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按周禮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長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軍將命卿夫王室命將出師必無遣百人以下之理則王人必大夫而子突其字也朔以歷衆之孽諸殺其兄而纂居其位旋爲國人所逐天子所黜令五國之莊乃反補之以爭國子突奉王命以救之乃爲天吏而伸天討也成敗非所計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吾於子突之救衛見之。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構兄纂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王救無功而諸侯之罪於是乎不可逭矣故書名以絕之劉氏曰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爲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鄭國之取大亂之道也爲此乃非所以復也。張氏曰名之父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之罪。邵氏曰於衛朔見君命之重於齊荼見父命之重

秋，公至自伐衛。

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蹟武以抗王師考其苛而惡自首。家氏曰出而至必告於廟禮也今公輔朔之篡而納之於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伏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皆作寶

俘軍實所獲也子女玉帛皆在其中矣納朔者齊連諸侯者齊故得俘而歸之四國皆亦齊也齊人來歸俘而魯分受其勞矣。澹菴胡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逆王命蓋本志於利也

七年 甲午，周莊王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

師氏曰凡夫人與齊侯享皆一一書之而不遺所以著其已甚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音現

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隕爾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知雨之衆多不可爲數也。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之泯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故恣上相凌驚之證也。張氏曰蓋王運將終而覇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綱紀泣庶掃減殆盡矣。朱子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令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

秋，大水，無麥苗。

張氏曰書大水爲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致也周之秋令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敗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故書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胡氏曰一歲再會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 乙未 周莊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齊會伐郕徵兵于魯與陳蔡魯次于郎以待之而陳蔡不至

甲午治兵

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今莊公不以仲秋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蓋非預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吳氏曰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於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還音旋後倣此

張氏曰此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闔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書師還譏久役也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邵氏曰君將不稱帥師者正也三稱師而不及君變乎正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僖公母弟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過時弗代以襄公絀無知遂因之作亂弒襄公而立無知夫襄公昏德惡積罪大宜乎喪身然惟天子方伯得以治之爲之臣子豈敢推刃於君父故彼之以惡名而不得辭也○陳氏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人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閒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爲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闕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爲逆首○張氏曰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衛於信公之特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禍發於藉牆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七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

也○胡氏曰接左氏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其不見於經何也便辟私聽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倚民事使百姓苦之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致亂之臣死不信責又何取乎

九年 丙申 周莊王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胡氏曰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衆辭也○陳氏曰無知當踰年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人是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以

齊襄不道詩人憂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張氏曰稱人者弑君之賊人無責賊皆得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其器反魯地

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名○王氏曰莊公素無報讐之念自以為出於齊倚齊為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謀立糾以為君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翻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伸大義而伐之跡其棺而纍其罪謀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獨於齊大夫盟蔇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僭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邵氏曰盟以謀納糾內則釋怨親讐外則輔少抗長如倫理何人莫甚於父母之讐國莫大於長幼之

序

入者逆作、白泄首工而無王命亦逆也春秋以尊主為主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吳氏曰諸兒糾小白皆僖公之子襄公遭弑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於國而奉以為君蓋齊國公議為社稷計也則小白為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為齊君也入者難辭雖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汪氏曰韓享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謂襄公子今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茁不繫邾而書不克納則長幼之辯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茁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讐則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讐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興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糾而罪惡者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乾時齊地

不書公蒙上文公伐而省○杜氏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戰遂大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至是鮑叔帥師請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為以為相書子糾者明其為先君之子況桓未正儲位則子糾不得為篡奪取而殺之亦已甚矣○吳氏曰魯君戰敗力不敵齊故齊罪子糾爭國之罪係魯殺之魯不能庇遂殺之於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循齊人取之於魯魯以長齊而殺之焉耳○家氏曰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絕之絕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季氏曰前不書子責于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忘恩也○黃氏曰魯莊納糾有四罪忘讐德怨一輔邪姦正二事定復戰三既納復殺四○庄氏曰王者之道自脩身齊家以及於為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

不言齊伐我何無名也魯既爲齊殺糾矣而復興師爲無名甚矣

宿亦先王封國而宋擅遷之無王甚矣

已不正矣

冬浚洙

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近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魚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丁酉周弟王十肯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魯地

楊耻菴曰齊入魯魯迎而敗之凡戰皆罪主兵故乾時以罪魯長勺以罪齊餘倣此

二月公侵宋

潛師撓境曰侵○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侯伐戰國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公以爲貳於魯而遷之○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亦滅國無遷國矣○胡氏曰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太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不肯寧從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蒿蓬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畢行而笑之頤其不仁亦甚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李氏曰齊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挾宋以圖霸也○汪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其道也記稱戰於乘丘馬驚敗績公坠佐車授綏公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讓之也與○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郎將以詘魯耳於是書次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霸之難書楚殘服務以忌楚霸之難於此爲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即楚芈姓子爵熊繹後

吳氏曰蔡侯爲荊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劉氏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啟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從有國之君戰戰執孰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僭稱王故以州舉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胡氏曰：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滅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益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致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恨便滅之，鄣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汪氏曰：齊桓圖覇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專以威力凌暴小國，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斷矣。春秋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侯亦熊貲之為耳，不待貶絶而惡見矣。

戊戌　周莊王十有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

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孫氏曰：書公敗宋師於鄑，甚之也。

秋宋大水

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糜，禮蓋古意之循存而未泯矜也。閔公不能踐救之一言而以斬宋萬自禍，乃董子所謂出災異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孫氏曰：魯公受命主王姬之婚者多矣，惟元年與此書者，譏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王氏曰：主襄公之婚，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畧。

己亥　周莊王十有五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胡氏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耳。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爵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其卒、其葬，史册悉書，為後世勸。○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亡，叔姬實攜内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於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録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陳氏曰：紀亡矣，號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後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胡氏曰：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刺矣。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身有罪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人以曹師殺子游，立桓公，南宮萬奔陳。宋人賂陳，陳人乃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宋人醢之[illegible]人殺萬而葬閔公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若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共法羅矣○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貴國人之失賊一以貴鄭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乃貪賄而後以狙詐致之則非天討矣

庚子周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侯穀梁作人北杏齊地

吳氏曰是時管仲爲政四年矣救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而始爲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弒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會北杏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得陳蔡小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治信未能孚於諸侯也○救齊疏氏曰然皆之會世道之哉變周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變某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爲會北杏四國命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無主會盟桓公列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褒以爲予齊桓而書其爵撰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廣舜後

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圖爲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霸者假公義以請私欲滅譚又滅遂不過爲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相之罪功過不相掩也○朔氏曰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殺其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

其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七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陳氏大士曰齊桓方修北杏之會而并滅譚繼滅遂其滅也有二曰警諸侯曰信兵力故有滅國之事齊桓所以爲霸無柔遠能遷之心也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能霸得近攻遠取之術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

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於此○胡氏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畜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婚狩於禚會伐衛同圖郕納子糾故聖人辟加讎賊以著其志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援荊蠻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鄭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變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劌劫盟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寔耳

辛丑周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求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蓋服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孚也

夏單伯會伐宋

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不煩遠兵然魯方讎弱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遣單伯以兵往會之

秋七月荆入蔡

吳氏曰齊雖圖霸而未能以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病中國之不競也○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桑土綢繆之謀而以一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終則國破楚熊貲以悦婦人而興兵當時齊桓之霸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於江漢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衛地

吳氏曰春齊陳曹二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將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而單伯後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盟蓋齊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卓氏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還櫟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未服故也

壬寅　周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許氏曰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張氏曰傳以爲齊桓始霸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絶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鑒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而得

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蜀杜氏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攝荆楚以救中國爲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德之小乎

鄭人侵宋

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益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忽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篡逆之罪而廢之豈不爲霸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於二鄄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辭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於幽既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冬十月

癸卯　周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家氏曰鄭突以庶孽篡嫡昭得返國突復據櫟以遏之昭以弑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當聲突舊惡請於王正其罪寔示遠近以辭君聽令乃爲宋而伐鄭非名也

秋荆伐鄭

李氏曰鄭桓公始寄帑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寘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之詞及鄭始此而後春秋爲霸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滑姬姓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爾以周禮言之殷見曰同同者巡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諸侯方盟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鑒之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張氏曰古者方岳有同盟以示其考禮尊德以事天子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投以書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抑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魯從之者皆書同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薛氏曰許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舊班之序也桓公倡霸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邾子克卒

高氏曰不能五十里爲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爲子男邾本附庸齊桓始霸從其征伐有功王室以是請命而爵之爲子春秋因其卒而著之

甲辰 周僖王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張氏曰詹不氏與柔溺同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之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益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亦桓友之是以爲霸道也至於宋襄執鄫子之虐則桓不爲矣

夏齊人殲于遂

胡氏曰殲者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夫以亡國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是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奮身而自立矣家氏曰遂之餘民鼓其餘勇猶足以殲滅齊戍春秋特爲之書蘇之也。許氏曰齊師滅譚諱矜並著其君不紐也齊人殲遂齊人殲於遂若其民不歸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張氏曰執列國大夫羈歷三時不令其服罪防閑地慢國巴邑逸齊之罪也鞫身逃寡曰於苟免之匹夫無人夫之行失節辱國魯之罪也爲適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罪也

冬多麋

杜氏曰麋澤獸鹿之大者。孫氏曰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蜮書有者以有爲災不繫多也麋則常少以多爲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多不以其有但爲災則書也

或不書朔或並不書日皆史遺也綱目於戰國時亦多缺文：

乙巳 周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范氏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家氏日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借見。按穀梁云既見其虧傷之處則時刻可稽其爲朔日無疑若或食於亥子之交則日未出而明復何從見其虧傷之處此足以破千

古之疑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濟水名

鮑氏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故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

秋有蜮蜮音域

柳子厚曰蜮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水傍林木間含沙射人者名沙蝨○陸佃曰蜮陰物也蜚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張氏曰麋者迷也蠱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丙午　周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楊耻菴曰媵者使事之名公子列於兄弟女本異姓使逆非遠嫁之道又等於父兄婦乃同姓使媵示親授之理故可媵而不可逆陳人之婦陳侯夫人衛女也未入國不可稱夫人故稱媵陳人之婦此爲公庶女公子女不可知但大夫無私交結之媵婦必公命也結送媵至衛向鄄閒齊宋爲會停女會盟敢言于鄄非本期送女至鄄也宗聘禮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謂本有此命得以便道從之苟不受專對之辭耳

蓋當時出境止在五服之內故非原無是命而可以專主行之也諸侯專相爲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書遂以惡之○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

夫人姜氏如莒

楊耻菴曰莒非父母之邦不知何所私亦不知何所託較之翔翱歸齊其蕩更甚而莊公之不能辭蠡莒之不能遠嫌其失肯可兄矣或曰姜氏至是年六十矣未必有所私婦人無故踰境即作私斷故經但書如莒不書有私而不以爲私則不可所謂禮之所不刑之所取也餘倣此○吳氏曰夫人自齊褒弑後八年不出國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國事以愚其昏慊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令如莒也父母没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他國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者邊陲之地○程子曰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故來伐也○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於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丁未　周惠王三年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尤甚比歲如莒備書十削雖國惡不諱也朱子綱目於武諸將祖之際婁書周以張易之爲卒哀令周賜張異宗爵郭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也與

夏齊大災

從既君臨一國又卒葬

杜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於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於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卒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戊申　周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張氏曰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後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家氏曰自鄭突之入於櫟春秋蓋絕之矣及周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櫟諸侯勤王者獨鄭與虢耳厲公雖有篡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春秋於其卒與葬復錄之

如禮春秋亦不得而削之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尊榮終身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慾而君弒哀姜受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諡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踐諡不敢妄加惡名古意猶可考也

己酉　周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過也○胡氏曰肆眚者蕩瑕滌垢之稱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宥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劉氏曰夫人之諡皆私諡也婦人不尸秉乇不當別諡○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諡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諡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為諡者哉夫人姜氏弒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兮也云匕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為之諡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諡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楊恥菴曰國君不得專殺其臣父豈得專殺其子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書而宣公之不仁不必言御寇之有罪無罪但可勿問矣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誤為五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防魯地

以後者蹈上卿非事大之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

程子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呂氏曰莊公大禮者三娶讐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愚按文姜眂於齊喪必欲魯莊娶其女故齊女待年而越禮以求遠婚也遵母之遺命而忘父之深讐豈非走歐之道乎

庚戌 周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汪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陸氏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耳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程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况齊爲讐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致無君父廢禮法忘廉恥縱逆觀罪具見矣○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鄭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門觀社此何禮哉按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誇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

荆人來聘

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杜氏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

張氏曰爲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爲婚姻則當絕之數與之約而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

蕭叔朝公

胡氏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所而後可以言禮蕭叔朝公在齊之穀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桓宮桓公之廟楹柱也○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爲桓復讐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許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宮亂王制賁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

程子曰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婚好○愚按魯弱而齊強文姜尚存則以母黨自計文姜既沒又以要黨自固自以爲得繫援之至矣孰知娶婦不擇德而擇勢適足以釀異日亡家之禍哉

辛亥 周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子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家氏曰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降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爲榮也不以僭禮爲孝也今莊公娶仇女爲夫人既又丹桓公之楹以刻其桷以盖其無父之恥知有毋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降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五廟並列而桓廟獨遠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吳氏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志之以示譏也○張氏曰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庭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楊恥齋曰公於今三十七年矣而始親迎非禮也雖在喪不可婚而未喪以前胡爲不婚乎輕門治緩嗣績玩宗廟於此皆可見矣其義與納幣無異者結正緩婚之罪也諸公婚於即位之前或得禮不書故所書止此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張氏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胡氏曰何以不致不可見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楊恥齋曰大夫兼同姓異姓而言而宗婦則同姓大夫之妻也○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爲爲以稱吉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際尊臣故以私言之也○張氏曰夫人至大未見於宗廟婦見於内禮也並覿同贄是失男女之別矣○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非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弒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於始至宗婦覿用幣於終見於經書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

大水

汪氏曰莊公娶仇女又侈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暴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張氏曰羈繫於曹明其正也赤不繫國庶孽也亦以戎逐譏天子方伯不能正病之也○陳氏曰戎既侵曹而羈始出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

郭公

胡氏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

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
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
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
僤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耳○汪氏曰
說文亡字從入從乚
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壬子　周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
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黃氏曰
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
私意也大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汪氏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
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子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杜氏曰諸
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呂氏曰天子伐鼓
於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
以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於社非正
也後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
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用牲取具於臨
時
耳

伯姬歸于杞

胡氏曰其不言逆何也逆皆非卿其名
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社土示也門秋所祀者於是而鼓用牲焉
及助陰矣○高氏曰古人過水旱雖有一
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先王必
身脩行以爲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
災抒也自古豈有伐鼓
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曰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
如友莊公之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

癸丑　周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爲追於濟
西之恥報怨也

曹殺其大夫

家氏曰書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
濫殺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
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
魯史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陳氏曰凡
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
有戎難覊出奔陳亦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
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其
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或曹傳公之太
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言○胡氏有方者
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乎而諸侯不敢專
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
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
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小不
以歸於同從無王甚矣凡諸侯之大夫方其
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歸其名
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
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
明此則可以伺賞罰之權失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嬴姓伯爵伯益後

胡氏曰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伐則無危殆之憂矣。汪氏曰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霸業未盛亦若伐郳伐鄭之先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周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

伯姬雖莊公之女然行會禮則非事于洮則非地失歸寧之常矣故書。卓氏曰伯姬歸寧當在魯而會于洮豈哀姜方挾嬌寵不以子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誅其適與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曹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吳宵函曰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夫使同位而第為本國之偁友無為須三月矣其須三月者必外臣可知哭諸殺門之外則必送諸旨丘之原情有所難已禮有所不廢故惻然請命於君以往焉不然豈以季子之賢所違禮抗命以自遂乎

冬杞伯姬來

張氏曰志其往來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防以厚男女之別也。張氏曰伯姬既于洮會公又復來魯何為哉及觀杞伯來朝始知伯姬之來為伯道股勤也然郳朝荊聘紹肯進之杞固夏後不獨不能班勝薛乎來朝於魯必假伯姬以自詭於是見莊公之過愛其女而弱杞之過崇其夫人也

莒慶來逆叔姬

胡氏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陳氏曰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杜氏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於城濮者將討衛也

乙卯周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氏曰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與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今衛不微辭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所自與之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書日者見齊入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自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汪氏曰衛立子類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

[illegible]能仲天討雖曰齊[illegible]前[illegible]八厲[illegible]而比事觀之[illegible]桓亦不丁以[illegible]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胡氏曰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凌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桓公主兵攘蠻戎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凡土工大曰城小曰築郿書築蓋田獵之地臺囿之類也歲凶而興不急之力役可謂知務乎

大無麥禾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字文仲。劉氏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勞也魯人悦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救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溝塹矣

丙辰

周惠王十有二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猶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循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而春秋書新延廐以為譏何也夫國有儲蓄積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乞糴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耶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滑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嘗以蚤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又其氣臭惡能燺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耳。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而浴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娶齊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

於四方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季氏曰不書日國已無赴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而往弔恩禮有加焉故也

城諸及防

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苟此兩年築郿新延廐又城諸及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

丁巳

周惠王十有三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成魯地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郕[illegible]之理

必然也汪氏曰郳紀郳附庸覲魯加恩於紀叔姬未必合兵以滅之蓋畏齊強盛欲援郳而不敢故併為救郳名循前次滑之意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戶江反鄣紀附庸

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鄣之地不足以為廣得鄣之衆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子遺聖人所以書降鄣而深致其誅取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家氏曰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嫡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仇敵如晉惠后者可為痛哭流涕者矣。汪氏曰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

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許氏曰齊桓伐郎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食魯齊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霸不自侍也用人之能以為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

齊人伐山戎

北戎病燕齊人伐之蓋桓公管仲親至燕鄙而後命將以追逐之也故稱人使召公之高下至等於邢衛之危亡存繳夫人之力不至此一匡天下豈其謀乎。汪氏曰上遇魯濟

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知伐山戎北微者矣。王氏曰據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則不得不救矣然春秋不以救燕書而下書獻戎捷則齊侯之志實在遠畧宰孔已知之矣

戊午 周惠王十有四年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胡氏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事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書獻捷史尊內也。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黃氏曰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懷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稱齊侯所以若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徵其備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畏山戎也昭昭矣

秋築臺于秦

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急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張氏曰莊公無惻怛之志獨□□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指時而言也

己未周惠王十有五年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薛氏曰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荐饑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汪氏曰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爵禮相見比於邂逅而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為序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莊公之弟傳謂牙之死乃季友因其有欲立慶父之言而酖之夫事未形而即殺其人

此言駁不倒先伯殺羽翼古有行之者矣只當以經為斷

且元惡尚在而先誅其從無是法也使其果爾則春秋何不明書以戒骨肉之相殘者乎若以爲爲季子諱則致辟管蔡于商書未嘗爲周公諱也以爲內臣當諱則公子買公子偃之刺又何以不諱乎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子曰路寢正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趙氏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發之竊也危病邪之何也若蔽於隱則小人女子得行其志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莊公長子書名者尸柩尚在君前臣名也在喪故稱子慶父使圉人犖賊之而書卒者將立爲君故諱其弒猶未成君故不書葬也○張氏曰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

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始使出入淫縱配偶不早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閨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侮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而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於齊以來三十年閒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汪氏曰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陸氏曰齊為霸主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狄伐邢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閔公 名啓方莊公子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申周惠王十有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主少國疑不行即位之禮也

齊人救邢

王氏曰按經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於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般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姑齊地

張氏曰邦之揑扤有親且賢孰不賴之于般之亂季友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魯人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許來歸所以將季子足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陳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朱子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初何有大功於魯又况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或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耳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息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慶父之罪曰放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

冬齊仲孫來

仲孫名湫齊大夫○陳氏曰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後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覬然使人以與魯日是可取乎桓公霸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其事所以病桓也○張氏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行蓋於覘國而下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與仲孫而不名以惡猶有以愈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二年 辛酉　周惠王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汪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吳幼清曰禘有三其名同而其義則異有時禘有大禘有吉禘三時禘之禘夏祭也以依時次第而得名禘次第也大禘之禘追祭太祖所自出則以始生之帝而得名禘帝也吉禘之禘免喪即吉致新入廟之主於太廟也則以審諦昭穆而得名禘諦視也晉人告穆叔所謂以寡君未禘祀是也吉禘不此大禘不必五年但免喪則行之蓋免喪則必致主於廟致主於廟則必合享而告焉故或疑於祫而春秋以為吉禘也第吉禘畢於祖廟而不逮於宮獨其日禘於莊公者於其有所不能待焉耳其不能奈何莊公之薨至是逢二十有二月未滿乎三年二十七月之期也閔公方十歲童稚無知未必沒沒焉欲免喪而即吉也竊意是時慶父蓋無君之心欲行篡弒之事故固薦以除其喪以速了前人之一句耳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不書地諱之也○劉氏曰公薨何以不地弒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何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汪氏曰或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許數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

宋閔公之例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汪氏曰哀姜習聞文姜淫姣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弒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預弒謀身負二罪自歉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以僖公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爾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後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與○汪氏曰魯人求慶父於莒既至而縊不書喪歸豈非聖人以共仲弒逆削其喪歸以絕之與○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名傒齊大夫○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胡氏曰齊桓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莊其善其不曰齊侯使者權在高子也○劉氏曰齊桓鷙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深能執忠臣之義勉其君霸因事制宜立僖

公而盟之爲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爲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慣爲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浹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爲之建國家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爲春秋時之大國纔五十年淪於滅亡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其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事未明然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焉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潰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其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張氏曰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狄爲殿歸之心一旦乘鋒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

春秋集傳卷之四

湘川李文炤編輯

僖公
名申莊公子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周惠王十有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

程子曰齊未嘗與大眾此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比之次而邢逐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廟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恐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意○吳氏曰邢欲自遷故不曰遷邢邢既遷則夷儀邢國之所在故不日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齊地

汪氏曰先儒皆謂齊人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此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蓋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之於魯耳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張氏曰書薨于夷者諱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以喪

歸齊可知矣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吳氏曰自齊桓既霸之後諸侯無敢有弒君者僅甾甘有弒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霸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

此義不的宣王時已稱楚矣

楚人伐鄭

趙氏曰此荊稱楚人之始稱楚其自改也人則春秋人之前乎此者舉號以為常中間雖或稱人乃因其慕義而進之也自此稱人以為常無復舉號矣又其後稱子以為常中間稱人乃衆辭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勅呈反

○檉宋地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挐酈力知反挐居他反○酈魯地

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因而自縊莒人來求賂而魯不與是以興師以魯人主之者莒有不黨賊之義則當遜辭以謝之遠然與戰是徒知責人而不知返巳者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高氏曰齊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古者兵死尚不入於兆況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賤之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王氏曰哀姜帷薄不歸與弒二君大義已絕不可入廟魯不當請齊亦不當歸也齊以大義誅之魯以私意請之絕於前而請於後魯之過也誅於始而歸於終齊之失也

二年 癸亥周惠王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狄既入衛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卒文立文公廬於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甲士戍之歸以乘馬魚軒祭服犠牲門材文帥諸侯以城其國都馬城耶魯不與其役故叙三國之師城楚丘魯與其役故舉魯以概諸國也既城而後遷故不曰城衛或乃以為不與桓公之專封夫衛立戴文二君非桓公之策命也率諸侯定其國都助其力役岢得請之專封乎東晉南宋之方鎮生視鄰境之崩潰而莫為之恤安得一齊桓者出而救之吁可歎哉○孔氏曰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巳遷也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此說然非昇得罪祖宗安可入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吳氏曰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也子無絀母之道故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季氏曰先儒皆謂哀姜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

斷以公有母道於僖也

義得用小君之禮竊謂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姬姓公爵虞仲後○晉姬姓侯爵武王子唐叔虞後○

下陽虢附庸

胡氏曰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肥楚之慮周矣其攘蠻戎安中夏之義著矣○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 甲子周惠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楊耻菴曰每時一書蓋仲季之月非無霢霂不沾足也歷時而總書蓋恒暘也

徐人取舒

舒偃姓子爵

家氏曰舒與楚地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帥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益受命於齊也○李氏曰徐始見經而得書徐人始滅國而得書取皆未滅之詞先儒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中國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

六月雨

穀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止書不雨者異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討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我楚討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臨也史尊內也○公羊子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乎我也○趙氏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

楚人伐鄭

乙丑周惠王二十有一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楚地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張氏曰蔡自獻舞以來弱服於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十二胄而甘心於僭竊之邦蔡衆既讀則威震而兵衛故可以遂伐楚也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亂管仲後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抵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附上之罪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以識其專書次以著其師有節用能備服楚人免民塗炭也○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衆方猶若不持重而輕進則勝負未可知也故次干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王氏曰荆楚僭主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舍其大而問其小伏義執言固如是乎楚大國也猶王大惡也我攻人惡責之彼有辭然受責戰攻之不克國之不下何辭以退故命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麽茂楚人之辭辭也易我之服楚也亦易吁比其所以爲辭者遂心也

夏許男新臣卒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遷疾而歸故不言卒於師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楚地

胡氏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率八國之師侵蔡蔡潰伐楚楚人震恐兵力強矣然桓公

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比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細而春秋矣召陵是也〇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諸是以未加兵而旅楚自服故書曰於完求盟子師明恒公兵下血刃而楚人聽命於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救言盟於召陵亦以見齊桓伏禮義以服楚也

周公當作戍海

齊人執陳轅濤塗

濤塗恐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勸齊侯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於是還師濟海而東人倡於沛澤之中顧而執之〇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

則不綜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陳故令伐陳也以使齊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王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子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先事至其以伐楚至大伐楚也〇謝氏曰或原其志而至之或鑒其盛者而至之

葬許穆公

劉氏曰左氏云卒於師葬之以侯非也何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伯諸侯而卒秋以加等之禮葬之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胡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同侵已甚也涉隨從氏曰濟塗既執又而侵伐陳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非有判楚之罪也桓公責強國甚略罪弱國甚備非道也〇家氏曰大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器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見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旨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孤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成服小大俱乎遂卒之以伐楚伏其罪還

自召陵君屈俱驕憂害易成濟塗謀避軍難以將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兵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矢貴鉞之費而陳及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騖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植與墮騁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之朝擭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仲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性其強楚之焰於是狀弦伐許使與中國自故之不服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

丙寅 周惠王二十有五年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中生祭其母齊姜於曲沃歸胙於公驪姬置毒而獻之申生不忍辨而自縊姬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胡氏曰中生

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遂難變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火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何也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孽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發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棄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以敗其國家皆知所戒為以此坊民猶有以充母名門使惑臣逆擇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丕蠱之禍者○張氏曰春秋序晉侯而目殺子者蓋獻公嬖寵廢尊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杜穆之訓申生既死而公卒卒故奚齊卓子亦彼狄徙敵此心兩具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可以示有國之鑒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張氏曰杞伯姬來杜氏以為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

朝者人君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丞參之皆失非也○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來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弱乎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子○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朝魯之錫故執之至魯就命攜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既其矣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毋道其子失子道而魯侯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娶而逆之也吳氏曰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託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

首止衛地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媯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亦天下戴之以為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劉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合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及之止特皆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成社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陳氏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乎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諸侯以貞之也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求之禮之變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曰公則謂善虞父子之間矣○劉氏曰王將以愛易且于諸侯莫知以爭訓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

於首止而諸侯以睦人王以尊後嗣以定歟孔子曰止而不爲之之謂也○遇接桓公此身可爭處變而不失其正者乃翊沖與則云太子不得於王而背父植黨是胥父也諸侯無上命誘世子于桓私黨是無君也春秋入論之至豈以要君晉父為尊乎稱謂以生皆論王有私愛世子當逃如伯夷可也以中人論已既主器不當術哀之私如漢惠命亦可也然則齊桓此會正留侯招四皓之葵不得朝衆之也楊恥葵又云古無也子與會事惟入學以齒故世于殊會非古禮也後世世子既尊故世子或與朝會位有特設雖欲次三公宰臣下不可得矣猶謂世子內廢固允謂而人臣則當尊之道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若豈可執一而論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子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齊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脩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與故齊侯不敢盟王世子而與諸侯自盟乃所以定王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胡氏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逃歸不盟深賊之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賢者守其常聖人書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徇私諱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任公輔曰地諸光州化光縣故弦國。張氏曰闘穀於菟輔楚潁以當齊桓雖外受盟於召陵而内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絶也黄弦同壞而黄受弦子之奔楚滅黄自此始矣桓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列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故許書之以罪桓公之失此機會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大虞以賓客待晉而晉乃以盜賊遇虞且凌滅天子之三公而不忌其罪更甚於滅國矣故特書執虞公以著其無王犯上之罪也虢公奔京師則王或有以位罷之故不書其滅七與、家氏曰虞公天子三公也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論者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之意哉。按彙纂云虞虢之滅晉人蓋脩其祀而不以滅告也然其實已滅矣

丁卯 周惠王二十有三年 六年

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范氏曰齊桓糾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背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於上而討顯於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張氏曰伐而不服故圍新城然圍而不攻見桓公以德綏鄭志不在於爲暴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救者不予楚之救鄭也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罪不可掩矣

冬公至自伐鄭

戊辰 周惠王二十有四年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氏曰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撫汝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興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逸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張氏曰申侯告齊桓以資糧屏獲引鄭伯以王命總以利誘人其見殺也宜矣然鄭伯始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紓禍不罪已而專殺甚失道矣書殺大夫志非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魯地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世子華言於齊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辭焉。李氏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微諸侯惰慢故霸主總率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張氏曰齊侯因管仲之言而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管仲之於桓公救正多矣。王氏曰鄭伯逃盟于首止齊合六國以罰新城後興伐鄭之師鄭猶未服管仲諫脩禮諸侯鄭伯乃使世子華聽命於會其德禮之效與。大君下氏曰仲諫桓以辭子華此盛德事也齊可以王矣惜其不學道不自誠遠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非忠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國有六嬖之禍故孔子小之

己巳周惠王二十有五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洮曹地

王人王朝所使之人其為大夫為士則不可考齊雖主會而王人序乎諸侯之上尊周室也。穀梁子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家氏曰前書逃所以誅鄭伯今書乞所以赦

鄭伯然亦以貶也賤鄭伯不得列於諸侯也。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六年秘不發喪之禮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惟恐一旦為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莫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使以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幸各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侯之力也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恢前非而乞與此盟也

夏狄伐晉

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足以狄得侮之。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覇之不能[illegible]

沃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大音泰

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之大禘成王賜魯用天子之禮樂故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來久矣春秋因事而書以著其備焉○焉有函曰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前之文哉可考而知也夫薨於喪而若其姓者國毋薨卒之例也此亦前之義故不者姓氏而知為哀姜稱夫夫人孫于齊亦不書姓氏而知其為文姜也但哀姜比於廢殳惟薄不脩逮殺二子與閒乎秋且不薨於寢而見殺於齊於禮不應祔廟此則所謂用旨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按哀姜喪至以僖公元年十二月至僖四年二月始免喪應免喪之時休於公議而不復致死今五年方衆大禘則西而致之以為莫予適也已雖然

此亦仁者之過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僖公愛其父施及其母而忘其毋之內亂推之在天之靈亦所棄之也此所謂知經而下知權者也然而哀姜之惡益以若矣周共用致而又書之以葉盥曰是即累者喪至自齊之夫人也則神爭吐之人爭惡之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

庚午 周襄王元年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諡桓公

同盟者四而不會其葬於邦交之誼薄矣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周公名孔 葵丘宋地

胡氏曰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其人則以六卿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拱之職夫以冢宰非三公其職任重矣前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何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丁殺梁子曰求其衡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樞在棠且孤無外事今皆嫡而出會以求于為無哀矣○陸氏曰淳聞召子不奪人之喪齊為霸生而使宋子與會桓公失正可知也○陳大士曰桓有大功三無召陵楚無閔也無背正天王無周也無兵諸侯無周也春秋所以與桓也○汪氏曰邪王之喪適嘗同執釋至之際襄王方居諫陰百官總已以臨於冢宰之時桓公不寧諸侯會於京師及發冢宰於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與抑會

葬既畢而飭禮兵以明王禁與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三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為變之過耳○按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為諸侯夫不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加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程子曰天罷侯盟見宰不與。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益脩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畧備其執摯綱領以正爭人蕃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屢人道大德宏以其積叢爭此是以姑摠其不及而叔其裏也。胡氏曰覲初命之詞則以桓公霸載褒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胡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與而神是非好惡謬於斯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太之亦宰也爭且縣日恩我奚齊請之其君之子以君獻公殺夫立族而奪之地齊含未諭年而稱之君以舍之莊而孥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文公何以觀次遷陳氏曰遇弑雖朱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于荀獻公殺申生紬重耳夷吾而立其雙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栩君之子。恩按諸說如此而公年子則门此未喻年之君共言務其春之尹奚齊傒裁未逾年之薨也其說不同以子般子赤之剛推之則公乎子似合而以齊香倒之則諸家為乞蓋子般于亦內書也難於苶龜年而尊之以公藉齊會外事也不妨未逆年而正之以君號然氏鄰椰君矣于而里克之罪亦難末滅也殺主之視則弑之兆其君之崩于手

辛未

周襄王二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程氏曰如者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齊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加者亦內辭而孔子因之也蓋會不朝王而朝齊霸業愈然而王綱愈墜矣魯然則他盛可知。張氏曰桓公霸業未盛不則諸侯以朝禮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張氏曰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於鄭之權與也。趙氏曰狄滅溫而齊桓不問豈矣丘之會狩心日生以溫為無足救與視其哉而不救蓋以其無亟於齊也豈霸主之公心為誼於此有不克終之漸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雖姬嬖所出既將其兌又弱其弟甚矣其忍也之旅武自罪克因優施為為其枯之歌欲中立以兌難驪姬遂待以成其救申生之誅及獻公弑乃殺奚齊卓子而殺納重耳理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申邑以求克坐倪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語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之君夫奚齊卓子雖廢尊而有先君之命以立非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足而死上皆亂如此故正名其弒罪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罪所以為輕重死權衛非壓人莫能修也。胡氏曰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克克欲以中立祈兌自謂智矣而終亦不兌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荀息不言故書及

所以著其節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也○家氏曰既不能正諫於其君又爲之託二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瑕恃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所言不免猶有所愧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許氏曰當時患有大兕戎若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虞虢狄入衛逼邢伐晉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聽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乘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與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鄭氏曰既書弑君於前誅里克之爲賊後書殺大夫於後以明惠公之非爲討賊推見至隱曲盡其情非聖人莫能倚之也○問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惡二者孰正潛室陳氏曰效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鶩效里克不得則畫虎不成反類犬矣

秋七月○冬大雨雪

高氏曰酉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時故以爲異也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反

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晉侯遂殺之蓋討里克之黨也○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之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於外非歸寧之禮也○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胡氏曰按穀梁子云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今被兵與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援讎辨要與國之道矣次弦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失與會盟而卒不能救也

周襄五 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汪氏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滅則書闕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程子曰江黃國小而近楚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未霸求諸侯如

此之勤也霸業既盛而棄江黃如敝屣皆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滿則怠矣故貴王賤霸春秋之大義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 周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張氏曰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也○趙氏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納溫子也霸主豈容安視而不討乎楚滅黃畏其大而不救狄滅溫以其小而不恤大者吾畏之小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霸主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

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之有戎難也○汪氏曰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子帶奔齊此謀王室爲戎鄭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秉魯政也

乙亥 周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君之○陳氏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敘著齊桓之志方勤而霸業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敘者齊桓之志怠霸業向衰也不曰杞緣陵者杞未遷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姒姓

商防魯地

呂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於鄫而未歸於鄫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揚氏菴曰公怨鄫子之不朝爲從其聽季姬遂與鄫子遇於防使來請已其道淫可知矣○張氏曰此足以見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婦且不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詩山冢崒崩猶以爲異此異之甚也○揚取菴曰晉山名不繫之晉者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天下祀異也○胡氏曰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秋侵鄭。冬蔡侯肸卒

劉氏曰臣子微則赴不具日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

丙子 周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春秋不能追考何以能改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吳氏曰徐首僭王楚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和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牡丘齊地匡衛地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饟越險之艱也今書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蠻戎安中國之志息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遠而故緩失用師之義也○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汪氏曰不獨言大夫若曰受命於其君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係於諸侯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侯獨帥曹司伐厲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強楚○專樂中國之威已頓矣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

李氏曰不以救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雷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大夫既卒書字夷伯之廟過制是以天災加之○張氏曰震爲雷凡霆擊之怒皆震之發也程子以爲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穢而人不加誅之後春秋審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穀梁子曰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冬宋人伐曹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賊之今諸侯始貳曹伯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以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

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因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張氏曰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益長子大廉裔韓晉地晉侯之入也許賂中大夫既而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

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秦獲晉侯以歸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夫責賂遲征秦之罪也背施幸災晉之罪也秦無可執之辭故不書伐晉無責已之意故以曾及之書敗書獲賊之也然一怒而長人之師辱人之君幾使之立於亡國則已甚矣春秋之諸侯蠅營狗苟其冊由亦不足深較此桓文所為彼善於此也○張氏曰皆惠背惠茂施以虛氣抗秦所以師敗身執而大辱其國也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所以不言以歸也○胡氏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帥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而子為明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此經世大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者矣

丁丑　周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而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固盡廢之○張氏曰是隕為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楊恥菴曰稱是月者見災異之頻仍也○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張氏曰書季友蓋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為陰始凝之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不葬以其國微也魯人之於骨月無乃簡乎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子 ○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汪氏曰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會淮之前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恤伐侵衛侵鄭而不能遏僭於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畢其暴有所窺而動也○萬氏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責其罪也

戊寅　周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皋陶後

澹菴胡氏曰楚人病徐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怒也

既齊救何故止公自是盟撝猶但恐不是季孫耳

夏滅項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家氏曰僖公德季氏謂依之私假之以權恃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公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叛人每乘公出肆其無忌由比年滅項有以啟之耳○按彙纂云公穀以為齊滅於理亦通蓋不言齊者蒙伐英氏之文也當是時季友已卒友子無佚不見於經是未為卿也無佚卒行父幼及其既長而後為卿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耶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九月公至自會

楊恥菴曰齊桓入魯地而聲姜會之也雖父子無嫌而公適未歸夫人非歸寧而出門踰闕止宿於卞邑非禮也○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為夫解紛榮宋可議霸會盟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多內寵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召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趙氏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脩內者逸脩外者勞脩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而勤何怠脩外者求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桓五霸之盛其初勤諸侯則會北杏會鄄盟幽救邢封衛城杞伐楚伐山戎勤王室則會首止定世子會葵丘明王禁及內和諸侯外攘戎楚上定王室則怠心生狄滅溫楚滅黃狄侵衛鄭晉滅虞虢皆不問救徐不親卒之閨門無法五子為譽一桓公耳何勤怠之殊也脩外而不脩內也

己卯

周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名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已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率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戎首深罪之也

夏師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魯救雖緩而猶書者善之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齊人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夫桓公管仲託孝公於宋襄舍長立少乃私意也宋襄當於密託之時力辭不受且勸其以大義而奪嫡情則忠告善道無愧於友邦之誼矣今乃徇亂命而伐人之喪果何義哉曹衛邾既去則罪專在宋矣故以宋及之○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矣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書敗責齊臣也○孫氏曰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

秋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書所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外裔則罪諸夏矣或曰管仲桓公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趙氏曰齊立無虧義也宋納孝公非義也二者曲直已判然救無虧而無虧殺納孝公而孝公立則安在夫義也蓋義不在乎勝敗之間公義而敗其義固存也不義而勝義且安在哉聖人不以勝敗為衰與而以公義定邪正故魯書救狄亦書救

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主兵而先邢者不以狄先中國也衛伐齊為不義故狄亦得稱人以伐焉○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跡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晉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息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讐父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耳君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庚辰 周襄王十有一年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者恃衆以暴寡也滕稱名者辱身而失國也蓋宋以滕子父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不自省其專擅之罪書之以著其虐爾○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霸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篡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強而凌弱如此欲霸得乎蓋以滕子父不與齊盟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己之暴所以終無成也○程氏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公作人曹南曹之南鄙

黃氏曰北杏之會齊霸之首事也雖人心始疑於齊然所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霸為盟於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鄫於宋者猶且不服況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求霸是亡舟楫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溺者也

鄫子會盟于邾

吳氏曰蓋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社以祭神○高氏曰不書所用之亦蓋聖人所不忍言也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張氏曰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讐因

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後出爲惡也與

秋宋人圍曹

張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襄公不能以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霸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奪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衛人伐邢

胡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專以報復爲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故主陳○張氏曰楚欲得志於天下久矣齊桓討而摟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驟騷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從之說求參與列國之會盟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壞楚聽其小言納之國都而與盟信公亦忘是懲之忘僭之同歃楚因以待其志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王氏曰齊桓伐義以伐楚屈完來盟於師未嘗引楚而內之也內楚而列於齊盟自此會始或者皆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已爲之權與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爲長楚入來甲寇不可啓釁不可長此之謂也

梁亡

梁嬴姓伯爵伯益後

梁氏曰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至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爲文○李氏曰書梁亡所以深罪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

辛巳周襄王十有二年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民而已○楊耻菴曰新延廐不言作言作改舊可知天子五門自外而內皋庫雉應路按孔氏尚書顧命傳南門路寢門也僖公勤於土木泮水閟宮猶曰以教以祭可以無書令新作路門而增大之是不義又不時也故書之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鄭氏曰郜有二取郜大鼎北郜也郜子來朝南郜也○王氏曰郜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

五月乙巳西宮災

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辟邇之時而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役於小寢

鄭人入滑

高氏曰鄭伯與滑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遠鄭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爲已屬盖強之凌弱如此○張氏曰此志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家氏曰宋襄欲霸諸侯擅兵相侵者告於王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當先科者也舍是弗爲焉能有成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張氏曰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列若責伐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於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家氏曰甚矣齊孝之無知也桓公仁楚而服之巳乃與之盟於國桓公拒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於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不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公之謂乎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侯爵

李氏曰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隨尚能卒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憾命於隨也入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紛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制尸授師以伐隨其年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巳盟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加兵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令齊桓所卒中國無霸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吉變之策書為恐動中國之計矣

壬午 周襄王十有年

二十有一年

春 衛

吳氏曰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汪氏曰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邢之善於舜人此後侵衛惡其侵以亂諸夏故來其本號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

張氏曰霸天下者宋之欲也亂天下者楚之欲也欲霸天下而求之於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辱也○吳氏曰宋襄欲圖霸合諸侯而德義不足

以感人楚人亦兼同合諸侯而其勢力足以成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從之而曾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是求內於虎也其遭取辱也宜哉

夏大旱

杜氏曰雩不獲雨故書旱○高氏曰言大者久而且甚之辭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 盂鄭地或曰宋地

杜氏曰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其執之文○湛氏曰宋公不智楚不義五國之君不勇交譏之○吳幼清曰宋公固嘗使邾子用鄫子於次睢之社諸侯聞之必曰彼無道如是皆自懼其幾矣吾度用鄭牙之冬魯會陳及蔡於楚人鄭於盟子齊其以是乎楚於是年始是中國會盟自非中國招之使來楚來易離於增坫於而宋不悟方就楚以求諸侯爭即因而阿之餘之斯執之執之斯伐之矣以北觀之則盂之祝雖楚子執宋賓諸從局執之也故薄之釋非狩子釋逆賓諸侯共釋之也荷執無罪之人於會盟之中誰其與我且如楚子果伏兵車以行事而盂宋難也師入其境夫誰曰不知而拱手以待其悅乎○即于曰傳綢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用之哀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與中國會盟仲尼於進爵為于其僭王也不亦恥乎

冬公伐邾

須句附庸之國而僖公母成風之宗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故公伐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宜申鬬氏子西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不書宋捷為中國隱之也。汪氏曰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於周天子猶責其姦先王之禮況蠻荊肆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亳宋地

楊恥菴曰盟雖諸侯之所惡而此盟有魯為恤鄰救患在楚與諸侯為改過釋怨不得以私盟為罪矣。趙氏曰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執之釋宋公亦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釋之雖執之釋之諸侯莫不與其謀而實制於楚也曁人不書楚書諸侯亦所以病諸侯矣凡諸侯執而反書歸而宋公書釋不書歸蓋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者彼釋之制在人也若曰諸侯不會則宋公不得釋也此以重楚之惡亦以病宋公也。邵子曰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皆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陋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於霸也難乎

癸未 周襄王十有四年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反。須句風姓伏羲後

汪氏曰文十年再書取須句而傳謂寘邾文公子焉比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於須句以著其善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吳氏曰鄭知宋霸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於楚宋公不自反已以脩其德義乃遽怨鄭

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升陘魯地。

書及蒙上文伐邾而言。胡氏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追稱邾婁後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與於誅暴禁亂之兵矣。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

穀梁子曰泓之戰以為復盂之恥也盂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戎汪誠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過而不改文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軍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胡氏曰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衛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焉姑省德無闕而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敗衄而獨受重傷號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均分後出為仁義乎故宋公書及以深貶之

甲申 周襄王十有五年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斷遏納已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為不義故月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賤也○趙氏曰齊孝公斯舉可謂以怨報德矣孝公之得齊宋故也今宋不幸為楚所敗弃此之餘國幾不國而齊孝利其危而伐之且圍其邑人之非人一至於此哉聖人書爵所以愧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謚襄公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秋楚人伐陳

吳氏曰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

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國微力綿遂死之禮亦自降而從薄也

乙酉周襄王十有六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衞鄭人復伐之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之許氏曰鄭執王使王啓狄師天下何恃不亂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人將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於隗氏王黜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明年夏晉侯納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陸氏曰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上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劉氏曰喪王已出而許居於鄭敬王太入而書居于禮泉國不可一日無王恭狄所以立天下之防也○汪氏曰叔帶之有寵于惠王猶子頹之有寵于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于氾猶惠王之適鄭處於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之出居於鄭特書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諭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執仰今同氣之息而倖無怨惡綱紀哉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師狄師以洩忿於伯叔之國立狄女為天下之毋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於內廷拒諫而不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益

不倖矣故上書秋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鄭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尤為王諱惡也又按外傳旣伐鄭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以用狄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與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于今年○按惠公之子圉立是為懷公秦穆公納重耳而殺圉于高梁不書者不赴告也

丙戌周襄王七十有五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使禮至昆弟往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而滅之、按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然朱子則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張氏曰衛侯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虐以滅之又使其臣為竊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也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愚按此說亦通更考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故書、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丞尊者以迎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譏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趙氏曰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迫逐之楚人貪惏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陳之罪重於楚也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而定其位反使荊楚行其義閔中國之無覇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

揚耻菴曰衛成在喪稱子而未踰莒慶大夫而與盟失而又失者也

丁亥 周襄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

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亦欲與莒子盟故為此會也

齊人侵我北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劉氏曰齊師者齊人也其稱師何寓公之弗及張之也然則何以言爾譏畏也譏畏奈何諸侯有道守在四鄰以百里為政於天下者矣未聞以千乘畏人者也、胡氏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鄰弗及罪魯也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鼓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諱追戎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進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責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孝公乃連興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湛氏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僖公不忍齊人侵伐之怨遂乞師于楚高是罷毒於心服也其害義讎禍就大焉、侵氏曰楚借王矣而諸侯共推為盟主魯見中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釁荊以伐中圍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令乃乞師于楚甯無媿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芈姓子爵鬻熊後熊摯裔

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吳氏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郎晉可謂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蠻荊之肆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取齊之邑而借援強楚辱國莫大焉將以制西鄰比鄰之趾而遠所以甚其非也○高氏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

同討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以伐親鄰之國乎

戊子　周襄王十有九年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趙氏曰伯姬挈拳稍其天託其子於魯庶幾魯能篤甥舅之好也當其自國凡見彼兄父世乎僖公號賢君乃不念姑姊妹況他君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三月而葬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張氏曰春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高氏曰杞齊乃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陵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趙氏曰宋成以父之讐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者與於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之暴横至是極矣執宋于盂敗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圍緡取穀又將以畀齊宋也明年敗楚于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稱楚人子玉主兵也盟宋則概稱諸侯楚子親歃也不列序者不予楚之主盟也宋方受圍豈敢出盟蓋諸侯相與歃血於其都門之外也明年楚子入居於申是必見晉之

盛身始去之留子玉於宋耳○高氏曰公有畏楚之強而往爲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公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爲資遂霸諸侯也○張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爲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可見矣

己丑　周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爲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微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而得紓怨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經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罪也○朱子曰晉文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於不禮之私却只

名謂治其從楚又曰背所以致楚師也◦揚祉菴曰既侵曹矣復出伐衛不分書伐衛則嫌於一舉不再書晉侯則嫌於魯伐非一事而再書也◦黃氏曰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挫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潛掠背境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致楚顯之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七賜反 魯使買戍衛以助守畏晉之強故召歸又恐楚之嫌故罪其辱君命而以不卒戍刺之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踐衆棄之而隱其專殺之罪耳◦張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足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詞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爲也

楚人救衛 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霸主寬宏之度故春秋予楚人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刻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氏曰曹伯羸者夫仰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畀矣欲致楚師而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請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多矣◦王氏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李氏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吳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也衛之畏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暑侵背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非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止避魯戍逃遷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叔衛則又移師臨曹而執其君又以之畀受閒之來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 桓公之時楚方興猶可以德綏之文公之時楚極盛則不得不以力屈之桓公所遇子文之竟和猶可以理諭之文公所遇者子玉之剛愎則不得不以威懾之召陵之盟要而爲城濮之戰者勢也但召陵則伏義執言而城濮則陰誠詭道是以有正譎之分升◦呂氏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蓋桓公所爲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將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罪其爲有功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候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設楚復許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下信哉◦求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者公遇侯如橫波汜濟硬做畏防不然則中國爲所滑沒心矣◦魯齊許氏曰論君子者以以德論小人者多以詐以德度德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之勝負分焉爲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而不至於惑之雖

則未見其以過人者盖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乞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訟淺孰深遠使伯棼請戰于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徙知急間讓匿勇於亢功而不知匯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乃次難西廣東冨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寘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分曹衛之田賜宋者非厚宋也激楚怒也私許曹衛之宴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踰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從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誅彼又且甘投陷阱以致敵於人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卬然思於楚子怒得臣之際獨有矜焉楚子況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城濮之戰為不可勝收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忿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咎矣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斯言其至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然軍敗而將必死亦足以見其用法之嚴明與孔明之斬馬謖狄青之斬陳曙柴世宗之誅樊愛能何徽一也此其所以存於一時乎郝氏曰謝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子反歸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

衛侯出奔楚

吳氏曰衛侯黨楚之心深因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汪氏曰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絕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

杜氏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王子虎臨盟不同歃而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愚按晉侯勝楚後為此會以定霸先盟諸侯以待王之下勞也晉序齊上新盟主也齊序宋上霸國之餘威也○張氏曰文公負霸主之威不率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焉文公而來皆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役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故曰非聖人孰能循之○汪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陪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諸侯即踐土之行宮而朝之

曰王所者以別于京師也○吳氏曰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從諸侯之會尊卑倒置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之大臣奉叔武以守者衛侯疑元咺立叔武殺其子角及歸公子獻犬前驅射叔武而殺之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夫叔武之死不書于經蓋非衛侯有意殺之也枕之股而哭之歸獄於獻犬而誅之則其本心可見元咺何遽訴之於晉乎衛侯稱名失國之辭也叔武與踐土之盟則失國明矣言復者國其所固有也元咺懷殺子之怨而加君以殺弟之名故雖往訟而書出奔罪之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

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卽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求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薛氏曰始平於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溫畿內地

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卽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許最弱小而偪不改圖故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

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欲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之會無邾秦至比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霸之盛矣

天王狩于河陽河陽卽溫周賜晉地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若天王巡狩至此而諸侯畢會也○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爲榮而誇示諸侯令溫之會晉侯又欲加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足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作臣禮也○胡氏曰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於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此見春秋忠恕也○邵子曰傳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不有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吳氏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是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又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方伯率諸侯以朝於方嶽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

附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誇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著矣○家氏曰元咺臣也衛侯非咺所宜訴衛侯執而元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晉侯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責晉深矣然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

諸侯遂圍許

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忿也當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者不可疏舉豈獨許哉莒以許附於楚故以兵力矜之使從中國耳○吳氏曰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繁威驕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文率諸侯以閩許諸侯亦罷於奔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弱小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若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耳孰肯盡心竭力哉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復曹伯何以名失國也身且羽宋何有於國乎以賂得免幸而獲濟即奉霸令以圍許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汪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于晉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蜀杜氏曰晉之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遠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恣之甚也

庚寅　周襄王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有公字翟公作狄○翟泉王畿地

諸國皆大夫魯君雖在會必使大夫盟救止書會○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諱盟也令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大公為之也○陳大士曰桓公會不通三川文公則盟翟泉矣桓公不以大夫抗王人文公則使大夫矣○楊恥楚曰杜氏云翟泉洛陽城內大急西南池水十國入王城而不覲王恐無此事勢且不直書王城而但言池水不惟於委熱之次亦也者矣之遍而敬王

居之狄泉又在王城之東兩泉相近而翟狄通稱恐非也

秋大雨雹

范氏曰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為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辛卯周襄王二十有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子適子儀適即瑕儀其弟也。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偁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霸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碁然其不臣之罪非所當誅也而令以國殺為文而無討賊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李氏曰當甯俞始盟既使居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咺乎哉不去大夫謂宜待以不死也。愚按叔武之死或出誤投故疑之而不書若瑕之死則實出於衛侯之命矣瑕代君衛乃以臣及君者著元咺之強且明瑕之未嘗纂也特書公子而衛侯推刃同氣之罪不可逭矣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何以文書名爾失國也夫叔武既死咎無悔心而又殺公子瑕是甚惡而不揜也尚足以君國乎故其歸不稱復所以深絕之也言歸者易辭也。高氏曰晉文受賂免衛侯委罪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

晉人秦人圍鄭

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使燭之武見秦伯而退秦師晉侯亦去之二君皆在而稱

人者蓋雖自行而圍城必遣將也逞忿窮兵秦晉之隙自是開矣。胡氏曰晉文以私忿動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皆不以義舉也春秋故於晉侯秦伯貶而稱人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周公名閱。胡氏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公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壬辰周襄王二十有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胡氏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者乎

公子遂如晉

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胡氏曰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成王過賜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歲事常有不勝書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古者大事決於卜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李氏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於陽也○昊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郊祀既廢則望禮可以不畢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朱子曰猶二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彙纂云四望之說諸家不同考周禮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矣天神曰祀四望亦曰祀地示曰祭山川亦曰祭是四望附於天神山川附於地示不得以山川列於四望矣鄭注賈疏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意者四望爲天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在祀中與姑附存之以俟考焉

考辨固爲詳明虞書又有望秩山川之文何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逆婦

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爲桓公夫人經不書婚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被出乃見於經○胡氏曰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

求婦所以託國耳非意在干政也春秋益閔之矣

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毋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葉氏曰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脩文無卻狄衆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癸巳 周襄王二十有四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胡氏曰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爲其不地何盟于狄也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而國

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狄人即其廬帳刑牲插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金氏曰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齊桓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哀傳稱晉使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但齊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逆之以歸向情極摹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概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爲迂

甲午 周襄王二十有五年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初秦與晉圍鄭納燭之武之言而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至是欲因以襲鄭鄭商人弦高假以君命搞其師且使遽告於鄭鄭人乃覺戍者奔齊宋秦軍知鄭有備滅滑而還○茅堂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若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以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喪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愚謂晉以秦滅同姓而興師不幾無名但既勝之後不聞有興滅繼絕之舉則不過邀一時之利以取威定霸耳至於稱秦不言師若胡氏謂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誠哉是言矣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吳氏曰狄之所以兩侵齊者聞晉之喪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則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薛氏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亦嘗侵伐我也夏取其邑秋又伐之無名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

家氏曰戎狄微賤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戎而止書敗○楊恥菴曰狄侵晉晉敗之雖在喪可也攘狄皆如此其又何譏焉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許氏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家氏曰于小寢然不以其地也當疾革而居於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多艱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者豈能盡將終之禮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煖之咎徵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承業之末自以為勤然不知怠喪壽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湘川李文𤦺編輯

文公

名興僖公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周襄王二十有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是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祖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之私服也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與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周禮諸侯諸伯七命其合瑞用信圭其冕服以七章王賜晉懷公命晉侯受王情則合瑞之證也晉武公請命於王詩言子之衣安且吉則加服之證也錫則是而不侯其朝則非矣○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正也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潛居往亦須拜送然則拜送服衰可乎

晉侯伐衛

衛積怨於晉是以不朝而晉遽伐之可謂暴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孫

楊恥菴曰如京師拜錫命也錫命本不宜受受則不親拜不可以衰絰見不可即服其命服以往不可遲之終喪不可是一失則無不失也令以得臣往而終喪不聞其入覲於王則拜錫之禮闕如奐上陵下替於此可見○趙氏曰錫命固非所宜而拜錫命者庸爲是乎錫之在喪拜之在喪既拜則釋衰服繳矣釋衰服繳文公之心其安乎安則爲之

衛人伐晉

孔達不忍晉之橫逆而輕伐盟主無謀之甚也○張氏曰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失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薛氏曰卿始會諸侯也大夫而專會諸侯政不在公室矣○程子曰諸侯非王命會罪也況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霸主乎晉侯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禮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楚子將黜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職商臣謀於其傅潘崇遂以宮甲圍成王王謚穆王立春秋之初楚首僭王是無君也至是又弒父是無父也彝倫攸斁自南國始聖人安得不予

覇者以壞楚之績乎○胡氏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冢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罷宮甲乃欲黜兄而立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夫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威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何氏曰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其君所以明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王氏曰頵亦弑其兄熊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

公孫敖如齊

丙申周襄王二十有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求不侮伐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績○黃氏曰秦慘憤於敗而不能乎晉喪狃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而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積怨結讐贖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為世之不能懲忿窒欲者之戒

丁丑作僖公主

范氏曰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一寸諸侯長一尺○何氏曰禮作虞主當以十二月○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特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木祔廟若欲躋之故也○家氏曰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綏於作主以是故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魯之君卿未嘗如晉是蓋處父來魯而魯使大夫盟之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

蜀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列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譏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霸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會以公孫敖抗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為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陳大主曰翟泉以列國之大夫盟王用大夫張也見諸侯之輕天子也垂隴以霸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見霸主之輕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楊耼菴曰恒暘也不書八月雨不洽足也○胡氏曰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憂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音泰大廟之

胡氏曰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公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商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禮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令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胤不爲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乎○汪氏曰稱躋古者十君各爲十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爲一世祫祭大廟則曾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至於與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爲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宮則是歷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爲證而壁于經世之制不可後見矣○愚按二說不同更詳之○范氏曰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已明○家氏曰三傳明逆祀皆已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爲世不可不辭○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言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爲文之祖也公羊乃云先禰後祖穀梁云無昭穆則無祖也○杜預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下今居閔上逆也孔穎達發明杜意頗詳若兄弟各爲世系昭穆之序斷不可行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大夫恒稱人猶未敢專兵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吳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何氏曰禮先采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高氏曰納幣即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納吉俱在三年之內矣夫三年之內不圖婚壻人於此譏之所以闡幽也

丁酉 周襄王二十有八年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姬姓子爵

家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楚商臣負滔天之罪於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之者晉之霸業有光於前矣乃舍其大而務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狼而獵狐兎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吳氏曰王臣無外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而非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雖在而用孟明上兵故稱人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程子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悔耳○鄭氏曰夫子於秦穆錄其悔過之辭於書以爲法著其窮兵之禍於春秋以爲戒稽化工之於物生殺並行而不相悖也○愚按治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宋襄之狂愚楚莊之暴詐不足道也獨是周自被大戎之禍以來忘讐忍恥偷安東鄙而秦人屡世血戰隕身殉國乃至無衣士卒亦奮同仇小戎婦女甘亂心曲至於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仲神州陸沈之慨慰共主戴天之悲此因徂迯劉琨宗澤岳飛所飲血吞聲而不得遂者而秦能爲之其一匡天下之功豈不在桓文之上乎仲尼序泰誓於百篇之末堯夫亦稱穆公爲五霸之旨良有以也向令泰人增修其德則周祚垂盡與之代興者非彼而誰奈之何積暴相仍以自促其曆也憶

秋楚人圍江

高氏曰江近楚自貫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役亦未敢侵伐今晉文既沒襄公不能討商臣弑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雨去聲

趙氏曰螽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耳歷代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張氏曰不書地盟於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單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祀用兵之法也○吳氏曰處父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趨江之城下門於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其爲畏怯也明矣○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晉襄不能合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

四年戊戌 周襄王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者有姑之辭謂聲姜也然則納幣之失亦不能無責焉○陳氏曰文公使卿納幣而使微者逆是以禮聘之而不以禮逆之宜其不終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

氏氏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汪氏曰黃書伐而江書圍著齊晉之不能救也滅者已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

晉侯伐秦

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乃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張氏曰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爲耻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爲耻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肆城弱小逞其凶毒晉襄之爲盟主末矣比事

書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爲耻而報秦怨也○朱子曰謂書晉侯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致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

己亥　周襄王三十年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采地叔字王朝大夫珠玉曰含所以實口者○胡氏曰不稱天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也故特不稱天以謹之○劉氏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大焉桓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是三綱淪矣是失人之所以爲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謚焉書實以示譏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采地伯爵天子卿也○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

尽喪於鄰國有報聘惟特往如晉非禮也

其戒也○胡氏曰歸含且賵旅於妾母已稱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理人於此尤謹其戒不敢忽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舍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矣

秦人入鄀 鄀音若

高氏曰鄀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爲楚所并楚昭王復闔之後畏吳之強去郢而都鄀矣

秋楚人滅六 六皋陶裔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家氏曰武王訪帝王聖賢之後紹其封盛德事也周衰陵遲先代之後蔑食無餘若滅英六蓼是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子　周襄王三十有一年　六年

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

吳氏曰行父欲逆婦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有邦交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汪氏曰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君親於晉而者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

有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汪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昔雖齊桓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為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駟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葬晉襄公

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言於晉侯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之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稱國以殺者新君甫立罪執政之不能鎮亂也或以為罪君漏言則人君聽諫而進退人材豈得不顯論大廷而乃不使人知乎或以為罪臣之侵官則人臣以人事君黨可視將相非其人拱默自全而陝聽人主之所為哉。家氏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由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末流遂有弑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張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準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為一歲天旋地外日旋天中較天行稍遲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有五日

有三時辰盡與天會是為一年而月之行比日又遲日行不及天十三度有零積二十九日半書與日過是為一月日月一歲十二遇是為十二月每二十九日半月及於日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每十五日零二十一刻交一氣而一歲止三百六十日故每歲氣盈六日每月又不能實滿三十日故每歲朔虛六日總之一歲十二月口多十二日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五年則多六十日可置再閏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此其大略也禮天子頒朔諸侯奉之藏於祖廟遇月朔朝廟以其月之令告而集羣臣布之備遺忘防廢格也閏月不告廢禮也猶朝幸之繼此便廢朝矣。杜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孔氏曰天子用特牛告帝及神以文武配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非徒議將然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害公也故顯衆以斷之

辛丑 周襄王三十有二年

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杜氏曰絕太皞之祀以與鄭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於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汪氏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築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為故畏鄭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又曰僖公雖曰私其毋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乘弱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逋逃其罪益甚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諡成公

汪氏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高氏曰以國亂

此說甚是

故不書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吳氏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人衆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下卒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余氏曰成公在殯昭公肖爲亂階使公族構難大夫罹殃其君不君其矣然則固與鄭也何以不名是必從君於昏[illegible]日昭公被弑蕩意諸不得與孔父仇收荀息齒即大夫不名之義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狐晉地

襄公卒太子幼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於

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先蔑奔秦○汪氏曰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貳[illegible]納公子雍以爭罔也夫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同良心也今乃納慼孽而奪嫡愕之位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怨欲害乎良心而然與不然春秋必釋秦而專罪趙盾矣○張氏曰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罪之也○高氏曰先蔑以自令狐而復於秦故不言出也

狄侵我西鄙

高氏曰魯間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間晉鄭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

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侯之日不列序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分諸國之君故略之也

冬徐伐莒

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會盟今惟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狄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高氏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脩兆之盟故爲弟娶於莒故許其盟而請涖之○吳氏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之禮敖以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

況敖代弟逆名也不正卒以淫奔會盟之行也

壬寅周襄王三十有三年

八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高氏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於王畿之內厲莫大焉○汪氏曰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衰婁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澶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始也三桓專魯六卿分晉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

胡氏曰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下□之者示中國與戎終不可雜□□張氏曰□有未幾而遂盟維戎不以遂事言之者所以辨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伯如周弔喪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汪氏曰敖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如襄命之譴於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老側若閭開知徐徐遣敖方共弔事又行至而還以喪考姚之戚而怒然總情不曾泰越亦不思傳公毋于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張氏曰國君爲天子斬衰教受命以赴天子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爲不放之罪況懷乘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宋王者之後得脊命官故獨書司城即司空避武公之諱而踐名也宋昭公不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諸大夫司馬握節而死司空效節於府人而出奔○吳氏曰宋人者戴氏其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茅堂胡氏曰襄夫人乃君祖母而書法若此者可以見婦人不當與政之意○家氏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爲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爲羅先分誠主於乘釁再作司馬死而司城從用昭公信代非人以私肥罷臣而任列仕既不慮患於下日復不制變於臨時也○黃氏曰綱紀不亟政權紛亂則君止不能相保且仕於亂邦盜攖戮辱非君子見幾之道也亟戒之幾明矣

不書使當喪未有君也

癸卯周頃王元年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名衛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胥以求金故不書王使○高氏曰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共天下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冢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陳氏曰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宰茲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矣

夫人姜氏如齊

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想於父母云爾○趙氏曰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常之中有其故焉不可不志也文公逆祀匹嫡故出姜如齊謀於父母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孫氏曰公子遂葬晉襄公今葬襄王魯皆使卿是天子諸侯可得而齊也○下氏曰此雖非禮猶爲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亦不葬而不見於經則文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趙氏曰出姜如齊鄭曰不安於魯而謀於父母其實歸寧而已出而歸寧反而告廟於義無懟故告至而書之於策也○胡氏曰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故出必告行反必告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吳氏曰襄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外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止不都七殺箕鄭父之罪而使舉下殺之故居系殺而不書國殺○王氏曰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殺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佐也然士穀之從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人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稱人以殺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㦲父之賊而國北方是禽戰負人也救之宜汲汲矣胡為綴不及事乎故不州楚盾華耦孔逆之名而書人微之也○任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天下其君臣之心實未始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擾楚而大作列國正富力壞其始以振弱國之威乃說為常役而微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而拯溺救焚之舉哉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志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李氏曰周語伯陽父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頓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為制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闕姓氏也稱君稱大夫之名弒逆之辭荊僭然用中國之禮樂可傷之甚也○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被曰襚所以斂死者○公羊子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也兼之非禮也○吳有司曰僖公薨已九年成風亦五年僖公薨任先故辭先僖公成風薨在後故辭後成風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不秦人曾與魯與於謂及習泉之盟矣乃歸襚不以葬時至而以此時至亦大非諸侯相弔賀之常矣○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葬曹共公

甲辰 周頃王二年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以來已與國政而四十餘年閒將政多疵而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晉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是報復為事非道之甚也故不稱人而但曰秦以黜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城濮之役子西縊而懸斷王使適至放之至是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亦殺之夫春

臣之法不以亂易亂伍乎逆賊之朝師還[illegible]之臣僕也或廢或興或生或殺惟彼所命耳故雖懷先君再生之恩有討賊復讐之志而仍以其大夫稱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卜君子可不審擇所從哉○吳氏曰商臣弒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贊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弒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諫不遂而身見戮罪人不以其當受經將之誅而以國戮其大夫為文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汪氏曰正月之下不繫王者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家氏曰頃王卽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謂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

觀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卑爵辭而取魯之意深矣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惟麇子逃歸而陳侯不可考蔡則宋鄭之君不列叔皆久其大位而自降為臣僕也故特書蔡侯以皆具常明逆賊之罪○高氏曰楚子者弒父與君之賊將求諸侯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而求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列特書曰決于厥貉次將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

乙巳 周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俱倫反○麇小國近楚

李氏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鄭陳之逃齊魯異矣○家氏曰麇微國也恥從孟諸之田宋鄭分左右孟而不恥楚之伐麇之榮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承筐宋地

王氏曰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取大夫擅之矣○家氏曰郤缺為會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楚強替於從晉春秋亦褒魯也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獲緣斯晉

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傳稱僑如身橫九畝肩見於軾然則身長四丈五尺首長六尺大寸有餘可謂偉矣然李獲身滅種與防風氏同譏賊怙強肆暴者果何為哉

丙午 周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孫氏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其國也莊公八年郕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偪耳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

王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於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爭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西乞術也○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而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

李氏曰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此魯東鄙也二邑遠偪於莒故帥師城之

十有三年 丁未 周頃王五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

太

孔氏曰此周公之廟壞也太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太廟堂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矣氏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新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爲之父則不得爲始祖其廟爲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怠慢久下僭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趙氏曰周公曰太廟禘於太廟是也伯禽曰太室太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桓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於大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與於諸侯也文公不告月不視朔何有宗廟故太室之祀有所不知爲聖人書之所以責文公者重矣○胡氏曰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茅堂胡氏曰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災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故更造而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鄭地

高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魯而就會之故皆曰公會初鄭衛叛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微可待姑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誌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之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十有四年 甲戌 周頃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歲首不書所在之途內地也○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則不書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南鄙之師亦脩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也○季氏曰此即叔仲彭生也叔仲字耳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高氏曰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諸侯僭同盟之禮固已非矣況以大夫主之乎○高氏曰去冬鄭衛皆因公而猜平於晉至是蔡侯之從楚者從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胡氏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於北斗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孳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國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弒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爲越所滅始而應在霸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吳越矣天淩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邾人辭於之不晉書弱克宜之說遲二說相須其義乃備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穀梁子曰是郤克也其曰人何微之也何爲微之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胡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貴于以義弗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曰弗克納也聖人以改過爲大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高氏曰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以後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以見與刑之遂且爲齊歸娶起也○張氏曰特書卒於齊

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歸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之篡弒之禍也○陸氏曰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嘉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讒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故來奔夫君既無道不當受非隨位已皆爲卿則當力諫不從而後去之今還奔他國全身遠害則有之蹈道則未也

今恭四作
商人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楊耻菴曰單伯非元年夏單伯之後蓋世卿也十二年子叔姬信公女此文公女也信在位月久文為世子表生叔姬或元配或媵妾所生皆不可考歸齊舍當在舍來立時故經無書至是舍見弒魯使單伯往聘商人疑與叔姬有謀故羈摩單伯給閉叔姬執君夫人之罪大於執魯使故兩書稱齊人以別之此春秋輕重之權衞也不稱齊叔姬明絡始於魯也魯不能討商人而反致聘閔單伯承命而行其辱閔辱身宜矣○高氏曰齊人誣卑伯以淫子叔姬而並執之不言及者杰苟及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明無是事而重齊人之罪也○愚按稱齊人分惡於有位者也虐鄭國辱君母以逆暴主之惡其罪皆不容誅矣若商人則已正其弒君之罪豈有二頊可如乎

己酉周匡王元年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張氏曰魯不能聲賊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曰為罪土不能奉天討內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華孫懼鄭國諸侯因其閒隙而侵伐之於是不由君命權宜求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以其實不受命於君不可稱君使又其憂國而舉職異於高子屈完特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見其憂國之難乃其職事之所當為者不可以稱命罪之也宋大夫見於經者多矣其官衆者三人又皆在鳴公之世豈非禍亂之際則

節義之士有以顯其名於後與○張氏曰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汪氏曰敖實魯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悲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祀之於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詠之由歸有罪獲赦也○楊耻菴曰人臣弃不可復死猶生也但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故不得不聽其歸哀妾之喪不可不受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敖之喪不可受故不書至為魯諱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何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理之可否皆由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楊耻菴曰大夫不至至自齊諱辱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張氏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人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鄰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而復言入甚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趙氏曰商人大逆無道弒君而執叔姬又執單伯亦可以已矣今甫釋單伯而又伐我西

鄭嗚呼春秋之公義沮喪齊之罪諸侯不討幸也而反怙逆以伐人可勝誅乎微春秋亂臣賊子何懼哉

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胡氏曰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曷爲略之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家氏曰八國討齊之弑君者今以賂釋晉罪幼弱趙盾導以賄也不書晉會諸侯削晉霸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家氏曰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國君志討弑賊亦義之不容已者也況魯拘以弑頃魯文以執辱弱主不能討魯國所當問安公誠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弑君之罪微未能以商人爲戮未足以申大義於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討賊之公義篤婦女之私情書其歎其釋在人所以問姬而病魯也

晉齊侯罪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請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之爲君也然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所忌肆其疾暴凡志息伐晉以諱已故一歲而再侵惡魯而及曹非理溢甚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郛以甚之也。離氏曰歸吾人而伐吾國必有以責賂也曰吾歸爾人而爾不吾賂是以絹兵於魯賂且侵魯備可也曹何負於齊哉徙以曹詒兩朝魯爲魯與國也商人之滔天極矣宜其不旋踵而取禍也

亦以甚之罪背伯與焉耳

庚戌周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世已極矣理人不能爲之瘉也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汪氏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責魯而不盟也特以勢乳魯而責文公之亂至及襄仲納略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傷辱爲恥也。張氏曰商人之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邀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後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然抑何弗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汪氏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行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於天子而自立又不朝於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木本水源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防廢此禮而不行實有興王之心非特急於事神治民而已蓋公性息惰慈體齊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能政遂辭齊而不會子貢欲去告朔之饑羊蓋沿褒之弊以是爲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費者以爲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議其作偷耳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須也諸侯上禀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聞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其事之常耳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子貢有激而然非以爲當廢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齊地

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illegible]

以共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王氏曰此盟魯有所畏而強欲與之盟也然行文請盟則非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爲君可知矣見弒於近習宜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泉臺即莊公所築于郎者。孫氏曰毀者全除之之與墮異也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先君之美也爲之非而毀之足以暴先君之惡也。鄭氏曰魯因妖蛇毀泉臺以誡衆國之有罪矣苟不因妖而毀之亦徒勞百姓之力彰先祖之過而已何益于政治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人謀徙都於阪高蔿賈不可乃出師侵庸七遇皆北庸人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秦人巴人從之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張氏曰庸乘飢饉帥蠻危楚楚一畏從則無以保其國然御笑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夫孰之厚施所以結民心而取國襄夫人助施又將以結鮑心而遂其欲也人者衆辭言賊黨之盛也夫人乃祖母而亦不免於弒逆之罪者國君之位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豈淫姣者所能擅奪乎蕩意諸不得以死節書者君無

道而不能正失致主之忠既出奔而又復歸失隊身之哲斯亦不足錄也已。高氏曰不書葬不討賊也。趙氏曰稱人以弒失賊之辭也

辛亥　周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稱之。愚按經旨凡無上名而稱人者微辭也有主名而稱人者略辭也荀林父孔達公孫寧行楚之伐若高位而行不義亦不足詳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家氏曰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齊商微而日淫蠹魯文卑弱且貪索皆將死之證也商惡貫盈宜及於難

諸侯會于扈

汪氏曰二扈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家氏曰兩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剌晉霸而善其黨逆之罪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霸篡弒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弒君霸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弒之禍接踵於中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盾有無君之心故策逆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哉。愚按凡不惡其事者必誅爲其事者也趙盾之謂矣

秋公至自穀

高氏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苟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高氏曰公已與齊盟而遂復往者故在遂故也

壬子 西周匡王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汪氏曰或謂因隕而薨不能順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辟莫考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知矣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懿公刖歜之父屍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相激怒遂謀弒之投冈官駁若皆大夫士爲之是有位者也然執政者未聞劉之歲之罪則亦與聞乎弒矣故稱齊人以截之○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而稱臣而君之皆三年以爲賊則亦當弗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於太分邑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况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歐賊殺商人而特書齊泰○揚聊巷自商人鄧弒逆之賊但齊人賓人以爲君如是者三年矣以爲君而復殺之故不從討賊之例而曰弒核實以定罪否春狄之義也齊人稱弒而曰執政之罪明罪執政非子商人也萮如此始足以明君父之重而孤亂賊之黨舉凡陽順陰逆以爲後圖者皆不可爲訓而叛其叛逆者即爲叛逆以王因祖拒父以于縱稱者律以此義皆在所不許而未督委質爲乒者則固在人人得討之列況天子諸侯有治亂扶危之責无不得以

竅立之久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也故討齊人即所以討[illegible]君商人則[illegible]以討商人辭退之謂春秋謹嚴者蓋以罪惡爲謹嚴而寬猛之宜本於盡性此游夏所以不能贊一辭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吳氏曰公子遂將殺適立庶而先聘齊以請故託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汪氏曰公子遂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定弒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

子名惡字子赤爲襄仲所弒亟及其弟視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子卒何則不用遇弒不忍言位○陳氏曰惡位未定喪其稱子卒何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危君在弒恒稱于未葬稱子其成之爲在表之居以忍罪罪宣公也○敬齊胡氏曰不書弒斷不言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見矣此聖人外之意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罪罪而尊國臣于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猶其罪不書而亟見矣○家氏曰齊人弒舍而歸叔姬于魯鳴人弒亦而歸出姜亡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宗綱隳猶黜政廢而莫存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爲慨數矣

季孫行父如齊

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弒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適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遂家擅弒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

莒弒其君庶其

按左氏記莒紀公愛季佗而黜太子僕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是則子弒父而稱國可乎○吳氏曰稱國以弒者一國臣民之衆所欲弒也如左氏之言是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閔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之弒君懼亟及禍而來奔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湘川李文炤編輯

宣公 名接一名倭文公子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五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及朞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其見討故結婚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況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弟乎然負弒逆之罪而急於結齊婚以定其位者乃孫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耳○石氏曰翬弒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則爲賊而桓公以爲忠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要齊女爲篡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於逐書以著其罪也於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於齊於宣公始立書遂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母於齊而娶齊女事恃妾以爲姑也絕滅矣理甚矣○汪氏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發著敬嬴之欲速而以姑自居也○趙氏曰書遂以者見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誅敬嬴也所以見妾母專政而娶齊之謀遂與敬嬴同之也○愚按宣公以子遂母敬嬴以安其位而汲汲圖昏母子皆有責焉故稱夫人文稱婦而忘父喪母沒之罪更不待言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高氏曰公既胥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於會蓋春秋時閡君不以其道立苟得與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宣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遂之也○汪氏曰放胥甲者弑夷皐之兆也殺胥童者弑州蒲之兆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

胡氏曰按左氏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乎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因不後致討故曹人以此請首易於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率人類爲禽獸矣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汪氏曰齊惠因歟職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前賂求會駁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庇魯故宣公若臣弹意以固結之也○陳大卜門于亦之弑出姜之歸行道之人皆不忍也殺霸餘乎刎齊出乎叔姬之誣令之死而非克問也魯爲齊弱久矣夫以齊之強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動於惡者也仲遂得臣先如齊蓋討而援之也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即於會皆也行父從如齊蓋嘗而親之也書曰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其辭焉無汲汲之意斯其責齊至矣

公子遂如齊

汪氏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於齊逆謀之終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家氏曰魯桓之弑君鄭不與也魯畏其討以是爲賂故書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出於襄仲事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兩討之蓋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爲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篡又受其賂田以爲已有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矣○黃氏曰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田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於策以見利賂之禍如此其極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弑昭公取賂而還鄭穆公以晉爲不足與遂受盟於楚○家氏曰使鄭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辟於境上問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鮑爲戮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初志今乃與楚侵陳遂侵宋此無名之師非討亂之舉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家氏曰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弑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於爲義然弑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

故春秋不予其救與○張氏曰陳無罪而家伐常救也宋有弒君之罪不常救故畧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

此趙盾移救陳之師以伐鄭也不書趙盾大失不可以殊會也晉人黨賊故激鄭即楚何乃不自反而聲罪以致討乎○張氏曰不討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於僭王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亦非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胡氏曰崇在西北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護已甚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家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redacted]先君之好而秦成合兵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志在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也

晉人宋人伐鄭

家氏曰鄭背華而即楚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取宋賂而輔之以蘇令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則不可也○高氏曰宋怨鄭與楚之侵也後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境外以逐宋之復怨況宋人弒君豈可與之合兵乎

甲寅 周匡王六年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

華元爲宋大臣怠警黨賊鄭國致計惛終不悛衆喪身辱咸其自取故以宋及之○胡氏曰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辭繁贅乎比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擅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家氏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夫之役則不可也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爲宋報鄭是以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趙盾欲據兵權託於伐國實無關心故棐林之役楚囚解揚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鬭椒遇即二爲之辭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賓之甚耶○呂氏曰諸侯之從晉謂晉之可依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爲不足與從楚以侵宋晉乃庇宋以伐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於宋也晉後黨宋以鄭侵一動之非義而與國救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霸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晉侯欲殺趙盾盾與公鬬而出奔其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且謂盾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胡氏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

義絕及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與聞乎故也段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盾乃與甚大夫謀而求外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齊商宋鮑弑君纂國盾爲政不惟不討又爲之定纂竊之位於扈之會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君矣○高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本慾及專國政國不知君靈公不堪故欲殺盾盾觀擊輒內叛提明格鬬無妻臣禮矣堂上之甲力興挑園之攻隨主靈公固在趙氏置綱之內欲無及不得也及其及國非獨解賊不討反使往逆新君則盾之爲弑又誰揜乎○辟氏曰君將殺盾而穿行弑君之事則主弑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刀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令彼使爲從此春秋之義也○汪氏曰司馬昭族誅成濟未全忠殺友恭叔琮等尚不免君子直筆之討況盾使穿逆成公於周以固新君之罷則元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朱子曰左氏見識甚畢云孔子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古使宜著得計聖人作春使而亂臣賊子濯豈反爲之解免耶○劉氏居之免使不免有賊之討與不討而不在境之越與不越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周定王元年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作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胡氏曰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將史册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古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奉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護之○家氏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遠也宣公篡弑逆理亂常持是饗帝故天誰之也○邵子曰此內魯事而哉之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乎

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呂氏曰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大者皆爲公親亦可予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楊耼菴曰允姓之戎本居陸渾在秦晉之西北不知何時遷居於伊洛迺近王都誠周室閔憂也楚子眾有寧周之志當請於王令諸侯而遷之故地今無故而伐之循之無名之師耳雖周彌而不入覲於王則其伐非爲周伐亦可見矣○趙氏曰陸渾在伊洛之間逼近王都楚於陸渾無緣髮之懺非王之兵非疾陸渾也落將槭周非皆躬萊以尊周爲義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而州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首無足怪也

夏楚人侵鄭

惡鄭之即晉也鄭本以晉釋宋賊而從楚求聞楚之討宋賊也何乃罪鄭之即晉哉○胡氏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鄭本以晉靈不若取賂釋賊爲不足與而徙從楚今晉成公初立背階竊賂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故若楚人侵掠諸夏之罪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亦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尚赤衣白衣也地謂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高氏曰武氏之亂非昔人之所致也宋不能安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宜乎○家氏曰宋飽太罪未討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卯所以惡之不

待貶斥而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吳氏曰葬速禮未備也

丙辰　周定王三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郯巳姓子爵太皞後

高氏曰莒鄭相怨而鄭乃魯婚姻之國公爲郯平莒而扶齊以爲重公之兵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肯者心以爲然而欲之也曰莒人見不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揚恥着自平而不肯伐而取邑是得來盡得失而又失者也況止

以不肯而伐取則其失又大矣公之失即郯之失但公雖私郯而平實善道莒之不肯亦不爲無過齊雖因魯及郯然惟以平來不平郯止而伐取不與可謂善矣○王氏曰魯挾強齊以平郯莒假力以爲義也及其不服取向而還假義以爲利也春秋書及以見公之所欲書取以見公貪利之罪

秦伯稻卒

諡共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公子宋欲弒君謀於子家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吳氏曰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似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鄭氏曰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觀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則通國以爲首惡何必孔子歸獄於歸生哉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弒君之罪而制楚興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趙氏曰鄭弒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爲有辭雖楚兵之興志於得鄭非爲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爲辭聖人亦因其辭而權之非與楚也責晉重矣○楊恥菴曰賊無主名罪在執政賊有主名而不討罪在繼世之君非德其立已而死之即畏其國已而谷之不共戴天之謂何而可宴然民上乎雖襄公之罪與與弒有間而楚師實非無名不必問

其爲何而伐也此義行而天下無可逃之賊則亂賊懼而君父安矣羨惡同辭而不別者得失在經可考而知也

丁巳 周定王三年

五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自爲之主故曰來○吳氏曰宣公負篡國之罪何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爲未甚至齊之臣強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爲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爲不義故忍耻忍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強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家氏曰委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

婚且猶不受況於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婚已爲不可而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所以陵暴魯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篡弑得國固不以爲辱魯之宗社重爲之辱矣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

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君猶以爲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館甥之禮宣固無嫌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爲之辱矣○高氏曰于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楚人伐鄭

家氏曰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弑君晉當出師討賊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illegible]討

盾亦賊也豈宥討歸生以自彰乎

晉柄歸於盾成亦無如之何稍動便如高[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矣

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徒營營於救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與

戊午 周定王四年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朞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極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辱君政在趙氏豈能爲鄭討賊然陳鄭毋相視以爲向背賊之不討無以服陳入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楊耻菴曰擅伐大罪也況以弑君之賊而帥師伐人國則晉成不惟失刑且見柄用與弑同科不得以弱見貸矣

夏四月。秋八月螽

高氏曰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爲災不火興於以時書者矣○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爲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己未 周定王五年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家氏曰魯宣因齊得篡不事晉矣晉將有討衛人來告欲魯之預於會也非苦齊大夫脅而求盟是以無譏○汪氏曰宣公倚齊篡國晉爲盟主缺於脩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追

霸者之討蓋於已有慊而欲借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胡氏曰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

大旱

汪氏曰旱之為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季氏曰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宣公以六月為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一名黄父晉地

左氏曰晉侯之立公不朝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汪氏曰忽盟主而不事蝕於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篡立得罪於君必是大惡也晉人畧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逞其私欲帷利之求故罪其慢已以取賂而已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曹成而歸于京師則残正之刑將何所逃耶

八年庚申周定王六年

春公至自會

汪氏曰春秋為尊者諱然冬會而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黄氏曰黑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焉蓋宣為不義不特齊人得以無道加之而晉人亦得以無道加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胡氏曰至黄乃復瘞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其日復事未罪也○杜氏曰遂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遂以疾還非禮也○汪氏曰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句之乃還專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介於義者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

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禮有一祫一祫之說或分享於五廟或合享於太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太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時享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李氏曰不書公子蒙上文也○張氏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羣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而如季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去起呂反

檀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是謂知其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當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罷遇大臣之禮矣○孫氏曰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遂之罪則當為之發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絶也○張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適宣公以其私於巳而愛之生賜之氏今

出使擅返不正其罪喜樂既不以正闕喪常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之不止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嬖事襄仲而屬宣公故以子貴援成風例而稱夫人也○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於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

家氏曰不書及偶晉於狄亦狄晉也○胡氏曰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

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狄以伐之獨不畏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張氏曰地譜上義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舒鳩舒庸舒蓼舒別種非二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識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進久不可俟而知或淡向獨乃其可停柩路次而不行

乎○愚按內事以柔日庚寅而葬是用剛日矣何以卜爲哉○張氏曰孝子事親莫大乎葬禮庶人葬不爲雨止豈國君而獨無備乎冬有母喪明年春即如齊朝會其哀心之微也久矣

城平陽

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强而傷晉霸之不振也

辛酉周定王七年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曰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亦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强凌弱矣

秋取根牟

汪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

八月滕子卒諡昭公○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汪氏曰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扈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為弒君背所立不能致討使陳之役奄然以元怨土兵以外不足以却捎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參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者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庇陳其失亦著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公諡成○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公諡成

魯皆不會葬蓋私憾也可謂以怨廢禮矣○胡氏曰衛成欲為晉致魯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于扈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二國以喪赴皆不會葬此所謂無其事而附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金氏曰宋以柔弱卑屈俛仰晉楚五六年間幸無兵革不能及是時明其政刑強於為善乃乘小國之喪而圍之其為不仁亦甚矣春秋人之者賤之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楊恥菴曰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但身居樞要偈非切巳謹守封疆可也越境救患是亦不可巳乎子道有虧而責人之無王不可也且我可往彼亦可來不得以伐喪罪之矣○汪氏曰五年荀林父救鄭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弒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也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巳死矣故書救以予晉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以告二子二子殺之○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其宮守而殺之者有尊稱之罪矣○汪氏曰洩冶之失在於不能早諫以畜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為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逆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黃氏曰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為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為仁則必不以洩冶為非矣邦無道危行言孫此明哲見幾不生而高尚者之為也若夫有位於朝食君之祿則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為戒以善保身為得哉此非所以為人臣之訓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所以見君殺諫臣未有不喪亡者也觀洩冶見殺而明年靈公殺又明年楚子縣陳可為後世殺諫臣之明戒矣

壬戌　周定王八年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子曰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呂氏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以篤外有朝聘之禮內有婚姻之故思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

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強於此欒氏辨之早也○家氏曰是虛乎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耳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家氏曰天王之喪魯君不奔不賻今也懷輔簒之私恩如齊奔喪事之悖也故備書以貶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出戲言徵舒射殺之夫喪國敗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靈公君臣之謂也但國人不以徵舒為賊而討之毋乃誅其不得已乎孰知彼既不能正家坐視株林之來往徒以一言之戲已而忿慭以動於大惡是王法之所必誅也放直書其名與○楊恥菴曰君父雖惡不可手刃者以身乃君父之身身且非我有又將何物與君少論曲直乎故徵舒於母忌不可逃而於君義不可仕如是而已矣

六月宋師伐滕

宋鮑以篡弒得國宜其視陳鄭逆亂恬不為怪而汲汲於侵小也○李氏曰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偪於強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宣公[illegible]依齊侯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之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其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顛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家氏曰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強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止偏師畏縮不敢犯其鋒惟伺其去釋恨於小國而已蓋晉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弒君盾內有所懾置而不問令郤缺為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帥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蠻荊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霸自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食采於劉為劉康公○汪氏曰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使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很傲乃三揖於定肖之常禮而德色於借擾之微旨也宣公既不知所尊而王亦不能以自尊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汪氏曰宣公篡立而猶稱兵於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霸之不振而強齊為之援故耳不幾頑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於[illegible]之間者乎下書歸父為邾故如齊則魯之為鼠可知矣

大水

家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類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

而書大以變常言也宣以臣弑君以下逐快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為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汪氏曰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歉故君臣相及如齊而猶懼其獲戾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高氏曰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以齊侯著其惡也

饑○楚子伐鄭

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略而不書耳

癸亥　周定王九年

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

張氏曰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齊晉二大國方比致勤於莒伏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楊氏雖執曰陳成在喪盟楚而楚卒入之則徵舒之殺必非以請討而來而陳侯之黨逆惡聲亦可見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凌弱深著齊魯之罪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

胡氏曰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所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失宥皆而養其一措不亦傾乎○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性與狄會舍夏徵舒以遺楚討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莫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即氏曰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私意故曰楚子楚子有欲取之心焉故曰入罪人斯得則然事於入矣其入也何為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孫氏曰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若與楚討也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楚楚能之故陳人與楚討也○胡氏曰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迹之徒矣為善為利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攺過楚雖縣陳而復封陳猶書入陳以於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陳然抑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今乃詭斷於楚詭於討賊復變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然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為楚莊者宜奈何猶徵舒

之宮封洩冶之墓孔寧儀行父於朝誅於陳衆定其君而大其庶幾乎○汪氏曰孔甯儀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請討於楚也其歸不繫陳不使得爲陳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宜納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非納之惡皆見矣○黃氏曰楚子入陳即納孔寧行父則知謀出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武者以內人爲主於內也

甲子 周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胡氏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愚按王降而霸管仲爲之霸降而賊趙盾爲之春秋所以予楚也魏主臨江突厥入塞網目皆書伐豈得已哉

楚子圍鄭

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爲利謀所誘故書圍○李氏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

晉師將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韓獻子以分惡勸師遂濟楚孫叔敖欲還嬖人伍參不可楚子遂次于管以待之趙旃趙旃致師怒楚人王逐之車馳卒奔桓子鼓於中軍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不敗隨季殿其卒而退唐侯爲楚左拒故不[illegible]失位也○張氏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illegible]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莅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明主之大義此行本爲救鄭而鄭已服楚先穀之徒恃強專制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敖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汪氏曰林父身爲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將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率士卒胄矢行而力戰乃鼓於中軍仍爲棄甲曳兵之敗走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諉於誰乎曰胡氏寧曰邲之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爲咎皆任己此亦春秋于統將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衆至之貴勢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護守陳宜竟敗叔國唐六道重發圍淮蔡無功及裴度視師雖辭弘亦與疾曾戰遂擒充濟我宗以九帥夷之師閩○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取之績豈下著明哉○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古大人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援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過夫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趙氏曰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後其君論者以爲賢觀今滅蕭之繇則前日之役陳鄭果真情乎淮固知陳鄭之心未易絕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

汪氏曰新城之同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志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霸業之不振宜矣胡氏曰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趙氏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偕以爲僭而況大夫乎今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蓋循趙盾之轍而不知晉之所以不能得諸侯者盾之故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啟釁於強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家氏曰胡氏謂宋師非義陳爲可恤愚以爲未然楚用詠入陳幾亾人國春秋不與也宋伐楚之與國爲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甯受清丘之盟乃救陳以媚楚謂其救之為義亦不可也

乙丑 周定王十有一年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以脅宋宋人伐陳以挑楚楚固不義而宋人之致寇亦有以招之矣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王是以爲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爲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慝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丙寅 周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人討衛之救陳孔達曰請以我說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誅之不滅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家氏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國患然達爲政而背清丘之盟救陳糾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邲之敗乃晉自取耳不能自反又不能報楚而徒釋憾於鄭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也

宋惟伐陳爲挑發今此使人過而不假道楚之甚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圍宋○家氏曰宋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見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強楚俱可罪也陳大士曰伐末甚也圍巳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其事而輕重自明也必恕鄭而苛宋責晉而寬楚豈春秋之肯哉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丁卯 周定王十有三年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氏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棄蠻荊之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守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禍盻不亦鄙乎○家氏曰楚伐宋於魯無所預而魯人震悸正由宣公篡弒十有五年未有討之者今見楚懲夏徵舒懼而往會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子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董子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内事政而外擅名也○呂氏曰楚之圍宋罷食書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之以見中國之無霸也以見荊楚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於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貴魯宋正以其叛中國而從蠻荊耳罪其貳罰非是春秋豈幸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胡氏曰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子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亦狄未嘗侵掠晉境而恃強衆以滅之其不仁甚矣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

矣拔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illegible]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韓諸市則安反潞子汝紀其政而還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亡乃利狄之士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存狄所以責晉而咎狄也○高氏曰是時楚非共強鬪宋狗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息於憂中國矣○汪氏曰晉景公會狄於僭函而不討陳滅潞氏而不救宋蓋不可以言霸矣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定王之庶兄召伯召戴公毛伯名衛諸侯且不敢專殺況內臣乎○穀梁子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兩下相殺其志何也爲王命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之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黃氏曰按左氏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即札子也威福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新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爲東周之衰亂也○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被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即牟婁

高氏曰魯宣自齊惠之沒事齊稍怠惟公孫歸父兩會齊侯而已公不朝齊也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婚於魯知齊之謀故會陵於無婁爲魯謀而解齊之紛也終宣之世卒不被齊兵者無婁之會有力焉及成公即位而有西鄙之師矣齊侯在穀則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辛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卿歸父而請于

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茂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

初稅畝

公羊子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爾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杜氏曰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黃氏曰古皆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籍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此始矣○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

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纂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又不能歛奢以節國用於是一旦素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文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之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令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

冬蝝生○饑

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illegible]蝝未息冬文生子災重及民也必詳志之如[illegible]以者急民帑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illegible]之歲螽蝝而遠至於饑者宜公為國務華去[illegible]則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昭遣之末而不[illegible]救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illegible]戒饑亦無以振業貸乏矣經所以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不可不敦本也

戊周定王十 辰有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大豈仁人之所忍為楚人國宋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馬腹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薛氏曰欑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李堯俞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宜王之所為于乎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王之盛既不可得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惜○謝枋得曰書不恭也成周東都也兩廳可射謂之榭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故稱宣榭祖宗之遺澤存焉今火故書○黃氏曰臺

望氛祲榭講軍實底周之地有宣榭者與蓋之遺跡也宜上承厲王之後積勢衰弱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興王之跡泯矣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

秋郯伯姬來歸

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若其變也○汪氏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有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譏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若與出之首其罪皆著矣

出之者恐未可罪婦人不肖不

可教訓當若之何曾子亦嘗以甚矣

冬大有年

水旱螽蝝不絕於書而忽獲有年本之也亦以憫之耳不爾則人類滅矣

己巳周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葬而不月其畧在內而不謹於邦交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

五國同盟懼楚而謀齊也○汪氏曰魯衛曹邾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遂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爲同謀伐齊可知矣蓋戰而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汪氏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爲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穀梁子曰其日公弟叔肸賢之也何賢也宣弒而非之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所以取貴於春秋○胡氏曰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庚午周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汪氏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特其強大侵累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霸業始則君夲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肆合境之兵偕三國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公伐杞

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桓公魯出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名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蓋以宣爲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械之故躬擐甲胄以伐杞君子不以杞被伐爲不幸適所以彰杞桓公之義也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楊趾華曰陰殺曰刺殺殺曰戕此蓋邾子使人卒殺鄫子於其國內獲之而知其爲邾人雖復殺之不足書矣盜者天子所不治而邾子之惡不可掩故不稱盜而稱邾人核實之辭也然鄫之執政失防亦於此可見矣○汪氏曰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累世也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鄫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耳諸莊

甲戌楚子旅卒王

公羊子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坊記曰春秋不稱吳楚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之蠻荊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爲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相與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公孫歸父如晉

襄仲之事行父使於齊納賂是與聞乎故夾今但因歸父爲君謀去三家特偕殺適立庶逐之耳

家氏曰歸父爲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川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譏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豈當卿之所須戕宜其謀之不遂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

遂奔齊笙魯地

公薨季文子言襄仲殺適立庶而欲逐其子臧宣叔以爲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然竟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沮括髮即位而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劉氏曰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慼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轂梁子云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其父也得經意矣。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讐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逆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張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纂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役誰乜春秋書之所以致亂敗之討垂將來之戒云。高氏曰人臣之正文命而出君薨備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罪聽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及魯境遂即奔則有惡於新君矣又曰先君未殯而逐其上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禮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

春秋集傳卷之七

湘川李文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 周定王十七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啖氏曰二月今之十一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胡氏曰無冰者常燠也此政事舒緩綱紀縱弛之象

三月作丘甲

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地方八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重車三乘餘丁二十五人半十二頭蓋六十四井私田之夫五百一十二家所出也今令之丘出一甲則一甸有甲上四人步卒百人而餘丁馬牛轄重亦皆增四分之一且長截之法一人御二人騶不容增甲勢必有截此補彼之擾故書日作言不宜作也。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乍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高氏曰許葛爲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以汲汲爲求爲此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陸氏曰淳聞於師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與戎爲敵此被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

以自敗爲文所以深譏之○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裔迺敵戎以致敗豈不同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於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成而得見矣○愚按凡言敗其於其地者未陳而詐勝之也其師敗績若自陳而不能敵之也王者至尊無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績焉

冬十月

壬申 周定王十有八年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曰其人而敗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與晉爲敵好戰而不度力頃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張氏曰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程[redacted]曰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辱國害民罪莫大焉衛侯使之戰而致敗亦罪也齊侯侵虐鄰國雖得勝於一時後來鞌之敗績亦罪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初魯晉衛曹之卿聘於齊或禿或眇或跛或僂齊侯使貌同者迓客其母蕭同叔子竊而笑之此魯所以起傾國之師會諸侯之卿以報執政之忿也魯舊有三軍今作丘甲而增一軍故四卿並將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所不恤矣夫齊侯以禮敝侮招伐罪固無所逃然諸國大夫未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抑何報復之已甚乎春秋無義戰而忿兵之極莫過於此役故以四國及之○陳氏曰凡師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師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師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令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四國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趙氏曰鞌之戰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啓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敗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如師將以賂免諸大夫乃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利戎車且以蕭同叔子爲質而洩其見笑之憾故國佐不可而去乃追及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而與之盟春秋惡盟誓而要盟之追莫過於此役故仍以四國及之○張氏曰郤克挾上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以理折之其氣遂[illegible]曰齊侯[illegible]非

[illegible]斂服之心[illegible]在晉齊不衛已而服也○吳氏曰晉師所敗於齊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偪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者奚以異乎○杜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荊楚而首伐衛喪是援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於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

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懟未及息遽爲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昔其恢華即荊以望國之君而辰於楚公子爵之辱也自楚人借王其公子亦僭稱王子久矣令書楚公子春秋草之也○季氏曰成公以周公之商諸夏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何以善其後哉○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爲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從會嬰齊書嬰齊之各氏見其挾裘威魯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吳氏曰楚人即公子嬰齊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爲楚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也○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也李氏曰合此一年之事以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微楚之害大矣又日楚專主諸憂之盟莫甚於此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楚靈之求諸侯於晉皆蜀之役啓之也

三年（癸酉　周定王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楊駝菴曰宋衛在喪擅伐失而又失者也盟其小者耳○汪氏曰左傳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鄭敗諸侯也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廟謂之新宮者初入主之辭猶禰位而謂之新君履端而謂之新歲也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既禫而主歸廟乃忽遇災則不恭之罪有不免矣三日哭者理之宜情之稱也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居則三日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道也○家氏曰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焚先人之廬譜三日哭今主始入廟而廟爲火所焚人子之痛切爲甚而謂之不今禮失春秋所書之自矣○高氏曰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也

乙亥葬宋文公

胡氏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速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後無知之人耳泰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於晉

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爲霸國之私惠而朝聘之見魯之不振也○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見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爲取田而往拜賜於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是以惡鄭也○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暴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不量力也

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氏曰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說役日益重矣棘所以不願爲之氓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晉文公奔狄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納之公子則廧咎如別其一種非赤狄餘黨也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反咎古刀反

此赤狄之別種也晉滅潞氏甲氏及留吁其餘黨散入其地欲盡殄絕之非仁人之心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言及荀蓋使大夫盟之也言聘復言盟嫌其生事也若果相信何借於盟苟或未然辭之何益藉聘而尋盟大夫之私也○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專意事楚一歲而再伐許甚矣○陳氏曰楚之霸鄭人爲之也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荆患矣

甲戌

周定王二十年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文仲子○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家氏曰此西鄆也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之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也○家氏曰父所爲義已繼之爲者父挾兆之援陵暴小國蔑再用師其子繼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爲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

乙亥周定王二十有一年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吳氏曰昔二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伯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仲孫蔑如宋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適於晉令遽與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邦交者固如是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 穀齊地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絳人謂之曰國君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胡氏曰梁山韓國之鎮後爲晉所滅而夫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若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絳人之語於禮文

脩矣古之遇變興而外爲此文若仍恐懼脩省之心生於內若成湯以六事自責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則身修行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薛氏曰天王崩而爲盟會無王之甚也○李氏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杜氏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以強弱爲大小也

丙子周簡王元年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胡氏曰立武宮非禮也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武公至是歷十一世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高氏曰武公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諡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爲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矣作之由

取鄟 音專 胡氏曰鄟微國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家氏曰去年冬宋與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從之前日楚莊□□歴三時之久國幾斃而不能救今宋人辭令而侵之至再晉景昏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春秋勝書魯衛二侵責背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氏曰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兵戎有國之大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楊耻菴曰摣兵伐喪大罪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奔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七年（丁丑 周簡王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爲鼷所食蓋將祭之犧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而制之○劉子政曰鼠小蟲性竊盜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乃竊盜之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告

之也

吳伐郯

吳姬姓子爵仲雍後郯己姓太皡後

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稱王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吳兵始及上國矣○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項氏曰楚初主盟於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杜氏曰間有事故書不郊○高氏曰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家氏曰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吳得之可

以封楚也

冬大雩

酉戌之月猶雩而故書

衛孫林父出奔晉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返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家氏曰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稱兵犯上逐其君更立所善之公子卒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晉實為之也

八年 戊寅周簡王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汪氏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胡氏曰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誅止皆罪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宋敵的遂以歸齊而不能保其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敝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杜氏曰因聘而逆○吳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非禮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家氏曰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此媒氏之事而遣命卿魯既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以聘行兩書宋使譏也○汪氏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成公之妹也○孫氏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不預外事其行事不聞見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耳伯姬傅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春秋淫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賢之故詳其始終以見意焉納幣致女三國來媵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何如也公羊以為錄伯姬最為得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初晉趙嬰通於莊姬原屏逐之莊姬譖於晉侯謂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同括而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汪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而追論趙盾弒君之罪觀鄭人斲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牴牾亦且難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劉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若其世世相襲袞不發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愚

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故公無功而加命則恩之過矣故特稱天子以別之亦通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家氏曰不能制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若晉之罪所以貶也○高氏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為政於天下哉

衛人來媵

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衆女與非嫡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閒也

九年

己卯　周簡王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illegible]出妻固與廟絕不能復反是以郯氏謂出歸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

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公母不同矣○胡氏曰夷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於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張氏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返汶陽田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晉人當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伯使伯蠲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

罪晉而人之也○胡氏曰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為夫皆荊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鄆莒別邑渠丘潰不書若以國都為重也繼書入鄆者國破君奔別邑而又入之著陵暴之無已也○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咢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共則執其君以伐之莒赦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胡氏曰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人遂入鄆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秦人白狄伐晉

胡氏曰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況與白狄共焉不亦甚乎○楊趾菴曰前晉以白狄伐秦今秦即以白狄伐晉所謂自作自受也

鄭人圍許

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兵復怨此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薛氏曰中城者郛之內而宮中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謂之外民也○汪

氏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脩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自守其能保乎

庚辰 周簡王五年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又使衛侵之覇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吳氏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立髡頑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高氏曰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齊人來媵

傳稱媵必同姓然寡姓之國何以給之觀齊人以姜姓而媵伯姬則媵不必同姓可見○家氏曰自入春秋內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侯慕之媵晉晉之大急其勢而樂以女為媵卑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楊趾菴曰歸期定而後媵來與婦偕行多寡遲速皆譏也今衛失之速晉失之遲齊失之踰數詳書而分責之五國同受其咎矣又曰如是則三媵十二女矣

晉侯也葬而使大夫行

蓋會以宋為王者之後而不知禮不可同於王者遲速又不足道矣

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

胡氏曰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

冬十月

辛巳 周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聘禮於魯何乎

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犫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也欲藏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執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犫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於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耻也惟郤犫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旨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者皆魯之耻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許氏曰魯蓋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者與

冬十月

壬午 周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周公名楚

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為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於諸侯之國是自絕於周故書出以為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後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藏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趙氏曰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昇黨惟上所令未聞有罪而奔然自奔也王之所弃天下同弃之大則討之以敵王所慎小則執之以歸於何人未聞黜於周而保於晉也周室不綱晉為逋逃主暱比罪人以抗下子其罪何可勝誅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劉氏曰據左氏則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不足信也○呂氏曰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耳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五月會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

劉氏曰春秋於狄未有言戰者蓋中國可數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狄不可與言禮義其來為罷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譎焉○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癸未 周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驟不出於王命然擅施討罪為中國衆所稱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衆事不公自毀霸體也

三月公如京師

氐氏曰公朝於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王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辭常朝聘於鄰國之文稱如而已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做辭也大諸侯擅與兵而大會於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家氏曰書如京師自京師錄其稍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示柔王命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春秋存周之意也劉康公成肅公皆行不書晉與秦私鬭上公不當與俱不書劉成義在此乎○陳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畧之也自秋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畧之故戰于桑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見詳焉耳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己卯

[illegible]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乙師知伐秦偶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過也次　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爲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辭微而顯非聖人孰能脩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　甲申周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

徐邈曰葬稱謚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復之○高氏曰晉受衛國甫逃罪戾之臣又強難之故書自晉歸○趙氏曰林父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敵治已則辟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佼卒至於數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故吾以爲春秋責晉爲尤重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氏曰鄭逼許楚　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鬥　夏一道人理盡矣

後仲遂亦未可知

九月僑如以夫　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冢以文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也大夫而以夫人至則不親迎之失著矣○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辭也○趙氏曰書氏傳寫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諡桓公

乙酉 周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孫歸父奔齊魯使其弟嬰齊後之○李氏曰以仲遂生而嬰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爲旅無可矣○劉氏曰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出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非正也古者蓋一昭一穆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霸討也何以爲霸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於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爲霸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歸○張氏曰春秋爵廣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拚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令諸侯然後盟之乃書善也觀曹人請於晉日若有罪則召列於會矢由一衆指之不當遂開釋姦之[illegible]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共音恭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李氏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爲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

楚地

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吳盛而中國之衰也○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之耳

許遷于葉

高氏曰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

丙戌 周簡王十有一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氷

朱子曰上溫[illegible]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氷○高氏[illegible]六[illegible]水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

莒丘之禍之兆

衆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耳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公諡文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及戰呂錡射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稱爵傷其躬也鄭稱師喪其衆也君傷不言師敗上下之體不以楚而縻之也○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遠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亦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頵橫行列國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甫邲之敗楚之凌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依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爲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内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伯不服聽譏諸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能覇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汪氏曰楚審將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公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死蓋亦僞耳嬰齊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鬪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所以著楚君大臣之罪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沙隨宋地

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

公至自會

楊氏曰伐重於會故雖以伐出而實未與伐不可以伐至會輕於伐故雖未與會而實已赴會不妨以會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前此王臣與會王師不行故劉子成子會伐秦不書至是王臣始與伐而六軍之衆皆爲覇主之所攝蓋勝秦勝楚之後氣驕而陵上也○家氏曰桓文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厲用師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而兩年之間三伐鄭尹單齊走轍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也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也

曹伯歸自京師

稱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愚按負芻殺世子不書於經故揚耻菴疑曹伯之無辜或者以爲世子疾卒而負芻即擅立忿爭者諸之盟主而以弑加之徐而土朝察其非實也斯釋之矣不然則大逆何以不名而子臧黨賊而不請討父烏得爲賢乎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宣伯使告郤犨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舍者眞也○劉氏曰執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於苕丘焉此春秋別嫌明

微愼用獄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子叔聲伯謂郤犨曰蔑與行父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亦謂欒武子以季孫爲忠乃許魯平赦季孫而盟之○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刺七賜反

戰於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然鉏尚幼故公歸而止刺偃寘穆姜於東宮○高氏曰大夫執則至行父不至者公待行父皆歸焉舉公以爲重也○吳氏曰偃雖爲穆姜所譖然不過有公使從已耳未見姜眞有驕之之誅而僅寘有令將之心也令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巳則偃雖眞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發乎

丁亥周簡王十有二年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世爲卿士莘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貧以爲亂而巳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鮑牽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夫人怒國子拒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刖鮑牽而逐無咎奔莒○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惟○奔其世臣以長禍亂悲夫惟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爲不納君也○劉氏曰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誅國丌君以致疑門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吳氏曰九月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但用其禮爲故日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李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覇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力之反 脤市軫反

李氏曰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爲十一月十五日故杜氏以爲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論定

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等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及溫季於車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不忍矯出奔胥童爲卿○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爲大夫則其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倖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東夷偃姓

戊子 周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弑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益孔父忠於殤公若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導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家氏曰三郤之死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爲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錄則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繫其君而書死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使程滑弑之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公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遂弑之故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愚殺晉人二年之間殺四大夫弑一君而皆稱國所以著人情之同也三郤怙勢歛怨人所忌嫉厲公君臣因衆怨而弑之胥童邪佞逆君人所忿憾書偃二卿因衆怒而殺之故皆稱國以殺所以爲人臣之戒也厲公無道夷戮世臣舉國不服故稱國以弑所以爲人君之戒也抑又以見權臣擅國則百官萬姓莫非其黨以正道討之尚不免高貴卿公之禍而兄以無道行之其能無反噬之悔乎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亦可畏矣哉他日中行偃夢厲公以戈斷其首正如沱行夢齊和帝以刀斷其舌也此心之[illegible]皎如日月焉可欺乎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弱弁盧及崔杼爰克圍之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使之甲申晦使士華免殺之張氏曰國佐叔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變兄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智又下魯成數等矣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首惡故不書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等孫氏曰比楚鄭聞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劉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胡氏曰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已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李氏曰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霸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

汪氏曰書楚鄭侵宋而不日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朾他丁反虛朾宋地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卷之八

湘川李文炤編輯

襄公

名午，成公子。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己丑　周簡王十有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胡氏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當爲繫之宋。楚不得而取之，魚石不得而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災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李氏曰：魚石倚楚爲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侯討之，可謂急於爲義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

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使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趙氏曰：晉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書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俾撼於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楊耻菴曰：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聞天子崩則發。又童子侯不朝，而喪事尚質，聞天子之喪則必崩。今三國之朝聘，有不聞天王之崩者矣，但是後不聞有奔喪之事，而襄公雖幼，能受朝聘，而獨不能奔喪，何[illegible]以觀其失與，可見矣。

庚寅　周靈王元年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

高氏曰：不書葬，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予之，則若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自見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齊，諡也。三月而葬，速也。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諸侯之大夫尊，合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城虎牢

虎牢者鄭巖邑也自平王東遷鄭武公爲卿士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悅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爲中國之輕重也是必城郭頗毀池隍湮蕪孟獻子獨知其爲中國之要領故獻策於知武子而請城之未嘗強戰爭奪故不書取而不繫之鄭也既城之後則屹然扼鄭之坑而拊其背鄭安得不終服乎是故楚丘不繫衛緣陵不繫杞虎牢不繫鄭皆自野外而創建之之辭也○汪氏曰當悼公之霸近楚之列國若陳若蔡若許已服役於楚表於爲縣而鄭以王室懿親蔑内大國亦屈而從楚苟非扼虎牢之險以制其弃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來蹂躪北方之境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嬰齊壬夫與申三人者執楚之政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已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辛卯周靈王二年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並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公如晉

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家氏曰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魯君童稚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晉地

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平丘及此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責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讓分之美見矣○季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繫重之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趙氏曰悼公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戶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其正與蕭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背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後自及其盟則袁僑實亢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而僑無亢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之賢也○陳氏日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詆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爲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脩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兵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覬模欲速貪其近陳不能保也

四年 壬辰 周靈王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襄公名午孔子作春秋在哀公時曷不諱其臯考之名午乎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故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一也若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過於禮者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适葬禮畧也

文子意自是乃畏人言卒從非禮奈何

冬公如晉

公有母喪復如晉朝非禮也然公是時方七歲耳雖魯執政之失輔而晉之勤勞諸侯亦至矣

陳人圍頓

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與蔡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虞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怨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 癸巳 周靈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求盟之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劉氏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爲附庸以自定鄫屬於魯爲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吳地

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方所屈此二大夫會吳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鄢陵敗後而連殺三大夫遷怒之甚也仕暴君之朝者可以省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

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則魯人之二三其德可知以其微弱故序吳之下也○程子曰吳來會非爲主也○石氏曰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家氏曰戍苟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足又以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杜氏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會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救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而陳而弗楚與之可也○李氏曰范宣子晏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同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則皆之揣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周靈王五年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謗子蕩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遂逐之亦逐子蕩○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

李氏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覲鄫世子巫於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鄫事之本末也○趙氏曰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戒鄫今臧爲附庸後魯取鄫故復書取也○愚按春秋之世滅人之國恒喻其祀致以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予抑何飾詐之甚也今有盜焉入室盧逐主人而飲食以娛其廟老彼宵嘗之否邪天子崩諸侯薨祝取朝主而藏之爲其哀傷也而況於滅亡乎曰然則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者非與曰此謂古昔之先民不謂當前之仇敵也神道豈遠於人情哉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後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亦姜姓而齊侯不名故知滅同姓名之說誤也

乙未周靈王六年

七年

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汪氏曰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胡氏曰費季氏邑也南遺為費宰叔孫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墮霸堅永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蒯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始哉○家氏曰季孫行父身死于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蠡。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鄬鄭地

高氏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後有志於懷楚而楚先圖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遂為之合諸侯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反

將見諸侯而先以疾卒書之以著其棄蠻從華之志也鄭雖境內而志已往會矣傳皆以為大夫弒之為中國諱故書卒然則中國乃亂臣賊子之藪乎○吳甯函曰於如會見鄭伯從皆志於未見諸侯見諸大夫因而從楚其傷鄭伯而惡諸大夫之意亦可識矣曷嘗鄭伯實被弒而聖人反為之變文以沒其跡而逸其賊也

陳侯逃歸

慶虎慶寅通謀於楚使執公子黃而將改立君陳侯所以逃歸也當時之大夫縱橫如此而陳侯之棄德背信不能自立亦可見矣

丙申周靈王七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從於晉此子國子耳之謀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衛地即故邢國

胡氏曰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毋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李氏曰論其事則之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罪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皆春秋之深意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高氏曰鄫田故屬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鄫遂屬於莒矣○王氏曰見莒子之強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王氏然曰家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為奸齊盟大矣而弱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以其子後鄫為滅鄫耶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書則賊以禮法自守而視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

子敎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丁酉 周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成公母成十六年爲僑如故徙居東宮○愚按穆姜筮得艮之隨而推元亨利貞之義孔子取之以入文言固非無知者然以國母之尊而比暱臣下自取幽辱抑何其無恥哉知之非艱行之爲艱固學人之切戒而聖人之道大德宏不以人廢言亦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奇宜反鄭地

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荀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乃許鄭成○胡氏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汪氏曰書楚子者罪君自將恃强凌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戊戌 周靈王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瘍疥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卓氏曰合十二國以會壽夢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據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制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挹鄭咽喉自戲盟之役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豈獨以相會吳之故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

汪氏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誅滅偪陽而通吳也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障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陳氏曰以偪陽子歸不書宥偪陽子也以爲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二國之衆而遂滅偪陽於偪陽子何譏焉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霸主樓諸侯之衛也○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至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尊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胡氏曰鄭公子騑當賊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於朝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弱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獲實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陳氏曰以聽者而一○鼓三卿鄭之失刑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國柄甚者陪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勢列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袪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答故公子賴者罪人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誅是從惡穆而不可捨鄭本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悛下恭而致冠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前此城虎牢與鄭平而還之今此鄭復與楚平故遣戍以偪之不序諸侯者據魯而言以虎牢繫鄭者明己復爲鄭之邑也○汪氏曰陳巳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者其人心不協保陳不於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擅地利以務鄭而及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爲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爲不善而下善楚救鄭則中國爲有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焉

公至自伐鄭

己亥 周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每卒一乘法用百人大國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甲士三下步卒七萬二千餘丁二萬五千然蓋用之是乘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二萬七千五百人周公封魯本爲大國當有三乘然千乘地之祿公家取之以于臣下而其民皆屬之公以足三軍之數若有侵伐諸鄉更帥以出車舉將歸於朝車後於向甲敵於丘卒還於邑故大夫無藏甲春秋以來齊晉崩國皆更軍制列國雖尤魯作兵甲四鄭並將非後三軍之舊矣故今後作之尊軍分爲先兄子第之四等季氏蓋取四分叔氏取四之半而以半歸公孟氏止取半之十而以三分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公家得五而三家得七也名雖是而寬則非矣撤勿半而竊國賦其罪可勝誅哉故不曰復而曰作請擅

兵之始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杜氏曰欲以致諸侯○鄭氏曰鄭諸大夫既知楚弱於晉即當勇於從晉乃妄與大衆侵杞大國莠一喪師殘國將如之何春秋書之見鄭之無謀而罪其大夫之過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

亳之盟其載書稱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則知同盟爲儕方明之禮明矣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胡氏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既盟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蕭魚鄭地

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晉悼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之強從不若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公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至悼公三伐終以會至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爲譏也○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趙氏曰稱行人將使命於楚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鄭行人何傷哉適足以張楚之虐而昭鄭人之誠也

冬秦人伐晉

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家氏曰晉爲秦所敗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而救鄭也

十有二年

庚子周靈王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胡氏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怨季孫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於持盈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辛丑周靈王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邿音詩 高氏曰邿小國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書滅者內大惡故諱其辭也。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其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謚共王。冬城防 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畏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

壬寅周靈王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 胡氏曰佚肆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盖所失之卿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高氏曰吳求任向諸侯之大夫仕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

敵加然耳。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境使六卿率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欒黶先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高氏曰春夏興師頻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孫林父寗殖逐之也按林父嘗奔晉衛定公如晉晉侯使見之而不可乃強納之使與衛

衎不名者衆罪

政夫以先君所惡之人則少主必無相容之理飲酒而使工歌巧言之卒章其惡之也至矣與盟則不從而使臣見殺出奔則殺追而公徒敗績春秋以來之強臣未有若林父之惡者聖人所不忍言故以自奔為文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然獻公不能修德以服其心不刑以討其惡先發以弭其姦而禍機未沮恐懼遺奔則輕棄社稷之罪亦不得辭矣。王氏曰案春秋惟弑君書某弑其君至於君為其下所逐止書出奔而已胡氏謂舊史書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詞也臣子施於君父而史官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殺之言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故絕

而爲孫臣所逐耳

其兩君之辭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繫國而行不名共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剽稱侯稱子皆譏之實也稱侯者繫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汪氏曰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衛地孫林父邑

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爲剽主抑君而臣是助且書於策則皆大夫之黨林父罪惡與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獻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家氏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姓無役不從今爲其臣所逐晉嘗會諸侯納衛君誅孫寗以伸翦討

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爲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於戚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爲悼公末年急於政事識於其臣而不之省也○季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曾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喪矣苟僵本弒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迷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癸卯 周靈王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戌音夕○劉魯地

許氏曰不盟於國而盟於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周之官師也○胡氏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予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輕天下之毋矣然則何使卿從逆公監之禮也春秋許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魯地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巳不足以當激故書公救成至遇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

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幸爲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者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貳於晉屬於齊而黨於邾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得霸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後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齊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迴頗却慮之謀綢輕遲勒決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興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門弟之漸使

得鄭而不能捨失陳之責能馮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不然悼公之罰過於桓文矣。季氏曰晉悼召集諸侯則性示謙德經營列國則惟務息民可謂有君子之資矣但以孫林父之懷姦而不能正齊靈公之兆霸而不能騎邦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治亦殊矣、敬齋胡氏曰春秋之時霸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晉悼然桓公之才大晉文公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為之何如曰使聖人為之必卒諸侯以衛執度輔昇王室朝貢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階王之吳楚譚弦江黃必不見滅信義旣孚盟歃必不屢用仁恩旣洽陳鄭必不有叛荊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則奉命而行所以贊時王以與役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文擾天子之權以濟已之私也

甲辰周靈王十有五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鄭氏曰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背禮莫斯為甚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闃反、溴水名

晉平主會晉怠衰也衛剽稱侯篡寘逆也齊高厚不義晉之助臣逐君是以逃歸然諸大夫本欲盟高厚而彼已不與故遂自相盟焉。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矜無弱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皆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之。楊耻菴曰諸侯之盟會所以弱天子大夫之盟會所以弱諸

侯然諸侯弱而天子未必強大夫強而天子益弱故以亂易亂非春秋之志而愈趨愈下則仲尼之變也凡盟會內與必書及文十五十七年不書公又則知公不與此不書內大夫及而公在會則知非內大夫不與也雖澤諸侯既盟大夫又盟故槩之諸侯以見權分於大夫此諸侯會而大夫盟於但稱大夫以見信不在諸侯于宋諸侯不出而大夫會則驁於國而實不知有君是並無諸侯矣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高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家氏曰莒邾侵魯晉為執之莒邾信有罪矣魯之滅邾何獨無討而晉滅偏陽不當自反乎莒邾力屈而心未服況不歸京師是無王也故書人以貶晉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帥不先諸侯先國君也稱宋人蓋微者。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愚謂齊果爭霸當伐衛而納其君戮其叛臣則晉人何件而與之抗乃汲汲伐魯何為者哉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高氏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乙巳周靈王十有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蓋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於曹重丘人閉門而詬其父逐君之罪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汪氏曰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盡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東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幽其妻而求大璧國人逐之○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子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況何之會所以復執也

丙午周靈王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脩方伯之義矣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霸者之討固若是乎○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者有其一不得為霸討況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殺夫晉人助臣逐君不足以為盟主故齊人無所忌憚數伐隣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然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適足以致諸侯之怒

而動天下之兵耳故書曰同圍齊言四鄰共忿不得歸咎於霸主之摟伐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薛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閒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丁未周靈王十有八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齊地

杜氏曰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孫氏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許氏曰執之舍之削取其田不以王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不忌如此罰令之不足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歸擇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齊西汶陽之取而恃弱威以強取明矣糸肆強奪邾失漷水田而疾其异我相繼來弁邾自是哀亂矣○劉氏曰取邾田自漷水何非所取也漷水非所自也務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州昔魯之惡又其爲交議之○鄭氏曰傳稱聽我阻蒸魯人以正疆爲名而安取邾田也設其疆田之說正其取田之罪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衛獻公在齊林父伐之亂賊肆行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傳稱晉欒魴帥師從之則晉亦亂賊之黨耳尚得謂之盟主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家氏曰齊靈廢嫡齊光篡父其所從來由高厚賁其君伐本樹葉已爲之傳崔杼陰謀更深輔先以篡殺厚而兼其室復弒光以媚於晉亂臣賊子東失爲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而覆其族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氏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若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己至齊地則進退任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肯故知善之也家氏曰墠帷反命未出疆之禮及殺則境外非侯命之地書乃還善之也○陳大士曰春秋之大夫猶有義衆焉納撓晉於邾而弗克納也侵齊之役士匄聞喪引還思動芬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此易及乎則胡宋襄之伐齊喪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文伯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高厚嘗逃湨梁之盟嘗伐魯而圍防齊欲新結好於諸侯故歸罪於厚而殺之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屢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辭言之可謂若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胡氏曰初盜殺鄭三卿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詩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焉焉故稱國以殺而卜去其宮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本衛地屬晉○

城武城

汪氏曰君弱臣情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後患於鄰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戊申周靈王十有九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于向

高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獨與。愚按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今速乃反父之所行如此聖人獨取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爲孝故曰仲尼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澶淵衛地

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於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而昧道矣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季氏曰莊子父喪甫逾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爲善政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從而見殺。高氏曰燮蓋嘗爲鄉所獲者欲合諸侯而從中國正也追念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爲罪也。家氏曰履燮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荊楚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愬黃於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故出奔。程氏曰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絕矣。家氏曰黃不奔他國而奔楚甘於從荊書奔楚亦所以貶。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大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一國之大而不能容一弟也已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李氏曰魯之報齊[illegible]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

己酉周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也。薛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上氏曰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黃氏曰春秋三叛臣與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藪者惟季氏與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昔殺州同於欒氏爲徵得毋報施然耶

欒盈之母與其老州賓通懼討而愬其子於范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而逐之。劉氏曰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illegible]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治閑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則悔不亦宜乎。汪氏曰士鞅之言曰欒黶汰虐已甚而盈文自言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於惡有自來矣不然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遽罹於罪乎。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後有作亂之志故恃奔於楚以楚強大令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黃氏曰欒書弒君而免於討黶汰而以內亂也其家盈鯫非其罪而恐積有自來矣

論月行非是謂神明變化者得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吳有函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而其行又疾則其勢或猛或平亦間有之故月常有不當見而見者晦見謂之朓朔見謂之朓無非為其行之疾耳安知此非月行之疾不循常度而致然乎必欲以此為必無之事是以天為錢板律令而絕無神明變化之用矣

是歲孔子生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音壬

許氏曰欒盈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逞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王氏曰按欒盈奔楚楚非晉之令所能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來入故預約諸國使皆不容其殊跡所向以杜其還耳

庚戌 周靈王二十有一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

叔老卒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胡氏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境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令晉侯念欒氏世動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咎能利國家雖重幣晉濟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者令尹子南也初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國[illegible]患之王討殺子南

釁觀起於四境大臣昵近小人所謂辟則為天下僇者可不戒哉

辛亥周靈王二十有二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家氏曰魯受邾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汪氏曰公子黃之奔為愬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楚蓋臧於權臣而將為二慶與黃和解之耳屈建之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逼於兵殺二慶以說於楚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若陳侯之無能為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書自楚者罪其奔藝荆之國復藉其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矣○季氏曰自楚者因楚力也自此當用國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乘公門[illegible]以率卒欒氏退殺欒[illegible]氏曰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illegible]入於晉入於曲沃者明欒盈犯君當誅[illegible]大夫納之當坐○藴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杜氏曰曲沃欒氏邑也然則晉為不言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胡氏曰欒氏晉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孫之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大棄欒氏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鞅之苞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也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族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氏曰其書遂何齊侯伐盟主也自衰晉以來齊再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東萊云上書欒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盈之為齊所納可知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

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乃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齊不克救豹罪大矣○藺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拔之次特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

己卯仲孫速卒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衰政歸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乎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

其流弊可勝言哉
桓微矣作偏之禍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杜氏曰季武子廢長子公彌而立悼子孟孫之御騶豐點亦廢孟氏長子秩而立羯以與公彌共讐臧氏孟氏告臧孫為亂季孫命攻之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孔子曰有臧武仲之智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杜氏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偪恥菴曰入以不書以防本武仲私邑而求後又為美名論心則有可誅而紀實則無可據聖人乎先欽恤之血於此亦可見矣

晉人殺欒盈

李氏曰稱人而不稱大夫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而掩之則盜賊之為耳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也○汪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率三軍之衆輕行襲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

子卜 周靈王二十有三年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高氏曰叔孫豹救晉無功故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加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家氏曰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月朔連書日食疏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愚按謂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衛地○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汪氏曰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鄭伯在會而楚子帥諸侯之師以攻鄭諸侯是以去齊而救鄭然而不果救不及事晉霸之衰亦可知矣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公至自會

汪氏曰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鄭此可以觀蠻與諸夏之得失矣師克在和不在衆豈不信哉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其後在楚爲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癸丑周靈王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怨遂以宣淫之故弑之

。胡氏曰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嬖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逆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弗逮也雖從身不僨貴安得以死節許之哉□彙纂云莊公之禍晏嬰因早知之矣及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爲豈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貪生忘義名皆得藉口以爲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逢之聖人許其請晏嬰齊之公族世爲因卿與亂賊亟立於朝而不閒有討賊之謀其負慙多矣。陳氏曰宋萬魯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爲佚賊也齊討君之讐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弑君假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誅于君父若可以之

名矣是故鄭人斷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胡氏曰諸侯會於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旅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万伯連帥之職修矣令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黃氏曰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慽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令晉會於夷儀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巳之私慽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劉氏曰杜氏請齊有喪宜退非也臣弑其君爲惡大矣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亦可謂之伐喪也且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賂以宗器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升子產入數俘而出大楚人主兵而遷怒於陳是柔則茹之而剛則吐之也孰謂子產爲有禮乎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直龍反重丘齊地

受齊賂而釋賊且盟於齊地是齊亦與盟矣則亦皆齊之黨而已矣故畧言之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呂氏曰五月會湨儀之衛侯剽也此入夷儀之衛侯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踐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不名鄭伯突入於櫟何以名曰突不當方者衎當立者。楊恥菴曰蓋喜納之也但喜於剽為逆以君剽也君剽則於衎亦不得為忠故沒而不書〇家氏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皆鄭忽與突衛衎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突篡之衎之君國正也孫林父以剽篡之忽既復位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衎入衛地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不名及剽死衎入然後名衎以正其失國之罪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偃姓子爵）。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已降服而更伐之斯亦已甚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吳楚間小國巢屬於楚而吳人門之蓋攻其城門也巢人隱於短牆射殺之亦及為輕身啓敵者之戒矣乃或罪巢之不帥城而請罪大寇方東强暴而可以虛文免乎。陳氏曰自入則來王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卒何以不咎巢人也諸樊始逼於上國乎長於楚而喪身於匹夫是以自取之也）

甲寅（周靈王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匹妙反）

（胡氏曰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衎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不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矣若舉棋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恩其終亦甚矣故聖人弑正其為弑君之罪不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張氏曰甯喜輕狗父命而射犯大惡書以弑君欲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〇王氏曰林父逐君立君本為首惡今也衎入[illegible]出又披君之邑以市於大國罪不在弑剽者之下春秋書入于戚以叛深誅之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何以名別於剽也弑者一君歸者一君別而名之皆不沒其實也〇楊恥菴曰獻公方入夷儀而林父郎以叛書示君臣之道嚴棠失位而可忽獻公已入夷儀而至此始書歸衛見社稷之託重必居正而始安）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時霸臣貪黷賄行遂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會諸侯以報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邑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令爲臣執君若之何晉侯乃許歸之○家氏曰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爲人臣使之書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巳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晋亦坐受其弊矣林父作亂逐君悼公爲之定篡君之位今獻入昔平受賊臣之譖而止獻公四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惡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諂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唷也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啟之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

寺人伊戾譖之也○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違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大子宋平公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內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議之穀梁所謂日君以著其惡者也

晉人執衛甯喜

家氏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高氏曰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陳氏曰凡執他國之臣必命大夫而後書於是執甯喜以歸衛侯如晉復執之則但書甯喜何是之謂筆削也宋人執祭仲亦執

厲公但書祭仲晉人執甯喜亦執厲公但書甯喜苟書執鄭突是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也書執衛侯衎是以討賊之義予晉也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以討賊之義予晉則放乎利而盜名者得志矣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楚荊死非其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家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爲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

乙卯 周靈王二十有六年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杜氏曰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惟序九國大夫○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許其故始狥其弭兵之名遂會於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猾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

不可救拾矣彼向戍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陳氏曰此晉楚初同主盟諸夏也晉楚嘗盟矣會於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二國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霸也○天下之大變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愚按甯殖病逐君之惡亦有志於為忠害殘父之遺言亦有志於為葬然卒之敗名臧身九世之卿族一衆而喪之然則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自以為忠孝而反陷於大惡者不知凡幾也

豈獨甯氏也哉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戀反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終身不仕○家氏曰鱄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為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毋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剪於位而不能安鱄之身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讓不友也○劉氏曰衛侯忌小忿而誅有功損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為胥以無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孫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鄭氏曰諸侯在會而大夫盟人循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安知為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家氏曰中國之於荒服有天冠地屨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遠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借故先晉况會盟於中國之境而蠻荊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啟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周靈王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

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

齊慶封來奔

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遂慶封○而殲崔杼莊公之弒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令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召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讐者而倖臣乃亂之亦卿大夫之恥也○于氏曰崔杼弒君慶封與之為此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厭受亂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陳氏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衆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於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衆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謚康王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月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周景王元年丁巳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爲逆葬而留也吳楚之君皆僭王號故不書葬此蹕親送之西門之外而亦不書○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南荊中國言也向戌售其其邪說屈中國而伸蠻荊俾中國諸侯相卒而朝於楚公復爲楚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憫中國諸侯之爲蠻荊屈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高氏曰君公在齊晉多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在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蠻荊之俗以俟楚子之葬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夫公外制於敵國內逼於強臣猶以行告廟之禮以歸幸之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祭側界反

閽守門之人獲越俘以爲之也○穀梁子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寅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胡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生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務乎○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鶴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李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來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所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被弒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故請觀周樂書札如楸衛者皆非命大夫之辭也○杜氏曰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也○余氏曰夷昧之死札辭爲君亦或有之但久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強立固辭之狀至僚弒國亂是時人心欲推立札如傳載光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延陵之逃實在於此是札之

辭國以此而得名矣若札者即其潔身獨善亦一一清倫之士也胡氏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返之毋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絶人歟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姬姓召公奭後

左氏曰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許氏曰君放其大夫可也臣放其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戊午周景王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

蔡景侯通於般之妻般弒之。家氏曰蔡自致務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於商臣之俗積習蓋有自來矣。孫氏曰稱世子以弒甚般之惡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也有君之尊也以般之於尊親盡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於災上者知其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汪氏曰伯姬年過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illegible]

衷節不渝虜乎威靡士古俠夫不當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若知所警也豈小補之哉。王氏曰越義求生不知守義命也死天理人欲之間在乎此而已矣死生一禮義之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丁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矣故寧守義而死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儋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尸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劉氏曰殺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此其爲[illegible]之奈何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諫儋括也並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張氏曰王者之首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罪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爲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王子瑕奔晉

吳氏曰瑕天王之子亦與聞儋括之謀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絶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故不言出。愚按括亂臣賊子而晉皆受之是爲天下逋逃主也無王甚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陸氏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諡從夫之諡東遷之後其制繇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一人守正知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胡氏曰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illegible]

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手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數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道○張氏曰良胥之出公胥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孫何也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敢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業自諡而求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凡弒之君葬多草草觀晉人葬厲公以車一乘則可見矣今般乃固之子也不得不任

主喪之事備送終之儀然躬行大逆徒見其歟而已矣國人不以爲非而臨之天下不可爲非而會之是相率而爲禽獸也隋楊廣之葬春陵也亦然○家氏曰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臣子親爲逆無臣子可責也○洪氏曰書葬蔡景公使人求其所以死所以葬之故而其罪惡自見矣譏國諸侯不討弒君之賊而乃公然命前諸侯之罪與般均矣○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實而往會其葬是息義情禮之焉於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世子弒君夫狄念歟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言因宋災而謀恤之也魯卿不書蓋叔弓先已在宋婚姻之國賙恤必急故不必與會耳○胡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比獨言其所爲何爲刺天下之大夫也業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責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以爲未之蔡也可謂不智苟蔡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聚而稱人魯卿諦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黃氏曰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稱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則淪淵之會爲之者也

己未 周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蕭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諡不地降成君也○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恭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凡於不慈不孝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子矣○愚按忠如洩冶孝如子野貞如宋伯姬皆賢者之過也雖未合乎中庸亦不得以爲非聖人皆錄之凡以厲俗而已矣○港氏曰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視野之傷孝何如哉聖人書之其藏深矣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家氏曰左氏云書莒人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黎比公虐國人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趙氏曰左氏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當云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耳

春秋集傳卷之九

湘川李文炤編

昭公

名裯襄公子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庚申　周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誰受之命乎其昔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鄭地

張氏曰春秋正中外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請讀書加牲上則是釁荊而爭勝也中外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汪氏曰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小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盂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霸之辭也○孔氏曰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彰招罪比來使以會諸國非義利之所與舊史書為公子而聘人因之也

三月取鄆

季孫乘莒亂而取其邑故直書而不諱鄆有三此莒邑也東鄆西鄆則魯邑也○李氏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叔奪而已矣

伯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

胡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其車千乘書曰弟罪秦伯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特稱秦伯之弟云○家氏曰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之車之多抗其君鍼之汰甚矣書秦伯之弟譏秦伯亦哏賊也其母使之奔亦智矣卒得返國由母賢耳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即太原晉地毀車崇卒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此廢車戰而尚步卒之始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祟而覆之非窮兵黷武之比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莒展輿出奔吳

國無二君去疾展輿曷為皆繫之莒乎蓋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去疾假齊之力以討之繫去疾於莒者明其終有莒也繫展輿於莒者明其先有莒也展輿立已踰年而猶不稱爵與爾乎故斯不可以有國矣○李氏曰去疾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納衆許入而後為之遂展輿耳展輿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不以為君也○劉氏曰莒展輿子也而不謂之子展輿失子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而臣不討猶父弑矣而子不復繫是故絕臣子之理也展輿之見奪不亦宜乎○高氏曰展輿曷為以國氏明已立也若曰是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君所謂與陳佗同者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而疆莒田書之若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因其所得則莒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繼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特其師裂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

吳宥函曰傳言公子圍將聘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疾縊而弑之遂殺其子幕及平夏然則經何以不書弑也因是探之虔雖久蓄無君之心而未動於惡適值郟敖有疾因而取之非必乘其疾而縊之也不然以子圍專制楚國合從諸侯魁柄在手何難驟得其欲而自出聘於鄭則其情緩矣庸詎知麇之卒非以疾而卒乎人見虔之行事故治於前暴虐於後弑君固其所性之近也因以弑加之耳理人居心平恕非其所見聞必不以大逆加人也豈靈王自縊而猶治比以弑君之罪于圍縊熊麇而反沒圍以弑君之名乎必不然矣然則慶封言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為君而軍中黎然皆笑不其證與曰反唇相稽豈必其信以彼證此抑又何憑○愚按圍嘗自言子殺人之子多矣則殺幕及平夏容或有之弑麇則未必然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有爭國之心而力不敵是以出奔圍比兄弟也既已不容則不至於相殘不已矣

辛酉
周景王五年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而楚被放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縊而尸之稱國以發而不去其官者譏鄭人討罪之緩也○胡氏曰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卒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于上也。劉氏曰國君專殺大夫非王法之所得為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擠下也聖王之法不誅不殺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為[illegible]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人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于人而以為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劉氏曰千乘之國至更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以此觀之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胡氏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大國之固季氏逐公之漸皆人下比之而不待既絕而自見矣。王氏曰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為失禮其失在公不能守正而妾動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者公也至於季孫宿如晉益公既返矣猶有所未盡于心故遣宿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諸家之說反使聖人之意勝而不明恐皆非也

以國君而參同列之妾表非禮甚矣晉人之辭亦是吾意非必拒公而不比也書至河乃復歸意所足掠之辱可

壬戌　周景王六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張氏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吳楚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出奔夫簡公親小人而疏大臣信有罪矣然為大夫者豈可遽然專殺嬖人而逐其君哉蓋當是之時君弱臣強故邊鄙之國亦染諸夏之風也吁可嘆哉

癸亥　周景王七年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脅公專制之象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媯姓申楚地

蔡侯列會是在會者皆昧也淮夷與會是在會者皆夷也至是而振外裔安中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皆掃地盡矣罰遷之降其變至此趙武向戍之徒豈非桓文之罪人哉

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孫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高氏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之然僅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之伐吳耳人心之向背可知也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慶封奔吳吳封之朱方楚克之而書拔其族使負斧鉞以徇於諸侯而殺之。趙氏曰慶封時巳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法所當討故繫之齊焉。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言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楊耻菴曰賴子爵小國楚滅之也楚主會者而諸侯從之則同分其咎矣。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侯侵蔡逃伐楚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強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之也

九月取鄫

王氏曰鄫立莒公子爲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爲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氏曰豹卒而與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无咎者與

甲子周景王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上聲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

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自是公室有貢而無民矣。胡氏曰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滅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家氏曰或謂周禮諸侯之地方四百里開方計之則爲十六同除山川城郭三分之一可出車十餘乘衆十餘萬應有八九軍而大國止於三軍是用一而休二也魯自宣公祿去公室多爲私家所畏漁至成公之世欲增一軍而不可得遂作丘甲益其地不及四同也及襄公之世公弱而私強復失四分之一乃作三軍益其地不及三同也丘出一甲同出一軍均非古制故皆曰作若乃昭公之世則公愈弱而私愈強更失四分之二遂舍中軍益其地不及二同也昔所本有而今無之故曰舍然則魯之削益甚矣是故二吾猶不足則財匱公臣不能凡三耦則將少五分之四皆點三家而公備有其一宜其不均不和以至於傾也此說雖與傳異而事情通真更詳之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

汪氏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焉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僻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君邑也防茲臣邑也言及者不可使私邑與公邑相次序也。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公如晉庶其

以其地來奔季氏納之令公如晉年吏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郝莒之叛人敗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丁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令公如晉而宿所為復爾盍罷其君於隋所畧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遂君謀寃兆於是矣○江氏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遜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莒師不顧霸討君辱書此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姒姓子爵大禹裔

吳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於是以諸侯伐之始通越以病吳亦猶晉之通吳以病楚也然朱方之役偪假義此則懲忿而已矣

乙丑 周景王九年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柳譖之也○胡氏曰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瘞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白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用令狐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皆不亦悲夫○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幽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陰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向成之比伊戾而平公不之悟也嗟乎闕人禍人國家必外廷臣驗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戍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王氏曰昭公內見逼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荊蠻宜其終見逐也

齊侯伐北燕

家氏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仗義而往納賂

而還是以不能成功也齊不畏賢君每欲有為輒為近倖小人所沮優非不防以逮終老而國非其國矣○汪氏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伐北燕納北燕伯弗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奔長之比也但景公受賄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乏弱而非納燕若耳

丙寅 周景王十年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季氏曰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胡氏曰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故曰暨

三月公如楚江氏曰昭公屢朝於晉不納又適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行父子○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巳周景王十有一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哀公元妃生偃師嬖妾生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殺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許氏曰陳侯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導之擇以軌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身受其禍惟其溺愛法勝私也悲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弒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弒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立亦不與比並存是靈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猶亦不可以君國之哀之死不以留也君存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舉人所以止其旨也○家氏曰因偃師之變志而卒是則哀雖罷留非有殺偃師之意也偃師殺而哀始痛求死無地矣廢立之際間不容髮顧欲

兩利而俱存之哀之愚不亦甚哉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家氏曰陳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非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蕭氏曰楚將詐陳故晉出奔留既為君不曰陳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師日世子留日公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穀梁子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欒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胡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為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此不恤其所昧於覆竊之戒甚矣○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遺理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于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於紅也共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晏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宗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吳氏曰按哀公薨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已人其可歟乎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赦之奐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爲淫刑此不待與絕而惡見者也○王氏曰楚棄疾專世子偃師之于吳圍陳及棄疾立又封吳子陳則知放招殺奐蓋討其殺偃師也○何氏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令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

葬陳哀公

茅堂胡氏曰覆人邦國至爲不仁有人亂賊王爲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而以予撫之也而惡可捨乎○楊氏曰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故書葬以存之也

戊辰　周景王十有二年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駭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王氏曰內朝聘皆言如令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家氏曰繼滅陳而書譏也楚滅人之國天下所當同疾魯以望國倡諸侯與會故譏

許遷于夷

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令楚滅陳遂遷許於此焉

夏四月陳災

楚已滅陳必無赴告叔弓見而誌之耳○家氏曰陳已爲楚所滅俾其臣僭爵以名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剪于楚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冬築郎囿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令後築郎以爲囿非以爲講武之處特以爲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爲季氏賦民哉○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係兆矣弗是之虞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月以荒也

己巳　周景王十有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高氏曰欒施與高強以兵攻若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非大矣不書高強非聊故也魯方通聘而納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將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之賢雖曰家徒猶然使公臣帥之也○上氏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使公不得爲政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illegible]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氏曰無冬闕文

庚午 周景王十有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公羊子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胡氏曰蔡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之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梟獍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辭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凡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豬其官室誅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令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嬖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欒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璧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恐按壓人誠之至也故衛幾楚虔之詐皆斥而名之父楚子殺蔡侯刑其士七十人而經不書者不足道也立元凶之朔而苟貪其秦養是以犬豕自待也襄陽排糟之禍綱目僅錄其首河陰鈇騎之憐綱目僅舉其凡亦以黨惡無恥而不之錄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胡女歸姓襄公之妾

亦公尊爲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胡氏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忘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取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經帶以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齊之臣子於君親盡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慭魚斬反

許氏曰蔡能畏城守不下楚此易功也厭慭合天下之兵長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釋起之罪也。家氏曰般已死而虔循頻兵於蔡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所得為也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為。汪氏曰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夫恃深並弱春秋之常也故滅慭之大大不能救蔡不待賊絕而罪惡見臣弒君子弒父非常之變也故于危之諸侯濫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賊絕以見罪惡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汪氏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乎外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暇為君之禮其書世子者人以著世嫡之正也○家氏曰般固有可討之罪父死子立宜也而毀城固守國亡身死特存其世子之名錄其為宗社死也而用世子者怨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牲也蔡背中國而即蠻荊必以為可特也蔡侯所為所誘殺又從而滅其國絕其世然則蠻荊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楚子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蠻荊也乃所以罪吾中國主綱既墜亂統又絕諸侯莫敢救致蠻荊之自恣逞於此也然則向成之誅寔何利於中國哉○程子曰蔡般弒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彊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亦可為亂臣賊子之鑒

辛未周景王十有五年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氏曰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illegible]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illegible]晉人執如

意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申與○揚恥巷曰未練而朝同列失而又失者也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楚子以其為若敖之餘遂信讒而殺之夫越椒之叛已七十餘年而猶波及其族楚之刑抑何濫邪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非諸夏之道也故以國舉而不書人

壬申周景王十有六年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故圍之○胡氏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與大衆圍其城若敵國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不忠於其君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來諸已而已矣○家氏曰南蒯不書叛何也曰蒯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烏得正其罪卒之以費奔齊於是為叛臣矣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

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強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悖辭而傳者所收焉不敢謂然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師伐徐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上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謀欲復蔡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於晉既至脅比而立之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令於乾谿曰先至皆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縊於申亥氏○汪氏曰春秋以弑虔之罪歸比獄於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巳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猶寔在比立之後長向謂比涉五難以弑舊君當時

蓋亦以比爲首惡矣○高氏曰棄疾脅而立比復自縊而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齊其惡比效死不立斯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孫氏曰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弑者正比之罪也○家氏曰郟虔之慝有能伏大義以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爲義饕者爲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當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爲君而虔死不曰弑君可乎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棄疾夜使人以王至駭子干子晳二子皆自殺春秋仍歸獄於棄疾者曖昧之惡無隱而勿彰示人以謹獨之學也此未成乎君故不稱弑君棄疾志在盡剪諸兄而收國非爲舊君興讐也故不書楚人殺比黑肱同惡相濟非爲殺比

而死是不足録也故不書及其大夫○孫氏曰比弑其君殺之不稱楚人而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也棄疾非討其弑而代之也比既爲君不曰楚公子棄疾弑其君比何也衆雖以比爲君而比不當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平丘鄭地

汪氏曰晉主夏盟不競于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能脩德以感人而徒恃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而乃盟天子之老卒失霸業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爲哉雖然楚人自是不入盟而中國爲之少安者亦由於此盟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以歸公至自會

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以平子歸魯人凌暴小國盟主所當治也然晉人恃因二國貢求之不共而愬之豈有抑強扶弱之心哉鄆郠之取非昭公之意而季孫所爲也故不誅公之不與盟而直書季孫之執以明罪有所歸也○胡氏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伯及意如尤爲強逼使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發之則方伯之職修矣今徒以邾莒之愬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霸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孔氏曰宣七年會于黑壤晉人止公盟於黃父公不與盟故不書盟諱之也

乃彼誹不書而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寔有罪誹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年邾人莒人以貢賦不共之愬晉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宏多也以晉受讒言公愬罪非國惡故不誹○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同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洵於私欲但知以覊令威魯而不能以覊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氏得逭其討由晉之權臣專權而庇強家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之子二君皆未嘗有國者故其歸不言復也○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始依陳蔡之國藉以殺難令既得以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思于已以說中國而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靈削得弑而復之也○胡氏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靈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因有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三十有一月乃葬國復故也然般乃弑父之賊楚人之誅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者而本國送其終賻國會其葬是不以為當楚當討之勤也天理民彝果安在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氏曰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會而猶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距於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高氏曰州來本屬楚至是吳取之以封季子其後又以遷蔡焉

癸酉　周景王十有七年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胡氏曰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共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為夷執親之惱也然則晉人書愬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蓋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之亂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著丘公卒子郊公嗣公子鐸與蒲餘侯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乃逆子與於齊齊賜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然則意恢者郊公之親臣將逐君而先殺意恢其犯上無君之惡極矣齊人受其賂而不問何哉

甲戌　周景王十有八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汪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常而不時祭名皆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

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言禘也。○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於武宮，則知自少宮之後祭之比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維升鼎耳之變而已，故○胡氏曰：有事于太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之已設之與，必不忍輕徹。故夫樂而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家氏曰：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叔弓與祭而猝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去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没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發尊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故蔡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助楚平王得國而復蔡侯。楚費無極譖諸蔡人而逐

之。蓋平王因朝吳之謀而得國，故寵之而使之相蔡。無極害其寵，是以設計去之，曰平王不問則信讒之失亦可見矣。○胡氏曰：朝吳身居薦國虞危疑之地，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迹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欲為之請，乃以名利思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鼓人告食竭力而後取之，以鼓子鳶鞮歸。夫不納叛者，非守義也，欲以堅民心而久之得之耳。然視挾詐掩取於則有間矣。○湛氏曰：荀吳不納叛，不急利，誠為善矣，然不能推此加彼，何耶？夫征者止有罪也，鮮虞無罪而征之，是尚能充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征人之國，為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為晉，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

食，始徐徐云爾也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乙亥　周景王十有九年

春，齊侯伐徐

家氏：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親帥諸侯盟于柎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令齊景脾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首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孫務修德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家氏曰：書誘殺，罪之深也。皆以子稱，見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凌，況誘而殺之乎？○胡氏曰：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發氏謀中外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胡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於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而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北，困辱亦甚矣。○家氏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而後還，意如蹈其君也。其後公興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為啟釁宗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周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汪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戎不能徙戎卒至中原淪沒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若可褒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善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褒之有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衞陳鄭災氣所益也衞亂君奔陳敗鄭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以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

此水戰也言戰不言敗楚獲乘舟餘皇吳復奪之勝負敵也。胡氏曰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強而楚日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

丁丑周景王二十有一年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鄭災子産臨事而備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衞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人藉稻邾人襲之入而盡俘以歸鄅子從俘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汪氏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胡氏曰春秋小國眞譏蓋山聊太陽之溺則肆其毒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稍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鄅亦何嫌於邾邾人乘其不虞而縱兵入其鄅俘掠以歸是誠可疾書人書入賊之也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白羽即析楚地

汪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胡氏曰本以存許非狄之也

戊寅周景王二十有二年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請師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高氏曰天下無覇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卓氏曰邾以蔑爾小邦而侵侮鄫用鄫子黠驁肆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橫暴不但爲向戌報女怨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故以藥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煅而餌之多愈然煅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弒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萬氏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變之而自附於不知嘗藥之義是啟之為亂原也○愚謂以許止之賢商臣蔡般之不肯同歸於大惡然則窮理居敬之學君子安可須臾離乎

己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二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異臣道循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氏強僭已甚天亦示變欲人君知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遄及於難不亦悲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汪氏曰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弒君大惡而加之許止罪其慢也凡卑之慢可以悔而改之獨至死生之變則雖欲改之而無由又況施於君父乎賊不討而書葬原其非故也止自以為與乎弒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與怙終者異矣故公羊子曰書弒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是君子之赦止也○姚氏曰悼公書弒著世子止有弒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弒君之心是忠怨春秋○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弒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皆盟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踰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周景王二十有三年

己卯

二十年

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莫公反

高氏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也○汪氏曰鄸乃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得罪待放君縣赦命見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揚恥養曰春秋書奔皆譏其見幾不早不能辭位而苟免於幸猶之悖君也今會退處私邑其位辭矣而猶懷私竊祿至於不得已而後自邑出奔其視據邑以叛雖為末減而視自國而奔者又加惡矣此春秋輕重之權衡也

此論近苛亦未見會已辭位恐汪氏說得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然同胞皆必稱見弟不同胞者亦稱公子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也公孟狎齊豹而奪之司寇故為與北宮喜衛師圍公子朝等殺之書盜者已去司寇之位也吳有函日縶乃靈公之兄傳言其有天疾故不得立是靈公得國於其兄平日不知調護以至於為盜所殺既被殺又不能正辭討賊乃翕皇歸國載寶以出是說

其兄如路人矣不然子産猶能攻盜而殺之豈國君不能討亂而誅之乎故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惡盜所以惡元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呂氏曰一宋國也而三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不能待其臣而臣不能事其君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辰周景王二十有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葬晉平公○晉侯使士鞅來聘

許氏曰禮好不結而則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氏曰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於南里以叛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治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江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戍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

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與○潛菴胡氏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益蔡君不共戴天之讐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辛巳周景王二十有五年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趙氏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耳明年而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方入拔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息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文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背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罪自見矣○程子曰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則宋公之為國亦從可知矣

大蒐于昌閒

雖得時而亦書者譏其僭天子之振旅也○胡氏曰昭公之世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

以非其地而大意則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初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既葬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以作亂逐劉子追單子單子殺王子還等子朝奔京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胡氏曰王若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治外者先自内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匹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識國本之不振也○家氏曰子頽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聖人之特筆也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頽帶興矣劉單所守者禮律之正尹召以景王之邪志爲治命亦足惑人非劉單所守堅確衆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於亡所以書也○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頽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爲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王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圍東次于皇○楊耻卷曰劉子名卷單子名旗不名史逸也猛景王嫡子非王無以定尊位非猛無以名嗣君不稱王子猛以別於王子朝稱于皇明有土當得位也二子奉王猛以出所謂社稷之臣足也不書王子朝爭者景王雖有亂命而事未行子朝雖有逆志而位未篡但羽翼有人逼近豺狼故猛不得不出耳不書出者皇在王畿之内也居狄泉故此○劉氏曰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

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許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父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通稱無可疑也○嚴氏曰不曰王猛居於室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也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能廢之之父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夫爲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于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衆斯亦可以免於賊矣而以以之一字褒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藉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王城西周一名東都所謂郟鄏是也劉單之忠國晉人之勤王皆衰世之僅事也○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子之喪未葬當稱王子猛既葬當稱王子踰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别嫌而明其王也○陳氏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楊耻卷曰察公穀諸儒不足於王禍者一以景王嬖庶孽位未正一以劉單專制衆志未協夫景王亂命未行子朝諸位未定不得以伯夷讓國之仁律後世當立之嫡也經稱劉單二子其首長者耳寔未從止二子也而稱以王猛猶管仲以其君覇晏子以其君顯明其有臣猶之功非著其有專僭之罪也是非不兩立奪王猛則當予子朝豈子朝則當奪王丐王丐所天王而子

朝逆于朝逆而王猛順王猛順此王丐所以稱天王也○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爲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周敬王丐元年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叔弓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己故也

晉人圍郊

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上無二王所别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尚未察于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力也○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于晉師故使之閒而晉師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濟遂取子朝不至於後日之難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胡氏曰庚與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楚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楚師熸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告許與蔡頓三國奔楚師大奔○孫氏曰六國之師罷而不序者皆狄之也賊其舍中國而與舉制故皆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滅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杜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楊恥菴曰頓胡沈其君自潰陳蔡許則大夫帥師故其序如此○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寔未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楚也○汪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先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奔敗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相接明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敬王也太子壽早卒次猛次丐皆嫡子故皆宜稱王也○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凡明正也舊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

八月乙未地震

汪氏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亂爲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汪氏曰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其行本以請婼而終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還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人臣將命以修聘雖有疾亦不當復不可壅君命也人君修隣國之好有疾則不可不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禮故也

癸未周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

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家氏曰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吳氏曰巢楚之附庸寔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七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甲申周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汪氏曰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已逆婦[illegible]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爲國之令也娶已娶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専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家氏曰此爲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寔也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甚矣。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極文不作猛朝桓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嫡使頃公而爲柤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有鸛鵒來巢鸛其俱反鵒音欲

鸛鵒黑色穴居之鳥記曰鸛鵒不踰濟魯在濟北本無此鳥故書曰有去穴而巢自下而上之徵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自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會歐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鸛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越皆以南蠻迭主夏盟諸侯之歛袵事之駢至大亂則知鸛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譏僭且黷也禦災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邑

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伐季氏遂入之叔孫氏之司馬

保君之徐以逆聚公是乎有人而師之以伐公徒罪執大於此哉

隅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昭伯如墓遂行○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若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子不能專任隨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遠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氷而弱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首無一焉而奮焉怒螳螂之背以當車轂其不爲曹髡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侯其信乎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怙焉不爲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余氏曰季氏自文宣以來專制已久魯公情不能堪非自昭公之世而已然也但其權勢既成威行中外不帷羣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爲哉觀傳戚逐季氏之事輕率寡謀事同兒戲以季氏之怙衆懷姦而欲猝然去

之謀之不臧此其所以敗也若夫登臺之請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季孫豈能無私侯哉此正季孫之夜計非真有察罪請因之寔也左氏叙此遂洞見姦人肺肝處及二家既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乃謂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酸戾之篇於衆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可見二家之助季氏正其自爲地也○季氏曰意如逐君無後臣禮而傳皆歸咎然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彥○野井齊地

弔生曰唁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致擊食壺漿腶脯服器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皆乃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蔡也○汪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侯

猶命無齊詐公予野井以唁爲名拒入之適巳也昭公微弱季氏強盛迫脅而出欲求救株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伐櫝惜乎督奈知爲此野井之唁豈乎矣國之禮乎拒公而巳○家氏曰書齊侯唁者再非但與其能唁也義其無救災惜悲之寔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季氏曰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嫉足以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令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寢命遠矣且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祈巳知其魂魄去矣何待祈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

胡氏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悲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家氏曰齊晉二大鬪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者而宋元特爲此行宵以前日之逐華向者而討魯之殊家非能之天下之聽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謝氏曰唁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上氏曰取魯邑以處公蓋無意以納公也使移閉鄆之師問昭公出奔之故執如意而歸之宗復服公于魯則齊之義辭振于天下矣○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極公之叢當請命天王召號與國納昭公於魯

戮意如以示天下而罰政繇矣乃以取刑爲首務姑息其責勇於義者不爾也。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魯而忽遠略可知矣

乙酉　二十有六年　周敬王四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人會葬不廢後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禮稱君去其國太宰坂羣廟之主以從不然則或如大夫之聘有依神之帑焉是以書至。胡氏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能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汪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稱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尊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界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棄也鄆魯地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夏公圍成

胡氏曰成者孟氏之邑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何齊也而繼焉斯

前晉荀躒籍談帥王師于王城今晉知躒趙鞅納敬王于成周經皆不書者天子家族諸侯帶將亂敝偏臨臨寧臣殺功不足錄也

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畏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王氏曰公失國之君無師衆當書公以齊師圍成令直曰公圍成者惡齊臣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轉

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觥于涉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後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霸而已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謚平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東都也一曰下都周公遷以居頑民者也。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孫氏曰不言歸而言入者以著即位於外也。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於成周而居。汪氏曰天子之居必稱之曰京師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伯不稱京師而以地名之者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亦天下之當尊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舉族之辭召伯毛伯一人之詞子朝在楚至定公五年周人因楚亂而殺之。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若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逆

逃以逭天討無所出也從此於越國之君與任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姦賊之罪亦見矣、何氏曰乞子朝觸書尹氏出奔並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

（丙戌）周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兄弟以次相及欲致國於季子季札終不受夷昧之子僚立諸樊之子光使專諸刺之僚越光而代自立故光有篡立之心然既奉以為君而又坐視其大戚有變是相率為逆也故稱國以弒而不專歸獄于光非免光也光在其中矣以季札之賢而不能定亂何也曰郤子稱季札之才近伯夷則亦潔身守節之士耳其不受吳國者蒞度其族姓之狼戾而不能化也觀其言曰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則其無定亂之才可見矣使其受夷昧之讓華去王號匡輔宗周不然討光之弒逆擇賢而立陂紀闕政皆可以興吳而遂諸兄之志惜乎季子之不能也○胡氏曰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辭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闕公之才之美必討弒逆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爲萬邦之憲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費無極鄢將師譖於令尹子常而殺之也○趙氏曰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爲文蓋聽無極而以宛之死者君也殺以累上之辭書之耳○胡氏曰君不明故臣

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則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避嫌不審也○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疑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詎諸侯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胡氏曰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文十五年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戚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強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汪氏曰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巳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於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陽虎逆僑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其極乎嗜可嘆也

（丁亥）周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

汪氏曰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不得入於

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夫次于陽州館曰齊魯之境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理愈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迹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於齊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不受晉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不亦重可歎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王氏曰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戊子 周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於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趙氏曰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魯爲鄰境甥舅之國昭公朝夕立于其朝齊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幸之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則其欲尊公羽翼之心不可掩矣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高氏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則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汪氏曰或謂意如間公于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樂毅叛齊淖齒殺王未朞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強孰與六國而魯人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謫於季氏定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己丑 周敬王八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氏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議諸侯之忘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草命自立君子復繼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薛氏曰鄆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書居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則稱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滅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皆不名者錄暴加於弱小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家氏曰闔廬既秋

君怨徐納亡公子而弑之書滅徐與也章羽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偷生耳

庚寅周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丁歷反。適歷晉地

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是以相會。陳氏曰君在外公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敖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謂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呂氏曰鄆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所以不克納者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

易為力所以不充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謂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與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脣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並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為以欺晉晉定既戚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隨其計而不悟非推奉命與之好會又藻之扳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哀求之請不亦甚乎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高氏曰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寔卒使六卿之孫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曰黑肱邾大夫不言邾史闕文。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周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逐君之罪畢書將書致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會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於成周子朝乘王城奔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是晉師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微諸侯之戍。謝氏曰為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微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王加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季氏曰敬

王以正得國能自樹立侯邦感集見王瀞之未竭晉定循能率諸侯也○陸氏曰公爲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昌阿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劉氏曰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名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爲季氏之所爲其君畏偪而不敢與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深流入人心循未忘耳○胡氏曰爲人臣者覩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瀆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

湘川李文炤編輯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周敬王十有一年

元年

沙隨程氏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者追書之也○郝氏曰凡即位必於正月此不書正月即位者公即位後也凡元年必踰年此書元年者昭公卒於去年十二月踰年矣定立之年即定元年也○余氏曰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無事亦不書三月晉人執仲幾書以志晉之無王非爲魯無君也○楊耻菴曰隱閔僖正月無事可書而書正月者宜有即位之事而不行即位之禮故書以志闕此公喪未歸位未定非有闕禮而又適無可書之事故不書正月其餘非元年而無正者多矣蓋皆以事從事而非有所褒貶於其間也然亦有三春無事而書春王正月以備四時者又不可以闕禮爲例矣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胡氏曰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於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訟獄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繫獄之蒙覆霸之斷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汪氏曰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楊士勛曰不書所歸惟舉其地者此晉人自治之効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趙氏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纂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爲盡今也受位於賊曾不曰先君有適子我不當立假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纂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予之亦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於闞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高氏曰昭公薨半載徐始以喪歸歸及餘月而遽葬是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九月大雩

薛氏曰國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

高氏曰煬宮考宮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季孫舍嫡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己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一生一及非存之私意蓋係國之舊制耳汪氏曰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毀廟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詬事煬公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凡草皆死矣

癸巳　周敬王十有二年

二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

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但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崔氏曰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而觀雙植中不爲門。余氏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魯有庫雉路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僭天子之制而非禮也春秋因災表義使譏禮制度者考焉。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以譏其僭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魯其主矣此春秋之徵辭至意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肆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之示異災及雉門兩觀此諸侯所以臨溢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灰盡變亦賤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

甲午　周敬王十有三年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謝焉晉辭公

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皋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汪氏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乙未　周敬王十有四年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令尹子嘗求蔡侯之裘唐侯之馬弗與皆止之三年既獻而後釋之蔡侯歸以其子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程子曰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告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胡氏曰楚爲無道憑陵諸侯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禍矣乃荀寅皆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亦難後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有十八國之師伐楚雖五霸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霸能而劉子卒君子益深悲之也。許氏曰梁丘據悅錦幣

而昭公不復襄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邑之盟荀寅以貨沮召陵之誅故正盛於明時而賄流于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于上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氏曰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獲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皋鼬鄭地

程子曰公以不及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陸氏曰重言諸侯者劉子不與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脩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其正也葬稱公王人之事也。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雖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廢幾乎而與敗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家氏曰劉子擁立二

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餘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焉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因戕沈而致楚師亦蔡人自取之也。趙氏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爲蔡招楚令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乎盟主哉故冬蔡求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大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驕其成欲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葬劉文公

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愚按劉子周室社稷之臣故魯人重其禮而聖人亦特志之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楚地

蔡因滅沈咎讐于楚至於彼圍而求救於吳吳師既至則楚已退于柏舉矣追而敗之乃遂利之舉耳且伍員因其父伍奢之被誅伯嚭因其族郤宛之被滅思藉吳以報楚非有按災卹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定也特書曰以者見蔡侯不務自強而徒假手於人以快其忿他年失國之禍兆於此矣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賊甚矣故志其出奔。王氏曰楚逞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嘗滅而夷之爲甚其於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于罔山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至吳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讐恥

此說行　右說曰　求情且　蔡既貳

據文滅　說因不　欺楚師　亦必統　見滅不　若始一　收之步　戕其迹　年

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討賊深知晉不足與請師於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柏舉囊瓦奔鄭於是蔡人累世之讐纔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仰蔡也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陳氏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喪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故夷狄之。胡氏曰君舍於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非中國之道也。家氏曰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招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於周明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illegible]不自以爲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縱齊桓晉文可也而蠻方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愚按漢陽諸姬楚寔盡之其他蠶食不可勝數吳若能興滅繼絕殆功高桓文可無如胥不及此久使申包胥痛哭秦庭致秦人胥同仇之義吳師敗而楚國復矣又子胥掘平王之墓而鞭其屍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楊恥乾則曰天下有君殺人不當而子復讐者乎先君子以爲乎王殺戮無辜而子胥已仕他國亦有可復之理但掘墓鞭屍爲已甚耳若宋高媚讐豈非子胥之罪人乎

丙申　周敬王十有五年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不能救其難而猶能恤其困亦衰世之僅事也獨以魯書他國可知矣。石氏曰春秋貴

施才楚黨也

義[illegible]貢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屛
而不能救令見楚敗吳勝乃歸蔡棄徒畏吳
而已無救災之寔
也小惠不足貴已

於越入吳

范氏曰於越蠻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
言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也○
高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
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若爲楚復讐者是以
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楚入
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
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曰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
誠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公遂受國於季
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辭意如以
有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振公室強矣今荀於
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微陪臣執命宜
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
已之有罪焉耳○楊恥菴曰論語朱註云定
公初年孔子不仕此蓋仇意如也若公果奪
適孔子因此不仕爲公私冠何爲乎○愚謂
逐君之罪重故不爲政奪嫡之罪稍輕猶可
爲之先焉不可以是而免定公也史攝逐廢
弑濟王而立理宗眞德秀魏了翁以一代大
儒而隱其微與之同朝其於孔氏之心法合
乎否
耶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子○冬晉士鞅帥師
圍鮮虞

丁酉 周敬王十有六年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伐許以許男斯歸

張氏曰楚因於吳鄭遂滅許然哀元年以後
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家氏曰鄭之孫顧
於許幾二百年矣自鄭莊僖王誅之加入而
不敢有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內亂許叔僕
其宗社令刈國無盟主鄭人肆其不道
滅同盟之國剪太岳之後鄭之罪大矣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杜氏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
靡故晉使魯討之○汪氏曰定公親帥師以
討鄭之黨亂人周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
罪致武僭爲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
觀季孫獻俘於晉則寔迫於霸令而非有獎
王之寔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僭
公
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高氏曰一卿將
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
二卿之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
諸侯微大夫陵大夫
微陪臣脅理勢然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祁犂聘于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祁犂獻楊
楯六十范獻子以爲不敬討之○張氏曰諸
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
不來而大夫黷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
叛者得志晉人亂政極行霸統所由絕也○
黃氏曰晉卿黷貨爭權擅執國使固當拘人
以賄之矣然樂祁犂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
贈貺以私交[illegible]國事爲禮亦失行人之職

分掇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以為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忌上闕何字

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人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

戊戌周敬王十有七年

七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

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之亂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仲勤王之義乃令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沙衛地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吳氏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霸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今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加之罪令乃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

九月大雩

踰月故不稱又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

冬十月

己亥周敬王十有八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闞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寔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權故託公以出師耳。任氏曰三月之間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衆而不恤其民甚矣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瓦衛地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故公會之言會晉師者公不可會大夫之辭也。劉氏曰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伏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遑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挾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為魯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出非會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懷服失霸何日之有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氏曰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

杜氏曰結盟叛晉也

從祀先公

三傳以爲順祀僖閔然僖閔在四世之外親已盡而廟當祧然未嘗毀亦不得而專之祀之胡氏以爲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然昭公葬已稱諡疑必祔孫祖廟凡何以不同禘於莊公之文而但稱先公耶竊意陽虎將作亂少偕禘祫之禮樂周公魯公以下盡從而祈焉蒸消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茲予大身于先公共必佑我而除其害也而不知以亂易亂先公豈饗之乎故不書有事而已云從祀蒸以祀之非典而不足錄耳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劫公以伐三家弗勝脫甲以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寶玉封圭或曰夏后氏之璜大弓武王之戎弓或曰封父之繁弱。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曾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治至陪臣斯極矣。胡氏寧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重其事也

庚子周敬王十有九年

九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胡氏曰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陸氏曰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取之曰得得寶玉大弓是也。邵氏曰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於道路以爲幾追之計也追者得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抑亦有遺憾焉耳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中國無霸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重絕晉也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辛丑周敬王二十年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李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乎一國所願故不稱公譬齊平若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若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

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乎焉求盟其平起于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魯地

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遂止之。胡仲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齊亦順于理而巳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劉氏曰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遂於逆故齊雖強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巳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李氏曰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李氏曰圍衛欲其離黨也而卒不能服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秉禮責齊卻萊兵拒野享故齊人歸三邑以謝過曰來歸若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倫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周也。李氏曰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隳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畢見於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汪氏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攻過墮善退守臣職使家臣感化而用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駟赤多方為詐誘之誅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誕說欺訴誣僞不誠下使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徼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僞辭有疾樂祁之子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之。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

然大心不能任國家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彄苦侯反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

君諜與處。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長以地故而自絶於君兄又卒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弟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與也

壬寅　周敬王二十有一年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季氏曰暨者以此彊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奔陳稱暨入蕭以叛稱及可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但以辰主謀故以爲首惡耳稱自陳因其力耳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始非同事而卒同惡是亦叛人之黨矣。楊耻菴曰大抵先奔者其情危後入者其力弱挾寵構亂而無忌者其惟辰乎故特稱宋公之弟以學責之然奔同國入同叛其罪一也大心不陳而曹無緣強適仇之迹不叛而入有倚寵蔽罪之心誅不必同叛不必與所謂末減者耳而陳之黨逆曹之納奔其罪亦定於此矣原情以立文而是非自見莊周所謂春秋議而不辯足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吳氏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孔涖盟也。陳氏曰書輸平以至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爲始終也。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末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汩胥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

犁也

癸卯　周敬王二十有二年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趙氏曰州仇何爲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爲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囚季孫居鄆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郈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郈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絶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墮郈郈易墮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佛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幾而爲之若漸漸稍除得去其勢自削弱可復興也。王氏曰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若費強於郈故也。楊耻菴曰墮毀也惡其險固故聚壞其城也三桓私邑孟氏有成叔氏有郈季氏有費其城久矣三桓專政增而爲高險固難克因以遂君迨其後也家臣即以叛三桓故昭公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叔弓圍之不克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叔孫仲孫再圍之不克是年孔子用司寇攝相事子路亦事季氏而有墮都之舉雖三桓之自爲計而聖賢所以匡正激勸以然爲魯計肯亦必有道矣論託季氏旅泰山伐顓臾皆不見於經然則三桓偕亂因聖言而攻者多矣朞月而可其信然哉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張氏曰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叔孫季孫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氏用之故成猶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而孟孫感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李氏曰夫貧固不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脩德而後格之不寬亦何損於聖人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衰耳○杜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強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於廟也○黃氏曰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政邑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虐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費郈之墮非公之意也叔孫季孫積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其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宋子曰孔子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

甲辰　周敬王二十有三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闕地

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

夏築蛇淵囿

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孫郈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之事

大蒐于比蒲

大蒐僭亦文非其時

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存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於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召午囚而殺之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書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非○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

朝歌公邑也但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忿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與兵首禍則又爲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而其君寘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胡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胡氏曰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歸者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敎逆人臣之大惡始禍

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衰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寘欲脅君叛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旨矣。陳氏曰樂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者[illegible]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擧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

乙巳　周敬王二十有四年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胡氏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一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爲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爲而非戌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戌也情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矣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羊七良反

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强大而滅鄰國不知將自斃也危哉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　檇李越地。

吳子之卒傷將指而斃也黷武不已伐喪不忌誠身宜矣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爾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經不書者非僅以赴告之不及也父讐不共戴天既勝之矣則當求得罪人剖心箴首以祭先君之靈乃狃於貨利溺於聲色而釋之則是藉復讐之名以逐利耳凡顯者所爲尊主庇民皆非寘意乃至於復父讐而亦志在於利已也則假之之術斯已盡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晉地

齊景公欲求覇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乃會魯衛合謀以救范中行何哉向也取盈令也助寅吉射則可謂世齊其惡者矣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

家氏曰自齊景圖覇衛鄭魯既與之同盟於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益始從於齊也傳謂率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若然則四國相率而與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覇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亟景欲復祖業率三國之君以助拔人彼國之君寔然與之俱而不知黨散輔涉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市軫反

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茅堂胡氏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祖寔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汪氏曰褒王使宰孔賜齊侯脤是齊桓有與王室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令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徃聘而千呈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呆以為禮也乎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若怪反聵五怪反

蒯聵過宋野人作歌譏其母南子之淫于宋朔蒯聵耻而欲殺之南子訴於公太子奔宋盡逐其黨。胡氏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失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足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怨行矣春秋兩書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于蒯聵之世其國也而盟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晉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胡氏澹菴曰書公弟見宋公之失兄道也書自蕭罪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魯納叛臣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

薛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僭蒐而邾子來會毋乃太過乎。李氏曰公及齊遇穀而蒐叔米朝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是歲無冬闕文。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皆在冬但脱一冬字耳

丙午　周敬王二十有五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何氏曰偏食其身久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蔡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呑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趙氏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故為宋出訴孫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下鹹于救也○趙氏曰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即而得衛得魯皆知謀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此齊侯之姦謀也

邾子來奔喪

茅堂胡氏曰諸侯為天子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喪終易代朝聘繼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直書於策失自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家氏曰左氏以丑日葬為得禮穀梁以塗車蓑笠不具為非制二者在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雨不無害於力役葬之可也或天變異雨甚水至不可即土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國君之葬宜無不備雨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不稱小君明其為妾母也喪未踰年不及時崇而僣禮之譏寔因是以免矣

冬城漆

哀公

名蔣定公子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姬姓侯爵

杜氏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吳氏曰入郢者吳也撓平王之墓者亦吳也

楚不能報讎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陵子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晉卒不能後也前年城頓去年城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仍卜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衡焉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內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翔知之於也喪者不敢哭內服不敢入國門令在喪而藏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三犯不遊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于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汪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焉

之援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闕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令乃棄君助臣不亦偵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賊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為又二十乍矣人土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許氏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伐之春秋特書以若列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背受衆代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家氏曰齊景輔范中行以抗君獎衛輒以捍父所謂日暮窮途倒行逆施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故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黃氏曰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君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強之嗟也

戊申 周敬王二十有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漷沂皆水名句繹邾地

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求奔喪猶不免於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愚按三卿並伐曷為二卿與盟乎蓋

季孫擅國卑邾而不屑與盟故使叔仲結信以邀之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以世子繫蒯聵明其位之未絕也其位未絕而輒拒父之罪見矣以世子而稱納明其身之已出也其身已出而聵叛父之罪著矣說者皆以為靈公未嘗命輒主位而責輒之不孝不知就使靈公有命而為子者安可責聵之不孝乎晉人若能主方伯之職明二人父不父子不子之罪擇賢公子而立之則人偷正而天理得矣乃徒助之使爭斯又與於不仁之甚指也。黃氏曰蒯聵得罪于父靈公以出被天下不孝之名不能為中生之死幸其父沒入其國以爭君位是蒯聵之無父也輒乃蒯聵之子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王父而後之位王父死而已立不以父亡未復為辭及蒯聵求入輒拒而不受甚者以兵圍之是輒之無父又甚于蒯聵也父子天性而絕滅至此其與梟獍奚別哉故春秋備書蒯聵求納衛師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戕之禍為後世之戒。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後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楊止菴曰靈公以孝律聵猶之聵以孝律輒聵無父不當立循之輒無父不當立也此天下之通義也義定而罷之命可以義裁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衛地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王氏

日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illegible][illegible]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巳寔爲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于其君修明政事後興霸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之是懼焉敢怙亂令乃納蒯瞶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衆失措既而幸勝且以爲功相與矜誇[illegible]思黷武勤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巳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冬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人遷之也。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而況于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姚氏曰蔡初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于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其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己酉 周敬王二十有八年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高氏曰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晉爲仇若蒯瞶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晉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霸而將有亂也。劉氏曰惡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爲責而以能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

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朱子曰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何如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國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以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閒道並行而不相悖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巳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孔子在陳聞魯司鐸災及宗廟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范氏曰遠祖是無差等如一故不言及。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附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汪氏曰晉之悼公朝于武公頃公獻係於文公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宮災以示戒與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遺命南孺子生男則立之既葬南氏生男或殺之矣故康子奪嫡而嗣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

盜殺不書弑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諸侯無厭害哉

四年

庚戌 周敬王二十有九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殺公穀作弑

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翩非微者而稱盜豈其失位者如齊豹之徒歟。家氏曰翩非盜賤者而書盜之也弑其君以求悅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衆故概目之曰盜。陳氏曰稱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歎爾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故殺翩不書以為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為不必不葬也。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是必有一誤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季氏曰蔡昭侯之弑辰為正卿必踐迹可疑者也故奔吳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辰姓霍皆與聞乎弑者不去其官者惡其居重位而黨盜賊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氏曰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懼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戎也無罪見執亦稱名外之也易云歸于楚猶云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也。家氏曰戎蠻雖遷於楚亦嘗服屬中夏昭十八年楚乘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定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投歸晉晉人偪畏楚之強盛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是以事京師者事蠻荊晉之罪大矣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於亳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茅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為廟屏其災者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

辛亥 周敬王三十年

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納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為安若私于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况寔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子齊。閏月葬齊景公

劉氏曰喪以三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苟以閏數而書則諸侯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郎子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恃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景公自不能士泰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爲田氏所移天下之事宜無滿乎履霜之戒宰不思乎

壬子 周敬王三十有一年 六年

春城邾瑕

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强城之也聖人因其城邾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張氏曰夫差修怨黷兵以取城七故春秋復狄之

夏齊國夏高張來奔

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張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衞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家氏曰景公故逐長子而樹孽子高國受託孤之寄景公葬甫離時而亂作又不能以死奉荼皆

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

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而資其力君子恥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諡昭王 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嬖子荼公子陽生奔魯陳僖子召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朱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李氏曰齊陽生書入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同書公子而稱國也。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若而陽生與有罪焉。前氏曰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 周敬王三十有二年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寔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鄭衛

高氏曰衛輙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皆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趙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內曰以來內外之辨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而三家歸過於上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善鄭也春秋爭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甲寅周敬王三十有三年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因言霸說于曹伯遂背晉奸宋宋公伐曹將還乃詬之復怒而反遂滅焉。彙纂云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吳伐我

汪氏曰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亦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亦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

夏齊人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歸邾子益于邾

張氏曰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黃氏曰魯以不道肆虐於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子於邾易所謂不威不懲者小人是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故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魯歸益於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夫魯之君臣非真能遷善改過若然較之迷復不返力戰天下之公義以自遂其私而卒至於極敗大壞者則有間矣。汪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乙卯周敬王三十有四年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孔氏曰鄭圍宋雍丘皇瑗復於鄭師外築壘
使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全軍盡禽故書取。
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
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
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
道也。李氏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
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
矣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

夏楚人伐陳

李氏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
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旅
卒楚惠若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
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與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丙周敬王三
辰十有五年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子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
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
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
循以自致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
爾○吳宥函曰公會吳伐齊其勢未至於危
亡之甚也奈何齊人遽弒悼公以說於吳乎
越是四載孔子方修春秋祖之所遠附尚欲
以筆代鉞誅姦諛於既死豈及身親聞哲而
反逸之總之聖人不以疑似斷獄凡弒君者

必得其事寔鈞其黨與或寬其縱而嚴其討
或著其殺而渾其人書法不同同歸於直若
本無其微而以曖昧傳之及果有其事而以
委曲蔽之均非春秋彰善癉惡之旨矣知此
然後可與斷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
卒。愚按鄭楚齊三案皆疑獄也或傳聞之
失寔或仇口之交加故必慎之所謂直道而
行也堯舜之聖不曰罰必當罪而曰罪疑惟
輕孔子之心亦
若是而已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吳氏曰吳猶以齊喪而去之晉
乘齊喪而伐之晉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李氏曰彄蒯瞶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
棄蒯瞶故十五年春蒯瞶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張氏曰春秋卒吳之救而不以人與師稱之
者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楚猶近於中國
也故春秋於楚免其舉號之稱定哀之時吳
主中國吳終於僭夷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
以號舉縱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愚按吳之行兵若以夷虞宮斬祀殺厲之辭
全非中國之紀律故多以號舉諸夏蠻
夷之戮其末流乃至如此可勝慨哉

丁周敬王三
巳十有六年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氏曰春秋詳內而畧外故外之侵伐小書國而曹書四鄙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求曰二子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於魯之國都矣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者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家氏曰聚斂附土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

高氏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於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主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吳氏曰晉既不足以霸諸侯而闕門延盜以來吳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秉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是其志於中國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劉氏曰吳之無道犯閭上國涉數于里之地以伐人之國因求棄疾於人與之得靡焉爾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隣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惟志乎此戰者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女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奔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姞○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大十盍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戊午　十有二年　周敬王三十有七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于孔子子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孤獨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行之又何訪焉○李氏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蓄收區域之饑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以備車馬亦此遺意也緣此賦立里壘出之而令賦於田上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輿觀春秋傳所甚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卑乘次非丘甸所出也○馬披孫子曰公家之費彼車罷馬甲胄弓矢戟楯矛檐丘牛大車此皆用田賦以偏其皆也則其不出於私家明矣令於田而賦之則是既用其力又取其財也不已重乎○王氏曰案賦之本義專為出車計兵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令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自而出則日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我車廣不能後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強吳車充政重二牾不

此說恐非周禮其所授甲授車陷出兵則授子將帥耳

此說似與周禮相合否更詳之

足後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則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吳省函曰前此意如惡昭公薨絕其臧祀黜其主則見末嘗立廟可知昭公未嘗立廟孫子無地可矧況卒于先君薨後二十五年中宮易位已从季氏專政其肯以禮尊之乎觀其不肯為統孔子放經而拜其不得不拜者尊君故也而不聽季氏爭禮者為無後也然則哀姜亦無子何以書夫人書葬也曰哀姜雖誅死僭公不敢不以為母孟子于定公為丘嫂於哀為世母誰其肯以丘嫂世母為母者乎不以夫人之禮殯則宜不以夫人之名書也豈道為諱同姓而已哉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

家氏曰闔閭稱子以其功也夫差稱號以其罪也柏舉有據楚之功艾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為進退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魯吳間地）

上氏曰初衛殺吳行人且姚故衛侯畏吳而竊盟魯宋吳怒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讐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呂氏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十有三年（己未　周敬王三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鄭之間有隙地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罕達救嵒而取其師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李氏曰宋必欲殺元平之族而後已全軍覆沒亦踣前日鄭人之覆敝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

汪氏曰辰陵蜀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寔也宋號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爽世之覇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覇之寔則內外之分不柰而強弱之勢自見矣○趙氏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于經者緣晉吳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覇之義分明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忽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霸諸侯乎○邵子曰大以力勝人者

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又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爽滅為事遂復為越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埋義之師也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孫氏曰孛芒四出曰孛○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家氏曰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妖星于太陽駭常之變也○汪氏曰星孛于東方乃東方恃亂吳爭強而越滅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庚申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汪氏曰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孔氏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濮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始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祭其變遷而紀其差咸者無一累也中國荒裔之

貴所以誅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適也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朱子曰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之自是不祥○愚按四靈之生亦得天地中和之氣故聖人每感之而有作焉因龍馬而畫卦因神龜而敘疇因鳳鳴而作樂因麟至而修春秋其情一也文王繫易而終之以狐蓋曰龍飛虎變之後必有妖媚者起而乘之也孔子作春秋而終之以麟蓋曰衰擾獸嗤之餘必賴遊祥者以教之也是故勝殘去殺忠聖人之百年易俗移風期王者之必世聖人所以開萬世之太平者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用其全則大治依其偏則小康後有作者尚念之哉

春秋集傳附錄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自北以下皆孔氏門人繼獲麟而脩之者也射小邾大夫名句繹小邾地名其來奔也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夫射即三桓之黨也子路之言其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簡公寵闞止陳恒爭權兄弟四乘如公逐闞止而追殺之公怒將出恒曰何所無君執公于舒州闞止不言奔者怙寵致冦不足當大臣之任也

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竪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曹來奔

向魋欲因享公以作亂公知之命其兄左師巢攻之魋遂入於曹以叛使巢伐之不克民逐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其弟司馬牛致其邑與圭焉而適齊陳桓子受魋寶玉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按牛處兄弟之變過篡僭之邦而皆能絜身若此誠無愧於內省不疚者矣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不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竪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下有闕文。饑

辛酉 周敬王四十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至是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按內叛當諱而不諱者孟氏所激過不在君也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陳氏將篡國故逐其世臣也

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晉伐鄭。及齊平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尼見之曰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乃歸成

衛公孟彄出奔齊

壬戌　周敬王四十有一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孔悝之母伯姬蒯聵之姊也通於其豎渾良夫謀納蒯聵良夫與太子昏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奉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乃入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去位而猶書卒者殊其德也公子叔肸有清介之一節猶且得書而況大聖人乎○孔子之先宋人避華督之亂遂君魯以襄公二十二年生仕魯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問官于郯子問禮於老子學琴於師襄訪樂於萇弘季氏遂昭公孔子適齊季氏立定公孔子不仕意加卒乃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為大司寇昭公葬墓道南溝而合諸墓攝行相事從魯侯會齊侯於夾谷郤萊兵拒野享齊人謝過歸汶陽之田墮郈墮費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郊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生乎轍環天下所如多不合畏於匡[illegible]於漸絕糧於陳蔡微服而過宋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平仲沮之楚昭王欲封以書社之地子西沮之將西見趙簡子聞其殺賢遂臨河而返也老而歸魯以斯文自任乃敘書始自唐虞終於秦誓刪詩託始周召附以魯商贊易為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作春秋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正樂考禮欲兼眂夏商而杞宋無徵恒存周之制作而已其門人身通六籍者七十有二人顏淵早死故一貫之傳惟曾參端木賜得聞之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周子曰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者其惟孔子乎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其所述作者後世尊為六經董子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韓子曰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夸邵子曰仲尼贊易自羲有而下祖三皇也敘書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刪詩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昊天之四府者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經也禮樂汙隆于其際矣朱子曰聖人作六經亦欲為萬世之標準今不以聖人為標準却只尋以下第二三著可乎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魯誄尼父漢稱仲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謚文宣王宋加至聖元

加大成明太
號改稱先聖

哀公

春秋集傳十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衛桓書葬是為據事而筆諸冊乃牽及衛侯不當謚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謚以何者別其非議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

〔清〕高士奇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姓名考四卷》提要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一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周天子名謚

平王宜臼 幽王子　桓王林 平王孫　莊王佗 桓王子

僖王胡齊 莊王子　惠王閬 僖王子　襄王鄭 惠王子

頃王壬臣 襄王子　匡王班 頃王子　定王瑜 匡王弟

簡王夷 定王子　靈王泄心 簡王子　景王貴 靈王弟

悼王猛 景王子　敬王匄 悼王弟

周后妃

王姚 莊王妾　陳嬀亦曰惠后 惠王后　隗氏亦曰翟后 狄女襄王后

王穆后亦曰穆后 景王后

周王子

王子克亦曰子儀 桓王子莊王弟　王子頹亦曰子頹 莊王子僖王弟惠王叔

王子帶亦曰太叔帶亦曰甘昭公亦曰太叔亦曰昭叔 惠王子襄王弟　太子晉 靈王長子見國語

王子佞夫 靈王庶子　王太子壽 景王嫡長子　王子朝 景王庶長子

王子趙車　王子瑕　王子廖

周畿內諸侯大夫 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畿內列國同例

虢公忌父　虢公林父亦曰虢仲　虢公　虢
虢仲
周公黑肩亦曰周桓公　宰周公亦曰宰孔亦曰
周公閱　周公忌父死叔帶難　周公楚
尹氏　尹武公　尹言多　尹文公亦曰尹氏亦
曰尹圉子朝黨　尹辛尹氏族亦子朝黨　尹氏固或即尹固
按諸尹傳皆稱尹氏
內史過　內史叔興父　內史叔服
祭公謀父　祭伯　祭公　祭叔

王子虎亦曰王叔文公　王叔桓公不著名　王叔
陳生亦曰王叔簡公
王季子亦曰劉康公　劉夏亦曰劉定公　劉毅
劉子摯亦曰劉獻公　劉蚠亦曰伯蚠亦曰劉
子亦曰劉狄亦曰劉卷亦曰劉文公摯之子　劉桓
公亦曰劉子　劉佗劉氏之族
單襄公名朝　單頃公　單靖公　單蔑　單獻
公　單成公獻公子　單公子愆期　單穆公亦曰
單旗　單武公　單平公　按諸單皆稱單子

召伯廖　召公　召桓公　召戴公　召襄戴公
子　召莊　曰召伯奐　召簡公亦曰召伯盈
按諸召皆稱召伯
毛伯死叔帶難　毛伯衛　毛伯過　毛得亦曰毛伯
按諸毛皆稱毛伯
原伯亦曰原莊公死叔帶難　原伯貫　原襄公貫之子
原伯絞　公子跪尋　原伯魯　原壽過
甘成公叔帶之後　甘景公　甘簡公　甘悼公過簡公
弟　甘平公鰌　甘桓公　又有甘歜未知即成公否

甘大夫襄甘氏之臣
王儋季　儋括
成肅公　成桓公
鞏簡公亦曰鞏成公
周卿大夫士
宰咺　宰渠伯糾　凡伯　南季　仍叔之子
辛伯　榮叔　樊皮亦曰樊仲皮　夷詭諸　蔿
國亦曰子國　邊伯　石速亦曰膳夫　子禽
祝跪　詹父以上六人子頹之黨　蘇子亦曰溫子　王子

黨周劉士 伯服 游孫伯 譚伯 富辰死叔帶難
頹叔 桃子叔帶黨 簡師父 左鄢父 倉葛周陽樊守臣
王孫蘇頃王時與周公閱爭政 聃啓同尹氏爲周公訟蘇者
王孫滿襄王孫 王子服 王子捷亦曰王札子 伯
與與周公楚王叔陳生爭政者或作伯輿或作伯與 瑕禽伯與之臣 陰里
成愆 萇弘 庾皮子庾過 瑕辛 宮嬖綽
王孫沒 劉州鳩 陰忌 老陽子庾過以下七人皆甘悼公之黨
伶州鳩 下門子悼王傳 賓起亦曰賓孟子朝傳
還 姑 發 弱 鬷 延 定 稠子八人皆靈景之族助子朝者
鄩肸羅子 南宮極 南宮嚚極子
陰忌 儋翩賓起以下皆子朝之黨 榮錡氏 慶氏 公
族黨皆周守士大夫 樊齊亦曰樊頃子 陰不佞二人助討子朝者

魯十二公名謚
隱公息姑惠公子 桓公允隱公弟一名軌 莊公同桓公子
閔公啓方莊公子 僖公申閔公兄 文公興僖公子
宣公接文公庶子 成公黑肱宣公子 襄公午成公子
昭公裯襄公子 定公宋昭公弟 哀公蔣定公子
魯夫人不論嫡妾
孟子 聲子 仲子以上惠夫人 文姜桓夫人 哀姜
叔姜 孟任 成風以上莊夫人 聲姜僖夫人 出
姜 敬嬴以上文夫人 穆姜宣夫人 齊姜 定姒以上成夫人
成夫人 敬歸 齊歸以上襄夫人 吳孟子昭夫人 定
姒定夫人哀母 公子荊母哀妾
魯公子臧氏三桓東門子叔自有世系爲卿者亦別見列國同例
子般莊公子 太子赤亦曰子惡 母弟視皆文公子
公衡 公子偃 公子鉏皆宣公子 子野襄公子 公
衍 公爲亦曰務人亦曰公叔務人 公果 公
賁以上皆昭公子 公子荊哀公子
魯卿世系
臧孫氏

公子彄亦曰臧僖伯孝公子　臧孫達亦曰臧哀伯
僖伯子　臧孫辰亦曰臧文仲哀伯子按世本臧孫辰哀伯之孫伯氏缾
之子國語韋昭注從之　臧孫許亦曰臧宣叔文仲子　臧賈
不為鼎　臧為諡不著　臧孫紇亦曰臧武仲皆宣叔子
臧昭伯臧為子名不著　臧會昭伯從弟以下諡不著　臧賓如會子
臧石賓如子　又臧氏之族有臧疇臧堅
孟孫氏　附子服氏
公子慶父亦曰仲慶父亦曰共仲桓公子　公孫敖
亦曰孟穆伯亦曰穆伯慶父子　仲孫穀亦曰文伯

敖子　難亦曰惠叔穀弟　仲孫蔑亦曰孟獻子穀子
仲孫速亦曰孟莊子蔑子　仲孫羯亦曰孟孝伯
仲孫貜亦曰孟僖子　仲孫何忌亦曰孟懿子亦
曰說　彘亦曰孟武伯　孟獻子有庶兄名不著
仲孫茂犬子曰子服它亦曰仲孫它亦曰孝伯其余
占欽伯　吉椒亦曰子服椒一作湫亦曰子服惠伯
它子　子服回亦曰子服昭伯椒子　子服何亦曰子
服景伯亦曰子服伯子回子　仲孫速長子曰孺子
秩　仲孫彘庶長子曰說亦曰南容亦曰南宮縚

亦曰南宮括亦曰南宮敬叔　又有支子公期其
族有孟公綽　孟之側　又公孫敖在齊生二子
名不著
叔孫氏　附叔仲氏
公子牙亦曰叔牙亦曰僖叔桓公子　公孫茲亦曰
叔孫戴伯牙子　叔孫得臣亦曰莊叔茲子　叔孫僑
如亦曰叔孫宣伯亦曰宣伯得臣子　叔孫豹亦曰
叔孫穆子亦曰叔孫僑如弟　叔孫舍一名婼亦曰
昭子亦曰叔孫昭子豹子　叔孫不敢亦曰成子亦

曰叔孫成子舍子　叔孫州仇亦曰武叔不敢子　叔
孫舒亦曰文子州仇子　又叔孫豹二子一曰孟丙
一曰仲壬其子皆在齊　又叔孫氏庶子有叔孫
輒亦曰子張　又其族有公若藐　叔仲彭生亦
曰惠伯叔牙之孫武仲休之子　叔仲帶亦曰叔仲昭伯彭生
孫叔仲皮子　叔仲小亦曰叔仲穆子　叔仲志
季孫氏
公子友亦曰季友亦曰成季亦曰季友桓公子其子早卒名
不著世本云名無佚諡齊仲或云無佚生齊仲齊仲生行父　季孫行父亦曰

季文子亦曰文子友孫　季孫宿亦曰季武子亦曰武子行父子　紇亦曰季悼子亦曰悼子宿子　季孫意如亦曰季平子亦曰平子紇子　季孫斯亦曰季桓子亦曰桓子　肥亦曰季康子亦曰康子又按季氏皆曰季孫　又季孫宿長子曰公彌亦曰公鉏　庶子曰季公鳥申子曰　公鳥弟曰季公亥亦曰季公若　又季悼子子曰公父靖亦曰穆伯不傳著名其妻曰敬姜　公父歜亦曰公父文伯靖子　又意如弟有公之　公甫　意如庶子有季寤亦曰子言

又有季魴侯其族有公鉏極公彌曾孫　又有公何藐

子叔氏

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　公孫嬰齊亦曰子叔聲伯亦曰聲伯叔肸子　叔老亦曰子叔齊子嬰齊子　叔弓亦曰敬子叔老子　叔輒亦曰子叔字伯張謚定伯叔弓子　叔鞅輒弟　叔詣輒子　叔還亦曰成子叔弓曾孫定伯閔之孫西巷敬叔之子　叔青還子

東門氏

公子遂亦曰襄仲亦曰東門襄仲亦曰仲遂莊公子　公孫歸父亦曰子家遂子　仲嬰齊歸父弟

子家氏

子家羈亦曰子家子亦曰子家懿伯杜註莊公玄孫擬歸父之後索隱云孟氏族譜

展氏

司空無駭或曰夷伯展氏之祖　展禽　展喜　展莊叔　展瑕　展玉父二人展氏家臣

魯諸卿大夫士

公子益仲亦曰衆父隱公　公子翬亦曰羽父隱公桓公　費伯亦曰費庈父隱公　衆仲隱公　公子達　申繻桓公莊公　公子溺莊公　單伯莊公命大夫　秦子　梁子　曹劌亦曰曹沫　公子偃　施伯見國語　顓孫生　御孫亦曰匠師慶　圉人犖以上俱莊公　鍼季　公子魚亦曰奚斯閔公僖公　卜齮閔公　卜楚丘桓公至文公時人見閔公文公昭公　展禽亦曰柳下惠　展喜二人再見　公子買亦曰子叢　重館人以上僖公　侯叔夏　縣房甥　富父終甥　單伯　公冉務人　夏

父弗忌 以上文公 太史克 里革 風[illegible] 即太史革 旅
伯子 孝公 施孝叔 施伯子 匡句須 施氏宰 匠慶
禽鄭 郈惠伯 孝公子 郈敬子 郈昭伯亦曰郈
孫 郰人紇亦曰郰叔紇 仲尼父 厚成叔亦曰厚
孫名狳 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 御叔 閔子馬亦曰厚
馬父 歷襄昭定 榮成伯亦曰榮駕鵝 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 鄒鼓父 黨叔 公子慭亦曰子仲
女重 子仲女 司鐸射 請幣祝史 失其名 申須
梓慎 師己 左師展 洩聲子亦曰野洩

林雍 顏鳴 顏高 顏息 冉猛 冉會
無還 富父槐 共劉 子貢亦曰衛賜 公賓
庚 公甲叔子 析朱鉏 微虎 有若 樊遲
名須 林不狃 童汪錡 太史固 公孫有山
宗人釁夏 郭重 高柴亦曰子羔
季氏家臣
南遺 南蒯 佾天 公冶 冶區夫 司徒老
祁慮癸 秦遄 冉豎 陽虎 仲梁懷 公
山不狃亦曰子洩 苦夷亦曰苦越 子陽州 陽越

林楚 仲由亦曰季子 冉求亦曰有子 正
常 管周父
叔孫氏家臣
梁其踁 佾阜 豎牛 杜洩 鬷戾 公若藐
公南 侯犯 工師駟赤 車子鉏商
孟孫氏家臣
御騶豐點 謝息 公孫朝 成大夫 公斂處父亦
曰公斂陽 顏羽 邴洩 公孫宿亦曰公孫成
成宰

魯婦人
公孫敖妻戴己 聲己 己氏 聲伯母管于奚
妻 聲伯外妹施孝叔妻 孟僖子妾薳氏 泉
丘人女 僚 季公鳥妻季姒 秦遄妻秦姬
叔孫豹妻國姜 庚宗婦人 季桓子妻曰南孺
子
魯君之女
紀伯姬 紀叔姬 杞叔姬 莒慶叔姬 女公
子 子般妹 杞伯姬 鄫季姬 蕩伯姬 文公女

子叔姬　齊子叔姬亦曰昭姬　齊高固子叔姬
郯伯姬　宋伯姬亦曰宋共姬　杞叔姬

鄭君名謚
莊公寤生（武公子）　昭公忽（莊公子）　厲公突（昭公弟莊公子）
子亹　子儀亦曰鄭子（莊公子）　文公捷（厲公子）
穆公蘭（文公子）　靈公夷（穆公子）　襄公堅（靈公弟）　悼
公費（襄公子）　成公睔（悼公弟）　僖公髡頑（成公子）　簡
公嘉（僖公子）　定公寧（簡公子）　獻公蠆（定公子）　聲公
勝（獻公子）

鄭夫人
武姜（武公夫人）　鄧曼　雍姞（皆莊公夫人）　陳嬀（昭公夫人）
陳嬀（鄭子妃文公報之）　文羋（文公）　燕姞（穆公母）　江夫人
蘇夫人　姚子　宋子　圭嬀（皆穆公妃）
鄭莊公至穆公時諸卿大夫（穆公以後鄭卿皆出穆族別具世系）
（其穆公以後諸大夫及凡鄭人序七穆之後）
共叔段亦曰京城大叔亦曰太叔　公孫滑（段子）
公父定叔（滑子）　祭仲足亦曰祭足亦曰祭仲　公
子呂亦曰子封　潁考叔　原繁　洩駕（鄭文公末又有）
[illegible]　曼伯　子元　公孫閼亦曰子都　公孫獲
祝聃（史記作祝瞻）　高渠彌　檀伯　子人亦曰語

傳瑕　高克　公子素　孔叔　申侯　鄭世
子華文公子　子臧子華弟　鄭詹亦曰叔詹　堵叔
師叔　公子士文公子　洩堵寇　洩堵俞彌按傳一曰公子士洩堵寇一曰公子士洩堵俞彌杜元凱前註以公子士洩堵寇為一人洩堵俞彌為一人後註則止言堵俞彌鄭大夫又似洩字上屬為公子士讀者此必有誤按傳文文公子自有公子士
孔將鉏　石甲父亦曰石癸　侯宣多　子人九
佚之狐　燭之武　公子瑕文公子　髡屯　皇
武子　商人弦高　公子歸生亦曰子家　公子
宋亦曰子公　公子尨　樂耳　皇戌　公孫申

亦曰叔申　共仲　侯羽　伯蠲行人　石制亦曰
僕叔　公子魚臣亦曰子服　公子曼滿　王子
伯廖
鄭七穆世系穆公徵蘭而生故其後大興于鄭子十三人自靈公襄公而外尚有十一人其世為卿者七家故曰七穆猶魯之三桓也今并十一人可考者俱附見
良氏
公子去疾亦曰子良穆公子　公孫輒亦曰子耳子良
子　良霄亦曰伯有子耳子　良止伯有子
游氏
公子偃亦曰子游穆公子　公孫蠆亦曰子蟜子游子
游眅亦曰子明子蟜子其子曰良　游吉亦曰子大叔
亦曰大叔子明弟注疏游吉子又有子寬　游速大叔子　又子游
庶子公孫楚亦曰子南　又有公孫肸
罕氏
公子喜亦曰子罕穆公子　公孫舍之亦曰子展子展
子　罕虎亦曰子皮子展子　罕嬰齊亦曰子齹子皮
子　罕達亦曰子姚亦曰武子賸子齹子　又子罕
庶子公孫鉏子展弟　罕朔子鉏　子展庶子罕魋

駟氏
公子騑亦曰子駟穆公子　公孫夏亦曰子西子駟子
駟帶亦曰子上子西子　駟偃亦曰子游子上子帶子其子曰絲
又子駟庶子公孫黑亦曰子皙子曰印　又子西
次子駟乞亦曰子瑕駟帶弟　駟歂亦曰子然子瑕子
駟弘亦曰子般子然子　駟秦駟氏族
豐氏
子豐穆公子名不著亦為正卿　公孫段亦曰伯石亦曰子石子豐
子　豐施亦曰子旗伯石子　豐卷亦曰子張施從

國氏
公子發亦曰子國(穆公子) 公孫僑亦曰子産亦曰
公孫[illegible]亦曰子美(子國子) 國參亦曰子思亦曰
桓子思(子産子)
印氏
子印(穆公子名不著死子如之難) 公孫黑肱亦曰子張亦曰
伯張(子印子) 印段亦曰子石(子張子) 印癸亦曰子
柳(子石子) 又有印堇父

孔氏
公子嘉亦曰子孔(穆公子) 公孫洩(子孔子) 孔張(洩子)
然氏
子然(穆公子名不著亦爲鄭卿) 子革亦曰鄭丹亦曰然丹爲
楚右尹(子然子) 然明亦曰鬷蔑
士子孔氏
士子孔(穆公子名不著) 子良(士子孔子)
羽氏
子羽(穆公子名不著與子印俱死) 子名不著 羽頡亦曰馬

師頡(子羽孫) 以上皆穆公之後
鄭穆公以後卿大夫士
鄭賈人 公子班亦曰子如 子駹(班弟) 孫叔(子如子)
孫知(子駹子) 公子繻(班與繻當是襄悼之族) 姚句耳
(使楚與往) 石首 唐苟(鄢陵御名) 侯獳 皇辰(皇戌弟)
皇耳(皇戌子) 皇頡 子狐 子熙 子侯 子丁
孫擊 孫惡(二孫子狐之子諸人當是成公子孫) 王子伯駢(王子
伯廖之子 或曰宜多子) 尉止(子駟) 司臣(子齊) 堵女父(堵寇之後) 侯晉
子師僕(七人殺三卿之盜) 太宰石㚟亦曰子

侯石盂 師悝 師蠲 師觸 師茷 師慧(五人
皆鄭樂師) 堵狗(堵女父之族) 宛射犬亦曰公孫 公孫
揮亦曰子羽亦曰行人子羽(此子羽非穆公子) 裨竈
裨諶 僕展 樂成 馮簡子 尹何 徐吾犯
富子 屠擊 祝㰹 豎柎 羋析 渾罕亦
曰子寬 子上 商成公 公孫登 鄧析 公
孫林 許瑕(罕武子之嬖) 郲張 鄭羅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二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晉君名謚

穆侯 文侯仇穆侯長子 昭侯 孝侯 鄂侯 哀侯 緡侯 小子侯以上翼君 曲沃桓叔成師穆侯子

莊伯桓叔子 武公稱莊伯子 獻公詭諸武公子

奚齊 卓子 惠公夷吾皆獻公子 懷公圉惠公子

文公重耳惠公兄 襄公驩文公子 靈公夷皋襄公子

成公黑臀襄公弟 景公獳成公子 厲公州蒲景公子

悼公周襄公曾孫公子捷之孫孫談之子 平公彪悼公子

昭公夷平公子 頃公去疾昭公子 定公午頃公子

晉夫人

夫人姜氏穆侯夫人 齊姜武公妾獻公所烝申生之母 賈君獻公夫人

大戎狐姬 小戎子 驪姬 驪姬娣以上皆獻公

齊姜 文嬴 季隗 偪姞 杜祁 懷嬴亦曰辰嬴以上皆文公

穆嬴襄公夫人靈成景夫人皆不著 晉悼夫人杞女 晉少姜亦曰少齊 夫人姜氏 衛姬 四姬以上平公 昭公以下所娶皆不著

晉公子

伯僑武公子 太子申生獻公子 伯儵 叔劉 [illegible]

子雍 公子樂皆文公子 孫談悼公父 揚干悼公弟

子慭悼公子

晉女

趙姬文公女趙衰妻 趙莊姬襄公女趙朔妻或曰成公女 平公女楚[illegible]夫人

狄 叔隗趙衰妻

晉卿大夫世系族姓

狐氏晉公族姬姓出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狐突亦曰伯行狐姬父國語但言狐姬伯行之子不言名突杜註以突即伯行爲重耳外祖當從之 狐毛突子將上軍 狐偃亦曰舅犯亦曰子犯毛弟佐上軍 狐溱毛子 狐射姑亦曰賈季偃子佐中軍

狐鞫居亦曰續鞫居亦曰續簡伯狐氏別族爲續氏

欒氏晉公族

欒賓靖侯之孫爲曲沃桓叔傅父字子欒 欒成亦曰欒共子亦曰共叔賓之子死翼侯之難 欒枝亦曰欒貞子成之子將下軍

欒盾枝子將下軍 欒書亦曰欒武子亦曰欒伯盾子初將下軍超將中軍

欒黶亦曰欒桓子書子將下軍 欒鍼黶弟 欒

盈亦曰欒懷子 懷子佐下軍史記作欒逞當是避漢惠帝諱 其族又有欒弗忌 欒京廬 欒糾亦曰弁糾 欒魴 欒樂 欒豹 欒氏之臣又有辛俞 州賓 督戎

荀氏二族一曰中行氏一曰知氏 按行書紀年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叔黯是為荀叔此當為荀氏始

中行氏 以林父將中行故曰中行氏

荀林父亦曰中行桓子亦曰中行伯 先佐上軍後佐中軍後代郤缺將中軍史記注引世本曰逝遨之子逝遨不見於傳無考 荀庚亦曰中行

宣子 林父子初將上軍後佐中軍 荀偃亦曰中行獻子亦曰中行偃亦曰伯游 庚子初佐上軍後將上軍後代知罃將中軍 荀吳亦曰中行穆子亦曰鄭甥 偃子將上軍 荀寅亦曰甲行文子 吳子 其族有中行喜

知氏

荀首亦曰知莊子亦曰知季 亦逝遨之子林父之弟晉成公之壻佐中軍 荀罃亦曰知罃亦曰知武子亦曰知伯 首子初佐下軍超將中軍 知朔 罃長子 荀盈亦曰知悼子亦曰伯夙 罃次子佐下軍 荀躒亦曰知文子 盈子佐下軍 荀甲亦曰知宣子 躒子 荀瑤亦曰知襄子亦曰知伯 按左傳知朔生盈而死注云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亦有據傳文謂盈爲朔之子罃之孫者誤 知盈之子有知徐吾 知甲之子有肖 又知氏之族有知起 知伯國 又有知果亦曰輔果 史記年表又有知開知伯寬率其邑人奔秦註云知開知伯瑤之子 又荀氏之族有荀騅其曾孫曰程鄭 按世本程鄭程季之子 又有荀息未詳世系 又有荀騅 荀家 荀會 荀賓皆荀氏之族

范氏二族一爲士蔿一爲士渥濁

隰叔子 周大夫杜伯之子避周難出奔晉 士蔿亦曰子輿 隰叔之子 士縠 士蔿子 士會亦曰范武子亦曰隨武子亦曰隨季亦曰士季 初將上軍後將中軍按國語註士蔿生成伯缺缺生會 士燮亦曰范文子亦曰范叔 會子 士魴亦曰彘恭子亦曰彘季 會少子佐下軍後 士匄亦曰范宣子亦曰范匄 燮子先佐中軍後代荀偃將中軍 彘裘 魴子 士鞅亦曰范獻子亦曰范鞅 匄子初將下軍後代魏舒將中軍 士吉射亦曰范昭子 鞅子 又有士富亦曰范獻子 國語註范文子之族昆弟 范皋夷 范氏側室子

士渥濁亦曰士貞子亦曰士伯 按國語註渥濁士穆子之子穆子無考或曰渥濁卽士會之弟則當云成伯缺之子今亦無考 士弱亦曰士莊子
士文伯亦曰伯瑕亦名匄 士彌牟亦曰士景伯 士蔑 陰地大夫

郤氏 與步揚同族
郤叔虎亦曰郤豹 郤芮亦曰子公亦曰冀芮 叔虎子 郤稱 郤乞 郤缺亦曰郤成子亦曰冀缺 芮子先將上軍後將中軍 郤克亦曰郤獻子亦曰駒伯亦曰郤伯 缺子先佐上軍後將中軍 郤錡亦曰駒伯 克子先佐上軍後將上軍

步揚 郤犨亦曰苦成叔亦曰郤州 揚子將新軍 郤至亦曰溫季亦曰郤昭子 佐新軍 郤毅亦曰步毅 郤至弟 按世本載叔虎之子有郤義其子曰步揚揚二子曰郤犨曰鵲居鵲居之子曰郤至犨二子波沈于魯步揚犨至雖見傳而世系未詳惟國語註諜世本載之鵲居亦見註及疏
步招當亦步揚之族 郤氏又有郤縠 將中軍城濮時 郤溱 同將佐中軍

先氏 先友先丹木當爲先氏之祖世系未詳
先友 先丹木 先軫亦曰原軫 初佐下軍郤代郤縠將中軍
先且居亦曰蒲城伯亦曰霍伯 軫子初將上軍後代其父將中軍 先克 且居子佐下軍佐中軍 先縠亦曰原縠亦曰彘子 亦且居子佐中軍 先蔑亦曰士伯 將下軍 先都 先僕 先辛 四人不詳所出或亦軫後也

胥氏
胥臣亦曰臼季亦曰司空季子 佐下軍 胥甲亦曰胥甲父 臣子 胥克 甲子 胥童 克子 胥氏又有胥嬰 將新下軍 胥午

伯氏
伯宗亦曰伯尊 國語註云孫伯糾之子 伯州犁 伯宗子入楚

伯嚭 州犁子入吳

籍氏 與董氏同族
孫伯黶亦曰籍黶 以司晉典籍爲籍氏 八世至籍偃 字游籍季之子 按世本黶以下爲司空頡南里叔子叔正官伯司徒公曲沃正少襄司功大伯侯季季生偃偃生談談生奏 籍談 籍奏
辛有 辛廖 共後爲董氏有董因見國語 董狐 董叔 見國語
董安于

女氏
女齊亦曰女叔侯亦曰司馬侯 司馬叔游 女齊子

女寬字叔亦齊子

張氏

解張亦曰張侯張氏意解張之後無考　張老亦曰張孟

張君臣　張骼　張趯

屠氏

屠擊將右行　右行辛注曰賈辛　屠蒯

羊舌氏晉公族

羊舌大夫職父　羊舌職　羊舌赤亦曰伯華　羊舌肸亦曰叔向　羊舌虎亦曰叔虎　羊舌鮒亦曰叔魚皆職子　子容赤子　楊食我亦曰伯石肸子

祁氏晉公族

祁奚晉公子高梁伯之後　祁午奚子　祁盈午子　家臣祁勝　鄔臧　又有祁舉　祁瞞

趙氏

趙夙叔帶之孫公明之子為耿大夫　趙穿夙孫或云夙子　趙旃穿子初佐新下軍後將新軍　趙勝亦曰邯鄲勝旃子　趙朝　邯鄲午孫與勝　趙稷午子按正義自穿以下其家為耿氏別封邯鄲世不絕祀

趙衰史記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國語云成季趙夙子　亦曰孟子餘亦曰原季亦曰子餘亦曰成季亦曰趙成子先將新上軍後代郤溱佐中軍後國語亦當作上軍

趙盾亦曰宣孟亦曰趙宣子襄子文公六年襄公為夷之蒐使盾佐中軍後以陽處父言改蒐于董遂命盾代先且居將中軍

趙同亦曰原同亦曰原叔襄子先為下軍大夫後佐下軍　趙括亦曰屏括亦曰屏季襄子先為公族大夫後為中軍大夫後佐中軍

趙嬰齊亦曰趙嬰亦曰樓嬰襄子為中軍大夫未為卿

趙朔亦曰趙莊子盾子晉成公之壻先代佐下軍後代欒書將下軍

趙武亦曰趙文子亦曰趙孟朔子莊姬所出先代魏顛佐新軍後代士魴將新軍後代荀偃將上軍後代士匄為政將中軍自平公以後傳皆不著軍行

趙成子亦曰趙景子武子父武卒後立為次卿代韓起佐中軍　趙獲亦武子

趙鞅亦曰趙簡子亦曰志父亦曰趙孟成子魯昭公時為將哀公時為政是時晉止四卿亦無三軍矣　趙毋恤亦曰趙襄子亦曰趙孟其兄曰伯魯

附趙氏家臣

鉏麑　靈輒　提彌明亦曰祁彌明　趙羅　欒丁　董安于　尹鐸國策作君鐸　壯馳茲　新穉狗亦曰穆子　郵無恤亦曰王良　傅傁　張孟談

楚隆　少室周　牛談　程嬰　公孫杵臼不見

經傳故不列

魏氏

畢萬 周畢公高之後賜魏以邑爲姓 魏犨亦曰魏武子亦曰武

仲州 畢萬孫芒季之子或曰犨爲萬子 魏絳亦曰魏莊子 史記曰犨

生悼子悼子生絳世本云武仲生莊子無悼子初爲司馬後代趙武佐新軍又代士魴佐新軍又代欒黶將下軍史記云絳謚昭子非是 魏顆 犨子 魏錡 亦犨子 亦曰

廚武子亦曰呂錡 魏相亦曰呂相亦曰呂宣子

錡子悼公初代郤犨佐下軍 魏頡亦曰令狐文子 顆子悼公初代郤至

佐新軍 魏舒亦曰魏獻子 絳子初佐下軍後佐上軍將上軍又佐中軍後

代韓起爲政 魏戊 舒子 魏曼多亦曰魏侈亦曰魏襄

子 舒子 又有魏壽餘 魏氏之族或云犨子

附魏氏家臣有叚規

韓氏 晉公族

韓萬 曲沃桓叔之子或曰周同姓韓國之後 韓簡子輿 萬之孫世本云桓叔

生子萬萬生賕伯賕伯生子輿 韓厥亦曰韓獻子 子輿子初以趙盾薦爲司

馬後將新中軍又將下軍悼公初代欒書將中軍 韓無忌亦曰公族穆

子 厥長子 韓起亦曰韓宣子 厥子初佐上軍又佐中軍後代趙武將中

軍 韓襄 無忌子亦爲公族大夫 叔禽 叔椒 子羽 皆起

子 韓須亦曰韓貞子 起子才爲卿早卒 韓不信亦曰

伯音亦曰韓簡子 須子爲卿未有軍行 韓固 起孫 箕襄

邢帶 二人韓氏族

附韓氏家臣

杜溷羅 厥之御 苑𩣑胡 郤至之右 田蘇 韓起之友

晉卿無族系者

里克 丕鄭父 瑕呂飴甥亦曰呂甥亦曰陰飴

甥亦曰子金 陽處父 太傅 賈佗 太師 箕鄭 上軍將

臾駢 上軍佐 鞏朔 新軍將 亦曰士莊伯

晉獻惠以前大夫士姓名 有世系可考者別錄

師服 梁弘 御戎至故依猗在 頃父 嘉父 潘父

富子 游氏 富子游氏皆桓莊之族 舟之僑 虢大夫奔晉 史

蘇 主卜之官 卜偃亦曰郭偃 梁 東關五 優

施 梁餘子養 罕夷 猛足 僕人贊 俱申生從者

杜原欵 申生傅 小臣圉 寺人披亦曰奄楚亦

曰勃鞮 梁由靡 虢射 屠岸夷 屠岸賈之父賈不見傳不

錄 丕豹 鄭之子 共華 弟賜 賈華 叔堅 騅歂

欒虎 特宮 山祁 共華以下七人爲七輿大夫 家僕徒

蛾晳　慶鄭　司馬說　卜招父

晉文公以後大夫士姓名

介之推亦曰介子推琴操作介子綏　顛頡從亡以檣爇死　豎

頭須亦曰里鳧須　梁弘　舟之僑爲戎右以先歸死

祁瞞以奸命死　芊夜　胥衍　萊駒　王官無地

狼瞫　脊癰　戎津令狐戎右　胥嘉亦曰瑕嘉　公

圻池　鮑癸　逢大夫　解揚　鄭丘緩　綦毋

張　夏陽說　析公楚人奔晉　申公巫臣亦曰屈巫

亦曰子靈楚臣奔晉　雍夜　苗賁皇亦曰苗棼皇楚越

椒之子奔晉　畢陽豫讓之祖　叔羊丘　長魚蟜　清沸

魋　寺人孟張　匠麗氏以上厲公嬖人　鐸遏寇　解

狐　和組父雍子　行人子員　行人子朱　師曠

亦曰子野　虞丘書　邢伯巫臣子　追喜范鞅御

劉難　上弱　箕遺有二人　黃淵、嘉父　司空

靖　郈豫　董叔　郈師　申書　叔羆　樂王

鮒亦曰樂桓子　陽畢　州綽　邢蒯　斐豹

輔躒　死沒　胥梁帶　史趙　絳縣老人　梁

丙　外嬖嬖叔[illegible]　狐父　賈辛祁大夫　司馬

督亦曰司馬烏平陵大夫　箕遺　樂徵　右行詭

成公般　司馬彌牟鄔大夫　孟丙孟大夫　樂霄[illegible]

大夫　僚安楊氏大夫　成鱄　閻沒亦曰閻明　蔡墨

亦曰史墨亦曰蔡史墨亦曰史黯　觀虎　涉佗

成何　梁嬰父　析成鮒　小王桃甲二人范中行黨

繁羽　趙羅　宋勇　公孫尨　王生　張柳

朔二人范氏臣　史龜　司馬寅　董褐或云褐即寅　鄒

魁壘　士茁　長武子

楚君名諡

武王熊通（蚡冒弟） 文王熊貲（武子） 堵敖熊囏（文子）

成王熊惲（又名頵堵敖弟） 穆王商臣（成子） 莊王旅（穆子）

共王審（莊子） 康王昭（共子） 郟敖麇（康子） 靈王虔（名圍康弟） 公子比（康王弟亦曰子干亦曰訾敖） 平王居（一名棄疾康弟）

昭王軫（平子） 惠王章（昭子）

楚夫人

鄧曼（武夫人） 息嬀（文夫人） 楚莊夫人 秦嬴（共夫人）

巴姬（共夫人） 孟嬴 鄖陽封人女（平夫人） 越女（昭夫人）

楚女

江芊 季芊 畀我

附楚婦人

鬬伯比妻䢵子女

楚令尹

（楚無世卿以令尹為相而祖孫父子執政者皆以才顯用人與列國異故獨詳令尹一官餘則概稱卿大夫父子相繼可考者各詳其下無明文者闕之）

鬬祁（武王時按祁無事實未知即伯比否） 彭仲爽（文王時見哀公左傳） 王子善亦曰子元（成王時） 鬬穀於菟亦曰子文（成王時鬬伯比子） 成得臣亦曰子玉（成王時） 蔿呂臣亦曰叔伯（蔿章子成王時） 鬬勃亦曰子上（成王時子上以穀年不著令尹或于文蔿之） 成大心亦曰大孫伯（子玉子穆王時） 鬬般亦曰子揚（子文子莊王時） 越椒亦曰子越亦曰伯棼亦曰伯賁（子文從子莊王時） 蔿艾獵亦曰孫叔敖亦曰沈尹亦曰蔿敖（蔿賈子莊王時） 公子嬰齊亦曰子重（穆王子莊王共王時） 公子壬夫亦曰子辛（莊王子共王時） 公子午亦曰子庚（莊王子康王時） 公子貞亦曰子囊（莊王子共王康王時） 公子追舒亦曰子南（莊王子康王時） 薳子馮（孫叔敖子康王時） 屈建亦曰子木（屈到子康王時） 王子圍卽靈王（郟敖時） 薳罷亦曰子蕩（靈王時） 公子黑肱亦曰子皙（共王子子干時） 陽匄亦曰子瑕（穆王曾孫平王時） 囊瓦亦曰子常（子囊孫平王昭王時） 公子申亦曰子西（平王子昭王惠王時） 公孫寧亦曰子國（子西子惠王時） 成嘉亦曰子孔（亦子王子穆王時在鬬般前）

楚卿大夫

（自左右尹司馬以下楚有二公子伐二稱蕩楚稱公子者多不知何君之子故並太子建等皆列共中諸國皆不能同例也）

薳章（薳爲二字通用） 鬬伯比（楚君若敖之子） 鬬丹 道朔

蔿祭 觀丁父 莫敖屈瑕 莫敖屈重（瑕子） 鬬
緡 鬬放（二人皆權尹） 蔿章亦曰大伯亦曰大閽
鬬御彊 鬬梧 耿之不比 申公鬬班（若敖孫）
王孫游 王孫喜 鬬射師（杜注云即鬬廉若敖子非） 鬬章
屈完（重子） 逢伯 樂師師縉 鬬克亦曰申公
子儀（為大司馬莊王師） 屈禦寇亦曰申公子邊 鬬宜
申亦曰申公子西（後為商公工尹） 申公叔侯 蔿賈亦
曰伯嬴（呂臣子為司馬） 司馬子良（子文弟越椒父） 宛春 王
孫啓（子元子見國語） 榮黃亦曰榮季 潘崇亦曰師叔（穆
王太師） 王子職（成王子） 息公子朱 仲歸亦曰子
家 公子燮（莊王傅與鬬克同作亂） 范山 公子茷 范
巫裔似 期思公復遂 文之無畏亦曰申舟亦
曰子舟 廬戢黎 叔麇 析公臣（奔晉） 子揚窻
子貝 箴尹克黃（子文孫子揚子） 申叔時 潘尫（或云
即潘崇以樂書有師叔楚之崇也語） 公子側亦曰司馬子反 嬖
人伍參 楚少宰 許伯 樂伯 攝叔 潘黨
亦曰叔黨（潘尫子） 許偃 養由基亦曰養叔（後為宮廄
尹） 彭名 屈蕩（完子） 工尹齊 唐狡 蔡鳩居

熊負羈 連尹襄老 公子穀臣 士亹（太子傅）
熊相宜僚 公子丙 司馬卯 申叔展
公子馮 申犀（申舟子） 申公巫臣亦曰屈巫亦曰
子靈 黑要（襄老子） 申叔跪（叔時子） 公子申 公
子成 郎公鍾儀 子閻 子蕩 清尹弗忌（以上
三子巫臣之族） 申驪 公子平 公子辰亦曰太宰子
商 公子罷 伯州犁 工尹襄 叔山冉 穀
陽豎 公子茷亦曰王子發鉤 公子寅 公子
橐師（右司馬） 鄧廖 司馬公子何忌 公子罷戎
屈到亦曰子夕（屈蕩子為莫敖） 屈蕩（為連尹又一屈蕩） 揚
豚尹宜公子格 申叔豫（申叔時孫） 觀起 公子
齮（為司馬） 太宰遠啓彊 沈尹壽 師祁犁 子
彊 息桓 子駢 子捷 子孟（以上五人助令尹屈建滅舒者）
蔿掩（子馮子） 穿封戌 申公子牟 伍舉亦曰
椒舉（參之子奢之父） 椒鳴（伍舉子） 申鮮虞（齊人為楚右尹） 屈
申（屈蕩子） 鬬韋龜（子文元孫克黃之孫棄疾之子） 申無宇亦曰
芋尹無宇亦曰范無宇（或云申叔時之孫） 芋尹申亥（無宇
子） 涓人疇 沈尹射 鍼尹宜咎（本陳大夫） 然丹

亦曰右尹子革 本鄭穆公孫子然之子 彭生 莫敖屈生

建子 薳射 沈尹赤 薳洩 史老亦曰子亹

成虎亦曰成熊 子玉孫 蔿侯 潘子 司馬督

鬬尹午 陵尹喜 閻徐五帥 僕析父亦曰僕夫子晳

工尹路 觀射父 薳居 左史倚相 蔿掩

族 白公子張 蔡洧 許圍 觀從 起子爲尹

須務牟 史猈 太子祿 公子罷敵 二人皆靈王子

枝如子躬 鄭伯 屈罷 鄖公鬬辛 成然子 鬬

巢 鬬懷 辛弟 費無極 司馬子魚亦曰公子

魴 工尹赤 太子建亦曰子大子 平王子 伍奢 舉子

伍尚亦曰棠君尚 伍員 俱奢子 左尹王子勝

司馬沈尹戌 莊王曾孫沈諸梁之父 城父司馬奮揚

薳越 太宰犯 熊相禖 季然 蒍尹然 工

尹麇 鬬且 左尹郤宛亦曰子惡 工尹壽

中廐尹陽令終 匄子 陽完 陽陀 晉陳 鄢將

師 監馬尹大心 公子繁 武城黑 史常

鍼尹固亦曰遠固 吳句卑 王孫由于亦曰吳

由于 爲寢尹 鍾建 爲樂尹 公子結亦曰司馬子期

平王子 公子啓亦曰子閭 平王子 鑪金 隨人 申

包胥亦曰王孫包胥 鬬與罷 葉公沈諸梁亦

曰子高 后臧 葉公弟 藍尹亹 王孫圉 王孫

賈 宋木 潘子臣 小惟子 左司馬眅 單

浮餘 白公王孫勝 王孫燕 勝弟 石乞 市南

熊宜僚 平 子期子 齊管脩 管仲後在楚 圉公陽

公孫寬亦曰魯陽文子 子期子 太師子穀 右領

差車 武城尹公孫朝 子西子 子良 沈尹朱

公子慶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三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齊君名謚

僖公祿父 襄公諸兒(僖公子) 桓公小白(僖公庶子) 武
孟無虧(桓公長子) 孝公昭(桓公子) 昭公潘(桓公子) 齊
君舍(昭公子) 懿公商人(桓公子) 惠公元(桓公子) 頃
公無野(惠公子) 靈公環(頃公子) 莊公光(靈公子) 景
公杵臼(靈公子) 安孺子荼(景公子) 悼公陽生(景公子)
簡公壬(悼公子)

齊夫人

王姬(襄公夫人) 王姬 徐嬴 蔡姬 長衛姬亦曰
衛共姬 少衛姬 鄭姬 葛嬴 密姬 宋華
子(以上桓公夫人) 叔姬(昭公夫人舍母) 蕭同叔子(頃公母夫人)
人 聲孟子(頃公夫人) 顏懿姬 鬷聲姬 仲子
戎子 穆孟姬(叔孫僑如女景公母) (以上靈公夫人) 子仲之重
燕姬 鬻姒 胡姬(以上景公夫人) 季姬(悼公妻)

附齊婦人

郳司徒女 棠姜 莒婺

齊公子 公孫附

東宮得臣(莊公子僖公兄) 夷仲年(僖公母弟) 公子彭生
公子翬(不知何公子) 公子貫亦曰貫 公子組 公
子糾(僖公子) 公子雍(桓公子) 子山 子商 子周
子成 公子固 子工鑄 子角(皆頃公子) 子車亦
曰公孫捷(頃公孫) 公子鉤 公子嘉 公子黔
公子鉏亦曰南郭且于(自駒以下皆景公子) 公孫無知
公孫傁 公孫青亦曰子石(頃公孫)

齊卿世系

國氏(齊公族)

國歸父亦曰國莊子(世本國懿仲之子) 國佐亦曰國武
子亦曰賓媚人(歸父子) 國勝(佐子) 國弱亦曰國景
子(勝弟) 國夏亦曰國惠子(佐孫) 國書(夏子) 國觀(書子)
(檀弓有國昭子當即觀也)

高氏(齊文公子高之後)

高傒亦曰敬仲 高固亦曰高宣子(傒曾孫莊子之孫頃子之子)
子 高無咎(固子) 高弱(無咎子) 高厚(固子) 高止(厚
[illegible]容(厚子) 高豎(止子) 高酀亦曰高偃(敬仲曾孫) 尚

發 高張亦曰高昭子　高無丕按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頃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止又云頃子之孫武子偃卽高酀也據此則固與偃爲叔姪而傳文謂爲敬仲曾孫則是再從兄弟不應相距六七十年此必有誤

管氏姬姓當是管仲後

管夷吾亦曰管敬仲亦曰管仲管嚴仲之子　管至父

管于奚　管脩

鮑氏姒姓鮑文子女爲季氏

鮑叔牙　鮑牽叔牙曾孫　鮑國亦曰鮑文子牽兄子

鮑牧

鬷氏齊公族

鬷朋亦曰鬷成子莊公曾孫戴仲之子　鬷鉏朋曾孫　鬷黨

陳氏嬀姓

陳公子完亦曰敬仲　陳須無亦曰陳文子敬仲孫史記敬仲生穉孟夷夷生孟莊須無莊之子也　陳無宇亦曰陳桓子須無子　陳武子亦曰子彊無宇子史記名開　陳乞亦曰陳僖子武子弟　陳書亦曰孫書亦曰子占乞弟　子上僖子子　陳恆亦曰陳成子亦曰田常乞子　陳瓘亦曰子玉恆從兄　陳莊恆兄　陳豹　陳逆亦曰子行皆陳氏族

崔氏齊公族出自丁公

崔夭　崔杼亦曰武子亦曰崔子　崔成　崔彊　崔明三人皆杼子　又有崔如

慶氏齊公族出自桓公子無虧之後

慶克　慶封亦曰慶季亦曰子家克子　慶佐封弟

慶舍亦曰子之封子　慶嗣亦曰子息　慶繩亦曰

慶奊　麻嬰皆慶氏族

欒氏

公孫竈亦曰子雅惠公孫公子欒之子　欒施亦曰子旗

高氏

公孫蠆亦曰子尾惠公孫公子高之子　高彊亦曰子良

晏氏

晏弱亦曰晏桓子　晏嬰亦曰晏平仲亦曰晏子弱子　晏氂亦曰晏萊　晏圉　又有晏父戎

東郭氏齊公族出自桓公

東郭偃　東郭書　東郭賈亦曰大陸子方

齊諸卿大夫士 公子不知所出者皆再見
公子彭生 連稱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
雍廩 召忽 仲孫湫 賓須無 王子城父
寺人貂亦曰豎刁 易牙亦曰雍巫 邴歜
閻職 蔡朝 南郭偃 公子彊 邴夏 逢丑
父 鄭周父 宛茷 銳司徒 辟司徒 士華
免 王湫 夙沙衛 析歸父亦曰文子亦曰子
家 殖綽 郭最 郭榮 王孫揮 名揚 成
秩 莒恆 申鮮虞 傅摯 申鮮虞之子 曹開 上

之登 邢公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嫳
牢成 襄罷師 狼蘧疏 商子車 商子侯
侯朝 桓跳 夏之禦寇 燭庸之越 杞殖亦
曰杞梁 華還亦曰華周 棠公 棠無咎 侍
人賈舉 州綽 邴師 公孫敖 封具 鐸父
襄伊 僂堙 祝佗父 申蒯 殿茷 王何
太史兄弟四人 南史氏 士孫 烏餘 北
郭佐亦曰子車 司馬竈 公孫晳 梁嬰 子尾宰
士黑 渻竈 孔虺 賈寅 閭丘嬰 閭丘
明 公孫傁 子韓晳 梁丘據亦曰子猶 裔
款 祝固 史嚚 沛虞人 烏枝鳴 北郭啓
佐子 高齮 梁丘據臣 子淵捷亦曰子車 子囊帶
籍丘子鉏 敝無存 犂彌 王猛 邴意茲 邴夏
後 茲施亦曰茲多 朱毛 王甲 江說 王
豹 宗樓亦曰子陽 桑掩胥 公孫夏 公孫
揮 闞止亦曰子我 諸御鞅 公孫言己 太
史子餘 閭丘息 萊章 顏庚亦曰顏涿聚
顏晉 涿聚子

宋君名謚

穆公和武公子宣公弟 殤公與夷宣公子 莊公馮穆公子

閔公捷莊公子 桓公御說閔公弟 襄公茲父桓公子

成公王臣襄公子 昭公杵臼成公子 文公鮑昭公弟

共公固文公子 平公成共公子 元公佐平公子

景公欒元公子 昭公得景公嗣子景公弟禚秦之孫公孫周之子其弟曰啓

宋夫人

襄夫人王姬 共夫人共姬 景夫人景曹

附宋婦人

蕩伯姬 杞姒皇野妻

宋卿世系

華氏戴族

華督亦曰華父督亦曰宋督亦曰太宰督戴公孫公子說之後

華御事督孫子家子 華元御事子 華閱 華臣皆元子

華皐比 華合比 華牼 華亥皆閱子

華無慼亥子 華喜督曾孫督生子家子家生秀老秀老生華鄭鄭生喜 華貙亦曰司馬子伯亦督後

華椒 華弱 華定杜注弱叔孫定椒曾孫傳文稱在椒前世系無考

華啓定子 華費遂華氏族世系無考

華貙亦曰子皮 華多僚 華登皆費遂子

呂封人華豹華氏族 華姓亦華氏族 華吳皐比之宰

樂氏戴族

樂豫戴公元孫公生樂甫衛衛生碩甫澤澤生季甫季甫生子豢伊及樂豫 樂嬰齊

樂舉世系無考 樂呂豫從弟碩甫澤又生夷甫須須生呂為大司寇

樂懼戴公六世孫世系無考 將鉏樂氏族 樂轡亦曰子蕩

樂裔為司寇 樂喜亦曰子罕司城為政衛五世孫世本戴公生樂甫衛衛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喜見檀弓注疏 樂遄為司寇

樂大心亦曰桐門右師 樂祁犂亦曰樂祁亦曰司城子梁

樂輓為司寇 樂舍大心以下皆子罕孫 樂溷亦曰子明

按杜注獨大心不言子罕孫然言子明族及子明責備語知是親支

子明祁子 樂兇 樂茷亦曰子潞以司城為上卿溷子 樂朱鉏輓子

樂得亦曰門尹得

皇氏戴族

皇父充石戴公子為司寇 公子穀甥 司寇牛父皆充石子

按穀甥皇父子而曰公子未詳

皇鄖亦曰大司馬椒之子為人 皇國父充石後世系無考

皇奄傷 皇野亦曰司馬子仲

皇瑗 充石八世孫為右師 皇麇 瑗子 皇鄖般 麇兄 皇非
我 野子 皇伯 亦野子 皇緩 瑗從兄 皇懷 非我從弟
老氏 戴族
老佐 戴公五世孫為司馬
仲氏 莊族
公子成 莊公子 公孫師 成子從世本曰右師戊之子愚按成與戊文相似或
戊即成也 仲江 師之子 仲幾 仲江孫 仲佗 仲幾子
魚氏 桓族
公子目夷 亦曰司馬子魚 桓公子 公孫友 目夷子

魚石 友子 魚府 石弟
蕩氏 桓族
公子蕩 亦曰司城蕩 桓公子 公孫壽 蕩子 蕩意諸
壽子 蕩虺 意諸弟 蕩澤 亦曰子山 虺子
向氏 桓族
向為人 桓公子向父盻之後 向帶 為人從弟 向戌 亦曰合左
師 盻孫向父盻生司城訾守訾守生戌及向鱣 向寧 戌子 向鄭 向
宜 亦曰子祿 皆戌子 向勝 向行 向巢 亦曰右
師 戌孫 向魋 亦曰桓魋亦曰桓司馬 巢之弟[illegible]生東鄰[illegible]

子超超生乘及魋 子頎 子車 司馬牛 皆魋弟
鱗氏 桓族
鱗矔 桓公子公子鱗之子 鱗朱 矔曾孫矔生文文生子公子夷生朱
靈氏
公子圍龜 亦曰子靈 靈不緩 圍龜後
孔氏
弗父何 宋厲公之兄 正考父 弗父何曾孫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
生正考父 孔父嘉 正考父之子其曾孫防叔居魯又二世為叔梁紇又一世為仲尼
宋諸卿大夫士

雍氏 公子游 南宮長萬 亦曰宋萬 南宮牛
猛獲 皆萬子 仇牧 蕭叔大心 公孫固 亦曰
大司馬固 門尹般 公孫鄭 公子卬 孔叔
襄公孫 公孫鍾離 襄公孫 彪班 文公母弟須
帥甸 公子朝 狂狡 羊斟 還無社 宋屬國蕭大夫
公子肥 文公子 西鉏吾 莊朝 伯氏 司里 芮
司徒 太子痤 平公子 惠牆伊戾 寺人柳 戴
惡 公子寅 公子御戎 公子朱 公子固
公孫援 公孫丁 母弟辰 公子地 公子城

公孫忌、司馬疆　鄉甲　宜僚（華費遂侍人）　求
句　鄭翩　臼任　豐愆　廚人濮　翟僂新
莊堇　干犨　肖臧　士平　邊卬　蘧富獵
石彄（褚師段子）　褚師子肥　朱公子朝亦曰宋朝
成讙　鉏延　公文氏　田丙　子儀克（桓司馬臣）
大尹　祝爲　祝襄

衛君名謚
桓公完（莊公子）　州吁（桓公弟）　宣公晉（桓公弟）　惠公
朔（宣公子）　黔牟（宣公子）　懿公赤（惠公子）　戴公申（宣公
孫昭伯子）　文公燬（戴公弟）　成公鄭（文公子）　穆公速（成公
子）　定公臧（穆公子）　獻公衎（定公子）　殤公剽（子叔黑背
子）　襄公惡（獻公子）　靈公元（襄公子）　莊公蒯聵（靈公
子）　出公輒（莊公子）　衛君起（靈公子）　悼公黚
衛夫人（衛女附）
莊姜　厲嬀　戴嬀（以上莊公夫人）　夷姜　宣姜（以上宣公
夫人）　宋桓夫人　許穆夫人、（皆宣姜女）　定姜（定公夫人）
敬姒（宣公夫人）　宣姜（襄公夫人）　婤姶（襄公嬖人）　南子（靈公夫人）
呂姜（莊公夫人）　孔伯姬（靈公女蒯聵姊）
衛公子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孝伯　太子伋亦曰急
子　公子壽　昭伯頑　齊子（昭伯長子）　叔武亦曰
夷叔　公子瑕亦曰子適　子儀（皆成公弟）　子叔黑
背（定公弟）　子展　子蟜　子伯　子皮　子行
子鮮亦曰公子鱄（獻公弟）　孟縶亦曰公孟（靈公兄）

公子郢亦曰子南靈公子世本曰郢子　大子疾　公子青

公孫般師襄公孫

衛卿世系

孫氏武公之後七世而至良夫其先有惠孫孫武仲

孫莊子見哀公爲文名不著　孫昭子名不著　孫良夫亦曰

孫桓子　孫林父亦曰孫文子良夫子　孫蒯林父子

孫嘉　孫襄亦曰伯國皆蒯弟

甯氏亦武公之後至甯喜爲九世

甯跪　甯速亦曰甯莊子　甯俞亦曰甯武子速子

甯相俞子　甯殖亦曰甯惠子　甯喜亦曰悼子

亦曰甯子殖子

北宮氏成公之後

北宮括亦曰懿子武公曾孫　北宮遺括子　北宮佗亦

曰文子　北宮喜亦曰貞子　北宮結

公叔氏獻公後

公叔發亦曰公叔文子世本發亦作拔何晏論語注作公孫枝枝字當即拔

字之誤　公叔戍亦曰公叔朱發子

石氏

石碏亦曰石子、石厚碏子　石祁子碏之族石駘仲之子名不

著　石稷亦曰石成子碏四世孫　石買亦曰石共子

稷子　石惡亦曰悼子買子　石圃惡從子　石曼姑

石魋曼姑子

孔氏姞姓

孔嬰齊　孔達禮記稱莊叔當謚莊子　孔烝鉏亦曰孔成

子達孫禮記曰成叔　孔羈烝鉏子　孔圉亦曰仲叔圉亦

曰孔文子羈曾孫禮記曰文叔　孔悝圉子　按世本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

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見禮記祭統注疏

太叔氏太春秋作世古太世二字通用故王太子曰王世子

太叔儀亦曰太叔文子　太叔申亦曰懿子儀孫

太叔疾亦曰世叔齊亦曰悼子申子　太叔遺亦曰

太叔僖子疾之弟

王孫氏

王孫賈　王孫齊

史氏

史朝　史鰌亦曰史魚朝子禮記謂之柳莊　史苟亦曰文

子朝

衛氏
公子郢亦曰子南（靈公子） 公孫彌牟亦曰子之亦曰文子亦曰木（郢子權引有司寇惠子亦曰惠叔 蘭彌牟弟也彌牟子曰簡子瑕）
齊氏
齊惡 齊豹
褚師氏
褚師圃 褚師子申 褚師定子 褚師比亦曰褚師聲子
衛諸卿大夫士
右宰醜 獳羊肩 渠孔 子伯 黃夷 華龍滑 禮孔 禮至 元咺 元角 鍼莊子 士榮 周歂 冶廑 向禽 仲叔于奚 太師師曹 遂伯玉 尹公佗 庾公差亦曰子魚 公孫丁 右宰穀 殖綽 孫鉏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 公子荆 趙黶 屠伯 宗魯 祝鼃 華齊 慶比 公南楚 華寅 鴻駵魋 析朱鉏亦曰成子 渠子 子玉霄 子高魴 彪傒 子行敬子 祝鮀亦曰祝佗

亦曰子魚 公孟縶（子孟縶） 滑羅 趙陽 戲陽速 夏戊亦曰夏丁氏（晉悼公子慭之子） 行人子羽 子木 渾良夫 寺人羅 欒寧 名獲（疑） 子路亦曰季子亦曰仲由 子羔亦曰高柴 公孫敢 石乞 孟黶 司徒瞞成亦曰還成 鄄武子亦曰肹 子伯季子 許公爲 占夢嬖人 胥彌赦 匠氏 戎州己氏 彭封彌子亦曰彌子瑕 公文要亦曰公文懿子 司寇亥 司徒期 優狡 拳彌 鄄子士 祝史揮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考卷之四 國語附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註

陳君名謚

桓公鮑 子文公 厲公躍 子桓公 莊公林 弟厲公 宣公杵臼 弟莊公 穆公款 子宣公 共公朔 子穆公 靈公平國 子共公 成公午 子靈公 哀公溺 子成公 惠公吳 哀公孫 偃師子 懷公柳 子惠公 閔公周 子懷公

陳夫人

哀公元妃鄭姬 二妃 下妃

附陳婦人

夏姬

陳公子

太子免 太子禦寇 悼太子偃師 公子㽘 公子勝

陳大夫

五父亦曰陳佗 鍼子 公子完亦曰敬仲 顓孫 女叔 原仲 轅濤塗亦曰轅宣仲 轅選 御叔 少西子 徵舒父 洩冶 公孫寧亦曰孔寧 儀行父 夏徵舒亦曰少西氏亦曰夏南 袁僑 公子黃 慶虎 慶寅 慶樂 鍼宜咎 司馬桓子 貢獲 孔奐 公子招 公子過 干徵師 袁克 夏齧 公孫佗人 逢滑 轅頗 轅咺 宗豎 轅買 公孫貞子 芊尹蓋

曹君名謚
桓公終生穆公子 莊公射姑桓公子 僖公亦莊公子
昭公班僖公子 共公襄昭公子 文公壽共公子
宣公廬文公子 成公負芻宣公庶子 武公滕成公子
平公須武公子 悼公午平公子 聲公野悼公弟 隱
公通聲公弟 靖公露聲公弟 曹伯陽靖公子
曹大夫
曹羈莊公子 僖負羈妻 曁侯孺 公子首 公
子欣時亦曰子臧 公孫會子臧子 翰胡 公孫
彊亦曰司城彊

蔡君名謚蔡君春秋經自桓侯皆如列國稱公左傳史記則皆稱侯
宣公考父戴侯子 桓侯封人宣公子 哀侯獻舞桓侯
子 穆侯肸哀侯子 莊侯甲午穆侯子 文侯申莊侯
子 景侯固文侯子 靈侯般景侯子 平侯廬隱太子友
之子 悼侯東國平侯弟 昭侯申悼侯子史記作甲是 成侯
朔昭侯子
蔡大夫
蔡季 司馬公子燮 公子履 太師子朝 公
孫歸生亦曰子家亦曰聲子子朝子 朝吳聲子子
公子元 公子乾皆昭侯子 公子駟 公孫獵 公
孫翩 文之鍇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孫盱亦
名霍

秦君名謚

文公 襄公子　寧公 文公孫 靖公子　出子 寧公幼子　武公 寧公長子　德公 武公弟　宣公 德公子　成公 宣公弟　穆公

任好 成公弟　康公罃 穆公子　共公稻 康公子　桓公 共公子　景公 桓公子　哀公 景公子　惠公 哀公孫 夷公子

悼公 惠公子　厲共公 悼公子

秦夫人 晉女

穆姬　女簡璧

秦大夫 由余之屬不見經傳者不載

百里奚亦曰井伯　蹇叔　泠至　公子縶 記曰子顯

大夫子明 或曰郎孟明恐非　公孫枝亦曰子桑　丕豹　卜徒父　小子憖　杞子　逢孫　揚孫

百里孟明視亦曰孟明 奚子　西乞術 蹇叔子　白乙丙　奄息　仲行　鍼虎　繞朝　杜回　成差

不更女父　史顆　士雅　庶長鮑　庶長武

庶長無地　右大夫說　右大夫詹　后子鍼亦曰伯車　子蒲　子虎　醫緩　醫和

越君名謚

越子允常　越子勾踐 允常子　太子適郢

越大夫

常壽過　胥犴　公子倉　壽夢　大夫種亦曰文種　疇無餘　謳陽　范蠡　后庸亦曰舌庸

苦成　臯如　諸鞅　諸稽郢

許君名諱
許莊公 穆公新臣 僖公業 昭公錫我 靈公甯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世子止悼公子
許大夫
百里

邾君名諱
儀父 子瑣儀父子 文公蘧篨子瑣子 定公貜且文公子 宣公經定公子 悼公華宣公子 莊公穿悼公子 隱公益莊公子 桓公革隱公子 邾君何桓公弟
邾夫人
齊姜 晉姬
邾大夫
捷菑 庶其 畀我 羊羅 公孫鉏 徐鉏
丘弱 茅地 黑肱 夷射姑 茅夷鴻亦曰戌

小邾君名謚

郳黎來亦曰小邾子　穆公自穆公以後盟會皆有小邾子不著名謚無考

小邾大夫

小邾射

吳君名謚

吳子壽夢乘　吳子諸樊遏壽夢子　吳子餘祭諸樊弟　吳子夷昧餘祭弟　吳子僚亦曰州于夷昧子　吳子闔廬光諸樊子　吳子夫差闔廬子

吳大夫

延州來季子亦曰季札　壽越　屈狐庸　蹶由　公子苦雂　僂州員　伍員亦曰子胥亦曰申胥　鱄設諸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　太宰嚭亦曰子餘　子山　夫槩王亦曰堂谿氏　太子終纍　洩庸　王犯　王子姑曹　徐承　胥門巢　展如　行人且姚　太子友　王子地　王孫彌庸　壽于姚　申叔儀　王孫雄　華登　行人奚斯　右畸　少司馬玆　勇獲　王孫苟　公子慶忌

滕君名謚

滕侯　宣公嬰齊　昭公　文公　成公原　悼公　頃公結　隱公虞毋

薛君名謚

薛侯　薛伯　獻公穀　襄公定　薛君比　惠公夷 又名寅

薛大夫

薛宰

杞君名謚

武公（謀娶公子） 靖公（武公子） 共公（靖公子） 惠公（共公子或作德公） 成公（惠公子） 桓公姑容（成公弟） 考公匄（桓公子） 文公益姑（孝公子） 平公郁釐（文公弟） 悼公成（平公子） 隱公乞（悼公子） 僖公過（隱公弟） 閔公維（僖公子）

杞夫人

杞伯姬（魯莊公女） 杞叔姬（魯宣公女）

莒君名謚

茲平公 紀公庶其 季佗 渠丘公朱 犂比公密州（又名買朱鉏） 展輿 著丘公去疾 共公庚輿 郊公

莒夫人

向姜 叔姬

莒大夫

莒慶 莒挐 公子務婁 瞀胡 公子滅 太子僕 牟夷 公子鐸 公子意恢 蒲餘侯亦曰茲夫 苑羊牧之 烏存

附諸小國君臣見經傳者

杞侯　杞伯姬　杞叔姬(皆杞夫人)　裂繻　杞季(皆杞大夫)

鄫子(有二一在僖公時爲宋襄公使邾人用之一在宣公時爲邾戕之)　鄫世子巫　鄫季姬(魯僖公女爲鄫夫人)　莒女(爲鄫夫人)

鄧侯吾離　鄧祁侯　騅甥　聃甥　養甥(皆鄧大夫)

芮伯萬　芮姜

沈子揖　沈子逞　沈子嘉

隨侯(一見魯桓時一見魯定時)　季梁　少師　鑪金(皆隨大夫)

唐惠侯　唐成公

胡子髡　胡子豹

虢叔亦曰虢公　虢公醜　虢公林父　祝應

宗區　史嚚(皆虢大夫虢公多爲周卿士故亦見于周)

蕭叔　蕭同叔

成鑾子壽　成鑾子赤

郕伯　太子朱儒

虞公(在桓僖二公時)　虞叔　宮之奇(虞大夫)

[illegible]商公欵　南燕仲父

介葛盧

無終子嘉父　孟嘉(嘉父臣)

邢侯　國子(邢大夫)

遂(君不著)　因氏　工婁氏　須遂氏　領氏

萊共公浮柔　正輿(萊大夫)

徐子　徐子章羽　儀楚(徐大夫)

梁伯　卜招父(梁臣)

潞子嬰兒　潞伯姬(晉景公姊)　酆舒(潞臣)　仲章(潞賢人)

穀伯綏　牟人　葛人　頓子牂　舒子平

肥子緜皋　鼓子鳶鞮　戎子駒支(其先姜戎氏)　宿男　滑伯　郜子　郯子　郯伯姬　鄟子　鄅夫人(宋向戌女)　譚子　弦子　偪陽子　陸渾子

荀侯　賈伯　息侯　黎侯　賴子　淳于公

祁子　夔子　宗子　舒鳩子　鍾吾子　巴子

韓服(巴臣)　麇子　白狄子　驪戎男(羅君不著)　伯嘉(羅人)

左傳姓名考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丕鄭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犂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已楚婦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芊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姬併列之夫人條中尤為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並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為篇而虢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併為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九卷

〔清〕朱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測微十三卷》提要

古之釋經者一曰攷二曰徵春秋目左氏微釋氏微張氏微而
外又有春秋微指春秋尊王發微春秋續義發微蓋思釋其微
旨也竊嘗以爲春秋與他經不同他經多說理而春秋爲紀事
理或可以意推而事則難以懸測索微言於春秋尤微乎微者
也禮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論者以爲按所繫之辭合其所記
之事比而屬之其事既存其義自顯厥筆削微旨可得而見不
如聖經辭簡義奧寓意宏深說經者惟有先見策書原本然後
筆削之義可求筆削義明然後聖人所以去取予奪之意可識
今筆削之跡自昔無徵求其原本改本具在者但有公羊所引

春秋測微　序　一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一條
若左傳所稱甯殖言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
經祇書衛侯衎出奔齊其爲聖人所改與否已未可定至稱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乃僅有改本併不知原本爲何語則其孰爲
史官記載孰爲聖人筆削將何從而辨之又況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事既屢變文亦屢更是以比事之例有順文上下而爲比
者有分別事類而爲比者屬辭之例有事同而辭不同者有事
不同而辭同者左氏躬爲國史親覽載籍公穀授目經師去古
未遠宜於聖經微旨無不妙合然或則事詳而義疏或則義精

迪且似字 六宗敘

而事謬。學者生數千百載之後。欲以所書推所不書。以所不書
揣度所書。自非尋其始終。通其脈絡。因事以核其義。據義以斷
其事。參稽互證。融會全經而折衷之。鮮必有疑其義而害其事。
否則執其事而害其義。又且不然。於此則以為襃。於彼則以為貶。
舞其文而事義俱害。不免如前人之所譏者。至于官名地名人
名之外。并歲時日月之偽傳於當世。事實不能縷析條分。則於
聖人筆削之旨。必不能推求詳盡。類例愈繁。大義愈隱。而微言
不且愈晦哉。海昌朱樵叟先生著有春秋測微十三卷。埽除一
切穿鑿附會之弊。以經解經。經有者不敢疑。經無者不敢信。第

一卷備記王朝列國年系謚號。附及諸卿氏族。可以得時勢之
詳。十二公各為一卷。備載經文事實。兼註地名嗣世。可以探筆
削之意。其說以胡傳為宗。而於傳之深刻過當者。時為糾正。如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即駁貶而書名之說。公敗齊師于長勺。
即駁詐戰曰敗之說。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即駁君與臣同殺則
稱國之說。吳子使札來聘。即駁去公子責其讓國之說。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田。即駁聖人自序其功之說。若斯之類。不可殫述。
大旨主於簡易正直。言必有本。意必持平。酌情理之中而立褒
貶之準。不肯依附牽就。致蹈强經從傳之習。至其於夏時冠周

月之說。則謂不應匹夫竊議禮之柄。於杞滕稱子。則謂春秋無
黜陟諸侯之理。於趙盾則數以三罪。謂司馬昭之不若。而辨左
氏為法受惡之誣。於歸生則斥其畜老為戲言。而據鄭人斲子
家之棺之事。定為謀逆之首惡。大義凛然。足以翊綱常而扶名
教。深有合於別嫌疑明是非之微旨。又以莊公二十七年公子
友如陳。未復。至閔公元年始歸。揆以當日情事。及左傳請復季
友。使召諸陳之文。信而有徵。尤發前人所未發。視彼逞私見而
汩聖經。與拘舊說而昧新義者。相去奚啻倍蓰。固春秋家所當
寶貴矣。先生是書初上
秘府。世間未有刊本。學者無由得見。今先生裔孫半塘刺史。來
宰六合。將附其書於剞劂氏。遂得先生手錄本而讀之。竊幸見
先生親筆之書。有若親炙先生之門。且喜先生子孫克承家學。
並能廣先生之傳。益信能發聖人之微言者。其後決不憂式微
也。爰不揣固陋。謹述大凡於簡端。併以質諸半塘。
道光庚子林鐘月既望皖松後學田浚敬識於六峯書院

春秋測微跋

吾師朱半塘先生以其曾祖樵叟老人所著春秋測微十二卷屬埴校正譌脫將付之攻木氏埴攟取說春秋之書比而讀之以審其異同既卒業復於師曰謹案春秋正義述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則造膝之言不誣也以經考之如鄭伯克段于鄢天王狩于河陽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衛侯出奔齊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及公薨以不地見弒師以戰見敗夫人奔曰孫内殺大夫曰刺吳楚不書葬宋盟先晉之類非讀左氏傳烏知為聖人之所修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旨哉言乎公穀雖義例精嚴而比附日月頗傷繁瑣然遺文隊緒尚有存焉唐人始束三傳於高閣而肊說滋矣宋胡文定公傳為經筵進講之書大半借題發揮自成一說而攻之者紛起蓋是非之心不可沒也是書大旨宗左氏而兼采公穀及諸儒之說雖頗右胡傳然駮議者一百數十餘事且指其失曰迂曰鑿曰此胡氏之春秋非聖人之春秋深切著明殆擇善而從不苟為同異者與至其詞旨淳實不為横鶩别驅之習尤春秋家所不可廢之書也

春秋測微

卷首

東海樵叟朱奇齡述

王朝世次

周自平王東遷洛陽舉豐鎬之地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至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始入春秋為魯隱公之元年王名宜臼在位五十一年崩孫林立是為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子佗立（乙酉魯桓公十六年）是為莊王在位十五年崩子胡齊立（庚子魯莊公十三年）是為僖王亦曰釐王在位五年崩子閬立（乙巳莊十八年）是為惠王元年有子頽（王弟）之亂出奔溫鄭伯虢公帥師殺子頽奉王歸于周其後王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會于首止以定之惠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鄭立（庚午魯僖九年）是為襄王二十四年以王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晉文公迎王入于王城殺太叔（即帶）亂乃定在位三十三年崩子壬臣立（癸卯魯文九年）是為頃王在位六年崩子班立（己酉文十五年）是為匡王在位六年崩弟瑜立（乙卯魯宣三年）是為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子夷立（丙子魯成六年）是為簡王在位十四年崩子泄心立（庚寅魯襄二年）是為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崩子貴立（丁巳襄二十九年）是為景王太子聖早卒少子朝有寵于王欲立之未果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單子劉子立王次子猛（辛巳魯昭二十二年）子朝亂王室會王猛卒（是為悼王）同母弟丐立（壬午昭二十三年）是為敬王周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亂于王室者四年晉荀躒籍談帥師會劉單克之王子朝奔楚王室乃定春秋終于哀公十四年蓋敬王三十九年也

附世族

王子虎王叔簡公王叔桓公

劉康公（即王季子）定公獻公文公桓公

單伯襄公頃公靖公獻公成公穆公武公

列國世次

魯姬姓侯爵周公旦之子伯禽父始封于魯七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以平王之四十有九年己未立在位十一年卒弟桓公軌立（庚午桓王九年）在位十八年被弒于齊子莊公同立（戊子莊王四年）在位三十二年卒子閔公啟方立（庚申惠王十六年）在位二年卒兄僖公申立（壬戌惠十八年）在位三十三年卒子文公興立（乙未襄王二十六年）在位十八年卒子宣公倭立（癸丑匡王五年）在位十八年卒子成公黑肱立（辛未定王十七年）在位十八年卒子襄公午立在位三十一年卒子昭公稠立（庚申景王四年）在位二十五年討季氏弗克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卒于乾侯季氏廢太子立公弟定公宋（壬辰敬王十一年）在位十五年卒子哀公蔣立（丁未敬王二十六年）在位二十

有七年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弗克因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乃復歸卒於有山氏而春秋則以十有四年終焉其後傳悼公寧元公嘉穆公顯共公奮康公屯景公匽平公叔文公賈傾公讐自悼公以後魯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起隱公至傾公凡二十一世為楚所滅

附世族

孟孫氏（即仲孫氏）公子慶父桓公之子也莊公卒子般立共公（即慶父）使賊殺之閔公立共仲又使賊殺之奔莒季友立僖公討共仲於莒乃縊而死立其子公孫敖為後是為穆伯卒於齊子穀嗣

春秋測微　三

是為文伯其次子惠叔請其父喪歸葬之（惠叔名難）文伯卒子蔑嗣是為獻子獻子卒子速嗣是為莊子莊子卒子羯嗣是為孝伯孝伯卒子貜嗣是為僖子僖子卒子何忌嗣是為懿子（南宮敬叔适亦僖子之子）懿子卒子彘嗣是為武伯終哀公之世其出自獻子者則又有子服宅子服椒子服回子服景伯凡四世

叔孫氏公子牙亦桓公之子也與慶父謀為亂故季友鴆之而死立其子公孫茲為後茲卒子叔孫得臣嗣是為莊叔莊叔卒子僑如嗣僑如有罪奔齊弟豹亦往魯人召豹而立之是為穆子穆子卒子婼嗣是為昭子昭子以昭公孫於齊告季孫而請復之季孫諾而復叛昭子以為欺君遂自殺也子不敢嗣是為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是為武叔武叔卒子舒嗣莊叔同產則有叔仲彭生是為惠伯為襄仲所殺傳叔仲帶叔仲小凡三世

季孫氏季友亦桓公之子也立僖公有功於魯賜之汶陽及費而季氏始大是為成季成季卒子無佚嗣無佚卒子行父嗣是為文子相三君有賢名文子卒子宿嗣是為武子武子廢長子公彌而立少子紇武子卒子紇嗣是為悼子悼子卒子意如嗣是為平子平子卒子斯嗣是為桓子桓子卒子肥嗣是為康子先哀公而沒世專國政

春秋測微　四

東門氏公子遂（即仲遂）莊公之子也殺子赤立宣公秉國之政遂卒子歸父嗣宣公之末年歸父謀諸公欲以晉人之力去三桓而張公室遂聘於晉適公薨季文子乃追論其父殺嫡立庶之罪逐東門氏子家（即歸父）奔齊魯人立其弟仲嬰齊為後

子叔氏叔肸宣公之弟也不義其兄終身不仕傳公孫嬰齊（是為子叔聲伯）叔老叔弓叔輒（伯張）輒弟鞅叔詣叔還（叔弓曾孫）凡七世

臧孫氏公子彄惠公之弟也是為臧僖伯傳臧哀伯伯氏瓶臧文仲達臧宣叔許臧武仲紇武仲得罪奔邾請立後於魯魯人立其兄臧為傳子臧昭伯昭伯之從弟會（臧會子）為讒於臧氏而

逃於季氏臧氏將執之入季氏之門平子怒拘臧氏老於是季
臧相惡故昭伯從昭公出亡平子乃立會為臧氏後傳臧賓臧
石凡九世
孔氏弗父何出於宋傳宋父周世子勝正考父孔父嘉金父睪
夷防叔伯夏叔梁紇仲尼(兄曰伯尼)凡十一世
展氏公子展之孫無駭為司空及卒隱公命以展為氏展禽(即柳下惠)展喜皆其後也
齊姜姓侯爵系出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有功賜姓
姜氏謂之呂侯商末太公望佐武王定天下以功封於齊傳世

十有二至僖公祿父九年始入春秋蓋魯隱公元年也在位三
十三年卒子襄公諸兒立(魯桓公十五年)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子糾皆
出亡於外在位十二年為無知所弒桓公小白(襄公弟)立稱伯於
諸侯(魯莊九年立)在位四十三年卒子孝公昭立(魯僖十八年)在位十年
卒弟昭公潘立(僖二十八年)在位二十年卒子舍立公子商人(昭公弟)
弒舍自立(魯文公十五年)是為懿公在位四年為其臣邴歜閻職所弒
兄惠公元立在位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在位十七年卒子靈
公環立在位二十八年卒子莊公光立(魯襄二十年)在位六年為其
臣崔杼所弒弟景公杵臼立(襄二十六年)在位五十八年卒子安孺

子荼立(哀六年)其臣陳乞弒之立悼公陽生(景公子)在位四年卒(左氏曰弒)
子簡公壬立(哀十一年)在位四年其臣陳恒弒之立其弟平公驁
而春秋終於是年云是時田常(即陳恒)相平公專齊之政割齊安
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其君守位而已傳宣公積康公貸卒遂
絕呂祀田氏卒有齊國

附世族

高氏自高傒相齊傳高固(宣子)高厚(崔杼殺之)高無咎(奔莒皆閭子)二人高止
(被放厚子)高弱(無咎子)止子高豎叛齊人立高酀為後傳高偃高張(昭子)
(奔魯)弱之子高無平有後於齊

國氏自國歸父為命卿傳國佐(被殺)國勝(被殺)及弟弱弱子國夏(惠子)
(奔莒)齊人立夏之子國書傳國觀終平公之世
鮑氏自鮑叔牙奉桓公為管仲而立伯功其後人見於春秋傳
者則有鮑牽(被譖刖足是為莊子)鮑國(文子牽弟)鮑牧(穆公殺之)世次已不可考
晏氏自晏桓子弱始見於春秋傳晏嬰(平仲)晏圉(奔魯)凡三世
閭丘氏閭丘嬰閭丘明閭丘息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陳氏自陳公子完(敬仲)奔齊(桓公之世)傳穉孟湣孟陳須無(文子)陳無宇
(桓子)陳開及其弟乞(僖子)乞弒安孺子立悼公而陳氏始大至陳恒
(成子)兄弟六人(闞子陳豹陳瓘陳逆乞子陳莊陳書及恒)强横尤甚恒遂弒簡公專齊

政而篡齊之勢成矣

晉姬姓侯爵成王封弟叔虞於(于)唐都翼傳八世至穆侯夫人姜氏生世子名之曰仇(以條之役故也)其弟名曰成師(以千畝之戰有功)穆侯卒子文侯仇立傳子昭侯伯乃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魯惠公之三十年晉大夫潘父弒昭侯將納曲沃伯不克晉人立孝侯平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郤鄂侯二年始入春秋蓋魯隱公元年也(己未)是時晉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鄂侯六年(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鄂侯奔隨其明年翼人迎翼侯歸納諸鄂故稱鄂(晉別邑)侯桓王立鄂侯

之子光於(于)翼是為哀侯曲沃武公伐而獲之小子侯立曲沃伯(武公)誘而殺之遂滅翼桓王復立其弟緡於(于)晉在位二十七年為曲沃所滅(莊十六年癸卯)

曲沃武公稱立三十八年(莊十六年)滅晉而并其地盡以寶器賂僖王王命以一軍為晉侯其明年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嬖驪姬生子奚齊於是殺世子申生逐羣公子屬奚齊於(于)荀息而立之獻公在位二十六年卒荀息立奚齊里克弒之又立其弟卓克又弒之夷吾入是為惠公(僖十年辛未)在位十五年卒子懷公圉立秦人殺之納重耳於(于)晉是為文公(僖二十五年丙戌)稱伯於諸侯在位八年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甲午)復伯在位七年卒子靈公夷皐立(文七年辛丑)在位十四年其臣趙盾弒之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宣三年乙卯)是為成公在位七年卒子景公孺立(宣十年壬戌)在位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成十一年辛巳)在位八年為其臣欒書中行偃所弒迎公子周立之(襄元年己丑)是為悼公復伯在位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襄十六年甲辰)在位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昭十一年庚午)在位六年卒子頃公去疾立(昭十七年丙子)在位十四年卒子定公午立(昭三十年庚寅)在位三十七年而春秋以三十一年(哀十四年庚申)終焉其後傳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凡六世韓趙魏(烈公時已受王命為諸侯)遂

滅晉而分其地晉絕不祀

附世族

趙氏造父七世孫趙夙始仕於(于)晉傳公孟趙衰從文公出七反國以功封原大夫任國政(謚成季)趙盾因之(謚宣孟)傳子朔屠岸賈殺之并殺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子武以遺腹得脫後遂復其田邑如故平公時為正卿秉政(謚文子)傳子成(謚景叔)孫鞅(謚簡子)鞅子無恤(謚襄子)立其從子浣(伯魯子義讓已)稱獻侯子籍受王命為諸侯(謚烈)曰而春秋傳終於(于)無恤云

魏氏畢公高之苗裔畢萬事晉獻公以功封於(于)魏遂為魏氏萬

顆

之子魏犨(武子)從文公出亡反國封列大夫治於(于)魏武子生悼子
悼子生莊子(魏絳)佐悼公定伯從治安邑(絳之昆弟呂錡魏顆皆晉大夫)莊子生
獻子(魏舒)滅祁氏而分其邑使其子魏戊治之(錡之子相頡之子頡亦皆晉大夫)
獻子生襄子(魏曼多)傳魏豹魏斯斯受命為諸侯(謚曰文侯)而春秋傳
終於(于)豹云

韓氏韓之先與晉同姓其後事晉有功得封於(于)韓原曰韓武子
傳韓簡子與三世而至韓厥居卿位號為獻子獻子傳宣子(韓起)
穆子(韓無忌起之弟)宣子傳貞子(韓須)徙治平陽(起子又有叔禽叔椒子羽皆晉大夫)貞子
傳簡子(韓不信)春秋傳止此其後傳莊子康子武子至韓虔遂受

命為諸侯(謚曰景侯)

范氏杜伯隰叔始事晉至士蔿而始顯(獻公時為大司空)傳成伯(貞子)士
會(武子)會有三子曰士燮(文子)曰士魴曰士渥濁燮傳士匄(宣子)士鞅
(獻子)士吉射(昭子)吉射與知韓趙魏相攻遂出奔據邑以叛趙鞅滅
之(出於士渥濁者傳士弱士伯瑕士彌牟皆晉大夫)

中行氏荀林父顯於晉傳荀庚荀偃(獻子)荀吳(穆子)荀寅寅與范氏
同叛趙鞅滅之

羊舌氏羊舌大夫傳羊舌職職有四子曰伯華(羊舌赤)曰叔向(即肸)
曰叔虎(被殺)曰叔鮒(被殺)叔向之子楊食我(伯石)以黨于祁氏為范鞅
所殺滅其族

智氏荀首傳荀罃(武子)荀盈荀躒(文子盈次子曰徐吾)荀甲(宣子)荀瑤(襄子)後為
三家所滅(有程鄭者亦智族也)

祁氏祁奚為晉名臣傳子午孫盈盈執其家臣之亂法者將殺
之其家臣賂荀躒告於晉侯晉侯殺之祁氏亡

欒氏欒賓傳欒成欒枝(貞子)欒書(武子)欒黶及鍼(皆書子)黶子盈遺毋
(范鞅之子)之譖為范鞅所逐非其罪也卒殺之滅其族

郤氏郤叔虎傳郤芮(欲弒文公秦殺之)不臣故其子郤缺(成子)耕於野臼
季薦之仕於朝卒使為政傳郤克(獻子)郤錡其族有郤犨郤至者

與錡皆為晉卿(至弟殺亦從政)專利而多怨厲公之嬖臣合謀而殺三
郤郤氏亡

狐氏狐突(晉文公外祖)以其子狐毛狐偃從文公出亡惠公殺之毛
偃皆有功於晉偃子狐射姑奔狄晉以狐鞫居(即續簡伯)為後

先氏先軫(即原軫死於狄)先蔑(奔秦)先且居先僕先克(居子)先穀召狄為亂
滅族

欒氏欒伯欒王鮒(桓子)欒徵欒霄見於春秋傳者四人

解氏解揚解張解狐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籍氏籍偃籍談籍秦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張氏張老張君臣見於春秋傳者二人
胥氏自胥臣曰季爲晉名臣傳司空季子胥克胥童爲公外嬖殺三郤者
胥梁蒂凡五世
司馬氏司馬侯司馬彊即女叔齊女齊司馬督即烏見於春秋傳者三人
宋子姓公爵周成王既克武庚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殷祀傳世
初傳弟仲後皆仲之子孫十有二至穆公和宣公舍子而立弟和之七年杞始入春秋
又二年穆公疾屬與夷宣公子於孔父而立之出其子馮居於鄭
穆公卒殤公與夷立隱四年壬戌在位十年其臣華督弑之立莊公
馮在位十八年辛子湣公捷立莊六年庚寅在位十年其臣宋萬弑

之桓公御說湣公之弟立莊十三年庚子在位三十一年辛子襄公茲父立
僖十年辛未襄公欲伯求諸侯於楚於是爲盂之盟而爲楚所執明
年與楚戰於泓又大敗在位十四年辛子成公王臣立僖二十四年乙
酉在位十七年辛子昭公杵臼立文八年壬寅在位九年宋人弑昭
公立文公鮑文十七年辛亥在位二十二年辛子共公固立成三年癸酉在
位十三年辛子平公成立成十六年丙戌在位四十四年辛子元公佐
立昭十一年庚午在位十五年辛子景公頭曼立昭二十六年乙酉春秋終於
景公之三十六年庚申云其後景公在位又二十八年辛傳昭公
元公之曾庶孫悼公休公剔成成弟偃凡五世偃僭稱王恃强爲暴號

曰桀宋齊合楚魏共滅之而三分其地
附世族
戴族戴公之裔凡四氏
華氏自華督戴公孫始督弑殤公立莊公賂齊陳鄭而遂相之傳
華耦督曾孫華弱耦子華御事華喜華元御事子元孟顯名於宋元子
華臣奔陳華閱華皐比華合比皆元子閱子華貙華亥及華定閱之從子
爲宋元公所惡遂作亂殺羣公子於是君臣交質已而元公復
攻華向華向奔陳是時華族有華費遂者爲大司馬生三子長
曰貙爲少司馬次曰多僚爲御士季曰登前以黨華向亂者奔吳

多僚與貙相惡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使費遂逐貙貙家臣
張匄殺多僚遂劫司馬費遂以叛華向入於南里公子城以晉師
至會齊衛之師大敗華氏華向向寧出奔楚
樂氏自樂豫始傳樂呂樂嬰齊樂裔樂轡樂懼樂喜子罕爲司城
有聞於宋傳孫樂舍樂輓大司寇樂祁子孫樂溷子明祁子樂茷樂大心
溷叔桐門右師子明譖大心於景公而逐之溷之後有樂䩱輓之後有
樂朱鉏
老氏見於春秋傳者止有老佐一人戴公五世孫
皇氏自皇父充石始傳皇武子國父皇鄖皇野皇瑗皇緩瑗從子皇

非我望懷（非我從弟）

莊族

莊公子仲公孫師（仲子）仲江（師子）仲幾（江孫）仲佗（幾子）公孫固（莊公孫）

桓族（桓公之裔凡四氏）

魚氏自公子魚（桓公子）始傳公孫友魚石魚府（俱友子）爲華元所逐

奔楚

鱗氏自公子鱗（桓公子）始傳鱗矔（鱗孫）鱗朱（矔孫）爲華元所逐奔楚

蕩氏自公子蕩（桓公子）始傳公孫壽蕩意諸（壽子）蕩澤（意諸子）蕩虺（壽子）

蕩山（意諸子）爲華元所殺

向氏自公子向（桓公子）始傳向帶向爲人俱爲華元所逐孫向戌

爲合左師傳子向寧以華氏故奔楚戌别子有向宜向鄭傳向

巢（仍爲左師）向魋（巢弟）司馬牛（巢弟）魋初嬖於景公侍寵而驕爲景公患

景公將討之（事在哀十四年蔑魋之後）告其兄巢巢奉命攻之魋入於曹以

叛曹民叛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自齊適吳

文族　子靈靈不緩

共族　諸師段石彄

平族　公子成公孫忌

元族　公子地母弟辰（俱出奔叛）公子褍秦公孫周（秦子）

莊族又有公子游景族又有邊卬俱不世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

年封友於鄭友相幽王是爲桓公其子掘突相平王是爲武公

孫寤生亦相平王是爲莊公三世相繼爲司徒莊公二十二年

（己未）始入春秋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卒大敗鄭之不臣自此始矣莊公在位四十三年辛子昭

公忽立是時莊公有子四人曰忽曰突曰子亹曰子儀突宋大

夫雍氏之甥也故宋人誘祭仲（時仲專政）而執之强與之盟而立厲

公突（桓十一年庚辰）昭公奔衛厲公在位四年畏祭仲之偪出奔蔡昭

公入（桓十五年）厲公入於櫟（鄭别都鄭有二君）於是昭公復位二年其臣高渠

彌（素爲昭公所惡）弑之立子亹其明年齊襄公師於首止討鄭之亂子

亹往會齊人殺之祭仲立子儀子儀在位十四年其臣傅瑕弑

之納厲公厲公在位二十七年（并居櫟紀之）辛子文公捷立（莊二十有二年）

七年荆（即楚）始伐鄭鄭人將奔桐邱諸侯救之而楚師遁楚與諸

侯爭鄭自此始文公在位四十五年辛子穆公蘭立（僖三十三年甲午）

穆公從楚故諸侯屢伐之在位二十二年辛子靈公夷立（宣公四年）

（兩長）公子歸生（即子家）弑之（與公子宋子公同謀）弟襄公堅立（宣五年）襄公既服

於楚又平於晉公子宋之謀也在位十八年辛子悼公費立（成五）

（年乙亥）在位二年辛弟成公睔立（成七年）成公既與諸侯盟矣復貳
於楚三年成公如晉晉人執之遂伐鄭賂晉乃歸自是而後從
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未有寧日也成公在位十四年辛
子僖公髡頑立（襄三年辛卯）在位五年辛（左氏曰子駟弑之）子簡公嘉立（襄八
年丙中）是時晉楚兩事交受其兵子駟之謀也二十年以後諸侯
會楚於宋而鄭之患亦少紓矣且子產爲政有辭而國賴之也
簡公在位三十六年辛子定公寧立（昭十三年壬申）子產相之鄭國以
寧在位十六年辛子獻公蠆立（昭二十九年戊子）十一年與齊景公盟
於鹹始叛晉也在位十三年辛子聲公勝立（定十年辛丑）春秋以聲

春秋測微　十五

公二十年（庚中）終焉其後又十七年而聲公卒傳哀公共公幽公
繻公及弟乙凡五世韓滅之

附世族

鄭惟穆族最盛穆公有子十一人其出亡者三氏曰子孔曰子
然曰士子孔顯於鄭者七氏曰良氏曰駟氏曰罕氏曰國氏曰
游氏曰豐氏曰印氏故稱七穆子羽不爲卿亦不在七穆之數
子孔（公子嘉襄公弟）當簡公時專政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盜殺三卿子孔
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子孔召楚兵以伐鄭）而殺之其子公孫洩孫孔張仍仕
於鄭

子然之子子革以嘉之黨出奔楚（子革即然丹）無後
士子孔之子子良亦以嘉之黨奔楚無後
良氏公子去疾之子公孫輒（即子耳）當簡公時執政爲盜所殺（西宮
之難）其子良霄（即伯有）繼立爲卿嗜酒無度駟氏攻之奔許欲爲亂
而不得遂死於外後爲厲子產立其子良止爲後
駟氏公子騑（即子駟）與輒同執政爲盜所殺其子公孫夏（即子西）繼
立爲卿傳子駟帶（子上）帶子駟偃（非卿）偃子絲凡五世夏弟公孫黑
（子晳）初與子南爭室後又將作亂去游氏（游吉）而代其位疾作未舉
子產數其罪而討之乃縊尸諸衢立其子印爲後帶弟駟乞（子瑕）

春秋測微　十六

傳子駟歂歂子駟宏（子般）凡三世
罕氏公子喜（子罕）執政子公孫舍之繼之（舍之即子展簡公時當國）舍之子罕
虎（子皮）又繼之皆有令名傳子嬰齊（即子齹又名聲伯）孫罕達（子姚）凡五世
舍之弟公孫鉏傳子罕朔號馬師氏子皮惡而攻之出奔晉降
之階一等虎弟罕魋罕朔殺之
國氏公子發（子國）與輒同執政爲盜所殺其子公孫僑（子產）繼之相
簡定二君功最盛傳子國參（即桓子思）凡三世
游氏公子偃（子游）傳公孫蠆（子蟜）蟜子游眅眅子游吉（即子太叔）吉子游
速凡五世蠆弟公孫楚（子南）與公孫黑爭室放之吳

豐氏公子豐之子公孫段子石傳子豐施子旗凡三世施弟豐卷欲
攻子產子皮逐之出奔晉
印氏公子印傳公孫黑肱子張印段伯石印癸子柳凡四世
公孫揮行人子羽傳羽頡出奔晉其無世次可考而與子羽齊名者
則有裨諶鬷蔑即然明皆鄭之良也
衛姬姓侯爵初封伯爵夷王時命為侯出自武王少弟康叔之後成王封康
叔於衛傳十世而為武公和修其德政百姓歌之和卒子莊公
揚立莊公卒子桓公完立十三年己未始入春秋又三年嬖人之
子州吁弒之而自立衛人殺州吁立桓公之弟宣公晉隱五年癸亥
春秋測微　十七
在位十九年卒子惠公朔立桓十三年壬午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怨惠公之奪嫡也而攻之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黔牟立七年
齊襄公伐衛納惠公惠公復位放黔牟於周殺二公子在位三
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莊二十六年癸丑淫昏不度國人惡之九年狄
入衛殺懿公衛人更立黔牟之弟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戴公
立一年卒更立戴公之弟燬是為文公僖元年壬戌文公徙居楚丘
勵精圖治國人愛之在位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僖二十五年丁亥
三年晉文公伐衛不假道故也成公請盟弗許成公欲與楚國人不
欲出其君以說於晉成公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成公弟以
受盟晉人復衛侯受盟故也入殺叔武元咺出奔晉成公與元
咺訟不勝於是晉人執成公歸之京師置諸深室必欲殺之賴
甯俞之忠而得免元咺歸立公子瑕魯僖公為成公請納王於
王與晉侯乃釋成公成公使人殺元咺公子瑕而後入在位三
十五年卒子穆公速立宣十年壬戌穆公在位十一年卒子定公臧
立成三年癸酉定公在位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成十五年乙酉十八年孫
林父甯殖攻公公出奔齊孫甯共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十五年癸卯
殤公十一年晉平公納獻公於夷儀衛邑於是衛有二君其明年甯喜弒
殤公獻公復入在位三十三年卒子襄公惡立襄三十年戊午在位九
春秋測微　十八
年卒子靈公元立昭八年丁卯三十六年逐其世子蒯聵又四年卒
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是為出公哀三年己酉春秋以出公之十二年
終焉庚申是年蒯聵入立是為莊公出公奔齊莊公立二年被弒
出公復入傳悼公出公叔父敬公昭公懷公又父慎公又父聲公成侯平
侯嗣君貶號懷君元君及角凡十二世為秦所滅
附世族
甯氏甯速莊子甯俞武子速子忠於成公甯相俞子甯殖忠子逐獻公甯喜
悼子弒殤公皆有玷於先世
石氏石碏純臣也石稷成子碏四世孫石買石惡出奔石圃逐君石魋

孫氏孫良夫（桓子）孫林父（文子）初逐獻公獻公復入逐入於戚以叛
孫蒯孫嘉孫襄皆其族也
孔氏孔達孔烝鉏（成子達孫）孔圉（文子）孔悝
北宮氏北宮括北宮遺北宮佗（文子）北宮喜（貞子）北宮結（以公叔戍之黨奔魯）
太叔氏太叔儀（文子出奔）太叔遺（悼子奔晉後復）
公叔氏公叔發（文子）公叔戍欲去南子之黨南子譖而逐之奔魯
史氏史朝史狗（文子）史鰌（即史魚）其世次不可考而與史氏同稱君
子者則公子荊公子朝蘧瑗（伯玉）也
陳媯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武王克殷求舜裔得媯滿者封之

陳是爲胡公傳十一世至桓公鮑二十三年（己未）始入春秋桓公
在位三十八年卒弟佗殺世子免（音問）而自立是爲厲公（桓六年乙亥）
在位七年世子免之弟躍與蔡人謀殺厲公而自立是爲利公
（桓十二年辛巳）利公立五月卒弟莊公林立在位七年卒弟宣公杵臼
立（莊二年己丑）宣公殺其世子禦寇公子完（敬仲）素與世子友善故奔
齊宣公在位四十五年卒子穆公款立（僖十三年甲戌）在位十六年卒
子共公朔立在位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文十四年戊申）十五年淫
於夏氏爲夏徵舒所弒子成公午奔晉（宣十年壬戌）楚莊王率諸侯
伐陳殺徵舒因縣陳而有之從申叔時之言復封陳迎成公於
晉而立之在位三十年卒子哀公弱立（襄五年癸巳）在位三十五年
有疾其弟招殺世子而立少子留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之
哀公自殺楚靈王伐陳滅之平王立欲和諸侯乃復封陳求故
世子師之子吳立之是爲惠公（昭十三年壬申）在位二十四年卒子懷
公柳立在位四年卒子湣公越立（湣作閔定九年庚子）春秋以閔公之二
十一年終（庚申）焉又三年而楚滅之
蔡姬姓侯爵出自蔡叔度之後成王既放蔡叔蔡叔死封其子
胡於蔡是爲蔡仲傳九世至宣侯考父二十八年（己未）始入春秋
人七年而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隱九年丁卯）在位二十年卒子哀

侯獻舞立（桓十八年丁亥）十一年楚文王伐蔡以獻舞歸留楚九年卒
於楚蔡人立其子穆侯肹（莊二十年丁未）在位二十九年卒子莊侯甲
午立（僖十五年丙子）在位三十四年卒子文侯申立（文十六年庚戌）在位二十
年卒子景侯固立（宣十八年庚午）在位四十九年淫而不父爲其世子
般所弒般弒父自立是爲靈侯十二年楚靈王誘蔡侯而殺之
遂滅蔡蔡滅三歲楚平王復立景侯之子廬於蔡是爲平侯在
位九年卒子朱立（昭二十年己卯）楚費無極取貨於靈公（春秋列國葬俱稱公）之
孫東國乃假平王之命令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侯在位
三年卒於楚弟昭侯申立（昭二十四年癸未）十年朝楚令尹子常求美

表不得霸之者三年於是昭公怨楚質子於吳欲以謀楚十三年楚伐蔡告急於吳吳救之遂與吳破楚入郢蓋昭公導之也二十六年吳人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公將朝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使賊弒之立其弟成侯朔哀五年辛亥春秋以成公之十年庚申終焉後九年而成公卒傳四世爲楚所滅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之後武王克殷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傳十世而至桓公終生之三十五年己未始入春秋又二十年而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桓十一年庚辰在位三十一年卒子僖公夷立又名赤莊二十四年辛亥在位九年卒子昭公班立閔元年庚申在位九

年卒子共公襄立僖八年己巳共公無禮於重耳浴而觀駢脅二十一年晉文公伐曹虜共公既而歸之在位三十五年卒子文公壽立文十年甲辰在位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廬立宣十五年丁卯十七年晉與秦師戰於麻隧宣公卒於師其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成十有四年甲申晉伐曹虜成公既而釋之成公在位二十三年卒子武公勝立襄十九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卒子平公須立昭十五年甲戌在位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昭十九年戊寅在位九年卒弟聲公野立昭二十八年丁亥在位五年平公之弟通弒之而自立是爲隱公定元年壬辰在位四年聲公之弟露弒之而自立是爲靖公定五年丙申在位四年卒子伯陽立定九年庚子六年曹鄙人公孫彊用事以伯說進乃叛晉背宋爲宋所滅陽十五年國亡蓋哀之八年也

杞姒姓伯爵出自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夏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傳四世而至武公之二十九年己未始入春秋武公在位四十七年卒子靖公傳失名立桓九年戊寅在位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莊十四年辛丑在位八年卒子惠公立莊二十二年己酉在位十八年卒子成公立僖六年丁卯在位十八年卒子桓公姑容立僖二十四年乙酉在位七十年卒子孝公匄立襄七年乙未在位十七年卒子文公益姑立襄二十四年壬子在位十四年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七年丙寅在位十八年卒

子悼公成立昭二十五年甲申在位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其弟遂弒之而自立是爲僖公定五年丙申在位十九年卒子閔公維立哀公九年乙卯春秋以閔之六年終焉又十年而閔公弒傳三世爲楚所滅

秦嬴姓伯爵顓頊之苗裔柏翳之後也柏翳十四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馬大蕃息遂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傳六世至文公四十四年己未蓋魯隱公之元年也又六年而文公卒傳寧公隱八年丙寅立出子桓九年戊寅立武公桓十五年癸未立德公莊十七年宣公莊十九年丙午成公莊三十一年戊午立穆公僖元年壬戌立穆公任好十五年與晉戰於韓始見於經穆公任賢圖治遂伯諸侯在位三十九年傳康公

（文七年辛丑立）共公（宣元年癸丑立）桓公（宣五年丁巳立）景公（成十五年乙酉立）哀公（昭六年乙丑立）
惠公（定十年辛丑立）悼公（哀四年庚戌立）春秋以悼公之十一年（庚申）終焉其後
傳十世而始稱王前此未嘗僭號也

燕姬姓伯爵出自召公奭之後召公相成王主陝以西諸侯封
其子爲北燕伯傳十四世至穆侯七年蓋魯隱公元年也春秋
於桓之十二年書會燕人於穀邱然而其君未著也又傳十五
世至簡公欵始見於經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
比以殺其外嬖公懼奔齊（見昭三年）齊景公納簡公於陽（燕邑）燕人立
獻公春秋以獻公之十二年終焉又六世而始稱王又六世而
爲秦滅

楚芉（奇木）姓子爵出自帝顓頊之後其苗裔鬻熊有功於周成王
封其曾孫熊繹於荊蠻其後都郢改號曰楚自熊繹傳十八世
至熊通始僭號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蓋魯隱公元年也傳文
王熊貲（莊五年壬辰立）始都郢文六年見於經書曰荊仍其舊號也熊
貲傳堵敖熊囏（莊二十年丁未立）弟頵弒之而自立是爲成王（莊二十三年庚
戌立）成王結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之胙於是兼并小國
而楚地始大世子商臣弒之而自立（文元年乙未）是爲穆王傳子莊
王旅（文十四年戊申立）任賢圖治稱伯於諸侯傳共王審（成元年辛未立）康王

昭（哀十四年壬寅立）郟敖麇（哀二十九年丁巳立）靈王虔（即公子圍昭二年辛酉立左氏曰弒麇自立）
公子比因羣作亂者弒靈王而自立平王棄疾以計殺比乃立
爲王（改名居昭十三年壬申立）昭王軫（昭二十七年丙戌立）之十年吳人入郢昭王出
奔秦師救楚昭王復國傳子惠王章（哀七年癸丑立）春秋以惠之八年
終焉其後傳十三世而秦滅之

附世族

楚政諸公子若敖之子鬬氏（詳後）成氏（詳後）孫令尹子文子玉曾孫
子孔（即太孫伯）成族則有王子職穆族則有公子嬰齊（子重）公子側（子反）
公子長（子南）莊族則有公子午（子庚）公子貞（子囊）公子壬夫（子辛）公子追
舒共族則有公子黑肱（子皙）公子索師公子何忌公子罷戎平族
則有公子成公子魴公子騎及棄疾康族則有子期子西子閭
昭族則有公孫寬（子期子）公孫寧公孫朝（子西子）
鬬氏（二族）一曰鬬伯比傳二子曰令尹子文曰司馬子良子文（鬬設）
（於楚）傳鬬般鬬尹克黃鬬棄疾鬬韋龜蔓成然鬬辛（有功於昭王）鬬懷
（成子皙黑）子良傳鬬椒（即子越椒作亂被殺）苗賁皇（椒子奔晉）一曰鬬康傳鬬班（中公）
鬬克
成氏若敖孫成得臣（子玉穆王殺之）繼子文爲政傳成大心成虎凡三
世

遂委古氏自遂章佐武王傳遂啟彊章子遂子馮遂罷俱為令尹遂射遂
居遂洩皆罷子遂越射子凡六世
蔿氏自蔿賈伯嬴鬭椒殺之始顯於楚傳孫叔敖為令尹蔿子馮敖從子
為大司馬蔿掩為司馬靈王殺之凡四世
申叔氏自申叔時為楚名臣傳申叔跪申叔豫申無宇凡四世
熊率氏始於熊率且比傳熊負羈熊相禖凡三世
屈氏自屈瑕為莫敖傳屈重屈完屈蕩連尹屈到莫敖屈建子木令尹屈
原名平凡七世
伍氏始於伍參傳伍舉伍鳴伍奢伍尚奢尚皆平王所殺伍員奔吳

沈氏本小國蔡滅執沈子嘉以歸殺之嘉生沈尹戌奔楚而
仕吳入郢戌死於雞生子諸梁及后臧諸梁為葉公平白公之
亂有功於楚
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仲雍之後太伯既奔荊蠻
自號勾吳荊蠻立以為吳太伯無子仲雍繼之傳五世至周章
已君吳武王因而封之又傳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大遂僭稱
王二年始見春秋蓋魯成公之七年也丁丑於是通使於諸侯屢
伐楚壽夢有子四人曰諸樊曰餘祭曰餘眛曰季札以季札賢
欲立之札不可乃立諸樊兄弟以次相授欲終致位於札以稱
其父意而季札終不受吳人立餘眛之子僚公子光諸樊子弒之
而自立是為闔廬為越所敗子夫差立報越仇卒為越所滅
越姒姓子爵出自夏禹之苗裔少康庶子之後也封於會稽傳
二十餘世至允常與吳戰伐始見於春秋蓋魯定公之五年也
子勾踐立自稱越王滅吳而有其地而越始大其後傳六世為
楚所滅
魯之所滅者三國曰項僖公時季孫行父滅之曰鄟附庸曰邿皆季武子滅之
齊之所滅者六國曰萊齊靈公滅之姜姓子爵國於東萊曰紀姜姓
侯爵魯莊公之三年齊人襄公紀季以酅入於齊不廢其祀紀侯

遂去其國曰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隱公七年始見春
秋其後諸侯之會盟征伐皆與戰國以後為齊所滅曰薛任姓
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隱公十一年滕薛朝魯始見於經
其後會盟征伐皆與戰國以後為齊所滅曰遂桓公帝舜之後曰譚桓公
晉之所滅者三國曰虢姬姓公爵出自文公弟虢仲之後武王
克商封仲於虢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曰
虞姬姓公爵出自太伯仲雍之後在荊蠻者為周章封於吳在
中國者為虞仲章弟封於虞僖公五年晉師滅虢還襲執虞公滅
其國曰偪陽妘姓國晉人悼公滅之以通吳晉往來之道

鄭之所滅者一國曰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魯隱公十一年公與鄭伯入許（鄭伯莊公）許莊公奔衛魯桓公十五年因鄭之亂許叔（莊弟）入於許鄭屢伐之魯成公時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楚人遷之於葉又遷於夷人遷於白羽至定公六年鄭因楚敗游速帥師滅之

衛之所滅者一國曰邢（文公滅之）蔡之所滅者一國曰沈（昭侯滅之）

秦之所滅者二國曰滑（穆公滅之）曰鄀（穆公）

楚之所滅者十六國（見於前者不在此數）曰弦（成王滅之）曰黃曰夔（楚同姓國）曰江（穆王滅之下仝）曰六曰庸（莊王滅之下仝）曰舒曰蓼曰蕭（宋附庸國）曰舒鳩（偃姓子爵康王滅之）曰頼（靈王滅之）曰頓（昭王滅之下仝）曰胡曰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傳十一世而莒茲丕始見於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會莒子盟於向者是也自是而後會盟征伐亦多與焉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曰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為魯附庸魯隱公元年與邾儀父盟於蔑始見於春秋以後數從會盟征伐進爵為子傳七世至隱公益之十一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七）明年歸之吳又執而囚諸樓臺使邾人奉其子革以為政是為桓公春秋以桓之七年終焉後并於楚曰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為附庸魯莊公五年郳犂來朝魯始見於春秋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室命為諸侯僖公七年稱小邾子始爵命也其後卒并於楚

吳所滅者二國曰巢（楚附庸）曰徐莒所滅者曰鄫

按魯所滅者為有鄣

晉所滅者有耿有霍有魏有虞有虢有潞有肥有鼓有陽有陸渾有赤狄

秦所滅者有梁

楚所滅者有息有鄧有權有偪有蓼有庸有申有隨

[illegible]

春秋測微　[illegible]

春秋測微

宋

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春王正月

按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故元有更始之義不必深解春王正月者周之建子月也以冬為春者時從月改也當一陽之初復亦可謂之春也如曰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匹夫而竊議禮之柄矣而謂聖人為之乎稱王不忘周也以天子之朔還之天子公羊所謂大一統是也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公羊氏曰成公意穀梁氏曰成公志攝者明其非君成

者明其將讓皆非確論據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稱繼室則非妾可知隱公乃聲子所生則隱公居然嫡長矣嫡長而立固其宜也又豈必奉桓而攝之苟以為隱將授之桓故不書即位則後如閔公僖公何以不書即位耶苟以為上不稟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故不書即位如胡氏之說則後如桓公文公成公宣公何常稟命於天子而書即位耶大抵有書有不書者魯史之舊其故不可得而知聖人亦因之而已矣或曰隱公之立也以桓公少故非由父命故不書即位或曰仲子有寵於惠公則桓公雖庶反有奪嫡之勢迨惠公沒而桓公幼隱公乃以嫡長當立而國人立之非受命於君也故不書即位二說近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魯地

詩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則魯之稱公久矣故書公者亦魯史舊文也及者內志也邾儀父者三傳皆以為邾子克之字也未王命故不書爵猶之乎郳黎來來朝則不爵而名之也然則此何以不名而字之蓋朝則以尊臨卑故名之者事大之義也盟則以卑亢尊故字之者同盟之義也且於公方有識焉何識乎爾邾本魯附庸之國隱公初立則宜有世相朝

之禮否則有歃相聘之儀皆未之前聞而公頓汲汲焉出境而與之盟不已甚乎故書曰及卑之也胡傳謂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恐非定解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傳稱段不義而得衆則段亦昔桓叔之儔也其有成有敗者天也非人也若論其才則固可以竊國而有之矣況又有啟之者乎苟謂莊公可以善養之善教之使不陷於罪亦迂濶之論非所以責莊公也但不當假之以大官大邑以資其扳逆耳及其扳逆既形則不得不討討而克之亦勢所必然然

則充之者固莊公之所欲也故直書曰鄭伯克段咎其縱之於始以成其惡也名之曰段而弗稱弟弗稱公子絕之於鄭也穀梁傳曰夫子弟之道也夫推叔段之志不叛不已推姜氏之志不啟不已莊公而欲無廢天倫免於罪戾必如何而後可乎曰能為子臧季札則無罪矣嗚呼是豈可望之莊公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左氏以為惠公之妾是也穀梁以為惠公之母謬矣如果惠公之母則雖非正嫡亦當以惠公之母稱之奈何而書惠公仲子乎夫魯未常往朝往聘而寵命反加於諸侯之妾此天子之失禮也書曰使宰其義自著不係乎名與不名也

春秋測微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按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於是有宿之盟然則與宋盟於宿者公志也何以不書所遣之人而弟書曰及蓋當時隱公懦諸大夫專公子豫則違公命而盟於翼矣羽父則違公命而帥師伐鄭矣則知宿之盟亦必有專擅而行者故弟書曰及非公命也人者微詞非卿大夫也若夫釋怨修好亦春秋之所節取而何惡乎盟胡氏曰凡書盟者惡之非定論也亦視夫盟之善不善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之來公羊曰奔穀梁曰朝然當時祭伯未常得罪而隱公又當新立則朝之說近是然非奉王命而來則私交之罪直書而自見矣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卿也而去其爵何也非命卿也其不日曰遠曰惡曰公不與小斂三家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然以為恩數之有厚薄亦未必然其不書日魯史偶遺之耳

春秋測微

二年平王五十年春公會戎於潛魯地

徐戎在魯之東郊近而可患固宜有以綏之故左傳曰修惠公之好也然與之通聘問慎交際則可矣親往會之則已過又從而盟焉不又甚乎胡傳備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亦小國穀梁以為我邑非也君不親往而以衆入故稱人入者不宜入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魯之附庸也無駭不承君命而擅興師以入之其罪大矣

故去其爵而斥其名所以罪魯臣之專見隱公之懦也使小
虐鄗杞先王之禁故凡書入者皆惡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魯地
盟而書日志事之變乎常也胡傳備矣
九月紀履緰音須莒大夫左傳曰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左傳曰卿爲君逆也不親迎而使其臣非禮也胡傳備矣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莒邑
按左傳子伯作子帛以爲魯故也解之者曰莒魯有舊怨紀
侯新昏於魯故使子帛盟莒以和解之子帛裂繻字也然裂
春秋測微
繻紀大夫何以序於莒子之上曰紀志故也未知確否胡傳
以爲闕文亦見愼言之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公羊傳曰隱公之母穀梁傳曰隱公之妻而左氏則無
傳焉如其爲隱公母也則當稱惠公夫人矣直書曰夫人則
妻可知或又曰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爲太子故成其母喪
稱夫人以赴於諸侯然則前此之歸賵何以不稱夫人而稱
惠公仲子耶其不書葬者穀梁以爲從君之義最爲得解故
胡傳皆從之

一二三

鄭人伐衛
公孫滑叛人也以衛師取鄭邑則衛之黨惡助亂明矣使莊
公告於天子聲罪致討豈不名正言順而爲堂堂正正之師
也哉而乃擅自伐焉無王甚矣不待貶而義自見其稱人者
非其君卿大夫也
三年平王五十一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此春秋書日食之始嗣是每食必書謹天戒也胡傳所謂一
以治曆一以懼災盡之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桓王立
春秋測微
崩何以書日左傳曰赴以庚戌故書之赴既有日矣而隱公
不奔喪不會葬是無王也故書日以著其罪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公穀皆以爲周大夫而左氏獨曰君氏聲子也謂隱公
之母如果爲聲子亦斷無舍其族而稱君氏之理此字之訛
左氏之誣也尹氏者太師尹氏世卿之亂政者故去其爵以
示貶也不特譏世卿抑亦黜權奸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去其爵而稱武氏子示貶也求賻非王臣

一二四

之所為也而天子之失道亦著矣故曰求早之也以後求車
求金不勝其賄貨之心而君不君臣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殤公立
外諸侯之喪來赴則書晉史之舊文也聖人因之者恤隣同
志之義其不書葬而書卒者胡傳所謂不與其為諸侯是也
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權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齊地
外會盟何與於魯而書曰盟於石門來告也存而弗削者罷
兵息民所以志諸侯之始合
春秋測微

二十五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公又不會何以書而不削公穀梁曰危不得葬也
何危乎爾當時宋穆公承宣公之讓故亦舍其子而立姪此
非世及之禮兆亂之道也假使子與姪爭國兵端一開便有
不克葬之勢故曰危也幸而五月葬赴告諸侯故并存其日
以見穆公之讓國危道也其得葬者幸事也
四年桓王元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春秋伐國而取其邑於是乎始故書伐書取惡始禍也天子
不討方伯無征遂日尋干戈而不已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前此未有書弒君者有之自州吁始是首亂之人也削其屬
籍宜矣尚爲以國氏公羊傳曰當國也穀梁傳亦曰弒而代
之也州吁既弒君而自立矣而經不書篡位何也曰不予其
為君也明其為賊而已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衛地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朝會之常期也及者內志也
元年盟於宿矣是年春公將與宋公為會以衛人告亂而止
故夏復遇於清修舊好也然當時宋殤公新立本有世相朝
之禮乃不為會而為遇簡略之至不成禮也
春秋測微

二十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謀伐鄭者州吁也宋殤以私怨而從逆且為之主故首宋而
從陳蔡胡氏之說善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人助逆伐鄭隱公以衆仲之言辭其乞師善矣乃羽父固
請而行會師黨惡故削籍書名深疾之也然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隱公以兵權授羽父而縱之專命帥師不惟僭竊之
不戒為失其道即其優柔無斷受制於臣亦可悲矣故弟書

舉師師明會之無君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陳地

衛之討賊也主之者石碏涖之者右宰醜也稱人者何公詞也人人之所共惡猶曰國人殺之也胡傳備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立

立君而稱人衆詞亦順詞也晉本當立而國人立之亦人心之所同然王法之所不廢何嫌何疑而曰不宜乎如曰內不承於先君則君已沒矣孰從而承之如曰上不稟於天子則諸侯傳世固有定典當是時衛既無君矣然則繼桓公者舍

晉而誰且諸侯之不稟命而立者比比皆然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必以是罪衛人乎故曰順詞也

五年桓王二年春公觀魚於棠魯地

觀魚細故也何以譏譏非禮也古者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則諸侯之於漁大抵皆然矣大親往嘗魚是亦觀魚之意也但以薦廟而往則與游觀不同周之春月夏之冬月也適當嘗魚之候非不可往然不聞有寢廟之薦則亦游觀而已矣而假諫飾詞如此是以譏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侯爵也何以稱公魯史之舊文也夫子何以不改正曰因其謚故不易其稱也夫桓之爲謚本無當於衛完身弒國危何桓之有其因之者何也曰州吁篡弒之禍莊公實貽之非完之罪也衛之臣子憫其未有失德不忍以惡謚加之而名之曰桓忠孝之思也故因之所謂書卒書葬之不同者胡傳得之矣

秋衛師入郕小國

師衆也衛以伐鄭之衆入郕報郕之乘亂而侵衛也然則開釁者郕也而致寇者亦郕也而何罪乎衛人曰大侵小衆暴

寡王法所禁不告於王而擅用師以入人國罪有歸矣故書曰入入者不宜入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公之母惠公之妾也考宮者立別廟也公將讓位於桓故尊其母別立廟以祀之然而諸侯五廟之外豈得更有別廟以祀其先而況於妾乎故胡傳曰非禮也

初獻六羽

魯用天子之樂於羣廟之中僭侈已久至是始從衆仲之言降而爲六故曰初獻然以侯妾而用六羽亦非禮也故上書

曰仲子之宮下書曰獻六羽不待貶斥而義著矣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則侵小之罪宋始之矣夫鄭國王之卿士畿內諸侯也當是時伏邾人告於鄭曰宋為不道無故侵小敢告諸方伯請王師以伐之則名正而言順矣顧乃以釋憾於宋為言且曰敝邑為道皆非聲罪致討之義故首邾人罪邾也鄭人以周師會猶假天討之名故次之

螟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正禾稼禾熟之時故螟則為災書之

春秋測微　三九

首重民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𤺓音歐卒

公子𤺓左傳謂臧僖伯稱公子予賢也葬之加一等猶見隱公之不忘善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春秋書圍之始公羊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强也恃其强恐陵都邑罪可知矣

六年桓王三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左氏曰更成公羊穀梁曰墮成皆非也和而不盟曰平輸者輸其款誠以求和好也魯本與鄭有舊怨今欲解怨釋怨以攜宋魯之交故來輸耳胡傳謂其相結以利是逆計其歸祊之事而貶之也聖人就事論事於此亦無貶詞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音地

此齊魯通盟之始

秋七月

公羊傳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所謂四時具而成歲胡氏之說蓋本諸此故每書四時之首有全無事可紀者其說是矣然考桓之四年七年皆有春夏而無秋冬則每時必書

春秋測微　甲

之說又何以解乎愚意以為凡無事而書者或有闕文非徒記時而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勞民動衆至於經年而後取之其所傷殘者何可勝計故書之以著其暴耳

七年桓王四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

叔姬者娣也娣而歸何以書以其人之賢而書之也美其終故不沒其始也其不言逆何也穀梁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蓋言賤也愚竊謂不書逆無逆之者也無逆之者而何

以歸自歸之也夫女子有行必有主之者而何以自歸乎魯歸之也紀不逆而魯仍歸之所以全其娣道也

滕侯卒

左傳曰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則稱名以告神故薨則以名訃此說得之既不同盟則不奔喪不會葬亦未為過故不書葬然卒何以書不遺小國也

夏城中丘 魯地

穀梁氏謂城者益城也民衆城小則益城言加築之也夫保民以德不以城因其小而加築之是得已而不已也其為勞

民不已甚乎故曰益城無極言將有無限之役也若論其時則周之夏猶非播種之時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母弟則書弟著其實也非貶也故鄭之來盟書弟衛之帥師書弟陳黃衛鱄秦鍼宋辰之出奔書弟陳招之殺世子偃師則書弟各因其事以明其義非必以弟示貶也其來聘而使弟親與國也何貶之有至於襄之被弒乃其自取亦非獨無知之罪且僖公亦安能逆料其姪之弒逆而豫疎其弟也哉

秋公伐邾

鄭公之仇也乃背宋而與之平邾公之與也乃又懼宋而為之伐始終反覆曲在魯可知直書曰公伐而背盟棄好之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 衛地 以歸

按桓王之立至是四年矣隱公未常一往朝焉不惟不往朝而已未常使其臣一往聘焉而王顧命卿士來聘則魯之所以迎其來送其往者宜何如之慎重而乃使之單車獨返遭戎之寇耶然則凡伯之見伐豈獨衛之罪哉以歸者執之以

歸也不曰執而曰伐公羊氏所謂大之也大天子之使故不以執言也

八年 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於垂 衛地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則非不期之會矣何以書曰遇蓋不為會同之禮簡略以相遇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音崩 庚寅我入祊

許田祊田魯與鄭受之天子而傳之先世者也俱不可易故書歸書入交譏之也胡傳備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立 桓公立）
辛亥宿（小國）男卒
公羊傳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此言不書名之故
與左傳同義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周地）
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
而日之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瓦屋之主盟者宋也故先之
然未幾而齊人且與鄭人伐宋矣則盟亦安足恃哉故曰盟
詛不及三王
春秋測微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莒邑）
莒未常與於會盟其國微也而稱人又非其君可知隱公與
之特會而盟之何也左氏以為成紀好也蓋前年紀莒盟於
密為魯故故公尋之也然以大國而盟小國之臣亦卑甚矣
胡傳譏其失禮也宜哉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按左傳無駭既卒而羽父為之請族於是賜氏為展魯之賜

卌三

族自此始無駭之書名未賜族也胡傳備矣
九年（桓王六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前此凡伯來聘矣而魯既不往朝又不報聘無王甚矣至是
又使大夫來聘何與按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卿士以王
命討之伐宋宋有宿怨於魯不告命（受伐之命）公怒絕宋使於是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且使大夫來聘也然宋既以不王而
討之而魯之不朝不聘可謂有君乎天子有求於諸侯為不
君諸侯無禮於天子為不臣故書來聘交譏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測微
公羊傳曰記異也胡氏陰陽失節之說得之
挾卒
魯大夫之未賜族者故書名
夏城郎（魯邑）
譏踰制也邑無百雉之城而加築之為不度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宋地）
按左傳謀伐宋也伐宋本奉王命而卒不聞聲罪致討告捷
於王竟竊取二邑以歸無君甚矣故書會以譏之

卌四

十年（桓王七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按左傳為師期也與會於防同議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按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是專命而行也故書曰翬帥師會伐宋則翬之不臣隱之不君俱著矣胡傳所謂戒兵柄下移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音奸 宋地）

齊鄭後期故魯獨敗宋師兵敗則書敗本無深解傳必以詐戰為辭恐非定論其稱公何也公在師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按左傳庚午鄭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入防辛巳歸於我夫鄭克其邑而我取之又不告於王不義甚矣故不書歸而書取深譏之也然今日取邑而明日歸魯其不奉王命可知鄭之擅予烏得無罪何以略而不書魯貪而鄭讓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左傳鄭師猶在郜（伐宋而還）故宋衛入鄭乘其虛也未幾而三師喪敗自取之也抗王命距王師不知自反而欲以詐勝故書曰入鄭罪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戴者宋也而蔡與衛從之蓋入鄭既無功遂移師於戴侵小之罪著矣鄭乘釁而伐之取三師焉時三師在戴故合圍而克三師非克戴也三國書人而鄭書爵明其直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按左傳伐宋之役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師故其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胡氏以為宋鄭之交惡本以公子馮之故非王討也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夫鄭莊之假公濟私宜亦有之然以命則王命矣以位則王卿矣有言可執即謂之義豈得以書入而謂之不順乎據胡傳書法之例造其國都曰入兩國之師既造其國都矣安得不謂之入乎入者直書其事非不順之詞也

十有一年（桓王八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旅而見非禮也胡傳備矣

夏公會鄭伯於時來（鄭地）

左傳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許與入郕不同伐郕有辭伐許無辭也書曰入許而虐鄭

侵小之罪著矣君親往故稱爵非子之也鄭莊主兵而以公及之者本國之詞故凡書會書盟雖非内志大抵皆以公及之

冬十月壬辰公薨

三傳皆以為隱公被弒而經直書曰公薨胡氏曰為君隱惡似也然弒逆大故當時既不討賊聖人作春秋以垂法萬世復不誅之於既死之後則亂臣賊子皆可幸免又何所懼乎愚竊揆之當日寫氏之變或得之傳聞而載之野乘而非確有實據故魯史不書夫子亦無從而考正之耳即如公羊之

說則曰公子翬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因請作難而弒公於鐘巫之祭焉夫隱公猶在位而遽稱其謚誣乎不誣乎其未可據一也左氏之說則曰羽父使賊弒公於寫氏而未有賊之名桓公立而討寫氏寫氏既受其寃豈無一言及於羽父者而傳無聞焉不然弒君大逆人心之所共惡豈無忠臣義士或起而指摘之者而傳又無聞焉其未可據二也大抵事在疑似之間傳聞之際故聖人因魯史之舊文而不書弒君耳如曰魯史本書弒而夫子削之則討賊之義謂何矣為國諱惡而縱賊不討何以垂戒萬世乎或曰以羽父之專兵權方君命則弒逆之事固宜有之然經無明文終屬疑案不可以此為定論也薨不書地者非正寢且以志疑也其不書葬何也左氏曰不成喪也言桓公之簡於禮不以君道表其凡也

後學楊大堉校

春秋測微

桓公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桓王九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雖未嘗立為嗣儲視受命於隱公然隱公不聞有世子而例以兄終弟及之義則桓之當立明矣故書即位順詞也如曰美惡不嫌同辭則春秋之所謂義者亦甚混淆而莫辨矣至其弑逆之故事在疑似之間為臣子者寧忍以傳聞影響而遽加之惡名乎胡氏以為著其罪恐非定論也

三月公會鄭伯於垂

春秋測微　罕

修好於鄭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前之歸祊者為許田也兹復加璧焉欲之甚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私相授受其罪均矣故書曰假明鄭之不當有而有也鄭不當有而有則魯之不當易而易從可知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近垂地

左傳曰盟於越結祊成也同盟而以公及之者本國之詞若論其志則兩欲之矣故上書假許田下書盟於越則兩國之不以義合而以利交罪可知也

秋大水

公羊傳曰記災也桓公或有陰謀行逆而陰沴應之未可知也然而經無明文不敢從傳以為斷

冬十月

二年桓王十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春正月必加王者此春秋尊王之義謹歲首也其有或不書者斷簡之訛耳宋之弑君適當歲首故書王焉非以王法正之也既書弑君則其罪已昭然矣豈必復以王法正之哉孔父稱大夫賢之也蓋孔父本華督之所忌故公羊傳曰孔父

春秋測微　辛

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督有弑君之心憚孔父而不敢因民之疲於戰先宣言曰司馬則然遂假衆怒攻孔父而殺之并弑殤公左氏所謂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是也當時孔父死於前殤公弑於後而書及者先君而後臣也稱父何也穀梁氏以為不稱名為祖諱也然名其君而字其臣可乎此必有闕文焉胡傳直以父為名則左傳何以謂之孔父嘉矣

滕子來朝

五等之爵頒於周室久矣東遷而後時王固無黜陟之權謂

孔子以布衣而進退予奪之者尤非也且以為滕本侯爵首朝篡弒之桓故黜而出子則夫齊魯陳鄭之君受宋之賂而立華氏者何以不見黜乎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然則滕何以降稱子曰非降也滕固子爵也其前之稱侯者訛也何則古者子男之國五十里滕之地適如其數則子爵可知故終春秋之世皆稱子其滕之稱侯者僅見於隱公之七年與末年簡之訛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宋地）以成宋亂（立莊公）

宋督弒其君於是召公于馮於鄭而立之恐諸侯之不從也故賂齊魯陳鄭以助成其惡而華氏立矣書曰成宋亂惡黨逆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

以貪黨惡其罪大矣且納之太廟以汙祖宗之盛德不孝之甚者也故書曰取者不當取也書曰納者不當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按杞夏之後姒氏侯爵自東樓公始受封五世至武公而入春秋而紀之為國微乎微者也世系未有所考公穀以杞為紀而胡氏從之非也夫杞紀本二國各有所紀豈必改杞為紀乎故左氏從杞其來朝者杞武公也世相朝禮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小國）

三國近楚故會於鄧謀事楚也外會何以書傷天下之無王而僭王猾夏之勢漸熾而不可遏也

九月入杞

杞先代之後以地見侵於諸侯而致微弱故朝魯以求援焉魯宜親之恤之乃以儀節細故用師以入其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書曰入著其暴也

公及戎盟于唐

魯與戎盟舊矣故左傳曰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左傳曰告于廟也然行不以告反行而告何也曰告會事之成也夫魯雖隣戎羈縻之可也乃親往而與之盟反行而告於廟不已甚乎故書盟書至陋之也

三年（桓王十一年）春正月

經不書王胡傳以為弒君之罪三年而莫討故不書王者見桓公之無王與天下之失政而不王也此執己見以說經未敢以為定論也夫三年而後固不書王矣何以十年十八年

復書王乎胡傳曰十者盈數十八年桓公已終皆强爲之解耳且不書王者不獨桓公也即如隱之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俱不書王莊之七年九年十二十四十五十七年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三十一三十二年俱不書王僖之五年七年十一十三十四十七年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年俱不書王其他或書或不書莫不皆然此非經之有異義也闕文也蓋自秦火而後漢儒之傳經者偶有脫誤遂相沿而不改又豈必强爲之解乎

春秋剛微

公會齊侯於嬴齊地

左傳會於嬴成昏於齊也不由媒介會而成昏始不以正宜其不得令終也故書會以譏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衛地

左傳胥命於蒲不盟也信義不足而後有盟誓盟誓不足而後有交質胥命者但以命令相申約不束牲不歃血古之道也故曰近正

六月公會杞侯於郕

左傳曰杞求成也以二年入杞故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月之行本有常度則薄蝕者固曆法之所有也然春秋日食必書以爲陰之亢陽爲失其道故謹而日之以志其變日食而既尤變之大者此易所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之象陰勝陽臣敵君兆於此矣若夫荆楚之僭號已在春秋之前非其應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而不親迎使大夫非正也胡傳備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魯地

春秋剛微

公羊傳曰越竟送女非禮也然則送女當何如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公不自送其曰姜氏本夫人也

公會齊侯於讙

會於讙者爲齊侯而往非迎女於境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至之者言其自至非親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來聘致殷勤於夫人也使其弟親之也

有年

公羊傳曰有年者何僅有年也歉年而僅有年故書之以志

喜如常有年則不勝書矣若以為記異則失之太鑿

四年（桓王十二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農隙以講武事古之制也故左傳

曰書時禮也然而亦有譏焉郎非狩地非其地而狩則害民

害物謂之禽荒必如原圃具囿乃可狩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伯王之卿士何以書名胡傳以為不能討桓之逆而反承

春秋測微　五十五

命以聘是為亂首故貶之也然桓之弑隱而未彰魯人弗聞

列國弗聞王朝又烏得而知之渠伯又烏得而討之哉特以

桓之立也已四年矣未常往朝未常往聘而天王顧使上卿

下交於魯則王之不君桓之不臣可知矣書曰天王使宰某

來聘而其義自見不係乎書名與不書名也如曰貶必書名

則宰咺之稱名固宜矣而家父之求車毛伯之求金獨不當

貶乎何以不稱名也榮叔之錫桓公命獨不當貶乎何以不

稱名也胡氏解之曰錫桓之命王不稱天所以示貶也然榮

叔之歸賵召伯之會葬與下稱天名伯之賜成公命則稱天

子初何嘗拘拘於天字之有無哉據其事而直書之而義存

乎其中矣非有一字之例可執也其曰例者胡氏之春秋而

非孔子之春秋也

五年（桓王十三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子陳佗弑太子而自立）

卒以二日者何左傳曰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文公子佗殺

太子免（音問）而代之國人分散言不與其為君也則前之赴者

陳佗後之赴者國人也魯史並存之穀梁氏所謂缺以傳疑

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測微　五十六

紀本主魯而鄭乃魯之與國齊人魯之昏姻也二國懷詐以

如紀欲以襲之齊鄭之惡不必言矣紀人未告而魯不能救

則救災恤鄰之義安在故存而不削者暴罪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弱者幼小之謂使其子而復稱其父

子未從仕也未從仕而使之天王之失使也古者諭辯然後

使之使世曾非正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魯地）

與城中丘城郎同義譏勞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伐鄭者王也三國之師執以之王以之也乃不曰王以諸侯伐鄭而以從王為辭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何謂正君臣之義從王義也王有事於征伐合諸侯而命事馬固也其戰不言戰敗不言敗何也諱之也臣不可以戰其君君不可以見敗於其臣王師不直自取其辱故諱之也大鄭既不朝矣何以謂之不直曰有所以致其不朝者也既取其田又奪之政可謂直乎然而以鄭之無君也故稱伐以正其罪

五七

春秋測微

大雩

書大雩志僭也胡傳備矣

螽

螽記災也正當夏五六月之時有害於稼故曰災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稱公者或入為卿士如胡氏之説是也外相如何以書公被以為過我也

六年 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實來

州公如曹因而適魯謂之曰實則非有故而出奔也謂之曰朝則非繼世而相朝也左傳曰度其國危遂不復是來托於魯故書曰來寓公也實者其名諸侯失地則名無爵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郕 左傳作成魯邑

左傳會於成諸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諸之紀主乎魯而齊又魯之昏姻也則所以排難解紛者莫如魯矣公既往會而不能救故書公會以譏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軍禮也古者因田獵而簡車徒下以武事明民也今以非時無故而衆之近於瀆矣或曰魯以鄭忽之怒故為之備

春秋測微

然而思患豫防者不在振耀軍容而在崇修德政桓之不能可知矣故書之者譏其不知務也

五八

蔡人殺陳佗 陳佗屬公雖立

陳佗篡位已踰年矣書曰陳佗不與其為君也不殺於陳而殺於蔡自取之也公羊傳曰淫於蔡穀梁傳曰獵於蔡而爭禽未知孰是總謂之自取

九月丁卯子同生

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明莊公之為魯之嫡嗣以釋後人之疑也他日公謂姜氏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故曰釋疑也或

曰姜氏之歸在三年子生在六年何疑而欲釋之曰别嫌明
微君子之道也故終春秋未有書子生者而此獨書意可知
矣
冬紀侯來朝
桓之立六年矣未嘗往朝未嘗往聘焉得而請王命乎公之
告不能固也然不能得之於王者猶或可得之於齊故紀侯
始而告繼而會又繼而朝求援者切矣而卒不能爲之救故
志其來朝以愧魯也
七年桓王十五年春二月焚咸丘魯地

焚林而射淫獵也故書以譏之公穀以爲咸丘邾地越境而
焚林尤非禮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此其稱名者何公穀以爲失地之君非也失地
則不爵矣名之者外之也穀鄧在方城之外楚之附庸也以
其服屬於僭王猶夏之楚故外之也
八年桓王十六年春正月己卯烝
春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冬祭曰烝周以子爲歲首則春不當
烝矣何則月與時俱改則祭亦當易其名矣故穀梁子曰志
不時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王之來聘者再矣而魯曾不聞一介之使通於王室是無君
也既不能討又加禮焉故書之以志天王之失政
夏五月丁丑烝
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春既烝矣夏而復烝煩矣
或曰己卯之烝春祭也丁丑之烝夏祭也何以謂之煩乎曰
諸侯之禮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而不礿故不書
禘而書烝謂非禮也

秋伐邾
不書公非公命也有專之者矣
冬十月雨雪
冬十月夏之八月也雨雪志不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祭公之來以昏姻之故謀於魯也古者天子娶於諸侯使同
姓諸侯爲之主卜擇其可者以告於王而往迎之故公羊傳
曰成使乎我也遂者專事之詞不復反命也未后而稱王后
昏已定也

九年桓王十七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
從逆者而言故稱王后尊天子也從歸者而言故稱季姜不忘本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亦姑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然曹伯既有疾則使大夫聘可也使世子危道也胡傳備矣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桓王十八年
春秋測微　六十一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於桃丘衛地弗遇
按左傳鄭人以班後之故愬魯而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衛初與魯期會已而中變於是公至桃丘而不得見罪在衛矣書曰弗遇胡傳所謂惡衛侯之失信是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鄭以小忿而稱兵而齊衛助之棄其昏姻忘其約信以加兵於魯尤爲無謂故不曰伐不曰侵而以來戰爲文者明其恃强挾衆好戰而無名也其先齊者何也鄭恃齊以爲之主也

十有一年桓王十九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外同盟何以書謀魯也謀魯以非其罪而結黨構怨仇其親故故書人以貶之胡氏之說是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
鄭公子之爭立莊公啟之也胡傳備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忽以世嫡而立而祭仲相之是受遺輔政之大臣也明知突之出於雍氏而托於宋則不當爲宋所誘宋既誘而執之則
春秋測微　六十二
當以死奉忽而勿許不然或佯許之而實背之亦行權之道也奈何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是亂鄭者仲也故稱其名而係之以鄭明廢置之權在仲而罪有所歸矣
突歸於鄭是爲厲公
去其公子而名之惡其恃强援藉權臣以爭國也曰歸於鄭者不予其爲君也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不稱世子已在位也既在位矣何以不稱爵失其位也失位而出奔故名之也

秋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 音吉 鄭地

公羊傳曰蔡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蔡不稱侯而稱叔亦其大夫可知也此大夫盟諸侯之始以臣而敵君春秋之所惡也故書之

公會宋公於夫鍾 郕地

鄭厲公之立也宋人多責賂焉鄭人不能堪於是公欲平宋鄭故為夫鍾之會始要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闞 音喊 魯地

十有二年 桓王二十年 春正月

春秋測微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魯地

左傳盟於曲池平杞莒也先是隱四年莒人伐杞遂不平故為盟以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宋地

左傳曰公及宋公盟於句 音勾 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又會於龜胡傳所謂屢盟而卒叛數會而愈離春秋故詳書之以明背盟之無益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卒 子林立

公會宋公於虛 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鄭地

左傳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者於此驗之矣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卒 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曰伐曰戰兩罪之也胡傳備矣

十有三年 桓王二十一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春秋測微

攻紀者齊為也主合宋衛燕之師以攻之也援紀者魯為主合魯鄭之師以援之也故始而會既而戰皆主乎我也戰而四國之師敗紀似乎得志矣而不知其所以速紀之亡也胡傳所謂不度德不量力輕與齊戰禍之始也然始其禍者非紀紀之謀於魯者屢矣既不能請命於王以義遏齊之師復不能請成於齊以策解紀之難而徒逞其兵威以取勝於一時而紀之禍於是不可解矣故書會書及罪魯也

三月葬衛宣公

宣公在殯而衛朔從戎非王事也非國難也從齊伐紀不過

强凌弱耳衆暴寡耳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上書二月戰下書
三月葵而衛朔之罪著矣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桓王二十二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
此參盟也故曹人致餼
無冰
榖梁傳曰無冰時燠也按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冰方
春秋測微
六五
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周之春月正其時矣書曰無冰
記異也洪範咎徵曰豫恒燠若當時王室廢弛四國無政豫
可知矣其無冰也固宜
夏五
公羊傳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即胡氏所謂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前此鄭人來請修好會於曹矣至是來盟尋舊約也使其弟𧨏
穀梁傳曰舉其貴者也介弟雖貴猶臣也以臣而盟君故名之
非罪其有寵愛之私也丑胡傳以爲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

凡書名者皆貶詞然考之於經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
侯之弟黑背陳侯之弟光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皆名也
未有以字書者而謂之曰例此胡氏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
秋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書災志不謹也御廩者粢盛之所自出乃不修火政而豫爲
之防是以譏
乙亥嘗
左傳曰乙亥嘗書不害也言雖災而不妨於祭也果如是則
春秋測微
六六
災亦可以不書矣胡傳以不改卜爲不敬者得之至以八月
嘗爲不時者非也周之改朔旣以六月爲八月則是以夏爲
秋矣嘗乃秋祭也何謂不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以私怨挾四國之兵伐鄭而焚其門取其邑可謂暴矣四
國從之亦非義也故書曰以者惡挾衆也旣非方伯又非公
討而結黨橫行以毒鄰國罪之大者也稱人者何非其君也
貶其帥故不書其名

十有五年桓王二十三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列國各以其所有時獻於天子謂之享禮也春秋之時此禮亡矣然下雖無獻於上而上不可有求於下況車服命自天子而反下求於諸侯乎故書曰來求罪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之立也本藉祭仲既立矣權歸於仲而不能收患其專而不能去殺雍糾而又不能討何也突固非當有國者也廢置之柄仲主之也仲而與之則國人皆與之矣仲而不與之則國人皆不與之矣則其出奔宜矣故咎逐君之罪而以自奔爲文胡傳所謂自取之也其入也不以正故其出也亦不以正

春秋測微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忽本先立而此復稱世子者國無二君也突已稱伯則忽宜世子矣然世子而係之以鄭明其當有鄭國也

許叔入於許
按左傳初鄭滅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踰曰鄭之而許叔已儼然君許矣至是因鄭之亂而復其國未爲不可然不曰歸而曰入者何穀梁傳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其孤媮以取之上無天子之命下無方伯之援也

公會齊侯於艾齊地

左傳曰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皆附庸小國稱人者何或曰其世子也不稱世子微之也若其君則當書爵矣若其臣則當書聘矣

春秋測微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音栗鄭別都
是時祭仲已死本年公而厲公有謀故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居櫟則有土有民矣其於復國也何有昭公以世嫡而復位乃聽其竊據而不敢問則其無能爲可知矣故公羊傳曰言忽爲君之微也未復國而稱爵何也突始終爲君者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音侈宋地伐鄭
厲公結援以求復其國故諸侯伐鄭以納之不助當立之世嫡而助簒位之庶孽不義甚矣故先書會而後書伐惡黨逆也

十有六年(莊王九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

左傳曰謀伐鄭也前此謀納厲公不克故為此會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伐鄭甚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曰行飲至之禮也以黨惡不義之舉而策勲告廟不已誣乎故書至以譏之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穀梁傳亦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二家之說必有所據矣而左傳則曰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故惠公出奔齊愚意朔之出奔或先得罪於天子召之不往而出奔於齊故二公子別立君耳不然朔之已立五年矣二公子何能一旦而遽易之哉則二家之說似可據也

十有七年(莊王十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紀地)

左傳盟於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隹上聲 魯地)

左傳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魯地)

左傳曰戰於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夫盟於春而使於夏齊之反覆變詐甚矣乃疆吏來告而公漫語以辭之何其怯也故書曰及而不稱人非公命亦非公志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 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於陳秋歸於蔡蔡人嘉之也嘉之者賢之也是時獻舞已立則季之者一公子耳何以書其歸而不削

錄賢也何以不稱公子季不以公子責也

癸巳葬蔡桓侯

諸侯之葬例稱公而蔡獨稱侯者彼以公告此以侯告也曷為以侯告請謚於王故從其爵也胡傳備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曰宋志也是時邾宋爭疆魯乃助宋而伐之夫春方盟於趡口血未乾而背盟棄好助宋為虐惡莫大焉雖或不由公命然縱之而不能禁亦不君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今魯不日則曆官失其職矣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曆官失職而桓不問故仍其闕而書之見魯之失政也

十有八年莊王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音洛

林堯叟曰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又相隨至齊故曰遂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凡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沒則不反此載馳竹

竿之詩所以賦也姜氏當僖公之時未嘗一往及其既沒而反縱之往焉是變乎常矣況公將有行申繻之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其言切矣盡矣公聞之宜惕然悔沮乃弗聽而偕之以行是明知其有淫亂之禍而縱之也故書曰公與者罪公也其稱夫人者何公干氏曰內辭也言既為魯之夫人則不當復如齊也猶詩所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夫人而稱姜氏內而外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是齊襄殺之也何以書薨魯史舊文也舊文何以不書其實諱之也問罪之師不出而討賊之義不伸故諱之也魯史既諱之而夫子必書之是彰國之惡也然上書曰公與姜氏如齊下即書曰公薨於齊則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故夫子因之而義自見夫有賊不誅何以稱義曰殺桓者雖襄而所以致其殺者姜氏也有賊在內而何以誅書曰孫於齊乃所以誅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既葬而書葬者其常也然葬舉而莊公慎終之事畢矣心已

安矣無復有討賊之志矣故雖書國之常事亦以見莊公之忘仇而忍其父也

後學楊大堉校

春秋測微

莊公（公名同桓公子。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莊王四年）春王正月

莊之不書即位削之也既即位矣何以削志仇也父賊未討告廟改元人子之心之所不忍也故不書即位以剌之公羊傳曰不書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言為人子者所當隱痛而不忍也

三月夫人孫於齊

桓公之弒文姜與焉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言其

七十三

春秋測微

遁於齊而不敢歸也去姜氏示若非齊女者然正所以深著其罪而絕之也然此書孫於齊矣二年復書會齊侯於禚則前此歸魯可知而經不書歸者何也禮毋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況文姜之罪上通於天弁不可與出毋同科何為而得復歸於魯乎其得復歸於魯何也公羊氏曰莊公念毋也姜氏乃父之仇宗廟之罪人不可念也念之是知其毋而不知有父矣故不書歸者罪莊公也

夏單（音善）伯逆王姬

單伯公牧皆以為魯之命大夫以我為之主故單伯逆之也雖曰承王命然而昏於齊是為仇逆也故書曰逆者不當逆也或曰魯無單大夫單伯王之卿士也逆者送也字之訛也此說得之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為昏於齊而築館是為仇築也故書曰築者不當築也胡傳備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追錫之也桓公篡弒之事雖隱而未彰然即其在位

七十四

春秋測微

十有八年未常往朝未常往聘未常有勳勞於王室無故而加之錫命者特以主嫁王姬之故而寵及其先耳故書來錫以譏王之濫賞且罪魯之為仇人受賜也

王姬歸於齊

公羊傳曰何以書我主之也以我而主齊昏罪之大者也

齊師遷紀郱（音平）鄑（音茲）郚（音吾）

遷者驅其民以歸諸己也師者用大眾也書之者著其暴也

二年（莊王五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郚邑郚(音附)庸也無故而侵其地何也意不在乎三邑也蓋是時莊公幼慶父貴公子而有惡才欲立威於外以內脅其君故專命而行也書帥師書伐胡傳所謂志慶父之得兵權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以我主嫁之故故莊公為之服大夫王之崩也未嘗命喪未嘗會葬何有於王姬而親之若姊妹乎況其為仇人之婦乎故書曰齊王姬罪莊公之親仇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音酌齊地)

姜氏既奔矣則不當迎之以歸既歸矣則不當縱之復出書會於禚罪莊公也胡傳備矣

乙酉宋公馮(音平)卒(莊公子閔公捷立)

三年(莊王六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去其籍罪之也穀梁傳備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傳以為緩公羊傳曰改葬也穀梁傳曰危不得葬也夫天子之葬至於七年而後舉亦緩甚矣急緩至此幾幾乎有不得葬之勢二傳之意略同若曰改葬則前此之葬何以不書當以穀梁之說為正

秋紀季以酅(音奚)入於齊

齊欲滅紀久矣至是有必不能存之勢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其宗祀此亦小役大弱役強出於無可奈何之計也故書入者無貶詞

冬公次於滑(鄭地)

左傳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時子儀有厲公之難)次

書止而不進之意公穀皆以為欲救紀而不能也夫書有救紀之意而莫為之助亦無如之何矣然苟以報仇討賊為志則何勇之不可奮乎惜乎莊公之忘之也故書次以譏之

四年(莊王七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魯地)

一淫亂弒逆之婦人也敢於出郊行非禮之享而莊公不能禁羣臣莫敢言其國尚可謂有人乎故直書其事以志其醜也

夏紀伯姬卒

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卒何也吾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

按左傳桓十八年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鄭子者子儀也至是則子儀在位已四年矣屬公雖入於櫟猶未得正其為君也然則遇於垂者其為子儀無疑矣不期而會曰遇何以書為謀紀故也初公將為會於鄭以救紀鄭人辭以難齊侯必知之故為垂之遇所以阻鄭之援紀也首齊侯者齊志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之去滅也奔也何以不書而書曰大去其國此非舊史

之文聖人之特筆也蓋紀侯見幾明決知國必不可守於是命其弟以邑入於齊而存其宗祀已乃委土地而去之而不受其兵革不害其人民不為俘囚不為臣僕庶幾有去邠之遺風焉故不書滅者不與齊之滅紀也不書奔者不同於失地之君也歸而不名貴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何以書葬曾女也滅其國逐其君而葬其夫人可謂仁乎胡傳所謂加於人以手撫之也君子是以惡齊襄之詐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前書姜氏會齊侯於禚矣茲且公從而往狩焉是姜氏之謀也公既從之於是肆行無忌矣書公及者內為志也不惟不以為恨不以為恥乃反與之同樂焉是尚可謂有人心乎故稱人者賤襄亦賤公也

五年莊王八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耳衆目之所屬也如而不顧無恥之甚也

秋郳犂來來朝

郳附庸國也犂來名也何以名左傳以為未王命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逆命為小邾子則此時尚非諸侯故稱名耳胡氏執例以說春秋非旨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公伐衛之舉有三大罪焉逆王命一也親父仇二也黨罪人三也故四國皆貶而稱人而以公會之穀梁傳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六年莊王九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朝之微者也書字貴之也書救嘉之也自子突不能
勝五國而天子之令不行於天下矣故春秋以王人之救衛
為尊王之義以衛朔之入衛為討亂之辭
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入者强入之詞公羊氏曰篡辭也為其犯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傳曰惡事不至此其至何也不至則無用見公之惡事
之成也可謂簡而當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三傳俱作寶而經文獨稱俘者言俘而寶在其中也諸侯皆
受衛之賂而助之何以稱齊人蓋齊為之主而以衛之賂歸
之魯也左傳又曰文姜請之也姜氏知莊公之貪而無耻故
欲假賂以悅之也書曰來歸罪莊公之致其歸且受之而不
辭也
七年（莊王十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魯地）
衛寶既歸姜氏之計得矣於是肆行而無忌莊公之罪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左傳曰夜明也言月光如日故列星皆隱也星隕
如雨左傳曰與雨偕也言隕者之多同乎雨也皆言陰氣盛
也史記天官書曰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命主此
其應也胡傳之意本此
秋大水無麥苗
畏天災重民命胡氏之兩言盡之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齊地）
一歲而再會蕩極矣春秋詳書之不惟著姜氏之罪所以病
莊公也

八年（莊王十一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
前此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矣則陳人蔡人乃齊之與國而
為齊役者也次於郎以俟者將與陳蔡同聽命於齊耳釋怨
事仇不亦可恥之甚乎故書次書俟深惡之也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師久於郎未免有失伍離次之患故復整其隊伍
申其約束以待齊命也此與次於郎同譏黷武又其小者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
陳蔡不至魯乃獨以其師助惡而圍郕親仇虐鄰其罪大矣

故書曰及惡在內也郕降於齊本莊公之所甘心慶父不知
而請伐齊師謂兩國共攻而齊獨取之也然而魯本役於齊
爭郕非公志也故詭辭以卻之
秋師還
郕既降齊矣魯師何以不速還而必遲之又久數月而後歸
乎曰不敢歸也其不敢歸奈何郕雖降强降之耳必待整頓
而後服故魯助齊以定之也書曰秋還著其久役殃民覩仇
虐鄰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春秋測微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諸兒有其四焉皆誅之
而有餘辜者也所謂馮弱犯寡則眚之如諸兒之滅紀滅郕
是也所謂暴外陵內則壇之如諸兒之賊殺魯桓虐用其民
是也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如諸兒之逆王命抗王師是也
所謂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如諸兒之淫於文姜是也立十
二年惡既盈矣天怒人怨而假手於無知然則無知可無罪
乎曰烏得無罪無知之殺諸兒私怨也非公討也以私怨弒
其君可乎故去其籍而名之
九年莊王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

仝二

無知既弒襄而篡其位矣仍稱曰無知不與其為君也稱人
者與衆棄之之謂
公及齊大夫盟於蔇音器齊地
左傳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則公之所盟者管召也稱
大夫無貶辭也因亂而避難又何貶焉子糾幼故盟其大夫
稱公及者欲納糾也糾非襄之子乃僖公之子舅氏也何為
而不可納襄公既死則於齊乎何仇故亦無譏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
糾與小白皆齊之公子也小白得立而糾見殺所爭者幾之
春秋測微
先後爾據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乎君弒賊誅國內無主而小白已
自莒先入國人皆欲得君而事之故其勢順子糾至亂作而
始奔魯求援坐失事機之會迨君位已定然後用兵以爭之
故其勢逆納者難詞也入者易詞也然先書伐齊者從魯言
之也皆去其公子何也因亂以爭國非有所當立故也若從
無嫡立長之義則桓為正胡傳論之詳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音干齊地時我師敗績

仝三

乾時之戰納糾而不得也戰而敗軍無謀也是役也公喪戎路則公在軍中矣不稱公諱也何譏乎譏前此之未嘗與齊戰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按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於笙竇則是魯殺之也曷為而書齊人殺糾者齊志也成之者魯也夫欲納糾而不能與戰而又敗魯之負糾亦甚矣又從而殺之何其自相背謬若此與故書曰取者易詞也言無異齊人之自殺之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

公為病矣若夫齊之必欲殺子糾桓之忍也故稱人以貶之

冬浚洙（洙在魯城北）

勞民於戰矣復勞以役可乎況當收成之際民力未暇又非其時也故書以譏之

十年（莊王十三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魯地）

魯既畏齊而殺子糾矣齊又興師以伐魯何其暴也故不書其伐而第書曰敗齊師明魯無可伐之名而齊有可敗之道也據左傳長勺之戰謀出曹劌堂堂正正以敗之何詐之有所謂詐戰曰敗者此胡氏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也

二月公侵宋

宋未嘗開釁於魯無故而往侵之不過束勝齊之勢而潛師以入其境將以掠之也黷武虐鄰罪在公矣故書公以譏之

三月宋人遷宿

宿小國也遷者以師廹而遷之取其地也書之以著用强凌弱之罪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去聲）丘（魯地）

齊宋之來伐報魯也其言次何未陣也按左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伐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

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此所謂攻瑕之術未嘗之機乃兵家常事不得已而應敵者也又何譏乎故書曰公敗幸內勝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

此志荆楚猾夏之始前此伐國有書入者矣有書遷者矣有書奔者矣未有虜其君者書曰以蔡侯歸甚其惡也名蔡侯者胡傳以為絕之也既不能死又不能奔故絕之諸侯失地則名況於虜乎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志齊桓滅國之始不假王命而擅滅之非伯者之舉也故書之以著其暴斧而不名無罪也胡傳備矣

十有一年莊王十四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於鄑音茲魯地

按左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此應敵之兵非好戰也故雖詐無譏

秋宋大水

按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是以書胡傳所謂謹天戒恤民隱也

冬王姬歸於齊

歸於齊何以書魯主之也左傳以爲齊侯來逆共姬是親迎也何以不書不之京師而之魯非禮也

十有二年莊王十五年是年崩經不書崩葬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酅

不歸魯而歸酅者始終於紀也胡傳備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弒桓公御說立

公羊傳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宋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因而殺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故書及其大夫賢之也華督亦被殺何以不書督弒君之賊也死已晚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之奔陳也宋人賂陳而請之既歸而醢之矣何以不書宋人殺萬以明討賊之義乎胡傳以爲罪陳之黨賊非也夫書曰奔陳則陳之黨賊著矣何爲削殺萬而不書愚竊意是時魯宋方交兵未息故殺宋萬與閔公皆不以告不告則舊史不書舊史既不書夫子焉得而書之然則宋萬之弒君何以來告歟曰弒逆大故也雖不告亦聞所聞而書之矣然則前此之水災何以來告歟曰亦非告也魯聞之而往弔有釋怨恤鄰之義故書之也

十有三年僖王元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齊地衣裳之會

此志齊桓伯業之始自是諸侯無私盟而爲衣裳之會者凡故齊稱爵予桓也人諸侯何也不予其戴桓也穀梁氏曰桓非受命之伯也胡傳以爲誅諸侯者正與桓公者權得之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小國也或曰舜之後先王所封之國無故而强奪之可謂有王乎故書之以著其罪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齊邑）

左傳盟於柯始及齊平也齊可平乎曰可矣繼好息民治國之善經也裏公既死而復讎伐盟而不悖君子於是乎善桓公矣蓋當時曹劌手劍而劫桓公反我汶陽之田而盟終不渝信也故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僖王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伐宋討貳也稱人者所謂將卑師少也胡傳備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王臣也左傳曰齊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此齊桓尊周室之始

秋七月荆入蔡

因息嬀而假楚以滅息者蔡哀侯也因息嬀而致楚以伐蔡者亦蔡哀侯也然則蔡之兵自招之也書曰入言自我致寇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鄭弒子儀厲公入）於鄄（衛地衣裳之會二）

林堯叟曰齊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言尊王也

十有五年（僖王三年）春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於鄄（衣裳之會三）

左傳復會焉齊始伯也然鄭猶未服背約而侵宋故胡傳以為未成乎伯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此不可以責文姜矣書如齊罪莊公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即小邾）

左傳諸侯為宋伐郳解之者曰郳宋之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宋伐之書先宋者宋志也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言伐郳之役鄭乘諸侯之間隙而侵之也蓋是時鄭厲公已復國矣厲公因因宋而得立已而宋人責賂不已於是日尋干戈而不息故厲公之怨宋最深至是乘宋師之出而侵之所謂間也然宋既與於鄄之會矣未幾而背約焉可乎故書曰侵宋惡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僖王四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以侵宋之故伐鄭先宋者宋主兵也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此齊
楚爭鄭之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於幽（宋地衣裳之會四）
公羊傳曰同欲也穀梁傳曰同尊周也而齊桓之伯業成矣
其不稱公何也胡傳以爲惡失信而諱之非也夫既書曰自
齊逃來則會之叛盟已昭然著矣又豈必諱公之會以示譏
春秋測微
予或曰幽之盟會伏微者會故不稱公亦非也夫使公不親
往則當見討於齊如鄄之盟矣且公與齊侯既盟於柯豈於
同欲之會而反不往乎然則不稱公者何也按公羊傳經文
有公字則不書公者疑脫簡也
邾子克卒（子瑣立）
十有七年（僖王五年崩經不書惠王立）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齊失事大之禮故執其用事之臣以辱之此何以書
穀梁傳曰以其逃來志之也又曰鄭詹鄭之佞人也公羊亦
曰書甚佞也以一佞人之故而失信於伯主會之愚亦甚矣

八十九

不書齊執則不知納逃之爲非義故書之然則齊之執詹義
乎曰亦非義也何以言之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
非諸人君子之道也桓之立已九年矣未嘗一至京師且於
僖王之崩也不奔喪不會葬於惠王之立也不往朝不往聘
名曰尊王不臣實甚而顧責鄭以世相朝之禮可謂義乎律
以春秋之法則管仲亦當見執於天子之庭矣
夏齊人殲（尖音）於遂
齊滅遂而戍之戍者乃爲遂人所殲則非心服可知而四族
之不忘其君不屈於敵亦概見矣
春秋測微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曰逃比於罪人矣書曰來惡魯之受之也自此端一開於
是叛人來奔者往往納之如邾庶其齊慶封之類是也魯國
之失政此其作俑乎
冬多麋
麋非異物何以書蓋麋畜於囿者也多則或散諸田野故能
害稼
十有八年（惠王元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然夜食亦有朔與日其不

九十

言者僭官之失職也
夏公追戎於濟西
書追戎能用武也有振威之氣與向之與戎盟者異矣故志之
秋有蜮
蜮雖微陰妖也姜氏非國之妖乎此所謂惡氣之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惠王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音孕)
穀梁傳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蓋魯實欲要二國之盟未知其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耳遂者專事之詞言因禮之輕者而繼及乎重者實因禮之重者而兼及乎輕者也夫同盟於幽好已結矣又使其大夫强而要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適所以取人之怒也故兩書之以著其失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猶曰父母之國也如莒則顯然奔矣此必有導之者而莊公莫之禁可謂有羞惡之心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秋盟而冬受伐自取之也胡傳所謂責魯不恭也
二十〇年(惠王三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書如莒甚之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及我者告我也昔宋水災魯使往弔況齊甥舅之國而魯未常有一介之使焉故書之以志其無恤鄰之義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伐戎攘夷之一端也故志之
二十有一年(惠王四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卒子文公捷立)
按左傳王子頹之亂惠王出奔温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告虢叔使納王其明年夏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是厲公有定亂戴王之功其事偉矣春秋何為而下書豈周下以告而不書歟抑亦有闕文歟觀於鄭有四

君而屬公獨書卒書葬或亦以此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惠王五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故善為治者不語赦惟大亂之後立國之初可以行之魯無故而肆大眚縱惡養奸莫甚於此胡傳備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孫於齊與魯絕矣歸而死於魯葬於魯皆莊公之罪也詳書

之而義自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穀梁氏曰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左氏以為太子未知孰是稱人者衆人擅殺之謂胡傳備矣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

高傒齊大夫也孰及之公及之也何以不稱公公羊氏曰諱與大夫盟也曷諱乎蓋高傒之來本以議昏故不彈洋畀躬屈體而與之盟是議所不當議盟所不當盟也故諱之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者何聘齊襄之女也齊襄父仇而可聘其女乎或曰受命於文姜也然此時文姜已死而昏禮未成獨不可以亂命而棄之乎況文姜之淫亂已有明鑒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乎書曰如齊深惡其忘父而昏仇也公穀以親納幣為非禮此所謂蠱決之間其小者也

二十有三年惠王六年春公至自齊

至之者譏公之親往也

祭叔來聘

穀梁氏所謂不正其外交是也非天子命故不言使

夏公如齊觀社

穀梁傳曰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言本為女而往而以觀社為名耳社者何蒐軍實也諸侯會同自有典則觀蒐而會已非禮矣況為女乎故書如書至以譏之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楚始通也稱人胡傳以為進之也

公及齊侯遇於穀齊地

及者內志也
蕭叔朝公
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言來朝與受朝者皆失
禮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既昏於齊矣雖丹楹刻桷烏足以妥侑先靈哉徒亦之
侈耳故書以識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音石）姑卒（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音戶 鄭地）

公既聘矣何為數數會盟若惟恐其昏者然蓋莊公之娶
過時而齊女之年猶待是以皇皇如此也胡傳備矣
二十有四年（惠王七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娶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
以飾夫人非正也斥言桓宮惡莊也言桓之宮而盛飾之以
見仇人之女莊之罪大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子所謂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夫娶
仇人子義固不可受矣況以哀姜之淫妒性成始入而婦道
已虧如公羊所謂與公有所約而後入是也則其不可以承
宗廟而為國母固不待弒閔孫邾而昭然可覩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謂女而用男贄是無別也桓之弒
固由男女無別而生莊公亦既聞之而見之矣今聞御孫之

言而莫之省能無兆亂乎故易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
敝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
羈已嗣位而莫其覲矣何以不爵未成乎君也不稱世子者
何微之也歸者順詞羈出而赤歸非戎歸之國人歸之也如
制在戎則當書曰戎納赤於曹矣
郭公
公穀皆以為即曹赤者非也當以郭亡之說為正胡傳備矣

二十有五年（惠王八年）春陳侯使女（音汝）叔來聘

穀梁傳曰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子懿公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穀曰禮也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非禮也胡傳備矣

伯姬歸於杞（伯姬莊公女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非其君又非卿大夫也

春秋測微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而用牲皆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惠王九年）春公伐戎

書公伐壯之也齊桓救之也

夏公至自伐戎

至之者告成事也

曹殺其大夫

公穀皆以大夫為曹羈者非也羈之為世子無疑矣然此大夫何以不名不氏闕文也稱國者何有假君命以專殺之者也不去其爵者無可殺之罪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與戎為犄角以病魯者也故會齊宋之師以伐之兵法所謂伐其交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惠王十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音桃會姬）

春秋測微

禮父母在歲一歸寧伯姬之嫁已越歲矣歸寧可也越境而會非禮也姬不當來公不當往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衣裳之會五）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欲也言齊桓之信義著於諸侯諸侯皆願推戴之為盟主也故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傳曰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內難者何公

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欲起而治之則不得
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國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
陳而葬原仲也今以經考之季友之如陳在二十七年其後
五年之間不書其反則是未嘗歸也迨莊公薨子般弑叔牙
死慶父奔而後書季子來歸則前此之辟難可知矣此所謂
內難而能正其志書如陳者之也胡傳之說蓋道其常非語
其變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常事也何以書爲會於洮書也來可也會不可也

莒慶來逆叔姬

下主大夫而公自主之非正也胡傳得之

杞伯來朝

杞侯爵也何以稱伯先儒以爲爲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於城濮衛地

將討衛也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
王子頹也

二十有八年惠王十一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齊奉王命以討而衛人戰之是無王也故書曰及罪之也胡
傳備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文公蘧蒢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之伐鄭也雖未嘗交兵然而鄭畏楚矣故將奔桐丘馬頓
諸侯救之而止故善之

冬築郿魯邑

築邑勞民也又農事未畢爲非其時矣故書

大無麥禾

周之冬夏之秋也是時麥既無收矣及禾稼將登而又無收
故併書之志民饑也且夏麥既無秋禾將槁而妄興築郿之
役則莊公之不畏天災而恤民命亦甚矣

臧孫辰告糴於齊

書告糴譏無備也公羊傳曰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
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曰古者什一稅豐年補敗不外
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
君子非之

二十有九年惠王十二年春新延廄

新敝細故也何以書困民也當無麥無禾之後不聞有賑饑
周乏之令而復再役以困之為民父母者固如是乎穀梁之
說備矣
夏鄭人侵許
許本困鄭亂而入故文公立而侵之修舊怨也
秋有蜚音費
左傳曰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按說文蜚一名𧒂螽
即蝗子也周之秋夏之五六月也正禾稼未熟之時蝗乃災
之大者於是乎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卒叔姬閔紀之亡也紀已滅矣何閔乎爾叔姬之歸酅猶存
紀也姬存則紀與之俱存姬亡則紀與之俱亡
城諸邑音及防
凡書城者皆譏為勞民也而穀梁氏曰可城者何故蓋冬十
二月建亥之月也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
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昏正者亥月也言農將閒暇
可以興作也故曰書時也
三十年惠王十三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於成
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
救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公穀以為紀之遺邑胡傳曰附庸未知孰是降鄣者以兵
威脅服之也故書之以著其凌弱暴寡之罪
八月癸亥葬紀伯姬
胡傳備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魯地
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曰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
為之伐矣然則伐山戎者救燕也According
又何譏乎故曰善之
三十有一年惠王十四年春築臺於郎
穀梁傳曰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内也三時者
謂春夏秋皆有築也臺者游觀之所有臺必有囿故曰虞山

林藪澤之利言奪民財也既勞其力又奪其財故曰財盡則
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書之也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者何未同盟也

築臺於薛 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討戎而捷不獻於王而獻於魯非禮也其親來者何公羊氏
曰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於是魯人為之城小
穀

秋築臺於秦 秦魯地

冬不雨

秋而無雨亦傷稼故書

三十有二年 惠王十五年 春城小穀

左傳曰為管仲也小穀者管氏之私邑畏齊而媚齊故城之
也書之者譏勞民之已甚也

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於齊侯故
遇於梁丘蓋私為之會不成會禮故曰遇齊主盟而先宋者
宋志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按經書季友如陳未嘗志其歸也則五年之間在陳可知故
閔之元年乃書曰季子來歸前此又未嘗書其奔陳也賊子
般而成季奔陳此左氏之說焉知其非誣也君子信經不信
傳則公子牙之死乃疾死也非季友酖之也酖之之說始於
公羊誣於左氏然殺梁何以無聞乎公羊以為慶父叔牙季
友皆莊公母弟故其說曰莊公以病召季子而授之以國政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

憂焉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
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於是酖叔牙而殺之左氏之言與
此略同夫所謂及者兄終弟及之謂故以慶父為言然愚攷
莊公之生也在桓之六年及即位之日年止十三四慶果為
弟纔十餘齡耳而莊之二年即帥師伐於餘丘以十餘齡之
幼子而主兵征伐有是理乎則慶父非莊公母弟明矣或其
庶兄則有之此其說之不可信一也公羊既以為慶父叔牙
與哀姜比而脅公則內外之權皆二人操之矣君且不畏何
畏乎季子之一言而遽為之死此其說之不可信二也且世

未有弑逆先惡之徒肯從人之言而飲酖以自斃者也愚竊謂當時季子揆情度勢逆知二子之必將為亂而又力不能制之故避跡於陳者五年又焉得取叔牙而酖之乎使其可以用吾酖則亦可以不必避矣然則叔牙之死孰殺之天殺之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書曰路寢正詞也亦幸詞也何幸乎爾不死於哀姜慶父之弑而得善其終猶幸之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者孟任之所出則見惡於哀姜可知其死也慶父與哀姜謀而殺之也何以不書宮省事秘闇昧難明故從而卒之也或曰據左傳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明係慶父弑之矣何謂闇昧難明乎曰左傳既曰公薨而子般即位則必入臨君喪而在宮寢之內矣豈肯復次於黨氏之理故謂賊子般於黨氏者或得之傳聞而非其實也不然穀梁傳何以獨不云然乎然則子般之死非顯弑之隱弑之也故曰難明也何以稱名未成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之出奔畏季友之反而討之也君薨而子般弑則季友必反反則仗義執言必由是人矣故奔齊齊者哀姜之所傳而魯之所畏也故求援焉然不曰奔而曰如者所謂出入自如無所畏也以平日得專兵柄之故胡傳備矣

狄伐邢

閔公 公名啟方史記名開莊公之子。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閔公幼弱未告廟臨羣臣也

齊人救邢

救邢善矣懷夷以救邢尤善之善者也胡傳備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曰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 齊地

左傳曰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夫季友魯之公子召諸陳可矣何為而請於齊蓋慶父與哀姜比而恃齊之援以濟其奸且必搭季於齊而阻其反故會齊侯而告之故且請之也次於郎望之切也時閔公尚幼安能知此此必有憂國之臣陰為之謀者矣

季子來歸
賢之故曰季子喜之故曰來歸二義本於公穀蓋國之安危
係之也
冬齊仲孫來
左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者齊大夫湫其名也公穀以
爲慶父謬矣何以不言使齊桓有窺伺之心欲因亂以取魯
非省難也故不言使其曰來者何也喜其來也曷喜乎蓋桓
公感於哀姜慶父之言猶未知其惡若此之甚也及仲孫歸
告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且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然後桓公知慶父之必不可容而慶父乃失所恃矣仲孫之
一言亦偉矣哉書曰仲孫而不稱名嘉之也
二年七年惠王十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遷者以師迫逐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祭吉禮也故曰吉禘宜用祫而禘喪未畢而禘祀於寢而禘、
胡傳所謂三失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以爲弒公者共仲也共仲即慶父經何以不書曰其弒
有闇昧而不明者也或曰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則明有
其人矣何以謂之不明曰此亦左氏傳聞之說也果爾則季
子何以不討卜齮而戮之慶父何以不委罪於卜齮也然則
閔公之死孰弒之慶父與哀姜謀而弒之也宮省事秘闇昧
不明故國史不得而書之也國史既不書夫子又焉得追書
之以彰國惡乎故書曰公薨仍舊文也不地所以存疑也，然
下書孫邾奔莒而情已見乎辭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
左傳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不敢歸齊者畏桓

誅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罪大惡極自知其必不容於魯故奔莒以爲苟免之計慶父
既奔則兵權解矣於是季友立僖公討國賊而慶父卒死於
密書曰出絶之也不去其公子何也爲其有後於魯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齊大夫高傒也不稱爵而稱子賢之也其來者何將
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也僖公新立欲結大國之援故盟
之也何以不言使非高子之賢不能存魯也公羊傳備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之淫亂有取滅亡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罪不獨在懿公也書曰入易詞也

鄭棄其師

人臣有罪則削其職奪其權未有假之以兵以為放逐之地者乎至師散而克奔則用人行政兩失之矣書曰棄其師危道也

授學楊夫靖校

春秋測微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左傳曰公出故也言閔公被弑成季以公適邾公出復入不行告廟之禮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書救善之也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言師至而邢已滅勢不及也故先救而後次者譏其緩也先次而後救者美其意也曾師合衆蓋將為遷徙之計故無貶詞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

齊人遷邢而書曰邢遷者所謂邢遷如歸如其自遷也云爾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城邢者既遷而為之築也安其衆定其居救患分災之義著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按左傳姜氏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魯為以薨書因齊人之告也歸尸必不言殺故仍舊史之文而諱之

其諱之奈何哀姜既伏其辜矣聖人寧忍特書之以彰國惡
乎其於夷者絕之於書也以歸者義不可以也
楚人伐鄭
初稱荊外之也至是稱楚進之也其外之者何按史記周成
王封熊繹于楚蛍子以子男之田傳世至熊渠曰我蛍夷也
不與中國之號謚逆僭稱王其後楚武王始入春秋故前之
言荊者皆外之也其進之者何楚成王以莊之二十三年篡
立史記稱其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
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楚地千里

是時之伐鄭者成王也雖不去王號而結鄭封奉王命駸駸
乎有諸夏之風焉故進之也伐鄭者與齊爭鄭也以保淩衍
界也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音稱宋地左傳作檉衣裳之會也）
左傳曰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地）
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解之者曰邾人以哀姜之見殺
故戍虛丘欲以侵魯齊送姜氏喪邾人懼乃歸公要而敗之
夫邾本魯之附庸又世好也納哀姜已為非義況以哀姜之

故而欲侵魯乎邾誠有取敗之道焉然邾既與于檉之會矣
則可以擇小忿而闕義舉師懼而歸縱之可也要而敗之過
矣書曰公敗邾師究責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音麗魯地）獲莒挐（音如）
按左傳季友既立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則是納
叛者莒也而許賂者季友也既許之而不與之是失信于莒
也故莒人稱兵而求賂雖曰莒人之不量力而開釁而所以
致其兵者季友也故以公子友主戰罪其有諾責也或曰拟
公羊傳以為慶父奔莒莒人逐之是本當以賂請也然觀于

莒之求賂而興師則其貪而無謀概可見矣以為逐之者不
然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至者不宜至也胡傳備矣
二年（惠王十九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左傳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衛
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是年戴公卒乃立文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至是城楚丘而封之齊桓于恤

鄧之誼可謂至矣何以略而不書蓋鄧國之相恤義也諸侯之專封非義也故公羊氏曰實與而文不與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虢邑）

易震之上六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無咎衆曰雖凶無咎畏鄰戒也言人能于禍未及身震及其鄰之際而預為之戒則可以免咎晉欲伐虢此正震及于鄰之時矣虞不惟不能戒反貪其賄而助之其愚不已甚乎下陽雖虢邑亦虞之門戶助晉而滅之正所謂自撤其藩籬也雖欲不亡不可得矣故

晉主兵而以虞先之者明其自取滅亡之道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

當時與齊爭強者莫如楚服江黃則楚失其所與矣書曰盟于貫喜服遠也

冬十月不雨

左傳曰不曰旱不為災也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禾稼將成之候故不為災

楚人侵鄭

從齊故也

三年（惠王二十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月者夏之十一月四月者夏之二月不雨雖不為災然亦見恒暘之咎矣故書之以志異也若曰勤雨則不雨本無關於民事何閔之有下書六月則前此之不雨可知故曰恒暘

徐人取舒

取者易詞以強凌弱者其暴也

六月雨

六月者夏之四月也麥將收矣農事方興故喜而志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

陽穀之會所以謀伐楚者侵鄭故也然鄭何以不與畏楚而不敢會也江黃何以不與曰貫之盟已定之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不與陽穀之會故往盟于彼以結齊之歡也

楚人伐鄭

左傳楚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自是而後鄭始與于會矣故知陽穀之會為侵鄭也

四年（惠王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地）

蔡自北杏一會不附諸侯廿心事楚者二十五年故桓公會
諸侯伐之兵法所謂伐其交也何以不言伐而言侵出其不
意攻其無備也潰者衆散民離之謂兵本為楚而出而先侵
蔡因楚及蔡故曰遂專詞也次者需待之義師有當次而次
者則次為善易曰師左次无咎詩曰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皆此意也然則春秋與是戰乎曰與之無譏乎曰無譏夫齊
桓下奉王命而與師伐楚專矣何以無譏曰楚首僭王號無
王之□久矣無王者方伯之所宜討也

夏許男新臣卒 从公卒倍 公業之

在師不言師將死而歸其國也胡傳畏死之說迂矣古禮有
必不可行者如出疆必載椁死而以尸聘之類是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首屈完者嘉楚使也再言盟者喜服楚也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師之善者也于召陵者序其績也胡傳備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大夫

公羊傳曰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蓋桓公假道于陳以伐
楚其反也陳人畏其由己故濤塗說桓公還師濱海而東乃
大陷于沛澤之中于是顧而執濤塗惡其欺也公羊所載與
左傳小異其為辟軍之說一也夫王者之師秋毫無犯市肆
不驚又何畏乎陳人所以畏之者師出不以律也不知反己
而以責人非正也故公羊氏曰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正故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既執其臣又伐其君不已甚乎故書曰及罪齊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至者行飲至之禮大服楚之功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

陳于伐楚與有功焉乃以一言之不協而率諸侯以屢伐之
同好之義安在無言可執故書曰侵以著齊之暴胡傳所謂
楚受盟而志驕德之所以衰也

五年 惠王二十三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之死於讒愚孝也故君子亦有譏焉然而嬖惡信讒殺
嫡立庶晉獻之不仁甚矣原其始不過由于一念之愛驪姬
而極其禍至于父子相殘君臣相弑幾亡其國而不可救春

秋故直書之以為荒于色者之戒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曰與其子俱來朝也蓋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
公故曰來朝其子然是時杞惠公尚在其子甚幼未能行禮
乃惠公不以世相朝而以子來非禮也故穀梁傳曰杞伯失
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
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四小

左氏以為娶蓋因聘而娶也不言聘惡私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

衣裳之會七

惠王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以會太子謀
定其位也公羊氏所謂殊會者往朝之義所以尊王室修臣
節也以公及者本國之詞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盟于首止定世子之位也一舉而國本立王室寧故曰美之
大者也惠王不鑒于頹之禍而復欲貽之以亂故諸侯雖違
王命而大義昭于天下矣穀梁子所謂變而得其正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鄭伯之不盟以王命也何以書曰逃歸蓋事有邪正義有經
權不可以不審也惠王之欲廢嫡立庶背齊從楚者邪也齊
桓之欲定國本寧王室者正也尊王命而無咎于義者經也
違王命而有合於義者權也鄭伯曾不能察乃從王之亂命
背諸侯而不盟亦不智極矣故特書曰逃賤之也

楚人滅弦四小弦子奔黃

奔不書名非其罪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不言救譏失政也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經何以不書
滅不煩一兵不折一矢坐而收其地略其人非滅國之常情
故不書滅獨言執虞公何也蓋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不惟
宮之奇知之國人皆知之所不知者獨一虞公耳故書曰執
言取之之易也稱公者胡傳以為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
是也

六年惠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曰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公羊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言師徒衆多也兵法所謂五則攻之十則圍之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之圍許所謂攻其所必救也故諸侯救許乃還大救之善矣然按左傳楚師退舍武城猶未已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親釋其縛伏復其國其為許諸侯而為盟主不已甚乎故春秋于救許有遺憾焉書曰遂遂者蕪及之詞譏救許之不力也或曰是師既還則諸侯之兵亦可罷矣何以謂之不力許自畏楚而降之與諸侯何與曰是人下然大救之則必有以安之或為之戍或為之援使許有所恃而楚不敢攻然後謂之力救不然則猶勿救也雖欲禁其從楚安可得乎

冬公至自伐鄭

公至行飲至之禮也

七年（惠王二十五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即郳犁來也始受爵命于王故稱子小邾以別于邾也諸侯世相朝禮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殺申侯以說于齊謂其是庄而肋之從楚也此篤言也故不去其大夫不以其罪殺之也蓋申侯之罪自在專利而不厭而乃篤言以殺之不足以服其心矣故書鄭殺以著其用刑之謬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地衣實會八）

是會也齊侯從管仲之言修禮於諸侯人不納鄭子華之請而奸無所施春秋所以善甯母之盟也

曹伯班卒（昭公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惠王二十六年崩）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曹地）鄭伯乞盟（與半之盟一）

按左傳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故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王人者襄王之使臣也爵微故稱人序于諸侯之上者尊王也乞盟者請服之詞孔叔所

謂下齊以救國且不態于華故也
夏狄伐晉
按左傳是年春晉李克卻師敗狄于采桑至是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此一說也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此一說也胡傳則曰夫人者成風也謂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此又一說也（說本杜預而胡氏詳之）夫

哀姜之淫亂弑逆季友皆親見之豈有禘而祔廟之理以妾爲妻亦未有聘嫡之明文也三說之中當以成風之說爲正母以子貴如後世帝王以庶而嗣位者莫不尊其所生爲太后此亦人子之常情耳僖公既爲諸侯矣雖欲下夫人之禮得而下夫人之乎況哀姜既絕于廟則莊公已無嫡可配成風之祭而正位人何譏焉胡傳以爲亂嫡妾之分非所語于哀姜矣所可譏者行禘也禘祭則無譏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子襄王立）
左傳曰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蓋崩在盟洮之前至是而始書者從所告也其不書葬何也罪諸侯之下奔喪也
九年（襄王元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按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齊地衣宋會九）
葵丘之會首以天子之大臣奉王命也時襄公新立故會諸侯以尊之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盟于葵丘申明天子之禁伯業之所以成也然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志其盛者亦志其衰
甲子晉侯詭諸卒（獻公卒立奚齊）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稱君之子者未成乎君也左傳曰殺奚齊于次次喪次也未即位之詞也
十年（襄王二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王畿地）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

稱君稱弑即位故也左傳曰弑公于亭于朝是已告廟臨羣
臣也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雖從君于昏不可謂正然危不避難死不食言故不去
其大夫者其忠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即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晉郤芮使丕鄭略秦以求入于是齊隰朋會秦師納
晉惠公惠公既假齊秦之勢以爭國則里克不得不逆之而

入然而非其志也故穀梁傳曰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蓋
申生之死國曰以重耳爲寄矣故弑二君者將以奉之也惠
公逆知其意故曰是又將殺我乎假討賊之名以快其公之
入是以殺之也春秋下與其爭國以殺大夫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罪惡之也然里克亦有罪焉當驪姬之發難也聽優施
之謗而爲中立之謀則將焉用彼相矣大國本將輔爲之傳
者當以死爭之爭之則世子或不危而身亦可以不死此何
事也而可以杯酒甘其口于一念之隱忍而禍流于滔天殺
身之本其基諸此矣爲人臣者往往有以容身持祿而喪其
生平者如長孫無忌之于武氏王旦之于天書皆此類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周之冬夏之秋也不宜雪而雪故書
十有一年襄王三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丕鄭之聘于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于是秦伯
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
鄭及其黨九人然則丕鄭之死亦爲重耳也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不與其爭國以殺大夫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者桓公女也女子既嫁但有歸寧無踰境之事桓公不
知守禮乃使踰境而往會焉僖公又從而順之皆非正也故
參譏之
秋八月大雩
旱故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
冬楚人伐黄
左傳黄人不歸楚貢故楚伐之然則黄之所恃者齊也乃黄

被兵而齊曾不聞出師以救之則九國之叛固其宜也桓之志荒矣伯業衰矣

十有二年（惠王四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江黃遠齊而近楚乃貫之盟不期而會可謂有向風慕義之誠矣乃坐視其亡而莫之救哀哉故書滅者著楚之暴罪齊之偷也夫致桓之伯者管仲之力此時管仲尚在何以不救而不言曰桓公老而昏此必言之而不聽也觀穀梁所稱盟貫之日管仲即以不救為慮豈至此而反不言乎哉曰穀梁

以為管仲死故不能救然歟曰左傳紀楚滅黃在夏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在冬是仲未常死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惠王五年）春狄侵衛

狄之侵衛窺中國之無人也爲言乎窺中國之無人向者狄滅溫矣溫王畿也狄滅之而居其地諸侯莫能討固有輕中國之心矣今楚滅黃而又不救是無人也于是侵衛侵鄭而下已書之者罪齊桓之偷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衛地兵車之會二）

左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謀王室者戎難也故諸侯爲之戍周城緣陵而遷杞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惠王六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城之者遷杞也遷杞者避夷難也稱諸侯不係之于齊穀梁氏所謂散辭也故而不能統伯業衰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按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果爾則下不應復書季姬歸于鄫矣歸寧而歸國常事爾何以言歸者于歸也則前此之未嫁可知然則遇于防者何胡傳使自擇配之說是也其說本于公穀而胡氏詳之夫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厚其別也今未嫁而遇是交之親之也未聘而使公羊所謂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名曰擇配何異于奔故備書之而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婦俱見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山名)崩
公羊傳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肹卒(桓公子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襄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近齊而遠楚楚人伐之蓋齊桓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齊地)遂
次于匡(衛地兵車之會三)

盟于牡丘謀救徐也夫徐在山東齊師可以朝發而夕至又
何待乎諸侯之復盟而後救不已緩乎況乎師甫出而頓兵
不進遲回觀望是無意于救也故書曰遂次深譏之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前之救邢柄國柄師者以齊為之主而諸侯從之也茲獨柄
諸侯之大夫者散辭也兵權不統于一此易所謂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凶之道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職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伐厲以救徐也厲楚與國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其明年
又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八月螽
穀梁傳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八月乃夏之六月故
止為災之甚者
九月公至自會
會盟不至此何以至公羊以為久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也公羊傳曰季氏之孚也左傳曰震
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蓋夷伯既為季氏所
孚則必有恃寵挾勢陰行其惡者魯人畏之而莫敢言故謂
之隱慝于是上干天怒而震及其廟故曰天戒之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時宋襄方欲自強故逞其威以修舊怨
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
左傳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晉地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以晉侯及之者自取之也胡傳所謂背施幸災貪愛怒鄰皆取伐之道獲其君則敗可知故不書敗

十有六年襄王
八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石隕星也鷁飛風也皆見于宋外異也何以書來告也春秋何以不削胡傳所謂孟之執泓之戰明天人感應之理有不爽也且左傳有之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其言皆驗則不獨為宋記之為天下記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稱公子親之也稱季賢之也於于仲遂之卒稱氏而不稱公子于嬰齊之卒稱公孫而不稱氏春秋之書法見矣胡傳以為生而賜氏命之為世卿者其說或有所本存之以備參考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書卒例也其不書葬胡傳以為季姬恃愛不以禮自持故奪之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兵車之
會四

左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困故

十有七年襄王
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英氏楚與國也

夏滅項
小國
子爵

公未歸而滅項者季孫也大臣專擅用兵滅人之國而不以告至于其君見執夫人出請會莫大焉乃公歸而不問無怪乎季氏之世專國政也故書之以志兵柄之下移自此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魯地

以公故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至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內有嬖妾六人外有寺貂易牙之寵志先亂矣故既屬孝公于宋襄以為太子又許易牙立無虧是啟之亂也何怪乎五公子之爭立哉

十有八年襄王
十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是時齊豎貂易牙已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故襄公伐齊納孝公也夫齊桓以私愛屬孝公于宋非正也弭亂息爭之道莫善于立嫡立長惜乎管仲之賢而不知出此乃順其君之欲而立其所私愛爲逆爲亂階幾亡其國故知爭國本者大臣之義也

夏師救齊

伐喪而救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音演許巳齊師敗績孝公立

宋襄公受齊桓之托用師而納孝公亦未爲非也在齊則爲

亂長幼之序在宋則爲全寄托之仁故君子于宋師之戰亦無譏焉公羊氏亦曰曷爲不以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其敗績者何按左傳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則知齊人本無鬬志特迫于四公子之徒而强爲之戰耳故敗

狄救齊

是時孝公已立宋師已還狄何以復來救乎四公子之徒召之也君位既定而復召狄以亂之是戰爭無已時也故書曰狄救惡召之者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之死也五公子爭立國亂于是桓公六十七日乃殯九月而後葬國之不亡者幸爾此可以爲國本不定者之戒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嘗伐邢矣齊人救之而得免然則狄有邢之仇也衛有邢之鄰也合狄以使與國罪在邢矣故以邢爲之首人者衆詞穀梁氏以爲伐衛所以救齊故稱人以進之者非也夫齊已立君而亂定矣何以云救望救者特四公子之徒耳是亂人也而謂之救齊可乎

十有九年襄王十一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滕子不與會盟故也執人者與見執者均有貶焉胡傳備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盟于曹南要之也曹雖與盟猶未服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後期而至不及曹南之盟故來會于邾亦未爲大無信也況既盟矣又以其後期而執之且用之于次睢之社宋襄之殘暴極矣然何以不稱宋而稱邾使之者宋公成之者邾子

也爲邾子者宜力爲之請而免之開之以不忍人之心而亦
之以勸來者之義則襄公雖愚亦或見聽乃順而從之以成
其惡其罪大矣故歸罪于邾者正所以罪襄公也

秋宋人圍曹

息壤在彼而遽興師以攻欲以威劫之耳君子于宋襄之會
盟征伐莫不有譏焉用鄫子非仁也執嬰齊非義也崇盜昏
之祀非禮也求諸侯而强合之非智也盟曹南而復圍之非
信也五德皆失而欲舉以威劫諸侯以此圖伯不亦難乎故
書曰圍者著其暴也

春秋測微　卷　二十四

衛人伐邢

報菟圃之役也從狄而侵與國其見伐宜矣故書曰伐有言
可執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故盟于齊首陳者
陳志也然楚僭王猾夏敌終桓之世擯而不與今始得與于
會孝公可謂不孝矣胡傳以爲内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大
夫春秋不與是盟也

梁七嬴姓伯爵伯翳之後不言秦滅自亡之也左傳稱梁伯好土功罷民力以至
于潰潰者衆散民離秦因而取之耳胡傳備矣

二十年襄王十二年春新作南門

書新作譏勞民也胡傳備矣

夏邾曹姓國子來朝

五月乙酉西宫災

西宫公羊氏曰小寢也穀梁以爲閔宫非也

鄭人入滑姬姓國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衛故也書入惡其暴也

春秋測微　卷　二十五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書盟者惡齊之黨狄也

冬楚人伐隨姬姓國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師伐隨取成而還書之者惡
侵小也

二十有一年襄王十三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

左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夫盟主者
以義合諸侯使天下翕然來會者也未有借他人以爲重者

故以宋為之首而稱人畀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地執宋公以伐宋

楚僭王猾夏彊而無義為盟主者宜奉王命合諸侯以討之乃反欲仗其力以得志于諸侯其見執宜矣首宋公悔之也下稱楚執者不與楚之執襄公也且罪諸侯之黨惡助之而伐宋也是時齊人不至而陳蔡許鄭皆楚之黨而曹人宋之仇也其為助虐又何疑乎然楚何以稱爵蓋前之稱人者其臣茲之稱爵者其君也按史記宋襄公欲為會盟召楚楚王

春秋測微　卷　二十六

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是君往也夫君楚君耳何以稱爵正其名也楚方僭號故以始封之爵正之也猶之乎革其僭也

冬公伐邾

左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須句之女也成風言于公公為之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之獻捷魯也不稱宋捷諱之也何以諱不與公之受其捷而示貶也胡傳備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宋地釋宋公

盟于薄請成于楚也宋公無故而見執宜討不宜和求之而後釋辱莫大焉故釋不稱楚不以釋之權予楚也胡傳備矣

二十有二年襄王十四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曰反其君是復其國也經何以不書而直書曰取胡傳以為不請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與取奪者無異然齊桓之遷衛城楚丘亦未聞請命于王也何以不書取乎春秋之世諸侯之相伐相救者其不請命于王比比然矣然則書取者何蓋來其徹而利之也入其版圖收其貢賦而縣鄙之也

春秋測微　卷　二十七

所謂反其君者不過使之擁虛位奉祀事而已所謂祭則寡人是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身為盟主而見執于人求成而後得釋恥莫大焉是宜退而修省率德改行以義奉天子以禮合諸侯然後可以討有罪而征不服乃襄公甫脫于難遽興師以伐朝楚之鄭真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此所謂自我致寇也故子魚曰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經魯地

不書公為戰諱也胡傳備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兵以奇勝以正合故用兵者在乎出師之義與不義而不在乎戰法之正與譎也宋襄之論戰亦迂甚矣夫可以伐人之喪何有于阻隘可以用人于社何有于重傷禽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況以楚之詐而欲以正勝之可謂知兵乎適足以取敗而已矣故楚人伐宋以救鄭而以宋公及之者自招之也楚敗宋師而以宋敗爲文者自取之也

二十有三年（襄王十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邑音民）

孝公因宋襄而得立其困于楚也既不能救又乘其敗而伐之此所謂以怨報德者也不義甚矣身受其恩且下之石其他又何責乎故書伐書圍以著其罪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王臣立 襄公辛子成）

左傳傷于泓故也不書葬者不告也大敗之後倉卒行之不及告于諸侯也

秋楚人伐陳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伯爵而稱子必時王之所貶也春秋斷無黜陟諸侯之理其不書名左傳曰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或曰春秋無黜陟則其義竟安在乎曰稱名稱字稱人稱伐稱侵稱取稱入稱滅之類皆其義也若夫爵者朝廷之名器夫子豈得而進退之耶

二十有四年（襄王十六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王召之也左氏鄭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故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以伐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無出書曰出居譏之也何譏乎王不聽富辰之諫而出狄師立狄后以致王子帶之亂而蒙塵于外胡傳所謂自取之也是以譏

晉侯夷吾卒

按左傳晉惠公以僖之二十三年秋九月卒何以至是而始書文公立而後來告也前此何以不赴國有新喪必多內難不及赴也然春秋之法諸侯繼世而立者多不書至于自外而入或出而復入者皆書如鄭厲公齊桓公是也文公之入

何以不書盖納文公于晉者秦也秦未與諸夏之會盟故不
以告不告則不書
二十有五年襄王十七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滅同姓則書名春秋亦未常概見而獨于衛侯稱名者何歟
蓋文公令主也而以詐滅同姓是其凉德也春秋貴備賢者
于此見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以姑逆婦非禮也外逆婦何以書公主之也以尊主卑故譏
之也
宋殺其大夫
大夫不氏不名闕文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人圍陳而納之罪在陳矣然則與
楚納乎曰不與惟不與故罪陳也陳為淵驅魚者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在喪稱子莒慶盟于洮魯地
左傳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平莒也然衛在喪而急于會

莒小國而違其臣皆非禮也
二十有六年襄王十八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音奚齊地弗及
穀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微者謂將
卑淺事謂師少將卑師少而所侵者鄙則一程吏禦之可矣
重則命將以出足以道之乃以公自追輕敵甚矣故曰非正
曰至酅遠也曰弗及畏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前書曰侵猶師而至也此書曰伐用衆而來也齊魯本甥舅
之國而地又相近何為一侵再侵結怨而不已乎則開釁者
洵齊之罪矣然桓公死而公未常奔喪孝公立而公未常往
聘則魯亦有取怨之道焉
衛人伐齊
左傳曰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本荆蠻僭王猾夏强而無義者也僖公乃不思修好于齊
反欲借楚以為助是可恃乎則宋襄之事可鑒矣故書曰如

楚乞師甚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滅同姓而不名正與衛文公相反名衛文賢之也人楚戎外之也夔子之不名無罪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梁傳曰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言楚師爲晉出便道而伐宋故并志之也所謂師之所過無不殘滅者楚之暴可知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以楚師者卑詞也其至鄙詞也假借楚力以取人之邑而飲至告廟誇大其功故鄙之也

二十有七年襄王十九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成公曹之甥也用師以入其國罪在曹矣稱公子遂者或不由公命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序楚于諸侯之上者楚主兵也稱人者何不與楚之伯諸侯也書圍宋著楚之暴罪諸侯之黨惡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會諸侯者即圍宋之諸侯也宋圍未解故就其師而往會之盟于宋盟楚于宋地也不言楚不與楚之主是盟也

二十有八年襄王二十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此從狐偃之謀將以解宋之圍而攻楚之所必救也雖兵家常事然一舉而侵二國之君亦暴矣故兩書晉侯甚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戍衛媚楚也公懼于晉殺買以說焉又畏楚而謂楚人曰不卒戍故殺之已春秋書其誣詞明買之無罪譏公之失刑也何以不言殺而言刺蓋終春秋之世魯未嘗殺一大夫獨買以無罪而見誅故特書曰刺見其非與衆棄之之義也

楚人救衛

左傳衛侯請盟于晉弗許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楚救之不克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此先軫之謀也畀宋人者蓋欲嫁其禍于宋以激楚怒而絕之也然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師亦暴矣非所以招攜而恤小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人請戰而以諸侯及之者何也蓋設謀用間而主戰者晉也喜略怒頑而欲戰者齊秦也恩敵恃援而不得不戰者宋也故以諸侯之師及之也楚何以稱人不由君命也按左傳晉克曹衛楚子退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因子玉之請而為城濮之戰是進止不出乎君其敗宜

矣書曰敗績自敗之也然則春秋與是戰乎曰與之楚之憑陵諸夏久矣不有是戰何以懲荆蠻安中國乎然而君子以為亦異于召陵之師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剛愎自用強要君命以致喪師固有罪矣然孟明再敗而穆公弗聞卒使為政以稱伯西戎能用人也若子玉者亦晉之所畏也故晉侯聞其死而喜曰莫余毒也已殺之是以其將予敵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明楚之不能有其臣也

衛侯出奔楚

左傳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夫奔則書名常例也衛侯何以不書衛嘗請盟于晉晉人弗許是絕之已甚追而從楚也故寬其罪而不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鄭地

晉侯平王室之亂是以城濮之戰襄王勞之晉侯乃作王宮于踐土尊王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夫以天子而下勞諸侯其事近逆故削而不書其不稱王子虎者何天子在上為其嫌與臣盟也故以晉主之衛何以稱子元咺奉叔武

以受盟也子者公子之稱

陳侯如會

按左傳衛侯自楚適陳故陳侯為之請也不朝王故書曰如會罪無君也

公朝于王所

王所踐土之王宮也天子所幸即為行在王所者行在之謂也書朝王美之也魯自隱公以來歷五世矣至是而始朝王故美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出也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晉人復之則是爲衛居守者固叔武之功而歸衛侯者亦叔武之力也衛侯誤聽立叔武之言而殺角殺角者殺弟之漸也故稱名以著其罪然殺叔武何以不書前驅射殺之非公命也故始而疑之既而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是以原其情而爲之諱也元咺出奔而係之以衛者明咺之無負于衛也

陳侯款卒穆公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莊公女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未[illegible]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溫畿內地會于溫謀尊周也秦之與會自此始稱人者非其君也

天王狩于河陽

溫之去京師不遠也乃不往朝而往召亦不臣矣然而春秋美其意故以狩爲名爲文公諱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氏曰諸侯盡朝也書公而諸侯可知矣或非旅見故特書之一盡而再朝其禮已數然而有尊王之義不患其數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會于溫而衛不至狩于河陽而衛不朝然則晉人之執衛侯討不服也非爲元咺執也觀下之圍許可知矣元咺在晉因而訟之而衛侯之罪益著于是歸之京師欲請命于王而殺之也胡傳以爲爲臣執君偏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臣訟君世道之大變也然而處此亦有道焉在易訟之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言以下訟上雖直亦由義弗克也若能知其義之弗克歸而竄避退然自處去

其跡於強大之形而居于弱小則可以无眚此所以抑其無上之私而淵之以免禍之道也元咺不知此義而自以爲直求勝其君而且恃晉之援傲然歸國立君而相之正與易義相反殺身之禍其能免乎故書曰自晉罪晉之成其惡也書曰復歸罪咺之外其君也立公子瑕不書不與其立君也

諸侯遂圍許

圍許討不臣也稱遂者因執衛侯而及之也胡傳備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以賂而得國者春秋往往有之誅之則不可勝誅未必以是

罪之也大抵諸侯之奔與復書名者其常不書者或有故耳
二十有九年襄王二十一年春介國名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王城內地
盟于翟泉者皆列國之大夫故諱不稱公也胡傳備矣
秋大雨雹
周之秋夏之夏也雨雹不時故書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也公在會未得見公故復來也何以不言朝公羊氏
春秋測微　卷　三八
曰不能乎朝也謂不成朝禮
三十年襄王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書侵齊幾晉之不救也胡傳備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于是周
冶殺元咺則是殺元咺者衛之臣也何以不稱其人蓋主之
者衛侯也何以不稱君君未入也故稱國而君臣皆在其中
矣元咺有訟君之罪而不去其爵者爲社稷守也及者因元
咺立之而累及之也稱公子者監國之義也
衛侯鄭歸于衛
復國而書歸常事也然衛侯既書奔奔而書復復而書執而
且歸之京師置諸深室以賂而得釋又以賂而後入不成乎
君矣故再書曰歸于衛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著
晉人秦人圍鄭
秦尚詐力而無信義者也穆公雖賢未能免此晉乃與之協
謀圍鄭是扶強役同姓也卒爲秦人所欺私與鄭盟而去
之且爲之戍守秦之詐晉之惡亦甚矣故皆貶而稱人而以
春秋測微　卷　三九
晉主之者尤罪晉也
介人侵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宰來聘異數也公不朝而使大夫且以遂事往是無君也胡
傳備矣
三十有一年襄王二十三年春取濟西田本曹地之役于曹者
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分曹地也胡傳備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魯頌閟宮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蓋言郊祭而配以后稷也說者謂魯之郊禘自惠公請之然前此未有以郊書者則知成王雖賜惠公雖請猶未常行也行之自僖公始于是遂爲常祀而不可易常祀則不勝書故夫子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而志之也左氏曰常祀不卜郊而卜非禮也公羊氏曰求吉之道三四卜非禮也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不郊而猶三望亦非禮也而郊祭之非不待言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春秋謹于男女之際故于內女之往來必書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求婦者媒妁之事以姑求婦非禮也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書圍書遷譏晉文之不能救有愧于桓也

三十有二年（襄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子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然以衛及之者何也衛志也就其虛帳而盟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文公子襄公驩立）

三十有三年（襄王二十五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姬姓國）

入滑者襲鄭之師也孟明知鄭有備故不敢攻乘滑之不意而滅之然不曰滅而曰入者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之越國以襲鄭晉之墨經以興師皆見利而志義也故交

責之胡傳備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再書伐邾惡侵小也

晉人敗狄于箕（狄伐晉故）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公從齊桓晉文合諸侯尊王室可謂魯之令辟矣然而僭

郊祀之禮成季氏之專未免有遺議焉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不殺草者宜殺而不殺也李梅實者不當生而生也陰陽乖戾致志之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測微卷

後學楊大堉校

春秋測微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 襄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君之嫡嗣告廟臨羣臣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左傳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蓋以曆法推之置閏當在僖公之末年今于文公之元年三月故曰非禮由此觀之則日食之迷于天象可知矣故日不書朔官失職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僖公常有勞于王室使大夫來會葬禮也

夏四月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氏曰命者何加我服也文公初立未嘗往朝而遽加服命非禮也胡傳備矣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哀既詳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沮音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于是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

之詞王何以不書不會諸侯故不書也取戚何以不書衛人
告于陳不告于魯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以晉之伐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衛
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
彊戚田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音君商臣弑成王而自立是爲穆王）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古今之大變也而商臣兼有之故書曰
世子曰其君不惟著商臣之大逆不道亦以志世道之極亂
罪諸侯之不能討也若楚成者本以篡弑得國而又逞其兵
威滅英滅黃滅夔伐許伐宋伐齊其爲毀人之宗廟殺人之
父兄臣妾人之子女者不知凡幾矣故天生妖孽之子蠭目
而豺聲者將以禍之而處之又不得其道其見弑也宜哉
公孫敖如齊
二年（襄王二十七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以爲報殽之役此秦伐晉也而以晉侯及之者何師未
及國出而禦之彭衙彭衙者秦地故以晉侯主是戰也敵至
而應又何貶乎如曰處己息爭則是宋襄之仁義矣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氏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桑者奉之几筵者也虞而
作用栗者藏之宗廟者也期而作今已踰練祭之期故曰慢
二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故諱不書公且去其氏族以厭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鄭地）
左傳以爲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晉
以大夫盟諸侯非正也魯何以無譏公如晉未反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凡七閱月百物之凋耗可知然尚非播種之時故不
書旱不旱則不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乎爾恒暘也恒暘者
僭也季氏專政之兆著矣胡傳以爲文公之無意于雨則亦
未見其然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躋僖公逆祀也三傳之說備矣蓋因家以父子相繼爲一世兄弟相及者則先者君後者臣不得以臣而位乎君之上亦下易之理也且不惟兄弟而已後世更有以叔而繼乎姪者如唐之武宗宣宗是也案曰以叔而躋其姪乎故春秋志之以爲亂昭穆者之戒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再勝而怨猶未已合諸侯之師以伐秦是好戰也好戰者殃民故稱人以貶之取秦二邑不書不與其取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故曰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言除喪未忘也僖公卒以本年之秋至是年之冬甫祥耳而遽行納幣之禮忘除喪矣故書以譏之

三年（襄王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附楚而伐之師出有名矣五國稱人將卑師少也潰者衆散民離之謂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朝之大夫卒何以書以同盟故來赴也

秦人伐晉

率師以伐晉者秦伯也何以稱人蓋濟河焚舟猶之乎忿兵也幸而晉師不出出則勝敗未可知也故雖有悔過之思猶未能變其強悍之俗詐力之風故人之也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雨螽公左皆以爲墜而死也既墜而死則不爲災矣何以書穀梁氏曰災甚也此說得之飛蝗蔽天故謂之雨外災而書來告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如晉晉人請改盟也晉人盟公而以公及之者一洗前恥公所欲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由此觀之晉之伐楚以王命討也息公子朱楚大夫之圍江者聞晉伐楚而圍解故晉師亦還則是役也奉王命解江圍非不善也然不合諸侯之師聲楚僭天之罪而討之故雖救而不能卒救也胡傳備矣

四年（襄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晉
公至雪前恥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曰如齊逆女而曰逆婦者卿不行也稱婦姜者何譏魯世
受姜氏之禍尚不知變而娶妻必于齊之姜也其入國不書
至者逆之不以禮不宜至也左氏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不亦宜哉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春秋則微　卷　六
左傳秦伯降服出次不舉過盟滅故也晉襄繼伯主夏盟乃
坐視江之滅而不救何其無恤鄰之義若此乎故書是以著
楚之暴罪晉之偷也
晉侯伐秦
楚人暴橫憑陵諸夏曾不聞出師以伐之秦甥舅之國也而
且大有造于晉乃修怨而不已兵連禍結而不解是亦不可
以已乎故上書滅江下書伐秦而忘戰與好戰均罪矣稱晉
侯者親率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庶以嫡壓禮也毋以子貴情也故並后匹嫡在大姊則不可
而非所論于母子矣況成風之嫡乃哀姜也哀姜者宗廟之
罪人則僖公可以不母不母哀姜則成風又何嫌何疑而不
正夫人之名乎故因其舊而書之
五年（襄王三十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音諷）
歸含賵者以夫人之禮命之也
二月辛巳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則微　卷　七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音若楚屬國）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故秦人入之自取之也
秋楚人滅六（皐陶之後）
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
民之無援哀哉傷天下之無王又無伯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公子昭公錫我立）
六年（襄王三十一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長公平明年十襄公七年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傳狐射姑怨陽子使續鞫居殺之晉殺續簡伯射姑奔狄則是殺處父者狐射姑也何為繫之以國蓋是時晉無君政出自大夫故射姑敢于擅殺而無忌故稱國以殺明晉之國亂而無政也然則公羊氏君漏言之說然歟曰非也大國家用人之誤同列蓋有顯然爭之者寧曰畏其仇殺而不言乎即使君或漏言安得遂謂之君與于殺所謂君與臣同殺則稱國者此胡氏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也不去其大夫者不以侵官罪之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日月合朔並行而為一月月前為節節不過望月後為中中不過晦過晦過望則閏生焉每歲三百五十四日比一周天之度餘十一日三時有奇積三十二月多二十九日餘而為一閏五歲再閏十九年而七閏蓋積月之餘日以成閏因閏之餘月以成歲所以授人時勤民事也今不告朔棄時政也是無王也是無民也故書以識之猶朝者為後之不朝言也

七年襄王三十二年春公伐邾甲戌取須句音俱遂城部音吾寄邑

左傳取須句置文公子焉文公子者邾之叛臣也然則伐邾者為叛臣伐也絕太皞之祀以納鄰國之叛臣不義甚矣故書取者惡內之詞城部者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子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不稱名衆也蓋宋昭公新立欲去羣公子故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因殺其大夫昭公有取亂之道故書曰宋人言其犯衆怒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音零狐晉地晉先蔑奔秦

逆公子雍者趙盾也背先蔑者亦盾也戰秦師者亦盾也反覆變詐其惡甚矣故書人以賤之也秦稱人者何師衆而將卑也非罪之也故戰不言敗下與晉之敗是師也然則左氏以為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非乎曰所謂送之者非親往也故曰多與之徒衛

秋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

諸侯何以不序左氏以為公後至非也如果後至則不當書公會矣蓋主是盟者晉也晉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不與諸侯之來會故不序也大夫何以不名趙盾擅廢立之權且要盟七諸侯以固其位冉恐甚矣書曰晉大夫而不名不以國柄予盾也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莒人請盟故穆伯如莒言謀莒也

八年（十三年 襄王三）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

公子遂本以盟晉出乃因而盟戎非公命也非公命何以書罪其專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奔襄王之喪也不至而復廢命也廢命不討又聽其奔故書之以譏文公之失政不能御其臣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殺公子卬者戴氏之族也何以稱人人衆而不可紀也皆舉其官者何死者能握節奔者能致節不廢命也不氏不名史失之也

九年（頃王元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之來告襄王之葬也因而求賂非王命也故不稱使

夫人姜氏如齊

如齊者胡傳以為歸寧也歸寧常事爾何以書婦人既嫁不踰竟書之所以辨內外之防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于是趙盾為政于晉至是箕鄭父先都士穀等作亂使賊殺先克然則殺先都者討賊也何以不去其大夫而稱晉人以殺之蓋是時靈公幼趙盾專生殺出于其口而諸大夫皆盾之所忌也故因先克之被殺逆謀之以作亂而殺之耳夫先克者盾之黨也故憑寵

稽勢奔人之田而無忌其幣利橫行致有取禍之道亦未必
由于諸大夫也如果諸大夫殺之經何以不書據左氏云使
賊殺亦莫須有之詞也故下去其大夫明其無罪也稱人
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之謂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越禮而行者多不至其至歸寧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再書殺其大夫甚之也趙盾欲盡去其所忌故因先克之難
連類而誅之也又書曰及一網打盡之詞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恃其強憑陵諸夏其君貶而稱人宜矣救之而卿不書鄭
已平楚不及救也胡傳備矣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平子 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書爵書使以其來聘故進之也自是而後非圍非滅稱爵
者多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歸襚非禮也始死曰襚送死不及尸又焉用此以為贈遺之
具乎僖公成風者何也公羊氏以為兼之也言襚僖公而兼
及乎成風也何以不稱夫人夫以妾則夫人矣以葬則夫人
矣今此而下夫人之者蓋稱夫人于下則嫌于匹也稱夫人
于上則非其所重也稱母則又非臣子之詞故別之曰成風
明其兼也

葬曹共公

十年 頃王二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辰即文仲

夏秦伐晉

晉人迎公子雍于秦而秦納之乃忽改圖而潛師夜起以敗
秦師曲在晉矣至是又伐秦而取少梁則秦之伐之又何譏
乎稱國以伐者明舉國之人皆悉趙盾之反覆變詐而欲致
其伐也故上不係之于君下不係之于臣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傳城濮之役宜申以左師敗欲自經王止之使為商公
已而入郢又使為工尹由是觀之則宜申感成王之恩而欲
報父矣穆王者弑父弑君之賊也宜申必有報仇之志隱忍

未發至是而始與子家謀殺之耳故稱國以殺者不與楚穆之殺之也下去其大夫報仇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恒暘也故屢書之

及蘇子盟于女（音汝）栗

頃王新立欲結好于諸侯故為女栗之盟稱及者我及之也我及之者惟何不稱公則非公也不稱名則非大夫也非公非大夫則其微者也以王朝之卿士而下盟乎列國之微臣是謂上替以列國之微臣上盟乎王朝之卿士是謂下陵下

陵上替傷天下之無伯也故志之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各）

次于厥貉欲衆宋之有狄難而侵之也于是宋人聽命書次者惡其遍也是時陳鄭皆服屬于楚而獨舉蔡者蓋陳鄭新附、蔡之從楚已久也

十有一年（頃王三年）春楚子伐麇（音君小國）

書伐惡陵小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宋地）

承筐之會左氏以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然晉靈不君趙氏專政雖欲與楚爭雄得乎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即司城）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咸魯地）

伐我故也

十有二年（頃王四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其明年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此未必然必既立而國人不與故來奔也

杞伯來朝

前稱子此稱伯者時王復之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不言杞絕昏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此秦聘于魯之始書爵書使褒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子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皆稱人者貶也忿爭而不已是好戰也好戰者殃民故
貶之秦師不戰而遁故不言勝敗康公其亦有悔過之思乎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運）
十有三年（頃王五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春秋測微　卷　十六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按閟宮之詩僖公以之作頌美修廟也今文公怠于祀事久
而不修至于屋壞不敬莫大焉故書以譏之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請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音匪鄭地）
左傳鄭伯會公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十有四年（頃王六年崩子班立是為匡王春秋不書崩葬左傳曰不告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齊侯潘卒（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左傳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謂宋陳鄭也楚僭王稱覇強
而無義合諸侯以同攘之正也然晉主夏盟靈公之立已八
年矣不可謂幼何以其君不出而以大夫盟諸侯抗甚矣故
書曰晉趙盾所以罪盾之專晉靈公之下君也

春秋測微　卷　十七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胡傳備矣
公至自會
公至大其同外楚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公羊傳曰其言弗克何大其弗克納也胡傳備矣晉人有公
羊以為郤缺左氏以為趙盾未知孰是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從己氏而奔其卒何也告喪也請葬弗許正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弒舍自立是爲懿公
商人以舍之孤危故驟施于國而爲篡奪之謀已非一日故
公子元曰爾求之久矣舍之立也不過數月而君之者討賊
之義也稱公子者明其骨月相殘猶之乎商臣之稱楚世子
也
宋子哀來奔
書來奔嘉其避禍早也胡傳備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
其母請受而罪之故單伯如齊爲魯請也齊人惡魯而欲奪
之故肆其汙蔑而執王使且執昭姬也狂悖極矣
齊人執子叔姬
稱齊人者誅黨惡也胡傳備矣
十有五年匡王元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曰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稱華孫者識華督之孫而世卿也不稱使非君命而外交也
曰來盟者公以諸侯盟大夫故諱之也內以諱爲貶

春秋測微　卷　十六

夏曹伯來朝
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孟氏飾棺置諸堂阜惠叔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
許之取而殯之故書于策者爲其子也胡傳備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王朝之卿士執之數月而後得反于魯狂悖甚矣故至之者
惡齊也

春秋測微　卷　九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如晉告齊之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曰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是以八國之君
略而不序罪晉之受賂且惡諸侯之阿晉而釋齊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歸子叔姬者魯請之也曷爲不曰叔姬歸而以齊歸之齊人

紀之也弒其子故絕其母明非有罪而絕于齊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音孚）
左傳伐曹討其來朝也
十有六年（匡王二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下奉天子之朔而告之廟不臣也下奉天子之朔而頒之民下君也故書以譏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音妻齊地）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乃盟于郪丘故書盟者惡之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聲姜）
毀泉臺
左氏以為有蛇妖故毀之公羊則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胡傳本此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人乘楚之困而率羣蠻以叛之固有取滅之道然楚人凌弱暴寡之罪不因之而少減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弒而文公鮑立）
公子鮑之卑禮厚施與商人相似實有覬覦之心焉以誅意之法論之即謂之弒君也亦宜然而稱宋人者何也蓋昭公無道甚矣因國人之所惡而使甸殺之故曰國人弒之也此與商人之親弒其君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十有七年（匡王三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率師伐宋討弒君之罪也然未聞宋以何辭見答遂立文公而還則此舉為無名矣故書人以貶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文公之母）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齊伐我襄仲請盟遂盟于穀晉不能救故魯請服于齊也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宋也諸侯略而不序不與晉之主斯會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匡王四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音英]卒[康公卒子共公立]

以穆公之賢而不卒此其卒何也來赴也使命往來同好故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懿公弒兄惠公元立]

按左傳弒懿公者邴歜閻職也曷為舍賊而書齊人蓋商人本弒君之賊而又不君宜為國人之所共討特假手于此二人耳然則此二人之罪何以逭乎曰公羊氏所謂賤者窮諸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按左傳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因見齊侯而請立宣公在襄仲宜有是事而書介副之意則不在此蓋二卿並使非使之正故書以譏之穀梁所謂不正其同倫而相介也若曰以變文起問則是春秋為射覆之書矣

冬十月子卒

按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然諱之者非春秋削而諱之也當時事由宮闈闇昧不明故魯史之舊文諱之也何謂事由宮闈敬嬴既私事襄仲則必有陰謀以殺之而非顯然出于襄仲之手故外庭不得而聞之魯史不得而書之也不然季文子方專魯政何以坐視其殺默無一言乎魯史既不書夫子又豈得追而書之耶或曰當出姜之歸也哭而過市曰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則已明知為仲矣何為不書曰舉國不言而獨出于姜氏一人之口既為董狐而肯託之耶故夫子因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大歸也胡傳備矣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公羊氏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詞言庶其之無道也然左氏以為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則是弒父弒君者僕也春秋何以置而不討而綮之以國悉竊揆之使僕而果弒君則情國人之勢可以自立矣何為而出奔也意者紀公多行無禮于國國人惡而弒之且以立僕為名而非僕之所欲又無以自明也故來奔耳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稱國以弒聖人之特筆

也

後學楊大堉校

春秋測微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庶子。謚法善聞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胡傳本此然宣公雖不以正君嗣也告廟臨羣臣則書即位繼統也以爲美惡同詞混矣春秋無是義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涖政之初一事未舉且衰猶初練而結昏如此其急者畏齊也惡宣公之越禮罪襄仲之逆君故書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氏曰稱婦有姑之詞胡傳以爲貴敬嬴是也敬嬴以妾而奪嫡且逆其主君其罪大矣與成風不同蓋衰姜以罪奔者也出姜以衰去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以爲納賂以請會也胡傳備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安置也左氏以爲討不用命者則沮撓軍計莫如趙穿矣

乃舍寧而獨罪晉甲父書曰放其大夫譏失刑也胡傳備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地

公既昏于齊又請賂而為會恐齊之以出姜子赤為討也故

表甫期而行會同之禮罪可知矣

公子遂如齊

遂如齊拜成也胡傳所謂內交宮禁外結強援皆遂之罪也

故再書之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之而書曰齊取惡其貪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之稱爵解見于前人鄭者何鄭以晉之受賂為不足與而

附楚情猶可原從之而侵陳侵宋則甚矣故稱人者惡之也

然則于楚獨無惡乎曰凡書侵者惡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救陳善矣傳稱救宋何以不書胡傳以為前以不能討宋而

貶故聖人削之蓋言宋之下當救也若是則孔子之春秋自

以意為增減而非信史矣夫春秋之義當其可貶則貶之當

其可善則善之原無一定之例豈曰因善其救而并為之諱

其下當救者耶然則何以不書曰或魯史原無救宋之文或

秦火之後傳經者偶有所闕皆未可知也不必強為之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 鄭地 伐鄭

晉主兵而以諸侯會之者不以臣抗君也故稱師而不稱名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書穿帥師者罪趙盾之假以兵權也河曲之戰穿不用命當

門而呼弗加之罪又從其言而興兵侵小不已甚乎胡傳所

謂穿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圖也豈惟穿有

是心哉盾實有以啟之矣

晉人宋人伐鄭

前此伐鄭楚人救之而因晉解揚故又偕宋伐鄭以報北林

之役人之者惡其搆怨而不已也

二年 匡王六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嘗從楚侵宋至是歸生又受命于楚而伐之則主乎是戰

者鄭也何為而以宋及之蓋華元禦呂迎而禦之于大棘師

未及國故以宋主之也書敗書獲表師擒將不獨見宋之危

亦以志鄭之暴交責之也

秦師伐晉

無故侵小晉有可討之罪故書之以明其可伐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合四國之師鼓行而入鄭非潛師掠境者比何以謂之侵惡晉之避楚而伐鄭也師既合矣聞椒救鄭而速去之此所謂鼠竊狗偷而非堂堂正正之兵可知故書曰伐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按左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趨登扶以下闘以出又其所私厚者靈輒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于是

趙穿弒靈公于桃園則是提彌明也靈輒也趙穿也皆盾之黨而相助以弒君之賊也特趙穿為抽戈之成濟耳而主乎弒者盾也以為為法受惡左氏之誣也且夫盾之為逆非一日矣穆嬴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此子才也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受君之適而欲易之其為逆一也既創為立長君之說而逆公子雍于秦遂救公子樂其為逆二也既使先蔑迎公子雍是將奉之為君矣又背先蔑而立靈公其為逆三也彼視其君如草芥然欲生則生之欲殺則殺之耳又何有于靈公之實頑不君者乎況趙穿親弒其君竟置不問而反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又將脅成公而使畏以明生殺廢置之權皆在趙氏也嗚呼曾司馬昭之不若矣穀梁氏乃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不亦謬乎故曰說經者當以經文為斷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弟定王立）

三年（定王元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自僖公以來以郊為常祀矣故書不勝書每于不郊而變禮者書之以寓判譏之意若曰不郊善矣三望亦非禮也故曰猶者未盡善之詞

葬匡王

魯不奔喪會葬而書崩書葬者來赴也且以志宣公之不臣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逼王都而楚伐之用兵得其正矣故觀兵問鼎皆略而不書恕之也恕楚者所以罪諸夏之君也

夏楚人侵鄭

鄭平于晉故楚人侵之楚恃其強欲以力服人故書曰侵鄭

惡之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書圍惡其暴也夫曹從武穆之亂以伐宋則宋之報之乃其自取何為而惡之哉蓋文公本以篡得國又殘其宗不能相保復逞其兵威以伐曹是以君子惡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卒子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定王二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音談）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夫平之者將以和之也和之者必使二國各有允心而後可今莒人不肯必有不得其平者矣和之而不能和已為非禮乃反加之以兵威又從而利之不已甚乎故書伐書取以著其陵小之罪穀梁氏所謂衆義而為利也
秦伯稻卒（共公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按左傳公將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子公者公子宋也子家者歸生也夫伐國不問仁人弒君何事而子公敢與之謀則必有窺其隱者矣當是時靈公新立國人未附歸生以貴戚之卿而又持兵柄必先有篡逆之心而後動于惡非畏子公之譖而從之也且老畜憚殺之言直戲言耳豈所以拒子公乎故正歸生之罪而不及公子宋者誅首惡也或曰歸生既有篡逆之謀則何以不自取之而立襄公乎曰國人不與也其後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其為首惡無疑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靈公既弒國人立襄公而歸生之罪竟莫之討也故楚假此名以伐之雖因公濟私而師出則有名矣故書曰伐鄭寬之也
五年（定王三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至齊書過也

夫匹夫之衆强而委禽且猶不可乃以諸侯之尊而使鄭國之臣得要而刼之自春徂夏必得請而後已其爲辱身玷祖亦已甚矣故曰書過微辭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大夫而書來逆公爲之主也降尊褻體莫此爲甚而公甘爲之者蓋平日恃齊之援受齊之命與其大夫若故等夷故不敢以大夫主之也是以譏

叔孫得臣卒

按春秋公子益師卒而不日無傒卒而不日若以爲不日所

以示貶則公子牙公孫敖何以皆日故胡傳謂内大夫卒無不日亦非確論也或日或不日無與于褒譏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歸寧常事耳何以書惡高固之越禮而行也胡傳備矣

楚人伐鄭

按左傳楚子伐鄭晉荀林父救鄭楚稱子是莊王親率師也何以貶而稱人蓋前之伐鄭猶以討賊爲名賊不能討而屢出兵以侵之是結怨而不已也故貶或曰楚自通聘以來非國非滅則下去爵故稱人者或非其君親率師之故而非貶也晉救何以不書不能救也不能救者卒使鄭人成于楚也

六年定王四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侵陳陳及楚平故也夫趙盾弑君之賊成公立而不討又使爲政以其有迎立之私恩也故復假之以兵權使連與國以侵陳下君甚矣夫鄭之背晉也以其受賂于宋而不討其亂則陳之從楚也又安知其不以感盾之恩而不問其罪乎夫從楚雖逆猶愈于弑君今以弑君之賊而討服楚之陳謂之仗義執言亦悖甚矣故書曰侵惡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秋八月夏六月也螽害稼之甚者也故書

冬十月

七年定王五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所謂爲晉致會是矣然衛與魯雖有約言乃不與公相見于隙地而相詛盟而使其臣要之即使宣公有從晉之心已不足以堅其約況又恃齊而未嘗通晉者乎故書使書來譏衛之要盟非禮而魯之受盟不誠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小國

伐萊齊要我以從軍非公志故不言及然畏齊之怒而助強凌弱爲徇無罪故書會以譏之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公至行飲至之禮也殃民毒衆上干天和故書大旱譏召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公之會齊侯者幾無虛歲而于晉未嘗通問故晉人止公于會不得與盟而以賂免自取辱也故黑壤之盟不書爲公諱也

八年定王六年春公至自會

公至牽之也牽其以賂而得免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齊地乃復

大夫以君命出未卒事而復非人臣之義也然則有疾當何如曰有疾則急請于君以介副將命與已偕往未死則以已將之既死則以副將之則不廢命矣必如胡傳所謂以尸將事此古禮之必不可行者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齊地

仲遂不稱公子廢君命也然則公羊氏以爲爲弑子赤貶非與曰非也弑逆大故去其公子遂足以爲討乎且生既不明正其罪于子卒之日死而貶之何足以懼亂臣賊子之心乎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猶繹用萬非禮也胡傳備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之與戍風則有間矣謀子赤逐出姜宗廟之罪人也然而稱夫人者母以子貴宣公尊之也宣公既尊之則春秋不

得而削之矣

晉師白狄伐秦

侵崇以啟釁者弑君之賊也猶踵其事以結怨于秦固非義矣乃至合狄以憑陵與國尤悖之悖者也故書伐秦以惡之

楚人滅舒蓼二國名

楚日强于是强舒蓼盟吳越橫伯中原然未嘗去王號尊周室又逞其兵威以憑陵弱小故書人書滅惡其暴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不朔官失職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

穀梁氏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言不爲雨備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稱師用衆也爭强不已用衆以强服之故書伐不書乎惡其以力服人也

九年定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自即位以來如齊者五從齊征伐者再遣使者三而未常有一介之使聘于周也至是王使來徵聘始遣孟獻子一往何其事齊之恭而事周之慢也故上書君而下書臣所以深責其無王也

齊師伐萊

秋取根牟國名

不言使非公命也

八月滕子卒昭公文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鄭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陳既畏楚而與之成矣故不會然楚可畏晉獨不可畏乎與其從楚不如從同則伐陳乃其自取也荀林父帥師者諸侯之師皆聽命也然不曰以者不以兵權與大夫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子景公孺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子穆公速立

二國之君不葬魯不會也胡傳備矣

宋人圍滕

書人書圍惡伐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前厲之役楚伐鄭取成而還既成鄭伯逃歸于是復伐鄭結私怨也何以稱爵所謂非圍非滅則不去爵者正其名也晉師書救善之也鄭敗楚師何以不書不與其敗也以小勝大國之災也子良之所憂者是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君臣宣淫衵服相戲是禽獸也君不君臣不臣故稱國以殺明國非其國也稱大夫無罪也然則于洩冶無譏乎曰有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陳靈公者尚可以有言乎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胡氏所謂

潔身而去可矣

十年（定王八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如齊受田也受田而至畢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覲暱之至故及其田書曰歸我譏公之謹于事齊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巳巳齊侯元卒（惠公子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稱崔氏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詞也夫崔杼雖有寵于惠公未有可以明言之罪特以高國之爭寵而逐之至于舉族以行高國之專恣如此而君不問頃公可謂不能君矣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逐之以非其罪乎則其出而復復而亂也固宜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如齊弃喪也弃喪而至譏事齊之謹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靈公成公午立）

稱名氏以弒常例也非以是寓褒貶也夫下書名氏則非討賊之義矣直書其事而被弒之由與大逆之罪俱已昭然又

豈必史為之說乎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故伐之夫晉雖不競宋之奉為盟主久矣則其在晉猶在宋也而用大衆以伐之暴矣況陳有內亂而不能討而惟滕是陵故稱師稱伐惡侵小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為盟主陳有弒逆大變不會興師討賊而惟合諸侯以侵鄭故貶而稱人者罪其用兵之不以道也取成于鄭何以不書挾衆以要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以宣公之無王而天子下交且不遣卿而遣弟可謂陵矣故書曰來聘惜王室之陵夷也胡說備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邾邑）

不稱公征伐自大夫出也書伐書取而凌弱暴寡之罪著矣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季子來聘而不報頃公初立而往聘故書如齊者譏公之媚齊而慢周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專命伐國又取其邑亦不臣矣乃不畏其君而請罪于齊蓋欲以齊之勢壓公也自是而魯之兵柄遂下移矣書歸父如齊惡歸父之私交譏宣公之失政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喪未明而報聘非禮也
饑
書饑重民命也
楚子伐鄭

楚稱爵解見于前書伐鄭者惡其兵連而不解也左氏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何以不書蓋逐楚師者非勝之也因其退而逐之不及戰故不書救戍鄭不書者戍無益也何以知其無益觀于辰陵之盟則知之矣
十有一年定王九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
左傳楚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然則陳鄭之服特以兵威劫之耳非心服也乃以楚主是盟而二國各舉其爵則是以伯予楚也其予之者何諸侯無政各逞其私莫有申大義于天下者矣楚莊猶知討陳之亂而仗義興師故與之也雖未能去王號尊周室春秋傷天下之無伯故不得已而與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書伐莒惡侵小也會齊人者聽命于齊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音贊函狄地
晉主夏盟乃就狄而求成焉可恥甚矣故書會書地以譏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是入陳而後殺之也經何以先殺而後入穀梁氏所謂外徵舒于陳也明其爲賊非陳人也楚稱人者與衆棄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
入陳者縣陳也縣陳者滅其國殄其祀矣然不書滅而僅書入者楚莊從申叔時之言乃復封陳故嘉其討亂而不爲亂能從善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宣淫妄殺以致弒君之禍罪在不赦而楚莊納之何耶故納大夫不書而此獨書者譏楚莊之失刑而縱惡也胡傳備矣

十有二年定王十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楚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畢辭以請成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夫書圍書滅例皆貶

而稱人茲之圍也何以不去其爵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不殊其君不殘其民皆得行師之道焉故無貶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音泌鄭地晉師敗績

此晉之救鄭也何以不書救公羊氏所謂不與晉而與楚也夫晉主夏盟興師救鄭何為不與蓋荀林父雖良不及孫叔敖之賢遠甚又況其君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大非晉景之匹乎且林父身為元帥而彘子趙括趙同之徒皆不用命軍之無政概可知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則其取敗也固宜若楚莊者討鄭之不服而不利其土地敗晉之銳師而不肆其驕矜能以道用兵者也故其言曰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又曰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曰不與晉而與楚也

秋七月

楚子滅蕭

此滅國也何以不去其爵從寬典也寬之者何也賢楚莊之能任賢以圖治也且蕭亦有取滅之道焉按左傳楚伐蕭宋以蔡人救蕭蕭人囚楚大夫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莊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夫以小國而請于大國

猶將有之況以強大之楚臨蕞爾之蕭又兵壓其境而以退為請乃竟殺之而不顧是惟恐其滅之不速也楚莊之釋鄭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今蕭當危亡之際猶驕亢若此則平日之虐用其民可知故不戰而自潰者衆散民離之謂民無固守之志臣有苟活之情則其取滅也固宜且夫以宋襄主諸夏之盟而猶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雖強未聞誅其君戮其民也則無義之戰猶為彼善于此然則與楚之滅蕭于曰不然滅國非仁也節取焉而已且不以一眚掩大德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衛地）
左傳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主
是盟者晉也乃不使荀林父而以違命喪師之原穀主之其
不足以盟神而信人明矣是以宋伐陳而衛救之不討貳也
楚伐宋而晉不救不恤病也言猶在耳不旋踵而背之則何
貴有是盟乎故皆貶而書人明列國之大夫皆非其人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討其貳于楚也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
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蓋是時楚已縣陳而復之則

陳之從楚亦勢之不得不然者矣況陳未嘗與于清丘之盟
安得謂之貳而討之乎為此役者不過欲逞其兵威以求媚
于晉耳是亦不可以已乎故書師著伐惡其用衆以毒民也
衛之救陳雖曰背盟然先君之約言亦不可廢但既與宋同
盟宜為之和解以明陳之無罪亦或可以兩全乃不知出此
而徒欲以身殉之計亦愚矣故書人以貶之
十有三年（定王十一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宋人救蕭而不能故伐陳以媚晉且報楚也然而不量其力
甚矣予楚以可伐之辭故書曰伐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召狄伐晉）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
滅其族夫邲之敗違命喪師固宜誅矣乃復召狄入寇則亦
族之誅不為過矣然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者言國無政而
任用之非人也胡傳備矣
十有四年（定王十二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晉人有討于衛孔達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以違之罪告于諸侯是衛之君臣殺之也故稱國然達不啻
為謀棄信招禍上以危國下以殺身此與自經于溝瀆者何
異而春秋不去其大夫何也蓋謀國洵有罪矣然而其心非
為私也以為先君之盟誓不可棄也寧殺其身以殉之勿顧
也君子以為愚忠而閔于計故不去其官憐之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子宣公盧立）
晉侯伐鄭
邲之戰本以救鄭以鄭與楚平遂不及救而又見敗于楚故
怨鄭而伐之然左氏稱告于諸侯蒐焉而還則是未嘗加兵

也特先發以懼之耳故稱伐者告辭也稱爵者君親帥師也

秋楚子圍宋

宋之開釁于楚非一日矣殺蕭也伐陳也皆足以召兵而速禍猶以為未也又以聘不假道之故而殺其使者非所謂捋虎尾而致噬人之凶者乎大聘而不假道楚固有挑釁之心然非有師旅之侵陵車徒之馳驟亦何辭于宋而必殺之以激其怒是華元之為謀不忠也即曰以楚之蔑視乎宋而有所不甘則亦遣一介之使奉辭以責之問其所以不假道之故則以楚莊之明孫叔敖之賢必有引咎而謝過者矣斯亦

可以解宋之釁而釋楚之憾不亦善乎乃不勝其一朝之忿忘其君以及其國卒至析骸易子幾至于亡華元之罪大矣故書曰圍宋危之也然則于楚無惡乎曰非也凡書圍者惡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人臣有聘而無會以臣而會其君非禮也齊之卑魯之亢所失之矣

十有五年（定王十三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文公之世楚嘗遣其臣聘于魯矣宣公即位以來正當楚莊稱伯之時賢聲之聞于諸侯非一日矣乃不能繼好親仁遣使聘問而惟竭力以事侈庸之齊以為長城之倚計亦昧矣迨至楚師圍宋震及其隣始從獻子之言往而為賄以謀其不免不已晚乎故書曰會楚子于宋陋之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之圍宋以殺其使也華元亦明知其必討而敢于出此者固出于一時之忿亦恃晉之救也乃至楚圍日久築室反耕告急于晉而晉師不出國之喪亡朝不及夕則華元之肉豈

足資乎幸而楚師糧乏子反闚城華元徐乘間而輸其情于反以為不欺故告之君而釋之然而倖也非謀國之道也故書宋及楚平危宋而與楚也危宋者幸而免也與楚者不窮兵也人之者平在大夫不在君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故晉伐之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既而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然則晉之伐狄討酆舒也酆舒以臣而殺君之妻傷君之目而嬰兒不能討則其不能君可知以

歸者欲別立君也狄地本黎地故滅狄而立黎侯復其國也
雖與城邢封衛不同而胡氏以爲不仁過矣故書滅書歸非
罪之也然則立黎侯何以不書曰上不告于天子下不謀于
諸侯而入其貢賦籍其民人所謂立之君者不過擁虛位無
廢祀而已故不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殺袒氏曰矯王命以殺之也天子之大臣而王子得矯命以
殺之則國之無政可知矣故曰君不君臣不臣
春秋測微　卷　廿四
秋螽
志害稼也胡傳備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杞邑
大夫與大夫會政自大夫出也故書以譏之
初稅畝
志變法之始也古者藉民力以耕公田而收其入故曰藉出
下過藉私田則聽民自取宣公乃履私田之畝而稅之虐民
之政自此始矣螽不見恤又加之賦民何以堪
冬蝝生
蝝蝗之子也孳生不已災莫大焉故志之
饑
書饑于稅畝之後譏不恤民也秋既螽矣則田之無禾民之
無食己昭然可睹此即議賑議蠲猶恐其不足乃反剝爲厚
斂以困之其不驅而轉于溝壑者幾何矣
十有六年定王十四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潞之族類也赤狄雜居于中原終以爲患故盡
滅之然士會帥師貶而稱人者邀功也
夏成周宣榭火
春秋測微　卷　廿五
公羊氏曰宣榭者宣宮之榭也有堂無室故謂之榭宗廟重
矣故火而書
秋郯伯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夫婦之道不終人倫之大變也故志之
冬大有年
五穀熟常事爾何以書幸之也宣公即位以來書螽者四書
饑者再書大水者一以有年爲僅事故特書之
十有七年定王十五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子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子景侯固立

夏莒許昭公蔡文公
辛日赴也莒不日不會莒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地
齊自懿公以來不與諸夏之盟久矣晉侯將為斷道之會故使郤克徵會于齊益欲與之繼同好之胡俾以同盟為同欲伐齊誤矣夫怒齊而欲伐之者郤克之私怨也郤克以帷堂而笑之故使齊而還遂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諸侯之同盟非為伐齊可知矣其盟而辭齊人〻

執其使者齊君不出而高固逃歸故耳然則盟于斷道者何穀梁氏曰同外楚也是時楚莊稱伯晉不能爭于是合諸侯以外之故宋鄭陳蔡皆平于楚而不會則非為齊明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 音翕 卒
叔肹左氏以為公母弟也母弟何以不用事穀梁氏曰宣弒而非之故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或亦有之然左氏公羊氏皆不載亦未見其確然也然則何以特書于策曰母弟故也宣公寵愛其弟故卒之也果其織屨以終身則亦不登于魯史矣
十有八年 定王十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人畏郤克之怒故其君不出其臣逃盟于是晉侯興師以伐之有言可執也然既辱其使又伐其君亦已甚矣故書晉侯者貴景公也盟于繒何以不書齊晉之難未已也
公伐杞
書公伐者親率師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不書伐不書侵是不用兵也不用兵而戕之者乃入其國門刺其君也必有剸軻聶政之徒出于鄫人之所不及備者然而跡矣故書之以為設險守國者之戒
甲戌楚子旅卒
楚自武王入春秋以至穆王凡五君未有書卒者此其卒何賢莊王也稱子者以始封之爵正其名也不書葬者僭號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此時三桓雖專政未有可去之罪也而歸父欲挾晉勢以去

之是假張公室之名而欲併其權耳故書曰如晉惡其私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魯外地遂奔齊
左傳公薨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仲也大是文子知去三
桓之謀而欲借此以逐之也試問當此之時誰秉國成而可
以弑逆之事使之乎既受其使則己亦與之同罪而可以委
罪于仲乎且不討賊于其身而討賊于其子不討賊于君立
之初而討賊于君死之後皆理法之所不可通也臧宣叔既
知其非又從而順之罔上行私莫此爲甚而成公不敢問遂

使捐殯而奔其父之使且予父以篡逆之名也可謂孝乎子
家既歸壇帷復命袒括而哭下失使臣之禮也故書曰還自
晉善辭也書奔齊者罪成公之無父行父之無君也

後學楊大琦校

春秋測微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定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二之日寒極而無冰燠也
三月作丘甲
爲齊難故益兵以備戰也民力有限乃于常賦之外又征其
羨而欲試之于鋒鏑之間危亡之地爲民父母者忍之乎言

曰作者罪作俑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是時歸父奔齊魯固有憾于齊矣又知晉之方與齊修怨也
于是結好于晉將以伐齊此皆三桓之私忌而樹黨以瀆兵
屢盟以長亂懟其先君絕其幼主爲惡甚矣臧孫者三桓之
黨也故書曰及罪在魯也晉以諸侯而下盟于大夫亦非正
也故并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于徐吾

氏夫平戎非正也然既與之盟矣復邀而伐之可乎乃不聽
叔服之言以自取敗故書曰敗績罪失信也然伐戎者王季
子也何以不稱其名氏而書曰王師譏定王之不能御其臣
使之得專命而行是王自取敗也

冬十月

二年（定王十八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以赤棘之盟謀伐齊故也于是齊頃公親鼓士陵
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故稱齊侯君親率師也與戎者
齊也而致寇者魯也故書伐以交譏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地）衛師敗績
衛與齊非有深仇宿怨特以補晉之故而從之伐齊至是又
使孫良夫石稷將兵侵之適與伐魯之師遇遂迎之而一戰
是主乎是戰者衛也故以衛及之夫齊方矜豐其氣甚銳良
夫乃不知避反從而擊之可謂知兵乎則其取敗也固宜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地）齊師敗績
晉以郤克魯以行父衛以孫良夫皆以人臣之私怨也而興
師動衆殘民以逞代人之國幾獲其君可謂暴矣而懲猶未
已在齊國有取勝之道而晉與魯衛之臣不已甚乎首四卿
者本國之詞三帥帥師而臧孫亦與焉者逆晉師而道之故
也書敗績者明齊之致敗有由且惡諸大夫之橫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地）
書如師而繫之以齊侯者罪齊侯也何罪乎齊侯始則不謹
于禮以開釁于強鄰既而專恃兵威以攻魯敗衛多為之樹
敵而予晉以可伐之名卒至喪師覆國僅以身免乃始行賂
以請成可恥甚矣故罪之也盟而書及者以晉為之主也其
以晉主之者罪郤克也以一笑之故而致伐其國脅其君亦

已甚矣又為之辭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是豈人臣所以對
隣國之君者乎夫敗之以兵劫之以賂又要之以非禮之辭
諸侯之相攻亦未有如此之暴者況人臣乎故書及以著其
橫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汶音問）
汶陽之田齊所侵也不曰歸而曰取者假晉之威以強要之
猶之乎取非其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楚共王立衛人不行使于楚而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
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遂侵衛與晉爭強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魯地
嘗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故楚師侵衛及魯至于陽橋孟孫請
往賂之公衛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公此所以會于蜀也夫楚
兵壓境而君親受戍此與城下之盟何異況致賂納質而後
得與嬰齊一會辱莫大焉是皆三桓之謀以君爲孤注之策
也遂其成于己而諉其辱于君故書之以著其罪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鄫人盟于蜀
首公者本國之詞文楚者以嬰齊爲盟主也不與楚之主夏
盟故人之也列國之大夫稱人從楚也前此之會盟未有如
是之盛者故左氏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備書之者傷
天下之無伯也
三年定王十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伐鄭討其貳于楚也上書盟于蜀從楚也下書伐鄭從晉也
朝晉暮楚反覆不常亦甚矣故書會以譏之諸侯稱爵非與
之也爲魯榮也何榮乎爾楚盟乎臣四國會乎君也宋衛不
子不以墨絰從戎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至危之也按左氏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
覆諸鄤敗諸丘輿師敗而還故危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公之廟也胡傳備矣
乙亥葬宋文公

父喪未葬而從晉伐鄭至于七月而後舉葬書伐于前書葬
于後譏其緩也
夏公如晉
左氏曰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討不服也
公至自晉
公至不曰自京師而曰自晉譏無王也胡傳備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田之邑

林之下服不願爲之民也蓋魯政日苛稅畝丘甲相繼而作
其民望而生畏故下頓也以固有之邑歸其故主至于用大
師以克之則其國可知矣

大雩

晉郤至衛孫良夫伐廧（音祥）咎（音皐）如（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
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大夫來聘有無賜無詛盟況以國君而下盟于大夫降班失
位非禮甚矣故兩書曰及卑公也

鄭伐許

一歲而再書伐許惡侵小也其稱國者非君非將偏師也

四年（定王二十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通嗣君也是時宋共公新立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左氏曰歸叔姬也時杞欲出姬故來告魯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
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有之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音運）

鄭伯伐許

鄭人以師爭許田許人敗之故鄭伯伐許稱爵者君親率師

也時襄公已葬故不稱子然喪未期年而構怨不已再書伐
許而罪自著矣若胡氏所謂稱爵以著其罪者則非春秋之
旨也

五年（定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禮始于謹夫婦至于出則夫婦之道苦矣故
志之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以饋
之猶晉也
梁山崩
梁山晉境內之山也故晉侯召伯宗而問焉然此非獨晉之
災也故公羊氏曰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鄭地）

晉與楚之爭鄭非一日矣一旦以許之愬而背楚從晉此晉
之所求而不得者也于是會諸侯以誇其强以堅其約故曰
鄭服也然天王之崩方赴而諸侯不聞有奔喪者徒汲汲于
盟會以結其私罪可知矣故胡傳曰皆不臣也
六年（簡王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新已毀之廟而復立之非禮也胡傳備矣
取鄟
鄟穀梁以為國非也公羊氏曰邾婁之邑也非國故不言滅
凡取邑皆書取如取須句取向之類是也非其有而取之故
曰取取者不宜取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氏稱晉衛鄭及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獨舉衛孫
良夫者何也衛志也蓋前此諸侯謀復會而宋人辭之則晉
之惡宋可知衛欲媚晉必請于晉以伐宋故為之道而師于
鍼鍼昔衛地也然侵宋者幾至于自侵衛亦愚矣故書侵以
專責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叔肸之子）如晉
壬申鄭伯費（書悼公卒 弟成公綸立）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按左氏子叔聲伯如晉晉命伐宋鄢戎也乃奉令惟謹命二
卿因大衆以伐之是為人役也故書侵以貶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伐鄭蟲牢之盟故也然因喪而伐故書之以著其暴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賀遷也時晉遷于新田故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既從晉而楚伐之則晉之救之必也救之而不戰何以書美欒書也何美乎爾書能從善而罷兵也當是時楚師既還乃移救鄭之師以侵蔡是遷戮也原非義舉及楚救蔡衆皆欲戰戰則兩敗俱傷之道也武子竟從三卿之諫而還師可謂能從善息民者矣故美之

七年（簡王二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以郊爲常祭非禮也故春秋每于不郊則書明其不當郊

也免牲免牛若天限之者然

吳伐郯（音談小國）

吳見于經始此按史記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之者千餘家立以爲吳太伯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吳自周章傳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大遂僭稱王伐郯者壽夢也稱國者既僭王號又未通于諸夏故外之也稱伐者傷之也左傳載季文子之言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此春秋之旨與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三望必書亦僭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楚再伐鄭爭強不已故書之以着其暴晉合八國之君以救之者楚强故也同盟于馬陵者堅猶楚之約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楚邑）

左傳晉使巫臣于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且教之叛楚吳始伐巢伐徐入州來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此晉惜巫臣以爲弱楚之計然吳之强亦非晉之利也諺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者其晉之謂乎故書曰吳入傷天下之無伯而使蠻夷相雄長也

冬大雩

大雩帝用盛樂孟夏之祭也故穀梁氏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大雩則已僭矣況非時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定公惡之也

八年簡王三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侯與晉侯同盟于蟲牢又同盟于馬陵矣歸田者結齊好也公羊氏以為齊侯恥鞍之敗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故晉侯聞之而欲反其所侵地然汶陽本魯田既歸之魯又歸之齊此所謂二三其德何以長有諸侯乎書曰來言罪晉之有二命也書曰歸之罪魯之妄從人也季文子有辭而不敢明目張膽以君命將之徒私語焉執政之無人又可知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繞角之役從諫而不遷戮善矣至是復帥師以伐之非遷戮而何故書曰侵者惡其從善之不終也

公孫嬰齊如莒

聘也左氏以為逆者因聘而逆也逆奇其私故不書

宋公使華元來聘

來聘請昏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言伯姬守節不苟賢其人故詳錄其禮此說得之如曰使卿為過則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亦未為失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以婦人之譖而見殺非其罪也故不去其大夫胡傳備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不朝而賜命天子之失禮也胡傳備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通吳者晉也然則使吳憑陵諸夏者晉啟之也以吳之強加

之于蕞爾之郯晉又坐視而不救則其求成豈得已乎乃復合諸侯以伐之此所謂吐剛而茹柔也不義甚矣故書聘書伐罪晉也罪晉則從之者可知矣

衛人來媵

左氏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簡王四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姬已出則與廟絕矣豈復有歸葬之理子猶不喪出母而況夫乎其來逆何也胡氏曰魯以義責之則何不責之于將出之時乎且杞伯來告而後出則必有可出之詞故魯許之也

生而許其出死而責之歸不亦悖乎書曰逆者不宜逆也書
曰歸者不宜歸也交譏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衛地）
晉之一與一奪失信于諸侯諸侯貳之宜矣晉乃懼而要盟
非同欲也書曰同盟晉志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來媵何以備書公羊氏以為録伯姬也胡傳備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强而無義者也鄭貪其賂而與之成計亦愚矣又如晉而
欲求免焉則其見執也固宜書曰執鄭伯自取之也然執其
君而伐其國亦以見晉之暴故兩書晉以譏之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邑）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
和也莒恃其陋城惡不修固非設險守國之義矣然至于衆
散民離不戰而潰則人和之道失也故備書之以為自取敗
亡者之戒
秦人白狄伐晉
秦雖尚詐力而無義然嘗與諸侯盟于蜀矣其伐晉何也以
諸侯之貳于晉來其釁而伐之也稱人者何合狄以伐不當
合而合之也故下曰及不曰以而並稱之者匹之也
鄭人圍許
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
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于是立太子髡頑晉乃伐鄭

而求成焉鄭伯歸歸何以不書罪晉也取賂而歸之歸之不
以道也
城中城
中城者猶今之所謂内城也城者創立之名非修其舊也其
為備禦亦微矣而不免于勞民故書以譏之
十年（簡王五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承晉之命而使其弟侵鄭是為人役也為人役而構怨
鄰故書侵以惡之稱弟者左氏所謂諸侯之母弟皆稱弟也
若以公孫剽之事為戒鑿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之郊祀非禮也故不郊必書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伐鄭者歸鄭伯也按左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君在而立君非正也何以稱爵景公之命也後世傳位于太子此其作俑乎
齊人來媵
齊不當來魯不當受故交譏之也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卒子厲公州蒲立）
秋七月公如晉
會葬也何以不書葬天子之喪不奔而獨勤于晉故諱之也
內以諱為貶
冬十月
十有一年（簡王六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自秋至春凡九閱月書至危之也
晉侯使郤犨（音酬）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不稱公諱與大夫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簡王七年）春周公出奔晉
既復而出自絕于周也凡自周無出書曰出奔憫周室之衰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左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經不書晉楚之盟不與其成乎楚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按左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簡王八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來乞師者將伐秦也晉以盟主之威徵會于諸侯而書曰乞卑之也何卑乎爾不以王命討不庭而擅興諸侯之師罪也
三月公如京師

如京師者非王覲也因伐秦之會道出于成周不得已而見王也故不書朝王而無君之罪著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秦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侯會諸侯伐秦道由于京師于是公及諸侯朝王是所主者伐秦而兼及者朝王也事也經書曰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是所主者朝王而兼及者伐秦也義也春秋以義制事所以正天下之大經明天下之大分也

曹伯廬卒于師 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伐秦之役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其將是戰勝而還行飲至之禮也故至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丘公卒子犂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孫林父七年奔晉至是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以定姜言見而復之此之謂爵君故書曰自晉書歸交惡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名而下氏左氏曰舍族尊夫人也以夫人者穀梁以為判下親迎者得之而胡傳備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 桓公卒子景公立

共公之卒也稱名茲不名者以麻隧之戰方與諸侯絕故不告也不告何以書脩好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氏以嬰齊為兄後者意以仲遂殺嫡立庶不得有後于魯故以後歸父也然則歸父獨非遂之子乎世未有立其子而能絶其父者也世又未有立其孫而能絶其祖者也嬰齊乃仲遂之少子則後遂矣豈曰後其兄乎左氏曰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則仲者固遂之族矣歸父出奔則仲遂無後

故以嬰齊後之以少子承父之統宜也胡氏乃以父字爲氏
爲非何歟且既曰生而賜氏則子仍父族又何疑耶而曰亂
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恐之所未解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左氏曰討曹成公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討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討賊而歸之天子義之至正者也故謂之伯討此春秋侍見
之事特稱爵以美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侵鄭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夫二國各有所
侵而獨書伐鄭者何楚方與晉爭鄭而晉人不救故罪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
華元之出奔能引咎也華元之歸宋能定亂也故複書之而
下省者胡氏所謂音其正也山下氏左氏所謂背其族也下
去其大夫何也使之爲司馬假之以兵權見任官之非其人
也桓族五大夫皆奔而獨書魚石者以石能止華元爲有禅
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巳
鍾離之會始通吳也吳僭王無義宜在所擯乃以列國之大
大會之無伯故也吳以號舉又殊會者外吳也外吳者所以
恥諸侯也

許遷于葉攝音
鄭侵許許畏鄭而從楚故遷也
十有六年簡王十一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冰者乾象也乾爲君冱寒恆凍冰方盛水澤腹堅今乃著木
成冰木能生火則冰易消以象君方盛年而有夭折之志後
二年而成公沒此其應與若以爲沙隨苕丘之應猶其微者
闕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子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人貪楚之賂受盟于楚于是子罕伐宋宋敗諸汋陵退舍
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亦敗諸汋陵獲其將宋恃勝也互有
勝負故不書獨書侵宋者惡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人使欒黶烟音來乞師
伐鄭故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伐鄭者晉救鄭者楚故以晉侯及之是役也楚君親受傷重
可謂辱矣然晉雖戰勝而君弱臣驕伯業日替而楚勢方張

春秋測微　卷　二十二

君子傷之故書敗績者非幸其勝危其勝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又以僑如之愬郤犨譖公于
晉故不見公此晉之不明非公之咎也故直書而不諱
公至自會
危之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周卿士也王臣與伐自此始

曹伯歸自京師
負芻之歸晉人歸之也而曰自京師者譏天王之不自為政
而委其權于晉也夫既歸之京師則討其罪而誅之惟王之
命乃復聽命于晉而歸之是臣令而君行也何以立于諸侯
之上乎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音也
因僑如之譖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春秋測微　卷　二十三

左傳晉因范文子之言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出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季孫復與郤犨盟于扈然則其執其赦皆出于郤
犨可知也故詳書之以明晉君之失政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偃與鉏皆為穆姜所指而獨刺偃者偃與聞乎故也刺者非
明正其罪而陰殺之之謂
十有七年簡王十二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之而侵鄭鄭以二子為質于楚楚為之戍鄭于是諸侯伐鄭則是開釁者鄭也從楚者鄭也師出為有名矣而又以王臣會之故書爵書伐以明其正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北）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咎以聲孟子之譖而逐之非其罪也故不書逐而書奔何以不稱大夫既奔則無爵也

九月辛丑用郊

郊嘗之常祭也何以書失時極也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蓋建子之月周之歲首也成王之命魯公則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所以別于冬至也今于九月則已秋矣此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曰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稱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遂故不稱圍畏楚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角）且（音沮）卒（定公子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于是羣小皆有怨于郤氏謀諸公而殺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罪晉侯之以羣小殺大臣也

楚人滅舒庸（小國）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伐楚逆恃吳而不設備楚襲舒庸滅之自取之也

十有八年（簡王十三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道亂者也殺之可矣何以不去其大夫罪厲公之使為卿且非君命殺之故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厲公弒悼公周立）

左傳晉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使程滑弒之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則弒君者欒書中行偃也何以不書而歸之于國叔孫氏曰稱國以弒其君之惡甚矣然則為

人臣者其君惡雖弒之而無罪與胡氏之意若曰非其所親弒則不書故曰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誠如是則趙盾免可妄罪于趙穿歸生免可妄罪于公子宋矣豈春秋討賊之義乎愚竊揆之當時君既不君則國人皆惡之故親弒其君者猶莫之問又孰有良史如董狐者追究其主使之人而書之于策乎策既不書則列國之史皆不書矣夫子又焉得以傳聞之說特表而出之乎故稱國以弒者魯史之舊文也且悼公既立逆不臣者七人何以舍弒君之賊而不討則必有隱乎弒者矣曰執曰使或傳聞之誤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稱國佐之罪有三曰棄命曰專殺曰以穀叛則國佐洵可誅矣何以不去其大夫罪靈公之不君也大國佐以疾淫亂之故得罪于聲孟子靈公乃不能察將討其罪而誅之致使殺慶克以穀叛靈公啟之也大靈公既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又縱慶克之淫亂而不誅反誅其討亂者可謂有人心乎且國佐既誅乃反其子國弱而嗣之是明知佐之無罪也而爲大人殺之獨何心與既知國佐之無罪則明知慶克之當誅矣而又官其二子使爲卿大夫顛倒甚矣故曰不君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借強援以求復固不臣矣況用兵威以劫之取其邑而據之其爲悖逆不已甚乎故書曰復入深惡之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此所謂率獸以食人也故志之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將救宋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音汀宋地

謀救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後學楊大堉校

春秋測微

襄公（公名午成公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簡王十四年崩）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彭城討叛也故繫之以宋胡傳備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

伐鄭者討其從楚以伐宋也悼公但使韓厥獨當一面而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為之援蓋謂楚兵不出則不復勁諸侯

禮也故書次以善之是救鄭而不書不予其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因救鄭而侵宋但書侵不書救者惡其侵不許其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之崩赴矣而諸侯不奔喪不會葬但修朝聘之禮而已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故書以譏之

二年（靈王元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

六月庚辰鄭伯睔（音棍）卒（成公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稱將將尊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

左氏曰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

城虎牢以逼鄭也於是鄭乃成矣何以不書平諸侯伐鄭之喪鄭人畏晉之逼非以義服故不與其成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是殺之者子重子辛也何以繫之國公子申專利聚怨

自取禍之道也何以不去其大夫非君命罪專殺也
三年(靈王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人分力於吳其勢少衰然吳之强不減於楚自是遂成鼎
立之形而諸侯徵矣故吳楚之相攻必書傷諸侯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音區晉地)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於雞澤(衛地)

雞澤之會鄭服矣齊協矣諸侯畢會而單子首盟焉尊王室
也尊王室以外楚悼公之所以復伯也故書之
陳侯使袁僑如會
如會者畏楚之侵故求成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本服楚而袁僑來盟故特表之嘉其義也公羊以為殊會
則太過矣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討其事楚不與雞澤之會也
四年(靈王三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子哀公溺立)
襄公名午而不諱午臨文不諱也胡傳備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報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襄公生母)薨
按左氏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蓋欲以妾喪之也匠慶
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是不終君也君長
誰受其咎此與呂東萊之說略同故稱夫人者仍喪以小君

之禮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左氏曰聽政也因請屬鄫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頓受楚令而侵陳故圍之也
五年(靈王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豹與巫並稱而不言及者以鄫屬於魯故比諸魯大夫也如晉者受屬鄫之命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地吳

會於善道晉命也按左氏吳通使於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有此會

秋大雩

左氏曰旱也旱宜請不宜雩雩則僭矣故凡書大雩者譏失禮也不書旱不為災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故稱國以殺貪也不去其大夫罪楚共之妄殺大臣也所謂己則無信而殘人以逞為不刑也八年而殺三卿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地衛

盟於戚會吳也吳僭王無義與楚何異乃親之而擯楚正所謂放虎而進狼也故同盟不書春秋不與是盟也吳鄫稱人其君不出而大夫聽命於會故微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戍之晉率諸侯之師以戍之也何以不稱諸侯公年以為離至而不可序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靈王五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左氏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樂轡梏華弱於朝大不敬也平公反以弱懦而逐弱失刑甚矣書曰來奔罪平公也何以去其大夫既奔則無爵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氏曰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言鄫有貢賦之心在魯恃而輕
莒故滅之則是滅者誠取其土地而鄫之也而公羊則以為
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所出也穀梁亦曰異姓以泣祭
祀故云滅胡氏從而詳解之後之作史者別始皇於秦別元
帝於晉蓋本諸此然夫子之作春秋滅則書滅以著其暴寧
或有作為隱語使人想像而得之乎即如公穀所言亦鄫自
取耳當書曰鄫以莒某為後而鄫亡非莒人稱兵以滅之也
何得書滅凡此皆傳者之穿鑿附會而非春秋之旨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行父子為武子）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責魯之不能救也故如
晉見且聽命觀此則立異姓之說謬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姜姓國）
左氏曰萊恃謀也賂夙沙之謀在襄二年至是齊人圍而滅
之遷萊於郳何以不書為齊鄙也
七年（靈王六年）春郯（音談）子（少昊氏之後）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免牲者不郊也魯之郊祀為非禮故不郊必書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祕）
城築之也志季氏之始強傷公家之漸替也胡傳備矣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及之者公及之也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音規鄭地）
會于鄬救陳也不書救陳侯逃歸故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音糙鄭地僖公弒簡公立）
以臣弒君大逆也聖人作春秋以討亂臣賊子寧有舍大逆
之罪不誅而反為之諱以為不使加乎其君則說之至謬者
也誠如是則弒君之賊既不討於當時復不誅於後世將何
所戒而何所懲乎愚竊揆之事有隱而未彰疑而未決者聖
人亦因之而已矣何隱乎爾當日子駟之弒元以非顯然以
兵刃加之也或以鴆（音陣）或以毒故可以疾赴於諸侯此國史

之所以不載也何疑乎兩國人不討國史不紀而子卹之弑
或得之傳聞此疑案也彼方以疾告史且以不言夫子必欲
追而特書之曰弑不已鑿乎故仍其舊文而書曰卒於鄵不
敢以疑而定人之罪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
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
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陳侯既有從
晉之志而欲往會諸侯宜先察羣臣之有異謀欲背晉而從

楚如二慶者以之自隨然後申師儆備設守而行則必無道
楚而爲二圖之事矣乃計不出此反使二慶居守卒至以楚
見脅棄諸侯而逃歸亦可嗤矣書曰逃醜之也

八年〈壹王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晉之失政自此始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侵蔡求媚於晉也媚晉則怒楚故子産憂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邢故國地〉

左傳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
捷於會故親往焉夫會同大典也乃合諸侯公卿大夫以降尊
失次甚矣若曰不敢煩諸侯則使受命於晉可也出而會於
邢丘非正也以列國之大夫而上陵其君亦非正也故貶而
稱人公在晉何以稱季孫雖曰晉命亦明魯政之在季氏也

公至自會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疆鄫田也莒既滅鄫魯侵其田故伐魯以疆之

秋九月大雩

旱故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之與於會盟者五楚未嘗討及子國子耳無故而興師侵
蔡以求媚於晉此楚人所以有辭於伐也楚師既出則當如
子展之謀完守以老楚使信以待晉則國可無虞矣而無如
子駟之邪謀誤國以致晉楚交侵迄無寧日其自取也夫故
鄭及楚平不書不與其平且反覆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范宣子來聘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也

九年靈王八年春宋災
樂喜能修火政故災而不害
夏季孫宿如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穆姜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晋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音希鄭地
晋會諸侯以伐鄭鄭人請成於是同盟於戲鄭服也夫鄭貳而討之服而舍之用兵之道也亟戰以罷之多力以分之用

兵之法也故雖不與楚戰而已得制勝之要矣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善之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晋不我救是楚强矣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乃及楚平大
楚來伐而鄭不告急於晋不可謂不救鄭請成而晋許之不可謂要盟君子是以惡子駟之專以从覆爲許而不畏亦從而和之也故書伐下書平不與其平也

十年靈王九年春公會晋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音查楚地
鍾離之會以列國之大夫會之君子猶以爲非至是合十二國之諸侯以會之抑又甚矣故殊會舉號外吳也外吳所以外諸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妘姓國
晋欲親吳乃滅偪陽以通往來之道故書曰遂然偪陽小國縱欲通吳豈能爲之梗乎無故而滅其國俘其君悼公於是乎不仁矣書曰滅著其暴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師壓境背盟而平楚猶曰不得已也至於從楚伐宋以悦晋而招其討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不書曰及而楚鄭並稱罪鄭也
晋師伐秦
不救宋而先伐秦以報私怨失緩急之宜矣故書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來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一）
按左氏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是以至之光
後爲序也夫滕薛雖小國然君也光雖世子猶然臣也以臣
而序乎諸侯之上逆固以爲例悼公之失禮也春秋何以不
改曰改之則其失隱矣仍其舊而書之正所以著其失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本以弒君之賊利簡公之幼弱而立之而竊權當國
固爲衆之所惡矣而又賊殺羣公子多樹怨於國人則其見

殺也固宜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彼發與輒者雖與
子駟不同然與之同執國政乃視其專欲橫行曾無一言以
救正之則亦同惡相濟之人而已矣故皆去其大夫疾之也
衆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故曰盜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前書城虎牢則虎牢已非鄭有矣此復繫之鄭何也公羊氏
曰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也言虎牢本鄭地戍虎牢者
特逼鄭而使之服耳服則虎牢乃歸之鄭矣諸侯不書取其
地而有之也故戍而繫鄭者與諸侯非罪諸侯也楚之救鄭
以力爭也爭鄭而不能有鄭書曰救者蓋譏之非許之也胡
傳以爲凡書救者善之原非定論亦視其救之志不行而已
矣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靈王十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襄公幼季孫專政於是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且季
氏之令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則民之避役者盡歸季氏
而公室幾無民矣此與六卿之分晉何異不臣之甚者也故
書作以著季孫之罪胡傳備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不郊必書明魯之不當郊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宋者子展之謀也欲致諸侯而與之盟故與宋爲惡朝晉
暮楚反覆無常總不脫乎惟彊是從之一言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鄭地）
盟於亳鄭服也載書之辭凜凜矣未幾而鄭人從楚盟之不

足恃也如是夫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屢盟屢背者鄭也故不書曰及而楚鄭竝稱者惡從楚也然
是時鄭簡公方九齡耳軍旅之事豈其所能乃鄭之執政者
既以其君逆楚師爲城下之盟矣又以其君從征於宋此所
謂孤注其君也不臣莫大焉故書曰鄭伯而執政之罪著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三

左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
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
會於蕭魚
蕭魚之會鄭請服也晉爲鄭故會諸侯以兵車者五而未嘗
與楚一戰卒至楚人屈鄭人歸終於衣裳之會焉於是禮鄭
囚納斥堠禁侵掠推赤心以置人腹自是而後屢叛者不復
叛矣非以力服心服之也故春秋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以將服於晉告楚楚不敢與晉爭而徒執其使是棄鄭也
楚棄鄭而不與鄭所以不背晉者二十四年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伐晉以救鄭晉人欒々少秦師而不設備戰於櫟晉
師敗績敗何以不書晉方戰勝於廟堂之上小敗不足紀也
十有二年靈王十一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音已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莒邑
書入鄆罪季孫之專也胡傳備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子諸樊立
吳書卒書名始此吳通於上國同會盟故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既不敢伐晉又不敢爭鄭則侵宋者亦解嘲
之意然侵而不救則悼公之志亦荒矣
公如晉
十有三年靈王十二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音詩
按左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蓋言國也而公羊氏則

曰邾婁之邑也考之於經大抵國言滅邑言取則邑之説近是兆取之季氏取之也不由公命而取惡其專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譏勞民也

十有四年（靈王十三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於向（鄭地）

吳乘楚喪而侵之戰於庸浦吳師大敗於是告敗於晉欲合

諸侯以伐楚故為向之會則是會向者吳志也而以諸侯會之者不與吳之會諸侯也正介何以並書譏以卿為介也論事伯國二卿竝行故晉人輕會幣而益敬其使然而過矣士匄何以書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不與伐楚）善之也公孫蠆可以書與人而能固也齊宋衛稱人惰也曹莒以下稱人微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於是荀偃將上軍是元帥也故首書之先叔孫豹者本國之詞北宮括公孫蠆何以書夲先列國之師以濟涇不歸命也然是役也君子惡欒黶之沮撓軍政亦濟荀偃之苟且隨人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則行止進退莫不由之荀偃身為元帥而曰惟余馬首是瞻亦未為過欒黶本無欲戰之心而借此一言以為退兵之計是廢君命也是臨陣而逃也以軍法論當請命於君而誅之矣荀偃不惟不能討反從而徇之乃令大還則君命之謂何夫合諸侯以伐秦乃不交兵而先退其貽笑於秦人不已甚乎君子於是乎知

晉之伯業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出衛人立孫剽）

左傳衛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則獻公之不君其母早知之矣及其行暴虐於國中而蔑視師保暴妾使母其母又歷數之則獻公之有罪可知也然君雖有可出之罪而臣子無逐君之條乃孫林父甯殖之逐其君也在諸侯之策矣聖人何為反削之而不書歟蓋衛之定姜賢夫人也當日親見獻公之暴虐而為社稷憂之故曰吾不獲

鱄也使主社稷則孫甯之徒必有奉夫人之命而為易位之
圖者故獻公知之而出奔耳其事有類乎霍光故春秋原情
立案而歸其咎於君曰衛侯出奔言自取也若非出於[illegible]
之意而人臣以私怨出其君則必稱其名以討之矣寧曰以
瞽乎人君而不書也哉然則何以不立公子鱄而立公孫剽
曰此鱄之所以為賢也惟恐國人之立己也故從君而出以
自鱄於子臧之節弟道也臣道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
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逆敗兩軍不相當非戰
也故不書敗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
戚林父私邑

會於戚謀定衛也晉悼公因師曠之言從荀偃之計故不討
出君之罪而合諸侯之大夫以定殤公衛於是乎有二君晉
成之也

十有五年靈王十四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
劉魯地

盟大夫非正也出其國都而盟抑又甚矣故諱不稱公

劉夏迎王后於齊

按左氏稱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釋者以為劉夏則劉夏非
士可知其稱名者何尊王后也然則昏姻常事耳何以書公
救以為過我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魯邑公救成至遇魯地

齊貳於晉故來伐我救成至遇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子平公彪立

十有六年靈王十五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

君在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故序言大夫而不序而下[illegible]
上替之漸著矣公羊氏曰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為曹討也且曰逾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晉主兵而以鄭伯會之者臣不先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孟氏邑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宣王十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 音坑 卒 宣公卒子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臧紇邑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弱皐比 華閱子臣閱之弟 而殺其宰不惟戕宗亦亂政也君雖不討懼而出奔固其宜矣故書之以著其罪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 宣王十七年 春白狄來

來者朝也不言朝者公羊以為不能朝也言不成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執石買伐曹故也然無故侵小宜聲其罪而討之因使而執非正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書齊伐我者六書邾伐我者再助齊也備書之以著齊之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背盟而棄好亟戰以罷民諸侯之所共惡也故大動天下之兵幾於竄身亡國皆其所自取耳書曰同圍言非魯國之私怨也

曹伯負芻卒於師 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按左氏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口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強之於是伐鄭

十有九年 宣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於祝柯 齊邑

晉人執邾子

晉以魯故執之然盟而復執非正也宜以理諭之使歸魯之侵地而戒其相攻下從而後伐之斯為正矣

公至自伐齊

以伐至不以會至者從其所重且銘功也

取邾田自漷水晉侵邾田以歸齊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何以不書晉不別告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齊地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氏曰不伐喪善之也胡傳備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孟獻子卒子仲孫速是為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齊靈公廢太子光而庭之東鄙使高厚傅廢子牙以為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於是殺高厚而兼其室則是殺高厚者杼也何為稱國以殺若衆討之者然廢嫡立庶

從君於昏也不去其大夫死君命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即子孔

知亂作而不言召楚兵以搆難嘉之罪大矣故稱國以殺亦不臣也不去其大夫者咎任官之非其人也或曰此時簡公尚幼安得咎其任官之非人曰簡公以襄之七年立至是已閱十三年矣豈尚幼乎晉悼公年十四而知人善任六官之長皆民譽君不君於此判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於柯衛地

城武城

左傳因移叔之言以備齊也

二十年靈王十九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始及莒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音然淵衛地

齊服也薛氏云齊之無道諸侯圍而不服以士匄聞喪師以逆末會修德遠來豈誣也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故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稱國以殺有二義本有罪而公殺之則稱國非君命而擅殺之亦稱國公子燮欲從先君以利蔡國人不順而擅殺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憫無罪也公子履之出奔畏國人也然其君惡楚其兄惡楚既奔矣何必於楚書曰奔楚惡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公子同謀

楚人以爲討故奔楚蓋欲自理於楚且訴二慶也
叔老如齊（始及齊平）
聘也繼好息民正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靈王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邾邑）閭丘（邾邑）來奔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雖天子猶以爲罪況國君乎然而爲此者非襄公季孫宿也故上書如晉下書來奔而季孫納叛之罪著矣書名書地所謂誅其竊邑叛君之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母子天性也欒祁以淫亂之故欲殺其子而譖諸父宣子乃不能察而逐之并殺其黨十人宣子則有罪矣於盈也何誅然而去其官者何也盈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又好施而多畜士致爲范氏所疑亦爲將無罪且奔則不爵固春秋之常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行黃道而月入經之凡一歲兩交朔望值交則食今兩月之閒再書日食非常度也乃天變之大者故志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晉地）
左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靈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沙隨 宋地

　任商之會錮欒氏矣茲復會沙隨以錮之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欒盈之謀亂原非實有可據不過出於一姊人之口曾不加詳察而遂其人誅其黨亦已過矣又從而極之不更甚乎故再書會者罪士匄之專權譏晉平之失政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即子南

　楚康王殺子南於朝是君殺之也何以稱國蓋子南任用小人而縱之招權以致富國人患之故以國討為文耳不去其大夫者非絕於其身為下吾也

二十有三年 靈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城守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是殺二慶者陳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何也大夫者君之大夫也二慶專權生於陵其君遂其弟曾不敢問而大夫如故必借人之力以討之故書曰陳大夫罪陳侯之不能君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

　黃之歸楚人納之也故曰自楚書歸與之也

晉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

　按左氏欒盈自楚適齊齊侯納諸曲沃曲沃素德欒氏故閧

欒孺子之名者或歎或泣皆願為之死於是率曲沃之甲以入絳是作亂也何以書曰復入於晉蓋信鋭而逆之以無罪者宣子也迫之於無所容而致亂者宣子也罪有所歸則欒盈之罪輕矣入於曲沃者既敗而奔據邑以叛也何以不書叛聖人原情定法罪不至於滅族而宣子致之使然故寬之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自靈公背盟伐魯至是而遂伐衛且伐晉矣諸侯之貳伯業之衰也故志之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晉地

林氏曰次而後救匡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尤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於宋而南北之勢成會於申而淮夷至戰於雞父而爲吳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於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卒子仲孫羯是爲孟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齊敗及莒平

春秋測微　卷四　二九

左傳齊侯還自晉遂襲莒莒子敗之乃行成特書曰襲惡齊也

二十有四年靈王二十三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爲晉討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書伐莒者罪崔杼之專且無信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衛已將以伐齊因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齊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討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始聘於周

大饑

書大饑無救荒之政也

春秋測微　卷四　三十

二十有五年靈王二十四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音著弒其君光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崔杼殺君薨不以禮凡爲人臣者宜義激於衷而有討賊復仇之志況晏嬰躬爲大臣又稱民望縱不必以身殉難亦當上告天子下請方伯合諸侯而興問罪之師庶乎其可乃委罪於君淫爲之說以塗人耳目竟與亂臣賊子同盟以保其位豈人臣也哉竊以爲十人之死猶賢於嬰一等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之會本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然聞崔杼之亂則當申師誓衆討弒君之賊而誅之然後置其君定其位與之平而還斯爲正矣乃聽其以莊公爲說如字君臣皆受其厚賂而許之成是不以義合而以利動也故再書會以譏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人從楚伐鄭以開釁而召兵雖其所自取然入其國竊其君至使男女別而纍以待命於朝亦已暴矣書曰入甚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齊地

同盟者盟崔慶也諸侯斥而不序惡黨逆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於夷儀

衛獻公初奔齊齊與晉平平公於是逆之欲使殤公割夷儀以與獻公故獻公入焉是獻公假大國之援以爲行詐之計鄭突居櫟之故智也公羊氏所謂諼君以弒惡之甚者也故書入者惡其入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偃姓國子爵叛楚故滅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吳楚閒小國卒諸樊弟餘祭立

吳子之卒巢人射而殺之也何以不書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禮也巢雖小國無故而臨其門已爲非禮又恃勇而不爲之戒宜其死也故書曰卒言自取也

二十有六年靈王二十五年春王二月衛寗喜弒其君剽音飄上聲殤公弒獻公入

按左氏獻公既入夷儀使子鮮以公命與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此寗喜之所以忍於弒君而不顧也而乃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二豈情也哉夫乃父出其君猶欲掩之況弒君乎剽之立已十三年矣寗曰非君乃弒剽而納衎是適所以彰父之惡而自居於亂臣賊子也此則不忠不

孝之大者矣故書弒君以正其罪

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

獻公之出也林父與有謀焉故殤公既弒林父遂以戚如晉畏獻公之討也據其私邑故書曰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

衛侯何以稱名凡同盟則以名告故稱名其褒貶之義不係乎此也書曰復歸者罪衛人之夾置其君生殺予奪皆出於其臣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伐衛來聘者召公也不書徵會爲内諱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於澶淵

衛弑其君本有可討之罪乃澶淵之會不先聲甯喜之罪而討之而爲之疆戚田取衛邑以與孫氏是爲孫氏討也爲孫氏討是以臣伐君也不已悖乎故趙武貶而稱人罪首也宋人者向戌也何以不書貪夫也讒人也故亦貶曹稱人微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音矬

世子痤受伊戾向戌之誣而平公不能察致令含冤而死是君殺之也徐而知其無罪乃烹伊戾晚矣此其故皆由於嬖妾蠱惑有恃寵奪嫡之勢而貪冒無恥之小人如向戌者又陰爲之助以成其奸故至此耳夫一夫人之稱尚取其賂豈有謀殺太子而不受其賂者乎烹伊戾不烹向戌君子以平公爲失刑矣書曰宋公殺其世子蓋言君不君父不父也

晉人執衛甯喜

澶淵之會晉執甯喜以歸衛侯如晉請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凡六月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執與釋何以不書其執也不以正爲臣而執君也其釋也不以正爲色而釋悪也

執甯喜者討賊之義正也故特書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靈公卒子悼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率陳蔡以伐鄭爲許伐也本無關志特以爲名而已矣子産欲不戰以逞之得其情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靈王二十六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

此晉與楚同主夏盟之始向戌貪冒之小人也將求賞於宋故以弭兵爲名而合晉楚之交是天下之大變也夫吳楚僭王無義故諸侯擯而不與所以尊周室也今使得爲盟主而諸侯聽命焉則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矣豈非大變乎故書曰會於宋著向戌之罪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悅於政由甯氏之言遂弑剽而復衎此殺身之本也於是執政而專自取其禍其罪固昭然矣故稱國以殺言衆所共惡也不去其大夫者罪獻公之許其專政而仕以大夫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子鮮之賢夫人稱之國人知之故從君以出而卒能復之可
謂忠矣不義其君終身不仕可謂信矣獻公乃不能用致使
以失信而奔晉故書曰衛侯之弟奔晉譏衛侯之不能有其
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
諸侯之大夫何以不序歃血而先楚也先楚是從楚也以列
國之大夫南向而從僭王之楚大變也故再書盟於宋以罪
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辰（斗建）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言自文十一年三月至此通計之失閏者再）
二十有八年（靈王二十七年崩）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旱也）
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晉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是時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俱往朝於楚伯業之衰諸侯
之皆也故書如楚以譏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子景王立）
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據此則天王之崩在
十一月之癸巳而經書十二月甲寅者左氏以為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因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卒弟郟敖立）
乙未不在春正月而在十二月閏也
二十有九年（景王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首書公所在者一以譏公之見辱於楚一以憫公之受制
於臣也抑又有說焉是時靈王崩公與鄭伯俱會葬於楚而
鄭子展能使印段如周曰王事無曠而魯曾無一介之使焉
故書曰公在楚則季孫宿無王無君之罪著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至危之也幸之也穀梁氏所謂殆其往而喜其反也是時
季孫取卞公畏其逼逆不敢入將適諸侯會幾無君矣榮成
伯賦式微乃歸故至之者見魯之猶有君也
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閽弑吳子餘祭（音債书乇反　立改名餘昧）
閽越俘也刑人下在君側況越俘乎俘則仇人矣故不稱吳
而稱閽弑者言其輕身以蹈禍自取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曰晉國不恤
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
誰歸之觀此則城杞之役取怨於諸侯多矣夫平王以天子
之尊而驅其民以戍申民猶怨之況諸侯乎乃平公於天王

之喪則不奔葬則不會舍王事而顧私親勤諸侯以役小國
不已甚乎故書列國之大夫以城杞罪晉侯之不卹也
晉侯使士鞅（范宣子士匄子是爲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其臣來言杞田蓋使魯歸杞之侵地也杞雖倚
晉之勢强魯以從之然畏魯故來盟稱來盟者杞志也杞伯
爵而稱子者非時王之所序則簡之訛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夫傳位以世三代而下所從來尚矣吳
終弟及此時勢之變不得已也使季札自以爲賢而嗣夷末
之位則非所以爲季札矣且使札即不讓而成其父兄之志
如僚如光能保其不爭乎胡氏乃曰季札辭國以生亂故去
其公子以貶之誤矣夫讓美德也以讓而貶則將以爭而見
褒與然則何以不稱公子曰季札之賢不係乎公子也公子
者貴也爵也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則以匹夫自處
以逸民自居公子不得而名之矣其稱名何也諸侯之弟例

稱名如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是也札不稱弟者吳不得
而有之也易曰肥遯无不利其季札之謂乎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高厚子）出奔北燕（召公奭之後）
左氏以爲子尾子雅放之也高止好以爲功且專故難及
之經書曰出奔不由君命故不與其放也去其大夫何也奔
則不爵常也且以著其有致此之由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景王二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音委）罷（音皮）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景公弒　室公般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書災書卒錄伯姬也胡傳備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括欲立之也）

王子瑕奔晉（括之黨也與括俱奔括既敗故不書）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

　伯有侈而愎汰而荒固有取滅亡之道然子皙乘其醉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私怨也然則逐良霄者公孫黑也何以不書而書曰出奔醉而倉皇以出蓋自取也其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以伐公門是作亂矣駟帶率國人攻而殺之討亂也故書曰鄭人討亂之詞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

　以災故謀歸宋財而列國之大夫皆會此必向戌請之也然蔡有弒父弒君之大變曾莫之討而亟亟於謀宋之災是之謂不知務故大夫貶而稱人且書宋災故罪諸侯也

三十有一年（景王三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以為毀也子般子赤書無異詞此被弒之說所以傳疑而未可據也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卒子仲貜是為孟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犁比公弒子展輿立）

　犁比公虐國人患焉故弒之左氏以為展輿弒者誤也胡傳得之

後學[illegible]大靖校

春秋測微

昭公（公名裯襄公庶子在位二十五年孫於齊者八年終於乾侯之地。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景王四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鄭地）

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於是楚人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則是會也楚再得志先諸侯而歃矣而書必先晉者不與楚之主夏盟也且趙武能以信爲本則固服人之要而立國之經

也故春秋與之

三月取鄆（莒邑）

季孫因莒之亂而伐莒取鄆不稱伐莒不由公命也

夏秦伯之弟鍼（音虔）出奔晉

書弟者左氏以爲諸侯之母弟皆稱弟也后子以桓之寵富敵於君故懼而出奔此亦免禍之道非君逐之也故於秦伯無貶詞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子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晉地）

大鹵晉地也狄必入而侵晉故荀吳敗之至於車戰之法可用之於平原曠野而不可用之於山林險阻故曰所遇又阨則毀車以爲行宜矣況當日之車非如後世偏箱鹿角之制輕便而易舉也則因利乘便固兵家之常豈必拘拘於車戰哉胡氏以爲譏過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去疾齊出也故奔齊何以繫之於莒因亂而命未絕乎莒也齊人納之故曰自齊入者討亂之詞何以不稱公子未受命於先君且自外來也

莒展輿出奔吳（去疾著立公立）

展輿既立則儼然君矣不稱爵者爲弒君者所立而不討賊故不與其爲君也

叔弓（叔老之子）帥師疆鄆田

強奪其田故用師以疆之書曰疆鄆田惡黨惡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音君）卒（郟敖卒室王虔立）

左傳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以疾赴於諸侯是僞赴也春秋明大義於萬世又

其事爲夫子之所見聞曷爲亦承其僞而不特筆以書弑君乎胡氏曰以其主夏盟故略其篡弑以扶中國誠如是則亂臣賊子之有權有勢者皆得挾此以自重而益無忌憚矣將所謂諸侯之門仁義存者豈聖人之所以立教乎愚竊揆之圍以問疾而弑必有隱乎弑者矣隱乎弑者或托諸醫或酖諸藥故得以疾赴於諸侯若顯然誣之則雖楚史不書列國之史或書之矣雖列國之史不書夫子亦必特筆以書之矣惟其事隱而難明故當史不書夫子亦遂因之而不改也

楚公子比（即子干）出奔晉

二年（景王五年）晉侯使韓起（時趙武死宣子爲政）來聘（公立故也）

夏叔弓如晉（叔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即子皙）

子産數公孫黑之罪當矣故稱國以殺與衆棄之也然不仁而在高位在上者之咎故不去其大夫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雖強諸侯也以匹敵之國而弃君之喪已爲屈矣况嬖妾乎至於不見而復復而季孫又致服焉抑何卑也故備書之以見公之處已不以道而晉之待人不以禮也

三年（景王六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穆公）來朝

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簡公）出奔齊（燕見經始此）

夫燕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即所謂清君側之惡叛逆者之所爲也曷爲不書燕人出其君而以自弃爲文與蓋殺宦置史所以治國也若惟私人是任則失其所以爲君之道矣故書

曰出奔自取之也

四年（景王七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建子之月而雨雹非災也以陰盛陽衰之象有似於當故兩書之

夏楚子（靈王改名虔即圍也）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

左傳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楚子合諸侯於申是時中原皆小國而淮夷亦與焉主盟者僭王篡位之賊而魯又不至春秋何以不削而書之傷天下之無伯也晉主夏盟乃挽於

女已不在諸侯鄭詣朝楚則曰在楚猶在晉也楚請合諸侯
則曰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遂使楚靈儼然稱伯凌視冬
雄其為盍諸侯而辱中國不已甚乎

楚人執徐子（徐子吳出也疑其貳於吳故執之）

林堯叟曰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因伐吳而圍朱方執慶封滅其族）

遂滅賴（遷賴於鄢）

九月取鄫（莒亂著丘公下撫鄫鄫叛而來故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莊叔之子僑如之弟僑如以罪出故復叔孫氏是為穆子）卒（穆子卒子婼嗣是為昭子）

五年（景王八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四分公室已季氏取二二子各一而貢於公於是公室無民
魯君守位而已書之者罪季氏之無君譏昭公之失柄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以為貳於吳也然經何以不去其大夫或者其實之猜
刺以疑而殺之非其罪與觀其執徐子可推矣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莒邑二）來奔

以地來奔叛也叛人之罪昭然易見此特為納叛者書耳故
上書如晉下書來奔而季孫宿專命無君納叛黨逆之罪著
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至危之也莒人以受牟夷之叛愬諸晉晉侯欲止公因范
獻子（士鞅）之言乃免則其得歸者幸爾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音忿）泉（魯地莒人來討叔弓敗之莒未陳也）

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

下名未同盟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見於經自此始其稱爵者君也稱人者臣也非進之也晉
主盟而會吳以伐楚楚主盟而會越以伐吳皆失策也

六年（景王九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以納牟夷之故恐晉討及己故借聘之名以自結於晉私
交也故晉侯享之加籩重其好貨蓋宿不惟賂晉以免罪實

欲假晉之威以脅其君也書曰如晉著其奸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信寺人之讒而逐華合比是宋公逐之也曷為以自奔
為文蓋華合比大臣也大臣而欲決去小人則必有深謀遠
慮密運微權上有以見信於君下有以求助於友然後可以
揚於王庭孚號有衆而決去之不然社鼠城狐攻之亦非易
易也合比乃欲以一夫之力輕言請殺且又不密而使聞之
則其被讒而見逐也固宜故書曰出奔自取之也去其大夫

何也奔則不罰且以明其不能勝大臣之仕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子蕩）帥師伐吳（楚伐徐吳救之故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納簡公也不見納而還）
七年（景王十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自景公即位以來會盟聘問與魯常通未嘗相以伐也何
為而稱平乎左氏曰齊求之也蓋是時景公畏吳故孟子曰
涕出而女於吳以昭公之昏於吳也欲假魯以親吳故來申
好固新交爾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啟彊曰臣能得魯
侯因召公故公如楚大夫奔喪會葬猶以詬譏況落成乎故書
如楚以譏之
叔孫舍（即昭子婼）如齊涖盟（有約言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卒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景王十一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哀公有廢疾招乃殺世子而立留）
偃師適嗣也乃以二妃之嬖復屬其子留於招是致亂者哀
公而成其亂者公子招也故書陳侯以誅其奪適之私書招
以正其擅殺之罪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
叔弓如晉（賀虒祈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徵師訃於楚且言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故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

左傳楚公子棄疾奉孫吳圍陳（悼太子偃師之子）滅之以穿封戍為縣公夫公子招首惡也而放之孔奐從惡也而殺之楚之刑亦不平矣故兩書以設之

葬陳哀公

九年（景王十二年）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是時四國（宋鄭魯衛）之大夫旅見於楚不悉書者不行會禮也

許遷於夷（楚改城父為夷遷許居之）

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然丹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皆楚遷也而許以自遷為文不與楚之遷許也其餘遷不書非國也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茲復稱陳者穀梁氏以為憫陳而存之也

秋仲孫貜如齊（殷聘也）

冬築郎囿

譏勞民也

十年（景王十二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按左氏欒高伐虎門戰公徒是叛也何以不書曰欒高雖荒而敝然未有可討之罪也陳鮑信讒言而攻之則以自陳鮑作矣欒高之欲劫公而稱亂乃迫之使然耳故春秋原情定罪而以自奔為文也高彊不書非卿故省文也

秋季孫意如（悼子之子意如嗣是為季平子）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家率師是三軍也意如將中軍二子各將一軍而公不得與聞故三卿並書惡其專也且是役也獻俘於廟用人於社罪大而惡極矣故書伐莒以誅之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子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景王十四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楚虔貪而無信伏甲以饗蔡般醉而執之故書曰誘惡其詐也夫般雖有可誅之罪而虔初無討罪之名特貪其土地而以詐行之故斥而書名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齊姜也胡女歸姓）

大蒐於比蒲（比音毘）

蒐不稱公季氏之所為也國有大喪而臣下蒐焉無君甚矣故書之以著其罪

仲孫貜會邾子盟於祲祥（祲音侵又音浸）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憖（憖逆去牛）

以八國之大夫謀救蔡而不能者何也蓋欲救蔡則必合諸侯之師以伐楚然後可以抑楚之暴而釋蔡之圍乃相聚而謀不過卑詞以請蔡於楚則楚益驕而蔡益不可救矣所以然者以晉與楚狎主夏盟故諸侯皆畏楚而莫敢與抗君子是以惡宋之盟也然蔡雖不救而列國之大夫序而不略者嘉其志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稱世子者在危難之中未成乎君也書滅書執書用深疾楚之暴也

十有二年（景王十五年）春齊高偃（高傒之後）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即唐燕別邑）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以莒之怨辭公故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與叔仲小南蒯謀去季氏故也）

楚子伐徐（以懼吳也）

晉伐鮮虞

荀吳以滅肥之役假道於鮮虞以伐之此滅虢滅虞之故智也晉自文公創伯以來謀救則會諸侯討罪則同列國詐術之不行久矣今復行之是荀吳之罪也何以不稱荀吳而繫之以國譏晉之兵權在下而不在上也

十有三年（景王十六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季氏故叔弓討之夫大陵其君陪臣叛其主上行而下效也書曰圍費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靈王弒公子比立）

公子比因諸怨王者之亂而得入襲蔡〻以陳蔡之衆〻楚

而殺王子鼂王位於是虔無所歸則不得不自殺是公子比
弑之也然虔之弑立十有二年比未嘗一日北面事之何以
稱弑其君比雖在晉猶未絕乎楚也胡傳備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殺比自立是為平王
使人周走而呼誕王以驚之使衆以噪之廹令自殺皆棄疾
之謀也故曰棄疾殺之也其不稱弑君者未成乎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於平丘衛地
叔向以示威之說進於是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

侯於平丘夫合諸侯以繼好息民玉帛冠裳之會也而以威
刼之可乎晉之失諸侯自此始矣故書會以識之
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
齊不受盟而以兵畏之是要盟也要盟者神弗聽人弗孚也
故書同盟以識之
公不與盟
按左氏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
魯故之以晉侯遂不見公使叔向辭盟故不得與焉不與者
辭公也何以直書而不諱公羊氏所謂可恥也晉不修德而
強合諸侯張兵威以脅之假王命以持之畏是而不敢抗結
吳以為之援以是而為盟主可恥甚矣故不以不與為恥者
正以恥其所不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邾莒愬魯季氏洵有罪矣然晉未嘗聲其罪而討之則執之
者將以求貨於季孫也故君子惡之胡傳備矣
公至自會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為平公歸於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是為惠公歸於陳
平王封陳蔡而皆復之不稱楚復不與楚之專封也廬與吳

皆世子未嘗得國而君之而皆以侯稱皆以歸故從其朔封
之爵仍歸之天子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為季孫請也晉人辭公於河故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景王十七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此其至何也蓋季氏自武子專政以來卒逐其君
久矣而意如為尤甚故魯國之臣惟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
魯國之民惟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意如曰所命能具涉于

亦曰爲屯親皆以魯國之權在季氏乚則意如之歸必振

旅飮至以誇耀於臣民如君之入焉故至之者罪其無君也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辛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著丘公卒子郊公立）

書卒不書葬者不會葬也其不會葬何也季孫惡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是時郊公出奔國人立著丘公之弟庚與是爲共公）

按左氏郊公居喪不感國人弗順欲立庚與於是謀殺郊公

春秋測微　卷五　十五

之黨意恢將以出公故郊公奔齊國人立庚與擾國以亂者

國人弗順於君也不去其公子無罪也奔不書不吉也

十有五年（景王十八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啟志之胡傳備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之從棄疾於蔡也本欲復蔡故觀從嘗於難之初作謂

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從蓋素知其心故云然且卒用觀

從之謀定楚以復蔡然則朝吳誠蔡之忠臣也一旦以費無

極之譖而爲蔡人所逐則罪在蔡矣何可以自奔爲文與夫

范蠡之從句踐於會稽也周旋患難不避險阻既滅吳而復

越則以爲句踐之不可與同安樂也遂飄然引而遠去之

故不與文種同誅見幾明而避禍決也朝吳當蔡之既滅以

身奔處在危難之中盡心竭力以圖復國此宜任以腹心加

諸上位而顧使居人下則蔡平侯之忘恩而負義可知矣乃

不能引身而退以致被譖而見逐有以夫故書曰出奔自取

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測微　卷五　十六

秋晉荀吳（荀偃之子是爲中行穆子）帥師伐鮮虞

鼓叛而不納請降而弗許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還不

戮一人春秋之戰未嘗有也故稱其名氏而無貶詞

冬公如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十有六年（景王十九年）春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因蠻氏之亂誘而殺之詐也何以不名非列國也

夏公至自晉

公至幸之也時晉人止公故幸其不見止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公如晉而見止季孫如晉而無辭畀君而親臣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景王二十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按左氏祝史請用幣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謂其不救日乃安君之災而不臣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密邇王室晉雖以其貳於楚而討之然滅之則於王室亦有利焉故稱其名氏示無貶也

冬有星孛於大辰

按左氏晉申須鄭裨竈皆以為大災果驗胡氏曰天子適廢分爭之衆其說尤詳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楚地）

吳伐楚楚人禦之故有長岸之戰不曰吳與楚戰而以楚及之者楚志也吳滅州來令尹子旗即請伐吳楚子弗許以為必息民五年而後用之則不伐者正欲大致其伐也至是而五年之期將滿矣則因其來伐而敗之固楚志之所書曰及不書敗互有勝負也稱人衆詞也

十有八年（景王二十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大異也故志之胡傳備矣

六月邾人入鄅（音矩妘姓國）

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入之盡俘以歸鄅子[illegible]於其歸矣

從邿於邾邾子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故書曰[illegible]亦未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楚邑一名析）

楚遷之也不言楚者不與其遷也

十有九年（景王二十二年）春宋公伐邾

向寧（向戌之子鄅夫人戌女也）雖以私請然邾有可討之罪鄅有可憫之情故取邾邑歸鄅俘而鋤強扶弱之意見矣言戰書伐善之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弒子元公斯立）

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經曰弒君而傳以為非弒君將誰信乎曰信經夫瘧非必死之疾而飲之以藥焉知其非毒藥乎其所以弒之故必有隱情焉不可得而知矣若非弒君則經必不書弒君使其果有所疑聖人猶將辨其誣而改正之寧有以不嘗藥之故而遽加之以大惡之名者乎胡氏之言曰孟子闢楊墨至以為無父無君而比之禽獸止不嘗藥而書弒君亦猶是也不知孟子之闢楊墨論其理也故可以推極而言孔子之作春秋正其法也焉可以故入人罪則必弒而後書弒明矣然則穀梁氏之謂涕泣歟

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弒逆之人何為若是亦前兵與曰穀梁之說則然而左氏以為奔晉則是未嘗有居喪讓位之事也傳聞之不一如是安足據耶故曰信傳不如信經

己卯地震

秋齊高偃帥師伐莒

左傳齊伐莒莒子奔紀又伐之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入紀不書邑也

冬葬許悼公

傳以為凡君被弒賊不討不書葬故以許悼公之書葬為明止之不弒君非也考之於經不討賊而書葬者有矣若鄭僖公蔡景公是也非弒君而不書葬者有矣若晉侯夷吾陳侯款鄭伯捷宋公王臣是也其間或告或不告或會或不會故書法不同非以此為定例也借曰為許世子之非弒君而書葬則何以為法受惡之趙盾獨不書葬以寬之乎故知為此說者皆強為之解舍經而從傳而非用傳以釋經也

二十年景王二十三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音蒙私邑出奔宋

公羊氏曰奔未有言其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

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胡氏之說意亦以此所謂喜時者子臧也子臧雖賢不能庇其子孫之不肖會之出奔必有得罪於君之故豈以其待放而逆賢之乎且鄸子臧之采邑也據其私邑以待放猶之乎臧武仲之如防也欲畔而不能故出奔耳奔則無畔之形矣故不書畔不去其公孫者所以存子臧之後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殺公孟者齊豹也齊豹為衛司寇何以不稱其名而謂之曰盜春秋之法君殺則稱君臣專命以殺則稱臣衆所共惡而

殺之則稱國若夫擅行作亂張犀不逞之徒而私殺者則謂之盜而已矣彼齊氏之帷門伏甲置戈於薪真盜之所為也其稱衛侯之兄者罪靈公也平日不能戒飭於己而裁之以法遂擇其臣而任之以位致使一夫作難而倉皇出奔幾亡其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按左氏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於是華向謀作亂殺羣公子胡公交質其子而盟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故華向奔陳夫殺羣公子以作亂者華向也曷為不書以自奔為文蓋元公不能討賊反與交質而受盟則不得以爲書且既盟而復攻之又殺其質則曲在公矣故書奔者罪元公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平公子朱立

二十有一年 景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按左氏元公信華多僚之譖而欲逐華貙 多僚之兄 其家臣張匄殺多僚劫司馬 貙之父費遂也 華以叛而召亡人於是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夫南里在宋城之內元公卧榻之側華向所以得入者有費遂父子以爲之主也何以舍主謀倡亂之人不書而獨書亡人乎蓋信譖而逐貙因逐而生變者元公也費遂父子本無作亂之情特劫於衆迫於勢而不能以義自脫耳故聖人原其情而寬其罪也彼三人者既亂而出復亂而入故書叛以討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輙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平公之弟東國立是為悼公

按左氏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illegible]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乃出而立東國奔楚者愬於楚也未與東國明是兩人而穀梁氏曰蔡侯東則一人也傳之不可信也如是夫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 景王二十五年崩 春齊侯伐莒 先是齊伐莒莒敗之故來伐莒莒子行成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乘亂復入據城以叛幾與元公中分宋夏有吳楚以為之援國之不亡者幸爾始則賴有廚人濮之謀爲枝鳴之衆以敗吳師繼則賴有公子城之以晉師來救且發三矢殺三

人大敗華氏而賊衆始懼由此協力而逆殲之以滅華向之族誠快事也乃畏楚而聞戌者之請竟出之以歸於楚則討賊之謂何矣故書曰自宋南里罪宋之失刑也書曰出奔楚罪楚之納叛也而諸侯之戍者救者判在其中矣

大蒐於昌閒

大蒐者季氏之治兵也兵柄下移而權臣益横故志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

左傳王子朝有寵於景王欲立之王田於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為其惡子朝也未及行而王崩[illegible]于

猛盟羣王子於單氏而悼王於是乎立矣

六月叔鞅 叔弓之子鞅之書也 如京師 會葬

葬景王王室亂

太子壽既死則王子猛以次當立而王子朝欲以庶奪嫡故聚羣喪職之徒反宣景之族以作亂由景王寵愛之有素嫡庶之不明也故書曰王室亂以為國本不定者之戒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以皆左右之也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蓋王猛不能自立賴二子之竭力周旋以扶危而定傾故稱曰子予之也居於皇者出次也單子欲告急於晉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於皇以示急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單劉致之也故仍書曰以見其有恢復之功也然何以臣稱子君稱名乎稱子者定策之國老也稱名者告廟之冢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悼王卒而於未立

是時悼王已立為君矣何以不書天王崩而言[illegible]此大

子之特筆也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則未嘗[illegible]知景王喪未及期則臣民雖奉之以為君而人子必不忍遽死其父故仍稱曰王子猛猶之乎諸侯之在喪則稱子亦不忘父也以此為防後世猶有行短喪之令而以日易月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敬王元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以邾故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左氏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道取邾師獲其三

帥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敘叔孫如晉晉人執之當是時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以周制爭之乃下果坐晉人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乃不果與晉人求貨於叔孫而書且使申豐以貨如晉叔孫又止之而不以貨免賦節凜然可謂不辱君命矣故書曰行人嘉之也

晉人圍郊

郊子朝所居邑也晉為敬王討之而圍郊也大夫帥師何以稱人罪晉侯之不勤王故黜之也胡傳備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悼公平子昭公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

庚輿為臣所逐何以不書莒人出其君蓋庚輿之不仁不可一日而居民上故書曰來奔自取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楚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音孽

按左氏吳伐州來救之者楚也從之者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也楚主兵何以不書主將既喪楚師熸音尖帥賤薳越代子瑕非卿也多寵欲救而不能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固有取敗之道況以公子光之善謀而去備薄威以誘之教陳整旅以邀之則雞父之敗固其宜也六國敗則楚師之奔不待言矣君言滅滅其國也臣言獲獲其身也

天王居於狄泉猶之東王

王子朝入於尹尹氏邑自京入劉子伐尹而敗子朝入於王城納諸莊宮於是敬王出居狄泉經書天王明正位也

尹氏立王子朝猶之西王

書曰王子朝明非君也書曰立不當立也書以尹氏立其逆

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為叔孫故也

昭公屢辱於晉至是雖不得入猶可以疾為辭故公羊氏曰秋恥也大季孫從莒從邾往往得罪於晉而昭公恥為之請蒙閉於臣而恥貽於君此大子之所深悲而痛疾之者也故每如每復必書蓋傷之也

二十有四年敬王二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僖子卒子何忌嗣是為孟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使臣至齊之也胡傳滿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以爲將水昭子曰旱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果如昭子言）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巢乃附庸小國故書曰滅然實楚之縣鄙也諸侯守在四隣乃不能保其縣鄙則藩籬既撤門戶其可守乎故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敬王三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簡子）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黃父（晉地）
　按左氏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王城北門）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於是爲黃父之會謀王室也大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粟具戍以供王事且將納王於王城臣職也故列國之大夫序而不略與之也然天子蒙塵於外而諸侯莫有赴行在行覲禮者是亦有識焉故書其大夫者亦以明諸侯之莫朝也

有鸜（宜作鴝鵒音自字亥音求曰八寸也）來巢
　穴而巢夫上下也胡傳備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一月而再雩者旱甚也旱甚而禱亦國典所不廢然內無修省之誠外無凶荒之備徒欲以僭禮之雩妄冀回天安可得乎故詳書以譏之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音邑上）
　孫者臣子之詞不敢斥言奔故書曰孫夫當自季武子專政以來君失其柄臣皆季氏之臣也民皆季氏之民也以出而

不能備使祭而不能備萬君如贅旒久矣自非有大過人之才與德擇賢智而任之以漸收其權陰奪其政則不可以假振昭公以庸懦之主有昭子然伯而不能用則惟有憂危恐懼以圖苟免而已易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言離之六五以陰柔居高位而無助則必憂危恐懼至於出涕戚嗟然後可以保其位也昭公乃聽讒人微幸之謀而不勝其一朝之忿稱兵以伐季氏其不爲魏曼者幸爾及乎平子既懼而請罪又不從子家子之言見幾而許其亡至於難作而反出奔以避之何其愚也書曰孫於齊悲之也曰次於陽州無所歸也

齊侯唁公於野井（齊地）

唁弔失國也景公所謂請致千社以待君命者特以虛詞相慰而非有納公討罪之誠救患恤鄰之誼也故書曰唁譏其失寓公之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子卒子不敢嗣是為成子）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子以逐君為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密與公言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於是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蓋為其欺君而自殺也愚竊以為過矣夫昭子既與季孫有成言則當申明大義反覆以喻之哀痛以道之至誠足以感人則意如雖逆亦或翻然聽命未可知也如其不然則告諸方伯請於天子合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以復君而定亂斯為正矣不濟則以死繼之未晚也奈何身為正卿坐視其君之危辱而不能救而徒欲以一死塞責此與自經於溝瀆者何以異哉故春秋於叔孫之卒有遺譏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於曲棘（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宋公之卒書地為公故如晉故錄之也胡傳備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魯邑）

自有之邑而藉他人之力以取之亦可憫矣故書曰齊取胡氏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

二十有六年（敬王四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於鄆

至自齊者以在國之禮至之也居於鄆者存魯也曷言乎存魯是時魯無君矣無君是無魯也居鄆猶之乎天王之居狄泉以是為魯之都矣

夏公圍成

左傳齊侯將納公申豐賂梁丘據據以邪說說齊侯齊侯納其言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非真欲納公也而季氏復帥師禦之是以臣而抗君悖逆甚矣而齊侯不討不戰而還則亦安責有是師哉故齊師不書而直書圍成以討之推予公也事雖不濟見魯之猶有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於鄟陵

按前此齊侯納梁丘據之言乃不親伐而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伐成齊人皆無鬬志不克而還然則梁丘據者季氏之長城也至是又謀納公而為鄟陵之會然梁丘據在雖盟何益

是以昭公卒不得從季孫卒不得討則此盟甚無謂矣故書盟者惡齊侯之無信也

公至自會居於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原名東疾）卒（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不可乃立平王子珍是為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王者所居謂之京師敬王未入則成周猶未得稱京師也故曰成周晉人帥師納王何以不書天子無納納非人臣之所敢稱也故書曰入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氏晉師克鞏（十剃邑）王子朝及尹氏召氏毛伯奔楚之典籍以奔楚大子朝非有尹召之徒則不能以濟其惡而作亂者數年故書曰以惡助逆也

二十有七年（殺上五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立）

按左氏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遂使專諸弒之則弒其君者光也何以稱國胡傳以為僚不當立故不歸獄於光然公子光既北面而事之矣雖序先於僚乎曰非君而可弒諸或曰吳僻而不聞於諸侯故史不書然與曰夫子生當其世其於四方之故必聞之與而見之熟矣使光果伏甲以覘弒其君則雖舊史不書亦當大書特書以正其罪豈反有說以寬之乎愚竊揆之大抵僚之為君無道而虐用其民者也故十餘年閒屢使楚伐州來救華氏滅巢取鄖又來楚喪而伐之虐用其民亦甚矣必為國人之所共惡而公子光因陰激其衆衆閒而弒之耳不然以待衛之嚴防藩之密而謂可以一夫之力探數寸之匕而斃之於几席之間寧有是耶稱國以弒者衆詞也左氏生於凡子之後而所聞若是傳之或非其真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信費無極之譖而殺郤宛者令尹子常也何以稱國蓋楚有君而令尹得以專殺則不惟臣不臣君亦不君矣故稱國以殺所謂罪累上也不去其大夫無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

扈之會戍周而兼謀納公者晉侯之命也士鞅取貨於季孫故雖宋衛為之固請而卒以難從夫齊有渠丘擄而景公無信晉有士鞅而晉頃無權甚矣貪人之不可與聞乎國事也故序三國之大夫者罪士鞅之黷貨與犂喜之恤隣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二十有八年敬王六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於乾侯晉邑

子家子固告公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公弗能從至於齊終不納孫立無依然後之晉固已晚矣況又不從子家子之言而親造於竟有辭以告哀八戟羚之且使請逆於晉何其愚也其見斥也宜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敬王七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齊侯使高張偃子來唁公

左傳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夫昭公在齊至是且五年矣既不能納公以復國又不能盡禮於寓公遂使其臣亦生侮慢之心而卑稱以辱之無道甚矣故書使書唁惡景公也

公如晉次於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按左氏二十七年秋孟懿子陽貨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此必敗矣公徒果敗於且知北名夫以臣而伐君又戰而敗之大逆也陽貨爲季氏家臣無論矣孟懿子常學於孔子何爲而出此乎求也爲季氏宰聚斂而附益之夫子猶欲鳴鼓而攻之況懿子黨逆助惡於其君於其所往夫子必不與矣所以好而爲之諱明矣然而經不書則事之未必然者也至是而書鄆潰則非季氏伐之乃鄆自潰也潰者衆散民離之謂昭公在危難之中既無悛心亦無改度又不能撫其民而使之固守是以潰也昭公於是乎無民昭公於是乎無位矣

三十年敬王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易曰亢龍有悔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是時昭公寓於晉魯無君矣故歲首必書公所在者存君以黜臣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辛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按左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吳公子出奔在徐者）使鍾吾人執燭庸（吳公子出奔鍾吾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以為強其仇以怒吳不可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滅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夫以亡人之故而爭二國之君亦憤矣哉故書曰滅著吳暴也然吳本怒楚而先滅徐書奔楚者明入郢之由來者漸也鍾吾不書微也

三十有一年（敬王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力）於適（音滴）歷（晉地）

昭公寓於晉晉侯欲以師納公方伯之職也此時誠能不謀於左右不謀於諸大夫親率師以納魯君逐季氏更立賢臣如子家子者以輔之斯真伯業矣惜乎定公尚少無悼公之明聽士鞅之邪說反使叛臣得與於會貪夫之徇私而誤國豈細故哉夫以臣逐君其罪昭然豈問其來與不來乎故晉人召意如而以意如會之者著意如行賄之謀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辛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季孫從知伯（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單車）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當是時昭公假晉之請因意如之來迎從子家子之言而歸國非不可也或不能忍其詬（音構）則有說焉時公已立公衍為太子矣或告於荀躒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君惠顧前好而欲復之君之寵也唯是亡人不佞不能修國之政不恊於二三臣工不可以君國有先君之冢孫公衍在猶君之寵靈藉吾子之力其令羣臣奉之以歸以無廢祀拜賜多矣晉必從之使意如不廢命而公衍得立則必反公傳位於世子而優游以歿世斯亦已矣如其廢命則告諸晉而討之晉亦

何辭乃沒無所主而為庫小所制卒以客死哀哉書曰唁公
於乾侯固罪晉之不能納亦譏公之不從入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濫為邾邑何以不繫於邾穀梁
氏曰別乎邾也書曰來奔惡受地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史墨曰六年（自此以後）及此月（建亥之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謂合朔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日食雖在辛亥而始於庚午）火（南方）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敬王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古城音也）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夫吳越之分野在星紀越既得歲則
吳亦同之何以謂之必受其凶此左氏之誣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簡子）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世叔儀孫）鄭
國參（子產之子）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士鞅）謂魏獻子
（魏舒畢後）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
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
獻子曰善於是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即士景伯）營之以令役於諸侯屬役
賦丈而效（效致也）諸劉子（王之卿士文公）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夫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豈惟城郭之完固而已外而侯甸要荒內而
山川關隘皆其險也自王室衰微天子僅守一隅與列國等
耳猶恐其不能保而欲城之畢矣且是役也魏舒南面韓不

信專執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至大夫之無王又甚矣故
不稱京師而書曰城成周慨宗周也韓不信涖其事故魏舒
不書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季氏之專政非一世矣昭公既不能自強於政治又無法以
陰收季氏之柄而歸之公室徒因一二小人之私怨而奮其
血氣之勇冒昧以攻之所謂揚於王庭者固如是乎至於平
子請奔勿許子家子諫而弗聽一失計心雖已作矣公徒敗
矣子家子勸公無出而偽若諸臣之劫君者而歸罪焉又弗

聽而遂行再失計也公始至齊齊侯許以千社于家子以為齊君無信不如之晉又弗聽而久於齊晉人終以為辭三失計也及意如從知伯而來子家子請與之歸既諾而又遷於衆說四失計也必不得已子家子所謂請以一乘入於魯師亦可恐恥為之乃欲從而又脅於羣禍五失計也夫周旋患難患而有謀者僅有一子家羈乃曾無一言之見聽而惟羣小之言是信是畏則死之不得其所也宜哉書曰薨於乾侯自取之也

後學楊大堉校

春秋測微

定公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敬王十一年春王

穀梁氏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胡氏之說本此據傳所云則隱之弒也桓不宜有正子般之弒也閔不宜有正子赤之弒也襄不宜有正弒與奔孰重何獨於定之元而無正乎若以為昭公既薨公子宋又未立曾於元曠年無君故不書正則定公之立也以夏之六月豈惟無正并無春矣書春而不書正其義安在且夫曆者天子之曆也天子頒朔於諸侯則歲首必有正也夫子又烏得而削之次果夫子削之而不書則左氏亦必有說以處此矣而曾未之前聞何與然則何以無正曰脫簡也愚不敢從傳以釋經者為其鑿也或曰誠如是則季孫之以臣易君定公之以庶奪嫡固無譏乎曰非也如六月而後迎喪踰年而始定位則季孫之無君定公之非正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而義不係乎書正與不書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諸侯勤王事而宋仲幾獨不肯受功是無王也其見執宜矣

執之者晉之大夫韓不信（韓起之孫簡子）也何以稱人公羊氏曰不與大夫專執也大城周之役魏獻子南面而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代王為政）以令非義也簡子乃執人於天子之都而不以歸之司寇可謂義乎故書曰執於京師著其專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上書喪至下書即位危之也何危乎爾當此之時昭公出而不反世子衍而不嗣羣臣莫敢言國人莫敢議與魯國之政盡歸於季氏使意如以冢宰自居攝行君事外結齊晉之强

援內挾孟叔之私黨遂謀即兵而纂位又誰得而禁之其無君而仍有君亡國而仍得國者幸耳故穀梁氏曰踰年即位厲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南孔子為司寇乃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煬公伯禽之子）

按左氏昭公之出也季平子禱於煬公蓋祈公之不入也故取十七世已毁之廟而復立之非禮甚矣書曰立者不當立也耿楚倜曰煬公以弟繼考（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既欲報已之私人欲掩已之大故立煬宮此說得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冬十月建酉之月也霜未降而隕菽未熟而殺故以為災而志之陰盛極而早霜亦權臣專制之象

二年（敬王十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音貫）災

秋楚人伐吳

按左氏楚囊瓦（子常）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現）舟於豫章（偽稱為楚）而潛師於巢既敗楚師遂圍巢克之不書克巢微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氏曰昭公將討季氏告子家駒（即子家覊）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公羊稱弒不適之甚）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皆天子之禮也由此言之則雉門兩觀之設僭踰久矣季氏尤而效之殆有甚焉故仍舊制而特書曰新作者譏僭禮也

三年（敬王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八年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左氏作郰即其地

四年 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 劉文公卷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在哀 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侵楚

楚令尹子常 囊瓦 以一裘一馬之故止唐蔡二君者三年橫極矣故蔡侯怒而從晉質子以請伐楚於是晉人假王命以合

諸侯故以劉子爲之主也蓋自王子朝奔楚而戍周城周皆以備子朝之詐楚以入寇則伐楚者固劉子之所欲也爲晉侯者誠於此時奉天子之命合諸侯之兵聲楚納叛虐鄰之罪而討之則文悼之烈可以復立定公乃不自爲政竟以荀寅之求貨不遂用其邪謀而背約罷兵遂釋楚而謝蔡驅蔡以從吳晉於是失諸侯而不可復振矣故書曰侵楚譏其畏楚而不敢顯比以伐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 音生 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召陵之役沈不來會畏楚也夫以晉稱盟主合十八國之諸侯猶畏楚而不敢伐況區區蕞爾之小國近楚而又屬楚者乎且會諸侯本以伐楚楚既不伐則此舉已屬無名而於沈乎何尤則晉人使蔡伐之固已非矣蔡乃一舉而滅其國殺其君暴橫極矣故書滅書殺深惡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鼬 音右鄭地

定公之立季孫立之也昭公有嫡嗣而弟及非傳世之正故要結諸侯以固其位書曰公及所謂內爲志也諸侯略而不序賤也蓋爲晉廢置聽于權臣會盟固乎非義

杞伯成卒於會 悼公卒子隱公乞立

六月葬陳懷公

許遷於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至榮之也三年如晉至河而復未免有慚心焉至是得與於盟而位固矣故飲至告廟以榮之

劉卷 即劉萁 卒

王朝之卿大夫不書卒葬不告也劉文公翼戴敬王定于朝之亂有大功於王室故爲卒書葬錄勛也

葬杞悼公 是年秋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楚人圍蔡滅沈故也於是蔡圍伍員伯嚭為謀於吳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鮮虞叛晉三年秋敗晉師獲觀虎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楚自昭公即位以來無歲不有吳師所謂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者非一日矣至是因蔡之請救而興師故書曰以者言為蔡所用也其為蔡所用奈何蔡昭公怨楚最深故曰天下諸侯有能伐楚者寡人為之前列於是請於晉而晉師不

出圍於是而諸侯莫解不得已而質子於吳因請救焉伍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遂興師而伐楚以救蔡故曰為蔡所用也夫中國之諸侯眾矣視蔡之圍而不救者比比皆是而吳倘有討罪恤隣之義以蔡主兵而不辭雖其素所蓄志然就事而論亦有足多者故稱爵以進之也柏舉之戰司馬戌之策良策也既不能用人忌其功固已失得勝之道矣且以囊瓦之不仁其臣莫為死故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遂大敗之然則楚之敗囊瓦敗之也夫始而結蔡之怨而致吳之兵者囊瓦也既而敗楚之師而致郢之亡者亦囊瓦也故書曰楚囊瓦出奔鄭罪楚任官之非人也晉以任士鞅而失伯楚以任囊瓦而幾亡自古小人在位招權納賄以致喪師亡國者往往有之故著之以為後世戒
庚辰吳入郢楚都
吳之入郢也以班處宮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橫之甚淫之甚故去其君大夫而以號繫深惡而絕之也楚子復歸於郢何以不書楚未滅也

五年敬王十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歸粟不言諸侯會歸之也蔡方睦於吳會欲通吳好故歸之
於越入吳
越乘吳之在楚而入其國也稱於越者從其舊號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平子卒子斯嗣是為桓子
意如逐君之逆臣也何以不去其氏族而書法無異譏定公也定公因意如之援立而為其所制授之以柄待之以禮儆然有定策國老之尊而莫知其罪則定公之庸懦不足與有

爲可知故書法無異而其義自見矣所謂定哀多微辭也類
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成子卒子州仇嗣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敬王十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因楚敗也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鄭伐周之胥靡故晉使魯伐之討亂也林氏曰自宣之季年
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則以公山不

狃侯犯陽虎之專也言家臣挾公以爲重故公與焉鄭有可
伐之罪而書侵者諱公之聽命於陪臣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故二卿
並行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樂祁之聘本欲事晉而晉以士鞅之譖執之以視晉君方明
八卿和睦之世爲何如耶其失諸侯宜矣故書曰行人明不

當執也
冬城中城前城中城在成公十年至是復城之修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七年敬王十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按左氏周儋翩率王子朝吳入郢之時子朝已爲二人所殺之徒黨也因鄭人
以作亂鄭於是伐周六邑則下爲叛晉且叛周矣而齊與之
同盟是黨逆也故書盟於鹹者誅無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按左氏齊鄭之盟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
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恐諸大夫齊侯從
之書曰侵言詭道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晉地衛始叛晉
大雩
齊國夏國佐之孫帥師伐我西鄙叛晉故也
九月大雩秋而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敬王十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門於陽州軍無北伴無功而還）
二月公侵齊
是時主兵者陽虎已挾公而往故稱公
三月公至自侵齊（攻廩丘之郛無功而還）
曹伯露卒（靖公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於瓦（衛地）
是時晉士鞅（即范獻子）趙鞅（趙武之孫簡子）荀寅（荀吳之子中行文子）救魯師未入

境公往會之稱師者往會乎大夫故諱之也不書救齊師已
退不及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侵鄭者討其黨亂且伐伊闕也衛亦叛晉故并侵之然此時
吳楚方强而齊鄭衛三國皆叛天下之大勢已去晉累有會
狭之志宜奉王命合諸侯聲其罪而討之庶或有濟士鞅乃
以一夫之力用偏師以掠境欲以服人難矣故書侵不書伐
陋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爲晉討也）
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按公羊氏曰從祀者順祀也穀梁氏曰貴復正也左氏亦曰
順事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此皆言文公逆祀而至是
始正之也然不曰順而曰從當以馮氏通解之說爲正蓋昭

公之主於是乎始入太廟而從祀也胡傳備矣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氏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是時陽貨專魯政欲殺季孫
而弗克劫公以伐孟氏（季孫逃於孟氏）敗而走脫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非其有而取之故謂之盜夫寶玉大弓藏之內府
者也以魯衛之嚴防範之密而貨得出入自如取之以去則
國法安在故書曰盜竊譏魯之無人也寶玉者夏后氏之璜
大弓者封父之繁弱
九年（敬王十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音癸卒獻公之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陽貨歸之也夫寶玉大弓先世所藏之重器宜世守而弗失者也乃盜得而竊之如入無人之境盜得而歸之亦無畏罪之心則魯之無政可知矣故書曰得若幸獲之者然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晉地

按左氏齊侯伐晉夷儀入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衛侯將如五氏與齊同往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諸師圍衛人之士在中

牟者之書而止乃伐齊師敗之夫齊伐晉何以不書不與其伐晉也不與其伐晉者傷天下之無伯也

秦伯卒哀公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敬王二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魯之相侵者數矣至是而與齊平絕乎晉也其明年又及鄭平又二年而會於牽會於洮終公之世不通晉使世無盟主自此平齊始矣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齊地公至自夾谷

以禮却其兵以禮辭其事而齊侯之詐不得行矣所謂一言重於九鼎非聖人其孰能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初衛侯次五氏伐邯鄲至是圍衛報涉佗捘衛侯之手以求成於衛衛人弗許晉之下復為盟主亦可知矣故書圍以罪之

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龜陰皆汶陽地田

穀梁氏曰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歸自夾谷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

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魯田書曰來歸中心願也此乃據事直書以明齊魯之交好自此始非自以為功而序之也夫善則歸君君子之道況聖人乎胡氏乃曰聖人以天自處故不妨自序其績不知序績之說正涉於後人功利之見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夫聖人之心至廣至大至虛至靈雖蓋世之功非常之業猶渺然不以介於其懷何有於區區歸田之績而序之哉噫去而千里矣笑君謂使戚君心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音后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侯犯者叔孫氏之家臣也據郈以叛故武叔懿子圍郈弗克其秋二子合齊師再圍之又弗克武叔乃謀之郈之工師駟赤者以計逐侯犯逐奔齊於是齊人致郈大犯之叛齊之致何以不書犯家臣也郈私邑也無與於公家故不書微之也然則圍何以書大夫叛公家家臣叛私室无而致之殆有甚焉故再書圍者著家臣之强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爲國而出尸止於晉焉之弟者固宜請於君而往逆之乃承君之命而託疾不行則後其兄欺其君矣作亂之言（祁子）（泅吉公云）雖或過聽而欺君之罪已不可逃故書曰出奔言自取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稱公子不稱弟者非景公同母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子吉）會於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聘於齊郈故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褚音）出奔陳
稱弟者景公之母弟也夫仁人於弟不藏怒焉不蓄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景公奪公子地之馬以與向魋已非親愛之道乃地以懟君之故而從弟辰之言出境以爲君禮斯亦可以已矣而公弗止辰爲之請又弗聽遂使弟辰以爲（逐廷）兄而出嬖一向魋而逐其兩弟則景公之不君可知矣若辰者以兄故而怨其君且率其大臣以奔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則弟辰之不臣亦可知矣故書曰出奔交譏之也至若仲佗（仲幾之子）石彄（褚師段子）者亦以嬖魋之故下義其君而去非有所不得已也二人皆世卿棄其官而奔異國豈他人之所能脅哉蓋竪與及本無異解以爲有異解者此强經以從傳而非因傳以釋經也

十有一年（敬王二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宋邑）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上書以蕭叛則入蕭之叛不必言矣亡人羣聚以叛其君非獨其臣之罪也或者其君實甚故左氏曰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故詳書之以爲人主寵倖臣者以致亂者之戒

冬及鄭平（叛晉故也）叔還（音旋叔弓曾孫或云叔詣曾孫）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敬王二十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年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胡傳以爲三卿越禮各固其城故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而聞於仲尼於是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孫氏墮費此夫子因勢而利導之以爲强公家弱私室之計治之機也由此而漸爲之制則所謂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者旦夕可覩其效矣惜乎竟阻於齊而不得行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於黄（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孟氏邑）

按史記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是孟孫從公斂處父之言而聽其勿毀故公怒而親圍之也圍之而不克何以不書爲公諱也其諱柰何叔既墮郈季既墮費而孟氏獨不墮成則當以大義責諸孟氏而令其必毀則彼必委罪於家臣而或毀之矣不然或有託以處此（如所謂齊人必至北門是也）則亦可以已矣而胡爲乎輕身以討之討之而不服又置之而不問可謂國有君乎故諱之也公出不越境不至此其至何也圍城不言墮師出而遽復則私邑之强家臣之横可知矣故至之者罪孟氏之以臣抗君如敵國也然是時孔子方用事何以不能善用其微權以止公之圍討成之逆曰政猶在三家孔子未得專行乎魯也將使卑踰尊疏踰戚豈易易哉

十有三年（敬王二十三年）齊侯衛侯次於垂葭（一名郥氏衛地）

齊衛伐晉河內故次於垂葭以援之

夏築蛇淵囿

大蒐於比蒲

按史記使仲由墮三都而收其甲兵於是四十年公家不與之兵政而一旦蒐之蓋正當孔子攝行相事之時故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趙鞅以衛貢五百家不入晉陽之故而擅殺邯鄲午（守邯鄲大夫）

鞅故是始禍者鞅也荀寅中行文子范吉射昭子雖有黨午之私然本辭以討亂宜矣乃據晉陽以拒之非叛而何故直書曰叛著其逆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按左氏知文子荀躒韓簡子韓不信魏襄子魏曼多皆惡荀范告於公而請逐之於是三子奉公以伐二氏弗克二氏遂伐公國人助公二氏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此所謂尤而效之殆有甚焉者也故書叛以著其罪且以明晉之內叛者衆矣胡傳備矣

晉趙鞅歸於晉

趙鞅以貪而擅殺始禍者也雖不至於伐君然據邑以叛罪與范中行等而鞅獨得歸者以韓魏為之援也刑出於私政由於下三家分晉之禍自此始矣故書曰歸於晉言其出入自如如無君也

薛弒其君比比弒子惠公夷立又名寅

稱國以弒者其君有取禍之道其臣有比黨之謀也

十有四年敬王二十四年春衛公叔戌公叔文子拔之子來奔衛趙陽趙黶孫出奔宋

公叔戌雖以富而驕不免負荷而見惡於其君然欲去夫人之黨則亦有鯁之臣也趙陽北宮結皆稱戌黨亦非邪媚可知乃以南子之譖一朝而皆逐之則衛之為衛非國矣故書奔而繫之以衛罪靈公之不能正家以治其國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昭王兄子期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音戕歸

按左氏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之書滅書以歸著其暴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孫戌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檇音醉吳子光卒闔廬子夫差立

於越者從其舊號也楚與吳越皆僭王無義故毋以號舉外之也與於諸侯之會盟征伐則稱爵稱人進之也按昭五年越從楚伐吳則稱人以楚討慶封於朱方師出有名故從之者亦稱人也若楚吳越自相攻伐則以號舉者多矣如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四年書吳入郢定五年書於越入吳至是又書於越敗吳皆是也然史記謂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襲敗吳師射殺闔廬是伐越者吳也曷為弟以越敗為文蓋闔廬乘人之喪而伐之義固不當伐且師未及

國故第書其敗也其書卒者傷而未殊也至於哀元年吳敗越於夫椒何以不書左氏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夫越之不告則有之矣吳與魯使命常通故入吳猶告豈敗越而反不告與胡氏則曰復仇常事故削而不書則人不然夫報仇雪恥大義之所關聖人正當大書特書以爲爲人子者勸豈以爲常事而削之與然則其不書何也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夫差既不敢忘父之仇則必滅其國誅其君然後慊於心積三年之憤一朝而復之既敗之於夫椒且舉兵而入越矣句踐僅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當是時茍奮其兵威取句踐

而獻俘於廟以快其平日復仇之志猶反掌耳乃從宰嚭之言而距伍胥之諫受其賂而許之行成逆與越平有如世好則敗猶不敗也入猶不入也昏於利欲而喪厥初心罪莫大焉夫子若曰夫差既忘其仇而親之區區一戰之勝不足紀矣故削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於牽（衛地）

按左氏晉人圍朝歌公與齊侯衛侯會謀救范中行氏夫荀寅士吉射晉之叛臣也齊景公會魯衛而謀救之舍君而助臣舍順而從逆顛倒甚矣則陳氏之竊國其稟公之教乎書會於牽非會同之常事惡黨亂也林氏曰鄭得罪於王而齊扶之以叛周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扶之以抗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與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於洮（曹地）

會於洮謀救范中行氏也景公多徵與國以助逆故再書以惡之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氏曰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石尚士也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著（苦名）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夫定公之立十有四年矣未嘗往朝未嘗往聘至與齊平之後叛王者親之從王者背之魯之無王甚矣況諸侯助祭則有歸脤祭肉胡爲乎來哉而魯又不報書曰歸脤而君之卑臣之亢並著矣

衛世子蒯（音快）聵（音潰）出奔宋

蒯聵欲弑其母以致出奔洵有罪矣然所以致此者靈公也爲南子而召宋朝縱之淫亂而恬不以爲怪爲人子者而茍有羞惡之心能無怨乎靈公乃但知其子之非而不知其妻

之惡遂不能容其子而逐之卒使兩世父子相殘相殺貽衛之亂者幾二十年眞所謂君不君父不父千古之罪人也故稱衛世子者罪靈公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世子之黨也其爲奔亦微矣何以書罪靈公傾南子之所惡而不能容其子并不能容其臣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入於蕭以叛者也何以仍稱宋公之弟罪宋公之寵向魋致不能容其弟也書曰來奔識納叛也

大蒐於比蒲

邾子來會公 會公於比蒲

城莒父 音甫 及霄

十有五年 敬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 音奚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魯之郊祀非禮也故改卜必書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稱爵以滅胡在胡也既來其亂而倖之又委之命而叛之眞可謂不度德不量力者矣書曰以歸自取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郊常祀爾何以書以春之改卜故更志之且譏其非時也魯郊當以建寅之月五月則建辰矣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壬申公薨於高寢 寢名

鄭罕達 子罕之子 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然地叛臣也助叛而伐君不義甚矣何以稱伐蓋彼亦以討向魋爲名耳

春秋惡之故老丘之敗不書不與其敗也

齊侯衛侯次於蘧蒢 宋地

左氏曰謀救宋也宋爲叛臣所伐救之是也然或有是謀而曾不聞出師以與鄭戰則是未嘗救也其明年乃更合兵以救郜郜則助逆者齊衛之本志而救宋者齊衛之虛名也故書次以譏之

邾子來奔喪 諸侯來喪於是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所從來舊矣時哀公未即位故不赴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氏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言不為雨備）

辛巳葬定姒

左氏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曹邑）

春秋測微　卷六

後學楊大堉校

二四

春秋測微

哀公（公名蔣定公庶子・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敬王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吳師之入郢也雖以救蔡之故而蔡人以之然而奔其君舍其宮毀其宗廟遷其寶器撻其先人之墓者皆吳人也蔡人下遇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從事於行陣之間而已報仇雪恥者宜先吳而後蔡明矣楚乃積十年之生聚訓練習不敢以一矢加吳而僅僅欲釋憾於蔡不可謂武且夫蔡特彈丸之地耳而以四國之兵臨之里而栽（蔡里）以廣則丈以高則倍嚴兵以圍之此太山壓卵之勢欲降則降之矣欲滅則滅之矣此蔡人所以男女以辨（係累而降）而遷於江汝之間也遷何以不書不與楚之遷蔡也蓋蔡本楚屬國世服於楚特以囊瓦之不臣驅之而從吳以致入郢之禍則致寇者亦非獨蔡之罪也子西既立昭王而改紀其政矣則於伐蔡之舉宜始則威之以兵使之懼而請服繼則綏之以德使之悅而來歸則蔡非吳有楚有之矣奈何迫而遷之使之畏而從吳此所謂為淵驅魚失策之甚者也故弟書曰圍蔡言蔡可圍而不可

遂也君將故稱爵非與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郊因改卜而書志禮之變且不時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晉邑)秋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晉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晉地)大夫邯鄲范中行之黨趙稷據之以叛(稷午之子)者也晉伐之而齊衛救之并圍晉邑至是又以救范氏而伐晉何其厚於臣而薄於君如此耶

逆天理喪人心至此極矣故書伐晉者著齊衛助逆之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蒐於比蒲邾子來會可謂親矣及公之喪邾子奔喪可謂恭矣曾不踰年而伐之者此三家之謀去哀公之所比而使之孤立所謂伐其交也故書伐邾以著其奸謀之罪

二年(敬王二十七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音勾)繹(邾地)

三卿並將舉國以行而兵權盡歸於三家矣蓋哀公新立公室木張而三家者欲収國之柄於己而絕君之助於鄰故於親暱之邾一伐再伐使之不堪然後入其賂而受盟於是邾之為邾遂為三家之黨而非復公室之交矣一人孤立於上而外無所援內無所恃適越之辱其兆諸此乎故書伐書盟以著其下臣之罪季孫之不與盟卑邾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孫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左傳衛侯遊於郊子南(靈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謂卿大士)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

命也對曰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輒)在乃立輒(新)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左傳趙鞅使衛太子免(音問)八人衰(音催)絰(音迭)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戚入)遂居之夫蒯聵雖得罪於君而出然罪累乎上情有可原未常絕於衛也故稱衛世子者明嫡嗣猶在而輒不當立也輒不當立宜避位以迎其父乃反拒之使不得入人道絕矣書曰於戚者罪輒之拒父以竊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衛地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郵音由無恤王良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簡子巡列登師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夫范氏一蹶臣耳而齊之救之者不遺餘力鄭人又出師以助之是黨惡也其見敗宜矣書曰敗績言自取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吳地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請遷於吳者是背楚也已而中悔者是詐吳也吳人知之故使洩庸聘而稍襲蔡介乎大國之間而謀之不臧若是則寇自我致又誰咎乎及吳師畢入乃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亦可哀矣故遷於州來者吳遷之也而以自遷為文言其所自取也公子駟無罪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敬王二十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前書納世子於戚見國人弗受罪輒有拒父之命也此書帥師圍戚見國人弗容罪輒有弒父之心也使衛立公子郢蒯聵據戚不從而衛人討之則兄弟爭國世或有之然而老子猶謂之不仁若輒者乃蒯聵之子寧曰祖不子其子亦可以不父其父而弒之也哉滅天理喪人心至此極矣然衛人圍戚而以齊主之者罪景公於亂臣賊子無所不黨故以為首惡而誅之也黨范中行氏則不知有君臣黨衛輒則不知有父子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受天災也其所以不毀者胡氏以為季氏出乎桓立乎僖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邑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桓子卒子肥嗣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於吳

蔡之請遷於吳大抵公子駟公孫獵皆以為非者也故既委罪於駟而殺之矣猶恐吳人以獵為討故放之耳不去其大夫放之以非其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敬王二十九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昭公卒子戎公立
遠國人情之所大懼也況從吳而縣鄙之尤人情之所甚不
甘也故蔡侯將如吳而諸大夫皆恐公孫翩因衆怨而殺之
蔡侯有自取之道焉書曰盜者賤之之詞且以示世之爲人
君者不謹於謀國則戎生於左右不可不戒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文之蹈音首封公孫翩之亂而殺之逆逆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肸即宜必以爲與聞乎故也然首惡不書而此獨書者
非以爲正其罪而書之也或出於蹈之私怨而逐之而殺之
春秋測微　卷七　六
備書之以著蔡刑之濫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按左氏楚人既克夷虎蠻之叛楚者乃謀北方襲梁及霍已皆戎逆
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楚人牽師臨上
雒左師軍於菟音徒和在上雒東右師軍於倉野在雒縣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於少習商縣武關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誘致蠻而執蠻子以
畀楚師夫晉嘗主夏盟同櫝楚矣至是而畏之如虎奔之如
君甘爲之役而不知恥則陰地者楚之縣鄙也士蔑者楚之
僕隸也故書曰歸者譏尊楚也公羊氏所謂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亦燭之深矣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氏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諸侯皆有之戒人主以亡國之
春秋測微　卷七　七
社爲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然則災者災其屋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敬王三十年春城毗音皮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助范氏故也時荀范已敗奔齊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卒子安孺子荼立
按左氏齊景公無嫡子而嬖妾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國

高昭子(高張)立荼置羣公子於萊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敬王三十一年)春城邾瑕

瑕邾邑也何以城侵之也孰侵之三桓侵之也故書之以著其罪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氏四年秋趙鞅圍邯鄲降之荀寅奔鮮虞齊人伐晉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至是伐之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初吳之入郢也使召陳懷公懷公謀於諸大夫逢滑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使陳(在哀元年)未得志也至是伐陳復修舊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受君之命而立荼雖不以正然君之存亡係焉陳乞有下臣之心故偽事高國而謀去之遂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戰於莊高國敗而出奔而弒君之勢成矣故書曰來奔惡陳乞也高國何以不稱大夫奔則不爵春秋之常例也

叔還會吳於柤(始通吳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子惠王章立)

楚強而無義者也昭王雖不能革其僭王之號然能讓國於羣公子不移禍於令尹司馬有疾不肯祭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莊王而後可謂令主矣

齊陽生入於齊

按左氏陳僖子(即乞)既逐高國使召公子陽生陽生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僖子之妾)之母養之與饋者而皆入(入於公宮)立之將盟鮑子(鮑國之孫牧)醉而往其臣(鮑氏家臣)曰此誰之命也

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即陽生)稽首曰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夫陽生殺父之所立而篡其位所謂自絕於先君故不稱公子入者強而入之之詞穀梁子所謂內弗受也荼之立雖不以正已受命矣故弗受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鮑既立悼公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未至殺諸野幕之下然則殺孺子者陽生也

而弑歸陳乞何與弑之者雖陽生而主乎弑者乞也於列獻
訣於景纏則陰結乎公子孺子既立乃逆高國而召陽生及
覆嬰詐以成其弑立之謀者非乞而誰故正其罪而書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取其邑又用師以伐之皆季孫之謀也故備書之以著其
侵小之罪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敬王三十二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於鄫舊鄫國地

鄫之會公親往焉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
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其言可謂嚴而當矣子貢
之對雖辯然而終屈於理故書公會以憫哀公之替而惡季
孫之驕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者季孫肥一人之所欲也不惟子服景伯以為不可諸
大夫皆以為不可不惟諸大夫以為不可即孟懿子亦以為
不可而公獨從之何也非從之也偪於季孫而不敢不從也
至於伐之而入其國處其公宮晝夜縱掠毒流生民更以其
君歸而獻之亳社雖吳之入郢暴不至此實出於臣而召歸
於君此千古不平之事經何以不書季孫肥帥師伐邾而稱
公伐其義安在大君出令者也臣行令者也今季孫欲伐邾
而公從之是出令者臣而行令者君矣故書曰公伐猶以君
之權予公也或曰若是則侵小虐鄰之罪亦歸諸公矣臣子
之義且將為之諱寧反以臣之罪加之君乎曰季氏之專政
人知之矣侵小虐鄰必不以是罪哀公也且公亦烏得無罪
既不能御其臣又從而附之聽其暴橫加於邦而恬不以為

意可謂君乎故書公者亦所以隱刺之也所謂定哀多微辭
者此類是也

宋人圍曹

按左氏曹鄙人公孫彊以田弋之說進有寵使為司城以聽
政彊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
人不救宋築五邑取宋五而城之邑於其郊書曰圍彊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宋人圍曹鄭桓子思子產子國之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不救於是救曹使宋書救善之也

八年（敬王三十三年曹七）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者易詞也不戰而亡故不書滅以曹伯歸者殺之也何以不書殺憫之也曹伯背晉而奸宋有取滅亡之道何為憫之乎諸侯擅相誅滅而莫有起而問其罪者故憫之憫之者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傳邾人請救於吳為邾故伐我克武城克東陽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戰於夷二將殺（為吳所獲）焉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屬徒七百人卒選三百人及稷門之內季孫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夫季孫肥違衆伐邾以召吳師吳師既至又略無禦敵之策坐而受困微虎奮勇欲攻肥又止之我有未虧之勢吳有必遁之形又不從景伯之言而少待之輒為城下之盟以貽辱於其君肥之肉其可食乎書曰吳伐我而季孫之罪著矣不書盟為君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音諂）歸邾子益於邾

按左氏齊侯以不歸季姬之故使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又使吳請師將以伐我然上書取讙及闡下書歸邾子益則齊為邾討無疑蓋邾子益齊甥也故為之討則為季姬者其私憾而為邾討者其所執言也夫邾本魯之附庸無故而入其國俘其君亦已甚矣又久之而不歸必待吳伐之齊請之然後畏而歸之其貽笑於邾人當何如耶故書曰齊取即書曰歸邾譏之也胡氏以為遷善改過誤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音戈）卒（僖公閔公子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按左氏秋及齊平臧賓如（臧會之子）如齊涖盟齊閭丘明（閭丘嬰子）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歸讙及闡平於齊故也
九年（敬王三十四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宋地）
按左傳鄭武子賸（音盛又音孕）之嬖（武子即罕達）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毎合鄭師哭子姚（武子即子姚）救之大敗人用兵伐國大事也而罕達得許之嬖人得專之其致敗宜矣故書曰取易詞也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也）
秋宋公伐鄭（報雍丘也）
冬十月
十年（敬王三十五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按左氏邾子歸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伯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隱公益子）以為政至是脫於吳故來奔耳夫益為魯執獻諸亳社是獸畜之也乃復來奔魯則其頑鈍無恥可知矣故書曰來奔賤之也奔齊不書宜奔而奔故略之

公會吳伐齊
初齊悼公請師於吳將以伐魯及與魯平乃使孟公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於是吳人使魯徵師伐齊故會吳伐之師於鄎（音息齊地）夫伐齊者吳志也公既與齊平矣又聽命於吳而伐之非義也故書會吳以譏之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按左氏齊人弒悼公赴於師所謂赴於師者必非以弒赴也謂之齊人則又未嘗斥其名有其迹徒虛語耳而左氏倡之誣也夫子生當其世測之必真見之必確如果弒君則當書曰齊弒其君陽生矣書曰卒則非弒也胡文定沿公穀之說而曲為之解鑿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初趙鞅卜伐宋以救鄭卜者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於是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及賴而還書曰侵乘其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於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按左氏楚子期（即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夫吳楚之伐陳者屢矣至是楚又侵之頻吳之救而得免故書救者善吳也善吳者罪諸侯之莫能救也然救陳者延陵季子（時年已九十餘）何以不書義不係乎季子也

十有一年（敬王三十六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清之師自我召之也故直書曰伐我曲在我也當是時齊師壓境舉國震恐冉有告季孫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而季孫始奮又語懿子而激之懿子退而蒐乘於是孟孺子洩（懿子之子即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武城人三百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向非冉有之以義為勇而少壯折之則師徒之撓敗社稷之震驚又可勝言耶奈何以妾悅隨人之故而背盟棄信以自取

其咎也謀國者之罪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陳司徒也何以不稱大夫奔則不爵且以賞敗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為郊之戰故也自我致寇乃不能省躬悔責而結怨不已借強暴之援以毒甥舅之國非義甚矣故再書會伐以譏之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伐齊克博至於嬴而以齊又之書齊人禦吳而迎戰也艾陵之敗喪其五師獨標書者主將故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即太叔疾是為悼子太叔儀孫懿子止之子也）出奔宋

十有二年（敬王三十七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是於丘賦一乘之外復加賦於田也前宣公之稅畝則固於私田加之稅矣今復加賦於稅畝之餘則農民之困可知也古者藉民之力不過出粟而償賄皆取之餘財是故關市有賦山澤有賦幣餘有賦未常專責辦於農田故民力常有餘足以供上之需而不匱後世不知重本抑末之法

凡百役之供一錢之費皆度其數而賦於田而末技游食之民反得採其奇羸以逃於租賦之外農民是以不堪而流亡饑莩所以不能免也其諸用田賦之作俑乎善哉仲尼之告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孫竟弗聽而用之書曰用田賦譏厲民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按左氏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夫昭公之娶同姓固為非禮然於昭公則諱

夫人也乃不以夫人人之禮禮之者季氏終有憾於昭公故也

春秋何以罔之而不改哀公不以為君夫人則夫子亦不得而君夫人之也且昭公欲結强吳以去季孫而張公室故越禮而不顧然季孫卒不能去反致有孫齊之辱遂使正嫡小君不得祔姑而入廟禮之不可越也如是夫

公會吳於橐皐(音拓)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音云吳地衛亦會吳卒辭吳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按左氏宋鄭之間有隙地(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約也)曰勿有

是(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鍚(三城)(已以處之)故向巢伐鄭取鍚圍嵒背約納叛曲在鄭也故稱伐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二月建亥之月也禾已登場雖有螽不為災何以書譏失曆也按左氏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心星)伏(亥月)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戌月)司曆過也(曆失一閏故以戌月為亥月)

十有三年(敬王三十八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嵒

罕達救嵒遂圍宋師敗之書曰取强也獲其二大夫何以不書師重於大夫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衛地)

按左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主是盟者吳也何以先晉不以盟主予吳也故書曰及無及之詞單平公者王之卿士何以不書不與吳之尊王也吳有尊王之意故假王臣以為之重曷為不與其尊王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吳既不能去其僭王之號則又奚取於假王臣以為之重乎故削之也稱子者以始封之爵正其名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夫差黃池之會主夏盟假命於周爭長於會自以為天下無敵其氣盈矣而孰知喪亡起於肘腋之間蓋驕而不知戒也故書曰入易詞也言自取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旱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公羊氏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於東方者何見於旦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夫曆也
十有四年敬王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
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告者
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曰吾道窮矣夫麟為王者之瑞明王不作而天下莫宗不
當見而見是麟之出為作春秋應也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
其終於此而已矣故以獲麟終焉
春大利數　卷之

後學楊大堉校畢

原書中浮簽，今移列於此：

[illegible]文伯卒不患叔主患叔卒[illegible]乃是患叔之子
[illegible]之十四年向宣公九年仲孫蔑始見于經距
文伯之卒已十三年矣此註有誤

原在第 522 葉下欄右半葉

請查左傳[illegible]後荀伯[illegible]春秋不書[illegible]後荀伯
為後

原在第 526 葉上欄右半葉

節　俱要加卩旁　書中要改者甚多
已加

原在第 576 葉下欄右半葉

歷法　廟諱謹避

原在第 596 葉下欄左半葉

坊案蔡書傳作經文一本無字

原在第602葉上欄右半葉

脫去王正月召至自既晉八字

原在第604葉下欄右半葉

坊案說文序云弟得以為古文辭書寫不字
此字所代隸下

原在第615葉下欄右半葉

脫簡上脫寫惟十有二月戊寅七字

原在第617葉下欄右半葉

坊案說文有偽孔字晉玉篇鄭　於某字下　引人於某
本書玄字畐之假借說　在某字下

原在第660葉上欄右半葉

坊案狂書作廷

原在第681葉下欄左半葉

坊案阮宗五邑字當作雷

原在第693葉上欄右半葉

春秋測微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則一公爲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爲繼室此娣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遂謂聲子爲嫡妻而隱公爲嫡子稱其當立胡傳指滅項爲季氏已爲不考然尚無主名奇齡遂歸獄於行父以執政於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爲諡不宜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諡故春秋因之然則倘有失德孔子當爲改惡諡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楚丘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刺又未檢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吳陳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提要

春秋三傳異同考題辭

朱子于他經皆爲之註獨于春秋有所未敢蓋以義例或同或異而三傳又自有其同異不能較若畫一且所謂經者多從左傳中摘出未必盡孔子當日之原文是以付之不議不論之列亦朱子之所無可如何耳夫以朱子之不能釋然于中者而後人欲從而論定之多見其不知量矣然則治春秋者當如何亦惟就三傳以考三傳已耳至于聖人筆削褒貶之精義雖游夏且不能贊一辭復何從蠡測耶武林吳子

寶崖作三傳異同考所考者非經也傳也以經爲主其同于經者則謂之同異于經者則謂之異又或公同于左而異于穀或穀同于左而異于公條分縷析州次部居不偏是左氏而非公穀亦不偏是公穀而非左氏誠可云詳而核公而允已或者曰所考者人名地名之屬爲多或筆畫之微譌或聲音之近似初無關于褒貶之大不知夏五郭公聖人尚不欲變其辭且有取于史之闕文則人名地名之異未可忽爲細故况進而求之或有不僅乎此也新安張潮題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春秋三傳異同考

錢塘吳陳琰寶崖著
古黟黃元治自先校

春秋。魯史也而實經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釋經者也故名傳也傳以釋經而三家互有異同何也蓋孔子作春秋筆削一出自已斷。親炙如游夏不能贊一辭何或乎傳聞者之互有異同也有異同斯有得失

矣或謂孔子當定哀間多微詞。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或謂公穀自云得之子夏左氏則得之親見故紀事尤詳愚竊謂孔子未嘗秘春秋特知者寡耳三家親見與傳聞不可知大抵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爲竹帛遞相傳會迺愈多異辭總以合於經者爲得其不合者均失焉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目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豈必左氏定矣其中亦有左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又烏得略而不論乎愚請以人言之一聲子也公曰隱公之母穀曰隱公之妻左曰聲子尊卑異也一子氏也公曰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穀曰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先後異也一齊仲孫也左曰齊大夫公穀曰魯慶父孟孫仲孫異也一杞侯也左曰杞侯公穀曰杞侯奴姓姜姓異也一尹氏也左曰君氏惠公之夫人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男子婦人異也一納提菑也左曰趙盾公曰郤缺穀曰郤克大夫與大夫異父與子又

異也至若君氏卒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曰聲子疎與親又異也公羊益師卒不日左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穀以不日卒爲惡事與情又異也其以紀履緰爲紀裂繻以紀子伯爲紀子帛以子叔姬爲叔姬以曹伯廬蔡侯盧爲盧左氏稱人之異也以提爲捷以郳黎來爲倪黎來以鄭忽爲鄭髡以公孫茲爲公孫慈以曹伯班爲曹伯般以卓爲卓子以召伯爲毛伯以先蔑爲先眛以鄖伯爲盛伯以聲姜爲聖姜以定姒爲定弋以夷卑爲夷狋以御廩爲御州以韓厥

爲鍾離以士鲂爲士彭以齊侯環爲齊侯瑗以鍼宜
咎爲咸宜咎以舟我爲舟我以陳孔奐爲陳孔瑗以
薳罷爲薳頗以佞夫爲年夫以國弱爲國酌以齊惡
爲石惡以宋公成爲宋公戌以滕子原爲滕子泉以
季孫意如爲季孫隱如以公子憖爲公子整以夷朱
爲夷昧以州吳爲州來以戎蠻子爲戎曼子以叔輒
爲叔痤以郁釐爲鬱釐以章羽爲章禹以黑肱爲黑
弓以公孫姓爲公孫歸姓以杞伯成爲杞伯戌以孔
圉爲孔圄以荀士秩爲趙鞅以公子地爲公子池以

頓子牂爲頓子牄以荼爲舍以轅頗爲袁頗以晉魏
曼多爲晉魏多以衛侯爲衛侯衎以穆姜許穆公爲
繆以公孫蠆鄭伯蠆爲蠆以畀遠畀虎爲軒以甯速
仲孫速鄭游速爲遬以甯儀向甯鄭伯甯滕子甯爲
甯以陳侯杵臼宋君杵臼齊侯杵臼爲處公羊稱人
之異也以無駭爲無侅以仍叔爲壬叔以語爲禦以
公子友爲公子季友以狐射姑爲狐夜姑以椒爲萩
以公子燮爲公子濕以良霄爲良宵以鱄爲專以荀
盈爲荀罃以楚子虔爲楚子乾以世子有爲世子友

以蔡侯朱爲蔡侯東以郤宛爲郄宛穀梁稱人之異
也若其稱人之共異者左公穀皆以衛甯爲衛寶是
也稱人之兩異者公穀皆以扶爲佚以轅濤塗爲袁
濤塗以佹諸爲詭諸以頵爲髡以敬嬴爲頃熊以洩
冶爲泄冶以曹公子首爲曹公子手以髡頑爲髡原
以公子騑爲公子斐以黃爲光以吳子遏爲吳子謁
以楚子麇爲楚子卷以黎爲輒以叔詣爲叔倪以樂
大心爲樂世心以荀躒爲荀櫟以叔仲彭爲叔彭生
以莒展輿爲莒展左穀皆以叔孫舍爲叔孫婼是也

稱人之各異者公以廧咎如爲將咎如穀作廧如公
以成熊爲成然一作成能穀作戊虎公以邾子貜爲
邾子貜穀作邾婁子貜是也請以地言之戎一而已
左公皆作伐戎而穀獨作伐我彼與此有異焉郜一
而已左穀皆作取郜而公獨作取詩國與邑有異焉
郕一而已左公皆作郕而穀獨作紛鄤一而已左穀
皆作鄆而公獨作運字形之異也邾一而已左穀皆
作邾而公獨作邾婁沙一而已左穀皆作沙而公獨
作沙澤詳略之異也至若以時來爲祁黎以卯爲盛

以虛爲郟以衺爲侈以倪爲兒以夷儀爲陳儀以傀
爲稷以蔑爲隗以須句爲須朐以雅泉爲狄泉以棐
爲斐以棐林爲斐林以柴爲郲以陸渾之戎爲賁渾
戎以犂爲黎以莒爲衛以無婁爲牟婁以瑣澤爲沙
澤以郚爲介以桃爲洮以防爲邴以祲祥爲侵羊以
厥慭爲屈銀以昌閒爲昌姦以陽州爲揚州以拔爲
技以垂睡爲浩油以柏舉爲柏莒以郈爲費以垂葭
爲垂瑕以檇李爲醉李以祋陽爲陰陽以亳社爲蒲
社以開爲偃以郰爲運以安甫爲蒞一作案以毗爲

比一作茈公羊之稱地又異焉以曲池爲毆蛇以宵
毋爲寧毋以犂爲閔以舒蓼爲舒鄝以袁婁爲爰婁
以偪陽爲傅陽以台爲邰以鄭爲蔓以鷄父爲鷄甫
穀梁之稱地又異焉若夫以承筐爲承匡左公穀之
稱地又皆異焉以郲爲成左公之稱地又並異焉以
蔑爲眛以祊爲邴以浮來爲包來以蘵爲䓴以禚爲
郜以滑爲郎以茷爲暨以郿爲微以下陽爲夏陽以
首止爲首戴以垂隴爲垂斂以垂爲犁以茅戎爲貿
戎以善道爲善稻以鄭爲棣以屯城北爲京城北以

雍榆爲雍渝以大鹵爲大原以贛爲厲以夾谷爲頰
谷公穀之稱地又並異焉公以渠蒢爲蘧篨左亦作
蘧挐公以艾爲鄗穀則作蒿公以鄜爲邛穀則作鹿
公以訾婁爲蔑穀則作訾樓公以鄭丘爲犀丘穀則
作師丘公以貍脤爲貍軫穀則作貍蜃公以虢爲漷
穀則作郭公以蚡泉爲濆泉穀則作賁泉左公穀之
稱地又自爲異焉其餘或侯齊朱或人齊朱或以楚
子爲楚人或以許男爲許伯或以公孫爲公子或以
世叔爲太叔或以齊師爲齊侯或加曹伯或加邾人

或闕叔孫而且或有鄭衛或無鄭衛或以晉侯爲齊
侯或以齊欒施爲晉欒施或以衛公叔戌爲晉公叔
戌此類甚夥皆人與地之較然不同者也至其以會
邾爲及則內外不同矣以逆王姬爲送則往來不同
矣以大眚爲大省則天人不同矣以宣榭爲宣謝則
廟榭不同矣他如以殺爲弒以叛爲畔以災爲火以
救爲侵以渝平爲輸平以鸜鵒爲鸛鵒皆事物之不
同以春王二月爲正月以春王三月爲正月以甲子
爲甲戌以己亥爲乙亥以日下昃爲下稷以大雨雹

為雨雹皆時日之不同其或音異而名同有括結嘉
喜之類或音同而文異有溢莅帥率蘵濊克尅螽蝝
貫賈谿溪之類其他紀載之有無字數之增損殊難
更僕數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論其旨趣之異同則
得失亦相因而見即如春秋皆有闕文矣夏五郭公
孔子亦承闕文之疑而姑闕之若齊人衛人鄭人盟
于惡曹而宋不書亦闕也而左氏補之趙盾帥師救
陳宋而經無宋亦闕也而左氏亦補之可不必補者
也然猶未為非也彼罪肱以亂來奔罪肱之上當有

邾亦闕也而公羊解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則謬
甚矣其失一也春秋蓋有教戒矣書法以垂教也書
事以垂戒也三家不明教戒之義而但以褒貶為說
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者有事同而前以為
褒後以為貶者有以書爵書字或稱氏稱族為褒者
有以書名去氏去族為貶者有以日月地名之書不
書為褒貶者然其中亦或事一而名爵與書罪大而
氏族不削則又何辭以解乎而後儒猶曲為之解則
愈非也其失二也春秋亦有義例矣如加王於正例

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義也而要非字字有
義如三傳所云也如書其君殺曰弒外諸侯曰卒內
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例也而要非字字
有例如三傳所云也其失三也若三家之所得亦非
一端如論州公子買以說於晉論日蝕不書朔者官
失之此類則左氏為得如論三國從王伐鄭為正論
如齊觀社為觀齊女此類則公羊為得如論築館于
外為變之正論陳牲不殺以明天子之禁此類則穀
梁為得至三家離經作傳之失亦非一端如以其宏

為逆天以兵諫為愛君以納幣為用禮以歸祊為易
許田以歸賵為豫凶事此類非左氏之失乎如以王
正月為王魯以成周為新周以廢君為行權以圖威
為伯討以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此類非公羊之失乎
如以不諱敗績為惡內以不納子糾為內惡以獲麟
為成文所致以拒父為尊祖而得禮以戎伐凡伯于
楚丘為衛此類非穀梁之失乎如齊仲孫來以為魯
慶父魯滅項以為齊實滅之此類非公穀之均失乎
若夫以公薨為諱以弒君為趙穿以弒君為不書葬

三家之失自歐陽永叔鄭夾漈屢辨之矣晉馬融著三傳異同說唐志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今皆不存趙氏又嘗攷其舛謬凡二百六十條陸氏纂例三傳經文舛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攷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多言未知孰是兼恐舛謬不止於此故先儒猶惜其與奪未能悉當欲更爲釐定焉愚皆未見其書今祇以居常辨正者略著於篇大約三傳不可盡信不可不並存學者當思未有傳以前春秋

之旨安在而後三傳皆可備折衷其諸讀書能覩大意者與

攷據詳核非精於經學者不能道隻字其條分縷析逐段章法變幻自是曠世逸才 王顧菴先生原評

跋

春秋一經最爲難治即春王正月一語已不勝聚訟矣何論其他予謂讀春秋者當以孟子讀武成之法讀之止得其褒貶之大意而已若三傳則各有短長其爲同爲異固不妨詳考之以爲博雅之助云心齋張潮

2074525
S
2121·5
16
ZW 21101000541785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琰撰琰字寳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已意